

現代傳記叢刊

現代傳記叢刊

附錄

明文書局發行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③  
周駿富輯

思舊錄

一卷  
(清) 靳治荆撰



明文書局印行



昭代叢書丙集卷四十三

歙縣

張

湖

山來

同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思舊錄

大興靳治荆熊封著

余自髫齡就傅不數年陟帖生悲早嬰物務  
有事四方先世父奉命總督河防追隨山  
左江南大約家居之時少矣及筮仕纔踰弱  
冠所同遊處之朋儕親串蓋已甚夥其後由



歛令遷高平守阨危邊塞者又幾星霜及今  
量移明州屈指當年交好強半古人寂寞海  
天追惟增感乃隨筆記之題曰思舊錄通無  
倫次遺忘寔多王右軍所謂俛仰之間已爲  
陳迹是可慨已他若望重爵尊所事公卿非  
同儔輩不敢連類以及非闕漏也

湯先生燕生

先生諱燕生字巖夫宣州太平人遷蕪湖蕪湖爲上  
江水陸衝又以權使駐節殷阜蕃庶倍於郡然其間

之人不知有所謂湯先生者所居距城不遠地甚僻  
屋兩楹內外皆農具亦恬然自以爲一農人也故恒  
苦人過訪人亦罕有造者袁子中江爲余紹介乃具  
名紙偕往先生辭名紙野服相迎因得一覩風概時  
已薄暮談頃卽別嗟嗟農人也與哉高人也後竟不  
復登堂惟時通餽問及余返自高平而先生已逝江  
南耆舊中品誼高卓者無復有斯人矣詩皆唐音其  
赭山懷古四首寄悼冬青尤爲士林所競傳篆書古  
淡入妙不在伯奇子行下聞先生昔與谷口翁同究

各體書學無不透達壹與谷口專以分隸鳴而更不  
作篆意不欲以相掩兩賢得無同心邪

鄭谷口簠

簠字汝器本貫莆田世居江寧自號谷口農故無論  
識與不識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先生為舊京人  
物熟曉典廢間事前輩名流皆與遊處博雅好結納  
精於醫而尤邃於嗜古家藏歷代碑本及秦漢印章  
名畫法書甚富其論分隸之學惟以漢為宗占地甚  
高故運筆自古人挾勢力求書遷延累歲月卒不可

得而於所契合卽不惜欣然從事其和而介大率類  
此常見酒酣起舞白雪在窗紅燭在几墨池魚龍躍  
躍欲飛出更發爆竹數聲以作其氣然後攘袖濡毫  
對客談笑揮灑所積大小若干幅立盡猶盤礴有餘  
勇坐客歎服昔趙寒山作篆如作草一時推爲獨步  
今谷口於分書亦然後世必有知而論定之者江上  
有地名石柱衝古梅盛開帶山映水者數里不絕谷  
口載酒邀予暨諸同人往遊流連竟日欲構草堂於  
其地以爲他年信宿計屬予爲之記皆未果會壬申

日  
卷四十三  
秋余別入關越歲遂傳凶問嗟嗟江梅無恙主人已  
非矣一子蚤世今嗣孫已成立予爲輸粟入雍在南  
中讀書

查文學士標

士標字二瞻號梅壑休寧人僑居邗上其書法得董  
宗伯神髓畫品尤能以疎散淹潤之筆發舒倪黃意  
態四方爭購爲屏障光邗上巨室尤甚宋漫堂中丞  
論書畫甚嚴不輕許可獨以得所繪師子林冊爲快  
云余往來蕪城先生年過八旬矣猶得一慰過從喜

予詩時以真迹見寄先生暮年不遠姬侍曉起極遲  
大約午餘櫛沐乃出而應酬臨池渾灑必於深夜燭  
前習慣不以爲苦予友閔賓連言其垂歿猶講丹術  
迄無成功長生不死之道蓋難言哉

佟公子世思

世思字儼若予同籍人江右中丞公諱國楨子也英  
敏嗜學善詩古文辭又雅好結納不顧有無一時名  
流莫不推以爲佳公子如金陵詩有云南國佳人唱  
山鷓西川小馬踏梅花之類筆之清新婉麗其致可

想像若僑居皖上予每詣皖上輒敘一日李子文海  
宗子鶴問皆在坐儼若出琥珀大杯縱飲歡呼雷連  
竟日後以賀縣例調思恩長爪玉樓之信竟自蠻煙  
瘴雨中來嗚呼以儼若之風流才調若使天永其年  
必大有可觀者而摧折如斯文人之厄天實爲之謂  
之何哉

華秋蠟宗鉅

宗鉅華亭人本姓楊奈園小阮也沈潛好學工爲倚  
聲先是雲閒詞派不無草堂習氣惟秋蠟得南宋蘊

藉風味又年少情癡好作綺語皆未經人道深耐咀  
嚼然賦質羸弱不任勞苦余內兄王省三由黟令遷  
濮州守邀與俱往至金陵脾疾大作遂遄歸及家而  
殂余哀其清才早世爲序其遺詞刻之擅場家皆擊  
節歎賞以不及見此人爲恨

王西園灝

灝上海人爲前輩洪洲先生文孫好學能詩詞所居  
與沈賁園近賁園常同之遊先世父爲家十弟求師  
乃邀之濟上讀書南池余雖未嘗謀面讀其遙寄諸



日不讀書  
可身卷四十三  
藏板  
什如見其人者非一日矣余在甬東西園忽襍被來  
訪殊恨見晚留數宿別去去後雲間人至云抵家一  
病不起矣噫異哉西園爲識余來爲別余來邪數日  
定交亦似有前因云

夏徵君駟

駟字宛來烏程人恃才走四方以倜儻奇男子自許  
詩文皆雄偉軒豁名滿日下旣以宏博登啟事爲有  
无妄撓阻遂不得與乃著知命錄以自慰先世父在  
河上曾邀入幕府講求兩河事宜後訪予新安新安

故大好山水登臨唱酬頗極歡洽乃先生酒後談心  
悲歌慷慨輒欷歔泣下又欲訪家兄弟之守渾源與  
令交城者因踰太行爲幽并汾晉之遊聞猶挾二三  
晉姬歸歸不久卽謝世宛來素講房中術每向人詡  
其能得無所謂狃於蒲騷之役一敗而不可收乎噫  
是可鑒矣生平不善飯三餐唯酒不可闕又習韜鈴  
家言曉兵法嘗鑄一劍自隨鑿宛來二字爲識趙恒  
夫給諫初爲交城令時山賊熾甚宛來在署中爲之  
設謀撲勦邑賴以安余來交城先生當日提劍入山

光景交人猶有能言之者戎馬書生風流不墜正堪想見云

吳吳興太守綺

先生諱綺字園次歛之溪南人江都拔貢生少負才華不屑屑事生產出而訂交天下士下筆駢麗詞家尤推崇之世傳其樂府新聲爲

世祖皇帝所賞譽應 制立成 寵遇殊渥方其出守吳興地旣名勝四方嘉客畢臨唱酬遊宴無虛日而於政事無所妨三風太守之號翕然歸之謂風流

風雅風力也後解任梅村吳祭酒贈以詩有曰官如  
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僉以爲實錄云先生歸而食貧  
非吳制府爲買宅置田幾無以自存晚年展墓歸里  
予始與相見時雙瞳失明已久自號聽翁而酬應精  
神雖老未衰每酣暢賦詩口占授二三賢嗣錄之其  
風度可喜如此掛帆言歸惜別漁梁之上米家船圖  
書滿載望之若仙竊謂邗江有此寓公二分明月爲  
不虛矣身後粵中魯方伯刻其全集行世

黃文學士

黃生字黃生白山其別號黃之姓著於歙買四方者居多白山棄諸生隱而不出食貧著書無所求於當世者也余謂令此地豈可不一見其人相知有語之者貽詩云自憐野鶴性不敢近階墀蓋重於一出久之偕汪子右湘來儼然古貌衣冠不加飾具薄酌相款乃去越日以所著一木堂稿見示稿分內外篇內篇言性理外篇其雜作文皆真實不浮足裨名教余爲序而歸之及余從關中東來白山墓草已宿傷哉昔蔣虎臣先生視學畿輔曾邀閱文意惟蔣公能致

白山乎亦可以知其人矣

程蝕菴守

守字非二歙人詩文皆不甚翦裁而氣頗老幹書法生硬少姿態一似其詩文涉世蚤而歷年尊四方名宿皆知之又畱心內典悉禪宗支派歙州名藍初地率多題咏亦白蓮社中不可少之人也

汪太學沅

今之席厚業擁巨貲者非封殖不厭卽聲色侈靡莫不與讀書識字人爲讐敵右湘以少孤立業質性聰

穎風儀清劭獨樂與名流高士爲伍異哉憶初來謁  
余年僅弱冠外卓然如老成人其奉母孝居喪甚戚  
余題其風木圖有不緣思訓通靈筆爭辨王修嗚咽  
聲二語謬爲郡司馬曹公所激賞性嗜學下筆吐辭  
清澈無滓而好賢之念尤專如爲鄭谷口捐貲刻帖  
初無所吝自巖夫高尚不出別谷口幾三十年右湘  
特假館鳩茲鋪列玩好書史泛舟邀谷口西上俾二  
老畱連盡歡其傾倒於湯鄭者如此未幾相繼下世  
則此會非易易也別業在紫霞山側梅深荷淨四方

賓至文酒相邀豈期銳意一第竟以庚午場後言歸  
驟病不治芳蘭易萎至今有餘慟焉子四人皆能讀  
父書右湘諱沅號硯村歛之潛口人

喬明經瑤

瑤字八甄上海人喬爲上海望族明神宗時有喬公  
子以勇畧收邊功八甄負氣昂藏亦欲以功名顯其  
屬文最敏捷然一脫稿卽善忘相傳其應童子試已  
錄取覆考忽有同名者與爭當事令背誦原卷二人  
皆茫然八甄乃另草一藝以呈始得直後 廷試入



京家從父延爲西席先君亦器重之八軼讀書作文  
心旣專壹輒自嚙其指甲十指如懸錐猶剝膚而不  
已一日先君以程子變化氣質之說諷八軼聳然起  
聽從此卽不復嚙兩手楚楚可觀嗟嗟世有善化其  
結習如八軼者乎則亦何事不可爲乎辛酉秋被放  
南還別後猝以訃至如此才累舉不第而卒可悲也  
已

梨洲黃先生宗義

世傳姚江黃忠端公罹璫禍其長子時方弱冠伏闕

鳴冤袖槌尋仇殿廷事白得邀卹典卽先生也滄桑  
變易以來數十年惟著書肥遁泉石盟心名可聞而  
人不可見自

今上銳意求賢芻蕘隱逸當事始以名登啟事而先  
生卻聘益堅余自承乏昉溪先生年躋大耋來遊黃  
山託黃海之靈儼邀惠顧奉教閱月天畱碩果以爲  
勝朝文獻所在豈非後學之幸且更定大文俾得受  
而付梓知不我鄙棄也憶黃子期爲予寫照余欲作  
出獵圖先生曰倘愛騎從之盛何不作三邊總制圖

余初不解所謂以爲戲言越歲遷守固原卽舊制府  
建節地至誠前知理固有然者歟先生諱宗義字太  
冲號梨洲爲子劉子高第著述等身皆爲有關係文  
字刊布者十未得一其臨終也猶自刪定其文爲南  
雷文約云自營菟裘治命裸葬楊王孫後又見一人  
異哉次公直方諱正誼由食餼拔明經常侍先生行  
雲巖黟岳間遊草甚夥曾爲序而刻之先先生早世  
先生雖無喪子之悲而同人自爲之惋惜也

袁中江啟旭

啟旭字士旦宣城人其號中江自僑居蕪湖江上也  
詩才雄健不爲纖弱語文格與書法皆然而尤工尺  
牘爲新城商邱諸公所歎賞余雅慕甚久及令歛以  
事過旌陽乃得相識于梅瞿山雪坪旅次嗣是常過  
歛劇話連宵殊有得朋之樂余每過鳩茲必登其堂  
尊酒論文亦忘行役之苦余去秦中中江欲重遊京  
師渡江卽病不死揚州而死薊門命也著有紀年詩  
刻人傳頌之未梓詩文尙多

梅瞿山先生清

梅爲宣城大姓自宋都官以文望顯歷代知名者踵相接瞿山先生以孝廉負時譽樂志於雙橋兩水間者久矣適學使者按旌陽余以職務往乘暇遊西竺招提有青衣導二客來訪視其刺則瞿山與小阮雪坪兩君子也傾蓋握手如平生適袁子中江亦來先生摘山蔬招飲并約諸同人卽席分韻唱酬刻有沙城友生集於是雪坪常過存先生以齒尊罕至所惠黃山圖諸冊及松石大幅皆勃勃有生氣蓋其游戲翰墨之餘事也今人已作古手迹亦從而古矣又寧

可再得乎哉先生諱清字淵公所著有天延閣集行世

仲先生固存

先生嘉興人諱誠其學皆裨實用不務詞華守道自高不求仕進留心當世諸務而於經史尤研析精詳余兄弟數人皆師事之先世父盡瘁河防先生館於京邸遙揣工上事洞若指掌每信使往還條悉巨細事宜輒盡數紙其論著河務一編可實見諸施行非徒託之空言者後積勞成疾支離牀褥猶不忍廢事

至瞑目而後已故於其歿也先世父私諡之曰誠節先生

曹光升

光升字賓曙華亭人其游京師也名未嘗著聞然頗有知之而憐其才者蓋近來詩家率取流利新鮮以投時好無復古音賓曙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必極沈著痛快而後止貌相雖似粗莽試三復讀之卻有可歌哭人而不堪多讀處初爲某帥所羅致從軍閩南及歸京師鬱鬱不得志因與邢菴園善常過余酒酣

耳熱往往慷慨悲歌及卒同人爲營歸櫬則藿園之力居多後余以其遺詩示一二作者皆以爲咄咄怪事云

許杞

杞號蕉客華亭人貌甚清羸詩格亦然然多幽異處如詠梅有云柴門月小迷詩句紙帳風疎冷夢魂亦幾幾才鬼集中語矣初爲家從父所延從父出判杭郡蕉客亦歸雲間後以訪從父來杭竟卒於杭從父爲營葬於孤山結鄰林處士可謂得死所矣而詩語



遂爲讖云

鄧先生漢儀

漢儀字孝威號舊山相傳爲南陽貴人後先世入籍海陵遂爲海陵人 國家文治方隆詩教日廣操選政者無慮數十百家而持論公折衷當惟推詩觀一編雖一續再續作者代更人無異詞今也信必後也傳矣方

朝廷徵求宏博先生已登啟事僅拜中翰一官歸余數經邗上未獲一晤先生特從相知問小著謬邀採

刻與四方博雅君子同集共論焉竊怪先生主盟風雅垂數十年以一人之心目總攬天下之性情無論知交有素卽時遙地判謀面未遑而所評隲之言無不各與其人相副論詩則又各出機杼如李將軍畫什百千面目無一雷同非絕大才誰能辦此嗟嗟先生之望日隆先生之神日耗百年長往予心滋惻矣豈必傾蓋握手乃始感切山陽耶

王不菴燁

不菴原名艮本歙人生長華亭天資穎異少與夏考

功之子夏存古齊名存古弱冠殉國不菴乃託迹緇  
流遍策盧敖杖以廣其所學久乃復歸儒此不菴所  
由稱歎江左之以博學著聞者如雲間蔣大鴻鹿城  
顧寧人錫山顧景范皆友善而婁江諸王并推重不  
菴以爲其宗望余初來歛是時不菴方僑居婁上後  
因歸里遂得定交每文酒過從相與綜覈古今是非  
得失討論醫理韻學及述遊屐所經山奇水幻興致  
勃勃至於更闌燭跋而不可過誠快事也居無何別  
予爲楚遊西窗翦燭事如昨宵豈意玉棺尋墜烏影

不還粹傳自黃海諸同人哉一子聰慧向學因督課過嚴致疾早殤中閨恨結妬生雖潛納二姬鼎足分處終無子有鴻逸堂漢臬諸稟後刻者勝前別有易學諸書藏於家

田道人

涇陽人習呼道人熟故名號皆不記父某死遼事明末襲守備職先是黃土蔣氏巨富威畹也寇躡其境賴道人父救免蔣氏德之遂招道人爲壻道人隸大帥唐通麾下出征失事當斬亦賴蔣氏財得免迨國

變而道人失職蔣氏妻亦亡始出遊訪道得祝由法以符咒治人疾多驗爲柏鄉相公所敬禮遊京師人皆稱之曰道人然身量昂藏赴桓之氣如故也道人往來予家曾愈先君子病所言休咎頗有徵年雖高精力不衰繼室亡服闋又續娶今始聞其化去云

卞健華三乾

三乾原任制憲公介弟自忠貞公晉室死事卞族已著金陵健華以名家子居六朝佳麗地且英敏聰慧風儀秀發胸次坦白如雪好揮灑結納不問有無又

樂與文士交畱心書簽筆格每遇清事雜藝一見卽  
得就理誠少年佳士也惟鍾情冶葉娼條名滿狹邪  
北里此癖不可解耳余以親好相識每過金陵必訪  
健華園亭瀟灑治具精潔友人調絲弄竹與舞衫歌  
紵相間逐必畱連盡歡主人始快否則不樂也竟以  
登徒好重玉樹早凋風月主盟不可復問於今蓋數  
年矣惜哉

王道人

道人直隸深州人亦不記名號以道術長年嘗至余

家余髫齡見道人已八旬聞其值寇亂潛身層冰下者再越宿寇退乃從冰出州守神而慕之避迹不見一日鞠僧尼奸犯事道人不知從何處來忽趨廳事曰是尼有夙緣合配我守喜得見竟給爲妻道人見人無一言惟喜唱歌所唱觸境自造信口卽得皆有意味暇便析稊稽編之爲大小筐篋甚精好人取之亦不吝其行逕不可解類如此後余來江南卽不得復見聞以今計之合百有十歲外卽不死亦當仙去云

程處士穆倩先生邃

余所獲接名流先生其齒之最尊者初見時已逾八十聰明未衰語及董華亭陳徵君及錢虞山諸先生皆同時周旋風流雲散而一老歸然獨存不異白頭宮人說天寶事有不傾耳忘倦哉先生歛人生於雲間流寓維揚數十年老復移家金陵詩文皆信筆寫就若可解若不可解作畫純用渴筆生動有別致貽予尺牘字雖強半難辨而音節古宕全是性靈因悟其鐵筆享一時盛名有自來也夫弄柔翰與奏剛刀



其事不同而所謂勢險節短一往卽詣者其理則一  
惟其涉筆皆性靈則力亦筆矣而又出以奧博之學  
問故自天人俱到不類雕蟲謂其變秦漢法而別自  
成家非知先生者也先生又善鑒別法書名繪及古  
器舊物家藏亦頗可觀非得重值不售間歿後皆不  
能保人琴俱往惜哉處士諱邃字穆倩號垢道人年  
幾九十始卒

李明府承謨

承謨字虞三余同籍人交最契幼從程子鶴天學詩

才清勝初授中州武陟令政聲藉藉惜所施未竟卒于官刻橐自題曰也詩蓋歉不敢自信亦異於今之居然自以爲詩人而不勉爲學人者矣

凌先生海若

先生諱大受字海若本貫蘇州世居京師遂占籍遊京庠狀貌偉碩終身安貧不妄干謁其在家塾最久予昆弟六人皆遊其門其爲教也循循樂育善爲啟迪並無嚴厲聲色咸敬而畏之今雖博徵祿於四方人人懷德不忘也尊大人諱起蛟癸未進士與宗伯

王敬哉先生同門死闖賊難宗伯在時敦厚年誼而師未嘗以終窶故輕履其門其知命守道類然非有所矯也大父諱應登者明神宗時以武甲榜出身爲團營提督神宗偶違豫忽傳旨令九門街巷添設堆兵團營旣遵旨神宗復豫悔前命責問何所奉而然團營奏言主上違豫武臣分應備非常非有所奉也神宗悅蓋是時國儲未定中外危疑上意亦有不便顯言者團營不置辯權宜以對僉謂得大臣體又團營扶植族人凌漢狎讀書成進士官某道御史一日

團營弟某逢御史於途失避驄御史故撻辱之團營  
忿恨甚乃於上朝時袖鐵椎椎漢狎衆救之得解舊  
例攜寸鐵入殿廷者死有於擾攘中竊椎投水逼覓  
不得團營得無坐事見通紀中蓋若或佑之也二事  
師曾具言其詳因附誌憶師送子南行時故自雙鑠  
乃未久卽聞凶耗傷哉子一人今在燕中

### 錢太學煊

煊字裕若立山長子隨立山讀書京師劉氏鍾山先  
生以其沉潛植學爲之捐粟入雍先以熱病失調養

致羸弱兩赴秋闈不得雋立山又數被放益鬱鬱成  
病病更無他好轉嗜書立山不能禁思姻事愆期携  
以偕余而南雖婚究無解於病僅三旬而死立山言  
其性理通鑑皆自點閱閱一書必窮其致又自言病  
之不能愈者為得讀書之趣得趣如嗜酒色便不覺  
精神暗耗悲夫書亦能為魔為祟使嗜之者不得稍  
永其年也夫

汪秀才祉

祉字膺繁右湘族子幼聰穎好學詩文駢麗秀發有

六朝初唐之風素苦羸弱余貽之人參信筆作謝啟  
典贍得體在坐無不歎賞歎中傳爲佳話年僅弱冠  
外竟以病殂玉碎蘭摧天何靳才乃爾竊謂其自號  
退齋亦非少年所宜矣

奇波和尚

和尚楚人於濟宗爲趙字輩盤山大博和尚法嗣其  
後駐錫銀山山爲鄧隱峯禪師顯異處余遊時值大  
雪奮勇登頓得達招提栖止與和尚聯方外交歸而  
繪圖紀遊并索能文家題咏以志其勝和尚亦子圖

中一人也余因有是役因自號雪遊鐵壁乃銀山之勝又自號鐵壁今圖在篋中屈指和尙涅槃已十餘年矣回憶隱峯初地向維摩尊者謬騁野狐伎倆不猶然昨日事哉

何明府五雲

五雲字郇公號蜀山合肥人工舉子業拔明經先世父觀風首取士也詩詞不務雅飭援筆立就饒有才情書法亦自成一家人不屑屑規撫前人也初以國子教習授泗水令恃才傲物掛彈章去先世父爲七弟

擇師延之甚得其啟發之益今師弟先後作古人是  
可悲已蜀山風貌修整談言娓娓可人門下士多以  
兩榜成名者而身竟不得一第想亦性好譏評人物  
口過累之又登徒好篤壽僅并桑上下云

周鷹垂綸

綸華亭人故括蒼守釜山先生子也先生爲畿社名  
士鷹垂負才通敏亦馳時譽惟是舌鋒銛利頗乖人  
情而意與殊豪邁也猶記一日偶集機辯風發鷹垂  
於坐次有所屈因歎悔來京不如家居之樂余詢故



具言其別業有池亭花竹之勝余曰君何舍樂就苦  
鷹垂語塞謝伏不致逢怒亦可謂能善下矣又好講  
法術謂能驅役鬼神適某應試入闈爲之發符焚檄  
勅土神城隍衛之以防鬼物纏擾其人違試條名忽  
貼出相知騰笑不已十五年前事思之猶目前也所  
著有不礙雲山樓橐諸刻子冰持才尤超忽不羈更  
工樂府詞能卽席草付伶人今亦遊道山良可痛也

潘雪帆問奇

問奇字雲客錢塘人余讀鄧中翰詩觀雅聞雪帆名

壬申秋余往琴溪別傅育菴入關中因得晤雪帆是  
夜出城相送以詩見贈及東來再叩育菴於邗上雪  
帆則已物故育菴爲之營葬平山堂側撰文樹表識  
其處矣雪帆性極誠朴所學亦步幾社後塵特以膠  
執少通所如不偶一生作客窮不能歸不有育菴其  
何所終泊乎育菴刻其詩集以傳集中如題姜先生  
祠及天壽山祝髮等作皆感慨深至聲與淚俱名其  
集曰拜鵲堂有以也予雖片時傾蓋惜未登蜀岡酹  
其墓雪帆有知必余諒之已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  
周 駿 富 輯

知 我 錄

一卷 (清) 梅 庚 撰

明文書局印行



昭代叢書丙集卷四十四

歙縣

張

潮

山來

同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知我錄

宣城梅庚耦長著

予少而穎露長竊時譽傷微尚之罕究作知

我錄嗚呼衆君子激賞之功胡可忘也

蔡芹溪先生

秦春郡庠生

先生予執友性不諧俗人多訕笑之顧視予猶子

臨訣手遺稿見授日子不負人

先生無子其來諭堂集刻成而家不

能守傷哉

沈巨山先生

壽嶽庚午舉人知縣除山東登萊道國變未任

先生雅負鑒別家世殷盛於鄉里罕所存錄予故沈門聲也垂髫請之退語羣從曰毋易梅郎雙瞳炯炯非凡兒也

施愚山先生

閩章己丑進士歷湖西副使被裁歸以博學鴻辭徵授翰林院侍讀

先生子予有倍年之長又鄉先達顧一言脫稿輒以眎予有所點竄則色喜否必強之使言歲庚子

予年二十一先生視學山東還里初納交卽歿之家塾俾二子淳恪師事焉晨夕過從外寸摺緘封商訂無虛日一日譚宴方洽忽太息曰吾二人投分之深卽妻子容莫能喻外人那得知吾母劉七十先生展敬畢復前致詞曰賀阿母有子爲傳人予瞿然方愧斯語

董邁公先生

養性山東樂陵貢士郡通判

予數不利童子試憤欲北在公聞之屬杜生朋李出尼予行時方郡試欲太守首拔予爲長跽以請



守於文漫不省姑頷之實無意首予也會伎者譏予公訥知爲術前散杖而黜之未幾卒于官究未予面公于周易及四子書皆有疏解蓋讀書憐才古君子也朋李名名齊旌邑高才生公知予以杜云

鄧偉男先生

琪棻廣西全州舉人涇縣知縣遷雲南州守移疾未赴

丁巳孟夏自石埭還次于涇先生枉顧大安寺予初未之謁也是夜召飲酒半謂予日午聞近矣明春盍下帷于此予唯唯竊以爲尋常意氣語耳迨

九月忽馳一騎以十二金來佐膏火交新而意勤  
心甚愧之戊午獻歲公有事于郡城夙予理前約  
日爲君葺水西書院已落成來以何日謹延文士  
數輩相待予張目不知所荅邂逅一言不謂其決  
然踐也每屆會期遣吏賫經書題至晚收以去詰  
朝丹黃爛然矣會文之士八顧其意雅有所屬午  
秋無一雋者予遂入都時時問遺予家又以合成  
良藥奉吾母古人哉越辛酉先生已去官舟泊蕪  
關聞予捷撫掌曰吾固知其售也性揮霍在官不

蓄錢它盛舉不勝述述其施于庚者

相國高陽李公坦園先生

爲諡文勤

座主馮懿生師高陽相國所錄士也壬戌春例墮  
衆引見費以所業竊意機務殷繁未卽寓目閱日  
湯潛菴施愚山兩先生來傳語期庚以某日祗候  
及門無畱謁殆夙勅之者辱詢家世云初誤認爲  
邢州公子昨悉之湯施二君知名氏與尊甫適同  
亦大異事隨汎論詩文獎許逾量則所投鄙製皆  
賜流覽矣撤棘之晨遇禮闈諸公于朝亟問榜有

某否聞被遺色殊不憚諸新傳多道地館選稱某

某名士者公掉頭日吾但知江南梅某吳某它非

所習也嗚呼下里小生一見輒荷記憶不忘知已

之感寧去諸懷

雙魚來宛水把玩有餘妍仙尉高風在都官世業傳商歌出金石彩

筆富雲烟梁月憑相憶起心正渺然右爲郡丞  
任邱謝公公洪郵寄公賜答詩扇皆手書附錄

平生一言之契嘗往來于心矧辱賞音庸無述

乎雖沾沾奚恤乎

附論詩七則

楊弱生孝廉以珠蘭抹麗至吳下市書盈船虞山錢

宗伯賦載花易書詩一時屬和者數十人時子弱

冠有句爲人傳誦吉水施偉長值子于高阮懷坐  
問爲誰高日是道得三徑春風去不旋者

己未春詞人麴集都下偶題橫波夫人畫蘭卷子詩

云半幅雙鈎楚澤春南朝舊部幾傷神薜蘿詩句

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汪舟次肩拍子曰有此

二十八字吾輩何容著筆

橫波薜蘿尙書顧夫人翁生工畫蘭薜蘿河東君

小字也

歸虞山

予嘗省家不次于海岱門東坐未定挈子闖寺僧扉  
有客操楚音出迓日是卽賦詩某君耶握手大呼

蓋毛子會侯哀其長安錄別詩盈帙屬定甲乙獨  
擊節子長歌署第一亟欲一面客黃州張石虹也  
負才晚達乙丑鎖闈適與子鄰號舍譚詩達旦  
足下聽鮑生彈琴詩雖太白無以過也不特足下集  
中絕唱亦一時之傑作矣此等詩天機開閣意與  
境會非意匠所容強求蔣杜陵先生論詩札也先  
生持論少所可偶檢敗簏得此不勝泣然

海寧陸高士冰修才情瞻逸京師寓居鄰竝訓倡往  
復殆無虛日會子先南還遽題寺壁云知君住此

無多日一日須來一百回眷戀之深情見乎辭

邵子湘青門集中有尺牘盛稱子近體似信陽子是  
時尙未識邵不知何自得之後締交於黃岡宮詹  
所遂成莫逆

新城王先生著述甫脫稿輒已流布獨感舊集一書  
編成逾廿年靳不以示人固別有微指集中收子  
少作十餘首嘗手疏其篇目見示云右康熙甲寅  
撰錄故無新篇尙有屏風集佇近作人之噫顧何  
以得此于先生哉

世有受人之恩而轉盼輒忘或小關利害擠之井而  
下石者有矣觀雪坪所記錄卽一言之善一物之微  
永矢弗諼自是仁人之心忠厚長者之道所謂世風  
之薄不肯自我薄之者也往與施高二公同館直談  
及生平遭遇率多感德懷故之言未嘗及嫌隙事宜  
賊固多君子哉丁丑暮春任邱弟龐塏識

虞仲翔謂生平得知已一人可以不恨若是乎難哉  
嗟乎鮑於仲虎於僑難矣聞弦而知雅音亦不易也  
爲珪爲學爲瓚薦郊廟而特達於君公嘖嘖爾璞焉



泥塗焉忽諸矣子讀耦長先生知我錄而慨然也以先生之才之名孰不知之顧知者類於不知之時也知其知與知其不知有間矣然則知其不知知也而

知其知知也乎哉乃吾又怪夫殊鄉異國漠然未嘗

有一日握手之驩顧傾蓋洞燭其生平權衡錙銖弗

爽若延州來季子之於子產叔孫豹蘧瑗諸人則又

何也北平同學弟王源謹識

昔侯叔起爲刺史盧邁所知辭氣激昂面有矜色自言死不恨蓋是時叔起尙未第又奔走坎壈而盧乃

識之草莽落魄中噫亦難矣雪坪先生少負盛名于  
時其詩文流布海內孰不知而慕之今觀其所錄知  
我一編會不過十人而止豈直知者之不易多觀哉  
而知者之必其人之足尙實難耳夫其人既茫然不  
易接而先生固已數數遇之詎非其尤難者歟雖然  
三數十年前前輩風流照映憐才好士恆不乏人迨  
今轉瞬間幾不堪以復問吾于是有鷗盟鹿侶之思  
焉江都程式莊謹書於紅藥書莊

外舅雪坪先生記錄數則述舊知以詔後昆初不欲

多示人友人張君心齋繙余雜鈔見之亟採而登諸  
叢書謂可以激薄停澆外舅聞之日有是哉因以麗  
王兩公及蒿亭弟題詞授小子并刻簡端小壻程元  
愈拜手謹識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⑤  
周 駿 富 輯

# 師友淵源記

一卷  
(清) 陳 奐 撰

明文書局印行



師  
多  
淵  
泉  
賦

元和江標署檢



卷緒十二  
李星晉錢  
齋汪氏留  
雅堂刊本

師友淵源記

函雅堂叢書

長洲陳 奂

奂承奉庭訓執業家塾及長則出門有交資獲聞  
見兢兢自持罔敢失墜蓋幸生

昌明經術之世同學少年類多不賤朋從倫輩羣有  
專書今撰述詩疏次序告成凡詩疏中義有所采  
取者必錄其姓氏而無切涉於己者勿錄也師先  
之友次之遊於門者又次之質媿蠢愚學慚固蔽  
俾得廁從乎知解之後者滌厥淵源其有自矣咸



豐五年乙卯夏年正七十

顧諱濂字殿德江蘇金匱庠生夙發蒙師也明東林涇陽先生之來孫講學以立身行己爲本箸開益編若干卷先大父瀾平公諱浩爲曾祖母劉太宜人年老乞養遽辭中城正指揮之職歸田里由崇明徙居蘇州南園埽葉莊薛一瓢雪徵君故宅慕師道德敦請教授叔父澹吾公諱樸季父渠亭公諱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夙四歲入塾師教之識文光射斗四字順口色喜每日暮散館必予果食特寵異之遂許從姪竹海公女字琴芝

以締姻焉竹海公諱廷杏入浙江仁和學通諸史凡歷  
代沿革地理職官無不洞曉每講論故實若燭照數計  
口宣指畫咸能舉其要官山東東平州戴家廟開官

顧諱桐字響山殿德師長子時同館南園授奩四子書  
易書詩禮記教以先儒讀書法讀上句若無下句毋許  
脣油舌滑必字字拋甄落地逮今猶可記誦者師之教  
也五十八年癸丑遭大父喪先考丈芸公諱植命仍執  
贄焉始庚戌終乙卯共六年同門者胞兄烜字尊湖從  
弟輝字鞠人

司馬諱錫朋字賓湄無錫庠生授讀周官左氏傳其時  
蒙塾謂周官非周公書春秋遵用胡安定傳唯師獨破  
蒙塾之論以爲二經學生所必讀書而後我家子弟皆  
讀周官左氏傳矣奐十一歲從侍晚膳師顧中庭供置  
盆鞠作爲方式問曰此方式於左氏傳兵陳何若謹以  
魚麗之陳對師甚喜隨挾盤殮子食之恍然若前日事  
也嘉慶元年丙辰二年丁巳皆在門

陳諱兆熊字南喬江陰庠生戊午春殿德師仍來舊館  
秋有疾歸里薦南喬師代權舊館事因受業焉己未奐

十四歲始習制舉文庚申遂偕兄尊湖弟鞠人出就縣府試

顧諱光照字履中庠生殿德師之從孫也六年辛酉七年壬戌皆在門

楊諱德埔字惕齋金匱廩貢溧陽訓導師慣作典制八比文几上陳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二書摘備要領自有課程然而不許學徒觀習者恐窒礙其文辭也奐每伺師解館竊過錄之及回館放置几案師若弗知也癸亥至己巳其七年奐得漸知讀書門

徑者實權輿於此胞弟煌字莘耕同在門

江諱沅字子蘭一字鐵君吳縣優貢精篆楷工帖括徵士良庭先生孫良庭爲松厓惠先生高弟故師於經學盡得其傳庚午辛未館奐家課舉子業間以校讎之說講授而後知讀書之道必如是乃可步及前人段若膺師與良庭先生友善著六書音均表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唯良庭子蘭知之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奐遂憤發是日雞鳴起夜半雞鳴止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著經韻樓文集未定本切屬弗借子人奐私心

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借予人邪師  
猝無以應唯曰我館陳徒好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圈  
記迺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與因  
是得識若膺師子蘭師悅禪學通釋典茹素祝髮而卒  
於家壽七十有二著說文解字音均表注十七篇藏嗣  
孫文煒字彤甫庠生

王諱樹穫字芑堂鎮洋歲貢自明中葉至師十七世爲  
秀才子若孫亦爲秀才十八九世矣江南小試故首推  
利器之品壬申與年二十七遊於門是年十月補博士

弟子員宗師文諱避

御名改諱耀字遠舉長白吏部左侍郎奐就試玉峰經解坐號在蘭字正場則芥字叔父澹吾公問坐號應口以經解號對公曰汝進學矣余家法嚴唯唯不敢啟問退而知公樹庭前盆蘭忽發一枝一花數點十八瓣馨香遠聞歷冬不散或者謂此後日治經之祥十二月遂受業於枝園

施諱源字蒙泉長洲人原貫崇明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黟縣解組歸特以造就與試之士乾嘉間掇巍科者

四百餘人可謂師門之極盛矣。與在枝園每作制藝文字從之學。先後兩載。從弟炯字月槎。煥字楞香。亦先後從之學。

段諱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年四十二卽告養。引歸。喬居蘇州金閶門外白蓮橋。枝園鍵戶不問世事者數十年。嘉慶十七年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子蘭師之。閩而以校讎委任。與遂受業師門。晨夕相親。几席相接。難必問疑。必析日之所請。益夜筆之簿記。癸酉甲戌



在枝園初從姪兆榮同居南園乙亥春將偕往之海門  
師曰汝聞道蚤汝之學在唐儒陸孔上矣又曰汝未出  
門交耳讀書舍此無它求矣休甯戴東原先生師少先  
生四齡耳謙焉執弟子禮雖耄年稱先生必垂手拱立  
朔望莊誦先生手札一通奠家南園去枝園往返二十  
里而遙來訪講授月一至或再至嗚呼師事戴先生忠  
且敬而勉勵後生猶復不厭不倦惜從遊未久志向又  
疎堂奧邃深不能窺知萬一真愧愧且耿耿也丙子秋  
從海門歸謁師喟然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旣成唯待斃

焉己八月金陵試數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遭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矣九月八日終於枝園壽八十有一所著六書音均表說文解字注尙書撰異毛詩故訓傳小箋詩經小學春秋古經周禮漢讀考經韻樓文集凡若干種若干卷音均早刻說文後成其餘書目女壻仁和龔闇齋觀察名麗正所刊咸豐三年奠請諸金壇學官丁君士滄詳祀鄉賢軍興未達禮部計名寵接字漢葦震澤布衣叔母計宜人之兒也先生家素裕中落儒書外四壁蕭然冬不披裘食無繼飧唯

督課里中童蒙日以著述發明論語數則深造自得可謂俯仰無愧作者矣先生又善書法深得晉唐人遺意  
與少時每得與聞其教

毛名懷字意香同邑布衣精書法深得古人筆妙嘗論學書須作淹通之儒根本不立則枝葉不附又言學書不可漫爲散筆必於古人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其行間布置而學之久之自寫卷軸信手揮之亦成準度其緒論大率如此從游學者頗眾尊湖兄莘耕弟皆能得其枕中秘與從旁竊聽亦稍稍知筆法先生品格高

有不當意者雖權貴握重資勿應其求最服膺吾父稱  
交善語人曰丈芸先生君子人也道光四年甲申秋七  
月十三日吾父卽世先生書忠信篤敬擘窠四大字懸  
於靈帷前廳楹堂匾皆出巨手七年丁亥重陽日母趙  
安人卽世先生書亦如之壽七十有五子國寶字琴山  
庠生亦能書

王名念孫字懷祖一字石臞高郵州人乾隆乙未進士  
直隸巡永定河道尙書文肅公安國子公晚年始生先  
生四歲卽口授爾雅稍長從學於戴東原先生故戴氏

有段王兩家之學嘉慶二十三年戊寅與入都謁先生  
先生有骸爽疾從者扶而行命無揖且曰吾不見客十  
七年矣段若膺先生歿後天下遂無讀書人矣送出及  
衙衙口曰瘡病不能荅拜明日遣兒子引之荅拜也前  
輩之接待後進如此每論著書必於所託者尊或其書  
中經後人改竄又復後人不能諛理則奮志研慮日定  
以課程發前人之未發味眾人之不味必底於有成而  
後止書示集韻三則毛詩傳三則端楷數千言子引之  
孫彥和  
曾深恩沛皆有題爲孖四代手墨裝成長卷余又備載  
顛末記不一記附以余門諸弟子若管慶祺潘遵祁弟

希甫子姪觀保貴生馬釗弟銘丁士涵費寶鏐陳倬楊  
峴李善蘭汪毓沈隨後贊跋各記淵源卷長五六丈庚  
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此卷  
遺弃鈕家巷潘相國館中 蓋以深造自得者誨人也

年八十奩書聯云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  
稱先生壽句當意以爲吾且守藏篋中而不與世俗富  
貴壽考作頌禱者同張縣矣道光七年丁亥再入都猶  
及見先生屬校管荀書間有校語則載記襍志中前輩  
之不沒人言又如此撰廣雅疏證十卷音一卷讀書襍  
志十種八十二卷志餘二卷壽八十有九

姚名學埏字鏡塘浙江歸安人嘉慶元年丙辰進士兵

部郎中制藝悉遵先正典型又能博學多聞學徒日益  
眾先生恒居京邸以課文得脩脯自膳而本衙門所得  
印結費既受仍納之公不肖見異於同僚而與同僚異  
志也熟悉掌故凡兵政馬政有疑議長官必就問之婉  
其辭以對而直陳利弊無諱卒不得保薦御史泊如也  
道光元年辛巳與先生同寓京師順治門外水月禪  
林得親承其教益自言年十五始自淬厲用慎獨工夫  
奉山陰念臺劉先生爲灋今而後幾三十年無不肖念  
矣其素信然也平時喜飲酒每以不持戒爲恨然自

酤之酒自飲人餽之酒則待客飲客至不設肴饌以射覆爲樂客不告止無倦容遇讌會過三爵則弗復也嚴冬披敝緼袍客有製新而往見者終坐不敢出諸口有餽獻朝珠者曰昔吾官中書例得用朝珠向友人借之今遷郎已在琉璃廠五百錢買之矣前所借者行將還諸也又有客來求見未嘗具衣冠先生具衣冠出見客沮慚以去其廉絜恭敬類如此六年丙戌十一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一無子歿之日不赴而至者千家同人爲之擇立嗣孫歸送靈輜刊刻竹素齋遺集曾爲先曾王



父璞完公諱朝玉作家傳載集中所著感應篇注文極簡潔而懲勸切中人心其手彙在奘處

李宏信字柯溪家住浙江山陰柯山之溪橋因以柯溪自號焉少時讀論語子路篇出書塾而後書無不覽淹通羣籍曾薄宦於滇南與山東桂未谷馥相善好讀書上官惡之以爲翫歛民事罷其官還學賈致富開肆於蘇閩南濠榴居三層樓中書以擁蔽收藏多秘鈔不下數萬卷時與鮑澠飲廷博往還芒鞋布褐混跡闔閭而莫之知者曾注隨園駢體文以爲獨學老人石殿撰韞

玉注未能詳覈遂發篋徧稽盡得其故實及見段若膺師曰柯溪博物奈何作人尾學爲於是忍屏棄之終身不復道爲亡友未谷校刊札樸行於世

戴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進士居刑曹久有聲譽時人目之曰戴比部與江子蘭師善夙因而識比部寓居京都時相過從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秋出任粵東巡道夙眷屬在東平外舅顧竹海先生署遂與比部眷屬偕歸焉歷任豫臬晉藩楚撫皆以廉治爲能內擢刑部尙書薨謚簡恪有戴簡恪集其門人

吳侍郎姓舫梓之屬爲紀略

嚴杰字厚民餘杭監生趙坦字寬夫仁和秀才道光紀元徵舉孝廉方正皆以品學相砥礪故知名亦相埒與初至杭州與兩先生遊聞其績紛莊論服其學之博又未嘗不肅敬其爲人阮相國元築學海堂於粵東撰皇清經解一千卷倚重厚民手校末附叢書其所編也寬夫善說易發揮鄭氏爻辰之旨有寶璧齋文編二卷秀水莊仲方芝階爲之小傳

鈕樹玉字匪石布衣家住太湖莫釐峰下余於甲申冬

在上海道龔闇齋署與匪石遇匪石以司馬類篇遂贈  
不吝也篤志好古不爲科舉業著有說文新附考六卷  
又續考一卷與同郡沈欽裴字狎鷗締姻狎鷗精厯術  
之學作四元厯舉人荆溪教諭

程同文字春廬浙江桐鄉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官大  
理寺卿道光初元有薦舉經學意與初不識卿卿乃介  
鏡塘姚先生來見且告之曰毋急急出都門也後議不  
果行二年壬午改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延請主講瀋  
陽書院曰吾載五車書出口其亦可以廣開學校不妨

與子作開山祖矣。因二親在，固辭歲除戴星以南行。然而平生一知己也。踰年遂不祿於瀋州。無子。蒙古地理書聞已刊行，餘多散佚。唯

大清版圖六大幅長丈，在奐家。福州梁章鉅楹聯叢話載春廬在兵部職方司最久，公正爲同署所推。有聯云：有備師干，駕馭當資軍紀，肅不苟公，過權衡常惜將才。難可以知其風旨矣。

凡記中人雖附錄亦素識唯梁方伯因春廬而及之非素識者也

王引之字伯申，高郵州人。懷祖先生子。己未探花，官至工部尚書。諡文簡。戊寅獲交於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

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走相見文簡文簡必道之使相

見故在都門頗有朋自遠來之樂其時奐治毛詩語助

發聲之例

余作詩虛字義三十卷江子蘭師點定此彙及詩傳底彙讀詩餘志底彙俱遺弃潘氏館

中文簡授以釋詞二卷乃得擴吾知識又重刊經義述

聞大廣益會三十卷每一卷成出相示有疑義常常問

質嘗謂我與若學術既同閉造出合德不孤矣年六十

事懷祖先生以孝進謁必丁寧曰老人好論書論書眠

不得也慎毋久坐爲丁艱歸里服滿補原官尋薨於位

其仲子彥和字慕遠官蕪湖道築專祠於儀徵屬爲之

篆額少子壽同字子蘭官漢黃德道咸豐二年壬子武  
昌陷與子恩晉陣亡余爲作穹碑并孝子記

郝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已未進士官戶部主事配  
王宜人圓照字婉佺卜居都城東南隅著書以自樂故  
當時著書家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目戶部性  
好篤宜人則聰慧過之輒持論不合交謫諍辨或相對  
竟日不一語然而貧窶無存僮僕不備無悔也戶部身  
爲窮官無意進取唯肆力於經義漏下四鼓者四十年  
撰爾雅義疏十九卷謙焉咨詢行將南歸王懷祖先生

爲之點閱一通以刻於粵東經解中春秋說略春秋比  
二書其中表弟趙鳳崖刻之山海經箋疏與宜人列女  
傳補注列仙傳校正早行於世道光二十九年陸立夫  
制軍建瀛重刊爾雅義疏立夫余舊相識屬任校事仍  
用王先生點閱之本而其原藁在杭州嚴厚民家汪守  
備士驥錄其副藏奂家

陳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已未編修講學授徒閩人  
稱其賢著有左海五經異義疏證道光五年乙酉姪兆  
熊典試閩闈編修以是書郵寄蘇州子喬樅卽乙酉所



得士也亦能世其家學仙遊王孝廉捷南字懷佩編修之高弟子也昔一見於枝園越三十年又見於武林之振綺堂撰閩中沿革表

徐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傳臚年始壯督學湖南因公被議出使回疆周行二萬里星伯謂余曰未通籍時曾夢至一大殿跪於垂冕旒者邇下而授以水晶圖章繪記山川地圖瞭如指掌此卽出使之先兆乎所撰漢書西域傳補注伊犁總統事略新疆南北路賦二篇西域水道記五卷西域志乘由是大備矣久

之得環歸官中書出守陝西榆林

徐頌字直卿居同里又同受業於若膺師乙丑榜眼督學安徽拔黟縣胡積城貢屬刊說文解字注所以報師德者甚摯也官至閣學沈濤字西離浙江嘉興人著有說文古本考論語孔注辨僞常山志亦師之高弟子庚午舉人官江西糧道

顧書紳字翼亭金匱諸生余婦之族弟也子埏又爲其館甥焉翼亭爲明涇田先生之裔涇田先生涇陽先生兄也故克承序理學服膺許文正公薛文清公最崇信

朱子小學有小學博趣編一室吟超然堂詩

吳志忠字有堂吳庠生長姑之子與余爲中表昆弟簡舟先生名英篤學年八十猶亶亶不厭倦著有經句說四卷舉鄉飲賓有堂承庭訓又與同郡黃主政堯圃不烈顧文學澗濱廣圻交遊故長於目錄校勘之學曹子建蔡中郎集雒陽伽藍記元和郡縣志悉有校勘本胡承琪字墨莊安徽涇人乙丑進士由翰林遷御史己卯秋七月同人公祭鄭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始獲與墨莊交尋放福建巡道轉調臺灣兵備道在臺者

三年旋卽引疾歸里鍵戶著書書無不覽唯專意於毛氏詩傳志術旣同往復討論不絕於月竊謂墨莊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其病革之日遺言屬校後箋魯頌泮水下無稟本并爲補篇乃知所治毛詩條列章句不爲完書奐遂奮焉以義類揉疏乙未有此志至是乃得堅丙丁戊己四年而疏成惜乎墨莊還道山不能重與細論也著有毛詩後箋儀禮古今疏義爾雅古義小爾雅義疏文集詩集共若干卷年五十七朱珥字蘭坡壬戌進士侍講與墨

莊同邑主講吳郡正誼紫陽教育甚眾著詒經文鈔七十卷續鈔二十卷卒年八十三曩者萬柳堂公祭十有三人胡給事墨莊承珙朱編修蘭坡琿陳編修石士用光徐戶部樗亭璈錢戶部衍石儀吉蔣中書香度廷恩魏明經默深源胡戶部竹邨培翬張上舍彥惟成孫馮中書晉魚啟綦光刑部栗原聰諧名賢雅集極一時盛事奐亦廁殿與姪陳庶常辛伯兆熊焉

徐璈字樗亭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戶部主事余一見於京師萬柳堂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知

壽昌臨海縣事著有詩經廣詁若干卷王劭字海樓四  
川巴人亦官浙江知西安縣事著有毛詩傳說

金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以  
優貢入都余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  
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  
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爲與試子也彊  
請其所業乃擲藁本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  
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君改容曰子亦喻  
於此道者乎挽手納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而卒稿本

留藏於汪瑟菴相國第君固相國考優生也生館死殯  
既而斂財輿櫬以歸臨海相國歿余致書王伯申尙書  
報云其稿阮小芸亨刻粵東經解局矣及檢經解目錄  
並無此書小芸已卒伯申又薨於是遂不可得跡矣余  
在涇川校刻胡觀察墨莊後箋中往往引用其說墨莊  
摘鈔二卷及鄉黨一篇悉從錄其副復於經解叢書鈔  
寫其詁經之文得幾篇合鄉黨爲一卷共三卷此是吉  
光片羽而全彙粹不可得余弟輝知黃巖縣事黃巖與  
臨海鄰封求之亦不得後寓居杭州訪諸浙閩與試者

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邑諸生子完謹守先人彙珍  
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未  
二卷金君與汪相國析難辨論皆子完所輯存而與涇  
川所鈔本有不同又無鄉黨一篇子完持全稿至杭州  
未幾卽歿僅其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余謂  
廣文曰寡若孤君有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橐  
則奐必誓謀以鐫之而報之不忘也余適大梁之行聞  
人王懷佩捷南將書去錄其副而子完輯存之卷遂佚  
一卷嗚呼誠齋深明乎禮咀嚼白文鎔鑄故訓眞爲一



代大作手生既坎壈以老而遺墨流離幾無所薄矣雖有諾之責終不得報金以引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冬與歸里出入杭州者十有八年友人沔陽陸立夫建瀛巡撫江蘇愆恩授梓遺書屬任校讎成十六卷畢生之學不遂泯滅一旦可以徵會合之有期矣抑又聞懷佩子詒燕守台州請入祀鄉賢祠孤孫某肄業講院彬彬有聲陳頌南慶鏞由閩入都過訪吾廬知佚卷猶存妄冀異日攄而補刊之咸豐三年癸丑二月十一日粵賊洪秀全寇陷南京陸以江督爲寇所殺求古錄與郝

爾雅版皮督署俱毀壞佚卷頌南亦未見錄

頌南奏參  
王大臣多

名爲名御史八年戊午閩省有  
事奉 旨團練守城有功尋歿

劉逢祿字申受陽湖人劉文定公綸之孫嘉慶十九年  
甲戌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居坐不襍他語說經硜硜俄  
而興高采烈滔滔不窮深明乎春秋公羊氏之學同時  
江都凌曉樓曙亦習公羊而申受獨持西漢探賾索隱  
條理簡絜作釋例若干卷劉禮部集若干卷又說文衍  
聲記以舉分韻之要未刊甥贊善趙伯厚振祚得舅氏  
學尙忠義講禮讓

曾釗字勉士廣東南海拔貢生有學海堂詩說二卷劉  
申受曰篤學若勉士吾道東矣惜不用卽去之粵余不  
及遇見斯人也詩疏中往往采其說

吳毓汾字管涔同邑人少時入都考取天文生歸里後  
重就童子試年四十餘湯敦甫協揆爲學使知其名遂  
冠置庠序家貧窶而性偃蹇養老親於寺觀負米炊爨  
不憚勞也管涔學極淹博觀書洞然若犁牛之耕田隨  
耜而發中邊皆徹者曾學於若膺師師器之

陳沆字秋舫湖北蘄水人嘉慶己卯一甲一名進士官

修撰與余從姪兆熊同榜進士秋舫不相交親而獨親於余與鏡塘姚先生執禮甚恭敬常自言狀元固不從學問中來也前明羅念庵積二十年始脫去狀頭二字秋舫脫去狀頭矣

胡培翬字紫蒙一字竹邨安徽績溪人已卯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官勤而處事密時人稱其治官如治經一字不肯放過絕不受胥吏財賄而挾隱指弊胥吏咸憚之故爲世所忌逮事左遷于是決意進取引歸田里常以著述自樂主講鍾山雲間所至俱有造就而於涇川一

至再至涇川與積城二百里而遙去之日作詩辭以勉謝門人門人之設飲餞者相望不絕於道可謂能得士矣祖樸齋先生名匡衷長於禮入

國史儒林傳紫蒙能世其學作儀禮正義若燕寢考與研六室文鈔先刻以行蘭皋墨莊遺書皆賴紫蒙次第壽粹高義尚忠不忘死友者也儀禮正義廣採博收成書最富業未竟而病卒士昏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五篇其門人江甯楊大培□□爲之補編成四十卷立夫陸制軍屬校刊請祀鄉賢金陵陷板存蘇州刻人湯姓懷

奇令子肇潢索板未果而嘉定上海又起事矣肇潢字  
養泉諸生從余學

李璋煜字方赤一字箬汀山東諸城人嘉慶二十五年  
庚辰進士出守蘇州築館滄浪亭與余舍比鄰雖舊相  
識不輕以無事往見方赤屬題邗上留春圖亦爲余題  
西溪棹隱小景故有非公事不至室之論丁太夫人憂  
將行乃書經明行脩匾贈之以去服闋擢粵東藩調蘇  
藩以病免著有視已成事一冊記蒞任勸勉士庶告示  
蘇州人以爲嘉道良吏莫踰李公者也楊以增字至堂

山東聊城人與方赤同省相知任開歸陳許道時設刻書局於濟甯幣聘逮余余未及汴聞遷去乃返現官南河河督手簡通焉

汪喜荀原名喜孫字孟慈揚州甘泉人嘉慶十二年丁卯舉人官河南懷慶府容甫先生中卽世孟慈纔九齡耳朱太恭人親口教讀以至於成人旣長樂與父執諸老遊故先人之緒言得聞最多先人之遺墨殘簡雖片紙隻字必珍而藏之又彙而錄之復博求名公巨卿銘詠以表揚其先德之美故當年父執諸老有幸哉有子

爲容甫慶也居母喪作喪服荅問紀實根柢禮經爲官亦廉且敏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歲河南大旱孟慈爲民請命日行百里感暑病卒土人懷其德建汪公祠春秋報享不絕長子寶蕤廩生從余學焉

王廣蔭字夢堂南通州人道光三年癸未榜眼授編修嘉慶癸酉秋與隨江子蘭師就金陵試寓宇相望通州人慕師名暮夜扣門欲求見因而往復酬酢無虛朝夕與與夢堂及其弟靜山廣仁族弟菽原藻丁寶璠維璘陳養之長春如皋吳鏡寰亮七人又與馮子朗熾孫樸



山維楨二人共訂金蘭之好于後大半皆掇科履仕唯  
夔堂官大司空菽原官楚藩尤貴顯萍蹤聚合疎密無  
常夔堂長余八歲交最親素契亦最深曾祖力毅太守  
名景獻與先曾祖稱平生知己間隔三世重與交懽癸  
酉夔堂與姪兆熊同榜壬辰靜山與弟爛同榜世誼綿  
遠復得以通家往還其遇合亦奇矣嘉道之際與夔  
堂同住京邸不五日必一面常共榻講論平生志願與  
曰往後功名不可知既貴而不失其初者唯使君與操  
耳今位躋公卿猶不失寒素本色前言非戲論云咸豐

紀元薨於位諡文愼

仲來字芝山鑲白漢軍筆帖式芝山姓劉原名宗秀與弟宗齡字崧圃家住京齊化門余初不識二劉其令先公馨谷軍門曾鎮狼山愛通州士故偕夢堂王兄而得識二劉爲同窗友蓋在嘉慶庚辰年也及宰德清崧圃隨兄之任尋沒於浙能書芝山亦能書有法度可觀已酉浙撫吳嚴辦清查芝山被議參革芝山羈縻杭州城隍山片石居不克歸旗庚申二月杭州陷山居盡被燒芝山不生矣無子

汪遠孫字小米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丙子舉人候  
銓內閣中書道光初年余始交小米於錢唐十一年辛  
卯重至錢唐偕宿西湖葛林園於後構得北山之水北  
樓春秋佳日焚香讀書以爲常嘗謂余曰子體弱日月  
不我與盍將所箸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證乎余初編  
義類至是始有揉疏之志此道光十五年乙未事也丙  
申在杭州小米疾革招至牀前而以遺書相切屬余因  
哭之云君去更無知己友我留且讀未刊書所以諾其  
賈也小米友于弟睦于親家有四世藏書振綺堂目甲

于浙右又富于室盛于年故優游經籍所造者深卒年  
僅四十有三著有國語三種漢書地理志兩卷未刊者  
尚有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證弟适孫字亞虞小米沒亞  
虞卽陳亡兄書相諄託余邁疾強邀至其家亟爲醫治  
不辭勞瘁曰子與我亡兄兩人心血若之何其遽付溝  
壑邪亞虞尙義有血性朋友有疑難能奮赴其急卒年  
僅四十弟邁孫字少洪敦良樸誠承兩兄之志留余至  
於家以完修輯之役咸豐三年少洪又卒年四十有八  
噫余識振綺昆季二十餘年主賓無嫌去就自適詩疏

之藉爾有成者徒以有汪氏三昆矣

費丹旭字曉樓浙江烏程布衣識曉樓於汪氏振綺堂  
工詩兼擅六法又善爲人容曾爲余寫西溪煤隱小景  
西溪爲北高峰後山之溪溪旁繞以古梅梅盛開時無  
異仙境明末遺老之所隱居隨在有古趾存辛卯六月  
賃俞氏屋攜眷就家慨然遐思終老西溪遂繪此景以  
明志云此甲午歲事

繪四十八小景唯肖子蘭題首引  
以西歸之路非至交不跋跋已盈

卷矣城陷遺亡  
何啻癡人發夢

丁未詩疏刊成曉樓更作六十二歲像

朱右曾字亮甫一字咀霞嘉定人道光戊戌進士入翰

林任安徽徽州府通籍前曾以所著詩地理徵二卷屬校閱與之治毛詩地理也每每樂觀其精當處故引用頗多胡紫蒙盛稱太守好官蓋能以經術而施諸政事者也有大戴禮補注已刻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其始崇尚宋儒理學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詩齊魯韓三家最有功作詩古微若干卷書易古微若干卷海國圖志若干篇又作聖武紀紀國朝武功開邊拓土邁越百王者詳且贍也默深少負重聲道光二十四年始舉進士官高郵州與仁和龔進

士自珍定庵齊名定庵段若膺之外孫有定庵遺集亦與時事頗有關係焉子珍從余學有著述

沈炳垣字曉滄浙江桐鄉人嘉慶庚午舉人江蘇督糧水利同知道光壬辰科分校秋闈於某房見弟爛闈藝文過簡淡心知爲績學士因推薦得中式先是丁酉劉觀察燿椿字莊年山東安邱人庚辰進士分校得爛卷以擬元薦報罷錄其文於闈中刊之蓋兩君平生極留意人才故所取多名宿

王壽昌字子仁高郵州人以文簡公蔭得戶部主事其

出守嘉興時勲勲然將振興講院欲請經師與鴛湖士  
子說經講學以爲敦本之道莫先於此修書以招余余  
亦欣然從之然近來士風日淪於薄專尙考墨不求根  
柢爲官者又以催科爲第一件事至於省風設教視若  
怪誕子仁與同僚議不果行其意頗切不可以弗識也  
官至廣西臬陸模字子範鎮洋人與余同受知於文遠  
舉宗師官浙江杭州府道光二十年庚子詩疏彙已定  
子仁子範曾倡言趣刻乍浦同知周芋生詒穀湖南湘  
潭人亦與力焉英夷事起旋廢廢



潘曾沂字功甫吳人芝軒相國子丙子舉人官中書性  
澹遠善詩古文歸里後茹齋納坐不喜接見賓客然里  
閭中凡事之有益與可行者悉倡爲之嘗作區田種粟  
法仿古田畷以勸農重穀爲亟務用其法克奏效咸豐  
元年夏開濬蘇城三十六井適歲旱里人賴之此固不  
忘於世道人心者也二年十一月粵西匪作心切憂傷  
病卒於家遠舉宗師所補學弟子應推功甫爲第一流  
人物

吳鍾駿字崧甫一字姓舫吳人少時與余同受業於施

蒙泉師師大器望之道光十二年壬辰狀元由修撰累遷官禮部侍郎甲辰視學兩浙示應試生童以爲學之方其大略云治經尙漢學學者就傳必先討論諸儒說經書形聲訓詁爲窮經之根柢馬記班書爲經傳之羽翼推之選詞試帖楷法點畫勿效習尙勿間俗體庶乎經術明斯儒業醇學術正則人才蔚著爲六條諄諄訓示此真切於學問者討自淵源不同轉販可謂通論也已校士之暇猶丹鉛不輟手咸豐二年十月延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適有事於海門而姓舫視學閩中矣次

年遂薨於官

顧穎吉字松圃浙江嘉興處士世習醫至松圃尤以醫學顯於時事親孝刲股以療親懸像以奉親生事死事不忘乎親宜乎花甲初周而孫曾林立天之所以報也余因重松圃爲人迺於甲辰春訂交焉四年春卒余往弔爲黠木主入家祠

郁松年字泰峰上海廩貢生以勸捐議授知州銜不樂仕進饒於財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版廢者不惜重資以羅置鄴架彙刻叢書吳門黃氏百宋一廬所藏

歸山塘汪閬源家近亦散布而入滬瀆矣故一時知名士皆願與泰峰遊張孝廉肇辰字詠僊每稱道之也丁未春余于役滬瀆識泰峰徐紫珊渭仁與余舊識重與相遇焉紫珊好藏金石書法宗米海嶽意咸豐元年詠僊選直隸隆平縣之任旋卒于官三年八月初五日廣閩人滋事陷上海泰峰紫珊皆被幽執四年正月克復始免于難練笠人廷璜廣東連平州人官松江府知府長於書法與泰峰紫珊稱知己友歿事前不遇害

項爾康字肖卿浙江仁和人肖卿一切嗜好無所染唯

專好勸善懲惡。駸駸然以懲勸爲先。所刻不下數十種。蓋善人也。四子而延四師。語人曰。吾子幼異日得師若陳某者。四子各授一經。一年勝讀十年書矣。余階高小垞。學沉識肖卿。感肖卿言。因識之。卒年三十五。

勞權字平甫。格字季言。居浙江仁和之唐棲鎮。髫年俱以治經補弟子員。後遂不與試事。昆弟講習天倫。朋友終日納戶。丹鉛襍陳。專攻於羣史。多所著述。歷任學使。采訪其能。終不應時。人有二勞之目。每談次。深恨近尙志趣卑下。猝以爛惡之考。墨汨沒其性靈。自以爲急功。

近名不知愈求而愈遠此真振俗之論矣余謂子弟入塾授讀孝經弟子職學庸論孟間教之以朱子小學引先入之言稍長讀易詩書禮間教之以許氏說文明識字之要再讀左國旁及史漢間參之以時事故實以爲由體達用之學窮則有守達則有爲甯爲貧賤之君子毋爲富貴之小人學者從此得其門徑苟自好者不走入斷港絕潢矣二勞果表倡設立讀書義塾教育爲已任幸勿以老耄而舍我也新城羅鏡泉以智亦然余是言

陸元綸字稷民同邑人詞章文藝噪冠於時時余作詩  
疏凡祭祀衣服宮室制度每一義成稷民必討論而備  
記之余深喜其好學亦必懃懃懇懇以道其指歸稷民  
抱用世才不屑屑爲經生年四十僅獲雋副車

潘生遵祁字順之吳縣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現  
官編修憶嘉慶癸酉歲與在枝園得識三松先生奕雋  
先生與吾大父濶平公先後官京師相與往還至是重  
始相識丁丑歲遂屬爲課孫遵祁與弟希甫同受業焉  
每晨訓孫太上感應篇曰世途皆險窄唯爲善斯康莊

耳子世璜字理齋乾隆六十年乙卯探花改主事乞養  
在家理齋先生事三松先生色笑備至雖六十儼如嬰  
兒三松年九十餘己丑科重宴瓊林晉秩四品卿銜復  
以姪芝軒相國遙封贈光祿累代簪纓家鼎隆盛理齋  
先三松歿三松亦相繼尋歿潘生昆季纔踰冠然迹其  
所行爲皆已成人事建義莊造宗祠奉光祿公又具題  
奉主事公入祀鄉賢

義莊記鄉賢記兩碑撰文并書一篆一楷俱余一手所作 接人

以禮治家有經亦不荒落考業得遂功名以承祖若父  
遺教三世皆成進士閭黨榮之蓋吳門若義學育嬰堂



惜字施衣藥諸善舉皆肇始葑溪彭凝祉先生家今滎陽效法紹而行之維持教養此固栽者培之道也希甫字補之道光乙未舉人現官內閣侍讀

梁生寶森字子善山東萊州府滎城人父名蘭滋觀察安徽叔名萼涵巡撫山西梁氏喬處蘇州與我屋南園不一里子善年十二從讀書道光戊子己丑庚寅三載皆館宿其家余時專意治毛詩晝夜不欲罷迺翻然曰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好爲人師從古爲患爲己且爲人兩顧必一失今而後誓不虛糜館家穀

矣遂力辭而後己十一年辛卯之杭州偃西湖幾二十年成詩疏三十卷于以知前誓之爲不繆也子善不以科第繼其家世援例爲鹽官補南通州石港分司

汪生獻珩字月生同邑庠生精熟許氏說文卽以此受知祁涇甫學使擊節歎賞屬爲俊才月生旣通小學兼擅詩古文辭詩近魏晉高華典實古文貴雅潔不作膚淺之言惜不永年有存橐藏其弟毓沈字東方東方亦從余學彬彬有聲庠序月生所輯胡氏禹貢錐指爲家塾課本王方伯藻刊諸通州

李生善蘭字秋紉一號壬叔浙江海甯州學生甫入學在錄遺場中偶受教官訓言遂辭出終身不就試癸卯余在禾郡來學壬子春金陵失守江左沸騰其有女弟子周聞警仰藥死壬叔約同志立節札致於余有以身同患之語此言固不當然亦可見其知義云孰習九數之術常立表線用長短式依節候以測日景便易稽考有羣經算術對數探源弧矢啟秘方圓闡幽數學一歸四元釋橢圓捷法八線數新術等書名冠於時

蔣生仁榮字杉亭嘉興海鹽人未識面介李壬叔以執

贊殷殷勤問書札時通學大戴禮杉亭布衣

馬生釗字遠林同邑甲辰舉人宗室教習英夷事起大將軍奕造火箭欲致之幕下遠林不就聘識者歎其有見長於厯算步數又明於聲音訓詁手校丁氏集韻余曰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釋文音義說文解字廣韻玉篇博雅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於是非顛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咸豐三年粵匪起曹御史懋堅保奏在蘇郡團練鄉勇又爲向經略榮許中丞乃釗留軍幫辦有水路攻擊章

程惜不得用其才弟銘芝生優廩亦從學與遠林同在  
軍營以軍功遠林授內閣中書芝生得六品銜俱戴藍  
翎遠林於庚申春  
領軍丹陽陣亡

管生慶祺字心梅元和庠生丁未歲心梅年四十猶恂  
恂執後進禮手校陸氏釋文余曰釋文宋本當於集韻  
求之今尙書釋文經開寶中陳諤等刪改之本集韻則  
未經刪改者段先生尙書撰異可爲入道門也至於義  
卽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  
繩今音矣心梅以爲然乙卯九月余病自海門歸心梅

與時醫異服其藥得愈

子禮昌秀才於己未冬與余長孫女小吉定親

丁生士涵字永之元和庠生其先人月波先生承父志建莊建塾塾規有訓子弟先入言一說合余向所言者爲文記之先生喜名人墨寶不惜重資必購得焉而永之獨嗜經籍藏書亦富熟讀周官經而於考工記一名一物時時走詢余教之先鄭司農之說謂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確而時祭間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又習讀堯子以爲尹知章注屬空談劉績補注亦疏漏積數歲校讎之力成筦子案若干卷余向有校語一卷亦錄以備

解城陷後錄副寄示述敘要略若注若音若逸文曩余  
手定之本悉遺弃無存也永之又專嗜許氏說文嘗編  
作義類又兼涉劉成國釋名余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  
不合然可以討漢末說經家之沿流者此耳永之躋余  
言徐中丞有壬字君青湖州歸安人爲余素識治西漢  
學最精步筭下車伊始訪問吳下通經之士余以永之  
對其兄小波士良守金壇城升任四川潯水縣以女字  
余孫丙喜締姻焉

袁生清賀字子姓又號蜨洲吳江諸生居廬里鎮袁氏

素富於藏書故蜚洲最多聞

己未 恩科中式  
四十一名舉人

楊生峴字見山湖州歸安人身偉然修長佐治有才能長於春秋余曰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氏文句極簡必得治禮數十年用力既久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杭州曹葛民籀作春秋鑽燧問序於余余爲言穀梁義十餘條余於庚戌歲成公羊逸禮一卷乙卯八月以寄示見山見山卽於此科中式四十名舉人

陳生倬字培之元和人熟文選能背誦好明古人制度



余教之吉禘時禘之辨殷學周學之分路寢太廟與昭  
穆大廟不當合爲一制遂作禘祫宗廟學校諸大典數  
篇咸豐二年壬子二場題勿士行枚行枚作行微解從  
余疏說主司沈朗亭兆霖知此說獲雋焉

咸豐九年己未進士戶部

主事

邱生希濬字湘帆福建汀州上杭人習五星官度戊申  
八月來就學臧書富

費生寶鏐字禹三蘇州府廩生篤行好學士也讀段先  
生說文以黃綠朱墨色區別圈點讀余詩疏亦然余有

舊藏振綺本三家詩攷近借而讀之因教之曰近來學  
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  
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都從習尙故所引與毛詩同文  
者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間有  
用三家異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文章多有之又有不  
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皆三家異字與異義  
也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每  
每有之亦習三家者亟當釐正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  
者也書此以觀其後效

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州陷其父  
遠峰先生率禹三夫婦殉難余

於七月寓居陡山設立義局陡山在錫邑北門外縣城  
爲賊所據賊以紅布包頭曰紅頭局以白布包頭曰白  
頭請委員吳德輝彈壓吳  
與禹三相識乃傳述此事

浦生照字湘舟金匱人咸豐二年壬子秋自金陵歸里  
三年癸丑二月余偕弟莘耕避世塵於芙蓉山之鹿八  
字橋鎮是年十一月莘耕以憂虞病卒客中余遂往復  
蘇錫間年已七十矣浦固以武世家而湘舟獨尙文學  
迺於五年乙卯五月請從余余以茲錄屬其清寫俾得  
知學之門徑冀異日功用以爲後勁云  
無錫於四月初八日陷先蘇州  
五日也十五日紅頭賊出城焚掠莊村逃遁室皆懸罄  
湘舟率領鄉勇乘馬突出用長鎗搥死毛賊數人賊圍

之急瀕于  
河遂遇害

是記作於乙卯歲乙卯已還皆旁記之也記中師若友  
往來酬酢不絕歲月密者不下數十百札更有不列於  
記中亦不下數十百家其爲掇集裝成十四冊家人若  
叔姪弟兄之親各有手簡附諸冊後後又得新所相知  
續成六冊庶乎學以聚之辭以辨之少而壯壯而老歷  
年之知一展覽焉不啻同晤對乎一室也于後六冊未  
及副裝而軍釁起矣庚申三月余奉冊攜至錫邑芙蓉  
山八字鎮偶忘在舟依舊歸蘇南園度於家四月三日

子然赴錫初八日錫失守十三日蘇卽失守和姬年五  
十七接人以禮有賢名性爽邁與余約守志不肯出城  
賊若至當罵死至是死於難姪姪孫輩俱不知其下落  
唯寡媳孤孫先期在錫幸而獲免焉凡有文集底稿與  
手批羣籍盡遺弃潘氏館此冊竟遺弃南園自今以後  
遂與師友隔昏曉矣此本乃亡兒挺所錄夾襍在八字  
橋亂書間剩此殘筆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⑥  
周 駿 富 輯

尚友記

不分卷

(清)

汪喜孫輯

明文書局印行



尚友記稿本  
陸和九題



尚友記目次

一 鄭虎文  
二 趙懷玉  
三 焦循  
四 丁杰  
五 臧禮堂  
六 程晉芳  
七 劉台拱  
八 李惇

九 任大椿  
十 盧文弨  
十一 汪萊  
十二 李因篤  
十三 馮廷丞

汪喜孫輯

鄭先生家傳

先生諱虎文字誠齋秀水人雍正癸卯舉人世元之子邑諸生典之孫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

武英殿與修

國史會典續文獻通考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午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于神請減算界母竟如所禱事其兄如父

王太岳老  
撰墓志

而彌篤

仰自昌撰  
文集序

迎寡姊終老于家撫諸姪諸甥及

其子女分衣共爨五十年翁如也收恤宗族子弟屋

宅皆滿至無以容親戚故人待以為養葬者無虛歲

就食于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為之空家人或以告

先生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寧苦身無以病

吾心也皆笑而退墓志先生植品孤峻

沈業富撰  
文集序

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大官富人贈

獻累數千百金惡其無名皆却之若浼獨嘗遠出教

授資歲精以給餽粥猶不足典衣賣屨終不怨悔逮

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墓志先生鬚眉秀異

吐音洪亮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邵序有濟用才  
居閒無所施徒以文學名於世居京師播紳戚好公  
私事有疑者徃徃得先生一言而決事或不易了以  
屬先生從容指畫成就條理身不出戶小大皆辦為  
人草奏陳利病輒見採納施之事人并受福而莫知  
誰為之也墓志為文及詩一宗漢魏而出入于杜工  
部韓昌黎歌行超妙轉似東坡其趣博其指嚴他人  
強效莫能及墓志嘗自言生平於古人所作縱觀博  
取不持意見但領會其空中流行之脈耳釀花成蜜  
得魚忘筌意在斯乎沈序先生于書無所不閱詩文

隨筆立就不自收拾卽序汲引後進凡獨行奇節以  
及博學宏文無不為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  
當世務瀾翻四出援引古今談必以夜夜必漏盡  
而止卽序詞館先後輩靡不推重之金壇于文襄官  
翰林學士時以進呈詩冊屬為改正先生謝曰前輩  
何敢輕議也乃別為一篇文襄斂手欽服于後文襄  
當國重先生欲得一見屬陳通政孝泳數道意先生  
姑諾之終不往文襄自是不能無慨於中而先生欲  
請歸諸城劉文正公曰誰不知鄭太史為今時巨手  
今國史通考兩書未成乃舍我去我將焉倚不得已

勉留一載終以疾辭歸沈序主徽之紫陽書院者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院者五年其歿也王芥子作哀詞以為善人云亡百身曷贖先君作墓志又與朱文正書稱之曰一代名德先生先生在館日撰續通考國用考案十一則有云

國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術有三焉曰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禮其序節用云我

朝開國之初

太宗文皇帝首以崇尚節儉誥戒臣下聖子神孫遵祖訓式舊章莫不躬儉德為天下先百餘年間海內

殷富民氣和樂

皇上綏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而閭閻不知帑藏不  
匱此可以思其故矣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蓄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不加  
賦不吝施而用裕夫不節則財不可得而蓄不蓄則  
用不可得而制然則節用者制用之本也其序庫藏  
曰蠲後之

詔歲頒賞賚之典月舉初無損于紅腐貫朽之盛此  
豈有異術歟夫以漢文之富後人猶推本于躬履朴  
儉之所致况以聖人節用之道行之故序庫藏于節

侍

用之後用昭我

國家之恭儉有制信足彰信兆民垂訓萬世也其序用額云國之用經費其大端矣於經費之中頒之式而準是以為損益則有定用者有定額也非經費之用預其事而多方以為儲特則無定用者亦有定額也常用有額而量入為出之法具待用有額而有備無患之慮周故敘用額于賦額之後俾人知天下之財還為天下用之而

聖朝經國之猷亦略見於是矣其序會計云貪墨之風靖斯會計之法明會計之法明斯出納之數實然



後利不中飽澤必下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先生  
經世之大法也先生提學廣東有訓士八則其一敦  
行宜遠利也競刀錐之末疏骨肉之親甚且父子異  
財弟兄爭產操戈同室投牒公庭訟而決決且復訟  
循環無休以歲以世卒之兩造同盡夷為荒煙者蓋  
往往然也同氣且然戚友可知戚友且然行路可知  
人心日偷訟牘如雨矣嗚呼何其痛而不德也且彼  
之為是紛紛者徒知以利為利耳夫使為利而果獲  
利也然且不可况利致爭爭致訟訟則衙門吏役之  
費耗之往來守候之費又耗之主訟刀筆之費又耗

之而所訟之勝與否未可知卽幸而勝而所得之足  
償所費與否亦未可知然且有廢業之憂有健訟之  
恥有屈辱之患是所為利者小而不利者大也而世  
之人顧忍而為之者良以始于貪成于忿必有鬼域  
輩利其有事得以侵漁乾没于其間也於是甘言誘  
之危言激之而忽不及察遂為其所陷耳夫此而出  
于市井者流傷已出於膠庠中人抑又甚矣使者不  
忍聞爾多士幸毋近利以自小好訟以自辱安貧敦  
行圖其大者遠者則出為良臣處為良士尚其勉旃  
其一可身宜懷刑也為治之柄有二教與刑而已出

於教則入于刑其介甚微其機亦甚危故曰君子懷刑夫聖人之所謂刑者幽獨之地有斧鉞焉此誠不足為常人言矣若夫笞杖軍流斬絞之條昭布森列宜夫人知之而畏之也然而玩視

王章輕捍法網雖士子有不免者何也彼習見夫朝廷待士以禮地方有司官不得輕折辱士子非有大故褫其衣襟者罪止發學戒飭而已戒飭之辱君子恥之小人安焉於是習為固然無所忌憚居鄉則以一謀之威武斷鄉曲居城則以刀筆之才顛倒是非甚而阻撓公事挾制官長連名具牘聚眾恣行一

朝瀆敗誅先首惡喪身亡家莫哀其慘彼豈不知刑  
之深痛猛烈固如是毀徒以恃符之心勝懷刑之心  
微積而至於此極也其一遭際宜安命也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蓋言理也魯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  
言數也理不可諉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數不可強  
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夫人不知命行險僥倖  
之風熾於是窮通得喪咸欲以人力爭之爭之而得  
欣然自矜不知得之不係是也爭之而不得戚然自  
慚不知不得之亦不係是也求之非其道處之非其  
分顛倒沈迷轉相倣效蓋非一朝夕之故矣古者四

十而後仕今則束髮而思向用矣古者學古而後官  
今則徒手而思捷得矣卽如童子一試

國家求賢之始士子進身之初不可得而輕也凡為  
子弟者宜自量其才也克副是選而後就焉不然寧  
遲之~~反~~為父兄者亦宜量子弟之才也克副是選而  
後令其就焉不然寧抑之抑之而學奮遲之而學成  
如是而得分應爾也如是而不得時未至也退而力  
於學以俟乎時焉毋容以他途求也今也不然其子  
弟自知不肖徒欲欺其父兄也而姑嘗之其父兄又  
不知子弟之不肖也而厚期之或亦知子弟之不肖

恥其不若人而欲以名相高也而故迫之於是因緣  
為利之徒遂得乘之以邪說而鎗手連號頂替代倩  
傳遞之弊紛然起矣夫使用是弊果足以倖取則凡  
目不識丁者宜徧黷序矣何以卒未之見耶是必其  
術之不足用也即用之未必效也且試思彼之蒙害  
犯患而為此者將為名高乎抑為厚實乎吾知不為  
厚實而為名高也必矣然而鬼域之情形家之人則  
既見而知之矣鄉之人則亦聞而知之矣知而指目  
之非笑之詬彌甚耳名何有焉且非獨於其身也近  
及子遠及其孫後之人猶將指其祖若父之醜行以

相為訾警者則雖幸脫刑章難逃清議稍知人間羞  
恥者尚斷斷不為况一衿雖微名器所在

帝命所臨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豈能漏網哉爾多士  
各宜教誡其子弟毋欲速毋躁進積學以力諸已安  
命以聽於人庶幾文品兼優不慚始進耳不然整飭  
士習釐剔弊端學使者之責也使者敢優容姑息上  
負

聖訓下于衆譽哉先生忠清之風於此可見其槩

趙同知家傳

君諱懷玉字味辛武進人恭毅公之元孫也年廿餘試京兆疾時人多以夤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於神而往四十五年

召試賜內閣中書遭母喪服闋後以未卜葬援古人未葬不應舉之義不赴禮部試嘉慶元年試禮部有同年同官而為內閣後進者甚欲物色君君告以自誓神後未嘗使一人知悖之恐罹神譴其人廢然去後果在此君房報罷五年俸滿選山東青州府同知在內閣日久及官同知僚友目為迂儒屬吏則嫌其



斂

弱賴上官多知己一歲中先攝登州府知府繼權充  
州府知府嘗會鞠金鄉阜孫冒考舉人尚榮袞稱健  
訟曉曉譁辨惟君詰之每屈服因持公言頗逢同官  
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議尋丁父憂遂不出嘗作誠子  
文云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馮含斂為終身  
至痛聞見閤淺不敢好名為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  
為欺人之學於世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讌而  
已又云少即喜為詩文筆力平弱牽率酬應多不足  
存江文通謂人生當適意為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  
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如此足矣吾才

歲斂

渙

謝文通又當經史昌明人思握槩從事傳世之業幾  
于充棟何必矻矻孳孳博增滄海之一粟哉間有存  
者易餅覆託聽之而已文 試子此足以想見先生之性  
情學術矣君許即習為古文詞少壯博極載藉中  
歲以後斂其泛濫而深求於經訓及先秦古書服官  
禁地於典章制度名公卿賢士大夫之議論皆嘗習  
熟見聞發為文章循軌知塗一以韓歐為祈向粹然  
而安雅淵然而清深儷偶之作十有一二集中論文  
之書乃無一字及之以此知非所措意文集 在序君生於  
乾隆之初其時天下主壇坫以法為諱浸淫泮渙日

甚一日君獨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  
厭不倦故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諛義離真反正者可  
不謂難歟文集序工詩嘗慕恭毅公之為人賦述德之  
詩守傳家之法及給札尚方校文秘閣含蓄精英用  
察情變所為詩典贍之至彌見從容詩集序君與里門  
孫糧儲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深然其誌洪編修墓  
足為編修之諍友先君嘗與君書云常州城中三數  
友近惟淵如與狎其他求于里門若有不能終譽者  
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  
此解帶寫誠期于白首先君不輕許人觀此足見君

之為人矣嘗憶喜孫少孤時三族無人君與孫糧儲  
星衍馮大令歲過楊必存問之其亦可以風也



焦里堂家傳

君諱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分縣為甘泉人君幼穎異既長丁父及嫡母憂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第微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支子之經學與君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嘉慶六年舉于鄉十年禮部試有資之行者君辭曰生母病雖愈而神未健遂不北行後竟以冬卒君毀如初除喪後有足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八君博聞強記於經無所不治于周易孟子專勒成

書傳既撰君於易本有家學徧求說易之書悟得洞淵  
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作通  
釋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  
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  
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于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  
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  
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  
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後  
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成小畜復  
失道矣變通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

應始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  
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  
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  
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  
于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升二之噬嗑亦為无妄  
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  
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  
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  
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  
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謙履故眇能視跛



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為圖畧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離菰樓易學四十卷事阮督部序之曰焦君之易之為書也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為顯据可例其餘或謂曰比例為圖因其末之同而迥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不知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探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

書之言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  
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  
之所說哉易學既成隨筆記錄編次得二十  
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取入三書外  
復錄而存之為易話二卷又有注易日記三卷易廣  
記三卷傳事略又作六經補疏二十卷謂古文尚書之  
偽閻百詩證之詳矣二十八篇之不偽者疏通證明  
有王西莊江艮庭周晉園三家鼎立因鈔次之益以  
當世通儒凡四十一家書五十七種仿衛湜禮記之  
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題曰書義叢鈔四十卷謂王

伯厚詩地理考繁襍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  
又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卷陸璣疏考証一卷  
君質諸段若膺如黃鳥非倉庚方言合而為一非爾  
雅義說文訓鱸為鯉其物分而類則同者郭氏竟分  
鱸鯉為二者非唐蒙與女蘿為二物宜依毛傳以正  
爾疋爪無紹之訓毛傳爪紹也連上不絕貌言若曰  
不絕貌者爪紹也段氏以為精確不易詳游浙考浙  
江原委以証禹貢三江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  
氏鄭氏之學君最善戴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証於  
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名之惜其於孔子一貫仁

恕之說未及暢發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采

本朝通人之書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第編為孟子長編十四帙因取前人所已言而以己裁成損益于其間撰孟子正義三十卷略事阮督部以謂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阮傳君論學經之法云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疏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

卽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余嘗究孔穎達  
毛詩正義其闡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為異以異  
為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趣箕子明夷王弼  
注云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解子以斯中解箕明讀  
箕子為其茲卽本趙賓荦茲之義而以子為茲又用  
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箕子為紂之  
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於馬融不  
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為注也儒者說經言人人  
殊學者熟復經之本文引申而比例之余嘗以巽五  
之先庚後庚推究盡彖之先甲後甲而思盡之五變

卽成巽甲以始言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元初有終覺從前納甲干支徒滋蔓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為經也要之既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惟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元謂按之于後易

段原  
作假

辨爻辰書採他說未嘗据一說也且許氏謨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為考据之學余深惡之也諱君尤精于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錄複無次戴東原勾股割圓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少詹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少詹論七政諸輪少詹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段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為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于諸輪輪徑相交乃

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君善屬文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先君先君曰



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  
史記漢書為之鵠君心服之愛柳柳州文謂後人多  
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君為雪之且●田山蘊古叢集  
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  
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詩詞醫學形家九  
流之書無不通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黃  
珏橋有明忠臣梁公于涖之故宅君修之題曰北湖  
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  
史志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搜訪遺籍成北湖小  
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圖經收拾稌文舊事次第為

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  
成邪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必有所契則  
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三十二贊先君述學與馬  
君手訂文集為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  
卷醫說等書不具錄子廷琥能讀書傳父學早歿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a small tab on the right side.

--	--	--	--	--	--	--	--	--	--

029 - 174

丁教授家傳

君諱杰字升衛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肆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閱其勞為具食輒卻之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于校讐大戴禮用功尤深莊侍郎與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君所對尤賅貫遂舉于鄉于胡渭禹貢雖指摘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班固敘溝洫志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亾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

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哀輯本頗疎舛如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繆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為一亦不可曉最後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內知惠氏又因黃氏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為鄭者一事皆諦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邢皇兩疏所解并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均讀知為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

云子王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  
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審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  
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于宏度勝孔遠矣讀管  
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云猶卽由寫  
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衍軸字轉斛卽轉斛  
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  
都賦晏子春秋并作轉斛趙氏既以轉斛朝儻為山  
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潮至  
如舞亦非臆說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  
顛倒見端知邦非精照為孤清不可增濁聲疑泥孃

明微來日為孤濁不可增清聲也非卽邦之輕脣不  
可并于數微卽明之輕脣不可并于奉影為曉之深  
喉喻為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顛倒為影曉喻匣  
也君為人校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  
復古編困學紀聞蘇詩補注刊行于世讀書強力鏤  
而弗舍性敦厚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虛學士文昭  
金修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劉訓導台拱相講習諸  
君咸重之開四庫館朱學士筠戴庶常震皆延之佐  
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  
手寫者十二三乾隆四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

親老願改教授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君所著  
周易鄭注後定許宗彥丁杰傳陳鱣丁杰墓志盧學  
士文昭序之云歸安丁小雅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  
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孱入者為槩去  
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  
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與說輻當作輟夫之壯于  
頤當作顛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  
氏雖迭加更定仍有未盡今皆按鄭易本文為之整  
比復撫補其未備者若干扶微振墜北海之學大顯  
於世

盧學士

昭序

張編

修惠

言序

之云

考校

鄭書

者無慮數



十家以君之書為最善蓋其始為以迄成書二十餘年有為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為之校者以十數惟以傳信為務而不以臆斷其為之也勤其出也慎則獨善宜也又云君此書余見其彙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茗柯君又著大戴禮記繹小酉山房文集許傳又自謂輯字林考逸稿本存任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編告同人一時傳以為笑然子田固非竊人書者師承江鄭堂嘗辨之君校書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審定句讀博稽

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頗不易讀垂沒前一日  
猶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授經傳經  
卒年七十



029-182

臧孝子家傳

君諱禮堂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

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

朱文正撰家傳

君未冠毅然以孝弟

自任年二十取婦

初來

莫先甫下車

段茂堂

初昏夕

教以孝弟長言

家傳

撰七言詞豫令女擯誦習婦至女

擯朗誦之俾正立恭聽

孝子傳

乃合盃

家傳

伉儷間無私

暱之愛相牽制一家感而化之數年後因婦不得母

歡不入內約三歲無過仍和好否則不為夫婦是年

十二月其季弟妃婚婚之夕妃謂君曰嫂已知過而

改矣今夕兄嫂不同居妃未敢有婚期也君感其意

至五鼓乃扃書室入內

傳孝子

君事父繼宏久病每夜

焚香禱天父稱其孝

傳家

謂族黨曰禮堂吾孝子也其

兄庸自楚中歸謂庸曰三兒善事我我久病微三兒

不可為矣言之泣下父畏寒潛以體熨衾不使知數

年父卒哀毀骨立謹藏危匱几杖祭則設之熟復讀

禮通考父卒事母尤謹

傳孝子

母章患風疾冬月解裘

質錢借藥工爐火七晝夜不絕成桑膏愈母風疾侍

母不離左右母或之親戚家隨與奔走至則檢點飲

食及凡所需者母歸仍隨與奔至其姨母曰三甥豈

男兒吾姊一孝女也母飲食嗜好有失宜者卽諫不

從卽泣泣未已仍舞躍言笑于前君父本以廢貯嚮財為業生計在店君卒之年先庸入都命季弟此司其事向時折閱一旦敗露庸聞不勝其憤札示諸弟欲獨居君與庸札其略曰吾兄在外一載相距三千里母老有疾宜眷戀不已乃來札惟聞一腔怨憤之詞禮堂頗有惑焉先將以此化室中耶抑為室中所化耶易曰所由必有漸如此則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何所不至卽不欲如是流弊必及于此刑于寡妻此等原有難處出言不可不慎出乎此則入乎彼中無立脚處此司事不及一月發店中虛實此

有何罪况先考去世母命兄清理家事乃不能鈎考處分得宜而至潰敗則怨誹如此日引月長漸卽于不孝不知矣禮堂不敢不告不告則為欺兄兄孝弟人也其念之庸讀其書引咎自責兄益弟和傳孝子母病剗股傳詣東岳廟私請減年一紀益母母病越五年而君没年三十君曾致書規庸不當遠遊又君子已孤不更名不應更名次兄某嗜博泣諫不止晝夜相隨雖如廁亦在側兄感而約弗敢犯居無僮僕米鹽薪水親搯之其志潔其行苦故其鄉謚曰孝節先生

傳孝子阮督部儼儒林稿謂大學士朱文正稱其孝傳

君閱紀傳及所聞孝子孝婦悉錄之成數萬卷括  
韻會舉要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經為說  
文引經考十三卷摘錄玉林先生尚書集解按語為  
尚書集解按語為尚書集解按六卷三禮注按字六  
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刪補嚴豹人左傳賈服注三  
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考二卷增訂孫淵如倉  
頡篇三卷補庸所輯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  
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  
六卷奉母時瑣事也嘗與兄書曰禮堂欲盡子弟之  
職隨所處之境為當然之事成著述之業稍求所知



立名後代而皆未能轉子君性孤介耿直阮督部聞  
其名往拜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傳家為經籍  
纂誌延庸及君稟事君居父憂以墨冠入局同事者  
以為怪段若膺云孝子之行其兄庸其弟紀實傳之  
其兄庸痛之乃取孝子致兄諸札著于行略刻之以  
章其美此非獨孝子之事今人所難其昆弟亦皆孝  
弟人也然非孝子之誠安能感化如是

孫糧儲家傳

君譽最高畢公樵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柱正學

君諱星衍字淵如陽湖人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父授以文選君全誦之不欲以詩名深究經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阮撰盧學士錢少詹事主

鐘山書院與君講論經術小學甚相契年陝西巡撫

畢公玩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手定阮撰

譜纂邠州醴泉等方志是時節署多詩人約分題

賦詩各體擬古共數十首同人詩成君未就與同人

賭以半夕成之但給抄胥一人既而閉戶有頃胥手

不給寫至三更出詩數十首年乾隆五十一年朱文

正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約曰吾此行必得  
汪某孫某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某也及  
拆卷得君名而先君實未就試五十二年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試  
屬志賦用史記翩翩如畏相國和珅疑為別字置二  
等引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  
國知君之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遂就職補刑  
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既阿文成重君不入和門

每擢官必曰此和相不能致之人也

年轉員外擢郎

中相國阿文成公尚書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尚書詰以乙所言無實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柰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

縱因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  
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  
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  
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  
母又為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  
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母道故也護嫁母出  
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門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  
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  
黃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罪止過失殺無為人  
所誑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為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

父姊控部弟實為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君

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

阮傳年譜

先君嘗與君書謂

君時為文人則上掩鮫謝時為法吏則比迹于張惟其才也又與君書云近聞廉慎自將芑苴不入固窮

之節尤文人學士所難今日進德無疆抑向日知君

之淺也

禮堂札記

尋官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

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滎河湯陵雖列祀典實

宋以來傳謠之迹因徧考諸書据漢崔駰魏皇覽晉

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竝考滎河之

陵出後魏小說家言未為典要

文集年譜

君再官山東曹

縣令卒為修湯陵立碑記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塞之君鴈工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過禦溜歸中流不果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已決口能即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署山東按察司以整肅吏治為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卧不知鞠獄用以奪壺斟酒有爭鬥形擬鬥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

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  
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  
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  
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寃婦於獄既  
有索負不償者褫其衣負債人因病猝死科以屏去  
人服食至死成獄君檢其時三月杪不得以寒致死  
改議威逼條生罪年譜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寃者  
自言本縉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  
越數月邑令始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  
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為縣役在旁知狀密



拘縣役詰之乃因殺人縣令回護其屬甥認罪始以  
門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  
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為子救  
正陰禍也有某生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  
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  
罪曹南與豫鄰豫撫景公以匿名書一業連繫數百  
人入告君馳往與開歸馬觀營慧裕會鞠方冬囚荷  
琅璫鐵鎗衣不蔽體君曰籍其家無證驗是誣也宜  
盡釋之會部使者東來供億繁費齋一乘輿夫每日  
索費三百緡大吏憂之君曰案早結則省費吾試任

其事自夕達旦親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  
嫌怨得匿名書伏罪結案魚臺有控案奉檄往鞠平  
之其後令以君母壽饋多金會君公出君弟却之君  
曰吾弟知我凡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山東風氣為  
之一變君以伏生承秦火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  
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  
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于後  
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之濰縣  
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屬  
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珅使者于衢巡撫奏言河

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諭之君回充沂曹濟道任

傳差誌

江南豐工及山東

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吏加以  
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  
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  
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工竣較上下段引河共省  
三十餘萬兩官民并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  
將合龍時開放引河則水疾而淤不停時堤未大塞  
巡撫欲放引河康公力止之不從既放水河盡淤塞

又復抽溝曹工遂不能合大府奏君熟習刑名操守  
廉潔惟河務非其所長請留補地方奉

旨允惟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  
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  
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稱合而  
復開開則令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半屬後任而司  
事者并以歸君丁母憂歸里服闋入都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尋補督糧道大母許歿君喪  
痛過禮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于閘內  
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

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流入老黃河卽鉤盤  
禹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泄衛水異  
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為一戶增  
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  
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  
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  
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  
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  
滿兵又省運費皆準行尋署布政使司布政使值侍  
郎廣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無所餽後

廣興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帑獲罪者衆君不與

焉尋引疾歸以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

六墓誌君早年最善為文述繼乃博極羣書勤於著

述傳公餘退時靜對一編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

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

劂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廩二渠序以及課

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文集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

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

日金石文字榻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

為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稱之  
著尚書古今文義疏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夏小正  
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  
天官書攷証窠字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  
藏書目續古文苑問字堂文稿岱南閣文稿五松園  
文稿平津館文稿古今體詩君廉而不刻和而介立  
身行事無偽言偽行屢以諤諤者不獲乎大府于其  
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傳君嘗論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  
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孫御史志祖邵學士晉涵錢

拔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某皆彬彬大雅之選識者

讀而題之

平津館  
文稿



--	--	--	--	--	--	--	--	--	--

029-204

程編修家傳

君諱晉芳字魚門號載園江都人父遷益治鹽于淮  
家山陽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  
馬君獨喜讀書蓄書五萬卷延覽四方名流詩歌倡  
和無虛日乾隆二十七年

髮長一尺言論偉異

召試授中書後熟于內閣掌故

亦有生齋集

十年成進士

改主事升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書改翰林院編修

師承記

君白哲長身

姚鼎贈程魚門序

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

業言足起人意

姚

序酒酣耳熱縱論時事披髯大笑少

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

師承記

始為古文

詞不傍門戶卓然必軌于中正受業朱學士筠之門  
思與當世瑰琦之人接遠觀周覽浩然富溢于中

文谷祭

劉文正公嘗太息君之才而惜其為名士然君

之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且君處盛名之下車馬  
塵襟之間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  
遺人而獨立者名何足為君病

姚序

君不治生貧不供

饋粥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乞假游西安卒于巡撫  
畢沅署先君云程編修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  
蘊藉有根柢天下稱名德焉武虛谷祭君文云自筭  
翁而外恃君與扶將且筭翁之引士類以身為之倡

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耀于世者二公寢食為之不遑及夫筭翁既背士皆掩抑以摧藏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豈吾徒之感愴嗚呼足以想見君之聲聞矣君著周易知旨尚書古文解略勉行齋集序今文釋義毛鄭異同考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又治儀禮得十一家之本為之甄綜而疏通之抱經堂集又著勉行齋文集十卷載園詩集三十卷師承記君書後漢書後云東京士習之醇由西漢所釀成明季士習之盛皆程朱之蘊發明儒學素跋云明之亾由其君不親政事秉政者不恤

民隱士大夫肆于鄉里驕佚之氣釀為禍亂非講學之過正學論云古之學者由音聲訓詁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不休海內儒林昌言正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為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為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為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塗合轍莫有異者何也余嘗謂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蟬其所教人應讀之書

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免園冊子者足  
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  
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討求而纂  
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是以羣居坐論必爾足說文  
玉篇廣均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  
逵未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  
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于金石文  
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証瑣事  
而於制度云為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少所  
為鑑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

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為儒果足為程朱供。掃乎誠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為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于欲斯卓然為儒大宗矣豈必專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誚哉又云古人為學皆自治其身心以應天下國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名臣未有剖事與心為二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其學行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

已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程朱諸儒亦  
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  
志節功行先後相望雖其末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  
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近代  
一二儒家又以為程朱之學卽禪學也人之為人情  
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  
情卽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  
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為  
斯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  
老揚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



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迫于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第以躬行為尚耳其言誠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嗟乎魏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大夫猶有持清議維名教者是振靡起衰一返流俗之謬而還之淳樸乎讀日知錄云余讀顧氏日知錄而嘆讀書之難也由明以上迄于秦漢儒家者流學博而精所見者大坐而言

可起而行者殆無幾人惟亭林及黃黎洲于書無所不通而又能得古聖賢之用心于修己治人之術獨探其要其所論述實有可見諸行事者然不患其不傳患在後之人以為言之可信將悉舉而行之更易成憲日趨于綜核煩瑣而不覺是又不可不辦也亭林欲以米絹易銀行均田改選法之數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無弊其可行者惟學校貢舉耳雖然豈易言哉不徐徐有以易之鮮有不潰敗決裂者黎洲則必欲復封建井田此則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真儒不世出而同時並生言可為世法猶或錯雜

紕謬若是後之人其何賴焉古之名臣如蕭曹丙魏房杜韓范輩其讀書正不必若後儒之多且精而知天下之不可妄動也則相與優游寧謚之以無事為治而天下卒無不治譬之人身勞勩倦戾之餘閉關習靜屏退私欲使從容舒展而百病可除苟無以養之雖日服補益之劑而勞勩不休則病未減况施之攻伐之劑哉王荆公方正學皆以信古誤人家國此吾輩所宜慎也至其所論正人心厚風俗省刑薄斂練武修文則自唐虞三代以還萬世由之而無弊者也太原閻百詩有補日知錄一卷所見者猶小余故

論定母使不善讀書者以兩先生為口實焉

--	--	--	--	--	--	--	--	--	--

029-216

劉先生家傳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顧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璫禍卒不及于難曾祖中從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副貢生父世暮廩貢生靖江縣訓導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蓼野先生朱撰行狀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阮撰墓表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狀行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墓表事繼母鐘安人如母乳媪或告先生以繼母先生怒曰繼母卽母也長老愛之以為天性過人年十餘歲溫清定省如成人請祀鄉賢狀入家

塾終日端坐

墓表

未嘗離几席作顏子贊父兄憚驚之

少長慕黃叔度之為人

行狀

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門目不旁睽時有小朱子之目

墓誌從

同里王君雒師學及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

志程朱之學

墓表

補縣學生試前夕漏數下不寐家人

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

請祀賢狀

鄉年二十

一舉江南鄉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

皆避席先生弗為動一坐大詳後乃愧服

行狀

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

敘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為己任休寧戴應吉

士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詔  
公車則欽程先生瑤田嘉定錢君塘為之最同郡官  
京師者則王先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為昆  
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于至是而後  
卽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行先  
生慎于接物尤廉于交遊在里與段先生及朱先生  
先君子尤莫逆墓表于時江北學者王先生及李先生  
惇為之倡先君及先生和之各成其學述先生之學  
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王先諸經中  
於三禮尤精墓表其考証名物所精理義未嘗岐而二



之傳注有未確雖自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為苟同  
狀行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  
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  
閻徵君若璩戴應吉震程先生瑤田學識蓋相伯仲  
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其有  
功於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据爾  
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据內則  
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据周官大戴記穀梁  
傳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据周官儀禮之文吉  
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則据玉藻

之文

王序道書其解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謂詩有

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率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

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

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以謂雅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

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据聘禮記

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

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

禮經

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

及遺書先生作儀禮疏燬于火遺書書後今其說之

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先生  
釋文卿大夫卿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  
卿教氏云卽大夫奇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卿者歷  
觀前人之說未有疑卿大夫之卿為誤者先生謂冠  
禮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  
卿是也鄭解卿先生為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為釋  
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  
故先生亦略不言据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  
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  
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

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鄉并不誤矣

鍾山記又如

屬官屬吏之分以及橫弓之為南階弓張侯設之

在前一日饌于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

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疏釋儀禮經文條理

倣密豪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集會其意既補鄭賈

之缺兼斥教氏之妄

遺書序

先生每下一義皆前人所

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

汪尚書秋

樣禮記序段先

生自言潛心三禮不如端臨

經均

樣集藏在東以謂先生

儀禮補疏所傳數卷及學侶口誦者非他人之所能

拜經堂集盧學士校禮經嘗就正于先生

鍾山記

阮督部石

經校勘記序賓服鄉服卿大夫服并用先生說至於  
荀子補注綴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箴秘書之遺失  
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譌文渙然冰釋王先生以  
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學識之精使後之學者皆  
知先生讀書之法用以讀古人之書則古人之幸也  
遺書先生考証極精且確生前諸槩本極散碎少有  
疑輒弃之又雖為已見而一經人道者亦輒弃之所  
以卷帙無多遺書序阮督部刻其遺書七卷如論書陰  
陽下民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當陟降之為之相協  
厥居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避則有以釋朝

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以及詩噫嘻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王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文多不錄先生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然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行狀言動必依禮法拜經堂集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為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墓表文正惜之終其身墓表六試禮部凡校士者

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却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  
門七上公車不第有時屏棄出于朋好其人慚恨終  
身然終不為詭遇或欲羅致之君辭曰行時稟命老  
父亦養志之素心也歲甲辰大挑二等銓丹徒訓  
導行狀先生勤于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為  
先而能以身示之法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  
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為敦  
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為講畫諸生信從曰衆執經受  
業不絕于門其餘辨疑問字不憚千里而來者無不  
各得其意請祀先生待人寬厚能容人有所長誘

掖之人有所短口絕不言但勸勉之令內自媿知其  
過誤翻然猛省乃知先生教人之深如此請祀鄉丹賢狀  
徒飢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按官無事可  
自効于

國此某之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  
之墓冊徒為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修刺請謁  
屣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  
他嗜惟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  
字數萬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坳埃之積自言雖卿  
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狀先生天性純孝事親左右



無方下氣怡聲先意承志弱冠屏當家事不使親知

甘旨修髓不缺于供

請祀鄉賢狀

至孝蒸蒸以志養志闈

門之內鞠鞠如也

行狀

官丹徒迎兩親于學署雍雍色

養飲食衣服無不身親其事鐘安人或返寶應先生

有家書至目睫自動如是以為常一夕先生忽心動

急辭官歸安人果病先生侍疾日夜無倦色安人憐

之謂人曰如吾子不過所生哉先生年至五十愛慕

之誠依依如孺子

請祀鄉賢狀

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侍

湯藥及靖江君鐘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

就外寢羸不飲酒不茹葷前後居喪四年未嘗見齒

請祀鄉賢狀 先生於居室之左營廟五室祀曾祖祖父時

薦前期齋宿夕視滌濯祭之日腥饌豆籩之供獻酌

進退之節準以古禮盡一日之瘁遇考妣忌日哭泣

盡哀置祭田以供展墓祭祀之用青浦王侍郎昶四

士說以為有曾閔之孝王先生序遺書稱其孝友純

篤蓋紀實也先生友于兄弟請祀鄉賢狀 歡然一體無毫

髮間行教諸弟雖嚴未嘗加以辭色諸弟雖畏憚之

而無不感其恩誼宗族中有少孤不能讀書貧不能

自振者教養之至於成立阮督部擬儒林傳稿云研

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均天文律呂名物義理

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朱學士筠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晉涵曰端臨淵通而靜遠造次見儒者矩矱王先生曰自古有死而如端臨之書必傳于後無疑則端臨死而不朽矣段先生曰劉君于三長識居其最阮督部曰元居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李進士惇王黃門念孫劉廣文台拱汪明經某皆耳目所及奉手有所受先君曰劉君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復何間然又云端臨懷祖學行無媿古人此足以論定先生之學行矣先生體素羸瘠遭大故哀毀過情病日篤祥禫之節

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  
卒於嘉慶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子源岷  
早慧工詩殤源岷嵯縣學生從子寶楠傳其學寶楠寫定其  
父典簿履忬秋槎襍記行世山陽汪文端公序之以為與先生相伯仲

--	--	--	--	--	--	--	--	--	--	--

029-232

李先生家傳

先生諱惇字成裕

述

號孝臣

時人傳

蘇集

高郵人

時人傳

傳

人

祖兼五國子監生父佩玉邑增廣生

蘇集

仍事好善

蘇集

蘇集

多所周貸家故富贍因是遂貧

述

先生生而穎異九

歲入義學讀經一日即記知州某歎以為神童年十

三而孤

蘇集

蘇集

內行淳篤事母以孝聞居母喪哀毀瘠

墨痛不欲生

蘇集

蘇集

謹于事兄伯兄卒以長子繼之

廣陵

詩事孀嫂如母

蘇集

蘇集

遺田百畝僅足饘粥而任郵資

助之事竭力行之不倦

廣陵

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

恂退讓己所不為不以責人已所知不與人爭其所

親善於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第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先生遂不入試而親棺斂以歸之先生身短不及中人貌質樸嗜酒善諧至其執心尚義勇于為人雖責育不過也述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先生念孫為之倡而先生和之先君及劉先生台拱繼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先生于年為長三人者兄事焉述乾隆歲壬辰先君與先生應提學試同試牛李維州論灑灑千言先君奇之章先生曰吾文祇可驚俗眼耳君乃

真古文也遂定交王侍郎引之云先君嘗與先生論  
明堂制度上下議論所說不同先君與先生書云足  
下得易懷祖懷祖端臨及某為之友其樂亦何以加之  
又與程先生瑤田書云昔郭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  
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郭叔死四人者為  
之服其事絕可感某將起是禮制總服作說一篇以  
明其義蓋指先生及程先生劉先生諸人言之先生  
與劉先生書云惇因衰病侵尋進取之念既仄著述  
之心亦懶并妻子之情亦淡惟朋友之愛不能忘懷  
如足下及易懷祖懷祖容甫諸君惇一得侍便神志飛



舞終日不語而性情亦適詳其寫於朋友如此先生

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並精

審晚好歷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學述與錢溉亭齊名

時人阮督部稱其于算學深造自得學者爭推之歿

二十年其遺書不可復得疇人傳載所著算術書有

杜氏長麻補渾天圖說又段氏尚書撰異引先生說

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為均馬云逢大也是

也王先生經義述聞云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書以逢連讀為過

書李氏惇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

字音均正音吉字別作一旬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  
體例正合据傳以此為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  
二從三逆為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况大吉乎又云  
濟盈不濡軌釋文軌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  
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  
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軾也相亂故具論  
之李成裕曰毛傳云由軾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宜  
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軾是車軾前又云  
車轄頭所謂軾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  
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

為車轄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又云穀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彌駕盈鳴軌牡用均甚密若軌字作軹則出均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轄頭之說為確集

先生著羣經識小王先生念孫序之云

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余自壯年有志于鄭許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歲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哀集說經之文顏以羣經識小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于晚近之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皋陶謨之夏擊搏拊禹貢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軌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軌喪服之出妻之子為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傳僖十四年之虢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說皆

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為謗陋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直指其謬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先生著羣經識小五先生念孫序述云又江鄭堂漢學師承記云近日友朋中潛心讀史之人惟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凌仲子三人又述先生議論史事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阮督部焦里堂江鄭堂并云先生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

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  
長歷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讀史碎金  
詩集文集先生以經學教生徒從者甚衆章世繩王  
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于世蘇樓集先生以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蘇樓集注選知縣蘇樓集四十九年八月卒  
年五十一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mall, dark, trapezoidal tab protruding from the edge.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	--	--	--	--	--	--	--	--	--

029-242

任御史家傳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為王氏在元有為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徽州府學教授考葆縣學生君少穎姚羅撰誌為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章學誠撰別傳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為自少至老終于貧窶姚誌不以己所守概人章傳嘗論宋人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于辭受取予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



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又謂今考

據家報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施撰墓表君事父母能

于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為諂瀆

魏章實齋稱其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于

人章別傳施鐵如稱其服官行己無媿古人并記實也

與戴東原同舉于鄉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承師

記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

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

徧而後已著弁服釋例十卷阮督部序云釋弁服所

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四十餘事綜攬經疏史志發

徵訂譌燦然經緯畢著又撰漢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章學誠撰君別傳云所著博綜羣書衷以己意乃經禮之別記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可以會經之全矣輯字林考逸程易疇書後云今日於字林散逸之餘為之拾瀋求其功有甚于初作之時今其所采掇者文凡千有五百於字林原書存十之一二耳海內之書容或有未之見者子田其不以今日之所考逸者限之又輯小學鉤沈十九卷高郵王先生校刊十二卷後七卷則高郵王侍郎所校山陽汪相國刻之又著釋色未成

汪相國小

學鈞又著吳越備史二十卷草本重沓訛舛校刊不

易藏于家汪跋又著子田詩集六卷師承記施鐵如稱其

幽溪岨奇集一勾姚姬傳稱其為詩尚清遠不多徵引

曰此非詩所貴也錢香樹稱其樂府思精體碩廣

詩王西莊稱其樂府幽溪杳冥五古曲折微至一種

淡風遠響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王西莊子君以禘

禘喪服等辨質之戴東原東原答書云以此治經思

之所入願弗遽以為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更之

也今幼植奮筆加駁于孔冲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

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已來相傳之子夏

喪服傳為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為歆莽之為之矣向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稽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殆也東原集與書王先生謂其行誼過于經術是其證也乾隆己丑成進士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為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為見才君初學古文詞于朱學士筠乃謁學士欲為丐部尚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間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即

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  
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學士曰古人  
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  
耶君唯唯以退既為四庫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  
理之暇借闕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覩  
者從而証定傳別禮經同異哀輯為多是時奏

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鈎剔淳駁簡要該洽出

君筆者十七尋以郎中改御史五十四年五月卒年

五十二

純志

君卒之前方輯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

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病不可堪賴此消

長日耳此則君之志也夫

章別傳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re is a small dark mark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

--	--	--	--	--	--	--	--	--	--

029 - 250

盧學士家傳

君諱文弢字紹弓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景山公女君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為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綸已知學之所向矣既長壻于桑調元菴甫師事之學有本原不為異說所惑漢學師承記少事繼母張宜人得其歡心服官京師雖甚貧奉養旨甘必豐必潔張宜人疾亟先生年已七十有三衣不解帶者月居喪盡哀盡禮旅居達忘日必設奠屏謝外客感嘅教勸終身如一日



每自外歸必設祭于桑葢甫墓外王父馮山公詩文集燬於火為重鈐之執友江陰趙君曦明注顏氏家訓為補刊之遇友朋中佞佛者必戒諭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也待人不設城府有不善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相待如初聞居粗糲布褐束脩所入濟人之急如恐不及

拜經堂集虛先生行狀

乾隆七年考授內閣中

書

後初堂集虛墓志又行狀

于時始篤志校書入直每携四冊

盡日點勘十年徧讀經史先生作書點畫不苟稍有謬缺必為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

行狀十七年成

進士

廷對剴切暢所欲言并陳直隸差徭之重

上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

段玉裁撰墓志以秦

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

士丁丑丙戌會試同考官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

墓志行狀

以端士習為急振拔寒畯延

入家塾課其成如洛陽知縣龔鶴鳴其一也

行狀以學

政言州縣不應杖辱生員

殷撰志

部議左遷明年乞假

養親歸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

城書院年七十有九

漢學師承墓志行狀

記先一日猶強起與

據

門人講儀禮不報

狀行

始官京師與戴東原文善潛心

漢學

師承記

老而不倦昧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

讀書過疑義則取別本勘契有不當又檢視他書卷

秩繁襍堆几盈案而心志益清

狀行

嘗自言唐人之為

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

善本自宋後附疏于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

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錡矣南宋後又附經典

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所據

也則鉅錡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

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鉅錡者

阮督部儒林傳稿

所按之

書大戴禮記左傳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  
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  
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  
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  
諸本脫漏者合經史子集二十八部薈萃一書名曰  
羣書拾補正誤輯遺仿釋文例句釋而字注之  
行狀  
脚承  
記錢少詹事羣書拾補序云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  
書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秘鈔精校之本輒  
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  
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卽友朋後進之片

言亦擇善而從之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

公皆莫能及也

潛研堂集

凡十三經廿一史國語國策史

記索隱蔡中郎集等書皆精校善本晚年更取影宋  
鈔釋文審定附梓每卷撰考證附于後所著有周易  
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經義考補若  
干卷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  
記三卷廣雅注二卷使學者誤正積非蓄疑渙釋儒林  
傳師承記當世皆以君為劉向楊雄其人者然觀其  
行狀墓志序說苑云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室疏遠子政恍  
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

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又其序白虎通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釋尚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為稽攷古道古道即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于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

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顧說  
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  
昭昭之大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  
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  
擇之識之之意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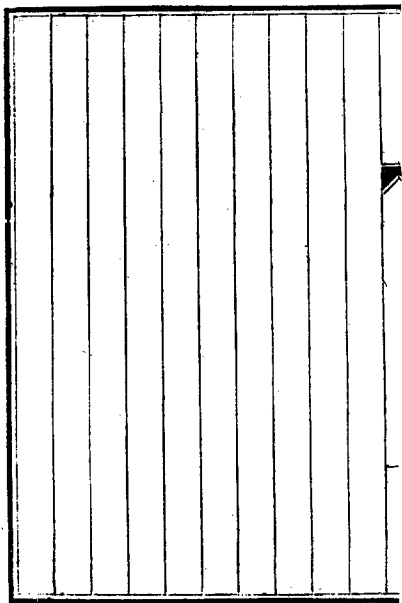
抱經  
堂集

又序讀大學衍義補膚見

云世之學者自為秀才時即專以決科策發為念一  
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為國家病夫士  
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  
知若既已在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  
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

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于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為者又或囿于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嗚乎此豈經生所及見哉





029-260

汪孝嬰家傳

君諱萊字孝嬰歙人優貢生嘉慶十一年黃河啟放  
王營城壩正溜直注張家河總督鐵保查量雲梯關  
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海口地勢高下延孝嬰測量  
乃得其實徽州志用薦纂修

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六經子  
史罔不通貫徽州志十三經注疏背誦如流水而能心

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師承記

衡齋集中歲名竄易揭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辨仲秋  
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背觜中解道千乘之國解

五六天地之中合解皆通天人之學也

衡齋先  
先書目

徽州

之學自江~~明~~明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

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  
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興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  
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遙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  
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  
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  
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蹟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  
理其緒而孝嬰日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  
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間~~隱~~隱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

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考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考嬰以爲更易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夫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考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夫堆皆可由

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和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

若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

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  
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  
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  
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  
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  
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既爲  
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  
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爲末率者用減  
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  
即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爲底兩股相乘

爲高者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從故以  
句弦和爲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  
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爲平方積以首末二  
率爲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  
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  
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  
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  
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

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爲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  
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爲讎校謂



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考嬰獨推其有可  
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  
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  
百四十爲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  
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  
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  
幾根數爲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爲帶從長闊和則不  
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  
方積等多少糝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  
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

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闊較是為可知若多於  
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為  
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  
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  
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  
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  
終以一知半解為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  
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  
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  
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

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  
元年年名焉遂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  
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  
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  
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己之  
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  
寅爲丙子又僞爲超火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  
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  
法至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  
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歆莽莽以之歆天

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  
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  
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  
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  
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  
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  
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  
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  
世故終崛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  
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

焦里  
堂集

嘗造

樂器一十七宗一音五十八件司樂生二十人舞生四十人與之朝夕講肄弦歌舞蹈志石埭東山郭柳家梁有媪劇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旦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融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旦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

觀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

卷行於世

焦里

考定通

藝

錄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

縣而縣居線右解已刊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藏門人

江都汪孝廉延麟處聲譜說文聲類今有錄開方表

衡齋文集詩集黃山遊日記藏于家志曰今世精九

數之學者惟考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

言而闡發得其真考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

其間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考嬰超異如詩之

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

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

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刪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啓其端尚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不可知者也所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

知隅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



數爲和即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  
真數爲較即從爲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  
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爲  
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  
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尚之究乎  
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  
觀此者或斥彼通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齟齬焉然  
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闢乎

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李檢討家傳

君諱因薦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高祖諱朝觀爲邊商以任俠著閩內與里豪爭渠田爲跡斃以死曾祖諱希奎上書

闕下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

亭林文集

父諱映林諸生從馮恭定遊闡明理學私謚孝貞君三歲而孤寇至里中祖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業其門曹倦翁觀察三晉君以故人子相從因善代州馮觀察雲驤雅愛其風土人物居句注

夏屋間者十年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至既敦促入都

召試博學鴻儒入翰林與朱竹垞潘稼堂嚴藕漁稱四布衣雖馮勉曾亦以布衣擢用不得與其數授官後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之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鈕玉樵以爲

國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條取纂修明史不允其請奉

旨特准其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天下莫不爲之高之表文有云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

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年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回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棒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耻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

仁推于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且臣謏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于君親出處大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取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於薦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于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于愛日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  
流涕無已雙目昏耗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惟有哀求

君父許臣遠歸扶養其母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

統由再造

鶴微錄

君終養母歿仍卧不出

經義攷序

顧亭林

游濟南爲一達官置之獄君於數千里外往拯之得

全亭林賦詩三十韻君廣二十韻酬之傅青主評云

往秋岳先生評李長律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

好也余故于開闔頰挫指而言之以正告天下之爲  
排體者王漁洋池北偶談云長律得少陵家法嘗以  
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  
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篆才子謂理語經語最不  
易下又著壽祺堂詩集漢詩評錄微精于韻學顧亭  
林序音學五書云詩本音十卷則李君因薦不遠千  
里來相訂正而多采其言又云每與予言詩有獨得  
者今頗采之又荅李子德論音學書有云非託之足  
下其誰傳之詞多不載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  
詞音者朱竹垞經義攷載有秦風一篇餘俟攷又著



春秋說朱竹垞經義攷云孔德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汪荅文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于天生王漁洋池北偶談云李天生年三十弃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君精熟前明一代事蹟史館無能及者歸養後橫雲山人史藁成欲君正之老病在床令二人捧藁朗誦于側君呼之曰改即加竄改塗易半載而畢由是史藁知名與李二曲李念慈交稱關中三李又稱關西夫子鶴徵錄

馮按察家傳

君諱廷丞字均弼代州人曾祖壘南寧府同知祖先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父祁翰林院編修

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宦咸有名

績家法謹嚴爲北方所重述君生而慧疑少以詩古

文詞名於世考証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爲有用

之學知不足齋集既冠舉于鄉乾隆二十一年由蔭生授

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

見

純皇帝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

自以有祿於

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  
官開少事因得肆力于學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  
禹貢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親  
丹黃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  
州本裕倉有善政既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  
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丞故事大理寺於三法司主  
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  
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大學士劉文正總理  
刑部獨心善焉尋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既謁文正

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  
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  
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嘗言治  
獄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當事嗟  
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爲法述于時君益貧賃屋壁立  
斥與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曰不固窮非士也知集  
出爲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述廉介  
自矢不爲詭婀知集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  
爲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  
潮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

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  
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  
故交遊士咸得其欲君被服如僊者不聽音樂終身  
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衰調福建分巡臺灣兵  
備道兼提督學政述臺灣斗絕海外民番襍吮官三  
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繚蔓不可爬梳君一刷  
之曰吾不爲也寮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知足齋集  
于時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  
千七百丈以爲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  
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嘆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

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爲諸生其年當選掾吏請毋受  
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黜擢江西按察使以失察人  
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

恩旨贖罪

命往江南以同知用

知足齋集

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  
爲總督者謂君不習爲吏接遇甚簡旣論贖盡毀其  
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慎善憂及茲牢落生意遂盡諸  
道凡缺七輒爲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

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  
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賈人責家咸見逼迫及其  
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荅之終  
不以其守益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  
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朱  
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英勇  
公以閱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述君  
畫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譖  
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

知足集

誠謀英勇公

選

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分巡江寧鹽  
法道踰月遷湖北按察使

述學

陸見

高宗純皇帝問官刑部時誰保薦以劉統勳對

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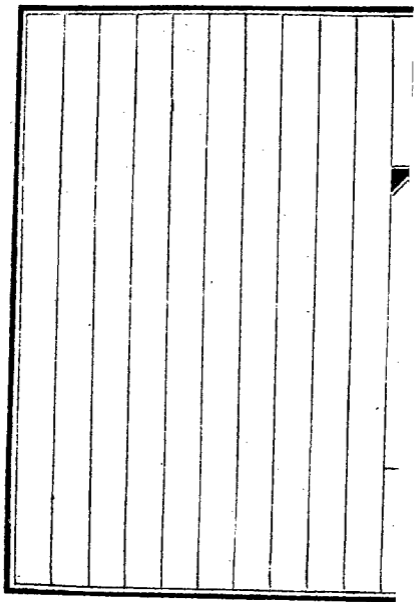
知足集

荆門州知州某爲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

撫定其衆究其致蚌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  
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爲  
瘴氣所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旣歸猶冒暑聽斷不  
少止遂卒年五十七

述學





029-292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7  
周 駿 富 輯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

不分卷

(清)嚴

辰撰

明文書局印行



墨荅吟韻感  
舊懷人集

留生同年爲題

己丑嘉平曲園俞樾



029 - 296

感舊詩一百二十首

瑞邸西園主人

西園昔日廁鄒枚忘勢賢王獨愛才猶記消寒招雅集  
琴歌酒賦許追陪

主人爲

膺廟之孫瑞親王之子諱奕誌封郡

王娶滿洲文露軒侍郎蔚之女道光戊申己酉間年  
甫二十四五因浼侍郎延一詞臣至邸討論文學侍  
郎遂以辛丑典試所得士吾郡張海門年丈金鏞薦  
充是選余因海丈得謁主人招與談讌並入書社詩  
社極承盼睐嘗作消寒會射覆藏鈎脫略形迹曾進

謁淀園邸第爲之鼓琴一曲泠泠可聽好士憐才之

雅令人感念不忘

附錄西園主人見贈詩 秋雨小園靜書窗對竹  
開悶無新句破喜有故人來煮茗掃殘葉敲棋餘

勁灰題糕遲後  
約花下倒金疊

連緒齋公將軍 成

西園曾記侍論文戚晚多能世罕聞晚作湖山東道主

竟容揖客重將軍

公爲滿洲正黃旗人乃開國功臣武勳王揚古利十

世孫襲封一等英誠公爲瑞親王之壻 睿廟

孫壻也與西園主人爲內兄弟余於道光戊申己酉

間識公於西園座上迨同治甲子乞假歸里適公來  
爲鏤浙將軍辱蒙招致自此歲至杭垣倚公爲東道  
主每啟華筵輒陪座末談今論古晨夕言歡念舊憐  
才之雅真足令人銘佩癸酉奉 召入都猶通音問  
公能詩精篆刻書法專摹右軍能作左書余謹代刊  
喜聞過齋詩稿以志欽感

附錄緒齋上公見題拙集四詩 適志林泉暫屈  
身論才端合掌絲綸文章自古隆 聲價待展春風  
迥出塵 獻賦才高猶未遇文人際會亦何常新  
篇贈我廻環誦筆下生花字字香 湖山秀氣蔚  
人文風月吟懷獨羨君一水滌滌人宛在湖洞只  
有賦停雲 由來咳唾盡珠璣曲好其如和者稀  
恨我十年書未讀  
雷門布鼓自知非



曾文正侯相師 國藩

聖代中興第一功 紫光追配費英東  
攀鱗附翼人多 少自愧荒莊守鈞筒

師爲湖南湘鄉人原名子城甲午鄉舉後改名道光  
戊戌翰林仕至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丁未  
考試漢教習爲閱卷大臣余得出門下在京時頗荷  
垂青曾以金粟後身圖乞題蒙贈二詩惜已失去惟  
記有與子一談身裏事今宵天上果何年兩語謹誌  
於此散館出都擬投幕下從戎惜爲人事所阻歸里  
後曾於庚午辛未兩游江南謁師於金陵潤州曾蒙

以金陵局刻四史見贈且屬蘇省大吏延入吳中書局師以功臣畫像 紫光閣費英東爲天命朝功臣乃創滿洲文字者

左文襄侯相

宗棠

不登甲第贊黃扉異數酬庸曠代稀我爲遺黎曾乞命一言許救萬民饑

公爲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同治朝入相未登甲科以功臣得枚卜異數也余於甲子還鄉辦賑適公撫浙曾經進謁請賑桐邑遺黎蒙飭邑令毋使吏胥干預人心無不感佩

周芝臺相國師 祖培

相君文柄幾回持，每得佳章朗誦之。  
小子獨深知已感，裊然名字玷彤墀。

師爲河南商城人，嘉慶己卯翰林，咸豐朝入相。湖州鈕松泉年丈，福保曾爲余言，嘗與襄校見師，每得佳文，必爲朗誦。己未，朝考爲閱卷大臣，余卷爲師所取。時彭長洲相國師以樞臣召對，上諭以諸卷擬疏多不合格，詩題罕知出處，出告同人適師，得余卷遂以第一進呈蒙恩，首列得與館選微名，所自感佩良深。

賈筠堂相國師楨

世家中第筦中樞桃李盈門競步趨漫道閱人多不記  
暗中摸索到狂奴

師爲山東黃縣人道光丙戌榜眼授職編修咸豐朝  
入相余己未座師也先德曾官侍郎師疊掌文衡門  
下士不可數計人言師性健忘輒不辨其姓字而余  
甫經一再請謁居然不在點頷之列殊深僥倖

瑞芝生相國師常

東閣調元老宰臣西湖載月舊詩人却欣三度龍門托  
桃李還兼桑梓親

師爲杭州駐防旗人通籍後例歸京旗道光壬辰翰  
林同治朝入相丁未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余卷爲  
師所取己未覆試又爲閱卷大臣庚申又奉 命教  
習庶吉士適余尙未散館故前後及門三次

全小訂相國師慶

不是尋常負笈從寵承 帝命許登龍三番領袖稱高  
足如此恩知豈易逢

師爲滿洲正白旗人道光己丑翰林同治朝入相咸  
豐己未師奉 命教習庶吉士己未兩次大課庚申  
散館前大課余皆忝首列

沈經筮相國同年大前輩

桂芬

相業當年飭紀綱同科舉子獨鍾祥華門曾辱高軒過  
置腹推心語敢忘

公爲江蘇吳江人寄宛平籍道光丁未翰林同治朝  
入相時粵匪初平捻氛尙熾公在樞垣以整綱飭紀  
贊成大功計癸卯十八省正副榜一千五百十五人  
入相惟公一人耳余忝同鄉舉早相過從壬戌散館  
首列以賦中用女中堯舜字奉

懿旨譴責降

置十名改官刑曹咸謂樞曹有人媒孽其短者公時  
已爲卿貳適派 殿試讀卷故特枉駕慰問告以

殿試易置鼎甲實出

慈禧懿旨則散館之事

亦必非由媒孽戒勿怨尤其言正而不阿令人欽佩

趙蓉舫大司寇師光

許燕手筆抗三希思白而還作者稀畢竟文章感知已  
點頭漫信有朱衣

師爲雲南昆明人嘉慶庚辰翰林官至刑部尙書以  
書法名天下己未座師余卷爲師取中蒙諭闈中幾  
棄而復取者再故余撰有南宮侷失記刻入年譜今  
再附刊於此

南宮侷失記辰之捷南宮也出志春圖師房爲  
座師趙蓉舫大司寇所取中己未榜後卽知之而

其中有侷失之故則越歲庚申始知之至其中有  
鬼神播弄之奇則又越歲辛酉始知之是不可以  
不記也庚申之夏趙師以第二女許字同年光緝  
甫水部熙爲繼室而命孫變臣同年家鼎與辰爲  
媾好因是得與喜筵十次席間輒談及上年闈中  
之事謂辰卷侷失而得之其情頗多曲折蓋因禮  
部奏請 欽定中額例在三月之杪而四月朔卽  
須進呈十本故只能先行酌取中卷而後分配定  
額然各省人才之多向推江浙湖南三省每遇此  
額命下他省率取不足額轉欲求之遺卷惟此  
三省往往取浮於額不能無割愛之卷此次浙省  
中額十七名向例四總裁均分之外尚多一卷則  
歸首座是科乃賈筠堂相國師也而趙師取定浙  
省中卷竟有九卷之多今欲留四棄五實覺愛不  
忍釋特向賈師熟商請以餘數一名見讓賈師欣  
然從命蓋賈師雖入朝而趙師固翰林前輩也趙  
師謂此九卷皆經精選無可淘汰只能隨手抽去  
四卷各憑天命而不必論文則辰卷正在抽去之  
列已成絕望矣乃發榜前數日例將各房中卷發  
還令各覆校而趙師廉得志師房中竟未取中一



卷心爲歎然蓋志師固趙師之年家子也雖其房  
中自有他總裁取中而趙師終以爲憾事乃思有  
以彌此憾者急檢他省之卷由志師房呈薦者翻  
閱數四皆疵類顯然萬難取中而心中則仍倦倦  
於浙省所棄之四卷故取閱之則適有志師所薦  
者卽辰卷也然中額已滿無可爲計乃微聞賈師  
言人謂浙多佳卷我今獨患其少急請其故則稱  
僅中三卷尙有一卷求之不得趙師不覺喜動顏  
色謂可再讓一卷否賈師又欣然從命於是辰卷  
乃得入殼然趙師則謂尙有沈成兩總裁若知賈  
師讓出兩卷而欲得其一則予將無辭以拒勢不  
能撤去先定之五卷而只能撤去後入之一卷則  
辰卷猶在未定之天也直至發榜之日問知沈成  
兩師浙卷並無割愛辰卷乃安然無撤去之患而  
姓名始得登於榜上辰聆此一番議論不禁汗流  
浹背以爲成此微名實由前定而非出志師之房  
則萬無中理孰知其中尙有不實不盡者則趙師  
亦爲鬼神所播弄也直至辛酉始知之會榜同年  
例於新年團拜拈鬮值年而辰適於辛酉正月拈  
得之凡同年有慶弔事例歸承辦而是年適連喪

三同年先爲路戶部昭德繼爲李工部文俊皆不  
過爲出知單寫屏分送聘儀而已最後爲雲南王  
吏部綺畛其情有可慘者蓋其父年將七旬爲道  
光乙酉舉人時因滇回作亂無地容身間關萬里  
來就其子到甫月餘而子忽暴逝存歿皆無以爲  
計李若農同年文田特傳其房師蕭質齋前輩之  
命宛辰爲之設法蓋蕭亦王之鄉人也辰謂此事  
當先求四座師爲之提唱徒恃值年知單無濟也  
是固誼不容辭者急懇趙師請爲倡捐加札傳示  
諸同年師忽謙讓未遑謂王君於我爲鄉人而已  
未同榜多寒賤未便爲挾求之舉無已請他師先  
發而後可辰遂歷懇賈師沈師成師皆從其請倡  
捐加札乃復請諸趙師無辭以拒亦照行焉而頗  
有愧對之意因謂之曰王君之父本所素識而王  
君之卷又我手所取中者前時之相拒正非推而  
遠之辰亦進而言曰辰忝爲值年於同人亦何厚  
薄今年連喪三同年而獨爲王君盡力者固以其  
情較慘亦以王君有同房之誼也師聞之而愕然  
曰王君與汝爲同房乎辰曰同出志師之房有同  
門錄可證也師爲之舌橋不下者有頃辰亦爽然

若有所失蓋各憶上年所談之事謂師未中志師  
 房中一卷特百計搜羅辰卷以彌此憾而孰知王  
 君之卷固出志師房中而為師所取中者也然則  
 上年闈中如先廉得王君之卷業經取中則辰卷  
 萬萬無入彀理而其時誤以為志師房中未中一  
 卷者非為鬼神所播弄也哉辰於是益慄然於微  
 名之倖獲竟由冥冥中若或使之故每遇劇輒  
 喜看御碑亭一劇是劇演主司閱卷棄之旁有一  
 神拾置案上再棄再拾而後得入彀焉辰之中式  
 也將毋同然此劇乃為應試者有見色不亂之隱  
 德以此感動神明辰則一無隱德可資感格者惟  
 泣念先君子割股盡孝生平守不二色之戒因  
 求科名而不得其望子成名之心雖在九泉有不  
 能忘情者故有此感召耳不可不記之以示我後  
 人從知因果書中每言科名之得失必有鬼神主  
 持即場中文字亦鬼神默相成之其說殆不盡虛  
 誕辰是年首場三藝不假思索一揮而就黎明即  
 繳卷出場為向來所未有而趙師之取中又有如  
 許曲折謂之無鬼神也得乎世之少年科第自誇  
 文能命中者未免大言欺人而衡文者輒自詡老

眼無花不知特爲鬼神  
所役而已可不畏哉

王夔棠大司空師

廣蔭

上第曾書五色雲六卿正位久宣勤  
君恩正渥騎箕  
去自愧蕪才任誅文

師爲南通州人道光癸未榜眼授職編修官至工部  
尙書丁未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咸豐壬子薨於位  
適余爲值年故同年公祭之文屬余秉筆

桑百齋大司寇大前輩

春榮

廿年父執舊承恩分屬蓬山老輩尊猶記萱堂周甲日  
勞公介壽自登門

公爲吾浙紹興人寄宛平籍道光壬辰翰林官至刑部尙書先爲雲南知府與先考通譜至交咸豐己未會榜前余爲先妣六秩稱觴演劇於湖廣會館蒙公親臨祝嘏

曹琢如大司馬同年

鎮瑛

竊立長身迥出羣酒酣以往喜論文無端身置青雲上  
密勿陳謨不得聞

公爲江蘇江陰人以道光丁酉拔貢分兵部直軍機中癸卯舉人官至兵部尙書公爲李申耆先生高弟時文專學天崇每遇酒酣耳熱輒喜自誦其文余因

章鷺門房師與公同邑爲之介紹故甲辰入都卽與  
訂交乃隔省同年中最相習者丁未先考入都兩次  
召對皆公左右之

志藹雲大司寇師和

世列三台眾所欽家傳玉尺重詞林焦桐終墮焚琴劫  
孤負當年薦士心

師爲滿洲正藍旗人咸豐壬子翰林官至刑部尙書  
乃嘉慶庚辰翰林文露軒侍郎之子余己未房師也  
是科若不出師房幾乎不能入彀見余所撰南宮倦  
失記余屢薦不售久困登科知遇之恩終身志感特

附錄余試卷本房總批於此以示後人

附錄己未會試卷本房總批用法則脫化集虛  
 運思則追摹在陸取之靈臯子以厚其氣參之韞  
 山堂以和其聲但觀首藝之用心猶是時文之作  
 手讀次藝而驚其博雅閱孟藝而純乎古文八十  
 字矩矱唐賢二三場浸淫漢學糊名乍啟喜得真  
 才執贄初來縱言往事知生三生夙慧十歲遨遊  
 侍宦遐方登科弱冠生天徵異夢蘇軾爲釋子後  
 身發迹有奇緣徐凝作他鄉舉首讀書萬卷技薄  
 雕蟲下筆千言才高倚馬范希文秀才抱負陳同  
 甫毫傑心胸詞客醉西園曾媿高風於梁苑吟朋  
 附東國新傳佳句於朝鮮以詩酒爲生涯得山川  
 之奇氣五嶽登其一望其三五湖濟其三沿其一  
 浮大江而上下三登黃鶴之樓歷雲棧以去來四  
 度碧鷄之嶺十年燕市七上龍門被房薦者三膺  
 堂備者二文偏憎命詩竟窮人自遭孤露以來未  
 了拏雲之願飢驅列國傲骨幾銷飽學平生壯心  
 終在三年教習棄墨綬而不拖兩載分曹薄丹書  
 而不讀丙辰下第詩云拚作唐時皇甫鎮耐他搥

種廿三回蓋己爲深溝高壘之謀因而成破釜焚  
舟之舉一朝脫穎千里空羣果然名士無虛爭以  
得人相賀科名開一族破劉蛻之天荒詩學紹三  
傳述陸機之祖德共說善人門第後嗣必昌從知  
廉吏兒孫彼蒼不負新衣未著惜乎失承叔之大  
魁重席皆祛畢竟讓戴憑以獨坐三鼓不竭一軍  
皆驚終司牛耳之盟略吐龍鬚之氣雖揚名夙願  
自憐遲我十年而降格奇文猶足加人一等當否  
苑簪花之日正萱堂周甲之辰六秩筵開一聲臚  
唱七千里泥金報至喜溢棠封三十年硯鐵磨穿  
快登蓬島且收拾名山事業留示後人好安排華  
園文章和鳴盛世何嫌晚遇歷仙班而歲卜  
九遷如此奇才儲相業而名  
躋四佐生其努力以副予言

羅羅村少司空師

文俊

猶記探花使者來衡文兩浙廣搜材千言賦罷邀欣賞

得意名場第一回



師爲廣東南海人道光壬午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工部侍郎道光庚子視學吾浙試士以古學爲重辛丑壬寅歲科兩試余皆忝列前茅而壬寅試聞鷄起舞賦長二千餘言爲師擊賞發案後特傳八學前列之士十人進見余年最少得陪座末並送入詒經精舍肄業後以公車留京蒙師命與諸同年作文社親爲評隲獲益良多

候葉唐少宰師

桐

寄生桃李返鄉園要托龍門庇本根最感京華稱慶日  
登堂爲我壽椿萱

師爲江蘇無錫人嘉慶庚辰翰林官至吏部侍郎道光癸卯浙江正典試余寄籍黔闈中式而甲辰會試後呈請改歸原籍應與浙省同年團拜故亦執贄門下頗邀青目己酉充覺羅正黃旗教習爲先考妣五旬稱慶演劇於才盛館蒙師親臨祝嘏向來門生爲二親稱觴於師門但請書壽言而不敢具柬亦無親到者師乃破格相待殊令感念不忘

吳和甫少宰大前輩

存義

交情忝在紀羣間詩酒因緣不等閒晚作西泠東道主  
幸叨廣廈庇歡顏

公爲江蘇泰興人道光戊戌翰林官至吏部侍郎癸卯視學滇南與先考詩酒論交極爲契洽故余癸丑春在京聞訃發喪公來哭奠自余得館選忝爲後輩時以詩詞就正極蒙獎借晚年視學吾浙適余乞假歸里每至杭垣倚公爲東道主

附錄和甫少宰見題拙集四章生面詞壇仗筆  
開應龍雕虎此奇才十年瓊瑤搏風出三島翔翔  
畫日來坐上分箋儻籍湜殿前作賦壓鄒枚源源  
九曲崑崙水不似滄浪與湖澗苴蘭萬里昔趨  
庭風雅全家入畫屏蠻榼聽鶻春酒綠玉鞭調馬  
暮山青傳經七葉推先德落紙千言見性靈今向  
九英梅座讀冰甌雪稔酌清冷餅餠紅綾不療  
飢論心塵海歎知希重吟鼓瑟思錢起萍缸副  
憲論好賦巾車贈陸機眉生給諫耐冷一官  
牛馬走消寒幾客爵觚飛紀羣我憶同游日金碧

諸山景已非瓶鉢將爲退院僧懶從詩律問傳  
燈讀書半已慙袁豹決計歸宜學季鷹目力久迷  
三里霧頭銜同領一條水相期  
大筆淋漓染碑石悟溪頌中興

石襄臣少司空贊清

大名赫赫震重洋信有人間石敢當却憶京華分手後  
尙留一面在三湘

公爲貴州貴筑人道光戊戌進士由直隸知縣仕至  
工部侍郎咸豐庚申夷入天津城公爲郡守要求百  
端不爲屈被挾至夷營誓絕食以殉夷人驚歎送還  
由是名動九重超授順天府尹余是年游津作石  
太守歌贈之後作同治聖德詩有呼天欲告東方朔

京尹居然用伯夷之句卽指公也公長於詩詞喜集  
唐詩有餽釘集及紫荃山館詩餘余乙丑年道出長  
沙適公爲湘藩辱承厚贖石敢當爲古勇士見史游  
急就章

附錄紫荃山館詩餘滿江紅三闕 余在夷營中  
絕粒求死辛繡圖來視爲余痛哭因作此示之  
生死關頭有甚麼遲疑不決又何必旁觀痛哭聲  
聲悲咽海國直教銀管誤天家且恐金甌缺恨齒  
關不守老哥舒動名裂 段公笏蘇卿節睢陽齒  
常山舌算古今臣子後先同轍養氣久無心可動  
招魂只有恩難絕戴頭願一箇此間來拌流血  
余在夷營語辛繡圖曰署中官印一令箭一庫銀  
三萬速交天津縣令並屬幕友曾卓軒刻余集唐  
詩事後繡圖述以爲笑謂余命且不要尙要刻詩  
亦好名之累也因作此用前韻 沒世無稱尼山  
語昭然明決爭怪我書生積習臨危悽咽十載案

頭瑩發冷幾回天上蟾輪缺莽將軍豹死尙留皮  
名休裂既無取司空節更何問張儀舌只錦囊  
投廁恐遭覆轍壯士蒿歌原快事外孫釐曰尤奇  
絕兩般兒總是一般情留心血有問夷營中情  
事者作此答之用前韻中外華夷是與非一言  
而決管甚麼天津橋下水流鳴咽信國讀書何所  
事椒山有瞻休教缺倘當時一箇念頭差身名裂  
敢自詡墜多節更那得廣長舌仗天公垂念還  
轅返轍使酒曾拌千日醉傳餐已是  
三朝絕恨樓蘭未斬竟歸來空嘯血

錢湘吟少司寇世丈同年前輩

寶廉

文章有福到公卿何必空爭赫赫名記得當年公讌地  
高談雄辨獨無聲

公爲吾浙嘉善人道光庚戌翰林官至刑部侍郎乃  
萍砭師之弟才不及師而以度勝疊司文柄位副六

卿福亦視師爲勝

葉棣如閣學師

觀儀

許我登科眼獨青未開蕊榜賀椿庭文場水鑑能操券  
更比朱衣點首靈

師爲江蘇六合人道光癸巳翰林官至內閣學士庶  
子以雲南正典試留視學與先考詩酒交歡至相得  
也時余留家習舉業每寄文字至滇先考卽携以就  
正極蒙擊賞因拜門下故癸卯寄籍黔試闈作寄到  
師卽向先考稱賀決以必售榜發果如其言

成魏卿倉帥師

琦

九遷欲到九霄傍手秉文衡物色忙祇爲曾充郾塢客  
至今人惜蔡中郎

師以庚戌進士官戶部不數年卽擢至工部侍郎旋  
放倉場侍郎余已未座師也惜爲鄭邸所舉故辛酉  
事發後牽連罷職

賀耦耕制府師

長齡

久鎮邊方酷愛才寄生桃李當親栽巍巍鈴閣森嚴地  
校藝曾容八座陪

師爲湖南善化人嘉慶戊辰翰林官至雲貴總督道  
光癸卯余寄籍黔闡中式適師以巡撫爲監臨因拜



門下發榜之日見余二場經文極賞之乙巳升任滇  
督每於先考衙參時譽余文不去口觀風課士命余  
至節署獨校書院文字朝夕侍膳親炙訓言

陸立夫制府師

建瀛

愛才如命古之遺殉節巖疆四海知竟有流言疑許遠  
好憑韓筆黜韋詩

師爲湖北沔陽人道光壬午翰林官至兩江總督咸  
豐癸丑江甯失守殉節乃事後有傳其遁作黃冠者  
正如韋應物睢陽感懷詩之疑許遠賴有昌黎書張  
中丞傳後一文爲之辨雪師於丙午撫滇下車觀風

以三迤利病策課士余爲人捉刀得邀物色因拜門  
下蒙手書楹聯見贈云文字之交通於性命詩書所  
得有此才華並副以孫子兵書一部追念恩知彌深  
感愧

吳仲昉制府大前輩

振核

蓬萊夙望老量臣每侍談詩笑語親爲念平生知己感  
至今清夢繞平津

公爲吾浙錢塘人嘉慶甲戌翰林官至雲貴總督咸  
豐癸丑余奔先考喪至滇適公爲滇撫晉謁節署索  
觀詩稿從此得邀青目爲之集腋歸喪館選後託鉢

游秦適公已乞病爲寓公得以後輩禮見晚年歸里  
余亦時至杭垣公每見必勸刻詩且尤賞余之試帖  
實平生第一知己故壬申年弔公之喪敬撰長聯奉  
挽云三十科承明前輩官高一品壽滿八旬通籍後  
甲子將周偏斬此兩載光陰不使士林覘盛典七千  
里孤露餘生初見滇中重逢陝右歸田後步趨更切  
却追憶廿年酬唱空繙詩卷感恩知

附錄仲明制府滇中見贈舊作一飽不可得去  
家依故人黃梅萬山雨小別亦酸辛鈍馬愁溪漲  
昏燈動壁塵幸聞無盜警書札慰慈親文武無  
方畧平生負國深艱危遂如此嘯咏復何心邊地  
才尤少衰年病易侵更誰相慰喻佳語似風琴  
萬里麻衣 紙來穿棧閣雲還聞絕交論 來詩有

西華葛轅語 誰念送窮文 翠苑風猶在 舊與  
瑞瑯有酬唱 之雅 燕臺日易曛 幾年流落恨 北  
雁總愁聞 退膜消諸妄 吾今已病忘 青山付歸  
夢 白髮悔詩狂 忽枉瑤華贈 如聞微妙香 空勞話  
動業 岷景向 頽唐 君問當官事 迂疎負 聖明  
天高百蠻遠 恩重一身輕 小劫民何罪 勦辦回  
匪甫 歲事 經年政未平 方今重願牧 白面敢談  
兵 嗟嗟誰壯士 赤手挽天河 地遠驚烽遍 江寒  
戰骨多 時江南郡縣多失守 故鄉書不到 諸  
將竟如何 何日鷺湖畔 相携聽棹歌 以上各詩  
皆依舊贈木故與花宜  
館詩鈔刊本畧有異同

沈文忠制府師

兆霖

信有人經並可師 勤官水死太離奇 不堪回憶稱觴日  
獨賞荒莊介壽詩

師爲吾浙錢塘人 道光丙申翰林官 至陝甘總督 余

已未座師也師久值 南齋咸豐辛酉 垂簾

新政以大司馬簡任樞臣適有甘番之變出爲星使  
留任總制勦番凱旋中途爲山水漂沒實爲奇變余  
撰有同年公祭之文述其顛末庚申年值師六旬介  
壽適余爲值年因約諸同年稱觴於謝公祠並各賦  
詩爲壽余詩特蒙擊賞謂如彈丸脫手殊自愧也

馬端敏制府 新貽

唐時賊刺武元衡奇事相同四海驚我昔爲民曾請命  
一天霖雨慰蒼生

公爲山東荷澤人道光丁未進士由安徽知縣仕至

兩江總督被張文祥刺死實爲千古奇變余於同治甲子還鄉辦賑並請開善後局所遞章程蒙公贊賞施行而乙丑年爲嘉府合屬稟請寬徵竟得徵七免三禾民受惠不淺

丁稚璜制府同年前輩

寶楨

憶同矮屋兆文光天爲名臣早示祥忝附鵬搏終塌翼  
雲程九萬獨翱翔

公爲貴州平遠人咸豐癸丑庶常以軍功保留館由湖南知府洊升四川總督任山東巡撫時捕得內監潛自出京者奏請正法以是名震天下並被

兩宮知遇故在川督任內屢遭蜚語而恩眷不衰  
余於道光己亥初應浙試禱於天竺大士得籤云玉  
兔待重生光華當滿室癸卯寄籍黔試三場適坐重  
字號號軍忽告眾曰昨夜月沒後忽見光明如晝誤  
爲天曉起視則有光自號底出射其爲諸君之奎光  
乎余因憶籤語頗自竊喜及獲雋後公車入都見諸  
同年頗有談及重字號放光之事者因共證之則是  
號共中四人公與余及鄧碧泉玉峯余璧臣秉毅也  
後鄧余皆以一榜終余雖忝與館選而名業一無所  
就獨公仕路飛騰位望烜赫卓爲一代名臣矮屋放

光寶爲一人之瑞餘三人者聊爲末光之附耳

何小宋制府同年前輩

景

陶潛一飯思冥報況復尊嚴八座躋三度掘衣三折束  
不教舊雨隔雲泥

公爲廣東香山人道光丁未翰林官至閩浙總督與  
余鄉舉同年又爲詞垣前後輩故在京時相過從迨  
公貴顯後一遇於皖再遇於蘇三遇於浙皆承畧分  
言情歛留談謙

蔣濂生中丞太夫子

蔚遠

窮途阮籍感深恩正值邊烽匝地昏三上罪言曾不罪



屬有傳人  
祇因先世托龍門

公爲漢軍廂藍旗人道光乙未進士由部曹外放知府官至貴州巡撫曾官雲南府爲先考舉主余於咸豐癸丑奔喪至滇適公撫黔故於甲寅託鉢至黔蒙公爲登高之呼藉潤行囊且得刊成先集是冬桐梓奸民楊龍喜倡亂連陷三城余乃自黔返滇途中三上書於公言討賊事語多懇直公不罪之殊可感也

徐新齋中丞大前輩

之銘

感恩知己在窮途猶記依依送出都可惜官高偏速謗  
至今死事尙模糊

公爲貴州開泰人道光丙申翰林官至雲南巡撫余於甲辰公車入都拜謁鄉先輩卽得識公迨咸豐乙卯由黔携眷入都應禮部試困於成都逆旅適公以奉諱作寓公投詩進謁極承盼睐逾等爲之盡力揄揚乃得集腋成行丁巳公以服闋入都簡放滇臬酒盞詩筒於倥傯中唱酬不輟迨己未得館選後猶通音問後乃聞滇中漢回構釁而公左袒回人大于清議卒爲回人所害不得其死可勝歎惋

蔣薌泉中丞

益禮

百戰勳名冠九州獨將遺愛越中留鰥生曾拜分金惠

每撫甘棠說故侯

公爲湖南湘鄉人以軍功起家官至廣東巡撫余於同治甲子還鄉辦賑旋設善後局適公恢復全浙以藩司護撫篆凡爲民請命之事無不言聽計從並拜分金之惠至今游西湖過蔣公祠輒爲留連不去

鮑花潭中丞前輩

源深

避劫澄懷授館餐曾邀大庇合家歡自從旌節還山後  
得讀宏篇侍講壇

公爲安徽和州人道光丁未翰林官至山西巡撫余已未館選後始以後輩禮進謁不相習也乃庚申八

月夷犯都城倉卒携家避至澄懷園蒙公伉儷款留  
得安喘息由是兩家往來無間公夫人與內子約爲  
姊妹並以第三女寄公膝下故余假歸後公於丙寅  
視學江蘇招余襄校余曾一至茸城試院及公還山  
後在浙在滬皆得相見蒙以補竹軒詩稿屬爲校定

勒少仲中丞同年

方琦

不換頭銜惹眾猜居然眞箇踐三台八旬壽母稱觴日  
曾辱峩冠一拜來

公爲江西新建人以道光丁酉拔貢官刑部中癸卯  
副榜甲辰舉人官至貴州巡撫乞病歸余本以癸卯

同年在京相識迨公官江蘇時相過從己卯值先妣  
八旬壽辰稱觴於吳門之拙政園蒙公親臨祝嘏軍  
興以來名器稍濫道員無不保二品銜者公亦得是  
保而獨不戴用直至眞除藩司始丹其頂其力矯流  
俗類如此

錢萍石副憲師

寶青

先爲益友後明師每憶長歌痛哭時文字之交兼道義  
非因溫卷感恩知

師爲吾郡嘉善人道光辛丑進士分戶部官至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權吏戶兩部侍郎師六藝精通五官

並用實爲吾郡空前絕後之才故入樞曹後樞臣皆倚如左右手而尤爲恭邸所眷咸豐己未爲覆試朝考閱卷大臣故余以師事然余與師相知十餘年眷屬往還如一家而忝爲道義之交於考試事不通一毫關節余得館選後呈師詩云李廌竟邀坡老薦祇因無簡竊援持蓋記實也迨公之喪余作百韻詩哭之

附錄萍荇師庚戌東坡生日消寒詞一闕  
今宵朗敵吟筵燭花飄夕洞簫淒響前度瓊樓南  
飛鶴替約蓉城仙仗怕猶戀高寒天上瀉入銅琶  
青衫淚酌紅卮一拜三蕉強梅萼冷倚銀幌尊  
前有客添瑤想擗華年宦場春夢雨飄雲颺醉壓  
蠻箋烏絲窄影事黃僮還沈揮不信官家曾忘人

海濃塵燕南社刻離懷線雪鬢絲長金柝外瘦蟾  
盪調寄金縷曲東坡生日緇生招同人爲消  
寒第一集爲朱采山年文六十  
壽勉爲此解畢竟題中無我也

龍蘭移太常師元禧

遐方覓舉託龍門知己生平最感恩獨愛寄生桃李種  
而今摧折剩枯根

師爲廣東順德人道光乙未翰林官至太常寺卿乞  
養歸里壽逾八秩癸卯貴州正典試余卷爲師所取  
中尤賞余二場經文故於同門中最邀青目公車留  
京時以詩文請業輒蒙擊賞每當索米計窮卽向師  
門告貸不惜解囊濟急此恩感佩終身

周小棠廷尉同年

家摺

同爲退鷁獨翔翔事業文章動廟廊遺命至今呼負負  
未編佳傳附旗常

君爲江蘇宜興人與余己未同年同得館選壬戌同  
補散館余散刑曹君得禮曹旋入譯署由侍御轉九  
卿典試粵蜀官京兆尹遷廷尉權少宰余乞假還山  
與諸同年罕通魚雁惟君書問不絕光緒己卯先妣  
八旬正壽同年公祝之文爲君所撰言之親切有味  
迨君遭潘太夫人之喪亦承命爲撰家傳頗邀許可  
故君於丙戌臨易簀時遺命猶子索余傳文祇以病



困頻年尙呼負負

附錄小棠同年撰公祝先妣王太夫人八旬壽序  
皇上龍飛之五年孟夏月十日爲嚴緇生同年  
尊慈年伯母王太夫人八旬設輓於是緇生乞假  
歸侍蓋十有五年矣以書抵京師敘太夫人懿行  
崖畧徵同歲生詩而以序屬家楣家楣不敢以不  
文辭緇生之官於京朝也太夫人方就養於黔家  
楣等未獲一登堂階瞻太夫人懿範聞太夫人明  
訓然讀所著寫韻樓詩敬窺其用心乃歎太夫人  
深有得於詩而以之相夫以之教子由是而迓維  
祺臻眉壽固詩教之所以昌而天之所以榮詩人  
也詩也者原本忠厚而大之卽以事父事君者也  
太夫人系出安徽婺源爲詩書右族寓金陵之白  
鷺州犬父葑亭銀臺著雙佩齋詩文集父竹嶼都  
轉著江聲帆影閣詩鈔浙江水利考宋州從政錄  
等書幼問庭訓隨侍宦鄉讀書工書習吟咏得三  
百篇宗旨夙聆善政識忠孝大義兼獲湖山之助  
此詩教之所自受也洎歸我年伯太守比玉先生  
逮事太年伯母蔡太恭人鵬陔白華相佐馨潔先

意承志曲盡婦道時歲氏方雄於財太夫人以篋  
中所携敬信錄一篇賅述諸善舉請於堂上次第  
行之既終事蔡太恭人家中落以太夫人最得姑  
心平口所界金玉寶玩無算悉出以分諸季無絲  
毫私隱和睦妯娌親黨無間言溫柔敦厚詩之教  
也惟心宅於厚而後積其厚於家推其厚於世詩  
之用基諸此矣先生敦學行具體用於詩爲餘事  
而詩特雄弱冠補博士弟子食廩名噪庠序閒  
顧五試秋闈屢薦不售以郡丞仕滇歷權邊要赤  
紫各缺補雲南郡丞擢知麗江府調順甯府所至  
循聲惠政來暮去思其倦倦忠君愛民之心見諸  
小琅玕山館詩集益自宦瀆後詩益富且工太夫  
人間闕萬里形影相隨電勉同心探持內政儉以  
佐先生之廉慈以佐先生之惠公餘聯吟疊韻唱  
和雍容邊情治譜都入詩篇於是官舍詠懷諸  
詩及先生運銅北上車馬天涯艱難家計義方兼  
任別懷黯然於是贈行寄外諸詩至於悵望親  
闈眷懷手足秋聲鴻雁鄉思梅花則有思親寄懷  
姊妹諸詩讀之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焉所生成  
立者丈夫子三女公子三皆稟承家訓而於太夫

人詩教所得尤深太夫人之所爲教非風雲月露  
逞妍闕巧之謂謂原本忠厚而卽以事父事君者  
也集中示諸子詩苑競以通經學造昔賢親民莫  
爲俗吏立朝勉學名臣爲訓送女則以內則宜家  
姑恩罔極婦道無違爲勛此太夫人爲教之大端  
也長君伯雅觀察以詩人爲循吏於滇於黔累膺  
繁劇受林文忠知最深時胡文忠方爲郡守同官  
尤相得政譽詩名一時並噪今官於吳由松江郡  
丞薦膺太守晉監司一官一集卓然成家可觀其  
詩而知其賢見其賢而知太夫人之教也繼生同  
年太夫人仲子也初以名孝廉官刑曹己未成進  
士以詩被文宗顯皇帝之知朝考擢第一  
入詞垣壬戌補散館又第一奉  
旨改刑曹有紀事述懷律句爲海內傳誦思深而  
不怨有詩人忠愛之旨焉繼生之歸十數年值  
國家盛典中原大定西北武功僉曰有繼生在朝  
則鉅製鴻文樂章饒吹燕許手筆濡染淋漓當爲  
聖世光也同人文讎之會勝地良時抒懷縱論  
酒酣耳熱言念儔儕莫不日儻繼生在坐則酒雄  
詩伯與會飛騰必有佳章健筆讀之快心也而繼

生依戀晨昏仰承聖善之訓爲善於鄉籌賑米以  
活飢民創書院以勵後學建育嬰堂保嬰會以字  
幼弱其最大者請革收酒榷盤積弊爲德尤久且  
遠皆太夫人忠厚之教也自比玉先生仙去太夫  
人始以叔子宦黔就養清鎮縣正安州郎岱廳思  
州府一時官聲卓越得之母教爲多逮移任石阡  
適遭賊警叔子慷慨誓眾登城固守城陷殉之太  
夫人命僕人抱幼弱踰垣避而自率叔子婦及兩  
女投署後荷池池水淺而賊亦掠而去郡人德之  
者救之得生相率由間道出城而逸遂由黔而湘  
而鄂而吳以歸此叔子事君之忠太夫人詩教之  
大也太夫人之旋浙也長女已歸金陵李氏隨宦  
羊城往來郵筒絡繹於道訓女之作累見詩集矣  
歸沈仲復前輩詩才尤卓學尤專於伯仲間各樹  
吟壇無或出其右於太夫人鍾愛爲最姑山壻水  
相得益彰鰥硯廬唱酬傳誦藝林而仲復前輩在  
觀察諸任開覽桑大利數建善舉以垂久遠當世  
咸奉爲準則謂事君愛民此真無負維時太夫人  
相依甥館所以引而導之者尤切近易入其詩教  
之所推遠矣歲在己巳夏太夫人患腹疾幾殆季

女躬侍湯藥禱天求代割股和藥以進太夫人卽  
霍然起而代之者竟如所請得行旌孝女此與  
叔子同爲忠孝之大節要皆太夫人詩教之尤著  
也至於豕婦汪恭人以能詩繼家學諸婦或以賢  
著或以節稱罔不稟承懿訓稱美鄉閭孫曾林立  
其稍長者已隸膠庠登仕籍人文蔚起繞膝承歡  
固人情所得一焉而已卽家楣揄揚盛美書不勝  
然幾於相見頷之而已卽家楣揄揚盛美書不勝  
書不自覺其文之曼衍汪洋而不能竟誠筆弱體  
卑所致實亦太夫人之嫩行多福使握筆彈思極  
情摹繪而仍無足道其百一焉要其本詩以爲教  
而天之錫以純嘏俾爾昌熾所以厚詩人而酬盛  
德於無疆者獨有以相窺於微而卽是爲天保九  
如之券也緇生之才於我同年中稱尤傑遭際  
盛世揚芬承明遇不可謂不隆矣建諸彼蒼生才  
意宜有以栽培而光大之矣乃建諸彼蒼生才  
之報而予以人倫極盛之遭孰輕孰重孰爲厚薄  
無待於辨而緇生之所以體親心迓天庥者詩曰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緇生之志而  
亦同人之所以望於緇生也是爲序

馮文介光卿前輩

培元

後輩名稱許探支當年戲語實深期後來忝學花磚步  
不識忠魂可得知

公爲吾浙仁和人道光甲辰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光祿寺卿咸豐壬子典試楚北遂留視學癸丑武昌城陷殉節公通籍後卽相過從送抱推襟十年無閒然余每尊爲鄉先輩而不敢雁行簡牘則稱名以達公一日忽於廣座謂余曰君他日必爲翰林後輩何不預稱侍生眾皆大笑言雖近戲而期之實深迨余追步蓬山而公已不及見矣念之黯然

丁濂甫光卿前輩

紹興

采及芻蕘信大賢  
衡文到處頌聲傳  
吏胥斂手人才出  
選士而今不選錢

君爲江蘇丹徒人  
道光庚戌翰林官  
至光祿寺卿同  
治庚午視學吾浙  
適值選拔之期  
余以詞垣後輩在  
京舊識時以詩文  
投贈因爲言浙省  
舊習凡士子考  
優拔者院吏必橫  
索卷費以致寒士  
皆不能與試君  
納其言爲設厲禁  
故是科優拔多寒  
畷力學之士人  
心無不感悅

附錄丁濂甫學使見和詩  
君有龍蛇在筆端  
神風何意引迴瀾  
胸中磊塊紆奇氣  
眼底湖山得大

觀傳世工夫閒裏足憐才懷抱古來難上林多少  
翻飛翼誰是凌風七尺翰文字因緣石引鍼肯  
教榛莽溷瑤林十年白紵鷺前夢五夜青燈鑿此  
心畢竟時趨非故步要從大雅振元音自憐頭腦  
冬烘甚讀罷  
君詩愧益深

章采南祭酒同年前輩

盞

眼看平步上金鰲皆及歐門望獨高最憶玉堂同咏史  
聯吟三友興偏豪

君爲吾浙鄞縣人咸豐壬子殿撰官至國子監祭酒  
余與君同受知於羅蘿村師道光甲辰公車留京卽  
與君聯文社壬子臚傳之日余以下第舉子亦隨眾  
在 乾清門聽宣親見君以第一人及第已未館選



後曾邀君與張香濤解元三人同作咏史詩社

王蓮西常少親家

維珍

屢操文柄拜 恩偏直諫休官亦自賢君有佳兒我佳婿兩家遺硯並能傳

君爲直隸天津人以道光己酉拔貢分禮部中咸豐辛亥舉人庚申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素負才名尤工書法三次襄校春闈同治丁卯爲閩省正典試余以第三女適令子朵垣婿願勳由臚錄得官現補奉天岫巖州牧頗有吏才爲上台所引重

支少鶴學士前輩

清彥

獻賦 彤廷及盛時相逢蜀道正栖遲却欣追步蓬山  
後得向秦中一捧卮

君爲吾郡海鹽人道光戊戌翰林丁未大考一等第  
二擢授庶子旋晉學士遂視蜀學咸豐癸丑余奔喪  
過蜀君以任滿乞病未歸己未館選後辛酉託鉢游  
秦適君爲厲公屢陪談讌相得甚歡

張海門侍講年丈前輩

金鑪

高文典冊重巖廊羣紀交情異泛常十載長安詩酒契  
可知始願略能償

丈爲吾郡平湖人道光辛丑翰林官至侍講係乙酉

拔貢與小漁從伯副車同年故余執年家子禮與先  
考本舊識丁未入都復約爲昆弟故癸丑先考之喪  
丈來哭奠余留京十年詩酒言歡相得無閒丈本詞  
垣名手而久未得掌文衡咸豐乙卯

宣廟實

錄告成前後序無敢秉筆者掌院以屬丈奏御稱

旨遂得典試山右視學楚南余丙辰下第丈書來勸  
就京職以待再試謂畢竟春秋尙富安知始願之不  
可償期許之殷始終如一惜丈未任滿卽奉諱歸里  
旋遭寇亂轉徙以歿余倖捷南宮後不復通音問矣

沈文節中允同年前輩

炳垣

諫草題詩筆有神忠魂感召信前因當年小作消寒集  
死節無端得二人

公爲吾郡海鹽人道光己巳翰林官至右中允咸豐  
乙卯視學廣西丁巳殉節梧州甚慘奉 旨優恤贈

內閣學士官其三子異數也余於戊申冬邀同鄉諸  
公作消寒雅集會者八人而公與馮小亭前輩皆以  
視學殉節且初集拈題公得楊忠愍諫草亭題詩成  
慷慨激烈一座皆驚蓋忠魂已爲之感召不亦奇哉

附錄沈文節公戊申冬小至日消寒第一集分韻  
得晚字詩 駒光日易馳迅若驅長坂朔風卷草  
枯寒雁逐雲遠閉門自瑟縮嵇康習成懶故人君  
平裔殷勤作嘉款吟朋集蔥幃春韶動葭管輕冰

衣欲棧燈火明如織膏燼獸炭丈空幾烟象綠  
蠟斟舊醅鱗波漱瓊盃三雅取次飛三罰亦何算  
主人青冥士才筆振肅輟諸子各英妙題韻重  
然銅壺漏轉夜深銀燭燒苦短豈無窮卷士冷燈  
雪案鄰機向一夜鳴霜氣入刀剪願消永夕寒遂令  
天下暖詰朝一陽生鳳律晴和轉量磚日漸長莫  
恨歲華晚是集以歲晚務閒宴飲爲樂八字分  
韻

又分題得楊忠愍公諫草亭落成紀事詩並序  
惠慈兩疏遺墨觀者跋尾殆徧歲丁未松筠庵僧  
心泉屬海鹽張受之辛手摹勒石並築亭於庵之  
西南隅以弄之刻竣而受之嬰疾歿於庵蓋斯亭  
之爲兩疏而建後有作者無多贊焉亭經始於戊  
申仲春十閱月而蕪事爰賦長句以爲斯亭賀云  
長安市上多詞豪書牘畫壁喧啾嘈此石何幸  
勒諫疏孤亭兀立星辰高公生有膽死有節兩疏  
萬言言瀝血造物特爲忠靈留紛紛尾續徒饒舌  
張君勁鐵筆一枝惜不鏘公臨死詩腥雲濺瀝壁  
上噴丹心更令魂魄曠古來神物誰磨泐印識平  
原琴信國况此鋤姦骨鯁存淋漓尚潑客城墨我

欲汗亭地盈尺以鐵鑄賊仆亭側賊  
身朽盡疏不滅戟手誓賊恨填咽

倉少坪方伯師

景倫

年少詞臣薦鶻忙同門有客老名場當年笑語今猶記  
師正懸弧弟舉鄉

師爲河南中牟人道光戊戌翰林官至雲南布政使  
甲辰會試同考官余卷出師房執贊後蒙招薦卷同  
門飲燕余年最少叨陪座末首座爲山東人年長矣  
忘其姓氏爲嘉慶丙子孝廉座中人因言門生鄉舉  
之年乃老師誕生之歲師年甫二十九也一座皆笑

王月川方伯同年

本朝

轉漕年年到析津相逢杯酒倍情親無端超授屏藩任  
爲報 君恩遂殺身

公爲安徽婺源人道光丁未進士由戶曹放浙江糧  
道咸豐庚申奉 旨署藩不由巡撫奏派異數也適  
值杭城陷賊遂以身殉與余癸卯鄉舉同年在京不  
甚往還自丙辰會榜後託鉢津門適公督運莅止相  
得甚歡戊午己未亦相見於津門極迭抱推襟之雅

王曉蓮方伯同年

大經

輕裘共做卅年前爭譽文章萬選錢不道好官非意得  
歸來騎鶴富腰纏

君爲吾郡平湖人道光庚子優貢癸卯舉人爲時文  
名手同人至有天下文章王曉蓮之號春闈無次不  
薦而竟不得售僅得謄錄知縣咸豐癸丑揀發安徽  
後入合肥爵相之幕疊邀保薦官至湖北布政使宦  
囊甚富君本寒儒以乙科而得高官厚祿實非意所  
及固是余貧賤之交也

王子仁廉訪師

壽昌

童子軍中忝襲然襴衫利市受恩偏回思拜舞黃堂日  
彈指光陰五十年

師爲江蘇高郵人乃伯申先生引之之子以蔭生部



曹外放知府官至廣西按察使道光戊戌守嘉興余年十七初應童試卽蒙首取入泮後晉謁郡齋彈指五十年猶如昨日事

郭玉麓廉訪師

祥瑞

先值樞垣後諫垣衡文妙手去陳言鯁生正擬他途進爲感恩知止駕轅

師爲河南新鄉人道光癸卯優貢丁未進士由戶曹入值軍機官至廣東按察使余丙辰薦卷房師也是年余已擬以教習知縣調選因蒙薦卷且得堂備自覺文章銳氣猶存遂改就主事以待再試故擬作棄

婦詞有寶馬香車知已到感郎一顧又躊躇之句

鄭譜香都轉蘭

選官場裏唱名同羨子鴻毛遇順風莫笑當年窮措大  
措將大事不終窮

君爲吾浙餘杭人道光庚子舉人官至山東鹽運使  
在京以時文得名故余令亡弟謹執贄門下咸豐癸  
丑湖北請揀發余與君同赴揀而君得之適丁大亂  
之時君承辦荆沙鹽務藉以裕餉而君亦名利兼收  
不數年遂升江海關道然同揀發者二十人其後或  
遭難或罷官十九人無一得志者獨君取富貴而登

壽考眞可稱奇遇矣

金眉生都轉

安清

世皆欲殺我憐才山木生來自召災拳曲倘教逢大匠  
何嘗不是棟梁材

君爲吾郡嘉善人由河工州同官至湖北糧道、記  
名鹽運使君長於吏治兼善理財雖由貲郎通籍而  
文筆敏贍不難倚馬千首實足超越流輩然往往恃  
才傲物故當時名公卿雖交章論薦而毀之者亦多  
卒以此偃蹇仕途不得一伸其志君昔入都卽與余  
相識迨余歸里時相遇於吳越之間迭抱推襟雅相

結納因得窺君底蘊而深惜君之不善自用其才也

朱朶山給諫年丈大前輩

昌頤

文章經濟冠時流一踏金鼈事便休我喜吟緣聯老輩  
皇州過後又秦州

丈爲吾郡海鹽人先以道光乙酉拔貢官戶部丙戌  
得殿撰散館復首列假詔案發牽連罷職賞還主事  
復官戶部洊升給事中復與同官言事不合去職

顯廟登極復賞主事余自甲辰會試謁丈京邸  
因與先考舊交視如子弟庚戌公以奉 召來京辛  
酉余以託鉢游秦適丈就養同州皆得叨陪文燕唱

和成帙

陸眉生給諫同年前輩

秉樞

文章俊偉肖其人信是西臺一直臣如此長才偏短折  
知交那得不傷神

君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丁未翰林官至工科  
給事中奉命贊河南軍務遽以病歿君爲人豪邁  
而鯁直咸豐季年以直諫名動中外與余鄉舉同年  
又爲同館前後輩約爲昆弟申以婚姻同游京師二  
十年交久而密故君之亡也作百二十韻詩哭之

謝夢漁侍御前輩

增

追步蓬山愧後賢祇因小謫倍相憐當年去國情無限  
都在先生集杜篇

君爲江蘇儀徵人庚戌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御史余  
於己未館選大拜前輩後亦不甚往還迨壬戌以進  
呈第一散館改官君乃大爲扼腕時承枉顧所以慰  
藉之者備至癸亥出都時曾以集杜四章見贈

徐蓉塘太史前輩

塘

玉堂仙吏困貧居不作枯蠶作涸魚三十年來消息斷  
不知後起定何如

君爲吾浙歸安人道光辛丑翰林舉直十餘年未得

一司文柄余於甲辰乙巳間與君訂交迨丙辰三至京師卽不相見矣

周蓮士太史前輩

宋濂

吳興才士最能文高步蓬山氣薄雲與我曾爲昆弟約可憐不久卽離羣

君爲吾浙歸安人道光辛丑翰林余於甲辰乙巳間與君及徐蓉塘太史同訂交君於咸豐辛亥襄校京闈一次癸丑聞亂歸剡卒於途次深爲惜懷

金翰臯太史同年前輩

魏清

歐陽門下早相知喜見書畫得意時正欲購博遺折翼

直由地運繫興衰

君爲吾桐邑人金本吾邑巨室至君中落少而隨宦  
長而游幕生有隼才小試輒冠軍道光辛丑與君同  
受知於羅蘿村師奉師命以納交癸卯君以優貢得  
鄉舉乙巳遂以第二人及第吾邑自前明以來五百  
餘年無得鼎甲者自君開之旋直 南齋行將大用  
遽以瘵卒殆地運爲之也余作百韻詩哭之

周鐵霞中翰

士炳

蓮史太史前輩

士炳

昆弟姻丈

君家兄弟眞難得直有同生共死情合傳新編輝邑乘  
矣他姜被尙虛名



丈兄弟爲吾桐邑人寄居江蘇之震澤鎮道光庚子  
同科舉人蓮丈乙巳入翰林鐵丈癸丑得中書兄弟  
友愛之篤爲余生平所僅見咸豐丁巳鐵丈歿於京  
邸蓮丈哭之慟戊午分校鄉闈未終場而得疾卒余  
新輯桐志爲作合傳列於孝友允稱無愧

徐傳山太史前輩

元勳

燕臺花月共琴尊歸訪鱸鄉把釣縉最羨及門雙節鉞  
瓣香敬祝報師恩

君爲吾浙海甯人道光乙巳翰林日酉典試湖南以  
憂歸遂不出余與君在京舊識歸里後僑居海境曾

訪君於鄉居之臧家橋君楚南所得士有譚公鍾麟  
黎公培敬皆位至封疆君歿後贖資爲君建祠於鄉  
徐勉如太史前輩 申錫  
蓬山接武紹家聲羣紀交情感畢生負諾卅年無一語  
轉嫌焚券近沽名

君爲吾邑平湖人乃惺庵少司農士芬之子道光丙  
午丁未聯捷入翰林少司空與先考舊交故丁未入  
都時以資斧不繼貸君多金迄未歸趙而君始終絕  
口不言令人感愧

汪慕杜太史前輩 承元

高張壇坫帝京春領袖蓬山愧步塵得向金壺傳秘訣  
居然磨墨不磨人

君爲江蘇甘泉人咸豐癸丑翰林以乙未公車留京  
幾二十年始捷南宮丙辰以館元留館平時專精寫  
大卷白摺講求筆墨不惜資本凡應試者率不用硯  
而磨墨汁漬絲綿盛以銅盒取便場屋君獨出新意  
墨不用磨但取陳墨漬水候爛以杵搗之其墨光勝  
人數倍然必墨之陳而佳者如都中廠肆所售乾隆  
御墨最爲合用若尋常松烟所製不任用也余試其  
法良然咸豐辛亥君邀余作字課會者九人後八人

皆得館選可謂盛矣

花次江比部

燕春

曾師庠表事新鄉得識花卿姓氏香甘載西曹工五聽  
雖然重聽亦何傷

君爲貴州貴筑人父兄皆翰林道光癸巳進士官刑  
部余癸卯寄黔籍中式因葉棣如師與君同年爲之  
先容故到京後過從甚密君患耳疾因是終於西曹

何藹卿吏部世丈

紹瑾

暨令子蜨雲茂才

福嘉

兩姓交情託紀羣誼同管鮑有金分故鄉歸後遭烽火  
阻絕音書不得聞

尺看情  
丈爲吾郡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官吏部丁未戊申  
間先考入都與丈訂金蘭之誼余亦與令子蝶雲約  
爲昆弟先考出都時曾蒙貸以資斧後丈以奉諱歸  
里適遭兵燹不復入都

汪安齋觀察前輩

堃

曾同徵逐向京華翰苑文章老作家世上今無歐六一  
遺書漫詆碧雲駮

君爲江蘇崑山人道光辛丑翰林改吏部選授四川  
永甯道以誤捕逆匪爲某制軍所劾事由某學使主  
之君著有盾鼻傳聞錄逆黨禍蜀記其記蜀中縱匪

召亂事皆實而藉以醜詆劾已之人則多涉譎言有傷忠厚識者當分別觀之余在京時因星階令兄識君後往還蜀道及晚至吳門皆相過從也碧雲駮一書爲宋梅聖俞所撰皆記當時名臣之有遺行者然相傳有記歐陽公事則今所刊本已刪去矣曾於說郛中見之

辭世香觀察同年前輩

書常

同游胄學向皇都忝入承明學步趨記得申江重見日  
春風被我正窮途

君爲河南靈寶人咸豐壬子翰林官至江蘇淮徐道

履權藩臬兩篆余與君丁未敎習同年又爲詞垣後  
輩癸亥出都託鉢滬上適君權糧道篆借重春風嘘  
拂得潤窮途後至吳門亦時相過從也

丁仲山觀察同年

壽祺

頤志淵源海內知多才昆季掌曹司宣南聚首多歡會  
記取臨岐送別詩

君爲江蘇山陽人咸豐己未進士分刑部授雲南迤  
東道未之官卒於家尊翁檢卿年丈爲著作名家有  
頤志齋集令兄頤伯前輩亦有文名君與余同登會  
榜後始相識詩酒交歡迴殊恆泛莫莫出京承以短

歌行送別

朱筱漚觀察姪壻

鈞

誼託江東大小喬忠魂何處可能招似聞先軫歸元日  
面目如生恨未消

君爲吾浙海甯人由廩生納粟先官廣西通判後官  
江蘇同知由蘇州府保道員屢權糧道咸豐庚申權  
臬事適值粵逆陷城以身殉節迨癸亥冬克復後始  
歸其櫬眾恐有誤啟棺視之面目如生無不歎異余  
與君同爲外舅馬小眉先生之壻然在家時僅一二  
見惟丙辰至己未屢游津門適君以轉漕到津頗得



詩酒唱酬之樂

沈秋帆觀察同年親家

西序

循吏聲名動上台狂談長其一尊開因緣詩酒聯婚媾  
惜我蘭芽竟早摧

君爲四川開縣人道光甲辰進士貴州知縣以循良  
登上考歷任首邑首郡保升道員曾權臬事與余癸  
卯同年咸豐癸丑奔先考喪至滇識君於畢節次年  
游黔遂假館於貴筑署中詩酒言歡幾無虛日遂以  
次女許字君次郎惜余女未及遣嫁而歿

吳引之觀察表舅

艾生

歷數生平母黨親卅年踪跡往還頻北平聚後西泠聚  
又見歸尋茂苑春

公爲江蘇吳縣人道光辛丑進士分工部升御史放  
吾浙衢州府保升道員曾權臬事與先妣爲中表兄  
弟余於甲辰會試謁公京邸後官吾浙及引退歸蘇  
相過從母黨之親無如公密矣

薛慰農觀察同年

時雨

勁節高風冠一時願作人師狂奴喜得吟緣結  
誦我詩還索我詩

君爲安徽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浙江知縣由杭州

府保道員權糧道事偶與上台不合卽拂衣去官掌  
教吾浙崇文書院後主江甯惜陰書院詩酒徜徉以  
終其身余於同治癸亥出都至滬始相識見余留別  
詩三年三罪服天下一德一心扶至尊極口揄揚後  
在杭相遇屬題雲烟過眼圖亦承許可

何白英觀察姻丈

國琛

農曹乞郡阻烽烟歸舞萊衣有歲年酒盡詩筒還往地  
令人長憶鳳城前

丈爲吾浙海甯人道光辛丑進士分戶部官至湖北  
候補道權糧道事余自丁未入都與丈相識往還頗

數壬戌癸亥間丈告養歸京師詩酒往還樂數晨夕  
歸里後猶在武林相遇也

陸星農觀察前輩

增祥

初踏金鰲幸識荆方期九萬奮鵬程誰知熟讀郊居賦  
一字偏教誤一生

君爲江蘇太倉人道光庚戌殿撰余識荆於登第之  
日後得追步詞垣適君值清秘堂時相過從君散館  
詩內用霓字依沈約郊居賦讀仄

顯廟指示

閱卷者謂非用雌霓仍當讀平故雖予留館而從此  
不得一掌文衡乃以觀察需次楚南竟無所遇余於

同治乙丑道出長沙猶及一見

劉仙石觀察前輩

書年

暨令子伯恂明經

曾邀青眼慰途窮復與郎君締約通老鳳既叱雛鳳糜  
令人咄咄欲書空

公爲直隸獻縣人道光乙巳翰林官至貴州候補道  
余於咸豐甲寅道出安順與公相識以詩就正極承  
鑒賞迨丙辰到京後又與令子伯恂明經交契甚深

朱顧巖觀察

愛元

申庵太守

元慶

兄弟

弟兄異趣却同歸各自娛親舞綵衣  
遊梁復游陝 授餐適館盡依依

君昆季爲吾郡海鹽人朶山年丈之子願嚴中道光  
庚子副榜官至河南候補道申庵得道光己酉拔貢  
官至陝西同州府余於丙辰己未兩游梁園皆主顧  
嚴辛酉至同州以申庵爲東道主而申庵在京爲中  
翰時過從尤數

鍾問齋太守師

裕

濂廳判事本曹郎忽帶冰衛化遠方喜見寄生丹桂種  
殷勤拔取一枝芳

師爲漢軍廂黃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分吏部庚子由  
郎中視學貴州部曹放學政例加翰林院銜二甲則

編修三甲則檢討取可與督撫平行也余於癸卯寄籍黔試錄遺蒙首取到京執贄師後放吾嘉興守

王秋卿太守師

桂

忝列門牆二十年異聞真仗鯉庭傳後乘五馬先驄馬兩度徵文獻壽筵

師爲江蘇甘泉人道光己丑進士分吏部癸卯科以御史爲貴州副考官余座師也官至直隸廣順府令子小秋孝廉癸卯同年官直隸蔚州在東過從甚密甲辰至京值師五旬正壽迨同治癸亥值師七秩壽辰師皆指索余文爲壽

陳柳坪太守

宗元

銓曹受惠記當年殉節西江萬古傳臣死君兮子死父  
一門忠孝耀青編

君爲江蘇吳江人道光庚子進士分吏部丁未掌選  
司印適先考以銅運入都半途題升麗江府請先引  
對而爲吏書所持令候交銅君特指某年某案有例  
可援吏不能隱無不佩君之精強後放江西吉安府  
適值粵寇陷城死之郎君亦從殉焉

朱慎庵太守年丈

慎元

令子玉圃太守同年

澄淵

先友難忘伍與聲宣南賃廡倍多情而今又結文孫契



三世論交似北平

丈爲吾郡秀水人道光丙戌翰林散館改刑部值軍  
機處由御史選甘肅慶陽府令子玉圖爲癸卯同年  
亦由御史放江西饒州府余戊申己酉留京賃居廡  
下朝夕聚處相得無間今令孫詵伯太守宜振奉檄  
在滬病中猶承過訪

袁雪舟太守師

諫錫

棄取由來在主司得登薦牘感恩知况兼刮垢磨光妙  
信有人間一字師

師爲山東歷城人道光甲辰翰林庚戌會試同考官

余薦卷房師也余是科場作頗爲諸師友所傳誦詩  
題取人以身適當

顯廟御極之初頌揚停捐

新政有

詔絕他途進之句羣謂絕字在擡頭處

恐遭指摘心殊怏怏及領卷出則絕字已改罷字細

審之知蒙師用水敲洗泯然無迹師恩可感而卷爲

堂備不得售殊可惜也

敲洗之法滴水字上以棋子微敲之殊褪而紙不損

賈小樵太守同年

瑚

二百同年此酒豪每逢徵逐興偏高如何一秉文衡後

五馬驅來聽海濤

君爲山西夏縣人咸豐己未翰林官至山東青州府

與余同年同館極相得自命酒豪同人每有譙集輒  
推君爲盟主曾一視學楚北旋守青州卒於任

錢伯聲太守親家

鄉蘇

爭誇鐔石後人賢忝附門楣百福錢天助凶人巡法網  
不須悔學況青天

君爲吾郡秀水人道光戊午舉人入合肥爵相之幕  
以軍功保江蘇知府歷權蘇常郡篆守常時調知靖  
江有失出圖姦致死本夫案發其獄須蒸檢忤上台  
旨格不得行君遂憤鬱以卒余爲子擇婦適得君之  
姪女君爲鐔石少宗伯之曾孫家居郡城百福巷

胥雲松司馬 壽榮

忠君愛國愛斯民去後棠陰不復春  
謫語遙傳吾獨信  
生爲循吏歿爲神

君爲江西金溪人僑寓楚南以軍功得保同治癸酉  
來爲吾烏鎮同知在任五六年清操自勵不染一塵  
雖處閒曹而於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尤汲汲於講鄉  
約辦保嬰兩事余歸里卅年所見長官粹然無疵者  
惟君一人而已余於本鎮倡設警心會倡辦豫習賑  
捐皆借君之力以爲提倡而當乙亥歲首聞

大行之喪陪臨時見君涕泗橫流以疏遯小臣而忠

沈若揭尤足令人感動自戊寅年調任玉環有地方之責得所施爲循聲益復大著甫兩年卒於任所身後宦橐蕭然至貨其衣物以資孤寡傳聞屬續之夕環人有見其呵導出城者云迎作海神故余挽以聯云菰城來佐郡惟此間遺愛孔多應有部民揮涕淚榴嶼歿爲神豈地下需賢尤亟遂教溲國失循良

沈茂庭司馬表姪

實越

積善如何轉召殃竟遭奇禍斃嚴牆與君十二年同志痛哭何由問彼蒼

君爲吾邑爐鎮人遷居青鎮以同知分發江蘇未赴

官家本素封遭亂後亦僅小康而平生樂善不倦余於咸豐癸亥出都遇君滬上時適故鄉初復遺黎無所得食君倡載米歸賑之舉浼余爲之綜理自此同居鄉里凡有爲民請命之事皆賴君助成之乃於光緒乙亥之冬忽斃巖牆之下知君者無不痛哭謂天道之無知也

沈梅谷司馬

以熊

蓮村高足眾人推曾藉觀優勸善來爲感道南分宅惠五年家住小樓臺

君爲江蘇嘉定人候選同知爲余蓮村善士高弟同

治癸酉君承師命帶善戲來吾鎮因得相識嗣於光緒甲申避地至滬承君邀住滬北保嬰公所小有樓臺居之頗適君於故鄉勸辦保嬰至十數州縣之廣功德未可量也

沈虞臣別駕

世良

少同侍宦向滇池長宦黔山遂死之世受 國恩能報國後來予季亦追隨

君爲吾浙歸安人仕黔爲通判君翁復齋先生炳與先考同官於滇故與君爲世好咸豐甲寅余曾訪君於水城通判署中次年君權平遠州遂死於賊而予

季叔和謹亦於同治乙丑殉節石阡府任皆能無忝  
先人云

家小如別駕兄

變城

同族無端聚異鄉借根桂窟發芬芳當年把酒談心樂  
追想容顏未渺茫

君爲吾浙歸安人居郡城之東街與余家向不通譜  
嗣因君翁二如先生昌鈺以嘉慶辛酉翰林改官貴  
州知縣捧檄至滇與先考結爲兄弟自此往來無間  
君自失怙後寄居於黔故余癸卯黔試實倚君爲主  
也君曾爲黔臬之司獄官後以納粟得通判曾一權



葵川縣事甲寅乙卯余至黔陽主君辛酉壬戌君至  
京師主余詩酒交歡親如骨肉

章鷺門刺史師

貽燕

薇郎乞外得專城薦鶚恩深更有情廉吏歸來生計薄  
且欣繼起有科名

師爲江蘇江陰人道光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選貴  
州廣順牧癸卯科充同考官余卷出師房幸邀鼎薦  
得遂微名師時權安南令余特到署教費極蒙殷勤  
款接後聞乞病歸里直至同治庚午在潤州權署遇  
師同邑人方知世兄已登鄉舉爲之欣慰

李煦齋刺史邑侯

春蘇

循吏眞同碩果懸至今遺愛口碑傳已脩邑乘歸名宦  
俎豆還須待卅年

君爲貴州貴筑人咸豐己未舉人以知州揀發來浙  
同治壬申權吾桐邑令下車三日卽親祭楊園先生  
墓在任甫十閱月而盡心民事政績釐然可舉故余  
新輯桐志列之名宦傳中至請祠之舉則新奉部章  
必待之身後三十年也

錢味根明府姻丈

聚仁

交到忘年見賞眞宣南同舍意何親誰知萍水言歡日

已種三生石上因

丈爲吾郡秀水人嘉慶癸酉舉人由武英殿校錄官  
四川知縣道光丁未以彭水俸滿來京引對同寓嘉  
興會館朝夕相見遂訂忘年之交猶憶丈偶言當年  
在京見英相國和爲人作書輒用鸚哥嬌印章不知  
何解余謂此必草書古人以草書雜用眞體者謂之  
鸚哥嬌譬鸚哥學人語不全也見東坡文集丈因賞  
其博覽廣爲延譽丈後引疾歸里卒於家余今爲子  
聘婦卽得丈之孫女乃鹿門親家之女鹿門早逝未  
及相見也

都子秀明府同年

榮森

棠邑三年經百戰土橋一刻卽千秋回思徵逐京華日  
酒地花天不解愁

君爲吾浙海甯人道光癸卯舉人援例選授江蘇六  
合令適值粵賊南犯守城三年有保障之功嗣以賊  
大隊掩至遂於土橋殉節首二語卽邑人挽聯余與  
君在京時相往還酒地花天不堪回首

吳樸安明府

熊

強記眞堪匹李華名場舊事共相誇高才宿學今何往  
碧血長埋澧水涯

君本名鳳毛吾浙歸安人道光庚子舉人是年鄉試  
與余同寓杭之水星閣偕同人偶游書肆見玉尺量  
才集內有新主司之文索價甚昂購之不得歸皆懊  
悵君忽笑曰我已買歸矣索筆錄之不遺一字眾皆  
服其強記後以教習留京與余往還相得君旋以知  
縣發湖南任綏甯令遭粵寇之亂城陷殉節

崇野漁明府

環

吟風弄月一詩人把酒論交藹若春不道見危能授命  
先生十八共成仁

君爲漢軍旗人乃子襄勤公成龍之後以知縣需次

貴州余於咸豐丙寅游黔識之君好談詩又豪於酒  
往還相得權普安縣事適值土匪倡亂城陷朝服坐  
堂皇罵賊而死作絕命詩四章有他年若共先生祀  
遂有成仁十九人之句蓋普安屬遵義爲明時南籠  
府當永歷時孫可望倡亂乃十八先生成仁處事見  
明季南北畧

沈玉土明府同年

熙齡

文場領袖得傳名補牘偏能絕技呈記得花封曾適館  
新詩多爲弄麈成

君爲吾浙歸安人道光癸卯優貢甲辰考教習試卷

例不得添註塗改而君適誤書一字乃刮補而改書焉許演生尚書得君卷賞其寫作俱佳以示羅蘿村師時同閱卷師反覆審視而得其補綴之迹尚書謂卽此補手足爲第一遂首取之蓋殿廷考試多有刮補者以大卷厚七層白摺亦厚四層故可受刮教習卷則僅有二層而君亦能用刮補可稱絕技然要由用筆之超故得墨痕不透紙背也君教習報滿以知縣官山右余館選後於咸豐辛酉冬訪君於太平適君五十四歲得側生子作湯餅會賀詩今存集內

周初白明府

錫桐

衙官曾忝紀羣知先集多存唱和詩漫薄雕蟲爲小道  
慄然大節挺邊陲

君爲吾浙山陰人寄籍直隸清苑著有醫竹軒詩集  
懷才不遇小就一官由雲南白水巡檢游升甯洱令  
道光癸卯先考權易門令君爲少尉以詩受知請爲  
弟子故與余兄弟三人皆稱莫逆君詩才超越流輩  
先考小琅玕山館集中與君唱和甚多後於咸豐戊  
午在大理府城殉難余癸丑奔喪至滇猶及一見也

汪星階明府 燿奎

易文矮屋事新奇蛩駘交情畧似之題到遺圖增感慨



且欣繼起有佳兒

君爲江蘇崑山人道光庚子舉人援例選授河南杞縣後調祥符余於甲辰會試遇君矮屋時余寄黔籍而能學作吳語君大奇之是歲場規極嚴士子無敢懷挾者因相約交易文字各盡所長故余作兩易藝君作兩書藝彼此互易出場後遂訂蘭交自此往還無間咸豐丙辰託跡至汴猶與君相見自後不相聞問直至余歸里後見令子樹祉明府肇敏屬題遺照因爲歷敘訂交始末爾祉旋來權吾桐邑篆以紀羣之交爲游羽之契且命令孫芑孫受業門下故己卯

歲先妣八旬壽辰喬梓登堂祝嘏而君夫人亦慶八旬余率兒孫三代躋公堂而稱兕觥咸稱盛事云

吳子白明府

師郊

子選明府

師祁

昆弟

兄弟孿生桂獨芳後先結納恕詩狂當年燕市相逢日  
誤認元方作季方

君爲江蘇上元人兄弟孿生容貌酷似同歲游庠同  
官縣令惟子選中甲辰舉人而子白不得鄉舉爲異  
余於乙巳下第與子選並轡出都遂訂蘭交己酉在  
京適子白來應京兆試遇諸塗誤兄爲弟因遂訂交  
迨後託鉢并門薄游沽上與賢昆仲相遇詩酒交歡

頗極唱酬之樂

張益川明府

光裕

少年相識在西湖待詔還同客帝都最憶潯陽萍聚樂  
翩翩仙令正飛鳧

君爲吾浙仁和人咸豐乙卯優貢官江西廬陵令余  
與君少年在杭卽相識後在京師時相過從迨同治  
乙丑道出潯陽適君權德化令相逢萍水談讌甚歡

戴幹廷邑侯

枚

竹馬爭迎郭細侯兩年猶幸挽能留正當雪虐風饑後  
坐我春風分外柔

君爲江蘇丹徒人以縣丞仕吾浙保升縣令補新昌  
同治庚午來權桐邑篆適當前令苛政之後君能與  
民休息興利除弊孜孜求治余每有陳說立見施行  
故相處三年毫無間言

陸定圃廣文師

以恬

誼兼父執與師資請業曾從束髮時品學共推桑梓冠  
故應俎豆享崇祠

師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丙申進士由湖北卽  
用縣改授教職選授台州府學後調杭州少與先考  
同硯席約爲昆弟故余與伯兄入塾時卽從師授讀

余游庠後猶以文字請業迨通籍歸里在滬在杭尙  
及從容侍教同治乙丑師歸道山鄉人公議請祀鄉  
賢余爲謹擬事實公呈申請大吏奏奉 俞旨重輯  
桐志謹爲列傳文苑

萬鏡吾廣文師

塘清

萬里長江侍宦游絳帷亦共駕扁舟朝朝文思如潮湧  
贏得吾師譽不休

師爲雲南阿迷人嘉慶丙子舉人官保山縣教諭道  
光丁酉余年十六隨先考銅邊南旋爲聘師於途中  
評改文字極蒙嘉賞受益良多次年卽得游庠惜余

通籍時師已不及見矣

鄭拙言廣文師

鳳鏘

文章曾忝得薪傳佳傳新將邑乘編一事捫心猶抱憾  
遺書未得付雕鏤

師爲吾桐邑人寓居秀水之新塍鎮道光甲午舉人  
官開化縣教諭余於游庠後遙從請業多蒙指授門  
下極盛最賞陸眉生同年前輩及余兩人幸皆得竊  
科第不負深期迨余歸里師已謝世曾創輯新塍瑣  
志搜羅頗費苦心余輯桐志謹爲列傳文苑惜不能  
代梓遺編爲憾

李鶴杉廣文丈 日熾

平生著作等身高泮水重游侍宴叨若仿柳州先友記  
謫仙交誼歷同袍

丈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乙未舉人選授壽昌  
縣訓導升衢州府教授壽至八旬與先考同歲入學  
又同受業於沈鹿坪先生實爲生平執友故余少時  
卽侍教言頗邀刮目見贈詩有福時譽兒非是癖季  
方爲弟故應難之句甲辰公車留京邀丈同寓石頭  
胡同之準提庵朝夕論心迨余通籍歸里猶及與丈  
詩酒招邀從容道故光緒丁丑丈與沈伯淵丈重游

泮水余爲撰公呈請之學使者得邀旌額是歲兒子  
開元以府首入泮孫繩祖武甲子適周而丈乃院首  
沈丈爲府首故入學之日龔鳴山邑侯設宴明倫堂  
余亦在座爲題聯堂柱云二老喜重游恰是當年雙  
領袖一鬢看後起不知他日幾元魁一時傳爲佳話

附錄公請李沈兩耆紳重游泮水文 竊惟箕疇  
先壽考禮經垂尚齒之文 聖代重科名鬢序爲  
進身之始所以春秋試年逢周甲題名則 賜宴  
重叨而弟子員歲值同庚褒美亦旌門有例況以  
一鄉之暮爾而有二老之歸然佳話爭傳上聞敢  
壅伏查同邑現任衢州府學教授道光乙未 恩  
科舉人嘉慶丁丑歲試入學第一名邑紳李日燦  
壘卿賢裔戊水名家十三經背誦如流一萬首手  
編成集賦傳長鬣首標童子之科文抉經心高列  
孝廉之選種兩齋之桃李已看士類依歸續三世



之藻芹喜見兒孫蔚起師資共仰人瑞允符又查  
有同邑候選復設訓導增貢生嘉慶丁丑歲試入  
學第八名邑紳沈德溥弱冠游庠中年入幕增名  
場之聲價標冷宦之頭銜平雀五燕六之衡助度  
支以不置習熊經鳥伸之術縱步履以如飛令子  
亦茂才傳家學而琴堂爭聘文孫方小試繩祖武  
則泮水隨行八秩方齊二難適並茲者龍躔丁丑  
剛周六十年華蝠守庚申難得一雙耆宿某等同  
居里社並隸膠庠看二叟之同游爲百年所僅見  
雖不及文端文愨荷先朝大老之褒亦庶幾上  
介上賓舉下邑鄉人之飲憶去歲登瀛俊彥旣接  
軫而聯鏡喜今年入泮耆英亦齊驅而並駕福皆  
具耦花封之樹盡交柯瑞必疊雙桐水之流如合  
璧遙祝宮中二聖壽邁唐虞端由境  
內兩山靈鍾及史惟士林所景仰盼  
榮用敢公具呈詞附開履歷伏祈  
子轉詳應准於新生入學之期領班  
有 大憲賜書之額合邑增榮行看  
數 五朝之歲月對扶鳩杖喧傳萬  
新進以奉芹大父行堪爲領袖禮  
先師而釋菜

小游仙並偉衣冠此時駢背相望儼若枰開橘叟  
他日龍頭並屬定看汁染柳神宿學有松喬足彭  
聖主作人之化添籌向逢  
閩更增此邦多士之光

蕭琳村廣文丈

儀斌

一生喙硬眼無人偏與狂奴意獨親猶記黃巾初反正  
斥邪竟有膽包身

丈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辛卯舉人官山陰縣  
教諭余於甲辰公車入都與丈相識迨余通籍歸里  
與丈同辦撫卹局善後局務深資臂助時當反正之  
始丈力斥往時附賊之人眾皆懾服余特集蘇詩爲  
聯贈之云此叟神完中有恃一生喙硬眼無人

汪謝城廣文 日楨

少年著作壓騷壇老去傳經就冷官猶記海濱曾話舊  
五君寫入畫圖看

君爲吾浙烏程人居南潯道光壬子舉人官會稽  
縣教諭爲吾家督妻兄生有異姿讀等身書少年卽  
負博雅之名著作皆發前人所未發惜未盡付棗梨  
余於弱冠時就君問學請爲昆弟曾蒙手札指示經  
史源流娓娓數千言迨余通籍歸里遇於滬上適陸  
定圃師李鶴杉丈董枯匏兄與君皆避地至止銜杯  
道故極一時游讌之樂曾作海濱話舊圖以記之

沈伯淵廣文丈

德溥

吾家祖武孫繩日泮水重逢二老游却感君傳熊鳥術  
得支病骨幾春秋

丈爲吾桐邑人寄居嘉興之王店鎮候選訓導以錢  
穀世其家幕游兩浙嘉慶丁丑游庠至光緒丁丑重  
游泮水適值余子開元入泮詳見李鶴杉丈詩注丈  
壽至八十八歲精神矍鑠自言少壯時得人傳八段  
錦法因以傳余其訣云兩手託天理三焦左肝右肺  
如射鵬調理脾胃須單舉五勞七傷往後瞧握拳睜  
目增氣力馬上七顛飲食消搖頭擺尾舒筋骨兩手

拔尖固腎腰每作一段以七爲度一七二七可以遞  
加余於癸酉年得此行之十六年矣今已抱病三年  
而猶起居自若人皆謂行功之效云

余蓮村廣文

治

生爲善士死爲仙乩語無端爲我傳果念當時同道友  
願求解脫病纏綿

君爲江蘇無錫人由附生保訓導加五品銜請祀鄉  
賢祠君平生以勸善爲主手著勸世文字不下數千  
篇凡化導愚頑之法幾於窮思極想百出其奇並集  
各善舉章程彙刻一編名曰得一錄余於辛未年因

君來吾鎮勸化溺女惡俗始得相識嗣於壬申在滬  
辦保嬰癸酉來浙演善戲余亦稍効微勞甲戌年君  
卽化去門下弟子甚多後倡義賑以濟西北災黎者  
皆其人也大江南北皆稱君爲余善人其亡也弟子  
私謚孝惠先生申江仁濟善堂設有乩壇相傳君爲  
主壇之神八九年前聞君曾憑乩諭眾謂凡紳董請  
公款辦善舉當以桐鄉嚴某爲法余聞而惶愧無地  
迨上年余抱西河之慟君又憑乩傳語勸其達觀何  
以同道之緣生死不相忘耶然病困餘生求死不得  
何不一引手救也

家公寬直州同表弟

而肅

聊將一第振家風小就功名便告終幸有竹林人繼起  
賀詩感慨意相同

君爲吾浙仁和人咸豐壬子舉人官江蘇直隸州同  
乃小農河帥烺之孫子高姨丈遜之子故與余爲中  
表兄弟幼爲世父後世母孀居苦節猶及見君登第  
惜未及補官而歿猶子曾鑑於光緒乙酉舉於鄉乃  
遺腹子也母亦三十年苦節兩世發科皆爲節母之  
報故遙遙三十四年間余兩作賀詩皆爲慨乎言之

陸鯤溟直州判姻丈

意曾

卑樓時作鳳鸞吟每共談詩互賞心跨竈家駒方共羨  
空餘駿骨市千金

文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以名諸生屢薦不售小就  
一官補山西解州判乃先叔崑圃公之妻弟與余在  
京相識後游太原倚爲東道主每共談詩極相契洽  
令子晴湖太史芝祥由粵東通籍同治戊辰翰林光  
緒乙亥充廣西副考官道卒人共惜之

馬藺香少尉姝壻內弟

振玉

干戈甫定泛歸槎曾假君家作我家莫惜黃金今散盡  
五株玉樹半開花



君爲吾浙海甯人家居馬橋以少尉需次江蘇與余  
家世結朱陳故君婦爲余嫡妹我婦亦君從姊也余  
自甲子歸里後以青溪故居遭賊蹂躪卽寓居君家  
嗣後奉母以歸前後質廩六年君本素封遭亂後家  
頓落不得已而小就一官不數年遂以疾逝有子五  
人游庠者三長子瑞熙諸生孝友能文以江蘇府經  
厯爲沈仲復中丞奏調粵西又帶至皖四子敏諸生  
亦以巡檢奉檄在滬次子奉榜諸生幕游江左尙應  
秋試並得薪水以養其母曾見先外大父王竹嶼先  
生滄江感舊集有感懷先祖考少谷公句云九原莫

怨黃金散玉樹森森盡向榮  
蓋指先考及三四兩先叔  
皆已出仕今余此詩猶此意也

楊樸園解元師

誠

文場領袖幾人能好比禪參最上乘  
慚愧當年衣鉢授竟無智慧得元燈

師爲雲南宜良人道光乙酉拔貢  
庚子解元制藝力追先正受知葉棣如  
師有沆瀣之契余於十四十六歲時  
兩次受業嗣於甲辰會試入場猶邀  
師同寓後遂不復見矣

王祖香孝廉

何憑作合訂交初第一文章第一書更得因君交魏野  
迎人善氣溢公車

君爲吾浙仁和人道光庚子舉人生平好刻善書余  
因奉先妣之教以刊送善書但得千百人中有一二  
信奉者功德卽已不少故余甲辰下第留京時曾刻  
孚佑帝君戒淫文題曰天下第一篇文章又刻勸燬  
淫書淫畫徵信錄題曰天下第一要書印以送人爲  
君所見特蒙見訪訂交並爲作介得交杭州魏條三  
農曹亦喜刻善書者然自乙巳出都後不復相見矣

錢小泉孝廉

寶珊

宣南旗鼓每相當文戰何如搏戰強歸去嶧山烽火盛  
至今無處問存亡

君爲吾浙嵎縣人道光甲辰舉人余於庚戌辛亥間  
過君京邸一見如故因約兩人同作詩文並寫大卷  
互相評閱杯酒招邀往來無間君自負搏戰必勝時  
同人中其推顧子山刑曹長於搏戰幾於十戰九勝  
余因引君與鬪竟爾不分勝負惟子山飲量甚豪而  
君不勝酒以此爲軒輊耳

陳子銘孝廉

右曾

兄入詞垣弟隕身美如冠玉惜斯人春風下第同揮淚

何獨傷心苦認真

君爲吾郡嘉興人十八歲中道光甲辰舉人年少隲  
才且有美丈夫之號丁未會試後公車留京與余訂  
文字之交約爲昆季願君名心甚熱每遇下第輒悒  
悒不樂以是成疾至咸豐辛亥君兄若弟同榜登科  
壬子三人同試春官及榜發令兄子燕登第得館選  
而君仍下第益復佗僚無聊遂至病歿於貢荆山太  
史館中同人咸爲痛惜

諸葛榴生明經同年

壽巖

宣南尊酒共論文同賞名花我與君一策屯田遭黜落

誰知今世有劉蕡

君爲吾浙蘭溪人道光癸卯優貢豪邁負氣文如其人甲辰應京兆試已取中第八名而京闈前十卷例於九月朔先行進呈恭候 欽定故各主試必詳加覆閱是科三場有問屯田策君對言屯田當在關外若在關內慮開邊釁時正辦新疆屯田主試者嫌其傷時遂遭黜落君下第後侘傺無聊乃潦倒於花天酒地中時都下春福堂三雛伶寶森寶琴寶琳有名於時而寶琳尤艷絕君獨眷之至傾其囊然寶琳故是可兒故余亦賞之

馬梅梁明經親家內弟 克祁

黃金散盡尙豪華每過君家樂事賒賭酒不嫌觴政酷  
酣呼輒到斗西斜

君爲簡香妹婿從弟食餼於庠貢入成均家本素封  
亂後中落而慷慨好客自忘其貧兩家世結朱陳余  
之世母爲君胞姑余之婦亦君從姊又以嫡姪女爲  
君子婦故自余歸里廿餘年與君過從甚密君豪於  
酒每過君家必治具相款賭酒爲樂而君有從弟百  
眉亦能繼之惜余連年病困不復能重過黃壚矣

董枯匏明經 曜

三世交情互負螟忘年不覺更忘形陶詩歐字倪黃畫  
芹藻重流泮水馨

君爲吾浙秀水人居濮院附貢生同治戊辰重游  
泮水壽至八十有四君翁樂閒老人爲吾郡書畫名  
家與先考爲莫逆交故每來吾鎮輒主余家余幼時  
卽寄老人膝下游庠後時往侍教因以兄事君其實  
君長余二十二歲乃忘年交也君書畫能世其家而  
取徑尤高嘗自刻印章曰陶詩歐字倪黃畫君子味  
青茂才又寄余膝下故有贈君舊句云十年趨對同  
陪鯉三世交情互負螟惜全詩已佚未載集中



儲小漁茂才姨丈 宗泗

少小耽吟未有師，忽聞高唱倚樓詩。他年豹死留皮在，實賴先生借管窺。

丈爲江蘇泰州人，諸生與先考爲僚壻，尊翁漁溪先生爲吾浙杭紹鹽運分司，遂家於杭。故丈入浙籍，曾同應庚子鄉試。余少時每至杭垣，輒往侍教。丈好讀趙甌北詩，余聞而喜之，承以甌北分體詩鈔見贈。余從此學爲古今體詩，輒宗其派。後雖遍覽唐宋諸家詩，終不能脫其窠臼也。

張復占茂才 仁師

患難之交不可忘全家蹈險繫存亡陳平奇計憑君出  
能效夷言有紀綱

君爲貴州郎岱人諸生乃丁酉拔貢尊五農曹仁政  
之弟余與尊五在京舊識咸豐乙卯余奉母挈全家  
自滇至黔行次郎岱忽聞狎匪據坡貢之扁擔山驛  
道梗塞進退維谷君時以紳董帶練辦防頗負人望  
乃造訪而問計焉君教以迂道大岩脚以達安順可  
以繞避且選鄉人之能夷言者四人隨行萬一遇賊  
亦可掉三寸舌以退之遂得脫險以出感君大惠沒  
身不忘聞君後以軍功保縣令仕於滇惜道遠不得

其詳

岳蓉村茂才

昭塏

曾游京雒其流連歸訪粉榆續舊緣生死蠹魚文字裏  
縱能辟穀不長年

君爲吾郡嘉興人居濮院爲諸生與陸眉生給諫爲  
總角交故偕游都門因與余相識迨余歸里辦撫卹  
局善後局務招君爲助君好吟詠書法尤勝於故鄉  
文獻頗多搜採嘗手批濮川所聞記多所訂補生平  
不穀食惟以菽麥充飢此其異乎人者

鮑希齋上舍

寅

艷說家聲鮑夕陽聽評月旦重吾鄉廿年講舍勞相助  
莫怪傷懷誄語長

君以皖人而僑居吾桐之楊樹灣爲淶飲先生曾孫  
先生於乾隆朝進書六百餘種奉 旨嘉獎嘉慶朝  
以進呈所刊知不足齋叢書蒙 恩賞給舉人有夕  
陽詩三十首膾炙人口因呼爲鮑夕陽君承其家風  
於書籍版本源流頗能識別諳習吾鄉風俗故名門  
巨室每有慶弔事必聘君爲主持余歸里辦善後局  
務以采訪忠義事屬之創建立志書院聘君爲司事  
始終二十年凡院款之出入課卷之收發皆君主之

而保嬰會警心會諸善舉亦多資臂助故君歿之日  
余挽以聯云三十集叢書承祖德何居乎歸賜籍於  
文瀾送遺編於學海要不令整籤飽蠹可稱善繼家  
風歎而今花韻乏傳人從此夕陽無影廿二年義舉  
賴君襄其大者聚青衿以樂育保赤子以誠求無非  
仗下筆春蠶乃得毋贖我事悵爾後籀雲成獨立那  
堪舊雨不來

朝鮮使臣李藕船

尙建

申琴泉

錫患

外交東國富詩人我獨相逢李與申私覲未嘗通縞紵  
祇開公讌款嘉賓

高麗爲 本朝屬藩歲有貢使入都多能詩者京僚  
輒與往還談讌己未年余在孔繡山閣讀韓齋席上  
識李君藕船卽席見贈一聯云自古客星驚太史於  
今詩派重滄浪又承以先集見贈余亦以先集報之  
辛酉年又識申君琴泉先在韓齋同席旋又邀至余  
寓談讌願東國雖同文字而不通語言問荅皆用筆  
談而申君頗好寫古書僻典冷句難人忽書帝江二  
字合座茫然幸潘伯寅前輩知出山海經爲異獸之  
通音樂者又書一與一三字合座亦茫然幸余記出  
左氏崔子弑齊君傳中一與一誰能禦我故猶未至

不知所對也

懷人詩六十首

李少荃爵相同年大前輩

鴻章

天下奇才古罕倫能教萬國識尊親公忠更欲全私誼  
三感篇中第一人

公爲安徽合肥人道光丁未翰林先以癸卯優貢中  
甲辰舉人故余亦忝附年誼公奇才應運文武兼資  
留館後由曾文正師奏請隨營累立戰功遂邀

兩宮特達之知以候補道超授江蘇巡撫旋升總  
督同治朝入相年未五十以平寇功封肅毅伯現爲  
直隸總督文華殿大學士 中興名相共推曾李左



三公然曾左僅剗平內寇而公則馴服九夷通商萬國創千古未有之局勲業更在曾左上余於甲子謁公吳門乙丑謁公金陵謬采虛名頗邀獎借迨光緒癸未進謁申江適吾鄉有土客之釁而客民誣控紳富主使首列余名公爲言得劉仲良中丞書已知其事卽爲函屬慎斷斯獄戒勿株連惟諭令以後勿管地方事且言以紳士爲官陳說利弊原屬有益民生之事奈今之牧令大都不可與言不如明哲保身爲妙所言洞見下情真足感佩後客民案結諸紳富一無牽涉皆公之賜蓋公爲劉中丞舉主故能使奉令

承教也余有三感篇附錄於後

附錄三感篇詩並序 三感篇者以三詩志感三公也三公者何人一爲合肥爵相李公鴻章一爲豐潤學士張公佩綸一爲吾嘉興府城隍之神何其不倫不類哉蓋爲光緒癸未春吾鄉有秀桐兩縣土客之變客民被土民燒殺而誣控紳士主使首及辰與秀水高舉人而烏鎮濮院諸富人皆與焉蓋意在羅織也若在前朝可成冤獄然卽當聖明之世若不得此三公者則雖能辨雪而纏訟不休牽連對簿其受累將有不堪言狀者今得李公一紙書以屬劉中丞而被誣者脫然無累此豈易得之事哉然李公能庇之於外而不能庇之於內也當客民兩次京控若察院據以上聞而奉旨交辦則勢不能不對簿矣乃適會張公以庶子奉命權副都御史與辰雖爲詞館前後輩實無一面識而聞其名憐其遇遂定此案咨而不奏京控案向無不奏者近以卞頌臣制府寶第奏請定章以後酌量情節咨奏兩辦 啟外省亦知中朝意旨所在而絕不株連李公之見庶癸未夏在

滬謁見親爲辰言之張公之見庶則許竹箕星使  
景澄爲辰言之然雖如此而客民之釁終未泯也  
內有爲謀主者二人一日潘曉庭一日魏松濤竟  
投冥牒於嘉興府城隍廟謂官庇紳士不究主使  
甫三日皆暴死然後眾謀頓寢其釁乃平此事爲  
吾甥馬鳳北茂才奉榜於丙戌春日在杭州逆旅  
聞之於孝豐朱明經者姓名鑿鑿當非讐言故辰  
擬題廟聯云陽律陰行果然誣告加三等幽官明  
察從此爭端靖一方神人之庇豈不皆可感哉辰  
今老病將死無可言謝不知所報特補作三詩存  
諸集中留示子孫志感而已此事實起釁於客民  
在鄉無惡不作士民積忿已久適有秀水人陳先  
風諱名陳木大刀者強而有力素通鹽梟乃倡眾  
召梟僇客棚以逐之而不意誤斃多命也事發卽  
跳之太湖梟窟中無可蹤跡後乃聞其母之被繫  
也歸而就縛自承倡亂不諱爰書甫定暴死於獄  
奏請戮屍部議免焉鄉人至有以比顏佩章者似  
嫌過富然以一念之孝得免大戮足彰神道且此  
獄不得罪魁終非鐵案而我輩之誣  
亦無以大白於天下也特附著之

中興有佐命西平真大賢包含徧中外四海民無  
冤一夫有不獲聞之心惻然分雖雲泥隔鱗翼有  
附攀方公貢成均是我鄉舉年逢山忝追步一紀  
剛後先崇轅再展謁甲子春見於江蘇撫署乙  
丑冬見於江甯督署儀采識鳳鸞三見於申江  
龍門望如天高照覆益永矢當勿諉太歲方在  
癸浙水生微瀾蠻觸有爭鬪嫁禍於衣冠曾參乃  
殺人母聞欲踰垣譏人泥交構鍛鍊夫何難非公  
大有力此事孰保全一紙屬置吏明鏡須高懸狡  
兔死於狗本與人無干罪魁旋自首一字無株連  
已沈黑海底忽倚青雲端此禍何由致此福何由  
來忽憶當年事同被御史彈壬申年邊侍御奏  
公言瑞並及辰獻賦事蒼蠅附驥尾兩事皆奇  
緣祁奚免叔向盛德千古傳施恩不報地謝恩無  
一言范滂崔光韶後皆此例援小子難閑默首列  
三感篇右李少荃爵相詩古人有神交山公  
嵇中散一面未曾謀兩情已縈綰南陳與北李  
陳棹李錯康雍間人見桐鄉志近亦聞二彥我  
昨修邑乘登之寓賢傳然皆文字交而非交患難  
豐潤張學士才名天下冠每讀所上書筆與膽俱

鍊以此結主知越次長諫院每惡過登聞講張  
 多為幻抑之不上間庶免澆風煽且合甞續旨無  
 使那復行遭玷叔子豈酖人疑為仇家陷投匭不  
 以進竟至一而再中朝示意旨此獄遂易斷平生  
 歎數奇徒將虛名賺誰知急難時畫餅亦可噉方  
 公來申江正擬陪談謙忽以小極阻感恩不見面  
 甲申夏公持節赴閩道出申江竹簣星使讌張  
 香帥與公於頤園招辰作陪公以疾辭公今遇  
 坎墮荷戈北庭遠救人不作陪公以疾辭公今遇  
 天心回賜環復恩眷朝陽鳳再鳴心瀾歉會見  
 拜獻區區報德心敬燕香一瓣右張幼樵學士  
 詩郡縣城隍神其秩視守令幽明各有司感召  
 可立應我生不佞佛於神則深信問其所以然佛  
 遠而神近兩浙有福主吳山據勝境相傳周大夫  
 前明廉使任杭州城隍廟在吳山頂神為明按  
 察使周公新有冷面寒鐵之號曾為禱神文請  
 勿行批政寒鐵果有靈民力免重困庚辰年事  
 一郡嘉興之城隍雖未傳名姓要是正直神赫濯徧  
 郡日者土客閩灼然知起斃何物姦黠徒講張

瀆神聽神怒不可遏三日斃二命眾謀由是寢囂  
凌一方靖誣告加三等此條載律台官斷乃從寬  
神罰於斯稱人間有冤獄地下直者勝欺官或可  
售欺神豈能倖昔者羅池神廟成威致敬李儀爲  
侮神暴死不以病昌黎有碑記古事今可證小子  
本自知十日記天幸辰著有天幸十日記今  
聞神之靈雷霆無其迅感歎拜下風鬼神德何盛  
誰能告九重請 敕加封贈 右嘉興府城隍

詩神

孫燮臣少宰同年 家隴

一榜孤寒賜第年讓君領袖 大廷前果然文福非常

大坐擁臯比向九天

公爲安徽壽州人咸豐己未狀元授職修撰余倖以  
朝考首列亦得館選與公在京往還甚數迨余壬

戊散館改官乞假出都於同治乙丑奉母過鄂適公  
視學此邦適館授餐並承厚贐公後游歷崇班於光  
緒乙亥 今上登極後蒙 兩宮簡爲 毓  
慶宮授讀現爲吏部右侍郎以大魁而爲 帝師  
稽古之榮殆無倫比

徐頌閣少宗伯

鄰

兩冠蓬山命不支如君三試冠形擢金甌唾手何須問  
憶否滄溟蹈險時

公爲江蘇嘉定人同治壬戌狀元授職修撰 朝考  
復得元次年散館又得元余是年適以館元降置改

官故有兩冠蓬山了不奇如何薄命尙難支之句爲  
公而言公旋入直南齊厯司文柄現爲禮部右侍  
郎余癸亥冬日出都始識公於津門遂同坐五雲車  
輪船南返將抵申江夜半忽有輪紅之變一炸則全  
船將爲齏粉時諸客皆睡熟余急呼公起告以故公  
方奉母在船急問計將安出余笑謂無他計惟念舟  
中客以閣下爲最貴速往船頭稽首求天而已公唯  
唯否否余因自出跪船頭禱曰嚴某願殺身報國不  
可使我死於無名之地公聞之亦稱壯哉斯言幸紅  
輪爲洋人用皮条引水救滅得以無恙然亦險矣



徐小雲少司馬 用儀

曾從判事向西曹轉盼飛騰位望高此日雲泥雖隔絕  
換貂應記舊同袍

公爲吾浙海鹽人以道光丙午副榜援例得主事分  
刑部中咸豐己未舉人入直樞曹洊歷卿貳現爲兵  
部左侍郎自癸丑粵逆踞金陵後江浙人士皆慮故  
鄉非樂土適捐例減成遂紛紛就京曹爲避地計且  
得藉印結費以自給故公與余皆先後列刑曹然捐  
京職者兩省殆不下千數百人而不得甲科逕致通  
顯者江省僅有卞頌臣制府寶第吾浙惟公一人而

已固天之所鍾美也余自丙辰重到都門與公相識  
以同郡之誼往來甚數我朝章服之制四品以下  
必翰詹科道方許服貂部曹則惟軍機得服之余館  
選後曾以朱提五流置貂裘一領壬戌改官無所用  
之公特向余購取乃以原值歸公今公將披一品之  
衣可爲此裘賀得主矣

楊石泉制府

昌齡

爲民請命祝長生再起東山感 聖明會見酬庸同恪  
靖金甌異數極恩榮

公爲湖南湘鄉人咸豐間以諸生從戎在左文襄幕

下最所推重文襄於幕僚無論官職高下率呼以字

惟於公必稱石翁

胥雲松司馬亦在文襄幕下爲余言如此

蓋公爲羅羅

山先生澤南高弟講求理學故文襄敬之余自甲子  
歸里謁公杭州時方由糧道遷臬司後任藩司四年  
任巡撫八年余爲桐民請命凡建書院復嬰堂興保  
嬰會重修邑志無不言聽計從而當己巳年有貪酷  
吏縱暴吾鄉言諸公公爲斥去之故桐溪書院供有  
公長生位丙子爲桐邑漕米改收耗折不便於民具  
牒訴公公已先入守令之言頗有齟齬乃越日復見  
而自悔前說爲之嚴批飭縣是真得改過不吝之旨

者丁丑以失入楊乃武案罷職臨去時猶延余爲書局校對旋由文襄奏保復任甘藩甲申法夷闕於閩乃由漕督晉制閩浙余猶時通音問今又移督陝甘他日勳名位望必當繼文襄而起

譚文卿制府大前輩

鍾麟

再到西泠幕府開校書許我廁羣才如何雙節遷秦隴  
竟被邊塵障目來

公爲湖南茶陵人咸豐丙辰翰林余己未大拜未曾晤面甲子歸里適公由侍御外任杭府丁卯余次妹歸沈仲復前輩因公同年請作蹇修自此往還無間

迨己卯公來撫浙念舊彌殷命書局刊李燾長編選  
八人爲總校余亦與焉先妣捐直賑千金奏請建坊  
先考奏請入祀鄉賢祠皆公任內成之公方嚴飭吐  
荒而爲各縣所持幾欲徇其改收耗折八百文之請  
余不敢直言而微述桐邑前辦耗折不便於民公聞  
之而悟遂止不行故辛巳壽公楹聯謂增十餘萬之  
糧而民無加賦增廿餘萬之釐而商無加稅非虛譽  
也乃自晉督陝甘後忽攫目疾連疏乞歸 朝廷不  
得已而允之向例部曹謁見督撫亦循堂司之禮惟  
公與梅小巖前輩堅辭不受屬仍用館中前後輩禮

余乃改稱晚生而尊爲大前輩蓋翰林七科內只稱  
侍生惟庶子以上則不論科分皆稱晚生今以督撫  
比庶子自無不可兩公以余言當理亦不過讓也

張香濤制府

之洞

天縱奇才景運開豈徒爲我一門來却憑旋轉乾坤手  
挽得孤寒劫數回

公爲直隸南皮人同治癸亥探花授職編修父春潭  
公宦黔故公生於黔幼有神童之目刊有十二齡吟  
草十六歲中咸豐壬子解元奇才應運博學多聞乙  
丑以館元留館疊司文柄敷歷清班遇事敢言受

兩宮特達之知由閣學簡授山西巡撫遷兩廣  
總督今調兩湖任兩粵時正值法夷構釁閩海喪師  
幸得公調度馮蘇王諸軍血戰越南乃得法夷受創  
就款眞不世之勳也余識公於黔陽後同寓京師文  
字之交頗深互盼成名關懷綦切余忝先入詞垣而  
實不副名旋遭謫墮公則望實相符扶搖直上余歸  
里後於丁卯見公於杭垣方爲典試甲申見公於滬  
濱則已秉粵節矣兒子開元猶子開第皆受公覆庇  
捧檄海南今又以猶子文洞相託去歲兒子暴亡公  
謀所以恤其孤寡者無微不至惠周萬姓不遺匹夫

眞有古大臣風度

附錄香濤制府見題金粟後身圖舊作 夜夜見  
月光天本無兩月生滅無窮已我身豈有二若強  
名前後便是立異同後復有後身外復有身更  
歷千百劫如川東到海我今讀此圖結脚心存想  
妙喜如春華豐圓如滿月三毛不留一示現大清  
淨咄咄何畫工乃爾能肖物以法性面目本無分  
別故中秘與郎署並是電露觀世人分貴賤若幾  
百由旬而自我視之不能差累黍君且自噴怨謂  
是功行淺然則今達官皆是摩尼若再自膠縛  
便爲迷本性入棒十三禪請君認當下 同治二  
年四月南館 居士說偈

梅小巖中丞同年大前輩 啟照

掘謁西泠列上台少年同學在金臺翰林乃有巴圖魯  
每誦儂詩笑口開



公爲江西南昌人咸豐壬子翰林散館改吏部由御史放廣東惠州府洊升浙江巡撫內遷侍郎旋授東河總督以事去官余與公爲丁未教習同年皆曾文正門下士也在京同作社課尊酒論文極相契洽歸里後曾至金陵謁文正適公爲甯藩余贈以七古一章收句云吁嗟乎絳灌無文隨陸無武 同治天子邁漢祖翰林乃有巴圖魯公後每見必誦之蓋亦自鳴得意也任浙撫時每至杭垣輒蒙款洽戊寅爲先外次父王竹嶼先生請祀名宦己卯請提桐邑積穀款五千元移賑山右皆由公成之

陳雋丞中丞 士杰

廿年請命爲吾民容易逢公造命人天意報施真不爽  
蓬山有子已騰身

公爲湖南桂陽人道光己酉拔貢由部曹在籍勦匪  
立功得保游升浙江巡撫調撫山東乞病歸余於公  
素不相識同治壬午進謁杭州節署極承關心民瘼  
殷殷下問並命條陳漕務因獻芻議一篇頗蒙許可  
是秋監臨鄉試嚴防薦卷謄錄諸弊士林感頌是年  
適值浙西大水余遞呈查荒說帖亦蒙飭屬施行公  
子兆葵是秋得領鄉薦余以詩賀有能使萬民無菜

色先看一子到蓬山之句迨丙戌公子果得館選可  
稱報施不爽

德曉峯中丞馨

屏藩兩浙感公恩憑仗三台照覆盆一自西江開府去  
雲泥不隔尺書存

公爲滿洲正紅旗人由刑曹外放知府現爲江西巡  
撫曾任浙藩五年兩權撫篆余進謁杭垣頗邀青睞  
癸未遭客民誣控公大爲不平凡所以調護而保全  
之者甚至甲申秉節西江後猶書問往還不絕

潘偉如中丞霽

當年避地寄山城親見鋤姦策騎行忽地飛騰持節鉞  
籌邊萬里告功成

公爲江蘇吳縣人由諸生援例官直隸蘆溝橋巡檢  
精岐黃術咸豐丙辰曾以桂燕山相國良保薦爲

孝靜皇太后視疾後由州縣洊擢巡撫公家科  
第之盛甲於寰區而公獨由末僚致通顯可稱奇遇  
余自丙辰託鉢津門適公爲令始與公識嗣於庚申  
避地昌平公爲州牧親見公日必策騎至鄉捕治土  
匪而夷人之發州編管者獨善視之故和議旣定夷  
人德公彌甚由是上邀 帝簡敷歷封置先撫楚

北今撫黔南奏開清溪礦廠爲邊徼興大利余初識  
公時卜公必貴有書頌公公貴後相遇於蘇謂此書  
猶存篋衍也公可作汾陽我愧非太白耳

邊仲誠中丞

寶琮

當年一疏達 堯天故把卿雲合傳編此日 中興刊  
奏議微名附驥也流傳

公爲漢軍旗人同治癸亥翰林由御史放道洊升河  
南巡撫乞病去官余與公雖爲翰林前後輩並無一  
面識乃當壬申年公奏彈李爵相以麥秀兩歧侈言  
祥瑞並及余散館事無識者方疑公爲下石不知以

小臣詞賦之掄揚例大臣奏章之稱頌陽似牽連陰  
爲辨雪故余竊附神交賦詩志感並錄原疏於後有  
識者自能辨之此疏已列入 中興奏議矣

附錄御史邊寶璵禁言祥瑞疏 竊惟貢諛獻媚  
端必有所由開而杜漸防微機貴嚴於先見祥瑞  
之說 盛世不言卽豐年爲瑞一語亦謂年穀順  
成民安其業以是爲瑞焉耳未聞有水旱頻仍民  
生凋敝之餘而猶復陳嘉祥談瑞應者也自漢迄  
唐臣下競言祥瑞其始倡之者一二人其弊至於  
一草一木爭獻無已侈逸之心愚惑天下莫此爲  
甚臣茶閱邸抄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清苑  
縣暨廣平府等屬呈報麥秀兩歧並進呈麥樣以  
爲靈異此摺中外傳述物議紛紛考之宋太祖乾  
德四年澶州漢陽縣麥秀兩歧至五六歧各數十  
本不等神宗時深州麥兩歧者四十畝徽宗政和  
二年蔡州麥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近約十餘畝遠  
或連野一代如此他代更不可枚舉臣少居鄉里

每見麥非甚歉雙歧往往有之推原其故或地力  
有餘或得氣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異之  
有卽以瑞應言之漢章帝時大臣以嘉穀芝草諸  
瑞議改元章和當時何敞據經義面責宋由袁安  
由安懼不敢答至元馬端臨纂文獻通考乃舉歷  
代祥瑞統謂之物異夫祥且謂之異今以恆有無  
異之物而以爲祥可乎上年直隸水災之大爲數  
十年所未有畿輔東南幾成澤國至不獲已而集  
捐外省發粟京倉議賑議蠲動勞宸慮迄今田  
廬沒於水中者所在多有就令今年二麥豐收猶  
不足補上年之歉況收成多者不過五六分近聞  
永定河南經蕪工北岸又行潰決順天南路州縣  
暨保定天津各屬各河亦多漫溢秋稼並聞有被  
蝗之處雙歧之祥抑又何取大抵逢迎諛諂乃庸  
劣州縣之故習遇事揣摩希圖見好上官而紳衿  
之無行者因而藉端貢媚希圖微物妄事掄揚弊  
實由此現在邊省軍務未竣民困未蘇該督臣身  
膺重寄名望素隆當敬體皇太后  
上宵旰之憂勤效何做之公忠懲宋由袁安之導  
媚如果地方收成豐稔屆時奏報卽所以仰慰

宸廕於此等庸劣官紳宜明曉以物理之常不足  
為異以絕其迎合之私豈可侈為嘉祥據以入告  
原摺亦稱豈矜瑞應明知之而故蹈之抑又何歟  
至於漁陽舊事乃其時民殷物阜百姓樂張堪之  
為政而歌之直隸災患頻仍小民流離可憐乃竟  
飾為瑞應上瀆宸聽而又援據古人以為比例  
陽為歸美於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竊恐此端  
一開地方官相率效尤務為粉飾流弊有不可勝  
言者溯查同治元年殿廷考試翰林院庶吉士  
嚴辰曲意頌揚當奉旨嚴飭中外同欽夫嚴辰  
草茅一新進耳猶且明降諭旨以戒將來況督  
撫大吏倡言祥瑞於治道人心關繫尤鉅相應請  
旨訓飭庶各省有所警惕不致長浮夸而荒實  
政天下幸甚臣為預防流弊起見冒昧直陳是否  
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譚序初中丞 鈞培

詞林後輩任疆臣不改謙稱禮數遵武穆文成兼取法



流傳青史共千春

公爲貴州鎮遠人同治壬戌翰林由御史放江蘇常州府調蘇州余因事至蘇與公相識公關心民瘼於閭閻大小事秋毫必察人頌神君題聯客座云武穆兩言不愛不怕文成一訣卽知卽行其立身行政可以想見游升蘇藩屢權蘇撫旋擢鄂撫今爲黔撫嘗與余書問往還記室偶忘前後輩之稱卽日致書謝過其謙尊而光若此

任筱園中丞

道銘

昌黎愛直贈君房直道難行困謗傷我愛任鈴天所賜

願教振響向巖廊

公爲江蘇宜興人道光己酉拔貢由教職保知縣洊升巡撫同治丁丑戊寅間爲浙藩余始識公公性豁達無城府言無不盡可稱古之遺直與余極相投契故當公調任直藩時余擬作詩送之云昌黎昔贈君房別作文贈之名愛直我今却作愛直詩爲贈宜興大方伯惜未成篇迨壬午之冬公由山左調撫吾浙方冀重庇棠陰乃以未嘗被議左遷今作吳下寓公深盼節鉞之重膺也

沈仲復中丞妹婿大前輩

秉成

壯我門楣大有光頻伽同命不同翔難忘往日承歡事  
四代齊登眉壽堂

公爲吾浙歸安人咸豐丙辰翰林由侍讀放道任江  
蘇常鎮上海道五年遷蜀臬乞病十年卽家拜京兆  
尹異數也旋升閣學授桂撫今調皖撫余於庚戌在  
京遇公於星士陸星鑑所卽知我兩人八字只差一  
字迨丙辰公登第而余仍報罷乃證知命同而運遲  
三年至己未而余亦獲雋頗信子平有驗顧此後通  
塞懸殊因憶宋稗彙鈔載文潞公與閔封老卒同命  
而每遇彼有小遷除則此有小過犯彼有大封拜則

此有大譴責公將爲潞公余其爲老卒乎余丙寅在里門公自京來書求次妹爲繼室請於先妣允之遂於丁卯于歸迄今已二十三年兩甥皆已成立而公之富貴壽考正未有艾壯我門楣足分光寵眉壽堂爲公蘇寓正寢堂名先妣就養公處十二年至辛巳始奉歸故里四代齊登眉壽堂乃丁丑年事君命爲壬午庚戌辛巳戊子載在三命通會爲前明錢牧齋之命而余則日支爲未故早公生十日在京時曾爲公題織簾讀書圖有句云生年月日時畧同虞山蒙叟今再覩其文可傳人可鄙奪命還須力共努特錄

於此以質知命者又余生時先妣夢爲浮屠再世公  
亦自夢前身爲永春寺僧遶際之迥絕殆由功行之  
相懸耶承題金粟後身圖詩附錄於後

附錄仲復中丞題圖舊作 漢永平時蔡愔等至  
月支國載摩騰竺法蘭還洛中中華始有僧後世  
士大夫多爲僧再世僧可得須陀洹果可得斯陀  
含果可得阿那含果可得阿羅漢果人中最高第  
一故其再世猶得見宰官身縑生二哥與成同王  
午生同官中秘又自知前身俱爲僧則與什伯昏  
營異不大可喜耶前身不能得阿羅多羅三藐三  
菩提復現此身於五濁惡世不大可懼耶楞嚴經  
曰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故有  
輪轉維摩經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  
不著身然則有結習卽有輪轉身外有身後更有  
後無有窮竟是故如來不可以身相見安得滅度  
無量無數無邊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耶四十二章  
經曰樹下一宿慎弗再矣吾於斯言三致意焉雖

然指體非月卽指見月以有我之相求無我之眞  
本無形何有身本無前何有後過去心不可得現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如不動還我父母  
未生前本來面目我于此時合掌跌坐而說偈曰  
今古幾須與婆娑一黠墨覺路自圓通火宅有  
生滅我本瞿氏子永春依古刹五蘊未消融復此  
墜塵堀君已悟眞如應得大解脫乃亦落蔗種世  
網受羈絆才贖賦春華神朗印秋月茲來固有因  
宏願獨超越度恆沙眾生里開賴全活君歸田  
後創造講院力請緩捐懇減漕折眾善具舉鄉閭  
蒙福軒冕與林泉夫豈有差別福德不唐捐法  
性本昭徹與君證前修正受得寶筏破除渴鹿想  
了悟飛鳥跡頂禮觀自在無眼耳鼻舌  
治戊辰季春之月前身永春寺僧和南同

錢子密太常 應溥

少同射策長分曹老訂蘭交誼獨高却羨年來逢蔗境

九天風順看鴻翔

君爲吾郡嘉興人以道光己酉拔貢分吏部入軍機  
乞養歸里適值粵寇之亂乃投曾文正師幕府草檄  
飛書功在帷幄而堅辭外吏之保人皆高之既終養  
仍回京供職年將周甲矣竟得游領樞曹歷躋卿寺  
且見郎君捷南宮得館選蔗境之樂殊堪艷羨余與  
君少時同戰文場卽曾相識後又同官京師歸里後  
兩至金陵適君在兩江幕府相得甚歡及君重到春  
明忽有書來約爲昆弟真可謂白首如新矣

李若農少詹同年

文田

才比相如我不如卿雲能卷亦能舒故山久住無心出

糾紛無端滿太虛

君爲廣東順德人咸豐己未探花授職編修歷司文  
柄入直 南齋因與同直者有薰蕕之異拂衣歸山  
士論高之十年再出名譽益隆連主江浙闈試所取  
皆知名士今爲詹事府少詹事君才於己未同榜中  
實爲翹楚而余忝附知己之列同治庚午君初典浙  
試邀予至武林行館樂數晨夕迨今年再到則余以  
卧病吳門不能相見矣

張幼樵學士

佩綸

神交志感報難圖如此天才世所無可惜知人無鮑叔



竟將怯戰坐夷吾

公爲直隸豐潤人同治辛未翰林天授奇才自無餘  
子開坊後屢有建白皆言人所不敢言以是被

聖母特達之知由庶子越次權左都御史行將大  
用乃甲申法夷之變公受命監軍閩嶠竟被法夷  
用詭道殲吾戰艦而公以持重不敢先發遂坐失機  
被譴削職遣戍余與公雖爲同館而無一面識乃癸  
未吾浙土客之案客民誣控紳富主使首列余名省  
控不報遂拋登聞幸公適長諫院見余名而疑之抑  
不上聞獄遂得解覆盆之雪公實右之余所以有三

感篇之作公雖賜環迄未起用此才當爲天下惜之

許竹簣侍講

景澄

乘槎使者出蓬萊滿載蒲萄絕域回記否豫園陪雅集  
座中師弟盡奇才

君爲吾郡嘉興人同治戊辰翰林今升侍講君本詞  
章作手通籍後乃講求西學爲合肥爵相所知以能  
使絕域薦於朝遂被命賜二品章服爲出使德  
法意奧荷五國大臣以奇才而膺異數足爲桑梓之  
光甲申過滬適君鄉試舉主張香濤制府赴粵相遇  
宴於豫園邀余作陪有詩紀事

陸鳳石侍讀

潤卒

卧病滄江戶不開當關忽報狀元來方今時世輕前輩  
折節如君亦異哉

君爲江蘇元和人同治甲戌狀元授職修撰今升侍  
讀屢掌文衡於視學山左時奉諱歸里上年服闋入  
都道出申江知余僑寓以後輩禮具束投謁適余卧  
病在床不能接見詞垣舊例大拜前輩有認啟單但  
列留館之人與庶常之未散館者而散館改官者不  
與焉其有投謁者必有年世誼或素識者余與君旣  
非故舊又乏攀援乃承折節枉顧彌覺古誼堪欽矣

許星臺方伯同年 應鑠

高張壇坫牡丹期歲歲金閨醉習池一自湖山歸福主  
擁旄偏怪卽真遲

君爲廣東番禺人咸豐癸丑進士分工部京察放江  
西瑞州府洊升蘇臬晉擢浙藩旋權撫篆余與君癸  
卯同年同官京師而未相識直至光緒初年晤於吳  
門備承款洽君好吟咏工駢體自命酒豪時妹婿沈  
仲復中丞乞病寓蘇家有耦園故余每至吳門君必  
邀同燕集輒極酣嬉淋漓之致癸未年君倡綠牡丹  
詩社和者甚眾余詩頗邀許可迨乙酉丙戌見於武

林則官書旁午不復有此樂矣

黃子壽方伯同年前輩

彭年

當年曾忝紀羣知接武公卿此一時未必雲泥兩相憶  
祇應刪讀義山詩

君爲貴州貴筑人道光乙巳貢士丁未補殿試入

翰林留館後引退不仕幾及廿年忽奉特旨授湖

北荆宜施道旋升鄂臬調陝臬晉蘇藩權撫篆誠爲

異數亦高名有以動天聽也余以癸卯寄籍黔試

得鄉舉與君同年甲辰入都謁鄉先達得識年丈琴

塢先生時官吏部忝附羣紀之交迨君通籍後遇於

黔陽余通籍後遇於保陽皆極相得有倡和之作今  
存集內自君開藩來蘇而余已病困不能進謁但一  
通尺素而已

龔藹人方伯同年

易圖

緣深文字兩情關仕隱分途一面慳味到懷人互相憶  
謫仙遊戲尙塵寰

君爲福建閩縣人咸豐己未翰林散館改雲南知縣  
道梗不能赴官投効軍營受知於丁稚璜制府以功  
擢山東東昌守游升粵藩調楚南忽以細故被彈罷  
職君爲吾同榜少年有容才兩絕之譽己未榜後同

游梁園遂訂心知約爲昆季乃先後散館出都而君  
投筆從戎獲登膺仕差慣其謫墮蓬山之恨余則自  
甘退隱惟學馬少游爲鄉里善人而已方君改官出  
都時余曾集蘇詩故人如故今有幾謫仙非謫乃其  
游爲聯以贈君烏石山房詩集懷人詩中曾經見及  
今爲懷君之作聊以相報惟年來在蘇在滬彼此相  
尋竟無一面之緣也

田熾庭廉訪同年

國俊

與君先後下蓬萊喜見巡方秉節來已報江南霖雨遍  
喬遷萬里陟三台

君爲山西孟縣人咸豐己未翰林散館改工部從公  
郎署二十餘年始由御史選授江南鹽道歷權四司  
升授黔臬幸君通籍時年甫弱冠故今方逾五十也  
余與君同年相識甲申夏重遇申江自此常通音問  
而君兩權藩臬至蘇亦得杯酒言歡殷勤道故

應敏齋廉訪

寶時

人誇經濟冠時賢籌海聲名震九邊我獨知君通理學  
不遷不貳得心傳

君爲吾浙永康人道光甲辰舉人就直隸州同仕江  
蘇游升蘇臬內召乞養歸先以熟諳洋務被合肥爵



相之知由侯補府奏權蘇松太道旋卽眞除益異數也君尤講求理學特於上海闢龍門書院延講道學者爲之師課士專用性理論及經說而屏除時文詩賦實爲創格余嘗贈以聯語有不貳不遷孔門絕學之語蓋有所指也

英續村都轉同年 啟

十年不調于雲官忽地超遷詔捧丹正欲託孤孤忽死  
滿眶老淚不勝彈

君爲漢軍廂白旗人咸豐己未翰林清秘堂例有漢軍一缺久曠無人故君甫得庶常卽充辦事因是早

得京察遂放湖北黃州府而君不事營求竟致十年  
不調直至光緒丙戌始以俸深知府邀

聖母

特達之知超授兩粵都轉亦奇遇也余與君同年相  
識而出都後久不相聞年來以兒子開元就場大使  
捧檄粵東時通音問乃方承推愛而兒忽暴亡慟哉

俞蔭甫太史前輩

櫬

才子經師總必傳隨園名在曲園前曲園更有俞樓在  
曾許狂奴借榻眠

公爲吾浙德清人道光庚戌翰林乙卯視學中州防  
弊過嚴不免賈怨竟以命題割裂細故被劾去官從

此一意著書易榮世而壽世所得多矣僑寓吳門築室以居海內外無不知曲園之名直欲上掩隨園

中興曾李兩名相爲公師友時通慰問而彭雪琴尙書爲時名臣亦與公爲親家江浙當道爭致束帛延爲經師浙中諸弟子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年屆古稀親見文孫登第名山福分勝於達官余自壬戌散館後始謁公於津門自後退居里門往來吳越必至曲園俞樓兩處謁公時以所作就正近輯桐鄉縣志告成求賜序言頗蒙獎借庚辰年挈家人游西湖曾蒙假榻俞樓因撰聯奉謝云昔之王氏今之俞氏同

爲昭代經師爭並世千秋吳越他年分俎豆前有隨園後有曲園具足他邦文獻自斯樓一築湖山本地借風光樓中聯語甚多公頗賞余此聯多未經人道語也

附錄曲園前輩見荅桐志求序書 芝僧先生仁兄年大人閣下承示大著桐鄉縣志體大而義精文詳而事覈洵必傳之書也近來各郡縣志皆設局纂修麇集多人願祭成事遂同官書竟魁佳構先生此志竟由一人閉戶仰屋而成宜其與他志不同矣世之言志者輒推重康氏武功韓氏朝邑鄙意不然此二志乃孔子桑伯子止一簡字耳古志字與識通志卽識也孔子曰多見而識之此志所以名也然則志豈以少爲貴者乎先生積十數年之力聚百數十種之書旁徵博引去非求是於同時人中求之汪謝城之南潯志差堪伯仲然彼止一鎮之書有此精詳無此博大也近今各志皆出

官修故開卷必有各官之序連篇累牘隔雜播齋  
一望而知非名筆此志爲一人獨修則有先生前  
後兩序足矣鄙人何容著糞佛頭乃先生殷殷之  
意更欲鄙人於序中指摘其疵以示後世無論鄙  
人才淺學疎無以仰贊高深且亦無此序文體例  
惟既承不棄芻蕘輒欲少盡愚瞽竊見職官表中  
張如戴一人兩見此卽詳之得者也苟求其簡則  
轉失之矣惟宏光元年實本朝順治元年於義未安  
光偏安之號而轉載順治開國之元於義未安  
欽定通鑑輯覽亦止附注宏光未嘗竟以  
是年爲宏光元年也愚謂此處更不厭其詳宜於  
甲申年大書國朝順治元年而以小字附注明  
宏光元年從輯覽之例張如戴下則書明授二字  
至乙酉年爲順治二年則又書張如戴之名而註  
其下曰明亡入國朝仍舊如此庶不貽後人以  
口實矣至於入主出奴講學家積習秉春秋之筆  
不必徇門戶之私先生意在獨尊張楊園故施約  
庵不爲立傳然此人實亦一大儒當日能使夏峯  
先生千里貽書叩問其人可知也乃止於藝文志  
中姚江淵源錄下一見姓名猶敘崖略則著書講

學之施博與督學納贖之朱荃一律待之矣後人讀之得無有未鑿乎鄙意宜於邱雲之下補入施博但加按語云施約庵宗主姚江所學未純然亦楊園之友也故附列之如此則與尊意不背而後人亦帖然矣因承下問率書管見以副虛懷死罪死罪年愚弟俞樾頓首

馬春暘太史同年

傳煦

曾共蓬萊絕頂攀偏遭謫墮到塵寰如君已得登雲路也向鱸鄉早退閒

君爲吾浙會稽人咸豐己未以會元入翰林留館後曾得京察記名以病乞歸主杭州崇文講席余與君同年在京相識歸里後亦嘗遇於西泠顧吾兩人皆曾爲一榜領袖而不得騰達仕途可步鈍榜狀元之

後塵矣

朱蓉裳太史

善祥

廿載桐溪闢講堂借才鄰邑壯門牆七年三作衡文使  
化雨公然被遠方

君爲吾郡秀水人光緒丙子翰林家居濮院地屬秀  
桐兩境故君爲諸生時肄業於濮之翔雲書院桐之  
桐溪書院余時忝兼講席承君執弟子禮甚恭供職  
詞垣時通音問君於癸酉得拔貢甲戌朝考第一  
用刑部小京官乙亥應京兆試中南元次年聯捷入  
詞垣丁丑留館壬午爲福建副考官乙酉爲雲南正

考官戊子視學四川文場之利文差之密爲近今所罕見而八閩使旋乘傳過里門尤爲榮遇故余於桐志八景梅涇濯錦圖說內特載之

徐花農太史

琪

俞樓都講大名家喻草曾將韻事誇兩度衡文皆小試喜持玉尺泛星槎

君爲吾浙仁和人光緒庚辰翰林才名藉甚照耀湖山爲曲園高弟稱爲俞樓都講余至杭州與君相識時承欸洽新知而若故交辛巳偕遊俞樓見贈書帶草余作長歌謝之乙酉戊子兩與秋闈分校今年典



試山右清班敷歷拭目俟之

朱桂卿太史親家

福說

才兼元白與岐黃近到蓬萊得禁方病叟候門偏不至  
折肱祇爲自醫忙

君爲吾郡海鹽人光緒庚辰翰林係同治乙丑補取  
辛酉拔貢與迪周從弟鈞同年申以婚姻因與余相  
往還詩文高出流輩尙未得一秉文衡上年奉諱南  
歸幸得令子志侯鄉闈高捷卽吾姪婿也君精岐黃  
術去冬來滬余因痼疾求治而君忽以乘輿折其肱  
久乃得痊未及爲余一施妙手也他日其以醫國手

而奏活國之功乎

朱蓉生侍御一新

遠聽朝陽有鳳鳴一鳴頓使滿朝驚  
竭來邂逅西湖畔從此歸昌不發聲

君爲吾浙義烏人光緒丙子翰林典試楚北晉階侍  
御以直諫去官余於丁亥之春遇於武林承執後輩  
禮甚恭並於友人處同讌甚歡因作兩詩贈之

金沅石給諫壽松

故人有子不須哀  
倒屣曾經識異才  
更喜名駒能跨竈  
已從東觀陟西臺

君爲吾桐邑人光緒丙子翰林係翰臯同年前輩之  
子故總角時余卽識之由丁卯優貢捷庚午京闈蓬  
山繼武克振家聲今爲刑科給事中故人子弟當以  
君爲翹楚

敖金甫比部同年前輩

冊賢

陶孫後裔善評詩別後行藏繫我思猶憶結鄰燕市日  
狂歌輒被隔牆知

君爲四川榮昌人咸豐癸丑翰林散館改刑部余與  
君鄉舉同年又爲詞垣後輩同治初年同寓京師北  
半截胡同比鄰而居眷屬亦相往還與君朝夕論詩

互相評隲甚相得也自余歸里後聞君得京察而未  
記名乞假還蜀旋有大臣保薦未見出山其高蹈邱  
園耶

徐亞陶比部

寶謙

卅年老作孝廉郎忽報泥金殿選場杖國杖朝皆有分  
吾曹從可傲馮唐

君爲吾郡石門人光緒庚辰殿榜進士先以咸豐辛  
亥舉人援例得主事分刑曹鄉舉三十年始捷南宮  
年已周甲矣今爲安徽司郎中已屆古稀在通商衙  
門行走有年 本朝科名晚達者艷稱沈歸愚宗伯

鳳樓集卷之三  
君雖無其遭際而康疆壽考亦足及之余與君同郡  
同曹往還相得歸里後猶有詩札往復君精岐黃術  
子多鈔以優貢知縣官粵東後福正未可量

汪範卿主政

朝模

循良有後世承恩館閣蜚聲弟繼昆會見紫薇花盛放  
風光足可壯吾門

君爲江蘇長洲人光緒丁丑進士用中書今升宗人  
府主事父杏村公官吾鎮同知惠政甚多至今人猶  
感頌君隨任多年因在立志書院肄業試輒冠軍故  
於余執弟子禮令兄玉生太史乃丙辰前輩也

顧子山觀察 文彬

消寒燕邸記同游白首相逢迴不侔十萬腰纏騎鶴返  
蘇州更覺勝揚州

君爲汀蘇吳縣人道光辛丑進士分刑部由京察放  
湖北鹽道乞病復出授浙江甯紹台道數年復引退  
歸裝甚富於宅旁築有怡園與吳園留園爭勝優游  
林下年近八旬猶復姬侍盈前殆得彭祖術者余與  
君在京舊識戊申倡消寒詩社君亦與焉詩酒交歡  
幾無虛日晚在吳門相見重談往事追憶墜歡不勝  
今昔之感云

費幼亭觀察

學曾

曾記黃堂助校文飛騰轉盼到青雲急流勇退何須惜  
教子成名四海聞

君爲江蘇陽湖人爲嘉慶己卯會元耕亭先生庚吉  
之子以少孤棄舉子業援例以州判分北河才長肆  
應肝膽照人咸豐庚辛閒以熟悉夷情受

兩

官特達之知由京縣超授天津府旋升清河道權臬  
事偶與同官齟齬乞養歸遂不出年未艾也君與伯  
兄訂金蘭之誼故於余亦承以兄事同治癸亥邀余  
至津門校府試卷昕夕論心歡好無間自歸故里往

還吳門必承欵治令子西蠡太史念慈天授異才連  
捷春秋闈試翔步木天後福未可量也

江蓉舫觀察

人鏡

艷傳獨秀領羣芳唾手金鰲願未償捨却文章求政事  
羨君仕路快騰驤

君爲安徽婺源人中道光己酉京兆南元賦得月中  
桂詩有自天鍾獨秀爲世領羣芳之句爲時傳誦銳  
志欲得大魁而久困春闈乃考取中書得入軍機放  
山西知府非其初願也旋升河東道權藩篆與大吏  
不合去任今爲湖北漢黃德道余與君都門舊識杯



酒交歡共踏名場交相勸勉余雖倖列詞垣而一蹶不能復振君則仕路騰驤方隆隆日上也

黃讓卿觀察同年 元善

同年底事倍相知爲見師門介壽詩此日遐方持節去  
弓衣織句遍蠻夷

君爲湖北鍾祥人咸豐己未進士分戶部余與君同  
捷春闈後初不甚相往還後以余約諸同年共爲詩  
介沈文忠師六十壽見君五古一章橫空盤硬逼真  
昌黎乃與訂交約爲昆弟君曾分校京兆秋闈今放  
貴州糧道屢權臬事固同年中之得意者

朱竹石觀察 之榛

藉甚聲名列上台幾回歡會在蘇臺  
凌雲賦就逢揚意  
始信貲郎有異才

君爲吾郡平湖人少負大志留心經世之學不屑從事帖括以同知仕江蘇適譚序初中丞爲首郡大加刮目後遂列諸刻章旋以道員需次大吏皆倚重之徐侍郎致和與君無半面識特疏保薦由是名紀御屏四權臬事惜以目眚未能入覲尙不獲大用於時余與君同郡而有連每至吳門輒承欸洽閒論時事亦多吻合

沈容伯觀察

康保

忠良有後振家聲遠道書來訴宦情清白兒孫難索米  
尊公佳傳早編成

君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自幼隨父月海公潮宦游  
直隸咸豐癸丑月海公盡節滄州全家從殉而君適  
以謄錄投供在京得免於難後以同知選桂林海保  
道員歷任鹽巡左江各道並權臬事年逾七旬矣余  
與君在京舊識宦粵後間通音問余輯桐志特列月  
海公於 國朝忠義之首其事實卽由君寄示也

鄒渭清觀察

仁溥

豈徒遺愛浙西留好善當爲天下優却憶當年輸晉粟  
也曾借箸代前籌

君爲江蘇無錫人以縣令投合肥爵相幕下從戎游  
保知府筮仕吾浙歷司權局爲大吏所倚重同治己  
卯權湖州府事甫三月而政化大行日坐堂皇理民  
事幽隱必察人頌神君後權金華府篆亦如之今己  
保升道員君天性好善故凡遇勸捐助賑事大吏輒  
以屬之余與君在杭相識戊寅歲請以桐邑積穀五  
千元移助晉賑適君綜理捐務頗引爲同志云

張午橋太守同年

丙炎

當年同掇榜花高，羨子蓬山位置牢。底事一麾歸隱去，令人疑是種魚陶。

君爲江蘇儀徵人，咸豐己未翰林覆試首列。庚申以館元留館賦用頌揚體，余患頭風未及同試，以詩賀君。有尹邢避面之語，迨余壬戌散館賦亦用頌揚體，倖得館元。君方欲和前詩見贈，而忽遭謫墮文字之遇，亦有幸有不幸也。君於同館中共推作手，竟未一秉文衡。後由京察放廣東廉州守，素稱沃壤任滿乞歸。忽有言官歷舉宦粵之得廕仕者，請勒助餉。君亦與焉，幸得彭雪琴尙書以有乖政體覆奏其事，乃寢。

光緝甫太守同年

熙

西山蠟屐憶從君，兩兩吟聲出白雲。此日尋詩衡嶽去，  
還應熟讀捕蛇文。

君爲安徽桐城人，咸豐己未進士，分工部，後改禮部。  
光緒丁丑充會試同考官，放湖南永州府君爲趙蓉。  
舫師選作東床，而命孫夔臣同年與余作蹇修，故與  
君往還較密。因訂蘭交，壬戌冬日共游西山，頗窮其  
勝，並轡看山，聯床覓句，回憶生平，此樂不可多得。

李小涵太守表弟

景曾

中表同曹，倍結歡。廿年徵逐在長安，而今老病空相憶。

鳳樓懷人集  
帶水睽違一面難

君爲江蘇上元人道光甲辰舉人爲刑部郎中後以知府需次吾浙祖遺家貲三百萬爲江南首富遭粵寇之亂竟至蕩焉泯焉僅恃一官餬口到浙後屢司推局一權甯波府篆與余爲姨表兄弟兩人相繼得鄉舉同試春官先後入刑曹同值四川司在京師往還多年余歸里後適君來宦浙時復杯酒言歡惟年來老病不能相尋徒臨風懷想而已

林少筠太守

祖妣

君曾勸我奮鵬圖却自潛身避仕途名進士爲賢太守

誰教歸去課生徒

君爲江蘇無錫人同治戊辰進士分兵部以知府需  
次吾浙歷司榷局權杭湖二郡守皆有政聲余在立  
志講舍君來相訪始得識君自後每至武林輒承欵  
洽甚相得也余癸未遭先妣喪乙酉服闋已六十有  
四矣君猶力勸出山不知余非伏櫪之老驥也然要  
見君期待之厚乃丁亥至杭聞君偶與上官齟齬卽  
拂衣去官歸主錫山講席名進士賢太守上官以此  
目君而竟不能用惜哉

陳哲甫太守

明遠



少年喜近老成人海外歸來意倍親  
槎上蒲萄非蕙苴  
定知蚺螭屈能伸

君爲吾浙海鹽人癸卯同年雲山孝廉之孫仙海司  
馬之子也以名諸生屢試不第乃北走京師投匭上  
書言通商事頗蒙采用遂爲日本屋使徐公孫麒辟  
爲叅贊後來者爲黎公庶昌尤倚重君由科中書游  
保知府論功晉秩行將大用今春誤中蜚語事旋得  
白余於癸未識君吳門自至申江時復相見頻年臥  
病君自海外歸來必臨榻慰問時有唱和少年英俊  
喜交老蒼不可多得也

附錄陳哲甫參贊丙戌冬日本寄懷詩三絕奉  
 使吾慚蘇典屬杖鄉公是魯靈光頻年信託忘年  
 契半爲詩狂半酒狂鵲健鷗閒六十餘吳松江  
 上結茅廬却來海外浮家客願獻奇聞助著書  
 世局如棋下子難幾回獻策走長安海東時見魚  
 掀浪要向先生借釣竿又戊子夏過滬見贈詩  
 四律再瓜期深怕我歸遲近尋手畢有病成絕  
 症若再待差滿回國恐不及相見之語今日相  
 逢喜復悲四十年來荒祖硯公與先大父癸卯  
 同譜義余奉使日本蒙贈詩育祖硯勤磨文自富  
 之句并拜新刊大集之賜在東京瀕行時接讀  
 和章將健筆支公病瘡壘祇能筆談採得三  
 病惟將藥長看有酒獻盈卮潞公洛社百年開  
 神山上藥看有酒獻盈卮潞公洛社百年開  
 自輓詩還續幾回辱示續自輓詩萬事達觀  
 宜享壽公自號達叟一生成厄遇爲多才豪吟  
 早奪東坡席狂醉曾陪北海杯壬癸之間在滬  
 屢陪謔飲豈獨文章耀桑梓公手輯桐志業  
 已刊行終留姓氏到蓬萊蓬山一蹶爲公憾  
 事而大集願到日本彼都人士爭求之則名傳海

外蓬萊矣借得先生舊釣竿  
自隣域外風飄梗敢伴庭前日秀蘭  
府留粵與團孫世叔同官一省公聞之色喜  
味九秋縈短夢循例乞假六月回國省親  
忙幾度走長安余七度秋風今歲尙擬應京槐  
試裏可能七里灘頭水分助狂生筆底灑  
圖蒙公病中揮毫珍壓我裝乞題東海泛檣  
事掄揚指公散館舊事蒙題圖冊有追配中興  
曾李左之句令人惶汗雨下似聞老鶴山中語  
要看秋雕海外翔留得焦桐發奇響幾番護惜感  
中郎余曩因先大夫川沙交代事爲人欺迫  
得不遑惟公與沈仲復中丞方蘭垞太守出抱不  
平調息其事又假歸口占索和四絕兩度皇  
華奈費襄君恩暫許假歸鄉蓬萊山上無他物採  
得仙芝獻北堂黃金入手輕於土難向南山結  
草廬自笑乞兒還闕富歸裝海外有奇書十年  
浪迹百無成懼墮先人舊日聲一事重泉聊告慰  
碧山東去有佳城我是轅駒愧不前我家諸弟  
尚青年年來家國都艱甚好學劉琨痛著鞭

吳子備明府 觀樂

循良餘技擅岐黃醫國醫人總有方見說瘡痍民盡復  
如何不爲起膏肓

君爲吾浙仁和人以諸生從戎保知縣仕江蘇屢任  
大邑今爲無錫令卓識宏才長於吏治尤精岐黃術  
辛巳之秋先妣在蘇患病幾殆得君妙手回春因請  
結爲昆弟然余抱病三年諸醫束手今春就醫於君  
亦不見效則非君術之不精而我命之當絕也

鄒芷汀明府 文沅

心中止此一賢人杯酒何時得再親見說浙東霖雨徧

可容借寇福吾民

君爲江蘇常熟人投効合肥爵相軍幕得保知縣筮  
仕吾浙先權慈溪令後補象山令同治初年君來司  
吾桐屠甸寺釐局有異政余作心中賢人記贈之遂  
訂蘭交然自抱沈疴久不通問矣

張少渠明府

豫立

積善由來可動天爭傳脫難福星船世人不信延年說  
請讀狂奴介壽篇

君爲吾郡嘉興人以縣丞仕江蘇保升知縣歷捧海  
運之檄君孜孜爲善凡當官之事有可濟人利物者

必陳請上官見諸施行而天之報善人者亦極靈異  
方同治丙子福星輪船撞沈於海海運委員皆殲焉  
君本欲同舟前往忽以事阻未與其難是年適君五  
十故俞曲園前輩作文壽之余自來蘇與君相識極  
爲投契丙戌值君六十余亦以延年之說作文壽之  
今附錄於後以勵世之好善者

附錄張少渠司馬六十壽序 嘗聞星家言有延  
壽命難算之說或疑虛中之說不盡可憑故假此  
說以自文而不知實本於荀子之美意延年美訓  
善美意者善意也人壽之修短本定於生初而積  
善者獨能延之此其事嘗見之古人而未嘗見之  
今人茲乃見之姻黨張少渠司馬矣君五十時曾  
捧海運之檄已約同人共乘福星輪船以往臨時  
忽以事阻乃別附他舟去而福星遂撞沈於海同

人職焉人皆謂君多善行得免於難俞曲園前輩  
卽以此事作文壽之今年六十矣又作文壽之以  
補前所未備而君復索余一言余何能有加於曲  
園前輩哉無己請以延壽之說進竊以君之壽命  
於天者僅五十耳五十以後之壽皆君所積善以  
延之也嘗見前人傳記謂冥間於人之善惡無不  
籍記其善籍有金管銀管斑管之分用敢懸揣其  
等差以記君所積之善焉君於同治戊辰權鎮江  
府知事所司有江中救生船二十八號經費向爲  
官吏乾沒每飾詞以報大府而實無一船君乃力  
請於上必復船額而於人所乾沒者一塵不染吾  
知冥中必以金管書之曰此事當延壽三紀君於  
同治庚午科充江南闈差目擊謄錄之潦草號戮  
之模糊供給之遲延字紙米粒之狼籍皆隨陳其  
事於主者而於病寮之設尤言之娓娓動聽近知  
浙省已仿而行之粵閩諸省亦有爭相慕效者吾  
知冥中必以銀管書之曰此事當延壽二紀浙西  
客民墾荒大爲民害久而激成光緒癸未之變而  
客民轉有所藉口君則早於十數年前洞燭其弊  
大聲疾呼先鳴府縣後達大府有莫先於遣客民

莫善於歸舊業莫亟於緩賦稅莫切於勘荒熟等語吾知其必以班管書之曰此事當延壽一紀而西克復之後朝廷軫念民依剔荒徵熟官吏乘勢吞荒大獲其利迨光緒庚辰譚大中丞秉節重來欲下吐荒之令而礙難登諸奏牘乃不得已而以查荒爲名嘉興漕額最重故首及之吏胥藉以激怒小民謂將盡徵其荒田也而毆官之難作矣卒之中丞執意不同各州縣乃勉吐所吞驟增漕額故余次年春壽中丞六十聯語云增十餘萬之糧而民無加賦增甘餘萬之釐而商無加稅皆實錄也否則庚辰並非大有年浙民又豈作惰農數十年而忽勤於一旦哉然當毆官案發之時遽以民變上聞中丞倉卒無計正欲發兵勦辦適君以他事至杭叩轅門而上謁披肝瀝膽以保禾民之不變請毋用兵而兵符已下乃令詭爲巡視乍浦海防者過而不留片語轉圜所關甚大吾知冥中必又以金管書之曰此事更延壽三紀上年乙酉君捧海運之檄在滬驗米適值法人阻運君力請大府納米於西人之困以免紅腐而利轉輸由是官累以脫民免重徵吾知其必又以銀管書



之曰此事更延壽二紀嘉興官塘圯而修修而復  
 圯乃復請帑而大修焉皆君之力往來行人得免  
 於溺人之笑吾知冥中必又以斑管書之曰此寧  
 更延壽一紀君今年甫六十積善無己延壽亦無  
 量縱不能比於彭祖季河之壽登八百然以視一  
 百九十五歲之宋卿一百二十八歲之于伯龍必  
 當有過之無不及焉若商山四皓之大年香山九  
 老之同甲有不足為君頌者吾則以為天之報善  
 人必不專在於壽也如君之力護正供也當更得  
 食祿萬鍾報如君之議闕荒蕪也當更得富有如  
 園報如君之為民請命也當更得子孫眾多報如  
 君之為國恤士也當更得子孫科第報即壽論  
 而君之壽徵亦不僅積善而已千古之至壽者莫  
 如文而君獨好之篤嗜之深其氣必有相感者歐  
 陽子曾言為善者必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  
 窮近時鄉先輩錢惺吾先生亦謂金石不如紙壽  
 其言皆有至理君非獨好前人之文且嗜近人之  
 文而尤嗜俞曲園前輩金眉生都轉及余之文然  
 曲園為海內經師其文真古文也眉生都轉不矣  
 為才士其文猶是今之古文若余則韓柳歐蘇未

類門徑特以時文爲古文耳而君亦嗜之其於文殆有嗜痂之癖而不擇精粗美惡者默然要亦君之膏散矣

是爲序

丁松生明府 丙

好行其德共稱賢猗頓君山況兩全我欲贈之三積說  
祇緣病久未成篇

君爲吾浙錢塘人生長巨室抱負異才藏書之富甲  
於兩浙遭亂後猶能收合餘燼重整家業杭垣初復  
一切撫卹善後事宜皆君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故  
蔣果敏公呼君爲大秀才左文襄公保薦人才請以  
知縣發江蘇而實非君之志也故終不赴官惟在鄉

里大興善舉廣搜書籍因西湖 文瀾閣被燬藏書  
散佚懸價代收十得七八繪有書庫抱殘圖曾索余  
文爲記余歸里後卽耳君名每到杭垣輒就君論說  
古今擬廣溫公之說作三積篇贈之而遷延未就惟  
曾於滬上購得 文瀾閣書目贈君君喜獲至寶而  
文瀾修復後君以所收書捐繳閣中獨缺圖書集  
成一部余爲代購吾鄉鮑氏賜書歸之而閣書乃全  
譚文卿制府以此事入告謂君志在隱居不求仕進  
歸美令兄得一增秩君眞畸人也哉余輯桐志感君  
借書之惠特作瓿酒借書圖記之

馬船西叅軍外甥

瑞熙

展我甥兮酷似不衙官屈宋異凡流由來內舉親無避  
定有封章薦馬周

君爲吾浙海甯人簡香妹壻之長子也以諸生就府  
經歷需次江蘇爲沈仲復中丞奏帶至粵西派充巡  
捕官復帶至皖頗資委任君天性孝友爲人誠篤故  
余於幼時卽爲刮目旣長而好讀書幕游官事之暇  
手不釋卷詩文皆追摹古作者公卿多愛其才且重  
其人而馮蓮塘學使朱竹石觀察尤爲傾倒云

許篆卿孝廉姪壻

文勳

鹿春堂人集  
登龍以後始乘龍盼到蓬萊第一峯豈獨才高王子立  
白圭三復似南容

君爲吾郡平湖人居乍浦年甫十九中同治癸酉  
舉人尙未聘婦適余姪女寄沈仲復中丞膝下時爲  
上海道物色得君招爲快婿君爲人誠懇端謹文亦  
養到功深屢上春官薦而不售持滿而發當不遠矣

盧小菊孝廉

景昌

讀書三代始登科壯我門牆助我多不向邯鄲尋舊夢  
竟思養望老巖阿

君爲吾桐邑人同居烏鎮同治癸酉舉人祖若父皆

績學能文僅得一貢君始發科年亦逾壯矣兩與計  
偕卽不復作進取想品旣端謹性復恬退文則功候  
甚深故自余重興立志書院每逢課士輒取壓卷今  
特聘爲齋長院事皆以屬之

徐篆香孝廉

鳳銜

畫地誰能測算精得君妙手慳輿評他年若與承明選  
好纂圖書續集成

君爲吾浙歸安人光緒丙子舉人父小谿孝廉有珂  
同治丁卯以經學受知張香濤典試得高魁君能世  
其家學尤長於測繪之術凡繪地圖能用西洋測遠

鏡升高而測之以勾股算法計鏡中目力之所及定  
四望之廣輪延袤以合於羅盤之度數可無毫髮爽  
不必躬履其地也余輯桐志所有全境輿圖聘君測  
繪僅兩至吾邑不數日而圖以成眞絕技也他日登  
進於 朝庶幾大展其術乎

蔣稚鶴孝廉

廷獻

早知別下後人興果有奇才貢 大廷願子遙追韓十  
八豈徒譽作出藍青

君爲吾浙海甯人光緒丙子舉人少負神童之目曾  
見賞於蔣果敏公長而博覽羣書下筆有奇氣父生

沐公席豐履厚而好尚風雅廣搜秘籍刻有別下齋叢書流播海內尤喜扶植上類遭亂溘逝家亦頓落人皆卜其後之必昌君果與兄學博連登乙科而君才尤爲傑出曾肄業桐溪立志兩書院故於余執弟子禮而余則常爲道青出藍藍謝青也君行十八故以昌黎期之

都潮孫孝廉

守仁

爭名多士總能軍獨愛君文似我文亦有小乘衣鉢授他年安穩致青雲

君爲吾桐邑人居城中光緒壬午舉人幼卽穎悟



十五歲游於庠初應院課余卽賞之且喜其文筆之類我特於同治甲戌選諸生才質明敏者充立志書院內課生供給膏火俾得專心舉業以君爲稱首讀書三年所業大進名噪一巖旋登鄉舉吾邑後起之英非君莫屬也

徐鈞夫明經

之榮

陰甫茂才

之懋

昆弟

艷說吾門大小徐此才當爲國家儲榻來慰我西河  
慟萬語于言一紙書

君兄弟爲吾桐邑人居屠甸鎮皆早歲游庠作舉業文字能爲湛深之思發前人所未發故於院課並

曾考取超超等因先後選充內課生在院讀書三年所造日上與亡兒伴讀頗極投契故去冬余抱西河之慟鈞夫作書數千言相慰語長心重殊可感也今歲秋闈同邀房薦他日其繼吾邑二馮而起乎

朱蓮生茂才

逢甲

卅年老友遇京華重見申江眼未花案上高堆三萬卷  
爲憑文字作生涯

君爲江蘇華亭人諸生博覽羣書尤長經學曾爲黔南之游以文字受知鮑花潭學使爲張春潭觀察幕客曾參軍務事平列保而君不願爲外吏故僅得一

膳。虛銜後客京華始與余識曾爲薦作成魏卿師  
西席因是爲諸王貝子貝勒知名爭相聘延禮爲上  
客然曾與某邸一言不合卽拂衣而出人皆歎服又  
曾兩次投匭進書皆言軍務惜未見用晚歸故里仍  
以筆墨爲生涯每考上海求志書院甯波辨志文塾  
輒冠其曹因得藉膏火以餬入口年逾七十猶復矻  
矻不休所著經史文字不下數千篇且工鐵筆善白  
描余嘗贈以聯云絕藝漫驚流俗眼羣經能折聖言  
衷君頗引爲知己云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自序

余抱病三年聊以筆墨自遣上年春夏間編成年譜一卷已付手民冬間遭亡兒之變懷抱愈惡病益增劇無意人間事矣乃延至今春尙難解脫復思藉吟詠以自遣因念平生師友存少亡多而知遇之感交際之情有不能忘於心卽有不能已於言者每夕枕上得詩數首不兩月而成感舊詩一百二十首爲亡者作懷人詩六十首爲存者作其中軼事瑣言恐閱者索解不得乃各述其爵里與詩中所指於詩後降格敘之間有詩文可相證明者附註於後詩之前後以爵爲序實用前人成

例敘中稱謂各有所當而非敢意爲重輕卽刊附詩鈔  
年譜之後用示後人俾便參觀並題四絕云一編感舊  
有新詩更詠懷人數半之死者何多生者少祇因暮景  
追崦嵫朝端師友半公卿交到忘年有後生得識 中  
興曾李左此生不負畜雙睛道成而後同光繼屈指生  
將七十年歷數 四朝人物眾不知他日幾流傳殿門  
不復事游行枯坐何能了此生却得病中消遣法朝朝  
枕上報詩成懷人詩中邊中丞張學士陸殿撰皆未謀  
面竊比於古人之神交云時在光緒己丑九月桐溪達  
叟巖辰作於吳門之沈氏耦園時年六十有八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④⑧  
周駿富輯

顏氏家藏尺牘附姓氏考

四卷(清)顏光敏輯

明文書局印行



## 顏氏家藏尺牘序

麟麟雅藻。自昔延芬。溯厥源流。或以書法傳。成以文字著。傳書法者。殷煙元常。而極於二王。著文字者。防李少卿。而盛於六朝。歷今二千年。世俗競尚。有選本有專集。有駢儷有散體。各臻超妙。如度木鄧林。販繪江市。美不勝收。此曲阜顏氏未信堂所藏尺歷。裝池凡三十四冊。題跋一冊。姓氏攷二冊。皆一時名書。碩彥英詞。妙墨之所薈萃。蓋以書法傳者也。余藏之海珊山館。歷有年所。將持以贈友人。爰錄其全文。都爲四卷。附姓氏攷一卷。彙入叢書。以備一種。是向以書法傳者。今又以文字著矣。集內計二百餘人。當其含毫飛翰。結想停雲。或經緯文明。或商榷今古。或情致委婉。或寄託遙深。或旋轉而爲功。或剖析以見義。或揆張乎風月。或舒嘯乎煙霞。窺一時交際之隆。覘四海人文之盛。於以張晤前賢。旁參故實。疏淪謹性。暨軒逸情。亦四卷之一助也。至諸公事迹。見於姓氏攷。裏輯始末。詳於題詞。披覽足悉。毋重贅焉。

道光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春正穀日潘仕成謹藏



029 -516

# 顏氏家藏尺牘卷一

獨太傅溶

前承大翰。已有小札。奉復。想久塵記室矣。不佞以老年久病。復荷簡命。囊主文讀。惟恐隕越無當。以貽知己。差幸榜發之後。論無異圖。差遣罪戾。獨失之於令弟。以是爲愧耳。所恃高明。諒之於形跡之外也。鑒煩注念。我答稽遲。以無人索回字。且值不佞勿冗無暇。晷更衰。老忘事也。惟照不一。讀名另具。

遠承芳訊。足紉不忘。象紐大杯之惠。傑謝衰病。相仍未前。脫暇里缺。日望鋒車。至止。從吉在何時耶。近吳適已亡。休甲有日。且海內人文。雲霧霞蔚。囊集京圖。異千古盛事。惟前。台駕速發。激驅王路。共襄太平耳。冗次率復。不前欲言。

龔尙書鼎孳

率別經年。圖晤不遠。茲偶值程舍復回里。取道金陵。喜得謝爲鱗鴻。以通芳訊。故竟然獨治一而舍獨紉。在水乳。倘蒙進而教之。弟與有發。施與。異溶主臣名單具。

曹侍郎溶

歸讀大集。沉雄傑出。直欲囊括千古。壓偶時才。小巫爲之心悸。然疲曠有所激發。亦將力索枯槁。仰歸日月也。里人范成。閒從弟至此。書畫十數種。足充清玩。其人復實無文。以法鑿定傑值。當奉教愧前耳。餘駕

面罄。

近代史書邸鈔之外，以必家乘爲憑。昨誦雄文，甚爲忠烈生敬。完上附謝，弟溶頓首。

葉尙書方藹

終年碌碌，未獲時候孝履。忽辱大教，注念殷殷，愧荷交并，曷可言喻。拙文鄙儻無似，深幾上玷名賢，有負仁人孝子之託。乃蒙不棄，採而用之，益不勝其悚仄也。使旋匆匆，率朝奉報，伏懼垂獲不一。

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懼一時草率，無以國仁孝之意也。旣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爲之首。然後其言信。夫所誦義言者，非獨事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徇時俗爲夫取爾。鄙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硜硜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徇時俗。則幸自反面無愧焉。錄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蒙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爲咨嗟涕洟。稱道誦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踴躍恐後者哉。幾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何問之破，實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畿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爲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尙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踴見撫實書之謹錄藁一通寄上。至於謙虛淺而詞不稱意，有負所委，慙怍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宜藹再頓首。

高侍郎辛允

承垂注已佩德矣。此謝諸凡幸自愛。婆心區區不盡。

劉參議思敬

昨晉拜時遇一舍親泊河之干。未防船滑落水。衣履盡濡。是以頗門弟便而晤。深以爲歎。舊日筆墨所記。偶相知者。刊一種奉公暇寓目。尙未印行也。有未當并希而示。以正其訛。至感容再面悉。名單肅。

劉考功體仁

使車駐山水之勝。勝友必多。朝夕得佳句。所獲已侈。不必更問阿堵矣。弟汗漫江南。自春抵冬。今始返棹。邛溝。然不敢入石門一步者。恐客多無以應也。尚价代躬走賀。兼有特誼之懇。春初在江甯。物色得一二。人尙可供書卷。旁頤指。今欲北歸。勢不能緩。而力又不足。倘老年親翁。假以一數。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密之。不須向人道也。明歲二月。當再晤以悉。弟昨在吳門。乃聞孔親家至舍。而弟失候。至今耿耿。近況各何如。幸示爲慰。弟吳江一路。頗有所作。匆匆不及繕寫。容他日請正。

阮亭冒雨見過。念吾脩來當共談。幸惠然卽至爲望。脩來先生。小弟體仁頓首。

沈侍郎荃

金馬追隨。渥承雅眷。暇教未久。頓易星霜。伏諗兩年翁。乘濬沖之至性。篤莪蓼之深情。雖偶極哀榮。而依然孺慕。弟以塵糧碌碌。未遑崑泐。蕪緘一慰孝履。懷耿之切。與日俱是。茲敬捧瑤華。兼拜隆誼。仰惟擊愛。

不敢言辭。大老先生。穹碑題字。謹如來式。豐手以書。丙舍題額。亦率塗附。交來便矣。但中闕款項。或有未妥。并立石年月。或秋或冬。未奉確示。另確數字。屆期酌配。何如。匆匆布復。並謝至意。憑楮神馳。弟荃再頓首。

昨逐隊而行。未免困頓。一題交際之事。尙覺疲苦。以故咫尺衡宇。而數未敢趨叩也。舍親咨文已送到。閱且晚。尙須題請。不識何時可以咨入。或均也。伏懇留神。統俟面時。九頓不盡。

聞咨送之文。昨已用印。感荷至誼。曷有極也。薄楮一紙。聊爲尊伴題資。并照不委。

所事聞農部已咨發貴衙門矣。闌期在即。願望台慈。多方噓護。早賜允咨。或不獨舍親一人也。諸容面頤。弟荃頓首。

茹凡所託。承老年翁台諭。即欲爲之作札。所有委折。竟爾忘却。望再詳示之。不一。弟荃頓首上。

虛火上攻。頭面作腫。即靜臥尙不能支。況有筆墨事。紛紛未了乎。閱極閱極。顏年翁七律。高華秀朗。正如瑤臺嬋娟。見者皆知其妙。不止格律之精當也。二札已題。率復先君子崇祀。欲求顏年翁佳作增重。不審可許我否。門年家弟荃頓首。

奉別未幾。頓移時序。還老入都。不識曾道及否。弟輩顯勉從。幸已告竣。所故者。皆潛處力事。單寒孤苦之士。想老年臺早已悉其大略矣。今困解差之便。遣奴入北。總仗留神照庇。目下尙有正事未竣。來月初當返敝鄉。長至前即束裝。歲底可握晤。以罄積懷也。憑楮切禱。來僕甚數。諸凡望爲周全。切祝切祝。貴房

師侄老。此時想亦未回。回時并致意。外附闌墨拾冊奉覽。

鑿坡奉別之後。復感寒伏枕。駕過失迂。委冊亦稽報命爲罪。茲端倅上繳。乞賜察收。聞大集已付剞劂。何時得惠教也。附訊不一。弟荃載頓首。

繆侍講形

瓜步道中。過承惠恤。故人之誼。令人銘刻。歸來忽忽三年。不及以尺素候問起居。殊深懷想。令叔岳孔先生。遠臨敝里。得接手教。知近履佳勝。承台委。竟作子虛。人情薄於秋雲。而令親不無金盡裘敝之歎。在弟處。那移貳拾餘金。稍資行李。然而困頓極矣。瀕行草此。教行奉復。臨楮翹企。

好雨生涼。儘堪劇飲。明日候車騎早過。千祈攜綠綺來。一踐疇昔之約。兼可爲弟驅病魔也。望望弟形頓首。

承諸位年兄盛意。至再。敢不祗領。惟日內炎風正暑。斗室促坐。無可爲樂。略微候雨新涼。當以浮瓜邀快談也。率此容面罄。弟形頓首。

一飯草草。甚以不得罄歡爲恨。尊分離不敢當。併祈一一致之。諸年兄鄙衷。昨已面吐。率有以諒之也。率此不一。

伏枕偶得二詩。書呈大方。鄒正。典會必佳。得賜和敝尤感也。修老年兄。弟形又言。昨候起居。不得面待。色笑爲快。卷在何日解科。望年兄敢使一諭。經承恐駕回。則于君卽謝事。又需有得。

也。特此再瀆。事候明示。弟心歲。

昨承賜顧。未獲。趁謝爲罪。新選同人。向有公酌。不知近尙舉行否。如無。則年兄必有再席。弟以欲附費會行。未諫可否。望示下。諸不一。

梁師伯於廿四日行。有啓即可。附去同人公候。甚爲切當。祈年兄卽作一瀆。付弟。贖寫。與來。价可也。弟。鹿日。體病極。非教於方命耳。率復。脩未年兄大人。小弟。彤頓首。

弟因歲事。倉皇拮据。略無寧晷。實不能操管作駢句。轉體一友。捉刀。以鹿臺命。苦不望工。候年兄名手。請易用之可也。率復不一。修翁年長兄。弟。彤頓首。

弟有許語。欲奉商榷。特走候。不得一晤爲歎。諸三日。當再開過訪也。弟移寓在東首打磨廠。異君廟勝門。夏舍親相隔十里。會面爲艱。奈何奈何。年兄諸凡行止。有便幸以尺一示弟。千徐千懇。修老年厚兄。弟。彤啓頓首。

刻下在此候一回信。不得走高軒。約在明午後趨教也。特此先覆。弟。彤啓頓首。

度歲碌碌無停晷。不得走晤爲快。算章過關良久。可勝罪歎。值此心緒匆忙。勉敷一面。請教。勉。映春明。一補過。堂聯書梁夫子句。想定有當尊意也。修未年兄。弟。彤啓頓首。

徐尙書乾學

久疎教言。時切瞻企。偶於啓奏時。一晤芝宇。又勿獲暢顧。乃望夕鹿鹿。良體願稀。偶歡曷極。茲有至親姓。

名仰懇知屬。瑣瑣可郝。然有不得不爲得穎之苦情。輻敢待愛奉瀆。伏望俯俞。具感高誼。能老世翁。未前全允。或將其一轉托貴同人。必期有當爲懇。懇上隆愧。尙未未報。至今耿耿。然中心處之。無日敢忘也。原欲走叩面懇。恐不相前。揣此布瀆。臨啓虔愧。

前慢甚爲歉。舍弟咨照已領入。特囑致謝。忠彝零目。并四書解四種。奉上。諸容叩悉。不具。侍乾學報首。

郝尙書慢訥

曩獲朝夕聆教。幸寡愆尤。別教典型日遠。莅事維煩。以庸拙之夫。處艱郝之地。將來不艱作何稅駕也。正愧未達數行。虔訊孝履。忽承台翰。意氣懇懃。把積再三。殊增感激。追跪履太末。先生愧銘。使數維懇。尤堪革薄起懇。百世猶將積之。奚止裨一時之世道人心也耶。東望泥首。莫知所頌。肅此奉復。臨池悚切。相去千有餘里。歲華屬更。雖彼此神依。非山川所能間隔。而握晤維艱。無日不倦。倦於懷也。接台翰。恍如面承。稍慰積愧。弟向以冗病之彼。已苦支猶。近復多所不堪。更覺頽墮。固不能自解。懷望高賢到署。得奉指南。幸老年翁善自頤養。早命鋒車。無使弟輩久貴引領也。辱委尊筵。弟素不節書。稍遲容覓人代揮書去。虔勒附復。臨穎猶懇。

吳侍郎元萊

一別數年。時深懷想。昨聞旌節入長安。弟以外吏勞勞。匪朝伊夕。愧人事過疎。而功令是凜。遂罪種如山。莫可這也。老先生寅年臺。或亦諒其生平。而不加督責耶。這承手諭。如對芝眉。復荷猶領。安致濫拜。唯心



銘良友之至愛而已。別諭自不敢勞台廬。此弟所藉以安靖地方之賢技也。况叨梓里乎。敬聞命矣。匆匆不及多緒。容面再佈可耳。臨啓依切。

容臺共濟雅賴開心。素旆言旋。未遑馳遺。迄今耿耿。老年臺情。輕彌暮。至性過人。不肯深以爲念。頃接手言。得聞孝履。遠懷差慰。太老先生。緒孝天成。人佈譚表。垂諸史冊。照耀千秋。承賴墓表。兼以傳辭。諸之肅然起敬。但天不憖遺。彌增哲人云萎之歎耳。不肯逐隊碌碌。寸長罔效。引退譚言。忝縣滋懼。未知年翁何以教我。豚兒僂倖。非台庇不至此。伏蒙垂注。感荷無已。殊卷呈教。鄂削幸甚。臨啓瞻馳。

孫侍郎承澤

秋霽可喜。吾鄉之災。貴縣稍輕。家中有人來否。知聞宅納吉也。出暑後。乞時逐一澤。專兄事若何。此時或無暇及此也。不盡澤頓首。

連未得晤爲歉。七日齋中。淪茗小譚。乞爲約譚舟老同過。前評宋大家文。彌爲痛快。欲藉爲商榷。矧望矧望。

昨校定晦庵先生極其精細。已一一改正。再以第二冊奉覽。幸卽賜遺。理學先生詩。縣庵下佈。削靜脩光。生極工。已選定。繕將完矣。寧有近息否。承澤頓首。

久未奉教。殊切耿耿。近餐河面。河水水草。蘆尚約年翁小譚也。彌齋銜。有小房一所。賴堪履停。今年教蓋中層。不與人住。以西向日者。言宜明歲。敬借光移。層不必論租。前已面言之矣。不垂澤頓首。

惟老年翁勤勸在公。今已及瓜。寬大廉淑之譽。決於遠顯。喜可知也。不肖近來閉門益深。自年翁行後。杳無覓然之音。故懷思倍切。非可言喻。年華日暮。而啾啾之志不衰。諸經俱有註解。現在註禮。五六月。雖可卒業。苦長安無經學書。承教代爲商中收買。此莫大之愛。謹開一單。乞留神。肅價購之。抵都一一奉上。使旋勿迫。肅此代候。願言不盡。

法方伯若真

老年翁報命榮歸。竟不能一尊奉祖道。雖翁落中人。不足齒數。其如中心耿耿。何弟已戒道矣。一札再別。不盡之緒。時縈夢寐。附問候小奏九件。統希注鑒。其別件載一單。唯老年事不忍之懷。向吾鄉諸君子一致之。感德何既。肅此代布。不盡依依。庫綾一懷。書復。

說帖

原任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法若真說帖。伏念真待罪兩載。拮据萬狀。盡爲懷人作牛馬。若有一分一文。自私自利。天地鬼神鑒誅。今離任之後。代上憲陪墊者。已罄變庫產。尙有一二未完。無可再賠。不得不據實說明。仰求郎大人。金前司。自行解結。然不將事之原委說明。勸冒欺罔之肆。謹一一陳說。一。郎大人任內。督前司收寄買賣豆肆萬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勒令變價解院。復差內丁守取豆價。因年久。內有耗折。並經承侵欺貳千叁百陸拾柒石。該雖壹千壹百捌拾五兩。經承陳馨無方賠補。遍揭通衢。有總督豆商之語。污穢不堪。只得借勸庫銀墊解。今庫項無補。無可代賠者一也。一。郎大人任內。願欠倉米貳

千幾百陸拾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差內丁賈册到司。諭令改入新收項下。候發領銀。及至回京。價仍不給。前米缺額。只得借動儲米抵完。又令左書辦取去額貳千兩銀米俱空。今儲米卹行獲價。鄭完米價銀肆千柒百叁拾玖兩零。虛懸無着。無可代賠者。二也。一。金前司任內。陸年柒月內。自領出庫銀壹萬捌千餘兩。至前年捌月。始買豆壹萬叁千石到省。久泊河干。及詳明奉郎大人憲批收倉。在船內卹有霉價。共計六千餘石。此時若勒買足報收。有失同官之雅。只得允從。使經承林植領出。具新儲補。後林植身故。家貧不能賠補。軍需缺額。後官卹勒令本司代賠。或在金前司良心不昧。不能不急爲措完者也。以上三件。儲遠年未完。並非本司任內之事。本司亦並不會出結受代。今俱累及本司。淹滯江南。諒亦仁人君子所垂憐者。敬陳臺電。如會郎大人金前司。鼎言歸結。俾得生還。存歿啣結。謹說。

趨叩未得晤謝。爲懷。前見鄭石兄。道及老年翁思得秦篆。弟有一老友。頗善此技。敬爲製二章呈閱。儲可領略。不妨以所欲者。領爲示下。亦知此道之有公好也。何如何如。諸容晤布。不盡。制弟真百稽。

許久未獲晤數。何日共移鄭兄處。得借高缺一日耶。爲望爲望。前委大字。倩人勾出其力。不能如腕聊以竟數耳。敬報命。領弟真百稽。

許久未晤。正欲受教。昨忽懷家報。有傷心之痛。病不能支。實不能侍長者。但肅此代謝。非敢言辭也。謹叩呈。不具弟具頓首。

昨趨望大喜。未趨晤叩。容再領欲誨。吉聯博笑。小弟真頓首。

孤旅遠客到。忙忙數晝夜無停時。以食客起居皆身親之。廚下無一使可能了此也。適容去得稍息。信手作截句。媿不能揚揄大雅之十一。其若之何。幸老年翁截用之。令叔老年臺。尙容端肅呈。不具。先此特報。並有遲遲之罪。諸容面悉。不盡制弟百稽。

別老年翁後。卽以謁撫軍。作皖城行。得之郵筒。附停庭年兄札。恐遲其中之說。先遣使上聞。亦有一札致徐公祖。乃爲弟交盤之投。祈其破格照拂。老年翁見時。當爲弟致謝之。感徐公祖之恩斯勤斯也。並祈老年翁代投之。統容歸去時。登叩不具。制弟百稽首。

錢塘雪旅。把臂言別。條忽四載。其如此光陰。何弟以不然之白灰。自不入春陽之赤管。老年臺先生。夏夏契刀。軒軒簪珥。而雪中之炭。亦覺艱澀。江河日下。可恠也。亦可悲也。歎息歎息。自弟狼狽歸來。頭臥空山。炎涼萬狀。辛酸百結。欲再走長安。一番買老。仰二天之在層霄。憐一介之有知己。老年臺先生。必有以指我於泥途落落中也。秋暮漸寒。年歲不登。脂車無資。須之來春。可借長兒。樗同裝北發。趨謁崇階。以近奉截取之例。先具文投貴衙門。祈臺鼎曲玉之。亦以王玉如年兄歸來云。前猶有軍機十八人無著落。徐此者更無期。徒多往返耳。且戀轡者。樗兒於己未徵幸後。卽循頭東例。勞助。援納中行等衙門。本年十月初。卽題冊到戶部。因執事金提塘。苛派抖戀。至今六年。不給庫收。以致未行。貴衙門近得龍需。老年翁大力轉求。又不媿不遲遲以待盤梅。俟有頭緒。更望臺恩。先此長鳴。聊申關緒。統希慈鑒。自愧空戀。尙俟晤叩。不具。小弟若真百頓。揄賽將意。有如晤言。以當大曠。弟真再頓首。

李開學之芳

日承枉顧柯陽待領馨歎殊慰飢渴第以簿函塵勞未維一尋青霞仙奕之勝良用闕然山城前案仍攜兩卷畫圖輕舟翻去在老年翁雖爲韻事使地主將何以爲情哉清秋漸爽近社自佳西湖山水間有勝緣否臺旌東邁當在何時率載奉候所領大作及物色諸名人想荷留神統祈卽示率惟垂鑒可勝神往

執掌戎旂屢逢虛度爾然疲役自歎勞生知愛如老年翁方當憐惜之不暇函亦爲此稱觴世法乎仰荷翁代爲道意湖上勝事如常不無倦游之慨便中容再致之別教當俟酌奪另報勿次勒復未應簿續班師北旋兩省更番駐防夫役艱繁十倍于昔小民竟無休息之期履此塵疆殊增浩歎頃獲翰教得臨近履二三執友半載以來不能爲湖山游屐增色且人情奔繁久已悉其槩矣承贈當爲留意必須來謁而後酌定也林生抵衢自是端謹之士餘具悉之率復率鑒不塵

前承翰教勿次附復應慶典記班師就道比日近況何似二三湖山主人不致寂寂否甚爲念之前書所云林生恐江干舟楫維艱今特專人奉迓煩老年翁轉致幸卽遣發日有碑版文字數首欲藉兩商久已懸榻待之矣淳安留代已卽批行來此惟鑒不塵

余開學國柱

貴役旋後又有兩函未知何時可到造船之說既在外定何衙門此爲可以自主但恐鬆增一學函別異

不減須得督疏兩分。題明就裏。如議自易。易也。白仲滿年兄。以海內名宿。得屬淵原。大爲吾道生色。適以衆見參差。未得首用。不獨我輩悵快。凡屬有心。莫不歎惜。頃因別有端倪。未便遽歸。其令郎家居。恐有屬照拂者。在台兄至性國切。自毋事不佞。豐干耳。藉書不盡。

客春小力南還。接手書。殊慰遠念。不佞沿途阻風雨。仲春始得從廣體。登車以北。過家兄濼國署。知台丈有龍江之命。冀得中道便晤。茲因敵故友王雲川。諱子龍。藉候起居。敵友於先朝爲甯南虎將。臥龍國乃其故里。滄桑後。泛宅投維。與不佞結鄰好。廿餘年。而食貧特甚。此君重意氣。輕死生。然不歸筆。屬不解逢迎。台丈當另設一等以得之耳。途次如面弗既。

京國聚首。凡事正可商量。不謂不孝。自孽深重。遽抱大痛。敗血南歸。遂易星霜。絕抵家之後。盡友弔國。遠近陸續。今夏始畢。且敵邑又僻處山谷。無復一寄聞問。門下雅才練識。自是遠到之器。但差穀之地。長非易消。物力維艱。慎交游。惜日費。此其最要耳。不孝志氣益敗。清華絕想。題爲先人無歸窆之善地。早夜疚心。意欲稍遲起復。以襄此大事。未卜可如願否。揣此聊當商晤。長安風景若何。有以示我。臨楮依依不盡。商命之始。原擬中途可晤。不謂馳驅相左。又承存注。至今爲念。不佞於三月廿四入都。此月即可推抱。較部雖有復例之議。然局商闊大。頭緒繁雜。終成道謀。貴差較之別擢。雖有農盡之殊。安穩無虞。則勝他處。六七八三月。方是良時。但滿公極宜調和。大約凡事寬一步。體一着。終得便宜耳。分造廣艱之說。卽風可農商之。如有的着。另當遣報。王雲川之札。原非得已。高明必屬體亮。目下家叔。又索有一商奉慎。亦不得。

不應輕重亦在台酌。實屬親叔。自不得與王雲川同跡也。同門卷已見。舊白張萬四兄亦已相晤。惜光夥矣。役旋匆匆率復不及百一。役還帶有寸板。想久入台照。造船之舉已行外議。但得在外酌定之教。方從內料理。庶有濟也。家胞叔諒允明。以從家兄滌陽暑。便候台範。亦通家之誼。不可已者。昨已從別清諄切及之。台丈古道。人定不待不候之長言矣。率奏如面。弗既。

杜別駕倭燦

周京舊地。文獻尙存。得老世丈。輒勝及之。王風大雅。倡道同人。與一時之盛。疑疑可千秋者也。承教大作。洋洋多風。得初盛。遂音且楷法精妙。當奉爲奕世之珍矣。瘦杯荷愛。莊生謂不材得全。弟知懼矣。并敬謝教益也。何日命駕牛頭寺爲十日談。弟掃徑以俟矣。復顏世兄同胞。三原道弟。杜便燦頓首。

司左側一小樓。頗潔。非酒家也。弟已樓尊卷在此。即頭不敢遠勞。至北門矣。昨書如抄。竟付小力也。弟燦再言。

竟日論文。又得縱觀與府會城中。如此清爽宜人。之事未音有也。太上感船經。乃弟從春月刻成者。以獻墨之資。尙須將伯。遂不縱盛爲傳布。謹奉一部。爲旅舍寓目。未審可呈覽於先生長者之前。命工印謹乎。刻板見在省中印工處矣。西果二觀。并志寸心。榮發何日。今日尙過我耶。不一。弟燦頓首。

手教至。飄誦再四。輒不勝情。弟土木形骸久矣。不意吾兄之能感人。一至此耶。東發何日。慎重加餐。努力

名德與道合真。他日弟當長跽下風。罄聆提誨。得長存於天地之中。幸矣。幸矣。刻下渡渭抵三淮。屬手河梁。遙遙何日。如何。如何。逕來道兄世翁。弟杜恆德頓首。

孫舍人枝蔚

昨一友邀飲秦淮舟中。至夜方歸。歸後因乏使。不能復至。尊寓聞有事相商。是前所託事否。讀大著玩味。不忍釋手。延年庭誥。之淮家訓後。未易多得也。特奉還。前拙稿亦望擲下。弟枝蔚頓首。

拙序於德冗中成之。苦無佳語。又重違台命。謹書上。病人滿床。醫不離門。聞先生將行。竟不及一提別。幸惟鑒亮。修翁先生大人。功弟枝蔚頓首。

數日因有亡弟之戚。匍匐喪間。是以遲答。尊札。悚仄。悚仄。承惠大刻。今日始得展誦。元氣渾淪。體格磅礴。求之古人。當在少陵。昌黎之間。餘子不能望肩背也。敬服數服。先此建教。評語一兩日。聞即呈上。不悉。功弟蔚頓首。

鑒博士搗謙

前承命以行樂贊見屬。時無印章。又僕人甚小。儀有失誤。不便儀歸。今作一拙言奉賜。聊致其意。不敢塗污尊卷。以取罪戾。唯先生一笑置之而已。搗謙再頓首。脩翁先生大人門下。

夢思闕里。冀一登堂。喜遶光儀。來蒞此邦。遠承世澤。用行舍藏。近數忠孝。守搗巖壘。居雲書裏。家奉教旁。已從皇極。聿建三綱。更列人間。聊製七襄。今歸之子。如愛甘棠。念昔陋巷。克己皇皇。豈意雲初。百代流芳。



像贊爲脩來先生錢塘弟應搗謙具草

應處士禮璧

敬啓顏先生閣下。伏惟先生復聖之象，賢斯文之樞斗，得請先生所賜樂腸集，篇章之際，想見其人。前奉命家君同沈吳二世兄，恭叩臺端，并附上九客箴，拙文四篇，求政。今阜同敵友，走儀適有客在堂，闈人難於傳命，不獲望見顏色，悵然空返。拙文如蒙先生不棄而賜之教，乞示期走領。敵館在賀衙巷內，去尊寓咫尺，謹竚立待命之至。修翁顏先生大人執事，年家期晚生應禮璧全頓首。

吳處士懋謙

余客遊曲阜甚久，因得交脩來。時脩來弱冠，才鋒馳騁，霆舉纓發，便令人退三舍。日同其大阮石珍倡顏，不啻百餘篇，暇相與瞻謁孔廟禮器，憑弔少昊元公之墟，極一時友朋歌咏之樂。脩來每出語，必驚一座。余心儀之，而心憚之，贈詩二語，有君才方跋扈，余意已沉冥。然脩來靜穆，不輕言詩。後舉進士，權稅龍關。復遇於金陵，適我友愚山至，出其南苑扈從詩八首，兩人讀之，瞠目歎賞，爽然自失也。浸淫有年，陶冶成集，而見其五古之雅也，七古之雄也，五律七律七絕之精以練也，沉着痛快，壯采驚人，如隴西之射，飲羽沒石，平原之書，透過紙背，字字從古人中來，而又字字不從古人中來，東魯風雅，代不乏人，荔裳淹通，阮亭英藻，方之脩來之沉鬱偉麗，真堪鼎足觀止矣。雲間吳懋謙序。

日來腸紅甚，腰痛不可忍，不得入城，殊爲相念。當事歸否？別有事否？弟有小影，求題像贊，俱欲意中人先

生文章品望爲海內第一人不可錯過也。上與旁皆可題。惟尊意。脩翁先生教弟謙頓首。  
來對如魯公透紙背。諸咏清新沉着。高貴不可言。謝教謝教。兩窓作得分韻二首。求政弟酬應頗多。尙聽  
韻可省矣。如何如何。樂翁長兄先生教弟謙頓首。

一病杜門。幾不能見我故人也。同人爲弟危者。十且八九。如此暑天。躊躇籬幕間。尙未出戶。今幸庇稍進  
食。接教知念弟深矣。聖湖白雲。繚繚清夢。諸同人當一一致之。謙使知遊況頗俊。慰快之甚。俊秋候駕歸  
室。望早桂新開。以奉言笑。弟一小序。曾刻否。如刻。寄幾部來。并有懷弟詩否。脩翁先生。小弟謙頓首。

吳徵君農祥

張鍾會飲圖呈上。恨筆粗疎。不稱藏原本耳。如可塵雅玩。留爲謝宅爲荷。謝生老矣。乃能爲老先生圖此  
二册。抵掌相對。不辯爲三太傅衣冠。謝郎邱壑。俱兼之矣。老先生必自有題拂。當和其後耳。弟祥頓首。脩  
翁老先生老年臺。

別後又頓患瘧。台諭以寒暑中爲之。恐不足以辱命也。惟教之。小兒吳容。謹遣趨侍左右。愈敷伯。今之史  
才也。老先生於瘧院祖臺處。乞提提之外。家兄吳楨。舍姪吳紫芝。皆寒家之俊也。望一躡視之。爲感。弟祥  
頓首。脩翁老年臺。老先生大人。

小兒昨已奔歸。今晨趨柏臺試矣。伏冀老先生。始終題拂不盡。布衣弟農祥頓首。脩翁老先生。吏部相公  
閣下。

席處士居中

不奉顏色者已屢易星霜矣。仰企之私如何可云。憶先生憩駕廣陵。猥蒙雲誼。不棄葑菲。收之交遊之中。廟之座席之末。且辱玉趾。惠然肯臨蓬華。於是得共啣居酒。細切而論。酣醉耳熱。復爲刻燭聯吟。而高峯妙句。尙勒齋閣。則一時叨藉之盛。迨將感思無盡。念之念之。先生巍然人表。如岱華聳。拔猥區。爲時瞻仰。而銓選重寄。停門牆桃李。宏列仕版。至若揚風挖雅。牛耳詞壇。更爲人士之宗。拙選一帙。亦藉光珠玉。不小近將馬首都門。當挾此帙敬呈。因以奉教於左右。則數年積愆。遂可稍慰也。春水游鱗。便附尺廣。彙以蘇句寫意。統爲寄正。唯祈藜照不吝。則遠人幸甚幸甚。

雨雪載途。未得銜泥造晤。深爲悵歎。小照鄙陋無似。欲藉大言爲龍錫。安干珠玉。或不吝揮毫耳。拙廟牆卒業。欲求佳稿。爲陽春高唱。以光梨棗。幸卽肅惠。是望。外有俚句奉贈。容銓呈不一。情翁先生。制晚居中稽首。

林處士璠

契闊登龍於今四載。伏處蓬蒿。鬚髯如雪。南來仕宦。每問璠姓名。皆出先生之口。知提攜教誨。感深刺骨。尙拙刻另刪定。付梓未成。曾許弁言。謬托椽筆。故人貧病。不能遠涉。尙有青眼處。還祈留神。拙稿一册奉覽。

早聞肅稿呈政。欲面求教益。再行改削耳。憶前諭凱歌。戲擬爲之。或不須此。恐涉自獻之醜。詰朝當看揚。

以悉種種。晚林瑤頓首上。

拙作二首。欲走謁呈教。適有遠客枉顧。先送記室。野老嚙語。不足道也。俟騰清再行刪改可耳。昨繼元晏爲拙刻生色。先生能愜然乎。太翁傳。叨列賤名。何敢拙刻資。容面悉謝。晚林瑤頓首。

昨醉後狂言。得無持布鼓過雷門乎。太老先生傳。乞發來手。當補作贊。三日內。并關侯祠記。同奉上。小序一首。求附末簡。稍暇當更作大篇。刻入拙稿。以榮布衣。何如何如。晚林瑤頓首。顏老先生山斗。

杜處士濬

前拜台復。深感盛懷。而其人忽然數日不見。自失機會。殊爲可駭。豈弟之窮。固未易謬耶。茲敢奉問。先生門下。不識有可以爲弟地者。而弟但附一書。寄候當事。用成兩先生之美。則尤奇感也。篇恐遲則遲矣。悚切悚切。連以酷暑。不敢作熱客。俟雨後稍涼。卽趨領至教也。不盡欲言。

吳太守綺

塵事蠟毛。略無清晷。不遑造別。擲下。豈勝歉仄。昨以傳物將意。不蒙全茹。反辱獎謝。真足負悚矣。茲有窮者。吳門敵居二所。業着小价求售。其價值必待數日後。方有就緒。綺則不能久拙。欲先就道。奈刻下脂車乏費。敢於老先生處。暫假拾金。濟此匆遽之需。曾於渡江後。卽部署奉還。素沐高雅。必不以鄙首爲何。漢者。迺敢瀆之左右。幸諒鑒。不盡觀縷。臨穎主臣。

弟已遷至曾氏河亭矣。刻下正在部署。未及過晤。當事一札。前蒙俯允。但小兒卽日南歸。其事俱在邗上。

必得持返相示。乃得拜惠也。望爲轉達。特此酒修翁老年翁先生弟綺頓首。

連日避巖於清涼山寺。月中望遠頗多滯興。恨不得老先生同知也。今日水樓聽雨。始得從事筆墨。冀報台命耳。田公祖將返句曲。前事可否。幸鼎言以促之。爲感。修老老寅年臺侍綺頓首。

吳會萍蓬。正擬飽聆塵誨。而匆匆返棹。不及具杯酒以敘別懷。又不敢俗物唐突高雅。惟案頭小玩數事。謹買之清閣連中。聊資吟餘真賞。伏冀晒存。豈勝榮闕。不一。綺再梗首。

適所言書院一事。非有他意。以田公賤當世大賢。不可失此勝地。資無多費。事可必傳。幸老先生商其可否。以示援納。既不可行。今奉一呈相連。餘兩事。並祈代促。卽發爲感。修老老寅年臺侍綺頓首。

姜處士梗

連日走候。面詢皆以公出不值爲恨。蒙賤瑤璫。并厚惠數渡。感佩非筆舌能罄。明早的行矣。以措值行李之艱。心緒惡極。竟不能上和白雪。以表數年仰企之私。歎仄無似。希知己原而有之。梗頓首頓首。

渡江匆遽。不得走謁行館爲罪。衢州之往。想不宜太遲也。善季青蓮曰。載湖五月涼。又云竹色谿下綺。荷花鏡裏香。則知山陰道。雲門寺。或可一枉高入避暑也。候贊卽當草奏。決不煩苞茅之討。王父母下事。卽詢及賤子姓氏。此爲徐崑山昆季所託耳。然亦難職卽爲趨拜者。以老先生龍門在望。梗忝有一日御草之幸。必須長者表揚介紹。而使駕下乘。亦可鑿鑿購上鏡矣。昔縣官負米立雪。拜袁生僵臥之床。詢公仲足度履。履刺史載酒之期。使當持莫有後先。必不連成古今佳話。故特遣豚兒渡江。求一尊札。致之王父。

母或可少冀其青盼。則玉成之德。真不淺細也。札中求認爲稱許。云梗平日不鍾奔走趨承。當事貴人。卽冠蓋滿京華。交遊遍天下。而云梗倦遊。已唯貴人能式。盧圖面耳。前書單內。尙失開名。臣奏議一書。係一百本。此最要者。大約弟在敵鄉。先爲搜訪。諸書名單別齋。

吳興陸氏。造筆名手。開台駕至越。彼欲以佳筆貢之法書。藉弟一言爲介。希選其可者。若入京需用。亦不妨向渠多買。連日以諸公盛筵。故不敢唐突。俟清暇。當走訂者書。至田家一飯也。梗頓首頓首。

吳門

宋實穎。既庭。住。張適。字梅民。住專浦巷。詩。金侃。字亦陶。住雙林巷。余懷。字海心。金陵人。姚文焱。字彥昭。長洲人。高簡。字濬游。爲江浙第一。楊无咎。字震百。詩文妙絕。住。王蒙。字石谷。畫爲。徐枋。字昭法。明王季廉。高士。馬長逸。住羊山。玄門。以上諸公。凡相見。俱云姜梗鍾夫致意。

盧博士元昌

小詩三首奉正。大作幸卽擲教。外有小事相瀆。乞一札致婁父母。并煩尊紀。懇懇得肅鍾爲妙。修翁先生。小弟元昌頓首。

昨特走候。值駕山行。想佳詠必多矣。弟欲求一尊帖。致史公。祈發小倅。荷荷。特愛干瀆。容鍾頌不處。修翁老先生。小弟昌頓首。

紀處士映鍾

讀樂圖集。知作者爲一代之詩人也。開卷多樂府古詩。峭然壁立。吐語高潔。已坐百尺樓上。酒酣睨八極。俗物都茫茫矣。至於命題有意。憶古情長。感物悲歌。一倡三歎。古體之渾體流轉。今體之秀逸絕塵。含憶深厚。讀罷而几篋間。尙殷殷留金石聲。安得不以此事相歸。顏先生樂讀集題辭。金陵紀映題頓首具。

丁郎中澎

昔人稱孔北海爲先達。而其文特高雄。德祖次之。詩皆不與也。詩獨描子建正平。甚矣詩之難言已。從來論詩家。侈口以古風方漢魏。近體追盛唐。然終膺描頭畫角。愈趨愈下。造建安慶歷之堂奧者。寥寥若晨星焉。余且老。懶作詩。間作亦未必佳。嘗欲得海內雄材。沉博偉麗。獨踞一代之上。竟不少樂見。體樂圖集。不得不於先生歎服膺也。樂圖集詩評。弟丁澎樂圖僭筆。

張處士彥之

驚湖王書城兄。精於星學。與亭庵宏軒梅巖。俱舊交。仰重老先生令範。特過奉過。公祖父母頭。一嘯揚之。彼叨庇不淺矣。修翁老先生大人。年家眷晚弟張彥之拜。

范進士鄰鼎

老年翁文章聲氣。夙甲海內。弟於蓬窻間。作南豐北面者。既十年於茲。未之役。喜依未光。得慰饑渴。未慶匆匆言別。夜明總欲滿把。擲而不才者。當面錯過。可奈何。頃見老年翁讀書鳳閣。稽古龍墀。此一佛六押。昔人所深賀也。宰相判官。真不愧王佐家風矣。每欲相羊左右。以道阻且長。適因家兄出遊聖鄉。敬此代。

候起居附小刻求鄂不礙

王給諫曰高

曠遠教範再易寒暑雲樹之思時切寤寐老年臺以清班之選暫膺攢關重任聊展經濟鴻猷此乃踐台宅揆之先資也欣企欣仰迂拙如弟自給假歸里久戀山林未獲通候茲將入都候補特令小伴隨賀年兄南來托代叩新社不腆附將聊申輶悃惟冀鑒涵小刻奉覽臨穎神馳

史編修鶴齡

分袂倏已半載秋光清勝想龍江煙月盡入詩囊殊不苦於韻地作勞人也頃接手敝深荷遠注停雲相望正有同懷耳使旋匆匆藉復餘情莫既唯鑒不宣

吳太傅正治

祥琴在御景福維新屈指還朝掃榻以俟乃接手言尙稽良晤可勝悵惘然金風薦爽履坦非遙握手燕山仍依依在旦晚間也望切望切不肖年復一年總無善狀惟是湖南底定敝鄉已稱寧宇六十老人可以伸長林豐草之計統候知己到日悉此衷曲耳遽使言旋草此率承復不盡穎言臨風瞻企

屠尙書粹忠

別來迭更燧火雲樹之瞻時勤寤寐也老年臺鴻才偉望爲當宁倚重邇聞靜攝舉朝引領未審何時命駕以慰蒼生也家叔事顛末已悉左右不敢多贅但積弱之後無能積振大急小絕所由來耳承老年臺



加意栽培。雖弗克如願。而愚叔姪。啣銘。甯有既哉。亦情有劉和一法。作就地文章。庶直捷了當而已。不盡  
縷情。容圖端佈。揮汗率復。神與楮馳。

李處士日景

弟於前月二十九日。乘江直至本月初三日。始楮長發。首留數行。令小奴投上。不識入楮覽否。弟自初十日抵濠上。一路爲風寒所中。舊恙復作。臥牀又三二日。地不過三百里。別不滿半月。回望耿光。宛然天韻。當不知如何之久。且遠也。弟由都下方回里門。返棹江寧。想又是報命之候。龍江月色。渡口濠聲。不識擊杯摘韻時。亦念及白首李郎。悠悠行弟否也。豚子寄寓江干。異鄉孤旅。所謂窮人無告是也。爲祈老親翁。曲加青拂。深感長厚。病廢餘生。一日不堪溝壑。決不敢負高誼於雲烟耳。料老親翁兄臺。軫念梓里。必不忍膜置也。聞有觀風之舉。此江南諸士子之舉。所託陳諸飛楊芝二生。并景子陳玉書者。萬望推分優列。榮感不啻弟身之矣。承惠路父母一函。到卽致之。極承深款。弟已將太翁任鳳陽縣事首之。渠忻然樂從。卽新守劉裁翁。弟亦力託。亦爲唯唯。老長兄幸速令人來舉中。遞呈以副至孝。行迫率勒。諸縷心照。臨泚不盡。膜縷。長至後五日。弟景再頓首。

弟廿二日。確行矣。昨匆匆走別。未盡所談。來春返京。想又是老親翁報命時也。人生非榮鹿。何能久相守。洵夫所請教之札。不識便於相託否。侍教數日。確摘之性。或者親翁所稔知。非敢情一字。作山水遊人弟。倘蒙酌發。亦桑梓厚道也。卷册三件。係王生求售者。送覽。尙有畫屏二十幅。容過小寓。取看。向拙稿便中。

查擲諸不及弟景頓首。

昨匆匆以小力四出，簡駕爲恨。惠兩領到，存之箚中，相機拔之。若可不煩常事也。仍當郵寄。然老觀翁舌上蓮花，已鑿肝剝骨矣。佳箋拜領，快甚。爾蜀之求爾爾，一笑一笑。中書君適值乏用，更感分惠多矣。昨所云寫字之王生，曾於江寧管糧二處，以他事夾責擬罪，恐老親翁不知其來歷，特密聞之。如欲令寫楷字，差貴役送之寫去相接，恐不便也。分俸極感至愛，第尊署清寒，祇有心頓而已。今日尙有一席他出，若天雨則不能渡江，又在明早矣。率謝不一。弟景再頓首。

趙太常崙

昨緣便鴻，附上八行，想已達吾年兄台電矣。賤恙至今尙未全復，皆以人情之商，所遇之窮，鬱鬱使然。趙如松甚可用，遣价去。年兄與周年兄望石商行，知年兄骨肉關情，不待多贅。去价口裏可耳。

別我年兄，不覺半載。弟卽年兄，勿須再囑也。六月出都，炎暑馳驅，一路感瘧症，直抵三山未愈。昏曠中，扶掖入闈，幸仗庇，所拔皆孤寡知名士。撤棘之日，歡動城市，捫心自慰，庶不負我兄知己之望耳。卷隨復卽到，弟尙有小价去，諸可心照不贅。趙如松甚的常，孔老親臺，推吾兄之愛，不啻骨肉，謹此并聞。同署謹兄弟。隨後卽有人到，年兄且勿道及可耳。此番文頗堪觀，年兄須亟力譽揚之。

鄒山人篋

皖邸餘閒，屢得罄聆塵教，生平至願，何樂如之。春歸過尊寓，篋別冒雨尋山，二日始撤浮渡，山不甚高，而

巖洞萃集。徑不甚深。而松篁陰翳。有關有廓。有橋有闕。皆是天然。不假人力。週遭不過十里。斷跡壑無議。茲山僻在荒陬。游人罕至。宋歐陽公往訪山僧遠公者。山自茲始闢焉。山徑有三道。由華嚴寺入勝。始得綱領寺。僧號山足者。乃青原首座。蕩洒有致。脫堂頭習氣。凡入山俾之爲導。極佳。老先生掛瓢江上時。由王家套。不過半程可到。幸勿以紆道失之。晚篋敢勸。關前出山。由陸路至廬州。三月廿六。始得歸里。不意金斗程蕉六先生。亟欲晚篋相會。遣价追至江寧。篋因其誠懇。不能固却。今將復往矣。前領老先生議帖。已付記室矣。今因盛使來皖。便鴻附候。容面不旣。臨穎曷任瞻馳。

## 翁尚書叔元

春明拜別。寒暑再更。鹿鹿塵盆中。遂成疏節。然瞻戀之私。無時不依座右也。叔元本無識知。奉命來此。畏懼滋甚。出關後。擬遣一介。祇候興居。遂巡未果。乃辱老師叔手書慰誨。兼荷隆貺。遠頒漸感。何極。貴鄉人文之盛。實甲天下。前列諸篇。自謂得未曾有。榜發後。會城諸會事。皆承謬許。謂與口翕然。但不知都門議論若何。大約兢兢此心。可告天地。餘非所惜。惟才短識薄。或有遺珠。無所逃罪也。老師叔一代鉅人。衆望咸屬。幸不惜齒芬獎借。曲賜包荒。則感頌名德。永啣不朽矣。盛惠對使敬璧。率泐謝復。統希垂照。不一。老師叔大作。近今以來。都無此種手筆。不朽盛事。舍此誰屬。續示十三篇。方焚香盟讀。少寬四五日。依當奉繳。承論序言。實不能繪畫日月。或有思路可尋。當勉綴數語。不敢必也。先此復不次。世侍生叔元頓首。

## 高太常層雲

曩者素車東指，相對霑衣，惻愴離情，較尋常分袂，爲更切也。歲華荏苒，兩更寒燠，想者世叔先生，松窓讀禮，著述尤多，且知牙緋卽吉，不日還朝，肅迓前旌，矜傾積愫，其欣慰爲何如耶。世晚鹿鹿無成，旅前蕭寂，前雖濫登薦牘，正恐素無根柢之容，未敢妄邀非分。近復讓開史館，則朝夕復事，不幾東細腰乎。大抵隨行，一爲與試，以了此一局已耳。別論自當爲知己者效，想鑒望夙欽，有無藉於鄙言者矣。使旋藉復，不盡依馳。

潞何猶几席間耳。馬首一去，邈若山川，神溯雲亭，倍深勞結。昨偶至闕下，爲俗緣所困，片晷不得自由，乘閒欲一觀清揚，乃竟未能適願，旋爲敝吏促歸，遂不復走晤，殊快快也。二箋奉繳，冗中促管，拙過巴人，如何如何。二老先生，祈叱名荷荷，晚層雲頓首。

### 梁相國清標

久未得相晤，爲恨。舍親郝雪海，前遇恩，應得封典，聞在貴署，其公子欲領取，舍親雖經身後處分，原非侵欺及食墨之比。近又經特旨，褒其廉潔，准免追銀，或仍當領，幸惟留意。如有應商，亦爲酌議，聞當何如。餘略悉。

頃食甥極荷雅誼，謝謝。向有舊聯二三，皆蛟門諸兄書者，今煩大筆，撥冗書之，或另有新製，亦可。又內弟王子諒，以太常典簿，新納主政，庭中亦求惠一聯，隨意書賜。妻弟威佩，無極，併望早舍筆不一。昨屠兄來晤，翩翩佳士，不媿門繡，可喜也。解蘭石大破積習，爲近年學使所僅見，聞前不能考完，時也。勢

也。督疏請展期，亦無可如何之計。幸年兄主持，使竟其局，造福士風甚大，且足爲各省舉使之勳。雖與定例不符，但今日破例之舉，亦不少矣。似不必膠執成說也。何如何如。解子寒兄之及門，然亦公論，非私情。并望轉致意勞年兄，切切。

家弟荷令兄年翁之知，佩曷可喻。茲又有鄉試數同年金壽者，令江右之南豐，丁憂已久，任內經手未結，羈留至今始歸，阻闕起文赴補，其遲延之由，文中已詳，恐貴衙門或有苛未。望門下主持，其人貧窘病懣，沿途持鉢，始能北來，不能飽胥役之欲，明矣。所恃仁人能原其苦情也。不盡。

駱電庵尙滯江都，聞經手無甚葛藤，而新令不接交代，向不佞會面言之，未審何以留難至今。昨有字來，求門下草敷衍致之，旦夕卽有公草者南回，望付一札來，切囑其早令電庵歸里，亦仁人孝子錫類之義也。餘不一。

際隔兩經寒暑，停雲之誦，曷能已已。遠煩注念，寄以德音，知苦慮平善，慰懷可言。又見書法益進，酷似趙承旨，光規門下里居，勤於學問也。轉噴卽吉，佇俟握手，至見示家傳志銘，讀之忻慕，如親尊公年翁風烈矣。扶溝上蔡二令，前已面致撫軍，草草附復，併謝不意。

歲月不停，別途三載，令弟及使者兩寓手書，適值不佞有炊臼之悲，福過災生，楚梵子影，衰遲遭此，殊難爲情。致未及與令弟年兄一敘，情好至今，忽忽未能釋也。幸聞卽吉，非遙，握手可待，但迂疎如不佞，或旦晚拂衣，又阻良晤，未可知耳。吳越之遊，此時亦頗不易。吳撫吳集，已草兩面寄上，吳藩昨已有先之者，越

撫因舍姪在其部下。屢有相煩。不便又瀆。統惟心亮。承示詩集。甚慰渴思。近雅尤望惠教。哀冗中。草草不盡。願無辱雅。賦併謝。

十餘年來。三經倥逝。卽奉倩安仁。無此慘處也。自傷命薄。聽之微蒼。若太上忘情。未能幾及。頌門下手。嗜篤致佩之五中。屈指錄車。指轄有期。何復以足疾少種。幸善攝早瘳。卽圖就道可耳。扶溝不善作吏。中州人皆知之。今未審誣控何事。問來使答以不知。王子厚云。此事已久。然究竟茫然。奈何。容另思所以致之。恐不能終保無篤也。臨筆馳切。

僕迂疎無似。謬躋崇班。十餘年。兢兢自謹。恐負先帝之知。而才術短瀆。無善可稱。種罪叢愆。宜屢譴調。謫里之日。荷諸兄古處之誼。榮施道左。戀戀逐臣。伏處田間。已將一載。未嘗不服膺高雅也。前聞選入中種。深爲忻躍。此席在今日。稱仕宦捷徑。所至正不可量。惟門下勉之耳。此駕僕固陋不文。拙集實爲災木。近已置筆墨高閣矣。門下之才。可並驅歷下。白雪樓當不專有千古。望示新篇。以破山中岑寂。切切不盡。里門三歲。時念故人。道阻且長。停雲曷已。中秋後。勉願入都。一拜闕廷。前度種郎。願桃如舊。固自驅年。屈始衰。顛毛種種。憂思之後。智慮摧頽。雖逐鷄行。已不堪世用矣。京邸冰霜。仍如歷雀。幸及門數子。每相過從。譙門下遠隔江關。唯類晤仲調白。年兄一談。遽定如面對耳。茲辱翰教。具悉雅注。舍陵有瀆。仲謙善譔。小竹器爲文房佳玩。其人已死。其器尙有存者。又見近人篤小竹酒杯。亦雅。望督意。各爲購數。譔亦齋中譔譔之助也。草復不及。縷縷。

嚴侍郎沆

別來忽忽。遂已月餘。離索之日。倍覺其長。入夢之途。彌增其遠。頃奉手教。忻慰均之。訊來役。知道履佳勝。乍時天氣。興趣更多。倘一暑蕭然。喜無塵事。儘可讀書。所恨精已銷亡。惛惛不記。整日埋頭。都無所得。可爲知己告耳。來人述諭。日內正在胸次。邈來計非楮墨可達。初十後。當一入都門。共計之。率復不盡欲言。自到潞河。整日與藥裏爲緣。偶一入都。卽困憊而返。未闕良晤。深切惓惓。茲有啓者。鄉試敵同門之子。遭家多故。流離不堪。今幸貫入成均。教習已滿。得考一正印。則其一家尚有苟延殘喘之望。僕生死國情。不得不爲呼助於知己。伏望俯察微忱。不同泛託。并非不肖私心。上累清聽。特爲垂憐而援引之。感且不朽。倘在同人。案頭亦祈特爲轉致。賤體小瘥。卽圖泥首。伏枕草復。不盡欲言。

北地早寒。秋風加冽。適館未謀。禦冬何計。言念旅次。不勝怵怵。祇疎圖爲惓切也。新詩高渾肅穆。真得黃初以前風旨。近時作者。拾人牙慧。便付棗梨。而宗盟風雅。未布國門。亦詞場憾事也。故以薄俸爲倡。望早授劄。用慰同人。至切至切。弟沆頓首。

勞副都之辨

分袂忽幾三閱月矣。想念之私。與日俱積。老年兄近況。必倍獲清勝。弟迂拙性成。別復絕無後狀。唯存一矢公矢愷之心。無慚屋漏。而閣中任勞任怨。種種非筆所能盡。撤棘後。地方諸公。因王師移鎮。奔命不遑。視吾輩一差。真屬贅旒。卽往例。又格於廣文諸公。靜候匝月。稍有成緒。然幾減半矣。弟刻下暫返里門。抵

都之期。當在仲冬。先令小价輩於諸先生處。稍展寸私。百凡望年兄鼎力。一概包荒。感何如之。但小刻蕭帶爲艱。已會一肆中。恐一時未能入手。並祈婉言。先爲道意。劉潛老處。亦有小札政之矣。前所委尊面。已面交蘭老。但此君未知何以作報章也。尚此佈。臨楮瞻切。

度灰應律。綵線添長。正老年兄新社方升時也。憶初夏奉擾佳園。快領塵教。轉盼又逾數月。弟每思捉筆苦吟。爲杏壇別圖。作一首唱。但邱壑烟霞。弟亦有此鋼癖。見老年兄金昆玉友。獨享此清福。不覺夢寐神遊。第恐風塵執掌之餘。率筆了此公案。反令泉石笑人。故遂巡藏拙耳。刻下三年之局。弟已報竣。雖當事者亦有雅意。但弟從來時命自安。且捫心亦無善狀。承知己注念。亦惟有中心藏之。領已奉祀三拜。俱已如命迅發。想帶花釋奠。可不誤佳期也。試牘全集。係弟三年心血所存。秋闈獲雋者。大率前列居多。謹以一册奉政。又一册乞致令兄老先生。均望有以教之。承惠多儀。謹登一種。使旋附謝。不盡瞻戀。

承乏三年。曠承教益。匆匆南發。離情別緒。楮墨艱宜。至弟守拙才疎。會事之知。已屬過分。何敢萌一毫妄念。耶承諭祠生。謹如命頂補。諸生衣頂。近奉部文。通行嚴佈。新歲第未抵發。既承來教。諄切當督。至交代前商。所以報命也。台愛重疊。附謝不盡。

### 畫尙書訥

拜別時。過承至誼。肫篤感深五內。第身居天末。無刻不神馳左右也。弟冒暑長征。曉夜馳驅。所過崇山峻嶺。皆人烟稀少。行路維艱。詎意抵滇。人情大變。皆外柔內險。落落難合。藩王既不照拂。地方毫無情意。蕭蕭



條萬狀。去國懷鄉。不敢爲年兄盡陳。恐增年兄之遠念也。弟仰年兄爲泰山北斗。望於格外周全。弟不敢忘大德也。不願將意托孫太夫子致上。幸賜涵納。爲禱。別論已多方求之矣。滇南無可取者。先托人於湖廣覓之。料自得。當必不負委也。諸夫子及諸同人前。皆不敢空函致候。愧愧無地。年兄晤時。亦不必言小力之入都也。敬候近祉。不盡神馳。

別後忽忽居諸。星霜兩易。每憶向時。共商風雅。握手相過。何可得也。邇來長安寓邸。景況蕭屑。竿牘久疎。乃辱瑤華先及。知年兄近履安和。讀禮席苦。孝聲洋溢。式於井里。傳諸京驛。何快如之。青芻絮酒。力以未得。趨叩爲款。復蒙齒謝。益增媿汗矣。天氣炎蒸。尙憶節哀強飯。以膺景祉。臨風裁候。曷任翹依。表傳領訖。并謝。

喬侍讀萊

同年同官。又復同志。四載長安。樂歎晨夕。真極友朋之盛事。至於雲館種種。感入心脾。雖襖被南歸。而依戀左右。實未去懷。外日遽使遄歸。有失修候。不安之極。至今猶耿耿也。弟歸里數載。蹇遭橫逆。疾病連年。又值先君大故。不但形神皆瘁。亦且逋負如山。非故我矣。奈之何哉。以至一切疎闊。雖至好如年兄。亦未得一申積悃。真無復人理者矣。近知年兄亦廣禮東山。理合匍匐奉唁。乃以縮地無法。不能如願。罪歎何似。祭章引意。惟鑒宥之。刻下聞舍姪自孟縣歸。取道東平。逋爾被盜。亦不幸之極矣。而當事者。反以打詐爲辭。希圖諱盜。真亦無良之極矣。青天白日之下。稍有人心者。忍爲此乎。幸賴年兄力主公逋。加意照德。

弟可恃以無憂。而高厚之愛。銘之五中。沒齒不忘也。竭力奉謝。但此事已至於此。贖物未可必得。不如給之。但得脫然速歸。則佩台愛更深矣。一切皆恃福庇。非筆所能盡也。臨池北望。神輿俱遠。恭候孝履。禱年。眷弟喬萊拜。

骨肉兄弟。離羣七年。懷渴之思。如何可言。屈指今秋。定當聚首長安。而東山絲竹。何久戀耶。遠接手教。深感注存。弟以謫陋。濫叨曠典。所惜者。升六不與題薦。蛟門薦而不試。椒棗試而不得。若子綸則可得。不可得。無甚關係矣。年兄山居多暇。著作益富。何不賜教一二。曩嘗升六言。年兄欲索何人詩扇。敬以五扇奉寄。拙刻附覽。近以試事。勉力學賦。尙有賦稿數十篇。目下授梓。容另請教。銓曹日新月異。深望年兄主持。幸蚤至爲快。令兄老先生。何日可到。近有論俸之說。似亦不宜遲遲也。郭子掇已從水路而來。尙未到也。使旋匆匆奉復。不盡欲陳。臨池依依。

何中書觀

不奉教言。忽更四載。闊別之衷。與時俱積。拜承手札。如映玉山。象惠鴻篇。及箋上新作。齋鹽三復。煩襟頓滌。殊倍於空青在握。豁我病眸也。訊使者。知年兄卽吉以來。道履嘉勝。日與竹林棣萼。怡怡一堂。自多樂事。淹蹇如弟。杜門數載。苦狀百端。不意中復遶牙角。近雖彼僉悔禍。甘爲輸服。而結局尙不知何如。亦亟思赴補。但資斧不充。未有定期。我年兄榮補在卽。不審能勉力爲尾附苦耳。近稿書使面請教。非敢以燕石而酬隋珠。亦用以誌別緒也。盛价事。悉之其人口中。佳箋如命復上。但段友久患癱症。不能捉筆。殊爲

憾事如何如何。四年伯大年兄不及專函統希叱致弟覲頓首。

遠承年兄及諸年兄遺奠榮被歿存鏤刻之私百緣莫悉也。仲夏過珂里假榻高齋日侍年伯杖履並領四年伯暨大年兄提誨誠勝十年面壁每道及年兄分香帝座不啻天上人若弟泥首風塵前途若漆正不知稅駕何所耳。癸卯拙卷久以飽蠹承論勉索一册呈上書稿皆爲覆瓿之用不知尙有存者否。喪次不暇搜括容過此檢出馳獻也。貴長班至以荒僻故殊深轄繫統希鑒原舍弟矍筆致候與居並謝存注餘情縹緲尙容嗣布不盡。鳳凰池上定多佳什便中寄示一二爲望。

孫少司馬光祀

朱嵩老鄉賢咨到此朝野之所拙重年兄之所熟悉者乞鼎語轉懇劉潛老年翁賜之仁拂想自樂成其美不佞仍當親趨鳴謝也。草此奉瀆諸容晤頌不一光祀頓首。

山公缺速皆出年兄妙用大爲快報但無人乎選司之側恐無留心催促者今早啓奏又未見澳官想年兄必當尋常事託之乞再致鄙意一囑求其早早移詢則佳甚矣。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敬問錦囊想大佳矣今有商者此時正甫濟菴俸在第一第二可得之於最早報滿者。昨淡菴來說乞年兄卽作一字與楊公祖只云早早報滿最便宜在十一月初旬投册稍遲無妨據貴衙門定例而言自可候從不必言及正與濟之說可也。倘得今晚賜下與濟一看再交提塘爲便此濟所懇求而深感者也。候

自違教益忽已年餘。不佞此中忘年之友。茲重諫臣而外。闕無其人。每有緩急欲商。憤懣欲語。環顧四旁。無由可道。胸臆間事。嗟懷年兄。不能不增離索之感也。不佞客春以官量已盈。時局中無着足處。冀欲息踪田里。引例言歸。而獲上未能。徒滋罪過。今惟隨俗偃仰。耐此容容。然而桂珠之呼。嗟復相累。公私之際。況味不佳。計年兄明年春夏之交。使當脂車入春明。庶藉以浣慰積滯。言念爲勞。蓋跂予望之矣。大維俸售。皆明大庇。遠承佳貺。感何可言。敬此言謝。兼候孝履。捧既手翰。書法更覺精進。秀逸之中。結構森嚴。點畫有姿。正側有勢。造微入妙。可以名家矣。珍服珍服。草此布衷。不盡欲吐。其已復令兄者。茲不復道。以當言者。不必再及也。諸惟心照。真切真切。光祀頓首。

去歲承特使遠涉。重以贖贖。金石至誼。感佩弗說。念年兄卽吉在近。日望車騎。早入京華。計夏間可炙光霽。忽接手教。藹若晤言。詢令兄年兄得知近履。爲之流慰。若南遊亦事之可行者。但入都亦似不可太緩。近日人情涼薄。時勢又復不易。恐往返三五月內。未必能盡遊興。惟年兄酌之。吾鄉苦逢饑歲。今遣大臣賑濟。恐又多一番支應。未必有救于饑荒。聞雪後糧價頓減。或民心可以少安耶。命草三札。奈兩轄俱無交誼。一函寄之。倏升。亦不足爲年兄重也。勿次奉復。兼候闔府納福。并祈轉致大年兄。及令叔年兄。道馳切之意。盱惟心鑒。臨啓惓惓。光祀頓首。

日來切望年兄至京。冀得良晤。慰同心互相依倚之私。今聞脂車未果。悵歎殆不可言。想業已轉假。自當有數月之留明春北上。似無容再計也。今省中上編檢較俸疏。此翁寶林倡率博學所爲。令兄世兄不知。

前俸多少。如早到。尙可在博學之前。若來緩。則坐讓三四十人。如之何其可也。今年吾鄉阨運。海屑龍河。同時被斥。不但齊魯無色。抑且正人短氣。不佞區區老體。其僅存者宰耳。歸去無責。此中又落落孤立。資斧之計。亦日漸衰減。正維知己。指示商榷。以破岑寂。卽煩轉致令兄。當命駕過來也。駿聲已請告。此時臥雲在後。不佞卽當於家函中。囑其訂交。想到時。必肯照抑。度不減於駿升也。扶溝尙不知其辜。容寄懇子濂可耳。拙書附笑。草草布復。并候福履。統惟心照。馳切馳切。

別後忽近一月。輒有離索之思。世兄入佳勝之地。想更添許多興會耶。貴門人遺作榜眼。舉朝羨其丰姿。真爲可喜。若非有人稍梗其間。已爲狀頭矣。順羽奉聞。并候新祉。法黃老先生。吾者大黃。可以言交。其餘同鄉之爲監司者。未可輕語肝膽也。有一帖。欲書楊鄂州。彼到任。聞在四月初十。煩世兄早覓便羽寄之。再作一札更妙。廖含章忠厚有餘。罹此無辜。殊爲可憐。偶念及之。故以爲此爲意外之道地。不必令含章知也。馳切馳切。光祝頓首。

世兄榮發後。計日抵珂里。循定省稱家庭之慶。計日抵金陵。攬雨花秦淮之勝。甚爲此行稱羨。然風晨月夕。同人離索之感。亦不能不繫於中也。晤行清徐公祖。忽歎然慰故舊之思。法黃石先生已讀事。料情況寂寥。不知交代有甚葛藤否。甚爲念之。世兄早晚相見。時爲不佞道意。貴門人爲學山年兄讀卷。同心共讀。遂得大物。誠爲可喜。張兄亦三立卷頭。雖諸君所核。故稍後之。然而亦不低也。此中事亦平平。艾長老及敝師同入少宰。澹餘爲陪。亦增吾鄉氣色。然忌之者多矣。貴房卷已見惠四部。謝語。銅學宜商榷至妥。

一則滿公情愿。一則衙役不爭。然後可行。如欲行之。先期寄信。以便預籌。可託之人也。購訪廚役夫。籌更急於了。惟留神爲感。晤數館師馬夫子。其意何如。不佞字中。微有所言。而語不甚明。不知解否。昨季滄章召對。又肆雌黃。亦不知其聞之否也。附懸江寧有一守備鄭建功。保一表姪。昨見報被者。恐無一相翔之人。乞稍稍照拂。倘得稍輕。感勳無量。馳切馳切。光頓首。

昨貴班役之南。付數行候興居。距此數日。不肯記號。今尊札有號。甚便也。所云先一字。尙未之見。榮任之後。當與滿洲意氣相合。而又當使之有一種敬服之意。而御衙役。則更當使視之與滿不同。於正大中寓精詳。不能欺蔽。則關務易辦。政譽益翔矣。何如何如。銅斤事。使舍服略買。大約亦得八分。此係備敢。不知將來買成否。故不敢多買也。藩臺回信不多。卻無清數。不曾復問。埃有確示。始敢實布置耳。寶源尙未停。仍有此意。但終無確說耳。徐公祖留意可感。意者其在冬間乎。彼非而此叙。亦望世兄之留意也。兩口廚亦求留意。貴宗家報。即日送去矣。如晤督。不爲密語則已。若欲問在上前妻非之人。則滄章者是。彼昨又言一次。所揚者淮帥蘇馬。而抑者吾師。不可不防也。如不密問。則不必言。滿性多疑。恐反爲無益矣。一切事宜。統候手教遵行。馳切馳切。光視頓首。

前貴班役及差上回音。想久入清覽。得貴宗處送到手教。藹如面語。懋懋。所鄭稅尙未多。此中詢之知者。云四月至十月。乃盛時也。龍江造漕之說。昨問高弗若少司空。尙不知其事。亦未別查。近有兩次字問施東老。迄未回示。銅斤清數。昨其令郎見拜云。卽有亦不多也。金陵江山秀覽。可助時情。佳味必多。可籌其

最關風物者相示乎。西清諸君近況平安。已致世兄相念之意。惟內升不果行。而鄰老又新與柏公爲大敵。勝負殊不可必。將來諸君日在其耳目之前。是以難處之局。杞瞻兄在鼎甲中。聲譽甚佳。又甚鄭淵源之義。皆推台分。誠函丈下高座也。想間中尙有臨池工夫。楷法已精者。不宜間斷。似漸宜肆力行草。訪問佳帖。不妨多購也。草草奉復。再候近祉。馳切不一。光祝頓首。

月餘無往來之信。懷思甚爲馳結。得一平書。欣如對語。偶恙而愈。定復大健。計此時來商鱗集。公務之暇。領略鍾山淮水之勝。賦詩紀事。誠足樂也。徐公祖至誠君子。知其必爲留神。所煩婢廚二者均不可少。廚有婦。始爲可久。良是不妨緩之。總是世兄還京時。帶至爲便耳。尤老爲人無情。大不可交。蘆蕪誘甚。亦不可與深言。且不宜以脫略取忌也。鄭弁之弟。既知吾輩之厚。恐急難中。有稟相通。宜諭令勿然。形迹不可不慎。相機暗中一爲之足矣。買銅無多本。僅發二百金。算來竟在八分二三釐間。不知購者虛實若何。且其中康熙錢甚多。除此餘錢無幾。可奈之何。若銘之。則其工其地。又費商榷。東藩存銅。不及萬觔。其餘皆辦買之數。恐將來衙役。怨不經手。於交局時。通同駁勒。俱應預爲籌度者。水腳尙未知所需若干。此已買之銅。乃京內外價。尙未試吾鄉貴賤。大約不佞自揣力量。可任三四萬觔。多則不能。其買銅批文最要。所託者非一路。須各付一張。始不虞盤詰耳。近貴宗藩伯。先施役交。其人經濟才也。草復兼候近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買銅之信。前已寄去。記係前月。想此時將到也。寓京數年。始得循補。非補後則不能謀退局。故爾癡等若

此不知者以爲難退易進之小人矣。言之可發一笑。承遠貺。感謝感謝。銅限定報滿後。兩月全完。立法甚嚴。今鄭澹菴被參。正在此講說。甚苦京內外。全無採買處。昨汪荅文已完。連腳價運費至每觔一錢。亦係自買。覺其太多。僭前所收銅約每觔八分二三釐。聞藩司原價亦有八分。尙未問其清做也。將來意欲承買四萬。爲世兄分勞。多則不能。定於運至德用。或問子綸開屋。或煩金父母借地。俱無難事。今連藩司者。已將近二萬。期於明年二三月買完。在德州等候。連腳價似每觔得八分半光景。多亦不至相懸。如有餘剩。算清存繳。如世兄有爲生代買之物。照繳扣留可也。期比他人稍省。始慊余懷耳。其餘十月上旬到此。始便。恐往家轉發費事。欲與參公祖對支。若彼計費一到。則不能對矣。買銅執照。最要留意。留意季報冊。投部科。其官禮若干。司役之費若干。宜密示一數。以便詢問。者其得實際苦。今卽向若老及震生一言。容知數後。仍當一對。甚便於後來也。何如。易澹兩處。當轉致相注之意。書辦州土著。不過紙上具文。大略防人相挾。離關二三十里。亦可用。當取地方官印結爲安耳。鄭弁委係表姪。若見署臬。乞轉致云。不佞原料。既係鄉里。遇赦之事。儘可從寬。又經世兄鼎呂相矚。知爲舍親。定當稍存情分。不意嚴駁若此。不日當求海眉親家字相懇。早做一情。不意盛德陰隲之事乎。十月內。當到一江寧。知縣吳汝亮。係赦同年。最相厚者。其人才品。綽可勝繁邑之任。但今之爲令甚難。惟世兄凡百提撕。卵翼之。至望至望。廖含章忠厚好人。代人受過。可憐。想可遇赦保全。但未必有昭雪之力耳。石竹齋最上等印色。求寄三四兩分。外多盛印油兩餘。欲備用。以有最好印色。將乾也。詳悉布衷。不覺遇俚。惟心照不一。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套言不敝。今買銅連濟上者，已得三萬四千餘觔。其餘四下採買，據言頗頗。然愚意欲足四萬之數，不敢食言也。但廢錢內多有廢熙字者，吾輩雖申飭之，亦不能查。恐不能不費調停耳。對錢須紋，泰老將來有人在此驗收，即換廢錢，亦論成色也。在京收銀，在濟南發銅，銅秤自不得輕，恐早運至輕州，無人看管，須得買完。與貴役尅日在交兌，始爲妥便。意此當爲明年正二月間事也。女子可得其人否？成一成二，亦不必多。惟廚子夫婦要緊，昨徐公祖代買小廝二名，甚感，但其一甚小，不能事歌。如世兄竟有年十二三以上，十六七以下，貌美而喉清者，爲購一人，其用價若干，自並廝婢錢，同扣繳上。然此一宗，猶可緩，必佳者乃妙耳。草此寄復，不盡馳切，光祝頓首。

若晤法黃老，致意寄到兩札，俱見矣。前說已致滯情，其所云續送使用一項，與部授受，生從不諳。萬乞別爲專托，生効奔走可耳。前庸差回，付有報章，想已入覽。今盛使到，兌雖三千四百，業已收明。法馬較此中行使平等，每定輕五錢，其銀足紋者十之七八，餘亦九七八色。在兌客中，此爲上乘，度俱可用。所差無多也。但東贖之萬餘，爲隔清關逼夫，未免又費零星湊買。與來使相約，期與明年四月中，連抵德州，不敢少息。錢銅萬不能檢點一律，待先與工部商之，或如何收錢，或何樣廢銅，成須鑄鑄。如其所言，庶臨時不致刁蹬耳。自隨時有信報，聞法馬已增印記，樣銀未曾索看。邢命石會稟，約臘中交兌。法馬成色，交後另報。銅批存之，分發埃親繳可也。劉周奠儀，俱送訖。所謂投工常例，詢來役，與內數相合。據云甚妥，亦不使再查。讀新詩，如相晤語，慰慰。印色甚佳，謝謝。吳海購年兄，既已上任，其初政可教者，幸開誠示之。生近況如

常更覺酬應忙迫。全無臨書之暇。此其所不樂也。役旋草此奉復。并候嘉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獻歲後有一信。由徐行老公祖函中書去。不知已迫記室否。不佞二月內。大爲駭觀。背生一毒。數日間。幾至委頓。今幸仗庇漸愈。目下作膿生肌。可望無事。然近況亦良苦矣。買銅甚難。然不敢不勉。託泰老公祖者。業已催之。彼有端差。不敢久誤。其餘托親戚。有就近地採買。此時尙亦無多。俱約至四月。彙送德州。舉能如期。則妙。若德州則不能購。將來不能在四萬之上也。銅價俱照八分半發訖。九分之說。且不必言。若將來運德。則催不足。自酌量算之可耳。購人承世兄如此留心。誠感。新醫不知爲誰。以病中不令傳知。恐一聞外事。不便於賤恙。醫者之首若此。見手教。侍海翁諸兄來者時。卽託轉問。而囑之入都。亦不必太遲。若慮稍稍過限。路中取下一印結亦妥。鄒父母乃多事之人。與生頗厚。見時當首之。伏枕奉復。不覺盜輻。諸惟心鑒。馳切。光祀頓首。

久無便羽。疎於寄候。遙知近祉清勝。念之馳結。公餘詩興若何。猶有臨池之暇耶。茲小女之催上京。特詢福履。因前月接邵長班一稟云。玉壻保舉疏。於劄旬到部。有湖撫王題。爲興山知縣。清廉愛民等語。彼時欲遣人達知年兄。想爲日已久。都覆已定。故爾聽之。乃彼任中。至今無一信至。不知是真是假。殊爲增悶。懇祈留神一查。如已經覆准則妙。倘有別說。或係虛傳。亦求詳示。以慰懸懸。至懸至懸。并祈致意令兄。道相候之誠。草勒不備。催心照爲禱。真切真切。光祀頓首。

俾回接手翰。具悉近祉。爲慰。玉壻保舉事。十月間。楚撫始批允。待督至會應。費如許工夫。今又停例。尙未

見貴部覆疏云何。若保過與未保者無異。則前案可以歷矣。秦駿公祖陞去。吾東大失所恃。近日省中光景。漸不如昔。往年地方要事。此公猶肯直言。吾輩公言。猶肯相信。而今而後。地方官與士夫交情廢矣。安得有正人之淪入當事之耳耶。履端將居。年兄榮納新祥。棗餅野味。不足以佐辛盤。見意而已。致意令兄。恕不揣函。統惟心照。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王壻叨知年兄近社爲慰。愚自二月病目。至今百日未愈。不但眸子眊焉。抑且睨而視之。既無望於離婁之明。豈復能知西子之美。惟眼前茫茫無際。足下僂佻何之耳。可笑可憎。年兄必聞而深愈之也。茲敬懇者。敝同年孟恕。壬午舉人。見任濟寧事。正歷俸已七八年。計此後陞期不遠。乞年兄爲之及早留意。斟酌於遲速上下之間。或內而親學翰詹。或外而邑令。可免於遭醜者。兩路皆可。寬其途以便轉移。最怕者。恐淪落教授一寮耳。彼有毛詩業已驗貯。惟年兄之所。可應時而奉也。今未同年之在仕途者。鄰老之外。止此一人。甚爲關切。不得不求年兄之仁拂也。至禱至觀。因目塗鴉。字多歷辨。然而不敢倩書。諸惟心照。馳溯不一。光祀頓首。

數日前有小牋。上候新社想達典籤。此時小倅尙未歸也。茲敝瀆者。藩吏趙運隆。齎計冊至京。其人乃舍親也。特令專叩台端。彼敝明白謹慎。然初膺此任。恐有未諳。萬祈年兄百凡慈拂。賜之指示。或命紀綱導引之。俾得善爲竣事。免於過失。借光多矣。至懇至懇。伏惟心照。臨啓依切。期光祀頓首。久未作書。寄候與居。馳慕不可言。八月見令弟高發。喜極距漸。家門猶德之報。如是不爽。夫人奈何而不

汲汲爲善也。自世兄復綜銓管。遂覺吾鄉人情平風靜浪。萬頃波濤俱成安流。爲政豈不在人哉。不佞今年心緒最惡。益覺衰老。雖勉強消遣。與自然者終不相同。糊塗過日而已。敬候令兄納福。翹不另啓。所歡意野味二種。聊佐辛盤。希笑存之。承略不備。緒惟心照。翹切翹切。光祀頓首。

昨晚備語劉役。今早卽往叩見年兄。候至入署而回。所言前後事。已洞記之。云歸卽悉陳。求所以報命也。如仍欲面諭。乞使一人呼之。明日想當令投册耶。附此先聞。光祀頓首。

午餘敬候榮陞。幸勿他往。且帶陞資一千爲望。啓脩來世兄弟。光祀頓首。

十三日小酌餞子。相乞年兄晨臨團談。敬此預啓。脩來世兄閣下。光祀頓首。

連日未得晤教。慕甚。寶應令舍姪孫薰。以卓異應領袍帽。不知若何領法。乞示知。以便遵領。容謝不一。光祀頓首。

忙中有汚佳扇。徽上一笑。近作附請斤政。外易扇一柄。煩寶姪大筆。又因送梁大宗伯詩。悲壯爲諸公中第一。乞用別紙錄示一覽。爲感。光祀頓首。

濟上寄到一字。想爲季霖之札。敬奉上。再乞發一回單。答秦瞻施公祀。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恭喜想已啓事耶。昨始見易老。適甚乏。其告匱不如爲少宰時。遂未便言及也。餘亦尙未得當。奈何。暫聞。光祀頓首。

連日未晤爲歉。馮老先生欲寶姪書扇送之。昨日又聞當早覓一佳扇寫送也。光祀頓首。

少宗伯曹濟老年兄。一扇求楷法爲寶。乞乘興爲一書之。借光多矣。餘晤頌不一。光祀頌首。

數門人爲其母求節壽詩。猝不能得句。敢借鴻章以文固陋。希撥冗一作。被光多矣。容晤謝不一。光祀頌首。

陸義山尊人壽詩。媿儉腹不能成。嗚呼。乞賜鴻章以光盛舉。感不可喻矣。如作律詩二首更妙。容謝不一。大雨後尙未一晤。想貴寓亦不愧屋漏耶。曾記昨有獻醜拙文一冊。內有墨義竄稿。今妄意入選。乞尋賜一查。光祀頌。

世兄得士之喜。尙未趨賀。貴房止見首卷。其餘有錄出者。乞示一覽。又敵門人及親知落卷。卽乞查賜。以速爲感。容謝不一。光祀頌。

數日未得晤教爲歉。先奉托查平陰縣撥納貢監程焯。不記已送暨否。乞示。再懇者。如世兄有撥吾省題。乞示一觀。甚感。光祀頌。

小札并近作一帙。乞轉致余公祖求正。不敢往拜。并祈諒之。當於闕後投之爲妥也。光祀頌。

昨晚遜老年兄。卽送此字。乃甚相愛之意思也。所云宜稍遲。亦是。再此奉寶。昨卷乞早動筆。用印賜下。以便完此一事。復之以慰其心。光具。

前走謝。未獲晤教爲歉。今何岸初都掌科。委作太夫人壽詩。捉筆不能成句。萬乞年翁。不吝鴻章。代作一首。感之不盡。至禱。光祀頌。

陸觀察祚書

龍門千里信使殊疎。唯西望紫雲時。深懷結。茲荷老年臺。不我遐康。翰貺邇加。渥甚殷情。彌慚疎節矣。本擬馳候興居。緣知榮發在邇。尙期耑介長安。布展賀悃。龍錫敬拜一種。心佩明德無窮矣。別諭謹心識之。憑穎感切。

周儀部襄緒

山茨接袂。信宿荒齋。鬪疇王獸雪棹。再敍離索。而征帆迅渡錢塘。不識台旋何時北指也。日緣冗雜。未獲走別江干。耑伴馳送。懷念依依。貴通家處。叨及齒芬。定當雲誼關切。謝謝宅報已囑小僮攜送矣。弟望後將有闔行。前諭楊札。未審可及帶去否。如有緘發。不敢浮沉也。朔風珍重。憑楮不罄。

陸少伯菜

適聞奉叩。不值爲恨。敬咨郭扶老。以保債事。復結訟於司寇之庭。一二日內。未能入署。乞年兄爲之包荒。感荷誰愛匪淺。扶老自當面頌大德也。特此佈懇。不一。脩老年兄大人。小弟菜頓首。

弟寢疾數日。今早始能啜粥。尊恙想已霽然。前札至失答。又不獲奉候爲罪。家兄館事。仍望年兄玉成。不敢以煩他友也。可否幸裁示之。脩老年兄大人。小弟菜頓首。

偶過沈康老寓齋。得讀瑤章。知爲謫仙後身。敬服詞壇領袖矣。未識肯慨賜一册否。春風蕭寺。名卉奇松。近咏必盈箱。并求惠教。舊刻數葉。自慚鄙俚。引玉爲勞。不敢藏拙。錦旋何日。尙容趨送。小弟菜載拜。

偶有舍親到寓不能趨叩若佳章可以賜讀甚快甚快否則叨早當造尊齋也。脩老年兄大人小弟葉頓首。

今歲同年壽分皆已不出蓋因舊年一過彼此往來已遍弟亦不敢獨異耳王夫子孟分仍祈補足何如候候。

譚太守吉璫

來諭頗悉明出暑卽到彼奉候也。特此復原札附上弟吉璫頓首。

春秋題從來二單二傳至傳題皆兩比從未有一句者蓋石門與胥命瓦屋合若與別合雖旨中不載也。順天新榜舊例必已查確乞明示切感切感。特此留母節無傳主尊王通貢向爲左傳題今不用矣。并及弟璫頓首。

李明府楷

聖賢刪詩其作詩蓋甚寡尼父編山操諸篇復聖未聞也。予讀孝廉詩感神明之肖時中之學焉。古無律詩而後世有之宋儒有言孔子未免應舉然則家訓可作詩亦可爲孝廉工於詩而尤絕口不談詩視矜夸學杜之輩汗背沾濡此先聖之不伐善不施勞人之所不能及者也。七律在唐人之間恐唐人亦有所不及矣。右詩序河濱李楷草書。

尊照并大集草草題就深愧不文小册反叨高詠真拋磚引玉矣。謝謝梁溪錢礎日兄諱肅潤卽秦對巖

太史受業師也。有古文激之選。將次成書。其館在敝府楓橋。得便一訪之。何如。率復不莊。

先生見贈之詩。奉爲至寶。呈序時。未見此柄。所以未謝。今大作已梓。拙言無所用之。正欲暢言尊滌。區區急就。淺淺短章。何足存覽。場前以小兒考試。當至青門。別爲弁跋。表章作者。小巫神盡。不敢不勉耳。方伯公祖愛我。然不敢恃愛。而作不通之事。前以畫畫供清賞。此畫原主。乃一不通世務之人。且將官也。以爲畫係家僮盜出。康國泰原以寄賣。真價買到。二年餘矣。告赴長安。斷給原主。費在署中。懇求擲下。真日負荆請罪。不一。

昨面請大作。幸可備示。今者爲五言古詩。以將嚮往。倘肯和我。爲感。尊作容以小序上也。修來世師表。楮頓首。

### 李進士嗣真

報國分袂。屈指四月。每一念及。恍有塵世之隔。則以弟與年兄。懷義之感。真如水乳。雖一日三秋。而況四更冥爽也耶。歸來窮愁落莫。無一善狀。雞啼蛙吟。皆引愁緒。獨是飲食夢寐間。常有一頹然而長。輒然而笑之人。如爲晤對。如爲謳歌者。動靜言語。心能貌之。卽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閒中欲爲歌行一首。以紀吾兄弟遇會之始。忘形之雅。以及思念之切。拈髭搜韻。而愁懷亂之。迄今未成。如深空遊絲。引緒不及數尺。而微風斷之。終無尋常之觀。如此景況。良可慨矣。及靜中微思。求其所以之故。不過一窮。遂能造詣至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何弟遂窮而至於無也。吾兄近況。不知何若。想米珠薪桂之場。亦未必不至。



攢眉矣。老嫂到否。卜居何所。近日有何善狀。便中望示知之。陝中貴同宗。曾求幕中人。歸吳家君信之意。欲一往。求吾兄一贊其間。不知可否。如稍可爲之。望老兄極力慫恿爲妙也。如貴同宗有慨允之意。其中周旋。亦望吾兄先爲之地。葦漣柳申詳。所以安身之道。應如是耳。想年兄亦必代弟爲謀也。相望之意。累紙不盡。旋次匆匆。不祕神往矣。敬上修翁報老年兄閣下。弟李嗣真頓首拜。

呂蘇侯考

兩次汚素系。方悚仄未已。復承重委。敢不報面報命。但恐有損諸葛公盛名耳。明蚤誓就。來取可也。佳什已得杜髓。游夏烏能贊一辭哉。示我指商矣。佩服佩服。晚蘇頓復。

連爲病縛。不得過晤爲恨。三舍弟已於初十南旋矣。過蒙寵服。感甚感甚。茲有友人張兄。工部咨文。已於十四到貴部。祈推分蚤咨送監。天寒。貧生思歸心切也。囑切囑切。容面謝不既。前孔生已遞炤拂。並謝蘇晚頓首。

出場後。賤恙更劇。遂不得趨謝也。尙有要言奉商。俟遲一二日。再面悉。茲以敝友人之子入素。聞今日戶部咨文到貴部。求推分即命書役移咨。蚤一日。則見台愛矣。容面謝不既。蘇頓。

屢造謁。屢相左。耿耿耿耿。蘇今以乏資難歸。暫完館事。館在城內王府二修衙。術筆帖式王名信家。蘇之屢屢奉叩相商者。無他求。爲謀一讀書地。新正後。能學使俱換。能于新公處一薦。得借看卷。理我舊業。則感德寧有既耶。祕之祕之。此懇。晚蘇頓。

向爲呂年兄奉懇當事一函。因呂年兄行迫。未得就緒。昨又有字來索。祈年翁便中。卽爲草出一可完。口面二亦可少爲年翁生發。幸慨賜爲荷。錄十三蚤。必行矣。再圖晤謝不盡。倘恐有誤。錄當立字爲質也。其名空之。再填可耳。脩翁老年翁。蘇頌。

在都屢承厚愛。感感出都時。曾兩辭台階。并求當事一函。想尊元未得慨發。後匆匆策蹇。弗獲面別。至今耿耿。法帖釋文。向未錄完。箇中又檢得一冊。附寄去。其餘當另呈也。行人甚迫。不多及。令兄先生。幸叱名。蘇頌。

譚太守吉瑄

今日當往拜。並看令叔先生。聞今日大駕進城。故復中止。明日上行李。想亦不能來園。十七日無事。同令叔先生來。聚談半日。亦快事也。天涯知己。會晤良艱。知有同心。故不敢以套帖奉請。定當笑而諒之耳。何如何如。此上。李翁先生。脩翁親書。均覽。小弟瑄頌會。

旬日不辱過臨。想望不已。命老傳愛諭。想已達之徐公祖乎。今姑看其自處若何。再當以字往聞耳。向所云詞林胡璞老。欲求允老相爲之意。爲其有北山翁淵源之自也。親臺常相見。仍求一言先達之。弟畏熱不能往晤。卽拜之。亦未必卽會也。何如何如。今函清源柏老親翁。慕高雅而請教。敢以字聞。天涯感里。一見如故。轉覺弟言之爲多也。一笑。署瀉草草。幸亮。弟瑄頌。

弟自初三日擾回。卽重傷風。鼻塞痰嗽。至今尚未豁然。是以聞令叔先生遠和。未得躬候爲罪也。因思令

叔既來。當爲設處歸資。仍以前日勞帖所送之程舍親一事。再煩一札致之。願照許處老之數。爲令叔車馬之費。此亦不勞而得之也。弟亦可自往一囑。特爲尋事不出。巧爲親臺一力耳。如可行。乞呼舍親入內。細商行之。若公允未暇。可命趙掌家持尊帖來舍。當面議妥確。而後入告。斷不浪漫從事也。何如何如。令叔若愈。祈過舍一歎。幸致聲。附香圓八枚。用見同香之意。弟瑣頓首。

黃孝廉瑄

接手教。知老年伯捐館舍。可勝震悼。尫羸之餘。不能趨弔。亦未遣一介。少伸雞絮之誼。殊覺愧懼交集也。伏讀行述。撫膺歎服。老年伯生平慷慨忠孝。真足千古。且子姓繁多。簪笏濟濟。天之報善人。可爲厚矣。孔老年翁。以聖裔高賢。爲東方師表。墨人士仰賴實多。世兄亦復英年磊落。是皆欲數共晨夕者。惜病臥蓬蒿。不敢辱先生長者之駕。然令德高風。子弟輩且口道之矣。容小愈。即當負笈請教也。壬子秋。蒙年兄遺惠詩箋。未獲答和。今復垂清問。五年之內。兩承慰藉。而狼狽如初。感念疇昔。惟有伏枕浩歎而已。弟病中無所事事。里曲巷謠。聊以自遣。乃令大巫見之。已使我頽然喪氣。而猥云必傳。得非愧我乎。年兄讀禮家居。暫終喪制。公孤重望。朝廷方虛左以待。千秋之業。是在今日。弟且拭目俟之矣。蕪詞一闕。書箋呈教。惟斧削之。便中賜和爲感。臨楮曷勝馳結。

黃御史敬璠

小兒歲內過擾。鄙廚深爲感勒。當茲春光明媚。知新履佳勝。愧病軀家食。不能共領。略長安花柳耳。倘秋

間得愈。卽當躬侍言笑也。茲因蜚公丁年翁之便，率勒奉候。蜚公與弟相知最深，今遠限數日，恐有未便。乞親臺多方維持，卽弟身受榮賜矣。又聞前歲誥封，已有頻行者，仍祈留神爲感。草草空函，幸惟台鑒。穎北望，不盡欲言。

玉律乍回，椒觴初獻，親臺茂祉誕膺，百福駢集，不察可知也。弟以十年客寄之身，今得度歲里門，聊可自慰。但遙瞻燕門紫氣，未免時切顛注耳。茲因唐帝老北上，附此奉候。帝老有事都門，倘可爲之周旋者，祈親臺多方指南。至於長安一切事，有可相聞，乞頻爲示知。俾草野閒人，得與聞京師近事，感佩無量矣。蓋總河李提塘處，有弟報本，可以頻爲郵致也。總河清正和平，一切體統，俱循漢人舊例，東土自此有福星矣。附聞不悉。

兒輩入都，叨蒙雅愛，奈不才有負栽培。何弟擬今歲北行，而又以小恙滯留，明春當面領大教也。茲因羽便，率候近禧。兒輩落卷，借仗鼎力查寄，其中或有小費，亦祈親臺代用，卽奉撥也。連后場查出更妙，如止前場，亦可。草此奉懇，統惟丙照，不悉。

### 東野塵生雲鵬

塞門幸叨帝眷，恩至渥矣。而諸務周全者，實出自老親家培植，以湊成一代盛典也。前拜讀瑤翰，深感垂念。銘刻高深，曷云所報耳。小兒赴都多日矣，凡部疏議定之事，想已妥就。但祭田一事，本省藩司甚屬掣肘，其所撥之地，盡係水窪山岡，千年不芽者，若不乘今煩爲改撥，恐致後流爲虛具。至于修廟估計之物

儒與附爾戶役之數額俱尙未有定論。統之弟族蕭瑟。諸道所司一無以應。故致族發遲遲耳。惟望老親家終始周全。鉅細照拂。則老親家之弘仁大義。當與盛世之殊恩。并垂於千萬禩。而子孫實世世受其賜矣。肅此布懇。不盡欲言。臨池曷勝瞻湖之至。

魏明府煜如

久未覲芝眉。五內慙切。鳧趨莫由。徒深葵傾耳。恭聞親翁。德望日隆。賢聲茂著。金甌之下。應即在指日也。茲因犬子入監。躬叩崇輝。其一切事宜。伏乞多方指示。曲編玉成。骨肉至愛。當永矢弗諼矣。附具八恭候鴻禧。不盡闕悰。統希容炤。臨穎無任馳依。

顧處士炎武

仙舟一晤。良豁積懷。王程靡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板。乞付去伴。家訓如命。勸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覓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尙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鄰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學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抄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草此附啓。不盡。吉人超宗兩社翁。併希叱致。

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遙相問訊。無不仰贊鴻

才以爲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堯署。未得親詣闕里。再侍雅譚。專俾曠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姑寫二歸附上。闕過黏卷內付還。他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謬耳。率爾未盡。

弟以今六月至雁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敝鄉沈釋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嶠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而載之行笈矣。山史兄及楊王兩敝門人。並得一見否。石珍杜翁想閉戶著書。臥游五嶽。胸中當別具一邱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岱下。俟主人之歸。卽過兗郡。先此奉候。并問秦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音。乞附下。已大加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既百一。

老年臺旣替秩貧清。而令兄復駿蜚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以訟事未了。尙缺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內院清義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傳匹。屬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斯夕對譚。心所歸俟。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爲復勦。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圖晤。不悉中懷。

在都時。極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攀及弟名。具題請旨。弟已赴濟南。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己聞之。必倍懇切。謹此布啓。前沈天甫所指造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部中原書。已燬刪去。天甫狀中。已驅

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一大獄。而羅書內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卽此一書之明證也。奉旨爲沈天甫指造之書。卽已故之陳濟生尙屬誣罔。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并以告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韻留程宅候取不盡。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卽出御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人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卽墨縣故兵部尙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知縣黃坦。見任鳳歷府推官黃貞麟等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卽啓禎集一書。元衡口供。啓禎集二本。皮面。上有舊墨筆寫忠節錄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卽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曾剃頭之證。有顧推官正成。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搜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面就此揭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卽顧寧人。又卽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敵郡有陳明卿先生。錫仁。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十二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

棍施明者。從海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偽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偽造原任開輔吳姓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旨閣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內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民。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爾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着嚴行緝拿。獲日。也着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于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衛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即啓禎之詩。傳卽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卽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明旨。不直曰編詩之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誣罔。而元衛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逆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羣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官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讟。大則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通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鷓鴣。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羈京。爲行在北人之



書曰斬虜首

黃培刺郭汾陽王攸傳中。有新首四千級。虜五千人。乃子儀賊安祿山兵紀功之語。

擁胡姬。征鐵嶺。

黃培詩有云。怨女金。國裏。征夫鐵嶺頭。殺金微。又有思

漢威儀。紀漢審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握髮一傳。又有起義有。勸衛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握鬪哭。及入閩人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攸傳。南人之書。有啓禎集。卽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做文信漢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啓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譚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書來之書。而前唱後和。知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響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讎教之。微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致。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稱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于三月四日。東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鞠。至教唆陷書。別有其人。尙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

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百安唐學。俗所謂碑漢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威挾恪碑。在三原縣。碑漢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卽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邠陽漢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驪遊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申彘盟名灑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總漕皓月公之子。聞近日亦在府城住。如不遇。此書即留申宅。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曆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王無異名宏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岳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楊伯常名謙。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灤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何虛子公祖。以臺中出爲關內道。銜籍俱列便覽。其衙門在布政司內。其書六封。各送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

赴東六首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十餘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炎武所輯。書內有名者三四百人。炎武在都聞之。亟馳投到。幽繫半載。撫院劉公審鞫。即去年奸徒沈天甫陷人之書。得蒙開釋。因有此作。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況余庸鷲姿。側身涉危殆。窺竄起東嶼。長鯨翻渤海。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行行遇颶莫。前途憩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自足全。無爲捋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直本。上有蒼浪天。且起策青驛。夕來至華泉。苦霧疑平阜。浮雲擁原隰。峯愁不注高。地長明湖溼。客子從何來。徬徨甫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墊。夜半鶴鳴。勢扶風雨急。廷尉望山頭。嗟哉亦何及。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陵埽。詩入岸獄中。不忍恭敬辭。所乘獨周禮。鄭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庚照

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蠶。羲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燠。柔艣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產。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天門詎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閱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尙念田蕘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 顏氏家藏尺牘卷二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僖昭時，干戈滿天關，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机揔，逸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茆一畝深，壁樹千尋絕，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驥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蔚，夕陽尤起後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園忌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峻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尙爲人師雖奕葉冠冕不饒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木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動水利久不修累歲煩等崇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饒凶荒每與師旅併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此戎寇深早夜常奔迸上帝哀俾釐天行當反正

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賦漕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瓠

瓠實向秋侵。粵然繁夕林。不材留苦業。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輸上俎。剝粟遜清斟。衝女河梁迥。涇師野渡深。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弟於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資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蹟者。皆知已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具近詩六章。曾微覽否。屢有札與舟公。託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面。祈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康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卽詣都中叩謝。如尙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堦。今來者玉老之候。囑其三日後。走領回書。返寒不莊。幸宥。

弟今年寓跡。半在塵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稍爲刊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推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真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留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束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語一通。并音學五書面葉。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章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面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

夏初匆匆出都。歎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還勝。大業日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鶴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第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邱一案。已得小結。雖陷齋之懷未明。而竊占之律已正。轉蓬思息。傅羽思還。九仞之功。非仗裏侯。不能終此一簣。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緘。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意。小价王登往庄。故遣潘一廉。其人謹願。望賜回諭。詳文於二十後到廉。更懇家報中道聞之。至賜至賜。

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迂爲罪。家訓勸畢送上。並用硃筆。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抄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弟炎武頓首。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商。亦有白傅諷纒之遺意。大雅之音。得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敬字。識以浮粟。未知有當否。諸客晤悉。弟炎武頓首。

弟纒至城中。尙未拜客。老社翁須兩三日後。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啓耳。附上一紙不盡。弟炎武頓首。

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抄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弟炎武頓首。

歲云暮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殊覺纒纒。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盛城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弟炎武頓首。

弟以較讎之忙。不及親叩。專伴走送。別有一函。便中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並希叱致。知己之言。不敢忘。

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弟炎武頓首。

捧讀大章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羨服羨服。舊刻二册。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封。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安。統俟文旌東返。面頤。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溼清渭。千惟珍重。且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弟炎武頓首。

詩本音二册送上。中有駁正者。乃衛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抄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祈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卽求示之。弟炎武頓首。

聞已具覆。幸詳示之。詩本音閱完。并求付下。弟炎武頓首。

舍甥久積傾慕。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攀駕一譚。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弟炎武頓首。

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旣台命諄諄。不敢固強。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目下。卽擬出都。不得追陪一敘。奈何奈何。尙容趨別。未悉。弟炎武頓首。

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累。今江友之驕客。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惟知己爲之共拯。懇切懇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弟名心肅。

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別。并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

居。附及弟炎武頓首。

弟來此區區之意。尙未得少申爲歎。廿四日出都。前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令。與弟交頗密。即可專人賫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蕭宅。須卽轉至李宅。有二李。故稱北以別之。小弟炎武頓首。

來論惓惓。深感愛厚。所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他皆未到。卽賦梅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辨有無。勿牽別事。敬如台旨。箇中之書。昨至德州。簡點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出之法。黃氏絕不照管。債主斷絕。日用艱難。庄田之麥。俱爲劉棍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爲弟作書。促之入京。博輦上一二函。至歷下。必多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宜舟書可互艱之。弟名心勒。

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讖黃御史。曾已遵制剃頭口供。次辨啓禎集中。有寧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黃御史一篇傳內。并審出疊起章邱地土情由。推問姜要顧寧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扳卽墨老諸生杜述交爲證。此人從不識面。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爲萊陽孫榮。榮乃積年走空之人。今並行提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持正。及大人君子孚號壯拯之力。惟有世世尸祝。茲因便羽。先此奉聞。弟名宥具。

屈處士大均



弟明日決行。兩日俱在周老處。承枉顧寺中。失迓爲罪。明早當造榻奉別。秋氣漸寒。惟加珍攝爲望。此復修翁道長兄。弟大均頓首。

弟明日乃能行。曾集印成。幸先以一二本惠教也。畢右萬兄。慕先生有道。工文章。欲得先生爲其尊公東郊先生。作一疏草跋刻之。此疏大有功於聖門。望先生有以慰之。右萬兄精心理事說。而關二氏。多發人所未發。其晉謁先生。蓋欲先生爲之印證所學也。萬爲留神。上樂圃先生。弟大均頓首。

李檢討因篤

曩過燕臺。重親有道。晤言未悉。而班馬促旋。年翁悼念故人。不使雲泥懸望。接塵屬飲。歡若平生。六翻高蹇。攜手於金石。南箕北斗。足翻明月之詩矣。別來假臥山中。絕不聞門以外事。去春亭林先生見訪。始知年翁有苦次之哀。倉卒東還。事皆合禮。猶憶吾兄通籍後。輒迎老伯入都。弟書就謁堂端。一承杖屨。典型淪落。觸事悽然。方期遙賦大招。薄展生芻之誼。而弟適爲虛名所誤。致諸公謬采上聞。號泣控辭。半載殆無事日。甫得敝鄉兩臺垂憫。取結移咨。乃部駁既嚴。而溫綸復再三敦促。不得已。至舍白頭老母。匍匐京師。繕疏陳情。扼於當路。淚枯力盡。溝壑是甘。幸總憲魏公。爲弟密題教孝一疏。又流涕而奏。聖心惻然。可免考謫歸矣。遠荷朵雲。寬其疏節。且命爲老伯作追輓之什。此固弟之夙心也。眼底疲於應酬。至鉅血二次。無一刻得暇。容出京時。於畿南近邑爲之。並評閱尊集。覓便鴻寄上。萬不敢忘。見贈大篇。推獎隳分。非謫陋所敢當。匆匆附謝。病眼昏暗。屬會姪書。統冀鑒原不一。

前荷吾兄遠貽翰劄。賤子何人。記不瀾古。遂之猶存也。尊集謬肆丹鉛。體躡無所逃罪。然寸波塊土。仰佐高深。誼忝夙交。知吾兄不爲河瀾耳。者伯禔躬純粹。當代儀型。奉輓之詩。必擬得其近似。比者風塵稠稠。寸晷無寧。未敢以泛常應酬。草草塞責。況親承杖履。辱在通家。吟哀些於九京。海嶽共聞斯語。歲內當寄紫瀾家弟所轉上吾兄。並答大篇。統呈郢削也。弟久栖輦路。遠越慈親。引領西風。肝腸欲裂。頃不自揆。冒昧陳情。蒙主上特恩。許以歸養。目下束裝返里。百緒茫然。燒燭裁書。苦無倫脊。抵家喘息略定。卽暱勉以踐前言。拙稿半皆散遺。偶得炎人刻送三紙。請政。新秋餘暑未盡。諸惟珍玉不宜。家舅送到餽餅。不敢自私。遂仁兄刻下送小寓同享之。上修翁者仁兄弟篤頓首。

宋廉訪班

重九之集。因爲王襄老公祝。知老年翁無甚深交。故未奉約。備後同人雅席。自當追陳鞭弭也。小堵王生。深以得御龍門爲幸。其事之原委。已經面陳。各省起送者。不止一人。而當事狐疑不決。業覓一要津政之。倘得鼎札數行。破其拘繫之見。則雞肋微名。可以成就。或與秦升兄共作一而。祈惟台裁。驟爾唐突。殊爲不安。但往返跋涉。望此甚殷。故敢冒昧以塞其請。所謂慰其孺子意也。送張幹老二詩呈教。此題定有佳篇。希賜一誦。容卽趨謁。面頌不既。

久暎教益。殊切調饒。前者恭備台安。未得一見。比聞道體已平。良深慶忭。敬懇者。弟昔年蒙難。有山右宰姓者。周旋備至。心甚德之。今伊二子考譯字生高昌館。試者寥寥。而字學無出其右。冀老年翁拔置翁列。

五六名以內。庶得借手天功。以報故人。不啻身沐生成矣。容趨謝不一。

夙疾纏綿。日事藥餌。兼以暑中無事。不敢時溷典居。用是久疏塵教。耿耿何似。啓者。舍親謝名會同其尊人。與先君子交好最深。通世誼者。非一日矣。文頗成章。字殊摹古。歷試成均。一時譽滿。今咨部候考定職。有最上一乘之望。伏祈老年翁從公檢閱。特賜主持。俾得邀榮冠服。以爲閭里之寵。以慰讀書之志。恩施所及。弟自永矢弗諼。寧第荷生成者戴高厚哉。特在至愛。揣此瀆隨。惟冀垂神。可勝禱切。

長安需次。追隨壇坫。猥蒙老年翁不我遐棄。納之聲誼之末。提讀教誨。情好肺腑。何以得此於知己哉。海暑拜別。暫過里門。一展先人邱墓。今已取道廣陵。溯荆門而上。峽中言念良朋。渺焉萬里。惟從峨眉山月。想見紫芝眉宇耳。歎邑公舉。欲以先君從祀鄉賢。例當歲終達部。弟至楚中。定有人至。萬一文到在前。望老年翁力爲照拂。以從輿人之請。則錄類之仁。咸均存沒矣。望老子老。代弟事壽。知自蒙慈注也。合肥宛平兩先生前。煩爲道鄙意。匆匆率勒。尙容嗣布。可勝切禱。

施侍讀潤章

昨歲專函壽簡。公祖未達。故以壽序稿封入。借重鼎呂。似可卽以此爲詞也。賈紅詩。不拘遲早。興到則爲之。正不必多。佳賤同令。叔箋刻。並惠數紙。以廣示同好。章再頓首。

枉顧失候。甚歉。重承雅惠。不敢全卻。已對令叔道此。鄙衷矣。感媿何似。詰勸渡江。匆匆不悉。名另具。江關相見。成近讀一首。以展擾未得錄上。夜來讀大作。爽然數息。七言絕。唐人獨具三昧。妙在著力不得。

杜老別出生硬。稍似拗體。硬自專藏。會作金陵絕句。得無效此否。去庸避動。洗盡時人粉膩。亦是此體所少。南苑處從八首。則粹然古人。工力悉到。讓在作應制。不寒儉。又字字新警。頌美之中。曲寓諷。籌油然。忠孝之意。盤鬱言外。於此道三折肱矣。下問勸籌。使使不搥喋。喋者何也。販夫讓得一金。而與量谷牛馬者。論持籌之巧拙。亦見其不自量矣。抑昔人文字。量多商量。朋友磨切。或不廢云爾也。抵京師有暇。當藏共晨夕。盡發篋中之藏。相與上下議論耳。令叔季相亦奇士。何詩快晤。言之神往。寓中體沓。洙草不倫。勿罪勿罪。

辱書得魯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曩者不稍停東魯。執手喧晤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姓名不立。自讀蒲柳早彫。重迫尊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技倆。乃官司敦迫。不許盤桓。觸暑就道。抵都下。應酬喧冗。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宋得霍然。筆墨意盡矣。感德門世行。力疾作誄。不授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諸。其心則苦。千秋之業。寧刻毋寬。僕自金陵讀殘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此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蓋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駕唐。殆爲庸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便冀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令叔令兄并聲致。量世令尚翁。已爲桑雨者頌之矣。尊詩入十子詩略者。不得照衆式。倘刻全稿。必須宋字。筆畫略重。或照錢宗伯杜詩健注款式。用十一行爲古雅。賣船詩僧改字句。不誠可有當否。附及之。篋友梅藕長。心鬱有素。附刻詩請正。幸查收。

宋檢討彙錄

異者荒文應命未足頌揚太老先生萬一乃拜嘉厚幣寸心含慙至今飛光如馳三葛兩易遙知讀禮之暇撰述益多正昞星躔北來用慰契闊捧接手教知尙需時然得筆疏千里正同覲面矣弟迂拙性成狗祿初非本願奈有司敦迫遂入京華滿擬放還自視人地正如薛歐蟲達老先生乃以淮陰見方何敢當耶拙稿尙未災木統容晤時面請指教太老先生前不敢率候鸞埃還朝三薰晉謁先祈叱致憑穎惟有依馳弟名箋肅

潘檢討來

憶自甲寅之春獲攀風範隨蒙特開綺席竟日論文雅誼隆情勸諸心府片帆南下戢影衡茅筆硯荒蕪鱗鴻稀闊嗣聞先生奉諱歸里恨在遠道不獲磨鏡自前翹首東蒙但有企切煙波釣徒一竿自足忽塵啓事駭若爰居移病不從敦迫就道木擬暫踏京塵便行拂袖取路鄒嶧之間當信宿高齋謁孔林觀禮器而歸不意見縻於此被斷木以青黃資越人以章甫不習不堪當可奈何遠惠手書具感垂注素釋旣除所望夙駕鋒車慰答羣望何尙棲遲林澤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也拙稿未經繕寫抄冬小刻二箋附覽聊以見志不堪供撫掌耳令兄老先生計已脂車北上不另通候草車勒復不盡依馳弟名單具

毛處士先舒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御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御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

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筆與鬚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類合此真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後編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與處心折衷深用歎編文釋疏義真足篤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長但此止可概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唯事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原道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者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長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是馬之長也上長白又皆長用下長白又皆長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編入毛髮昭哉發矍其所云聲別清濁卽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於平聲分之耳愚又審細按四聲俱有清獨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卽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卽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董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東凍篤皆長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董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之風捧諷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清聲之邕勇聲聲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清濁者也率略據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難詳示而教之乎匡林格物問答韻學通指親白四種前奉去併望指訛尊著二帙僭筆附璧不具薦林鹿老事未知已妥否書乃小兒所寫今親筆附勒亦防將來或有僞託也又白

數歲前叨承枉駕者屢。促瞻論文。深領教益。至今追味清旨。不去於心。茲者先生領袖羣僑。人欽冰臨。金衡玉尺。一代崇瞻。弟聆緒風。亦復欣仰。又得舍親洪中令書。知先生於弟有說項之雅。即浙中當事處。亦蒙過相推譽。知己之感。真無以爲報稱地也。愧謝愧謝。近小兒忝有卑職。赴選入都。特令恭趨龍門。擊候近社。小兒菲材。不足當門下趨走之末吏。唯先生量同何梅。不擇涓流。稍加甄拂。便得培風萬里。其餘凡可指示之處。尙所不惜。有以教之。文泚一帙。尙未成書。題尊像語。已借重其中。送上清覽。以資一笑。燕吳遙裔。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余處士懷

先生策任余陵時。懷適僑居吳郡。深以未識荊州爲促。前翁山兄往婁東奉訪。卽致渴懷。昨在禾城。艱臺成。愚老云。台駕在禾。急於圖晤。冒雪鼓棹。到北關外晉謁。而先生已去。禾來蘇。事艱剡溪。可勝惆悵。新春日歸家。見尊票。卽趨候。又不相僑。吳昌黎所云。相需之鼓。而相遇之艱也。頃承大教。如見艱色。容當豐沐。抽毫敬題以報。昨梅隱僧筠士叩見。一二日內。尙於菴中求作支許之遊也。草復修翁先生。晚弟懷職首。

王考功士祿

承老門長兄。弔奠唁慰。情文周摯。昨雖踵門稽首以謝。未足盡感悼之萬一也。再此愧謝。不孝弟月初卽奔喪東矣。倏然衰經之身。誼不敢過別。從此離居。不知何時復得奉教左右也。言之悽然。啓者。愚兄弟擊辱至愛。不同泛泛。舍弟事望老門長兄。留神照拂。不孝目下稽神情亂。語不及詳。其間曲折。已囑北山舍。

弟臨期一一奉商矣。外告母文一通。附呈台覽。臨筆曷勝戀切。

王進士士祐

曠遠道範已再易冬春矣。懷想高誼。無時暫釋。昨遣小兒之汶上。遽路雲路年兄。特脩小函。令之上候。乃勿違未及奉撰杖履。茲路年兄西旋之便。附此奉候。與居。弟去歲以荆人抱病。屏跡半載。首秋一入春明。比旋里而荆人之病已入膏肓矣。不匝月而有炊白之戚。事既倉皇。且值歉歲。周章之狀。莫可名言。目下擬爲吳越之游。然尙未審成行何日也。附及者。命親輩有欲求尊府贊禮。割付者。屬弟奉懇。茲列名一單。祈老門兄鼎力。慨爲轉求見惠。并求發一移會文書。投鄒平縣公處。則叨榮無既矣。伏惟留神。臨穎馳切。澹園先生諸令弟。年兄統希叱致。拙刻二册。附呈大教。并正澹翁先生。

伏處寒廬。與先兄相依爲命。家門不幸。先兄又殉母以死。弟戚息雖存。生趣都盡。知己如門兄臺先生。應爲扼腕太息也。前承遠賜弔唁。敬此申謝。先慈襄事。擬在來春。榜復莫知爲計。專有所商。祈遣小价。面稟其詳。萬望留神。真不啻麥舟之助也。臨穎溯切不幾。

王尙書士正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徒跣歸也。同人仰觀衰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敬君子。夙昔樂數晨夕者。分襟以來。益俚俚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涂舟車屢事。得不勞頓否。知目前正營窳窳。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願望。第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尙須一芟削。然後脫稿。不至久稽。詎



老隨卽致之。渠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讀。未敢通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詎老性索硜硜。或近申作數行。候謝之。兼索文字。弟好從臾之耳。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葉慕廬林澹亭宋牧菴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爲憾事。且年兄實首商此舉。詎可反遺而登愧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巖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所以集稿卽寄曹實庵田澹亭。刻費先予五金。餘襄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峯董蒼水數君入都。慕此舉。皆有此意。而蛾媚書言。椒峯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兼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并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巖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比有數行。上候孝履。旋拜手。做伏審尊候安吉。哀毀之餘。未至滅性。差慰遠懷。承以老年伯傳見履。久已脫稿。以候詎老文字同發。而渠以日講。每日五鼓入直。以是遲遲。今已取到。并回札一通。及拙作。統書上。詎老當代作者。其文足以備備史之采。而弟愧非其人也。以素附金石之契。又忝通門子姪之末。不敢辭以固陋。惟裁訂而用之。幸甚。五言領到。大事畢。尊集當早書。以成完書。勿勿不歲。溯切。

大阮先生。歲前返里。弟時正有周剛之役。匆匆數行奉候。未得少申款曲。迄今爲歎。想老門翁相諒於形迹之外也。自仲冬閉關挑河。三月無一船往來。缺額竟至六七千金。茫然無補救之術。將來如能與吾修老。從容晏坐南宮署中。卽意外之幸矣。泥塗中聞老門翁分校禮闈。得士必爲一時之冠。欣慰無量。茲屬陵敝門人汪舟次楫者。蓋代才也。詩文書法。皆足縱橫十萬里。與蛟門兄弟行。少爲同事。其胞兄長玉。亦擅風雅。今有不獲已。衷言弟苦在遠。而幸者門翁之當事也。特以做行。屬蛟門面悉。千祈吾兄留意焉。舟

次兄弟爲東南領袖。吾兄又當代君宗。聲氣之緣。知不煩弟之觀縷也。容面頌不盡。

自先生銜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弗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殿恨不得其詳。徒深耿耿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臆。如共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彙成一書否。大刻拜教。蕪陋之詞。愧未能闡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詁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論眞仁人之言。中心盡之。但疎賤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懷。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便殿屢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卽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蹟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椽一冊。蜀道小集一冊。附呈覽數。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眞履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啓馳切。大阮先生。末專字。爲叱名。又行。

入春以來。遙憶孝履無恙。祥琴在卽。佇望啓事。不獨慰中朝士大夫之望。亦竊幸晨夕析無。吾道可以不孤也。忽披良訊。如聆警款。兼知老伯母太夫人納福。欣慰無兼。吾鄉三冬無雪。流宄載塗。數邑左右。已有傾村落而逃者。聞青兗之聞。殆有甚焉。頃者撫軍疏至。臺省交章。特遣少農速往賑救。德意可謂至矣。第聞濟東數邑。不在賑列。反派車百兩。輓粟而東。是只尺又有苦樂之不同矣。承書孔林碑刻。謹拜頌。唐宋碑名蹟最著者。更揚數本。惠示尤所望也。尊粟傾與。懸山快憶。燭屢見跋。然尙宋賑點筆。今兼老序成。先寄弟稍遲。從孔年兄處郵上。何如。令叔老先生。甚軫遙念。尊候想已清勝。冬聞十家兄在邸舍。偶同和友人五言數章。合刻一卷。今上二冊。聊代晤言耳。博學蹟公。御試約在此月下。游史局似在必聞。但未知

如何位置。留用多寡。李天生昨殷奉訊。渠已以母者。具呈貴衙門矣。家君托庇安善。第臘庇又有十家嫂之變。不知寒家何以不幸至此。承垂注謝。臨穎馳切。不難百一。令兄先生。以名致候。又行。

暑中未敢趨晤。想在鑿原也。貴州有孝廉越閩者。欲復姓江。此子乃弟與鞠飄老之舊交。閩貴衙門有沙公者。與年兄最善。祈詰朝入署。一爲開導之。感不囑在江子也。容晤不一。其原札附覽。可了然矣。

卽吉已久。日望台旌北來。尋曩昔文滄之會。聊慰三年圍飢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意。爲之惆悵。卻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廉西臨浙夜之游也。大集敍尙未脫獲。遲當奉寄。徵邑兩年奇早。今歲麥秋已大無。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營。都中食指。日苦不給。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尙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爲少。而博事安詞。止有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爲邗江友人。廬墨菊一絕句云。由李苦節本難貞。英向東羅問落英。徵士今年濟京雜。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爲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愚山朝夕聚。首史館尙未開。似尙候監修先生耳。山史飄然還山。真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嘗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叱秋爲囑。臨穎馳遡。落圍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聖府有藏版。並廉氏家訓。各惠一二部。濞亭慕廬濞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眉一人。改編修也。前尊使回。有數行上復達記。慮久矣。再拜手教。自當留心。當事方有棘闈之役。一二日告竣。相晤卽致之。不忘也。令兄老先生。統此奉候。未盡。令叔老先生。比已清勝。未敢耑候。並煩叱名。又行。

不孝弟罪通於天。間關萬里。慈母見背三月。毫不知知。及匍匐奔盡。已逾卒哭之期。悲哉。爲人子三十九年。生不能養。病不能侍。臨危不能視舍殮。關永訣一語。縱復偷生人世。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言念及此。肝腸迸裂。老門兄素相關切。倘亦憫鮮民之遭。商爲之南望揮涕乎。前在蜀有小力北行。曾與次兄同賦小詩。以將遠念。並囑家北兄。與門兄細商一切。想荷留念。覺覺草土中。惟望天際故人。不忘夙昔。啣結之私。何日忘之。同署兄弟。統爲叱致。不敢輕以不鮮姓字相通也。周李雅諸兄。尤道念切之意。舍肥夫子。董堂翁。並爲稟致不盡。憑穎涕泗。不知所云。不孝弟泣血上。

委扇書舊作呈正。弟不工書。十餘年久不書扇。故倩代筆。然亦殊不工也。自翁磨勸。大家自存寬大。北關葉舒崇葉淳二君。乃初菴太史之子姪。與弟又有師友之誼。其文久爲世所稱道。蜀時幸爲皆神。盡祈致奉情年兄。更感不盡。

彥老之語。已囑轉致否。蜀道小集。祈鄉付有二三同人。屢來宜索故也。餘面悉。弟正頓首。

家兄病痊。赴還文書一件。祈老門兄通付貴衙門司務。盡爲感。家兄偶他出。故未專啓。並惟鑒之。弟士正頓首。

昨勞重謝。扇五柄。求老門翁爲捉刀人。拙作皆在八家詩選。並蜀道小集中。穎一檢關。塞鼻書之可也。容謝不一。弟士正頓首。

幼華舍弟。又有一字來。專人奉寬。明日尊駕入署。祈爲細細一查示之。其情迫切。吾輩關切之誼。門兄自

有同心也。餘未盡。小弟士正頓首。

晴峯刻下送扇至。細觀之。乃乞隣。非觀寄也。甚以爲憾。只得送上。詩則真。而字則屢。頃已告過。定不罪也。柯素老諸箋。望卽撥冗書之。以屢來索故也。又蔚州魏先生。爲其令魏李君徵詩一箋。再煩一代。萬弗效。晴峯之乞隣。乃至感也。幼華舍弟事。明早入署。惟留神。又祝。弟士正頓首。

力臣一對聯。敬乞老門兄爲弟捉刀。刻下卽賜下。尤感。餘面頰不觀。莫忘稽古力。須用讀書人。須歸力臣。年道兄。弟士正頓首。

第一向忽忽如失。闔疎人事。令叔先生此來。竟老一候撥譚笑。昨始記起送問。問已於初六日歸里矣。歡甚。無似。有家報。幸叱名切致不安爲祝。三扇欲付季角。曠早南寄者。求大筆代書。寒天呵凍。萬弗厭其瑣瑣也。統面頰不一。先生亦老輩之一也。何見疑耶。一笑。期小弟士正頓首。

所事承留神。謝謝。更望時爲一問。示之爲荷。陳宋二公壽時。各一求大筆增重。必明日卽得方妙。以宋箋來索。立候上屏也。容謝。期小弟士正頓首。

楚詞昨附上矣。一扇寄汪鈍菴。惡詩煩大筆一書。容箋南去。人明早必行。今日便望擲付爲祝。太阮先生。叱候不盡。家兄士良。其名已入湖北單。確否示知。期弟士正頓首。

數欲奉訪。皆以他故中止。昨見升六兄。極口吾兄新詩。以爲無字不千鍾百鍊。弟急思一讀。特此奉借。底本。不必俟別抄也。旋卽壁上。不盡。外附訊者。閩督江撫。暨大司寇三缺。有消息否。示之。弟士正頓首。

幼華極感關切之誼。再託致意。云急欲奔喪。不知可不候說堂否。呈子明早到貴司。祈諭主者。卽立漢稿。至滿稿亦望鼎言促之。其翻清字相公。應有常例。不可省者。望隨便許之。示知以便送上。渠不促親筆作字。輒此代達。不一。小弟士正頓首。

昨一聯一扇。如已命筆。幸付去手。如未書。其扇上煩爲寫眉州謁三蘇公祠長歌。以渠原索小行楷也。容面頌不一。弟士正頓首。

晨遣長班至貴署。值門兄上堂。不知相君事如何議。已上本否。幸示之。秋暑尙酷。多勞筆墨。已自非理。況以惡詩屢強塞鼻乎。但連日頻煩晴老。而綸老又東首忙甚。送許竹隱一扇。敢再求法書。詩凡五首。小行草最佳。但所用佳筆書之。統容走頌不一。古詩紀或詩乘詩。祈借一查。小弟士正頓首。

弟日在愁城中。竟不知老年伯母久來就養。昨與升六談次。始知之。深慚疎節。新正當專申登堂之誼也。井叔委一聯。元旦欲用。敬煩大書。不盡。李杜汎浩浩。韓柳靡蒼蒼。杜樊川句。書爲井叔先生。期弟士正頓首。

綾紙三件。再求法書增重。但惡詩不可耐。昔人以艾塞鼻。然後書之。亦一法也。何如容謝。修來先生。功小。弟士正頓首。

聞年兄今日入署。不知昨事公議云何。弟因饒張疆老。未曾入署。云云。候明日查報可耳。卯墨乃寄家中。舍姪小兒輩者。初六晨卽遣人。故未附到。滿洲同宗。做影一張。幸乘暇爲書之。容謝。弟士正頓首。

稿案錄呈，必由衍聖公咨乃可敬聞。做格祈留神發下。弟正頓首。

昨勞大筆，再謝。僕庵宗兄三令孫，以扇屬書，敬再懇老門翁捉刀。容面頌弗一，但書號可也。弟正頓首。

伸荷寫真奉上。小詩求法書增重。容謝非一。弟士正頓首。

昨奉勞筆墨太多，深切不安。中寄梁曰緝一首，欲向老禪一句。欲字本是擬字，祈爲改正。不盡。容面頌。功。弟正頓首。

小册奉求大筆，或新篇尤妙，或臨帖亦佳。但祈速賜。今晨太宰郝公返道山，愚山濮陽同一悼惜也。不盡。弟士正頓首。

銅鼓詩一首，藉法書爲重。祈出署時，拂冗卽書賜下。感切感切。前尊屬已屬大木書之。大書夕以至，則尊。扇朝以至矣。何如何如。畫册二件，並書惠教。小弟士正頓首。

大木已致雅意矣。本房門人朱兄，乃張悅九年兄內弟。頃曾進謁，惟鑒照不盡。統容面頌。敬啓者，小女病痛，欲製膏子，急需古墨二兩。念先生處必有珍藏最陳者，特丐見惠。容面謝非一。弟士正頓首。令兄老先生處亦煩一覓。又行。

久不晤教，甚切。企念陳長人名齋新者，時文有黃陶菴之風，向以敬習考居知縣第一。與先生亦有及門之誼。昨在部應試，以久病止作一篇。惟先生憐才心切，一留意焉。囑囑。

長安晤對。大慰生平。揮塵之餘。山川增色。不意老年臺以大臈南歸。同人殊爲慘鬱。坐無車公。蓋不知部幾番惆悵也。弟因叨補秋曹。日親讞案。國是民命所關。心力交瘁。諫候之愆。力無以謝故人。而殷殷翰教。益我慚惶。至於奕世忠孝之風。備於傳表。且出初菴阮亭兩公如椽之筆。是以文顯。文以人傳。真爲天壤不朽之業。當什襲藏之。以晤後藏。十子詩略一則。所闕者大作耳。事襄痛定之後。又當以文章爲繼述。幸速致以慰還壙之望。舍弟以五月初旬回部。緣塵接之苦。未能裁候。統此申意。令叔先生及履浮垣三諸公前。乞致弟相念之切。嗣容當啓。拙詩附呈。教正。臨楮溯溯不既。

王給諫又旦

向在都聞訃。承老年臺先生。軒車枉過。辱藏誄章。且過蒙照拂。愛踰骨肉。雲天之誼。老敢一刻忘也。不孝又且七月十三日抵里。九月六日。乃窆先君於祖兆。此時日守墓田。坐對松楸。慘澹。瀾緒傷心。不敢瀆爲知己道也。且歸家之後。已將奔喪始末。具呈本縣。想藏達部。憫蒙仍囑盼。草本有心。將來老有不捐。圖報者也。茲因便鴻。當謝前誼。併候近禧。仰邀崇鑒。五中如縣。不敢他及。十月十四日。在夜子。又且稽顙再拜。

汪主事懋麟

伏覽高文。辨駁盡致。義理愚所未解。而文瀾則壯瀾可喜。時賢不能望見。當於王力之憫求之。略商一二字。年兄不以爲妄否。弟懋麟頓首。



長夏退食，定有餘閑，前奉求小冊，幸即書賜爲寶。容晤謝。弟懋頓首。

書像久滯，苦不得佳思。夜來率題長句，未審當台鑒否。昨有小札，諒蒙年兄存注，不更贅。小弟懋頓首。覓得蘭香一盒，奉上希照。小冊求拂，宥賜書。外梁世兄冊業，並求恆揮數行，即賜下。乃夫子墨也。曾晤陳君，探之否。弟懋頓首。

今日說當若何。乞示。梁世兄卷子求題，數日內欲攜歸恆山也。弟在阮亭夫子處，能枉駕否。小弟懋頓首。長歌之妙至此乎。直駕少陵，餘子不及也。幸即書卷以小行楷爲荷，勿用大開書。切切。弟懋頓首。

昨勞玉爲謝。禾召自瀉，欲趨教。奈長日有吳五老與竹巖家兄兩席，恐不能細聆。願以出月初何如。特謝。小弟懋頓首。

適聞舊字之呈，貴司已駁出。令本人於原籍取印官結狀。月盡方到。若果然，則十月初方到選司。月半後方能補此。昨相晤年兄，何未言及耶。祈卽命吏人確查見示。屬在知己，敢此屢瀆。

連候起居，未得晤。弟咨文復詣尊前，又三日矣。乞年兄鼎力，卽達選司爲望。恐又遲遲落後也。屢瀆，幸恕容。晤謝不一。弟懋頓首。

家兄誥命，重荷滯神。選司果有商酌之意，正在講論。序題求稍緩，俟定後再懇。弟事並求年兄速照是感。曹祭酒禾。

別時止覺心酸，相隔六日，已覺心痛。過後不知何如。弟在都門，止有師友之樂。今此樂不可復得。想老年

兄日內必與輪老實老相聚。必歎息此人之去。必計其舟行所至之程。爲之南望咨嗟。亦知弟無時無處不北望神傷。想年兄輩聚首時。耶。邀庇於十七日發潞河。十九日過園。今尙需滯津門。待同人贖取老親衣飾一二種。人到卽長行矣。德本尙值方山。當託附候。伏希老年兄起居自愛。下慰遠懷。臨楮荒忽。不盡欲言。小弟禾頓首。

七月二日舟至桑園。京師之人始至。此去至德州一日。到彼不及再候。連日酷熱。大集序尙未草就。當候稍涼成之。蘇詩一本。多方檢出奉上。宋詩奉去都全。但被惡札亂檢。不堪入大目。奈何。有南去使人。望以近況示知。又行不一。鄭山老趙玉老不及另致。求道意再行。

弟奉親北來。已逾一載。日望老年兄早來聚首。飢渴之思。形於夢想。往年留滯。有弟兄之樂。而不勝庭闈之念。及此重遊。又不勝朋友之懷。天倫樂事。難全如此。讀手教。知脂轄尙過。老年兄宦懷素澹。竟不念我之離羣索居矣。人品雖高。其如寡情何哉。弟樗櫟之質。年兄素知。使爲韻語。實非所長。御試之日。既不肯效人塗脂抹粉。又不能拙速成篇。草率畢學。而字跡之改竄已多。聖恩汪濊。仍見收錄。曠世之恩。值無一稱。不特俯媿章服。亦且仰慙知己矣。至於此官。原是戲場。今與諸君同發塊壘。嬉笑怒罵。皆非本色。不過供壁上親一笑耳。家兄潦倒異常。實綠家難至此。非文字之過。近亦頗能作達。子綸并叔澹亭。暨浙中奉武。曾皆一代之才。試而不售。時時爲之歎息。椒峯竟歸。尤爲可惜。近作急欲捧誦。詢之家兄。茫然不知。不審今在何處。俟見後卽效筆墨之勞。弟舊學荒落。目下離無酬應。然亦不能作佳語。若窮思著述。千古自

在耳。一笑一笑。老親幸粗安。并謝草草附候。暑中惟起居節宜爲禱。不諭。

一別便及三載。老年兄忽當大故。弟在三千里外。不能隻雞斗酒。一哭几筵。去夏身至都城始知。抱歉無量。正擬寬便。奉候興居。忽荷枉緘。令人媿慙欲死。承諭以誅辭見屬。此子弟職也。況又荷年兄知愛之深。不敢以不文辭。但目下匆匆應制。必俟御試後。勉力爲之。恐不謹。揠謁老年伯之萬一。奈何奈何。聞年兄已卽吉。想不日可以治裝入都。擾晤當不遠。老年兄近著想益當。郵中望寄數箋。以慰馳仰。小詩書屬呈笑。聊表相思。殊不成章也。使乎倚待。草草不恭。并希原諒。不贅。

頃奉謁。日中毒熱。不敢求見。早晚候數涼請教。弟從未填詞。偶學爲之。粗歸可笑。敬書以供捧腹。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失候。渴想渴想。椒峯一事。殊不可解。雨中偶成二律博粲。應老遂作古人。風流可念。令人興殫瘁之歎。昨成長歌一章。極誕妄可笑。已送去糊壁。年兄過後處。當見之也。不一。

前擾謝謝。明日邀貴座。主一談。敢借卓圍二條。椅欲坐擗各六。用過卽奉上。屬瀆自覺可當。然知老年兄不厭也。小謁成之數日。憚於手錄。頃因作字。遂發與書政。幸笑正是荷。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不面。渴想渴想。弟歸計已決。欲覓字子老省親呈稿。懇老年兄命貴役一查錄出。弟行期不出五月。萬望留意。容卽謝不一。小弟禾頓首。

昨晤厭實菴。知繪老謹惜扇證。以弟所佩爲薦。弟量寶老四枚。三歸實庵。一爲繪老所竊。今存一枚。實不

佳奉去清賞。免年兄復作綸老伎倆。笑笑。具題之稿。聞家公昨已力催。幸再向載第一促。弟早得歸見老親。卽仁人之賜也。不一。弟禾頓首。

具呈二十餘日。題請杳然。懇老年兄一促之。弟得早見老親一日。皆年兄之賜也。此懇。小弟禾頓首。

### 葉主事封

老年兄至性過人。致哀盡孝。憶奉送時。悲容深墨。相視含悽。不忍作一語。別來忽忽。遂已肅餘。弟子去秋。薄遊江左。今春始還。道中瞻言。輒釋。緬想故人。家在其間。不得過從。徘徊久之。頃接手翰。具知孝履平安。是慰。讀太老伯先生表傳。令人起敬慕。其文亦清真古淡。非苟作者。年兄思顯其親。而必擇其人爲之表章。斯誠可以不朽也。弟一誤失足。需次無期。自知百不如人。空爾淹留。逐隊當於秋杪。暫歸敝廬。無足道者。前於阮翁處。讀年兄古詩一卷。高蒼沈鬱。迥絕時流。餘體何竟不見寄。同學翹候已久。此似於讀禮無妨也。拙刻先成。竊慙糠粃。頃賦一篇。並呈教正。闕里石刻。曾哀集否。其漢魏六朝碑碣存者。乞便中各揭一紙見惠。爲感。肅此附復。不盡願言。五月二十一日。弟封再頓首。

十九日接手翰。及寄碑刻。具感不遠垂注。展讀摩挲。如獲拱璧。謹謝謹謝。流年又易。深憶停雲。老年兄讀禮之餘。留情筆墨。承示佳蕙。容從實菴兄所取而讀之。計尊服將闋。入夏便當赴補。倘弟彼時猶滯此間。則促郵細論。諒有日也。弟本無學問。謬竊虛聲。邇復苦貧氣虛。舊業益荒蕪。不可治。且悠悠久待。而此中才品糶。頗有不自愛重。以奔走貽笑大方者。將來未知作何結局。弟自揣荒疎迂拙。加以福命不齊。豈

有辛耶。遙辱關念。徒增漸汗耳。聞貴鄉關祿。貴郡不審何如。願寧老金石集記。年兄向曾見之否。寧人博雅精核。當無所遺。而據其所開。在曲阜孔廟者。五代以上。不滿廿碑。其信然耶。今錄呈歸查。其未有著。讀便補揭。未敢得隴更望也。今日赴大嵩。裁先生宅陪弔。恐便者遙旋。草草勒復。未盡所懷。正月廿日。弟封載頓首。

戊中獲奉良書。並墨刻。具感存注。裁復之後。禱鴻途稀。庚申詹麗朋命親還自錢塘。云得親眉宇。兼辱寄聲。中心藏之。時爲馳企。此知榮補已久。先生清通簡要。雅望攸隆。內晉崇階。自計日俟之耳。惟曩從阮亭先生所借讀尊著。七言古體一卷。頓挫深穩。極有杜韓之風。閱後在南中。已購全集。乞便中惠寄一冊爲幸。弟自己未能歸。困於薪積。頻年奔走。無濟饑寒。今亦甘老江邊。而齒疏髮變。已無足言矣。懇者。弟在西城之日。恭逢十四年恩詔。應得誥命。原領執照。留楊疇。而舍親處。於去年正月內。轉付內院供事李贊朝。比時李云已寫。只候彙齊請寶送部。而舍親匆匆赴開封之任。頓成古人。不及頓到。稽延至今。又逾一載。幸值先生當事。敢未垂照。查明發領。付教同年吳巢薇舍親轉寄。存沒之感。銜結以之也。夙便肅候鴻臚。並附虔禱。伏惟留意。憑穎讀瞻。近刻一冊。寄呈教正。不盡。八月十二日。弟封再頓首。

林觀察堯英

十年壇坫。夙奉教筵。弟以瓠甌細響。荷老先生年臺收之藥。惟之中。思欲執弭追從。而予告旋里。末由昕夕。擢趨座側。而琅琅鈞天。震聾人耳。沐浴歸益。固已多矣。昨開玉節北指。海內鳳麟。仰藉璣衡。蒐拔媿弟。

鹿鹿風塵。懷鉛滋懼。惟是冰兢自矢。所識者皆繩樞之子。期於提命之意。稍稍靡負。引頭台慈。領垂靈芘。承示佳賦。式篇業已。遵爲玉尺矣。尙容崑勒。馳申燕賀。肅此奉復。臨啓可任神馳。張老先生札。俟詞汴之日報命。附聞。

謝郎中重輝

憶昔郡門。旅邸過從。朝夕聚首。恍然如前日事。而居楮迅駛。不覺兩易寒暑。同詞兄弟。紛飛南北。契洽如吾兄。亦不能一楮過候。疎慵之罪。真推髮識道矣。使者來京。備悉起居。知襄事之餘。觸緒悲愴。殊爲不堪。然人生逆境。勢所不免。所望節哀自玉。以俟側席之求。勿徒過爲悲傷也。至第七載散曹。開飯成癖。一旦誤投網羅。抱牘案頭。久成俗吏。意欲乞恩東歸。謀爲遂初之計。函二三兄弟。堅不肯放。奈何奈何。諸家詩已送實兄彙寄。拙作二首。就正大方。幸筆示爲望。便返空函。肅俟。不盡不盡。

曹郎中貞吉

自春來三接手教。因乏便鴻。尙無報章。知年兄必能相諒也。小兒回。知底事。全仗年兄餘光。雖出當事之惠。猶解推也。且適館授餐。有加無已。弟寧作石人耶。敢不終身佩之。夏斗者騎驢覓科。不謂後時。匆匆一言。不獲再晤矣。釐下詞客。自然雲集。但雀羅之門。從未枉高賢之駕。其有素交者。投贈亦復容寥。弟自分迂腐陳人。正未敢沿門投刺。若復縱橫其間。面皮三寸矣。年兄尙何取於弟耶。著作極力掎拾。猶不足二十種。盡以相寄。以爲引睡之具。可以爲噴飯之具。亦無不可也。佳筵領到。但恐無如許善書者。謹留以待。

時或托人轉求亦可。方暑惟冀保攝爲遂。自愛使旋暇候與居。並闔宅福履。不旣。盛使來。又接手教。兼詢近履。知闔宅手善爲慰。年兄卽吉在邇。靈轉詢可晤芝眉矣。別諭原廢過慮。然已托韓公諄致。差不辱命也。月來諸博學。皇皇得失。佳筵未得悉徵。俟此局小定。可以彙寄矣。諸容另悉。不次不莊。

向乏便鴻。遂疎音問。然此心無日不在左右也。入回敬候年伯母起居。並闔宅福履。我輩握手之期。或在夏秋。但弟貧病之餘。筆硯荒廢。塵土面目。真無以對故人矣。奈何。吾鄉災荒之狀。不忍深思。不敢多言。劍膚之患。非杞憂也。詩餘一道。向因少事。借以送日。結習所在。筆墨遂多。其年錫豐日。督付梓。所以未卽災梨者。作者林立。羞事雷同。一囊無餘貲。難修不急。二心懶憚於檢校。三草草結構。不敢自借。四俟年兄入都後。再加斧斤。方可出以示人耳。云何詩略亦半年未刷印。敵笥中彼得一冊奉寄。俟印出時。不妨多帶耳。佳筵日爲在心。所以通遲至今者。因入冬宏詞之士。方大集。歲底始得敵完。又最難收。日來因考期在。卽諸公鍵戶不通人事。不忍亂其文思。故交卷不多。先寄去十四柄。內鉅公詞翰。尙未數徵也。俟徵完再寄。久不晤阮兄。尊集尙未得讀。俟小暇當通彼寓細觀耳。令弟年兄寓最遠。雪後道阻。未及一訪。看花在邇。領益正有日也。意緒草草。筆不盡罄。

連日未晤。渴思怒如。啓者。粗紙一幅。求年兄小楷一段。將爲模楷。懇卽賜爲感。前諭已致之舍弟矣。容面不旣。弟貞吉頓首。

數日來未晤矣。舍弟昨有信來云。去年讀大作三紙。服其秀絕。更欲求全集一觀。不知可賜教否。又欲購廣平申龜盟集一部。但弟與隨叔太史無素。併煩年兄鼎力一求。何如。示之。容雨道不旣。弟貞吉頓首。三年之別。計秋高定可握平。不謂年兄又以假請也。令人悵悵。大集當自阮兄處攜來一護。高山流水。實移我情。但阮兄尚未鉛黃。弟亦未僭妄。此時尚在阮亭案頭。云已有字寄去矣。敝邑二麥不登。有如貴郡。幸三伏雨足。秋禾似茂。但未知將來何如耳。同人濟濟。深慶連茹。此古昔未有之盛。我輩生際昌期。目覩盛典。爲榮多矣。正不必廁身其間。然後愉快也。云何。云何。弟胸次枯槁。開筆有年。間有拈弄。亦如秋蛩夏蚓。絕不成聲。承年兄見索。謹以一帙請教。乃吾愚山夫子。與李武曾評定者。年兄泚筆抹之。使中仍擲下。何如。扇又得八柄寄上。所餘不多矣。此時羣公袞袞。更難仰求。容徐圖之耳。老母藉庇粗安。但比來善病。令人牽縈。年兄何以教之也。使旋敬問年伯母起居。並閣宅平善。草草不旣。欲陳。

田侍郎雙

伏暑熾炎。渾身是病。勉強視事。煩苦支離。申江告竣。邁赴姑蘇。十六七可歸。句曲。年兄肯同萊老。枉駕作快聚乎。物色佳麗。當有同心。弟所樂觀厥成也。蘇茂宏婿家。亦在秦淮爲此舉。三公坐而論道。誠爲風流佳話。又大可妬也。溧水上元。謹心謹之。萊老寂無所遇。何以處此。廣文謔營無狀。府詳到時。當斟酌寬之。餘不具及。

南來以得晤年兄爲快。而竟不果。從此奔馳雨江之間。聚首良難。望惠然來。句曲度歲。三茆峯色。未必遲。



二洞庭也。屹盼屹盼。邗上事竣。蓋難言之矣。盡在尊使口中。柔翰輕鐫。又簿書執掌。草復不多及。回句曲。積勞疾作。十九日強起。赴澄江視事。百端棘手。撐撐爲難。萬念俱灰。退離何日。前所云云。不復作幻想也。秦淮風景甚佳。暫避炎熇。容鐫快聚。萊老亦留住爲禱。潤便奉候。伏枕草草。

弟平生要緊關頭。在此一舉。我兩人雖有姓氏之異。不啻胞乳之同。尙俟諄諄贊語耶。丹次池禱。聞王明老已返棹。真千載一時。不可錯過。從來成大事者。定有秦心熱歷好友。天然湊舍其間。不先不後而遇君。正今日之謂矣。一切委曲幹旋。內而撫公。外而臬司。許多妙用。大費積神。大費脣舌。匪易易也。非細故也。專盼好音。千言萬語不能盡。如明老不卽抵皖。年兄多住三日。面商禱禱。明老應另有專啓。

十二日抵滌。豐樂亭不知在何所。真同俗吏也。穆倩圖書。望時一促之。乃可待耳。年兄見惠一匣。又持去爲舍弟鐫刻。乞切致爲禱。潤林寫大字。不比部郎。成宜選其大者。年兄斟酌之爲善。弟皖道詩一册。批抹完卽付來役。祝祝滌不旣。

五日京兆。復遇兩上司新任。命之不錯。又復何言。星卜家皆云。官運踰證。信或有之。年近五十。鬚髮雪白。從此入山。唯恐不深。但事多梗阻。未免周旋照應。心血俱枯。苦人苦人。便至接手。教感激之餘。因而泣下。平生骨肉知己。年兄外再無人矣。大治意出於誠。受庇良多。今迎至雖揚。渠已抵淮上。晤後卽返句曲。聚受事之日。亦卽弟交代之期也。相待若何。再當馳聞。以慰吾兄歷切耳。

前尊使回。已有字奉候。近聞勝遊歷下。見萊老。嘗自言及小弟也。致意爲難。他日卜居湖上。老作隣翁。不

可不商量留意耳。試牘重刊呈閱。拙詩亦在付梓。另時請數小物附呈。晒照餘不悉及。旋里當在五月。意欲從濟寧一路。可以圖晤。臨時先使人馳聞。三月廿四日。弟九頓名恕。

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勝。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面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頓易初念。置之二等。仕路嶮巖。從此踰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即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車轍所經。定由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爲弟懇懇囑托。弟於三月內。即交代閩仙。難爲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頗有閱涉。非藉吾兄爲大護法。又誰職其責哉。撫軍係數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鼎言。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固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如何。望深思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用力一言。則受賜多多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鄙懷。柳江有信來否。錫豐又駐石城。正促其促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爲吾兄構一青衣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數年相依。情逾骨肉。一旦分袂。能無痛思。每與二三同人言及。不勝悵結。台留抵里多時。唯望節哀加凜。至祝至祝。錫豐送來墓表一道。馳寄一覽。老年伯行誼。表章難盡。以弟愚昧。細讀此作文。文字平平。似有未見。錫老之長者。年兄閱之。以爲何如。阮翁年伯。亦與弟無異辭也。前留紙書寫。倘此文必用。則仍返回原稿。惟所酌之燈下草草。餘衷不宣。

兩接來教。如相晤譚。自年兄出都。凡有衷情。無可告語。始見平日手足之誼。與他人不同。不如此離索。不

知也。念甚念甚。時在寢食夢寐中。大事自應竭力。然時事艱難。亦不宜大爲虛文。拮据憔悴。勞身以承先志。又大孝也。誌銘自當沐手一書。但稿在何處。詢之綸錫。亦云未見。其故何也。想緘發時。又遺忘耶。速示之。香溷事。幸不辱命。已結局矣。抄稿呈閱。不盡欲言。

誌銘稿至。立借孔年兄。送虞山先生書就矣。台意亦命弟書。第碑版之體。非方正穩妥。則不堪觀。弟何能操筆耶。又不敢重違來諭。勉爲一紙。并呈尊覽。既有虞作。可以勒石。則拙筆聊爲副本而已。刪去補面多銜。亦此意也。頃染暑疾。泄瀉不止。又值新生小兒出痘。草草臨池。益露醜態。率復不一。

伴老冬烘。誤我至此。大違本懷。年兄知己。想亦爲弟捉鼻耶。不遠卽塞責。此番公案。焚筆碎研。作田舍翁本色。再不敢惹事矣。水曹照命。忽而得補。真出意外。但以長安之珠桂。吾士之饑荒。實有隱憂耳。邇來臂腕作痛。精神衰憊。大異疇昔。唯好靜坐。最厭讀書。如何如何。大作五古一帙。記在林澹亭處。容尋獲緘寄。海內名士。雲集金門。弟實未敢見一人。卽阮升諸先生。亦僅打照面而已。踽踽涼涼。土水形骸。俟年兄來。就正有道。另闢新境也。關注屢屢。未及裁答。客夏在罐口萊孺家。得以備悉況味。坐談夜半。恨不三人晤對。罄厥寸心。今復春色如許。闔宅近屢。伯母萬福。臨啓翹切不宣。

老年母北上。知一路平安。喜賀喜賀。盛价東旋。又接手教骨肉關切。無刻不置諸懷抱間。樂天書徵之云。以我今朝意。知君昨夜心。今日之謂也。底事南音已奏。妥貼乾淨。可望竿頭進步。但從中結構。大費思體。舍弟晤商。知必有以教之也。如何如何。廿年來知己老友。可語以身心性命者。惟我兄一人。尙庸多贊哉。

日來抱病乃憂鬱所致。呵凍草草紙短意長也。十五日辰刻弟百拜。

兩接手教。又見遽使心甚慰快。留之多住數日。種種可而也。難任之官。景象使不堪。世情如此。亦無足怪。考核之疏。至今未上。皖城公意亦轉移。四字之評。不敢復望。不再強求。居易俟命。是我輩本來事。問也。聞各省皆註上考。恐將來必有變局。難言之矣。撫軍曾晤過否。其意若何。望確示以寬懷。弟別無囑致。惟恃我年兄耳。桐江之言。似乎游移。今已另字寄去。俟有回答。再報。錫鬯在石澗。其詩可得。裁管家帶回可也。青之頗有葛藤。臬君可笑。卽此一斑。亦可以見人情矣。餘情續佈。草草不一。

名落孫山。甚合本意。第多此一番。稽穩。良可笑也。告弟館選。頗稱快事。吾兄關情如手足。意可知矣。本天二席。自昔豔之。我兩人得之於兄弟之間。亦復何憾哉。本曹似水。薪米爲艱。需次兩年。復之學差。不啻河清。屢思告休。議者多以爲不可。安得知己如吾兄。而與之決進退哉。家居樂趣。不可勝言。此味只淡泊寧靜人知之。世情太熱者。昧昧也。托疾極是。而良晤頓慳。殊悵悵耳。同人落落。閉戶岑寂。卽升六輩亦難見面。矧論詩耶。著作等身。便中惠教爲望。弟寓卽吾兄舊居。乃黃宅也。月例五金。綸錫作成。敢乞台鼎。向令親家黃大年翁一言。爲弟作保。寬其窘乏之時。不忘圖報之地。或年餘交割。知長不齊。俟弟量移時。清算完結。在黃年翁素契不薄。自肯肝膽相照。而吾兄所以委曲局全乎小弟者。此今日第一要事也。老伯母康健萬福。大年兄入都不遠。舍弟後輩。全仗提攜。一言難盡。臨筆翹切。大作一册。在阮翁先生處。遣人往討。云批評未竟。不肯發。

年五十。又生一子。聊作眼前之戲。不免後日之累。甚可愧也。宦情消磨都盡。但恐坐不定。又想出山。此與老翁生兒同一醜態。惹人嘲笑。補法如何。前有幾人。亦望查示也。兒曹廷試。欲觀北場。又慮迴避。子乃叔。畢竟以東閣爲安。邇來文氣。何者爲善。惟祈揣摩至當。有以教誨之。弟草野之人。久不識文字。爲何物也。晨夕之間。望呼至膝前。耳提面命。吾子卽君之子也。能膜外視之哉。前字已緘。再書數行。仍不能罄。弟再頓首。

歲聿云暮。福祿倍增。企賀企賀。弟一病半載。衰白日甚。堂堂五十。不勝感慨也。兒子能文。小孫頗不庸俗。差快人意耳。但家計漸窘。明春作嵩少之遊。借以彈鋏。望兄爲我策之。然此道甚難。不犬寂莫。便好也。如何。何如何。所謂睡貉者。又復告歸。饑寒奴僕賤。人情世態。類此矣。更有書記張姓。亦金陵人。爲弟抄寫。而適用者。盜衣而去。謂在都下。其人無賴。乞留意防之。切切。臥病村中。回首廿年閱歷。如隔世事。而骨肉知己。朝夕相念者。惟公一人。此衷可質鬼神也。不謬不謬。京朝大官。待漏多勞。寶齒自愛。不宜山薑弟。爰伏枕草。盛使北上。數行奉聞。想入記室。弟有嵩山之遊。正在束裝。亦無聊之意也。茲小价偶至都。再候起居。外李世桀一僮。昔蒙惠用。其人亦醇謹無俗氣。第應賤役於村野農夫之家。學灌園織蓆。似不相宜。窺其意。若厭薄其主人者。屢言辭歸。白下弟不許。仍欲送之年兄。未識可否。當示我也。林下之冷落如此。富厚勢位。可忽乎哉。用是增太息耳。秋爽薄寒。珍攝爲望。臨筆不勝渴想。中秋後四日。弟爰頓首。

前有台札見示。弟抵里後始接到也。得榮補之信。喜極欲狂。從此崇階晉秩。爲萬物吐氣。我輩生色矣。弟

東家數日遂有第三子之痛。變至喪明。近日脾病泄瀉。景況不堪。鬚髮全白。竟不似人形。老年兄先生。骨肉關切。其何以救之。考核一節。南中杳無音懷。大約不妥。到時望照拂始終。種種留懷。知己之前。烏容多贅。然筆墨所至。不覺喋喋。皆出衷腸也。別言在盛使口中。眼昏腕痛。燈下草草。伏祈慈照。爲禱。小弟雯頓首。家食習靜。奉母課兒。頗有趣致。況鬚白眼花。漸成病廢。抑且囊中虛空。無以爲出山之資。真不可奈何者也。專探吾兄超擢消息。便是林下老友揚眉吐氣之日。區區不足道矣。西山爽氣。秋色照人。待漏啓事。亦甚勞瘁。望保重自愛。以慰鄙懷。念念。徐公所抱何恙。竟至不起。而房中耳東先生。亦有怪症。不能久延。良可歎也。盛使到時已暮。且同友人花間小飲。燈下草草。不及多書。附有劉函山集八冊。並小札。乞轉送方山。

手指痛已五月。此生與寫字無緣。非癩也。拙詩書於佳晨。醜不可當。奈何。蛟老詩畫皆通。怕人怕人。年兄大作。定求一二日。卽賜大敝。斷不可遲。乃見相愛之至。小弟雯頓首。

弟呈想未投。明日決投爲主。仍望年兄帶人。或擲下弟送之。司務廳歸念已定。事在必行。不復頗豫也。蛟門已走。附聞。弟雯頓首。

望老敝年伯。選文之意甚殷。弟亦欲必終其事。特我輩無暇。實不能日赴涵翠園。同研席也。下孟文取來。奉年兄晨窗夕燈。爲加丹黃。定於初八日告竣。李年伯尙欲於歲前寄到。維拙而我輩亦早完此一番公案。斷不可少遲一日也。至祝至祝。弟雯頓首。

文雖多，然精選不過三十篇足矣，無可分任之者，只求年兄撥冗一閱，頃刻竣事爲妙。快雪堂已付之工人矣，餘晤悉。

舍弟揀選，乞留意，尙在二十名之內，感頌非淺。門外一送，峨眉真戀戀不忍言別也。家中人至，歷下似是說傳，并聞不一。

刻下急過梁園晤話，且以文事相商也。季老門兄弟弟雯頓首。

弟連日病痢，又輪上夜守晚，莫可推辭，苦極苦極。年兄明早不必進直，午後早早進宿何如。倘與人更俟，亦祈以此意促之，感感。弟雯頓首。

部中自有揭帖送內，不聞有掛號之說也。俟明日問來再報。弟雯頓首。

來諭領悉，想不能無費也。前孔公者，昨問當事云，不知容細查再聞。弟雯頓首。  
唐詩奉上，杞老軸已訂之，須有以相贈，方行也。不一。弟雯頓首。

程處士遂

吳楚三年，義峰在東南，久而相化，比其旋也。王大令擁楫飄飄然，人士莫戀載酒祖帳，所賴江流一動色。云爾，徂歲屬望，當如心之懸擬，茲獲瑤函，仍然燕居耶。小技苟爾，闕口之物，慙媿一生。謬叨先生之品題，遂使閉戶得以馳驟於大人先生耳。感荷，施開府廣爲徵汲，焉得不萬里歸心。日來淮南郭子抑王聖起，兩公傳述至愛，嗣容另展，未敢自必也。別來殘喘，幾幾就木。季春忽舉一孫，目力腕力，頓有少壯之氣。四

章應聲用命。願勿昧於等閒。何如何如。函詢勝事。全銷妄想。恆念簡子之于周舍。反覆故人。錙文叔聞中道中情。豈堪貽笑學者乎。秦淮風景。竟澹空谷無聲。曠古未曾見此。使者自金闕往還。速甚。荒函率勒。容覓使端布。草略不恭。教下逵頓首。

三章落款謹上。因茅天老行急。並馳呈耳。頃歸爲履齒傷。足負痛。明日痛止。始能奉陪。適得洗藥。未必速効也。逵翁先生道宗。教下期逵頓首。

昨別後。偶有五岳方寸之感。遂復大醉。今日幸勸成二章。先以稿呈教。此道不能如古人運斤成風。覺前賢所謂憐澹經營。用盡一生心。差近之。先生必以爲然乎。刻下落款。竟躬上之。不敢察責。負安德兩君子也。草草白。教下逵頓首。

今晨候遺役不來。只得着童子覓姜西老議所書得之。渠積慕至久。其有許多要言。急欲真翁先而傾。急使人從扶老處促駕矣。如已歸尊寓。乞卽同臨我。何如。茅天老及周李兩公有與與俱。不另約。修翁先生道宗。湖教下逵頓首。

宜鐘所重。別真僞。美式非所急。世之罕物。豈能求全。然先生不喜索耳。只得發精秘曰。橘囊者以贈。此通身橘皮。棠紅。腹中翡翠。兼備。不容多注腳矣。前一字作緩急語。惟裁示之。有一札上學君。容繕託不一。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逵頓首。

石田畫敬付名手裝補。而其人已入京師。不可待。先生所用袂家。聞頗善。謹奉上。請敕從事。何如。今日德



躬當安和。讎遊必有應酬之煩也。念之念之。教下遼頓首。

擬明日候臨。一陳鄙蓄。探知未暇。乃卜初五矣。所約同觀朱先生。及客中二三子來。不可卻耳。上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遼頓首。

前日報一遠客。冒雨病大劇。今日藥後。始能趨候耳。字彙首尾二帙奉到。此部屢經翻刻者也。教下遼頓首。昨歸路冒寒風。乃急傾盃中物。竟醉極未作報。今日凜冽不能事筆墨。久欲獻片語於學者。終日覓句。未成隻字也。竊願乞名世贈言。垂不朽。前荷許諾。至是重有請耳。惟求先生屬意切切之甚。周子先不更啓。祈致之。教下遼頓首。

前集不知先生竟行也。昨聞尊府。梁上君相過耳。以足痛不復奉候。今日小雨。印文曾換字否。謹待命之。紅字一律。書呈諸先生一笑。如有成。求一示爲望。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遼頓首。

先生方虛居蕭瑟。而四國景從之徒。莫非相累。殊媿歲寒。促促無以分憂。乃辱厚賜。且情溢乎詞。再三躊躇。恐迂人傑。命世至意。拜濕之感。不安爲甚也。草草就謝。夜來開酒戒。正蹈小愈加病。奈何奈何。藥後當趨頌也。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遼頓首。

昨別後。脾胃轉劇。不得時來左右。以盡將離之緒。今晨服肉桂佐參。求事休息。或可振也。黃紫垣一字呈覽。欲乞嘯臚于何子受。權部。遼雖有交。非先生九鼎安能生色耶。敢爲之請。惟裁可否。何如。草草不一。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遼頓首。

今日趁未凍。作亂書因久不事此。故稍爲副本。不足存也。希先生直加去取。或竟付無用。以待大手筆何如。五章皆落款。馳上。刻下欲躬詣。而忽然雨作。不敢前矣。茅先生一册。卽書乞致鄙意。發來塗鴉請教耳。附白。修翁先生顏夫子。期教下蓬頓首。

連雨不能趨侍。然乘雨勒得三篆。急馳請教焉。夜來與嚴方詒柱史飲。談及先生風義。于其尊君有知己之篤。非尋常也。渠來此謝孝舟泊響水橋下。偶一相聞云。諸容面悉。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蓬頓首。此中感荷相尋。夜來更承提挈。不覺沉醉。與談言淋漓交極也。領沃嗜研篤好。因以所藏最上者進之。其德備美。殺墨尤纖。不必多下註脚。先生藻鑒自稍矣。田公明日行否。今夜仍命駕於彼否。體甚嚴重。苟見召則前。兩相樂何如。草勒不悉。小兒不敢持刺。可執鞭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蓬頓首。

雨晴未定。今日當入舟否耶。前承鑒別。諸鄙藏。弗審尊意何居。不妨商略何如。刻下欲湊成卜居事。敬託篤老。求緩急貳拾金。乞卽垂手容不日報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蓬頓首。

前之舊凍發還時。不蒙裁決。累日未見談及。以爲可止爰而止矣。適間命及。所謂知其所好而投之。然選石難遽得。未若三獻不錄之物。恐並此又爲人有了。漢玉山乃焦太史家物。送來先生談之。卽擲下可也。教下蓬頓首。

先生尊足應藥銷滅否。賤目忽爾羞明。不獲過從。石谷一字代白。昨見其做古妙甚。明晨可告成也。草草白。原字附上。教下蓬頓首。

昨遽聞歸與有期。不勝惘悵。所懷百端。難自舉耳。施石以爲盈几橫陳。必得俟者如式矣。今爲日甚迫。將奈何。或姑從小者爲之。或俟後期。惟命之。天篆兄先生。蕩鑑之下。倘果有意。渠可竭忠執轡。且受師資。克懷讀書之志。年來鍊氣。知紛雜多害。至誠是力。云行止聽尊教。非雜商不可。此兄見事多。若得儒宗指南。琢磨俾理顯於林府。何如何如。教下遂頓首。

天篆兄適來詢問。已便述垂愛至意。亦共聞歸裝伊邇也。然際倥傯。非留客之時。欲攜紫蟹教枚。造先生牀下少談。今夕共相許否。謹代白之。教下遂頓首。

壽施排律。爲韻長短。廿韻內外。乞示之。業屬吳天篆兄。彼俟先生見客時。申謁耳。明日方伯曾奉訂否。文宗爲其郎君抱病。四路延醫。故遲遲來也。玉石質望。擲與犬子。附白。教下遂頓首。

文宗五章。求致其式。先乞教之。施公先後石。皆平常之極。今石遠出其上。索而按之。是其驗也。宜早定爲望。教下遂再頓首。

倪處士會鼎

水陸半日。便可瞻謁太翁先生。以慰三十年之饑渴。承此大教。快不可言。宅報謹領。遠再承何札。感甚。匆勿夜歸。大什未及捧誦。然已望氣知奇矣。承台貺。不敢概領。而使者將命甚殷。謹拜登謝。弟粗解書。不容布鼓雷門。辱委。是小巫之見大巫。神氣爲殫。容詰朝書上。適以貴座師暫留。尙有三日之停。諸容別佈。不一。

酒誦論交。昔賢所貴。辱召固無辭理。第尊體遠和。不宜久坐。且弟行色匆匆。塵事龐雜。坐方台命。惟祈原亮。瘡瘍最忌服煙及豕肉炙烤之類。其有所試。不可不戒。程單所列。祈照察便覽。如有心期在其地者。敬求寶字數行。明晚候領。估諷瀆陳。臨歧爽爽。

尊體已平復乎。甚念大率初發。宜清散。潰後宜補託。此用藥之大法也。辱委。直是班門掉斧。勉報甚緘。大筆真有虎跳天門之概。令人心折。一筮求飛翰數行。得卽揮率甚。倘台冗。詰旦候領。諸不一一。

客夏從文度王世兄。附致一函。定達青臚。履端更始。萬象俱鮮。煥發新猷。益徵宏曠矣。先應賜地。賴趙公祖而全。後有爭而去者。亦已別補。雖高下有殊。而事無虛設。悉蘇高雅。永矢勿諼。敬謝先嚴遺書未劄。麤荷虹襟。以屬恆齋王父母。不意旋卽解事。未克經營。今會稽新宰。想已銓除。仍祈鼎呂鄭重。始終雅願。弟閉戶卻埽。編著因禮會歸一書。以晰文獻衍義之所未精。與增所未備。又以半日餘晷。守虛湛之天。憚與世接。惟希爲狃子運建先客之俾。又藉手遺書。亦先君所銘勒也。相致之後。仍祈金玉見示。卽致王世兄。郵下爲禱。諸不覲縷。徒有神奉。

遺書荷厚雅。曲謀刊布。或在先人泉壤。不止弟子孫世也。奏牘仍存忌諱。自不妨借輝燕許。必不可則。求弁引尺禱候武林草示。誌大德於不朽耳。尺牘分類而復編年。有觀事民瘼。時事經濟。文章駢偶。心期泛應。上交汲引。持己冢函。諸目此其概也。弟習靜簡出。或有劄劄事。須函商於王父母者。意欲令小兒運建。代爲啓白。然尙未識荆。晤時祈世臺并爲先容及此。區融書報。殊不稱渠之望。尊札祇候揮擲。臨歧再

圖趨送，並鳴謝。弟會鼎頓首。前贊中一字之一，宜改隻古風內籍疑誤作藉，不妨屬他手一爲改註。逖篆册容日奉繳，小楷逼真二王，如蒙惠篇什，望卽以此體書教。

獲誦教答，有初雲虹賀監湖通，鄭宏溪曲引領紫氣老，又且數月，而比傳華軫，更將西適吳會，果爾則抵掌之緣，復失於交臂，謹此聲問，以慰旁皇。讀太翁先生傳略，忠孝同歸，爭輝日月，靈狐輩出，自致千秋。附將先傳，要惟老世臺昆玉，發其熊魂，然傳中敍司農事，殊簡，而先集諸板多闕失，其舊本卒未得致，未卽寄覽，所已送部老，有奏牘鈔刻諸本，及應本講編二種，希伯仲參攬其間也。貴通家王父母，溫恭豈弟，氣誼文心，俱稱最上，自爲絳幘游揚，野人雖甚心儀，要不敢躋堂數溷，先集之未刻者，有計樞奏讀及尺牘雜著諸編，其已刻之集，先爲健兒投麤片板無存，三十四年間，欲以漸謀創，竟無一就，怙在高雲，倘邀數行，與貴通家商此數種，傳之通邑大都，此爲壽我先人，雖石泐海枯，義存無斃，自非高誼薄雲，固不敢及此耳。統惟鑒原，諸不覲縷，倘駕尙東渡，翹首以俟。另一先傳，祈寄令兄世臺，未及專啓爲罪也。

鑑湖抵掌以來，又教更裘葛，櫓車逖覽，方通啓事，芥蒂山川，鳴鏑廊序，盪胸浴日，交擅其長，方諸升林，殆復過之矣。時從貴門人王恆齋，悉起居，粗慰遐鄙。恆父母今之魯山，車路已經，忽爾顛躓，文法困人，坐失琬琰，良可惜也。數年交誼，視兒輩都如手足，所媿畸人，莫致百一，弟老至無聞，內求性道，而未能悉謝人緣，焚葉筆墨，似此因循，深慙知己。風恆附候，都不覲縷，教郡牧令中，有可爲小兒運建，都吹地老，祈瑤函一二，卽郵致王父母，轉示，可免石頓之虞，禱禱。

燕山抵掌一別十年。秋葦之感。無時去心。令間休暢。景卿百爾。野人疎陋。室於鯉鴻。惟是高談在耳。奮詠  
娛心。千里縈紆。不覺其遠。側聞老世。臺稅駕聖湖。心眉並飛。會方鍵關。習靜不即。蘊裳居恆。未嘗迷夢。尋  
之路。及既咫尺。乃更河漢。抑何悖耶。緇惟昔者。飲德南返。聞關鄭鄭。把奉太翁先生。款洽累日。相與謁聖  
林。登闕里。瞻姬公復聖諸廟貌。還拜祖太翁前賢於松柏間。聯袂行吟。緼鍵惜別。會幾何時。而琴亡梁壞。  
可勝悽惻。炙難既媿。昔人馭寄亦乖。曠責古今之不相及。大略如此矣。令友玉昆。龍光載煥。其爲繼述。足  
以千秋。靜功圓日。當坐晤於雙高之下。倘鶴首東來。懷古越王之城。則日占紫氣。引領望之。率爾佈候。諸  
容面罄不悉。

未刻上疏。先錄其半。以奉臺覽。敢祈弁言。用昭來禱。三都託元晏。乃始成行。莫爲之後。雖盛莫傳。邀固然  
也。惟老世台不吝珠玉。成茲遠來。率懇不恭。并祈原宥。弟會鼎載頓首。

鳴榔道遠。當絲宛委。山靈懸力。輕淺不能多邀。篇什耳。前懇大序。爲先嚴奏讀之輝。望即屬草。容泥首以  
謝。頃一筵附使。求臨池微行。惟教之冊。卷明午微上。先筆一通。奉覽小純一筵。并求揮歸。即令奉謁。弟會  
鼎頓首。

吳御史涵

自趨叩函丈後。適抱微疴。靜攝數日。兼以大篇義蘊宏深。非末學晚造。所可倉猝卒業。反覆展誦。始敢管  
覽。遲遲未報。深用歉然。但涵實淺陋。加以舊學久荒。妄有贊歎。亦恐無當高深。如何如何。尙祈太老夫子

適而教之。崑此稟復。尊稿并趙上不一。涵載頓首。

雖館事告終。日內彼此拜賀。世情雜遛。一時不能卽了。長安做官人。算此便是正務。良可歎也。承示大篇。久竊恐誤劄劄。昨力疾從燈下展尊快讀。恍如蘇滄浪斗酒彼閩漢書。其樂無極。輟塵袞袞中。得時聆此德音。少陵所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增長志氣不淺耳。謹先以三首趙上。非敢云僭。得附大集爲箋註之流。庶幾管中窺也。但諸臣篇。涵意以不付刻爲高。陳蔡大夫不云乎。其所刺譏。皆中諸侯王病。恐以吾道爲咒虎耳。如何如何。餘容續繼。并寫拙詩長正也。戴鄉親姚琛。新授崇仁巡檢。前已面陳。倘荷九鼎。如戴生成。并祈卽發爲感。崑此稟達不一。涵載頓首。

前奉謁時。承問及刊工之精妙者。遍訪待一友。向係刻呂晚村天盞樓之手。其鏤劃端好。筆勢飛諸。所不待言。崑令人送到。其人朱姓。號若聖。惟祈採用。必不誤也。此稟。涵載頓首。

臺侍郎會渠

疎遠良晤。不覺忽近一月。此心實依依左右。奈半月來。爲瘡瘍所苦。且有不可告人之狀。以此久疎。我世臺先生也。幸到西湖。如此之久。而弟不獲時時攀教論心。自愧自笑。然非澹然忘之。此中有難以言喻者。卽告之世臺先生。亦未必遂相信耳。風日頗佳。會得可意人否。日內因有俗冗。略緩一二日。尙屬屈致也。昨未布復。崑此奉謝。書法之妙。真絕頂矣。小弟渠頓首上。

偶因不得已。有一唐突語。命小价面稟。倘可周一時之急。弟於世翁三衢旋省之日。卽行奉趙。老世翁來

客傲地，弟斷不致爽約也。實緣至急，報面耳。亮之。制弟梁稽首。

前甚製尊，款甚歡甚。蒙諭之語，已日爲留心。奈因鄉間小事，暫到山中兩日。大約歸在初五，便可報命也。揣此布聞不一。制小弟梁稽首。

相別忽忽月餘，正思叔度昨承枉過，始知臺駕到省。今擬趨候，奈體中偶爾小劇，未得振足。恨款何已，承示佳句，古氣遒勁，絕不猶人，真傑作也。敬服敬服。所論翹楚，語意在童子乎，抑非然耶。明日稍可，當趨叩以悉。制小弟梁稽首。

董孝廉俞

一春陰雨，不得時侍大教，用深耿耿。辱諭題藤陰讀書圖，偶成二絕書正，但可供捧腹耳。不肖月初，要往婁江，以客歲在都川，鄭山老以一札屬謁顏州尊。至今遠巡未往，聞係貴同宗，不知其果好客否。山老之札，可恃否，不肖恐徒折盤費，故未敢去。幸老先生示之，鄭札呈覽，覽畢乞付來爲禱。修翁老先生，小弟俞頓首。

董進士舍

陰雨連旬，幾有漏天之憂。聞先生扁舟獨遊，雙履所至，題咏必多。三泖九峯，爲之生色矣。讀書圖勉應尊命，醜詩惡札，自見欲嘔。況大方乎，仰求痛削，稍霽，卽走晤不既。小弟舍頓首。

春雨連綿，不能走晤。頃讀瑤章，如觀大國之風。吳人辟易矣。舊刻二觀呈教，小扇倘可選，略賜以大作。庶



可邀惠於不朽矣。小弟含頓首。

朝承枉重。頃即趨晤。駕尚未歸。悵然而返。知文旌明晨便發。聚首兩月。依依之情。如讀何梁之什矣。前趙二火傳論。鄙作實契于心。即改二語。今附正。先生風雅領袖。方今作者雖多。知愛我實深。敢以拙稿三種。計八冊。附先生行李。倘遇知音。或選家。爲弟代致。一經品題。聲價自倍。弟蕭然四壁。分隔青雲。竊欲以此表見。海內名公。相與者多。其未識面者。不過數人耳。今得先生。可以無憾矣。倘明日未行。尙當走別躬送。臨穎惘然。不盡欲語。脩翁老年。臺先生大人知己。小弟含頓首。改識書圖二語。希爲較正。看君意氣。隘八溟。吐辭歷落。詩清冷。

昨知當事。邀遊九峯。敝邑山川。想傾略殆盡矣。詔九父子。俱滯秣陵。往問其家。漫無以應。此外藏紙者絕少。奈何奈何。容廣詢報命也。即走晤不既。小弟含頓首。閩友趙二火。想不能無望於先生。臥山六益兩公。聞已上達。托弟晤時。緩致此意。并聞。

兩日微患目疾。不獲走晤。念切念切。適有小僕顧姓。爲圖畫詐害。頃以一札達魯公祖。聞今夕奉屈臺。得爲鼎言。囑其始終照管。魯公祖待弟輩極有情分。重以先生一語尤妙。幸留神是荷。明走謝不既。小弟含頓首。

往青溪兩日。不獲走候。弟處惟有廣韻。即附來手。明後日當圖把晤耳。脩翁者年台先生。小弟含頓首。

客春拜別，倏已再歲。遙念兩年兄孝履，此中常冀翼耳。正在懸想，忽辱瑤函，兼詢遽使。知先年伯大襄已竣，未得走送嘉門，躬效執紼，負罪莫贖。奈何弟於春初，曠覲旋里，遂有上谷之役，歸來匆匆，爲兒女俗嚴所累，日與五作爲僇伍，俗氣撲人，不復知筆墨爲何事矣。承命書碑，未敢遜辭，揮汗勉副，拋楮滿地，無一合作。對大巫而卻步可笑也。隕越盛舉，罪過不小，曠宜另尋名書易之耳。扁四字，具見兩年兄自命之嚴。承家作聖，實在於此，極爲欲祗，但欲稍寬報命，無訝其稽延爲望耳。兩年兄從吉匪遙，榮補在卽，弟無一芹之將，敢辱大貺，藉手奉璧，千祈心原。冬杪弟假亦滿，例當教照貴衡門，想可聚首長安也。臨楮神馳不具。

二冊塗上，穴中勉副，不能如意也。聞法黃老畫，已經取到，幸付來手。前竣並求揮擲也。草草不具。小弟衡頓首。

連日未得趨教，耿耿前煩求法老先生作畫，弟亦往拜一次，今可相催乎？幸留意不具。弟衡頓首。

俗緣日絆，欲結琴社，未能，憾甚。憾甚。一綾煩大書，送李仲淑年兄，令姪太學生也。乞早教，乃感。通法寺琴弟伺其在，可同年兄往觀耳。弟衡頓首。

連日俗冗，無有停刻，筆下亦帶俗氣，不能強也。承命書數紙，試筆不堪着眼，明日再寫。長教，恐終不中用耳。卷須稍爲展限，如何？如何？弟衡頓首。

前蒙諭手卷已送康老書訖，今又致兩兄矣。想不至久滯也。昨送貴部人名，弟通未留心一看，不知弟俸

如何開祈抄示爲感。諸晤鑒。

年兄所付側簾，以移竊不知所在。另塗二紙奉教，不足以當一嘖也。外有敏友端石一方，托弟求售，謹賜潤發墨。年兄欲得之，弟卽取呈，法照價，亦不甚爭持。幸示之，弟銜頓首。

黃處士鑒

秦漢碑版，夢想不得一見，乃承傾儲見賜，感勸可言。謹謝謹謝。小詩一言，塗紙附呈，求斧政。垂和更感。大約復日方得東歸，銜者札漢潤，饒塘札容卽草上。晚雲再頓首。

尊照如命敬題，謹呈上。唯改削存之。晚有白雲庄廬，慕錢求簾未，其略在毛隴黃札中。乞贈一詩，書宣紙上。至懇紙小幅，幸查到。史舍梨薄程輪髮，欲奉攀，尙未得如願耳。簾兄母懇，併望華衰。此亦至請君子也。脩翁老先生，晚雲頓首。

趙贊善執信

日者疎聆雅誨，心常耿耿。每敏奉求法書，未敢唐突。敏同年孫子立，同有傾企之私。今奉使安南，敏得贈行數語，倘不吝珠玉，初旬幸賜下也。尙容面頤不宜。上脩翁先生，弟執信再拜。

鄧舍人漢儀

梓人周長年，技極精敏，而爲人更者誠。謹以貢之，曩下有所剗削，乞呼至增前面授之，必不辱命耳。漫草一序，祇以請教，不敢災梨也。上脩翁先生老年，小弟弟頓首。

黃編修士墳

尋甚不範。走晤爲恨。昨研是一友人從粵中攜出者。與青花水坑也。弟與之論價已久。因囊空未及購取。耳老年臺如喜之。大約非十金以外。不能售也。茲有激友馬叔載兄。武林舊家。爲人儒雅。善琢研。若有佳石。必須名手。故囑其奉叩。幸老年臺進而教之。餘晤悉。黃士墳頓首。

王推官仕雲

顏先生人倫師表。私心嚮往良久。昨者因病臥。有失迎。亟欲請教負荆。自來未見手復。心甚懸懸。特此再求明示。或竟送席如何。穉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天氣雖暑。禮不宜遲。已戒庖矣。確於二十五日。治具送顏先生旅次。借重道翁主爵。弟日來下體結燥。苦不可言。不能陪侍。奈何。穉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王處士宏撰

自遠道範。迄今七載。編懷丰采。寤寐爲勞。每於邸報中。得榮播之訊。爲之寤慰。而道阻且長。不能時通音問。祇增悵儀耳。小兒赴國學。趨謁台塔。仰冀照拂。知先生於故人之誼。定不薄也。臨楮翹切。不盡欲宣。孤陋之人。兼以衰病日侵。自分邱壑老矣。乃逐時賢之隊。瀕跡京華。不特夜慙枕衾。抑亦晝媿天日。而翰教遠來。遽以激昂相期。豈所望於先生乎。惟道阻且長。音問久疎。先生儼然衰經之中。而弟未能稍申難絮之儀。中心是疚。如何可言。昧國見屬。不敢以功賤爲辭。但願寬之異日耳。佳稿尙未獲讀。容於天生處。

取之。統俟再報。小作附呈。唯先生教之。病目草草。不能作細字。後晤無期。但有悵望。弟宏撰歲頓首。

承手札。知寧人溫喜。慰慰墨刻之惠。如得百朋。此復並謝。弟宏撰頓首。

方欲走候。得手札。詢之使者。知已就道。殊爲悵悵耳。落魄腐便。不饒盡地主之儀。惟知己諒之。恕之。搦筆黯然。修來先生。弟宏撰頓首。

反刻欲趨晤。知山遊必倦。恐悞美寢。是以不至耳。舍弟適來奉拜。午刻邀過其齋。鳳至亦同往。唯早過幸甚。修來先生。世弟宏撰頓首。

葉處士闈

從會稽客中。一別台教。不覺五易寒暑。歲月遷禪。如駒過隙。每當風雨牢落之斷。未嘗不伏枕懷思。吾脩翁先生之高誼。更篋中所藏珠玉。時時把數。如對晤首。拙道詩數二集。又補登大篇數章。以光不朽。關風塵碌碌。浪迹江湖。所心服此道風雅宗主。以起衰末。如先生。當世有塵人哉。茲杭州敝友。王樂天來京之便。謹修數行。奉候新社。王兄稽於岐黃。而時句復大雅。可復藉弟曹邱。得晉謁於龍門。便中假之。書頰。俾韓康賈藥都市。人人識其姓名。爲荷多矣。餘情縷切。不旣。

曾處士燦

別後卽有真州之行。留劄寓中。候駕遣取。乃竟不果。何耶。嗣於二月內。復攜魏刻至金陵。又篋仙舟往皖。恐有浮沉。復不敢留。今屈指數月。知先生斷不到駕矣。故敢將原刻二十冊附上。希爲查收。魏舍親旅魏。

已歸。其令姪從家來云。敵親母聞舍親之計。絕食十三日而死。義士節婦。萃於一門。真奇事也。敵友兄彭躬庵一書。及其門人梓行集中。并爲附覽。可以得其大概已。先生以闡揚幽隱爲己任。倘遇名賢。廣爲流布。亦千古一佳話也。拙選苦不得竣。且卷帙日廣。愈難發行。未審當事肯爲將伯之助否。弟餬口無策。繕整堪憂。先生誼篤友生。當必有爲弟地者。幸以教我。便羽附候。不盡神瞻。

正欲遣人走訊得接翰。敵知已返棹。刻下卒歲無策。小兒天花未愈。竟不能還山。明早奉叩履端。當親聆塵談也。田文宗諸詩。前已發刻。但在奇窘中。未得取回。俟遣走索報命。如篤行急。只得再圖後舉矣。何如。何如。尊賻致魏先生者。似宜備一禮單。方可賫往。弟初四卽往眞州。往返在旬日間。鄧尉之約。萬毋見負爲祝。小弟燦頓首。

前月曾郵一緘。并魏舍親合傳。託周雪客兄轉致。至今未見報章。豈竟浮沉耶。聞魏尙留金陵。千里江山。三春花鳥。盡收入少陵彩筆中。恨燦阻此帶本。不能一話黃初佳句。使白間生黑絲耳。燦潦倒無似。溝壑堪憂。雖不得望昌黎之哀號。豈不能效唐衢之善哭。然終無有起而拯之者。信乎其命之窮也。先生文章風雅。齒頰皆春。散吹煦而生羽翼者。端有望矣。近欲重理過日一選。現在鳩工。前先生攜去序文凡例。皆較讎已定。別無副本。乞爲前出。交學在兄轉寄。俟修補完日。卽當另繕一冊。就致有道可也。黃生想已不售。其人亦已謝去。重煩爲念。啣戢不旣。

前月附一緘奉候。想呈典籤矣。日望臺旌之至。怒如饑渴。坐守蕭寺。匝月有餘。又未見遺發紀綱。不知何

故。知沈西冷山本。或又別有奇遇。故遲遲其行耶。今再以數行奉訂。如過此月不至。弟將送小兒南歸。取道錢唐。當親賈魏舍親傳稿。及其文集奉覽可也。書到望卽見答。勿令久稽爲感。本擬遣小力端致。因刻下遭一意外之變。奔走經營。日不暇給。茲值便鴻。再函相訂。希惟原亮。臨穎主臣。

弟本不能作字。欲錢近詩就正。情人捉刀。故爾遲遲。布鼓雷門。徒深皇恐耳。外箋一幅。求周年翁大筆。以爲光寵。望轉致之。今日因有公集。不暇走候。遲晨當就教。并話別也。大作已向秋翁處領到矣。容面致歸。不一。小弟曾燦頓首。

西冷邂逅。殊出意表。但恨未錢篋倒度。既聆廳談耳。還山卽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沈呻吟。參苓攬餌。爲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陳卻。以先生爲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爲誼所不容辭。故倚枕構思。日內方得脫稿。卽致賫送。因向有重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便鴻。端據附候。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纜。或燦人到蘇來領。或俟大駕親臨。一聽尊指。大抵端而體幣。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窘異常。竟爲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爲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大有力者構而出之也。學在昆仲。刻下卽有真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踪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違耳。話容面頌。不旣。尊稿爲友人攬去。致七律一體。竟未登板。攬速郵一冊見寄。立埃立埃。

憶江樓奉教。過承高誼如雲。迄今銘佩。弟於上年三月抵都。卽聞老年伯仙遊之信。不勝痛悼。束芻絮懷。深愧古人。罪歎奚似。益都夫子。見示尊狀。稔知者年伯文章孝行。不朽天壤。大筆纒辭。委宛曲盡。孝思使讀。潸然俱下。溽暑節哀。千萬珍重。接手翰。極荷注存。感刻無已。但以弟樛材。而濫登薦牘。方日夕惶懼。門兄應有教我。乃亦爲不知己之談耶。拙刻數亂。無以就正。容俟臺駕赴都之日。細求指南耳。遽使旋車。此布復。臨穎翹馳。

弟行矣。儲年兄尙有數日留。當更與老年門兄暢晤也。底事深感周旋。乃君自圖展報。悉之玉兄頗間。其別商。玉兄意欲藉鼎叨惠。弟於中亦可分餘潤。想老門兄所樂爲者。餘皆玉兄面悉。願行肅勸。未一陳玉。瑣拜。

### 伊中丞關

憶遠儀範。再易裘葛。注念之私。與日俱積。因乏便羽。未得時修候音。款惻於懷。接翰教。悉者年翁孝履清佳。深爲慰藉。弟日事俗冗。逐逐於車裘馬足中。通無好懷。可聞知己。草此布復。附候起居。令兄門翁。不及專字。幸爲叱致。不裘馳切。

### 柯鼎侯考

昨臺旌傲發。未遑祖餞。前行以杼款曲。耿耿在中。至今不忘。既聞孝履清嚴。復不能以時佈候。殊深懷抱。茲當服闋。引領星躔。而惠音肆好。不啻面晤。發函展讀。何深以厚也。弟近狀平平。無足相述。把晤非遙。姑



需來日別諭使者俱已領悉肅減節復可任依湖。

翁員外英

前勞枉顧以外出未及倒屣殊深悵耿豚兒荷老年翁戰培弗敢自弛以負恩施但賦質鶩鈍即日加淬彌之功未審能仰副惓切否耳月課求嚴加改削倘得藉南指以不迷所往感刻曷有既耶表題有時務急擬者并求賜教所諭河差前任以四月初旬到任但今歲多一閏月赴任則在來春三月初定例以三個月前題差自不出臘月初事也倘可稍遲尙圖面傾率此暫復未一

鄂參議秉恆

拜別之後於八月六日至豫是日即赴宴入闈不敢因循本省舊習平正並取濃澹兼收惟以不肯未註者爲尙幸外監諸同事力矯從前之奇苛一切謄錄收受悉從寬大以故得卷甚多除孤經卷少不得不節取外其三大經盡拔其尤文風稍變廿名之內似不遜江浙諸大省也老年長兄自鑒別之惟長所最苦者舊撫守制謝事新撫履任尙遲場事一畢內籬星教求望顏色而不得弟盡不得不束裝就道矣然事例又萬不可廢業已照上次措足尙有一切不及檢點之處望概爲包容弟非本石敢忘所報戲弟爲先壠不得不歸家一爲料理幸即賜完結遠人得以安心總容至京之日泥首百叩不旣

郭侍郎棻

拜別後晝夜兼程屆期抵汴鎖闈視事冰凋戰兢中州文字素多平弱謬欲矯偏諸美咸錄幸外闈諸公

力反前苛。士子各盡所長。頗得佳卷。老年翁玉尺冰鑑。自能照徹弟等苦衷也。獨杲孤經寥寥。無由拔奇。選傷耳次弟之間。大意可見。撤繯以前。慎重檢點。似無舛錯。但因郎撫軍督促甚迫。當日封卷。卽刻起發。字句差訛。未敢自信其全無也。總恃老年翁愛我憐我。概爲錦覆。貴衙門諸大君子。並求切致。微有苦者。豫州節鉞。新舊往來。人情渙散。分校者見解卷迅速。漫不關切。弟兩人事竣。冰冷。雖大聲疾呼。誰其聽之。千里之外。深慮愆期。不得不勉力從事。弟之素況。久在洞鑿中。知老年翁自能憐我愛我也。就中緩急。肯繁。悉惟台命耳。元老函中言之甚悉。不更觀縷。弟不久抵都。當泥首崇墀。稱謝高厚。並布餘悰。倉皇草率。不盡欲言。伏惟照注。臨楮禱切。

侯郎中杲

前駕駐龍江時。小兒輩往來滯上。過蒙老年兄猶子之愛。優渥過情。教誨之餘。復損隆惠。歸道種種。媿感何極。弟自去秋罹變。茕茕苦塊。死無生理。遙聞老年兄新履勝常。惟有北望額手而已。茲以敝邑歲貢士。王諱仁灝。故粵憲羅軒先生之令嗣也。齒少於弟十有五年。績學善屬文。敦盤之好。推牛耳者。幾遍海內。今甫逾壯。已真然爲多士冠。入對大廷。久仰龍門。思欲自進於臺下。至出咨考校諸項。俱乞老年兄一一提誨而獎進之。弟係總角交。而兼至戚。故敢代爲先容。若夫文章聲氣之合。知老年兄別有賞鑒。固無俟弟言爲諄囑也。部中滿公各求爲弟叱名道相念。苦次率勸。不備不莊。伏希崇照。憑穎瞻切。

憶晤別猶昨。而花事又一年矣。年兄擁江南勝地。值此春華。命學飛總。必多樂事。若弟寂寞江村。憶日與

同事愁眉相向。幾不知爲春到人間也。捧讀瑤翰。色笑如親。不勝慰藉。前小兒來。便過龍江。叩謁關役。套辭。然弟賢不敢謂年兄之薄。惟蕪關顧年兄。相計錙銖。雖舍間嚮一蔬菜。必不使沾河潤。故彼銅役來。亦以直道相報。豈親厚如我年兄。而敢有所致疑乎。或誤指顧年兄之言耳。承示不敢不自白。倘終不旋見信。差竣時。亦惟有如台諭所云可耳。笑笑。小兒旋再令叩謁。幸進而教之。種種俱俟面悉。不既。

## 王提學如辰

弟自前冬。重入都門。以爲可昕夕得領良朋指示。不意年兄忽讀禮言旋。離羣之感。時切寸衷。頃接手教。方知老年伯仙蛻已返名泉。祇以里地阻隔。疎節多端。罪歎當何似耶。屈指明春。臺駕自當北上。聚晤有期。是爲跂望耳。近日孝履清和。並闔宅康吉。謹此附候。不勝瞻切。

## 孫浣思 俟考

高賢賁止。得觀紫芝。草野後學。榮藉何可言喻。日來陰雨。未得趨叩絳帳。尙擬天時少霽。深治葵藿。奉攀騶從。以伸嚮往也。思戰伐餘生。依人乞食。小集實類蛙鳴。饑影自悲形穢。謬以大君子不棄。不敢自文其醜。而不就政有道。日來諒蒙諭就。望卽擲下。如謂小子可教。或可錫以弁言。思且不朽。侍獵圃可賜一覽否。矻立埃之。等於饑渴。先此瑣瀆清嚴。再容走晤不一。

## 張太守楷

竹樓豪飲。已醉飽明德。復承台惠。愧感益深。所訂已商之舍親。遲一二日。卽關面教。茲以便劄。附謝雲誼。

象有敝相知吳姓。以臬司處細務來省。凡可以照拂者。希推分援之。感當無既。不盡禱私。臨穎馳切。過承溥愛。謝謝柬札收到。並切雲誼。所訂明春。弟必預來面敝。萬勿他就。禱切禱切。他卷新句。統此謝敝。不盡。制楷再勒。

何羽士規中

前月二十三日。台駕遊放鶴亭。山野適東渡越水。失迎爲罪。并未知駕發吳門。不獲撰衣相送。抱歉更何如耶。承賜聯句。令人爽目快心。懸之山樓。垂不朽矣。昨在山陰。擾雨水亭主人。道及台駕相敘於此。有瀟影亭三字。失於面求。因特囑轉懇大筆。山野昔曾面求放鶴亭詩一二首。已蒙俞允。倘不吝珠玉。伏乞卽賜鐵背銀鈞。勒石孤嶼。爲山靈生色。敝懸蘇公解帶矣。臨楮翹切之至。外附呈拙墨。并一扇請正。區紙一卷。賤名單肅。

史提學逸裘

叨附風雅。仰庇雲天。波歲以來。無時不溯溥澤下也。特以庸菲守拙。肆應無方。翹企之懷。徒困於心。長綆短繩。惟世講之誼。雅契淵源。益勤仰企。敬因報竣之役。文牘之外。附陳家刻。用寫寸私。伏冀鑒存。諸禱肯睽。不一。

釋興源

憶雲軒。枉過楊柳依依。春風融怡。今忽白露爲霜矣。流光如電。念之耿耿。每歎貴顯名流。華屋深居。高自

嚴重閉置形骸。役役聲容之內。賢者或能放情詩酒。披閱經史。以自陶寫。卽一城一邑之事。散未周歷。又安能網羅見聞。恢廓拘蔽。欲爲通人達士亦難矣。卽司馬子長。以曠世逸才。尙窮歷天下名山。周行萬里。而文始奇崛。故其論敘。陸離光怪。波飛龍躍。驚心駭目。豈非山水之散。足以發人才思。蘇人襟抱耶。君侯以泗上衣冠。聖門華胄。乃能驅車南北。徧求獲逸。五嶽煙霞。披尋殆盡。而溫溫和雅。不以富貴曠人。道性天悠。勝情霞舉。但恨交臂而失。懷想爲勞耳。華山之游。元訂晨登夕返。再談世外。因給不意。熊軾西征。竟上九華黃海。不知深林大澤中。亦有至人通士。可遇而不可求。一與猶龍之歎否。晤長千沈君。知旌節近駐青涇。極爲欣喜。小言一章。奉懷明德。山野之語。不必以工拙計也。與三給諫歸楚。可曾來白下否。念之。尊寓鄰近。有藏恕菴。其僧正信。頗多功行。閒時散步。週翔翳然林水。亦可追深梁風味矣。野刻山圖。附覽。敬專侍僧。恭候與居。臨楮瞻依。近作五首呈教。

名類 後考

前者承年兄見許魚鰈。幸付來手爲荷。弟頓頌首。

王御史九嚴

前承老先生年臺。軒車枉顧。綠僻處荒村。離城六十餘里。有失倒屣。隨廁名諸同人之末。奉邀大駕。又不獲趨陪。譔笑彌深。耿耿。昨捧讀瑤篇。格律高渾。意緒清深。直令盛唐諸名家。通避三舍。遇來古灘。不彈。蟲吟瓦響。爭鳴於世。今得老先生李杜文章。振起頽靡。真風雅之極幸矣。服膺何已。不振效蔽。呈削。珠玉在

前。自覺形穢。如何。幸直教之爲荷。刻下擬輕舟奉謁。因賤儒冒風。而家君又以年衰。憚於遠出。東道之誼。殊抱歉然。外具微物。聊供一箸。伏冀笑肯。家君命筆申候。臨穎翹切。

張侍郎鵬

都門得奉教言。受益良多。頻年因鯉鴻未便。未能時候台社。然馳想之私。實與日俱縷矣。年兄讀鵬之餘。著述必富。方今聖天子。延訪鴻儒。振興古學。其足應風雅之選者。不當爲年兄首屈一指乎。未知服闋何時。入春明何日。拭目望之。至令兄先生。文行俱著。楷模金昆玉友。可方軾轍機雲。便中幸爲道意。敝通家兩孔兄。近日學業若何。高賢在望。不當時爲就正乎。相晤間亦祈叱名爲鯉。率此附候。臨題神依。此題捧讀年兄大篇。及令兄先生擬墨。使弟有觀止之歎。令兄先生作。如登秦岱。俯視一切。千山盡是培塿。年兄作。如游溟渤。目空萬里。百川皆屬支流矣。真稱一代機雲。弟富篤之拜服。僭評不能盡佳。文萬一。望教之教之。弟再拜。劃然二比。具大閣關。化古文爲時文。妙直一氣。卷舒中有無限精蘊。非沐浴乎大家。沉酣乎先輩。未易臻此。卽起文恪諸公於今日。讀之亦應頹首。弟南溟擬評。

張尙書士甄

久疎塵雅。屢企殊裘。使至接大翰。承注問懇切。極佩遠懷。向以至誼攸關。自應相照。何敢煩齒及耶。寄籟書上。深愧塗鵬。何日命駕來都。得一敘契闊也。塵望願望。使旋肅復。并候新稔。餘未縷陳。臨池瞻切。疎隔塵談。兩更裘葛。每懷雅範。時切願思。茲拜大函。承未年親翁注問殷切。莊誦之際。殊佩遠懷。使旋齒。

述謝悰并候孝履餘容嗣布臨穎瞻馳期侍士甄頓首拜具

沈郎中允笺

臨行承年兄諄諄提命長途銘刻矢之沒齒矣今藉芘試事告竣一時公論頗蒙許可僉云夙習頓滯爲歷科未有庶幾少副良友切磋之雅也惟是榜發匆促恐不無疎忽仍未審足當大方衡鑑否耳近詩三卷前年兄逐句分疏一有差誤卽祈郢正或再有未盡之言容弟入都補作刻下神疲心竭一字難成想知己定當慈諒也不盡委曲在麟兄代奏百凡祈鼎力維護統竣旅日泥首以謝率勒不備臨楮懇切別論貴役曾喚數次不來當事處已細述臺旨矣并復

孫侍讀一致

知己不加譴責重以回示謬爲鑒許足見吾兄原天性敦篤人也乃以水旱輕棄其鄉數年不遠手足之恩割兒女之愛疎親族朋友之好爲東西南北之身縱放意於山水山水果可樂饑卽肆力於詩文詩文又安可立命耶君子立身有本末制行有輕重吾兄所云白首他鄉而不悔也果從其本且重者乎抑從其輕且末者乎兒女長大婚嫁似當關心田地荒蕪差賦將誰撐持種種未了難完之局吾兄清夜自思恐不能不一作歸計也尤宜念者長公寄行踪於旅食次君荒正業而嬉遊媳不得以夫爲家女安得以伯爲父然則吾兄所云山水文章夫復何用而白首他鄉者亦獨何心吾竊謂不可必之功名姑宜少待不必濃之遊興似亦索然矣歸與之歎其能已耶其能已耶唐之世兄王姓者已北行矣不肖時備集木

臨谷之懼不敢以片紙進都也。幸知我愛我，鑒之恕之。見惠壽山石，頗屬時尚，敢不登拜。其繭袖一束，仍便付令兒女爲衣，弟當之不忍也。草此謝復，無任激切懸望之至。弟致頓首。

### 鄧觀察旭

去春爲送三小兒江北完婚，遲留先人舊廬甚久，種種疎節，難以言盡。復聞老年世臺，陸還之信，買棹奉候，冀圖一申祖綏之私。不料台旌十日，前亦已欲行，悵惘無已。未幾承高足白仲調，年兄見遲，出老年兄留別珍貺見貽，捧對之下，益深感愧。茲因羽使，特此報謝。貴衙門改授之例，雖目下暫停，側見臬上疎格用人，都非常情所能窺測。以老年臺世家鼎望，兼之才隆德厚，計不次之擢，當在指日。矧賀矧賀，但山中病骨，未審何日再奉天上清光。念之可勝馳結。晤呂錫老，乞切切致懷想之私。至洪谷老南館，惟關生以意外牽滯，未獲進訪。迄今耿耿，都煩叱名道念。隨楮不盡依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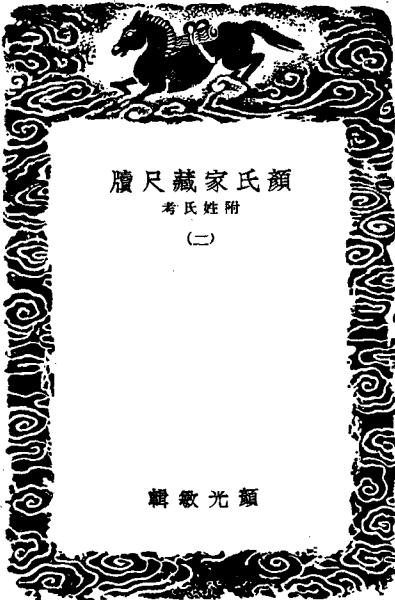
### 撒進士木哈

報命北行，叨愛諒容附驥，招徠無術，底事正爾關心。捧讀來翰，真不啻面領教言。卽欲遣人再往，第恐亦緩無濟於事矣。蒙諭銅劬之說，自是事出一轍。弟因錢銅買辦艱難，勉勝銅板廢銅湊足。今裝運在船，以俟開行。貴關所欠無幾，惟尊裁酌收完局。蚤便起行，所云有不容己之事，弟詣省之日，當面商可也。並祈老親翁心照不既。

### 田少傅種玉



隆施盛饒，稠疊有加。每一思之，感慚交集。十九日自潞長行，仰藉蔭庇，一路安驅。二旬內已竣兩河試局矣。此後局戶索居，毫無事事。勞人草草，何以消此歲月耶？窮愁岑寂，尙未深嘗，不敢預陳。以廬台慮也。率修短楮，用慰遠懷。臨穎依馳，惟有延佇。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考

(一)

顏光敏輯

029-637

029-638

# 顏氏家藏尺牘卷三

劉良 後改

得觀台光如挹紫芝坐春臺之上。溫醇淵厚。祖風宛在。大拜有日。分榮不小。忻羨忻羨。仙源三十載未到。孔方調近日如何。同時知交不及細訊。東裝東渡。溽暑枉顧。無勞軒車。遣童叩止。蠶城秋爽。賜光爲暢。相陪看山。爲大快事也。貴門人數數相見。泛而不切。不過常套所言。乞卽惠瑤函向商。此事如妥。本役自來叩見也。區區圖維。敢不勉。念昔在尊先祖教下。患難相依。豈比泛常哉。尊札乞單付來手。斷不敢勞遠顧。居居於往返俗套。切訂上禱。依依不既。劉良頓首。不另具單。

陳少宰一炳

自年翁之歸也。無日不矚望東山。當風雨晦明。思一時共事之雅。每爲惆悵者久之。昔者叔田有無人之歌。闕閣有匪存之咏。詩人之旨。良不誣也。讀孝靖公表傳。忠慨孝行。爛於日星。令人想見復聖之家教。平原之遺烈。但恨不及親炙休光。聆其餘論。猶幸而獲讀表傳。悉其生平。具可謂不世出之人矣。今聖天子正作興忠孝。他日採風者上之。將錫之諡。光史冊以永垂不朽。寧一鄉之私諡而已哉。聞之陽明先生。居喪之日。肉食不戒。曰。養其身報朝廷。以顯其親。此乃爲人子之大孝。愚亦敢以此進年翁。天氣暑溽。讀陳之聞。望節哀強飯。握晤尙遙。臨穎不勝神遊。

錢中書芳標

青瑣追趨時聆慶誨。醉醞饜飫。鄙吝都消。自台旆南臨。忽更裘葛。尾梁落月。吾勞如何。弟以尸糞久塊。不獲已乞假南輿。適丁東省慈幃之變。愁緒如絲。亂不可理。蹉跎跋澁。冬仲始抵里門。先在潞河。與家兄握別。曾有一函。托呈清覽。函歸心孔迫。不及紆道血奉。并話闊悰。二水三山。惟有神馳不置。茲當奴呈上。代候崇禧。即日令其北轅。家兄處報章。並祈即發來手何如。呵凍率勒。臨穎不盡瞻迺。

載載西清。得佩教益。迄今寤寐依依。弟自里居侍養以來。罔影菰蘆。不敢以野人姓氏。達盤下故人。碌碌成癖。特知愛之深。或勿加譴訶也。茲值內叔輩蒼水北轅。便附荒城。肅候近社。蒼老爲文敏總憲兩先生。文孫舉名孝廉。敝鄉陳李以後。文章領袖。指爲首屈。弟廿年來。雞鳴風雨。詩酒倡酬之交。一人而已。今遊長安。諒老年臺神交有素。必傾蓋如故。商榷風雅。披寫胸臆。愉快何如。詞刻二紙。寄呈斧政。阮亭先生。近已有一行道關。不及再瀆。同人前均祈一一呼名。燈下李勒。不盡縷獲。

程提學汝璞

別後星馳北發。途次山左。而病劇矣。停舟請告。荷允言旋。一路開關。側聽新猷。懋著行旅之人。無不嘖嘖頌之。病臥中。欣羨當何如也。弟所乘小舫。原屬虛空。又因屢歷驚濤。後買一葉。以備不虞。毫無所載。祈老年翁俯念。歸省心切。卽賜放行。感佩之私。容當語人叩謝。舟次草草。可勝神馳。

張孔目貞

貞側伏草莽，卽聞老先生，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政術而外，則跼蹐藝苑，上下千古，真爲一世龍門，仰止深懷，豈一日之積哉。但以敝屣整整，未敢躡進台階，乃承老先生不棄葑菲，納之藥籠，沐股子之清風，揭山公之雅度，至今夢魂，猶在冰壺玉鑑間也。見委七印，不敢匿醜，敬醵呈教，幸一笑置之。草堂一區，欲倩法書，倘不見拒，振筆一揮，增榮益觀，當出於尋常萬萬也。不揆鄙陋，妄意仰干，所恃宏慈，統加亮宥耳。匆匆草創，不盡所懷，春明北上，更佈區區，晚弟貞載頓首。勉厚堂求作行楷。十月下浣，當有人去，不識可能卽得否。貞又拜懇。

貞僣蹇支離，人間長物，方爲時所共棄，老先生獨篤念世誼，惓惓有加，若忘其飢餓瑣尾也者。貞卽禪釋不自知，聞者當何如其榮耶。數月以來，雖未敢以寒暄無益之語，輕瀆清嚴，然而醉恩狗知之一念，亦何能自釋於懷。特願一介，代候起居，想福履愈增，旂常日懋，爲海內蒼生所共慶，政非僅貞一人之私幸耳。附懇者，敝縣父母，旣以罪行，前月廿五日，必已得人，計其出都，當不在遠，仰冀鼎呂，以體名相，嘴卽敝分，闕絕無可通之理，亦望託其鄉人，喻以尊旨，則貞受履庇，已莫可量數矣。貞寒分杜門，甘爲螻伏，得其知貞生平，不至過相鄙賤，於願已足，無他說也。夏暑方溽，惟爲道爲天下自愛，不宣。晚弟貞載頓首。

朱制軍宏祚

都門別來，回署卽有繪圖之敝，二十餘日之內，奔走二千餘里，僕馬勞費，大火正流，其苦有非人所堪者。定限迫促，不容少展，以五六十處之州縣城堡，萬餘里之紆折程途，欲其遍歷山川形勢，河道源流，考究

典故繪畫精詳。豈不大難大難。相愛如老年臺先生。其何以教我。得免於無過耶。昨接孫赤老手字。已得列正印。老年臺先生。篤念夙誼。古道如此。均感弗盡。當此附謝。外具不腆。伏惟垂納。

張祭酒永祺

素車東發。忱能未將。睽隔芝光。脩焉三載。翹企之私。無日不神馳左右。知垂注正復相同也。使來接教。深佩注存滿擬。即日還朝。統均正位。爲當寧之慶。不第世誼分榮。乃以尊體調攝。北上稍稽。然區區向往之誠。日夕以之。至不佞行能。固不如人。而官資亦在最後。最移未卜。恐有負知己期許耳。爲之奈何。因便附候。闔宅迪吉。不盡願言。

成給諫性

去春闈中同事。亟承教愛。別而南也。不勝尊酒論文之思。弟問水雙江。帆影落落如晨星。雖拮据萬狀。尙不能充額。爲之奈何。老年翁貴關。想大德福命之所歷。必有遠超於荒權者。亦可慰同人之懸切矣。接尊翰。每晤孔令親。訊及知無有不得當者。盛伴旋。值弟抱疥癬之疾。呻吟牀褥間。草草奉復。臨穎曷勝馳慕之至。

袁提學時中

昨日不得入直。承門兄照拂爲感。舍親五十誕辰。欲借光燕許。前日弟曾面懇新門兄推愛。勿吝珠玉。則弟與有榮施也。顯懇顯懇。舍親吳心樞。紹興人。丁酉武榜。其高堂具慶。有子三一在庠。爲人甚孝友。有俠

氣亦流俗翹楚也。此間弟時中頓首。

茅處士驥

前者樞謁，不獲親領教言。枉顧又失倒屣，自愧無緣。殊深罪歎，乃蒙華翰下頌。又值抱疴於友人齋頭，不及裁答。初二日，竭誠奉候。此復上顏老先生大人台侍。晚生茅驥頓首。

沈明經季友

屢蒙高誼，極應奉命。但鬱鬱羈蹤，留此無益。一動歸思，便如走丸矣。十五日，斷擬早發，尙容作歌留謝。雅情未盡，修翁老先生大人吾師，小姪沈季友頓首。

汪處士耀麟

去尊寓遠甚，不得時相過從。殊懷戀戀，俗冗尙未攀教。容集諸同人，作竟日談，承賜太翁老先生表傳，讀之令人敬佩。高風豈近今可得耶？先君行述墓志，附呈台覽。適送拙刻時，未敢附上，恐以爲不祥耳。豹老紙，卽致之。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首。

雨中未得走候，疎略之罪，知不可贖。十九日，奉攀大教。蚤至是禱，送徐健翁詩，曾脫稿否？同人俱齊，揣候佳篇，來册一葉，乞書其半。彙成卽寄京師。至望至禱。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頓首。

顧處士宸

頃見老年翁七言絕句，真絕調也。已借重六首，入拙選矣。更有佳詠，幸多多惠教，縉紳借一看。年家教弟



宸頓首。

嘉肴旨酒，深費主人之心。偶以小疾，未能久坐，竊自憎其薄福耳。此刻適襟翁訂晤，尚欲一進城，不敢再謁謝。昨絕句一冊，併大作一紙，幸即發付。有貴省名詩，惠數冊，更感。侍教弟宸頓首。

令叔金陵諸詠，可錄者多，尙未細細選定。弟此選最嚴，毫不徇情面。故錄出者，絕不示人。今遇知音，敢以絕句一種呈正。尊作亦在內。看過即付還可也。令叔可一晤否。弟宸頓首。

曹中丞申吉

寄舍親一函，幸攜至江寧，覓便與之。渠僅一細民，不足煩照拂。今奉錄五十兩，中分十兩寄姚親，其餘四十，作置衣幣之用。如有不足，暫借用可耳。幸驗存之。遠行不得祖帳，一握手，惟長途自愛。江寧藏書家，如有曹能始十二代詩選，幸覓一部見寄，餘不一。申吉拜懇。

董處士樵

蒙賜鴻篇，兒婦借垂不朽。感勸無極。先此鳴謝。容晤叩不盡。修翁先生知我。小弟樵頓首。

高檢討詠

臥病經旬，初十日始得小愈。老師台委綠費長班，送至趙老先生長班宅內，沉閣許久。前晚始送到，卽已力疾爲之。但未及脫稿，不敢呈覽。至於筆墨疎謬，委質駑劣，殊媿不堪鞭笞。統冀諒原可也。門生高詠頓首啓。

歲月遷延。久疎函丈。詠貧病交侵。日坐愁城。苦海故也。三詩脫稿。恭呈台覽。應酬填委。殊媿不工。乞老夫子加之魯墨。運以郢斤可耳。王阮亭公祖前由徐老師。甚相督過。云有見製不答之罪。蓋王公祖築債時。詠曾以紅全謁賀。三日後方蒙酬答。此後別無見屬之事矣。賤貧之子。編交鉅公。足跡屢及門。而關人辭焉。則有之矣。豈有長者車騎光臨。乃反悍然自外者。此可以理度者也。或比時未面。司關忘登掌記耳。晤間乞爲叱致。感甚幸甚。門生高詠啓。

汪編修琬

今又製乳金印色少許。可賜一盒分用。妙極。可以甲天下。印油乃十竹齋者。不盡佳。容自製好油奉鑿。金扇二柄借用。嗣容償弟可也。弟琬頓首。

別後即將註過諸章。送山子趙親翁。云得面商字之陰陽款。致方妙。弟即令製叩晤。詠希善待之。此公忠厚人也。勿吝見是禱。弟琬頓首。

路博士鶴徵

日來屢叩寓齋。值老先生探梅山中。未得把晤。謁心。悵恨殊甚。拙刻已過。旨旨。借重尊評。特印就呈覽。妻弟超念章。夙仰老先生風雅主盟。渴欲奉教左右。奈彼此往還。不獲謀面。殊深慳慳。茲又迫於掃墓。偕晚鄉行。渠所送文集。思得登晏大鼓。以光梨棗。特製晚轉諸。不識可慨然愈允否。扇三柄。并求椽筆一探。就俟返舍時。走謁面悉。不盡。晚生鶴徵頓首。

昨偶過湖上。知老先生自昭慶移寓。渴欲趨謁。朝來竟爲雨阻。悵快殊極。來扇求椽筆寫小行書。容少霽面謝。不旣。修翁老先生大人。晚生鶴徵頓首。

王處士暉

渴欲一登龍門。而領教益。不謂久病未痊。遂遲晉謁。辱承不吝彩毫。兼賜尊刻。何啻百朋之錫耶。尊照領到。容俟精神稍旺。當草數語請政也。率復不一。晚生暉再頓首。

李巡按植

別來猶得借庇。以叨主人之惠。但日望返駕。終以不得常侍左右爲歎也。屈翁老原約一二日間。同赴雲間一晤。不謂商議間。忽覩來諭。謂視捧讀。如親醫款。但制晚何能。而克當此慙慙垂念耶。州中事已經子老書內說明。亦無容再陳。至割付一事。曾屢託羅致。全無行之者。奈何奈何。春色撩人。愈增客況。伏惟珍重。是所願也。上復並候。老翁萬安。制晚生李植叩具。

周經歷在浚

昨家兄手摺。承留意。至感至感。明日大收。家兄亦遂隊而往。總乞必當。知先生定不膜視也。再瀆不一。修翁先生。晚在浚頓首。

昨暑中襲。會罪罪。稍涼當圖再聚也。大刻拜領。謝謝。神識碑小說書目。適正馳上。使來藉奉。諸容晤悉。晚在浚頓首。

聞台駕有真州及勾曲之行，故未敢走候。此時想已歸矣。天氣漸爽，稍遲尙期作郊外之遊也。惡姻緣小說，前呈五冊，想已閱畢。幸付來价，因吳門近已梓完，來借一對，欲寄往耳。諸容面教不一。修翁老先生，晚在浚頓首。

陽和初屆，瑞雪芳霏。想老先生擁爐吟咏，坐中佳士，共爲欣賞也。若蕭條野人，徒多戰慄耳。承委拙筆，呵凍爲之，未能如願。仰求諒恕。容聞躬叩不悉。上修翁老先生閣席。晚沈頓首。二紙小印，并完上。

昨奉叩，承老先生教誨飲食，謝謝二章完上。媿以雕蟲刻鵠之技，仰承龍翔鳳翥之文，敬附圖畫，藉光不朽。知茯苓芝之遇合，洵可千古也。不揣疎拙，於尊銜內妄增一字，以配其文。不識有當台意否。泥濘不獲躬致請益。草此代面不宣。上修翁老先生閣下。晚生沈頓首。

李方伯之粹

巴里之昏，潦鴉之筆，皆足爲大方絕倒。但以願教之殷，不暇自匿其醜。惟老年臺不吝郵政，足紉雲霞。容晤未既，弟粹頓首。

龍司馬光

辱年翁骨肉之誼，故亦不敢自外。但謝去筆墨已久，所見未必是。幸諒之。弟在此尙有十數日，便道幸常見訪也。兩詩統壁上。修來年社盟翁，侍史弟光頓首。

鄭處士淮

昨藉吳老先生獲登龍門，深慰鄙懷，更蒙垂青不棄，隆誼徽殷，真沐我於春風中也。謝何可言，拙染一冊，恭呈大教，幸莞存之案頭，必賴青雲游揚，私喜葑菲之幸，但媿末技，不堪爲說項之資耳。不盡欲言，顏老先生大詞伯，晚生鄭淮頓首。

宋學博寶穎

聞先生歸寓，未及過候，爲耿歲除，無以娛客，小物二種，聊供濟翫，幸莞存之。春聯祈右軍一揮，感荷感荷，餘面哉。小弟穎翰首，修翁老先生。

汪處士徵遠

歸讀老先生翰教，卽與周梓人說明，山志暫停數日，先囑從學大集，今日因送吳山大師盡子過真州，不獲面復，歸時容趨教不盡，修翁老先生，制晚徵遠稽首。

曹處士重

春雨不絕，阻我良晤，念可知也。昨聞老先生庚韻詩已成，祈卽惠教付削，夜來觀堂分咏，錄供噴微，幸斧削荷荷，尊筵畫完附繳，敝扇定已揮就，并望發歸，餘俟趨對以悉，修翁老先生年臺大人，晚生重頓首。

孫燕俟考

適得拜觀儀型，後學獲有矜式，大快生平，奉懇藩臺一札，求先生鼎力，卽爲轉致，倘獲寸進，皆屬栽培之力，不獨燕與諸生，永矢弗緩，卽家君亦爲心勤，更乞案一的示，愈沾作養宏恩矣，特愛悚仄，伏冀原宥，修

翁老先生大人晚生孫燕頓首

耿編修願魯

連羈俗冗致疎走晤深用悵然茲啓者江南新援例監生沈光境目今文在貴衙門未得到監敢求者年翁留神俾旦晚送監佩編不悵集已也諸容晤悉不一弟願魯頓首

沈泌俚考

屢混與居殊增悚仄倍宗之不遺培壤於此見一斑矣恭諸田大文宗於今日起馬回本衙門所懸二呈詞能即趁今日能致批發尤爲直截了當而舍妹夫梅生之激感高誼寧待言耶率稟不莊皇恐皇恐年家晚生沈泌頓首

黃進士之鼎

拙卷呈政所言備書者乞代爲一問客謝不盡啓修翁老年臺即太史弟之鼎頓首

柳孝廉廉

雅集定期候年兄酌示以便遵行是日邀大年兄弟當具柬再同年兄共帖并請王鶴汀年處一敘也主客單附覽分金五兩奉到編客補送不盡弟諸頓首

魏太守麟徵

昨承鼎呂允賜解推翹切無似今爲時已迫諸凡未能就緒敢求老年兄爲弟多方設處以濟然眉弟至

竟時必持送潭府也。端此瑣瀆不一。弟麟微頓首。

惠明府周揚

比日多病畏熱。有失侍教。馳企不可言。新製已付刻未。急欲諷詠。不能待刻工之竣。得以付寫。佳甚。見賜所至。禱也。連日擬錄客中文字。先呈一二義。幸即改抹付下。詩說上卷。亦求擲還。下卷錄未竟也。晚傷再頓首。

刻樣極佳。連圈似不可少。但不須滿幅。前輩選本。但連圈佳處。餘俱不用圈點。評語載後。雖署姓名。且去其無意義者。若大人先生。不便書名。可以不錄其評。蓋論次文章。原屬後學之事。如李漢之序昌黎。子瞻之敘歐陽是也。今雖制義。亦宜略做其體。附此奉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傷再拜。刻價幾許。一百便乞示知。

刻工令其詣廣自肯。可用與否。亦唯尊裁示之。詩說及制義。幸即付來。舊刻一紙。并附請正。令弟先生近藝。肯一賜讀否。念始廷試卷已不刻。二有札會及此段也。刻下將養河蕭寺。恐疎問難。遠且晚容趨侍。且聞一言自廣。不宜晚傷頓首。

前日承翰教。即便奉詣。直尊從出門。不敢請見。若今日得暇。當即相造。且端策一問詹尹。否則異日趨教可也。特此晚傷頓首。

每思趨侍。輒復爛廣。仰止之懷。無時不依依也。婁讀新製。賞心不已。私心追慕。此種文筆。恨學力不追。而

有司尺度，又復束其心手，局趣若馳之隨斬，可發一歎也。偶錄三義，就正有道。幸輟忙塗抹，卽付禱禱。扇一枋，求書近作，餘語另布。晚惕頓首頓首。

翰來正直出門，故信歸不及取，尊意卽語廣平公，渠再四辭讓，卽託致謝。且請徧告貴衙門諸先生，奇韻暫附上。另日尙欲借鈔也。晚惕頓首。

日來甚無事，出外彝走，拉友朋清談而已。頃叩謁，直駕將出，不便請見，特廣鈴下致語。潛亭先生，定已得。恐彼尙未知，曾有書達之否。聞兩日正在通州，然否示之。晚惕頓首。

祖氏園乃在東欄南湖，此刻卽行，不及奉別。端望後日嗣音。筆賈陸孔庭兄，爲人誠實可交，其筆在吳中諸工之上，進而試之何如。以後若有書問，孔庭可託也。特此。晚惕頓首。

日來小宄，性不能堪，致脾氣作惡。明早卽同從游者，養病祖氏園旬五之期，乃得道也。近作一首附正。幸輟忙塗抹立付，或晚間奉別時走領。曾刻若印過，亟求賜讀。主臣主臣。晚惕頓首。

兩閱月不獲趨侍，企懷何可曾。曾刻計已告竣，幸一一賜教。八月初入城，當覓快對也。敝門生宋基業，廣平相公猶子，前曾在貴衙門考過州佐，刻下復就科試，令彼造謁門下教之不一。晚惕頓首。

莖人性懶，病與之會，遂爾廢業人事，雖仰止如老先生，亦不能時時趨候。他可知矣。讀來教，深城雅誼，旋聞之孟夫子。明日旁午，當來叩謝。且欲望見顏色，幸假片時之暇，略一接席，晤對頃當知其人之長厚也。新製送還詩說及雜文，望卽賜下。詩文若未批抹，明日來領。刻工卽日令其呈樣也。令弟先生，久未得晤。



極念極念希致語。晚傷頓首。

久未入城。聞尊體不快。極懸讀。嗣奉手示。始知病癒。此亦未足爲困。經云。夏傷於暑。秋成痠瘧。略服消暑湯劑。調節飲食。指日可愈也。兩人慣有此症。絕不經懷。北方頗不爾。大郡一寒一熱。不能少忍。反增病於快意中耳。然否然否。萬望寶寄自愛。尊刻求即賜讀。近來亦有經義幾首。然無足觀。外間議論。痛惡典雅。奈何奈何。附此發一笑。令弟先生。統此致候。晚傷頓首。

尊酒論文。平生快事。但過費料。差爲不安。敬謝敬謝。大著領到。容屏除塵俗。悉心細讀也。賤子侍讀。曾謂古文詩文。不從六經而出。讀無是處。漢唐人作注疏。卽一字一句。必考證出處。貫穿諸經。柳子厚所謂。洩釋融治。與道大適者。今人未曾夢見。安得懸尊文於國門。使僂僂無見者。皆見青天白日之清明耶。欣賞之極。發爲狂言。知執事不以爲罪耳。鄙著尙有可請教者。惟時文最少。然既命之。敢不觀正。且晚趨侍。以悉。不宣。晚傷頓首。

制義若得盡讀。豈非快事。入京來。未有所獲。但得侍教先生。爲手生一樂。以體子鄙見。時文終非傳世之業。以此種心思手筆。爲六經作讀解。不更快乎。歸熙甫先生。言語妙天下。輒自鄙其時文不足爲。此非無見也。愚人狂論。未知有當高明萬一否。詩說乃是常語。何以得蒙欣賞。慙媿慙媿。刻下幸暫付還。另日再體詩致。及他經解。一并呈正也。舉世碌碌。知音者希。非執事無以發其狂言。勿罪勿罪。主臣主臣。晚湯頓首。

吳侍講元讀

夜來見我兄形容少減。心竊憂之。西風獵獵。正宜鍵關靜攝。以俟復元。況病加小愈。尤當慎重。弟凌晨早發。更無遲回。但離愁萬狀。欲去不忍。晚刻當偷閒再叩。以悉別情也。名儲甚精。何當割愛。台命諄切。隨不敢辭。第家家一二儘堪撫玩。仍留長兄案頭。如弟日侍左右可耳。若以他物見貽。弟自不敢璧也。可發大嘆。完籥乃衛生之寶。再拜珍藏。此中所以尙容面求提命。束裝匆匆。先此暫復鳴謝。不既。小弟元龍頓首。

知己分攜。俟焉三月。懷想之私。形諸夢寐。恍然若日侍左右。離愁千萬。實非毫楮所能罄述也。潤州返棹。以老親多病。晨夕焦勞。每從吳門訪醫。輒探老年長兄返旆之信。寂無確音。懸念不可言。適蓬使至。審悉台社平安。踴躍無量。拜讀瑤翰。懃懃懇懇。愛我憐我之誼。溢於紙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儘籥檢入。尙奉爲枕中鴻秘。不敢輕以示人。倘前津得渡。決不忘老師傳心之力。口籥似有微驗。第因作輟任意。未能呼吸入神。手教勉以力行。從此益加奮勵。念茲在茲。不敢辜大恩也。感謝感謝。墨妙甚精。懸之座右。如對芝宇。永永勿緩矣。硯兄前四月間。有信來囑詢起居。望駕北行甚切。候月杪便鴻至彼。當再囑。潭府種種。不止台諭所云失案一事也。年兄安心消暑。不必內顧。焚懷時當炎溽。百凡爲我道珍重。金壇新樣雲萬二端。宮屬一握。聊誌區區。餘候文報。迺吳閩時。買舟細倒閣樓。不一。小弟龍再頓首謝。

兩日正擬出門。以文旆山遊未返。用是欲行且止。登臨所至。定多佳咏。少頃當趨譚。并悉縷縷也。二冊裝潢告成。端俾奉覽。其工值弟已給之。不必重營清慮。二套明後亦可得。失此代叩不盡。史處竟爾寂然。必

新竣局乃妙并懇。

極欲叩晤。以事機尙未有成緒。用是逡巡。然行止亦只在旦晚也。前小价事當事未見施行。豈爲奸猾攔耶。乞年兄速命尊管。再往力催。否則小人道長。我瘴氣沮矣。奈何奈何。初十日候駕長光并禱不盡。瑣事重荷鼎呂。得以雪忿。感且不朽。聞羣小正在禱求。用是避嫌。未敢趨叩。駕行尙宜少紓其期。祝祝。台册題就呈政。操斧般門。殊不自知其醜矣。冗次草草不盡。

年兄有意西來否。弟在寓鶴候。幸惠然是禱。前懇亦出不得已。望年兄留神再囑。必於薄面有光乃妙。朱雪田風流名士也。皈依甚切。聞駕今年有當爭之席。或以此情節致之。不審可否。催台裁之。其來札附呈清覽。不一。

同作天涯之客。承年兄囊種種滉愛。入人肺腑。感激殊恩。夢寐以之。弟自二十日叩別後。扶病遠行。至二十六晚刻始抵里門。一路跋涉。而腰間所患。陡然奇癢。其痛楚不可當。至吳門卽覓醫診視。云此係濕痰流注。非藥石可能奏功。必用針治。乃望瓦全。目下針無所出。遣人赴浙中延醫。吉凶利鈍。俱未可卜。或叨長兄福庇。不致長謝人間。得他年再瞻色笑。深有願耳。所事其父母兄弟。俱心悅誠服。奈園秀八月中染患脾症。久痢之後。元氣未復。至今猶支離芙蓉。機捩間。一時萬萬不能迫其遠道。弟恐此中或有他飾。特令小婢親往驗看。一一不爽。何佳人福薄。而才子緣慳。一至此耶。序逼歲寒。恐征軺不能久待。或俟春和氣暖。台旌到都之後。卽命使乎來迎。或以山川阻修。往返費重爲嫌。另轉別章。行止俱候妙裁。非弟所敢

出也。萊兄至今未到，不知留滯何處。前件大費苦心，竟爲愚弄，觀其動靜，仍眈眈於舊習，奈何奈何。容俟萊兄來時，再與熟商，或令有所歸着，則可否則棄之不甘也。非物肆種，奉佐長兄清玩，亦千里鵝毛之意。祈叱存之。舟車漸寒，途中萬惟珍重保養，倘過南鴻之便，不時惠我德音，至禱。病中倉卒，作書不盡。一仰祈崇鑒，隔風馳戀之至。年小弟名心肅。

晨起正擬趨叩，奈酬應無少歇，而腰間發腫作熱，深悔不聽長兄之言，以受此奇苦。明日遂杜門謝客，延此殘喘，接教知有同心，我兩人當力圖靜攝，以俟復元可也。長兄精神雖旺，然外實內虛，亦爲可患。節勞保重，至祝。旅邸同病之憐，感銘肺腑，敬謝不盡。小弟元龍頓首。頃江甯郡守賜顧，譚及曹濟翁先生，爲逆所害，一門盡節，其言甚確，末路誠可蓋愆也。并聞。

夜來甜擾，幾忘旅況。非年長兄愛弟之深，不至此。感切感切。晨起瘡勢略緩，尙未能開，故不敢出門。想荷慈鑒，千刻覺得一花，望年兄拉萊翁早過快敘，作竟日之歡，幸勿他拒。至禱。萊翁處乞卽訂之。切切。在公家兄弟，已走札約之矣。并聞。小弟元龍頓首頓首。

頃承教，因對客失復爲罪，賤病楚楚如故，不發不消，醫生束手，今惟靜以聽之，更無他法。台體服藥後，可得平復否？舌爲心之苗，心火盛則見諸腫熱，黃連乃勝藥也。不審方中及之否。旅病交營，歸心如箭，明後當叩悉縷，大駕萬勿出門。祝。小弟元龍頓首。

痛楚場中，想及長兄，咫尺消息時通，煩悶亦去八九矣。方生平平，頃江寧郡伯送一醫來，頗有道理。看晚

聞動靜。再當馳報左右。以慰諄注。尊恙似外感居多。萬祈靜攝。以龍勢消心。爲第一勝劑。弟勝思甚切。接教。又不敢遽返。容面商之。小弟龍伏枕頓首。

台恙聞已平復。尙祈益加珍攝。慎用飲食爲上。勿過啖也。昨內科劉兄。診視弟脈。氣血兩虛。氣盛則血行。報藥後。病勢已去其半矣。倘今日過尊亭。幸再致其來。晚刻體體略可展舒。當趨叩九頓也。附謝不盡。小弟龍頓首。

敵相知鄭桐原兄。高士也。長於宋元名繪。昔在王孝翁幕中。弟深服其學行。望年兄進問試之。前臨別時。曾爲特薦。卽此兄也。留神汲引。切切。小弟龍頓首。

頃劉兄來。知尊體已全愈。不勝慰悅。刻下宜大補元氣。不宜再用尅伐之劑。揀參少許。前敵房師從都門。郵寄者。其味精厚。乃真土木也。敬以奉用。幸照入。敵恙勝痊。明後或可出門。卽鄭趨叩不盡。

早承手示。以高臥失復。罪罪。賤恙瘡勢少退。尙未能頓消。因日來服破血藥太甚。元氣尅削。脾經遂致服倦。卽欲不伏枕。不能也。台體初安。萬祈保重。昔人云。養身莫若寡慾。誠爲良藥。諒長兄必不以鄙首狂瞽也。祝祝。德州到省不遠。再圖快教。正未可卜耳。小弟龍頓首。山陰雖執法。然未釋大快人心。昨已發府再勘矣。容晤悉之。并聞。

李太守鴻儒

江湖散人。忽來京洛。正借因依良友。消遣歲年。乃老年兄及于綸兄。相繼言歸。竄竄停雪。不啻失左右手。

每欲寄候。苦無便羽。讀來翰。慰契闊矣。弟以不才潦倒。兩年來。居然教讀老生。此中況味。局外人未許問津。源源新例。雜沓而來。財無卜式。遇則馮唐。積薪之歎。將不知何所究竟。袁杜少贈句有云。白首爲郎猶絳帳。那得不令人感慨。去年秋。例得分校。自謂清正之操。可沾名於士夫。而執意反因。以得罪。雖我輩中人。無一不諒其無他。而讒忌之口。亦難盡泯。既不圖利。又不得名。甚非自命之初心矣。此中委曲。子綸兄能悉知之。因年兄骨肉之交。故并及之。大年翁不專函。孔年兄許。并祈致聲。臨池依依不盡。

別離愈久。懷想愈切。自入春來。屈指老年兄抵都。有日。謂可朝夕談心。接來翰。始知行旌暫稽。溯洄殊深。各曹壅滯多端。獨貴衙門升轉甚速。年兄宜乘朝氣。扶搖直上。勿徒久戀東山也。吾鄉大槩無雨。敵縣尤甚。深慮人懷不靜。不但一家衣食之計。頃聞貴郡秋禾頗盛。乃亦枯旱至此耶。丁巳之役。可謂公慎無他。而讒者之口。猶有煩言。浙中真對弊藪。幸借同事諸君子。廓清殆盡。而好事者。又皆歸功於區區。前所謂求全之毀。後所謂不虞之譽也。獨是散曹末品。當此人情世事上下交困之時。於花花世界中。猶然冷落以歸。此固人所不信。即弟亦初不自信耳。便道里門。侍家君膝下者月餘。又端壯善飯。尙能步行二十里。差慰於懷。弟連年爲典籍所累。形神疲憊。竟與詩寄無緣。偶爾涉獵。都不濟事。近中博事鴻詞。兼之年家子弟。選館多人。極盡一時之盛。對此同事。依然故我。不能不有馮唐之慨。五月間。第五小孫生。則弟落窶場中佳事耳。題名并全卷呈覽。餘容令兄先生到時。再寄不宣。

服官以來。稔知至性篤情。脈脈彼此相關者。年兄而外。指不數屈。故自建節以往。不禁離羣之感。久欲一

函通候而不得便。惟有時向作兄問訊。前知有西清故人之句。乘車戴笠之誼。何以異是。新任江寧令海  
鏡年兄。束裝匆遽。未及一字。帶致台端。江寧張守。亦未修候。海兄爲念年知交。幸推分及之。翰到不啻面  
談。喜極欲狂。詢知近履佳勝。慰懸切矣。關署雖清。而詩酒江山。佳興勝緣。收攬殆盡。大是人生樂境。閉戶  
可以讀書。開門可以借德。持身報國。俯仰所樂。我輩胸懷。當不徒溫飽着脚。何如何如。弟於明年之冬。後  
年之春夏。計當升而且內。但念父母年高。急欲圖歸侍養。已告暫假二十餘日。所以未卽遞呈者。因此時  
衙門。仍復舊制。當年曾有三年咨部候陞之例。如果得安。則明年正月初七。弟卽滿期。大約衙門內懷一  
善況。恐此事亦成畫餅。但既有此機。不得不稍候數日。以定行止耳。任仲玉年兄。現住尊宅。行卽詢之。單  
年兄行時。曾以年兄椅數把。條桌一張。寄弟處。弟如家行。當轉寄伊翁。老許獨美人屏。弟欲攜之而去。聊  
作金屋與嬌。年兄遊名勝地。眼界大闊之後。視此畫或土苴矣。一笑。濟兄處。行致台意。中情縷縷。不能盡  
及。且有不便形之紙筆者。統惟照鑒。神往不宣。弟謹頓寄。

北塾子繪兩門兄下棋。得錢數百。作東道。吃了登高。今子繪已傳進署。而玉乘子山左珣。又復爽約不至。  
弟與北兄兩人。如何吃得許多。且登高未免太寥寥。幸速過爲妙。弟謹頓首。

敬啓者。王冰壺夫子。連生兩孫。又值其次公子進學。弟以及門。被同人以詩裱屏爲賀。如此大題目。又衆  
耳衆目所在。自非名手如吾兄。不可爲光。明知年兄不輕操刀。而又正當公務繁多之際。弟深體此情。故  
自入都以來。從不敢以此等相干事。迫於不得不然。千祈年兄走筆一揮。且初十上屏。望於明日賜下。斷

勿見拒爲感。如不見允。弟當親至奉懇矣。不歲。弟謹頓首。

榮行的於何日耶。私年以五言杜詩一套求選。不識已看完否。暫祈檢付。弟歸頓首。

日作教讀事。不得與知己故舊。朝夕縱談。苦情多端。憑誰訴語。初四阮亭處陪弔。是日同事否。弟九年單  
恩一軸。已到部矣。當時弟卽假歸。未領執照。無憑往碩封軸。昨承概允代碩。幸留神容謝不一。修翁老年  
兄。弟鴻窪頓首。

### 周處士碩

去人持手示。旋開讀如晤。極知大費曲折。更見老先生不以疎遠而忘故人也。或甚或甚。承諭都中一遊。  
足徵始終摯愛。第以家累綦懷。且值此粟如珠之歲。目下雖欲往而未能。以得來年躬叩大教何如。尙冀  
留盈尺地。容野鶴側立於階前爲幸。或者捉筆賣手。借大人之德。可附不朽。定可知也。臨能北望。依使。晚  
碩頓首。

### 鍾參議朝

客歲小僕南旋。荷老年臺深情。過愛種種。使人刻骨。敝役到都時。適值差回封部。凡所傳命。俱已銘之心。  
版。夫何新正留神訪問。絕無至者。心登怪之。及至巡試商洛。時晤令親孔涵老。借道鍾末。竟因機絕相左。  
垂綦而返。弟聞之汗淋浹背。不知所託何人。乃荒唐至此。使我何以自贖也。孔涵老竭盡心力。止得二百  
章報命。其家報中。想能詳悉耳。弟試事粗完。循例解卷。尚令敝役叩謝。并致歉仄。老年臺文章道義。久爲



吾道宗盟。今幸主持。或可邀庇。百凡上下左右。還祈加意照拂。非筆舌所能盡者。小僕晉叩。外致盡芹。非敢謂已盡區區。更望茹鑒。秋冬間圖報不既。晚前頓首。

承委駢語。適賤穴蟬集。未得弱管。值路湘舞舍親到都。因爲乞憐。振筆立就。泉湧露垂。頗稱工敏。湘舞聲華才望。敝鄉推爲祭酒。不第十倍。晚朗已也。不以實告。則是藏人之善。而且以欺吾知己矣。敢以原稿呈覽。湘老係葉芥舟受業。素慕老先生風雅。想芥老必爲先容。則是稿亦屬士見大夫之贊矣。徵詩引亦即草呈。諸容晤悉。不一前所商。已繕一稿。俟查確面悉請正也。

獻春叩賀後。曾再過問奇。俱值公出。不得一奉清揚。悵無似。辱委謦言。逡巡再四。先生騷壇哲匠。何忽問道於盲。不敢方命。強爲屬草。然一見大巫。神氣盡奪。鮑家累句。觸緒紛來。先生見之。必當掩口盧胡也。媿絕媿絕。暇卽走訪。面旣不一。德翁先生年臺。晚弟朗頓首。

秋來因賤體委頓。息影內城僧舍。承老先生賜顧。有失摠迎。且未得報謝。殊抱歉仄。太老先生雙壽。勉成俚句。自媿拙劣。尙容躬祝。以展鄙忱。敝省試事。正未有期。前說當姑止之。便中并及。不盡。晚朗頓首。

接教極荷留神。謝謝朗少困賤吏。因工握算。況清江權稅。爲教五萬有奇。項款無多。易於料理。心計之餘。正堪追陪。嘯咏。幸先生鼎力吹噓。感戢無既。草復德翁老先生。晚弟朗頓首。

連日賤冗。不獲趨領大教。殊深歉仄。近工部咨過貴衙門。暨生慕國璫。係敝鄉藩臺慕公乃郎。托沈繹堂老師爲之照管。日來未見轉咨送監。屬晚轉懇老先生。得卽咨送。深感照拂。未審日內能卽移文否。晚本

圖面叩。緣內城有事。不能如願。特此布瀆。希台原之。宥次草率。不盡。晚朗頓首。

蔡太守兆豐

別後走澄江。與廣明竭力。方得遠尊札於當事。不意竟成畫餅。卽不佞亦有所求。仍未見允。束手而還。垂頭喪氣。作客之難如此。目下解維北去。囊中止餘十金。故分家累之半回南。望門下少資助一臂。不過數金已足。再乞示知何如。不佞擬孟夏中旬至白下。邀門下一面。并有所求。方能返都。但不知簡年兄曾考否。有王誠者。二峯周夫子薦於不佞。在關一年。亦無甚提挈。茲以不佞差滿。特轉送門下。端懇酌用。容面晤另布。何如是瀆。

介子抵淮。知門下已從中路到任矣。此中況味。不佞渡略已盡。但門下才福過人。自與不佞寒劣者。不可同日語矣。會試得人。不佞竟不知姓名爲誰。幸一一遣一的役。送過蘇關。停其無阻。則仰初高誼。豈啻百朋哉。小詩已刻就。謹呈覽。至毘陵時。廣明已代不佞災木。故阮亭之跋。門下之跋。俱未壽梓。入都時。卽應借光也。餘不一。

白下返棹。復寥落於吳門。識老之札。又辜高誼。所以項客之金。竟負門下而北。至今中心。猶蹙蹙不安也。入都應酬一切不能少。而索逋者盈門。銅劬參罰。盡見。必不能依限完公。停陞待罪。竟誰廢銅。將來不知何以結此局也。去歲長家兄渡江時。多承雲館。并及小力。關罪門下之處。諸凡皆不佞過也。埃台駕抵都時。當泥首以謝不遑耳。關上風景何如。知門下才願兼至之人。自必有佳況也。鄧元昭夫子。乞念及淵源。

時時照拂。不佞廿年索莫。負知己者不可名狀。方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門下肯代不佞稍進教焉。與有感佩矣。仲調年兄。此際想聚首。何樂如之。廣明會一過從否。此君好義面貧。淵明瓶粟。不致相累乎。此今瓜期已及。計晤對時。或在初秋。南方溽暑。萬祈珍攝。來教領悉。容謝不一。

## 張明府錫輝

二十餘年。道義骨肉之情。遙望音徽。如在天上。昨晤魯公。知文旌適臨敝郡。把臂在遣。喜不能寐。緣數居淺隘。蓬蒿之徑。不足容高賢之駕。有艾舍甥居。稍覺軒爽。已令懸榻以俟。正擬遣价奉迓。先辱手數。極荷注存。揣此布謝。即日面傾積悃。諸不及罄。臨楮翹切。小兒囑候。老世臺先生。賤名單具。

春初舍親王克成入都。曾以一行奉候。想達記室矣。每詢南歸人。知門下近履安和。聲望日著。朝野俱傾。注公輔之擢。故人雖臥滄江。分東壁之光。欣慰又何如也。茲因舍姪澤復應試之便。復此附候。舍姪爲先叔學憲子美公冢孫。敝同門釋翁先生。玉潤才品頗佳。想高軒在敝郡時。曾已識韓。茲來晉謁。祈門下青盼。對之曲爲揄揚。卽感推愛。餘非有所干請也。另有裏言。托賓門舍姪轉達。幸垂照不盡。

別來數載。知己骨肉之念。時切於心。而南北阻修。末由把晤。昔在稜陵。揣便叩候。荷蒙雅愛。惓惓不勝。感佩。足下膺特達之知。處郎官之重。盈門桃李。聲望日隆。不肖叨在故交。與有榮施矣。兩年來爲老父抱疴。日事湯藥。今已幸就痊可。止以親老家貧。連遭荒歉。不免北門之歎。倘有出仕敝地者。祈足下留神專囑。夏初偶過禾中。秀令李君。相待甚薄。又以公正發憤爲舊令屠伯所辱。況味尤屬不堪。此人革任。而鞭棍

橫及多人飛詐。遍乎閩邑。奇貪異酷。述之大堪髮指。同邑秦兄。僕擊硯交也。其人英爽異擊。大可結納。特  
有裏言。囑之奉商。幸足下進而教之。教民塗炭。爲我輩種德。舉不止一邑。造福耳。餘情種種。非筆墨可盡。  
如有便羽。希惠好音。

己亥之春。與門下握別城隅。屈指已九易裘葛矣。每念雅誼。感不去心。六益兄歸。具悉近況。知更肆力於  
詩古文詞。喜慰特甚。嗣從舍弟處。得接手訊。便捷秋闈。踴躍可知。更望來春大魁高擢。爲故人光寵也。賈  
喬梓叔姪。孝友風雅。瑞鍾一門。而不佞得以一日之知。叨附孔李之契。暮雲春樹。百倍恆情。未審快對當  
在何時也。不佞罪放以來。南畝半荒。困阨已極。所幸高堂無恙。稚子在庭。而登臨詩酒之興。尙復不淺。但  
苦塵冗紛然。不能力學。著書成一家言。以副知己之望。異時相敘諒衷。滋深抱愧耳。偶刻二種。附呈榮政。  
恐中有忌諱。切勿示人也。同人中如謝兄賓。馬兄理。李兄憲。程兄佩。呂兄律。不及另啓。俱望一一道念。使  
知故人好在足矣。旅次偶逢舍弟入都。草草附候。諸未盡悉。生錫譯頓首。

前勞尊使至舍。慢去爲歉。日來時望台旌。賁臨懸榻。以俟者久矣。想因尊冗。未卽惠然耶。不肖時欲赴郡。  
一候行臺。而俗冗糾紛。刻下又以掃墓往鄉。未能如願。望前二日。家兄壽誕。鼓棹茸城。率迎台從。過舍也。  
先此布候。臨楮神馳。

憶自亥春把晤。叨擾德門。承足下情文倍擊。曲盡款接之禮。握別依依。十年來如一日也。嗣聞賢書高擢。  
隨捷禮闈。又以聖天子臨雍盛典。超擢儀曹。紛署合香。盈門桃李。在足下可謂極過際之隆。擢故人搖落。

與有榮施。可勝欣慰。別來連得手訊。深荷不遺。近在駐節秣陵。去敝鄉止數百里而遙。每欲鼓棹一候。而  
以家君年屆古稀。適抱危疾。陶旋湯藥者四月有餘。難以痊可。此心耿耿。未遑如願。特此先勒敝行。率候  
足下。回京之期。當在何時。幸惠德音。以慰懸注。戎榜貴門。下諸兄。乞示姓氏一單。晤間希爲齒及。以見水  
木之雅。尤佩高誼。鼎爵靈書二種。出自鄙悃。不敢具套。并祈鑒入。臨楮不盡馳溯。

金明府煜

燕越阻脩。良晤維艱。馳慕之私。想同之也。丑之冬。舍妹丈自京門旋歸。荷兄翁所致一函。具稔至誼。不意  
所事不果。可勝惆悵。前函尙存。俟另日乘便。繳記室耳。啓者。數鄉平子遠先生。越中名宿。天下全才也。都  
門耨紳碩輔。靡不重爲斗山。其文章歌詩。佩誼經濟。度邁倫伍。驚有不可一世之概。以故聲望滿長安。交  
遊徧宇內。且與不佞。素稱莫逆。風雨同心。晨夕晤言。非一日矣。茲者訪友金臺。金兄翁之雅。進而擢覲。凡  
有可以爲子遠先生地者。祈不吝多方揚美。曲爲玉戍。心銘臆誌。豈僅子老一人已哉。願在兄翁。佩勿以  
不佞爲曹邱之請也。亦曰以素所相契者。達之足下。以天下所共推交重者。聞之足下。知兄翁定當心鑒  
也。太翁暨秩宗令兄。希爲叱致。不及另柬。艱風晦澗。餘悚縷縷。靡言不宣。

別后。倏彌月矣。盈盈一木。不啻相隔萬里。跼懷日夕。在抱。貴銀鹿至。備詢年兄近履。康勝。曾有茗上之行。  
目今尙在鷺湖。渴欲一到嘉禾。以看烟雨。借足下再爲談心。奈綠俗務所糾。未獲如願。悵也何如。蒙云稅  
契一事。已經印出。荷年兄志學之數。臆誌心銘。至帖雖一次更正。皆雅誼所致。而未嘗常若如此。亦惟有

付之度外而已。不佞數載家食。仰屋興嗟。從未以窘狀相對。諒年兄必知之悉。倘便中郵寄。銜銜王父母函內。希加意道及。不佞蕭蕭近況。每事注眷。卽如躬賴垂照也。明春意欲前赴京門。有懷欲吐。想定勿我遐棄耳。臨風瞻溯。不盡所云。

戴府承京會

青門惠餞。感昆玉雅誼不置。反里少蕭養河。不意卽有鄰警。飲食夢魂。總無寧晷。而貧落更不待言。時念都門周旋。尙不寥寥。見邸抄。知借金天。意清通簡要。斯地與斯人。正相當。喜甚喜甚。令兄又留玉堂。直令人羨健。函故交如僕。懷懋更異尋常也。武定張容。垂入部之使。草勒附侯。寥寥氣誼。過人才情。亦超軼。貴鄉待罪時。甲午拔士也。其臭味當與門下有針芥之投。幸垂手接引之。諸張公龍口述。不具悉。令兄同此致候。不另東。

劉中丞芳躅

年來潦劉無聊。資生乏策。往來燕山易水間。自廢可慚。亦可笑也。計拙劉衣食。途躅仗友生。殆今日味乎。頃在奇峯學舍。柱藜刈麥。接得從子手稟。廢考職之試。總之此時。癡滯。頗以得官。不如得少優於頂帶者。爲榮身計之爲當也。從子爲先伯兄第三兒。自幼在僕左右。敢邀世好。代爲禱祈。幸吹屋烏。列於州同。爲望。文雖久疎。字亦尙堪作養也。僕於望後。亦擬策蹇來京。補夏至祀墓之禮。當面雅誼。曩屢拜注存。皆以陳廢。步未出門。頗多失答。疎節之罪。定荷知己亮之。附及未一。

僕抱病連年，展轉山舍，不返里門者兩閱歲矣。曩聞尊先人乘箕而去，凡仰昔型者，罔不雪涕矧僕親炙，輝光者乎？唯是不能力趨執紼，特從同人後，一申難絮，至今數仄耳。惟門下以禮自持，爲國珍玉，良用遠慰。使旋附候孝思，啓事匪遙，諸容面悉。

道兄居白下之勝區，賦黃初之麗製，驚人之句，定滿篋中矣。不孝自遭大故，萬藉荒迷，於六月初旬，草草扶喪北返，中元前二日，已達潞河，值葆粉弟南還，話別津次，念其襖被阮途，深切懸注，特以菽水事，速瀆知己。幸道兄推愛，格外潤之，俾邀仁人之粟，以歸奉高堂，卽不孝數千里外，藉慰孔懷，雖在壘廢中，不異身佩渥賜已，臨楮禱切。

張都轉應瑞

曩者帆檣失濟，幾沒濟陵之濤，雖貽戚自人乎，亦數奇偶相值耳。廢棄以來，邱壑是甘，綠野午橋，固未敢希蹤昔賢萬一，然而時命自遣，頗達盈虛，每臨風一嘯，覺怨尤都捐，而身世枯榮，猶未能累我方寸也。門下當寢經傷心之際，乃承不忘夙昔，曩相注慰，加以前勗，厥情潤矣。惟是驚弓之翻，無意高飛，又況時勢殊昔，更非蓬足頓蹄思起之日，正未知豐草茂林，何時釋我，尙能再礪鉛刀，以副知己之望否。邊陲未靖，中外需賢，統冀順時節哀，善衛寢興，爲蒼生自愛，所謂移孝作忠者，生且拭目望之矣。因鴻佈復，心與楮遙，令兄年翁，不及另函，希致意爲感，名具單。

張提學鴻猷

賤遠道範。轉盼三年。每憶芝字。惟仰看屋梁月耳。邇者春光滿眼。景物增輝。老年臺福履。與時並茂。榮補在卽。會晤想亦不遙。弟向日校士。恐致迷目之誚。今雖量移。大有蚊負之權。何當遠念。敬謝敬謝。承諭事。弟卽特戀家孟。已慨允留神。勿煩清慮。謹此奉復。兼候新社。臨池依依。

曹太守首望

不唔道範。夢寤爲勞。老年臺典禮南宮。思臬多士。以視弟之伴食河濱者。真雲泥隔矣。茲有敝業師諱朱清豐者。豐庠寒士也。半生螢雪。甫就廣文一席。萬懇老年臺拔之前茅。庶幾河清可俟也。卽達之堂翁。無不可者。伏候崇緒。臨穎馳溯。

謝御史兆昌

憶夏間分袂。裘葛倏更。瞻企之私。與日俱積。老年翁別嶺多方。商民咸戴。因知大經濟人。事業迥越尋常。萬萬也。欣慰欣慰。弟碌碌寡緣。素餐自媿。不敢擅附魚函。有溷清思。推抱疎闕之憾而已。茲啓家表兄孝廉范諱克勗者。近以就塾宛城。匆匆南下。與弟卽角間業。同體關情。幸其道由駐節。敬修尺素。令謁崇塔。祈老年翁推國士之愛。弗靳春風而和煦之。銘佩不特。家表兄已耳。臨楮倦切。不盡依依。

高觀察恆豫

久曠芝範。企慕良深。第俗緒勞勞。弗獲趨聆塵誨。殊爲悵惘耳。承諭自當仰遵。奈昨已定議。不能復更。非敢故方台命也。草此奉復。幸惟鑒原不一。



王尙書日藻

星迴律轉，歲序將更。東閣一枝，早逗陽和景色。想老年世臺，經術旁昭於啓事。詩才仰繼乎臨沂。履泰運以宣猷，對芳辰而屬句。景禧滋至，孚契彌深。企羨之私，奚可言喻。秋初辱賜瑤函，并貽瓊玖。屬以順郵裁報，未罄縷忱。茲草蕪律四十韻，藉用椒觴。北望五雲，濡毫莫罄。

桑參議開運

老年臺瑚璉重器，望高山斗遙想仁風。悠悠我思，自憶都門聚首。常聆塵海，霏霏玉屑。迄今猶在耳畔聞也。春序融韶，老年臺福社駢臻。無容遠卜，弟迂拙散材。濫竽珂里，正愧螳臂當車。所幸指南有藉，辱承屬祝。俾弟益增惶悚。而老年臺千里隆情，不敢堅卻。謹登錦卮，餘儀就伴附璧。一切雲館，嗣容面謝。匆匆草復，隨池曷勝悚仄之至。

于進士璉

日望老長官早到，爲衙門主持。且侍得藉以息肩歸省，不如別項告假之屬託詞也。昨見暫以恙請之疏，殊失鄙意。仍祈速出東山，侍當作湖海散人，以慶榮遷耳。雅望原自出羣，而諸堂臺揄揚更切，足稱兩得。已將台意致之矣。大年兄執照未到，他人俱駁，以老長官故，止以再議了案。其繳之遲速無定限，卽遣人與親身皆可也。各長官俱道台意，并復不一。覆稿呈上，侍名另具。

張太傅英

日來未得奉晤。小兒卷聞已在部中。率年兄入暑時。查示萬萬。弟英頓首。  
地輿圖爲勞傳家兄持去。竟不見還。奈何。無以奉覽。幸亮之。弟英頓首。

孫處士焯

老年臺以聖系而膺帝眷。久爲當代所景仰。小兒在豐。得托門牆。永締世誼。誠三生之有幸也。弟時擬鼓金陵之棹。親承芝宇。以慰鄙懷。奈去夏謁職于報費。秋卽有遣兒婦往北之役。三冬飛雪積旬。今又緣文衡在敵郡。坐是有懷輒阻。而中心之神馳無已。茲者令叔老先生賁臨。捧讀瑤函。恍如提命。但弟僻居鄉曲。不能常隨侍。令叔老先生之側。至所委又不得當。負疚益深。台旌指日北上。小兒在暑。伏望多方栽植。不啻再造之恩也。荒函率復。不盡縷縷。

燕臺別後。數載企思。幸遇台旌南指。小兒獲聆教言。且悉福履萬安。忻慰忻慰。夏初。整詣曾城。忽患河魚之疾。卽鼓歸權。聞尊駕將至數郡。準擬望風晉謁。一罄積忱。前讀翰誨。諄諄。或同骨肉。知蒙賜顧。昭慶。若行尙待稍涼。弟又爲暑雨經旬。蒿目巨浸。未及至省。稽此良晤。衰年種種疎懶。罪歎殊深。茲值小兒趨侍左右。率此奉復。惟冀老師臺先生。以時珍攝。爲國自重。遙情縷縷。臨穎瞻溯。

王學士尹方

夏斗巖至。節得悉老年伯近履。後接台教。如蠅紫芝。欣忭欣忭。前所委事。姪明知難行。故欲假手觀玉。以圖得當。不意渠漫不經意。至臨時始將原札發出。致彼此兩誤。至今舍弟輩尙不敢與此童覲面。皆觀老

之過也。原札去歲臨行時，不知收歸何處。今於書笥中翻尋數次，絕不可得。俟檢出時，寄去何如。姪自浙省回後，終日病鄉氣，息懨懨，漸無生理。而他省之主試者，反揚眉吐氣，奮發精神。此事殊屬不解。意者文運漸衰，黃金勢盛，白雪無光，姪之所爲，亦自取逆天之咎耶。今已貧病交作，勉強支持，正不識究竟何似耳。因便附候，再呈拙刻三種，新稿一部，統希教定。諸祈慈諒，臨啓，曷勝依切。

劉郎中始依

冬仲拜別，倏易葛裘。時序易遷，懷思彌切。都門聚首三月，極荷老先生世臺骨肉之愛。古道古心，至情至誼，每一念及，感勒久之。當波靡之中，有此大賢，真中流砥柱。侍黃爲之心折，非敢諛也。先叔謬叨一日之知，承老先生世臺諄諄念及，真令人感入肺腑。侍於展墓時，默陳古誼，想先叔亦啣結於九原也。侍閉戶守拙，一切聞見甚短，凡有可相關者，務望留意。家兄就試中翰，現寓都門，倘有大札，即轉付郵寄可耳。數地如有新任公祖出都，統祈齒芬，俾家居不致岑寂。其感佩曷有既耶。大世翁不及另啓，統此致候。餘衷縷縷不盡。侍名正勒。

張少保鵬翻

入春以來，兩讀手教，深荷盡注。計事得遵照，感不去懷。東郡一章，出自公心，惜乎爲例所格。乃老年兄亦加扼腕。繙衣之好，實有同心矣。復聖門坊傾圮，弟既居此邦，自當力任其事。不侍諄囑，至書院顛末，藩司親旋之日，已聞大略。今台諭復及之，容令司道郡邑，熟籌以報也。辱在契厚，諸凡幸爲留意。不吝指南。

是所禱切。漣源倡和詩。小清河議二刻。奉虛清覽。老年兄爲海內宗工。乃自忘其陋。舞斧於大匠之門。真不滿一噓也。弟名箋具。

客夏重承教愛。瀕行復荷寵賤。飽德銘心。曷有紀極。履任來簿書鞅掌。心勞政拙。久稽謝悃。時切悚惶。承諭貴鄉所行事宜。翻雖賦質駑鈍。敢不竭蹶遵奉。幸藉餘波。東魯時和年豐。民生樂業。貴桑梓亦無不拜老先生之賜矣。去秋得瞻復聖廟貌。益切景行仰止之思。近閱邸抄。知有榮遷之喜。由此端揆節鉞。指日以竣。殊爲欣忻。專力肅賀崇禱。不腆佈函。伏惟鑒茹。臨啓馳溯。

吳尙書一輩

都門叩別。復屆登龍令節矣。斗山在望。無任神馳。教治係塞外彈丸。荒涼萬狀。且又當往來要衝。迎送之勞。供應之苦。不可言喻。近復調入內簾。襍費不貲。將來考成之事。殊切憂心。外吏艱窘之狀。有不堪爲知己道者。承老年兄厚情。未遑圖報。令人愧報無地耳。聞中分閱易經。與沁源馬邑兩公同事。其中倘有簡默不到處。萬望老年兄曲爲照拂。感佩高厚。謙有己也。草勒荒穢。恭候輿居。統祈原宥。臨穎翹切。

夏處士州梁

漂泊西南天地。已越冬春。調餓顏色。返覺仙源是故鄉矣。今東君北上。弟亦東歸。前肅城兩次來候。曾達記室否。公郎學業。想已大進。豚兒在京。屢沐青照。感懷何已。歲月飄沉。塵河闊絕。瞻晤不審在河時也。聊寄土物二色。萬里鵝毛。薄將遠懷。伏惟吐茹。拙稿數篇。呈教。臨池曷任依注。

於參議覺世

老伯大事未能執紼臨城。以仲猶子之誼。五中慙然。迄今未已。有自貴縣來者。爭傳年兄哀毀之中。祭葬一一如禮。以此知年兄孝思。固度越倫等。而經緯餘濟。更自非常也。弟久病之後。懷想教愛。夢寐維勞。捧誦翰教。如久別故人。思獲快晤。不覺霍然。當茲溽暑炎歊。惟冀年兄節哀自玉。恢鴻大業。以顯前人。則又孝之大者矣。來管遺發。強病率復。不盡百一。

魯通政超

翰軒前賁雲間。得以晨夕侍聆教益。奚啻貴叔度消人鄙吝心也。遠晤雖無多日。而瞻戀縈懷。卻似三秋之久。何令人之思慕。一至於此。武林佳麗之地。得老先生大人行旌至止。品題歌詠。湖山草木。倍聞生面矣。遙望紫雲。殊深洄溯。頃接尊諭。捧讀之下。仰見高雲。周詳篤摯。感佩何極。當備勒心版也。大駕臨松。在即。接膝非遙。統俟面罄。先此謝復。臨池翹切。

祖府尹允圖

臘底一別。彈指春深。迺望璇霄。彌隔塵埃。弟待罪珂鄉。繁劇萬狀。前承瑤函。遠及。未遑修候。起居。歉仄殊甚。老年臺先生。領袖人候。澄敝羣品。遙瞻紫氣。已映台躔矣。茲有啓者。曹邑監生趙從大。父子濟惡。賊款疊疊。撫軍震怒。必欲訪拿。以除一方之蠹。今伊子趙嘯。潛入京都。未審作何勾當。忝叨肺腑之誼。率此羣聞。幸爲留神。敬候回示。匆匆不莊。統希鑒宥。不宣。

王君詔 倫考

客歲握別。至竟隨謁大翁。溫恭閒雅。冠冕東闕。方知老年翁本源有所自來。奈緣行間碌碌。不獲時親笑語。後又奉命移荆。并老年翁與居。亦未遣候。至今歉仄。錢生賁蒙作養。弟實銘刻。但以後照拂。望老年翁終始以之也。至弟一身從役。百事遭延。兀坐江濱。未知稅駕。老年翁鴻猷碩畫。胸中定有成算。不羈能一指示否。春華燦發。淑氣迎人。福祉諒多。駢集德門。草草泐候。欲言未罄。

張中書 鎮

前者大駕賁臨。獲領教益。契闊之悃。於茲稍慰。極欲謀一尊邀敘。而台施遄發。未遑少盡地主。歉何可言。尙擬再過數邑。一罄積悃。不意遊履久羈。日深翹企。昨從家孟處。讀手札。知仙舟已抵吳門。渴欲趨候。榛濁醪數杯。同醉生公石畔。而歲前多冗。未得如願。恨快無似。老先生以命世偉人。處得爲之地。將來動歲。正未可量。不才如弟。淪落自甘。優游終老。所恃雲霄知己。垂意剪拂。公祖田文宗。父母大令。俱乞不吝鼎言。一爲諄托。俾田公念及寒暑。追隨史公。俯推烏屋。草野鄙人。榮施無既。皆荷老先生德植。寧有涯濱哉。荒穢附候。臨楮神馳。

臧御史 眉錫

都門侍教以來。倏已三匝月矣。過荷雲誼諄諄。有逾同恨。鏤刻五內。曷其有既。願候青瑣黃扉。以慰鄙懷。然屈指亦指日間矣。弟因狼狽出都。自覓費之艱。積遲至於閏五月到任。一入魯境。滿目荆榛。百無一熟。

人民寥寥絕無市集。然困窮之教分所宜受。猶幸者僻耳簡耳。僻則無兵馬之苦。簡則少供應之累。豈料初三到任。卽有皖兵移駐之文。百孔千瘡。左支右吾。至於從前雜差之弊。凋殘之病。筆不能道。以千百僅存之子遺。半爲差徭所驅逐。有鬼無人。有土無屋。竟不成邑。言之於邑。聞之駭絕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鄭俠之圖。豈足繪其一二耶。李管精明幹才。不必言矣。亦函困苦之狀。日日告退。弟勉留之。亦五日。京兆耳。適有便羽。先此附候。入秋尙容差人走叩。馮夫子一札。千祈面致。并道弟地獄之苦狀。生我成我。或援而救之乎。他若掣肘之處。貽累之事。巧婦無米之炊。功令苛求之類。尤不敢述之。左右者。回想丁未連隲之日。今春聚首之時。其可得乎。惠子知我。幸起之枯鮒爲鱗。瘡同人度。不及遍啓。千祈叱名。麟鴻不遠。荒函之罪。統祈慈宥。臨穎主臣。晚弟眉錫頓首。

前者敬脩小札。郵寄塵覽。想老門臺新臚倍俠。指日梧垣竹埭。使風塵下吏。得荷栽培。感何可言。都門過荷雲天。銘刻無旣。不意菲樗如弟。筮此瘠土。幸簡僻庶可藏拙。詎知兵馬之旁午。天災之暴厲。荒疲之狀。筆不能盡。尤有甚者。向因安插之未當。致軍民之多故。張弛之際。寬猛之間。有大費籌畫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至於餬口無策。冰暑蕭然。此吾輩分內事。不敢訴之知己者。前有一札。呈馮夫子。想已秋之梁。夫子處。亦祈緩頰。但兩月內。大兵迭至。不擾一民。大雨滂沱。虔禱卽霽。流移之民。歸者日多。屯營之悍。危者復安。弟之告無罪於知己。以告無罪於朝廷者。此耳。至於多方提攜。尤恃二天之在望耳。便羽附候。臨穎主臣。李俠幹才。惜窮邑困頓。塵稟候萬安。同人前乞叱名。郵報上乞示一札至麟。小弟名另肅。

獲附驥尾。已快平生。乃復蒙雲誼殷殷。真如就日飲醇。不知其煖。弟匆匆策蹇歸里。遂違笑言。每憶芝眉。疑在天表。不識比來道履何似。想年兄讀書中秘。化日舒長。樂可知也。弟自返里中。一味杜門。不知戶外何事。但奉七旬未母。日夕盡膝下之歡。卽蔬食菜羹。自覺甘美不厭。弟未審稅駕何日。出宰何年。修職業以報知己。未免搖搖耳。肅此附候。愧乏侑緘。伏望鑒原。臨穎愧仄。紀年兄不及奉柬。祈叱致弟名單肅。

施方伯天裔

接發初六八日兩次台函。具見真切婉轉之至。感激感激。令兄价回。實到尊札。卽當如教。祇遵而行。一氣之說。洵爲直截。諸惟老親臺張主酌定爲之。弟自是竭蹶。勉圖以應。前所言銅原是無多。皆數在各商。陸續於臨關賣去。今顏親翁須銅。必須另行覓購。但地方缺乏銅觔。浙藩袁輔老。差人東來採買。臨清關又以缺銅徧覓。一時銅價騰踊。且買銅托人。甚爲難之。銀入其手。卽爲己物。弟十分拮据。追呼尙餘千金未清之價。茲爲老親臺許顏親翁踐信之故。弟當力任採買之事。此處多方覓購。亦得八分五釐一觔。或可覓三萬觔之數。卽賠償數百金。以報台命。仰承老親臺踐宿諾之意也。其銀留用。諸惟知己心照可耳。臨穎可勝翹企之至。不盡不盡。弟天裔頓首。

任明府楓

疊承雅誼。銘感之忱。與闊別俱長。茲復承注問。天上仙班。猶念泥塗中有故人。此德此情。具有心胸。能不耿耿耶。奈弟時命不猶。墜落銜途。百苦俱集。真如坐地獄中。受諸惡趣。將來但求生還故里。便是厚幸。敢



復作功名想哉。以此負年臺提遠之意。誠足浩敦耳。其襟肘之狀。筆不前悉。遽使富一口之也。敦托八行。騰手起居。薄儀伴函。仰祈莞恕。倘天念苦人。不卽淪沒。尙容歸報於與日也。年伯壽啓。聊抒猶子華祝之誠。然自媿布鼓矣。區區之更。惟冀鑒原不盡。

李侍郎迺

都門數年共晨夕。備荷提誨。臆良晤無幾。年兄遠歸讀監。聚首之感。時慮寤寐。客冬老年伯卜葬之吉。不獲與聞。既未能遠將監絮。躬奠靈右。又不遑遣子姪輩代効執紼。猶子之阻闕然。能勿歎仄慰深耶。乃年兄既不過督。更辱盡注。感泗交集。竊惟服闋在遠。惟台旌早發。以慰蒼生霖雨之望。翹切翹切。謹此布復。臨楮依依不盡。

郭給諫昌

自違台範。已屆深秋。酒湖之私。與日俱積。弟以匪才。謬典皆闈。公僅之懷。天日可矢。但入闈未及一句。而監臨以大兵卽至。欲親自料理。敦趣放榜。至於再四。弟以軍機所係。不獲已於十八日竣事。其爲匆遽。實從前所未有。兼之山右人材。劣於他省。時日既迫。僅取充額。至若諸當事交諸之間。況味索莫。更甚於抹時。凡此諒皆在老年臺洞鑒中者。今諸卷俱已至大部。校閱之時。皆式遵功令。其間字句。或有未安。此報謄錄之誤。皆已細細抹出。惟懇老年臺特爲照拂。并祈鼎致同事諸公。稍爲寬假。俾弟得免銜鑿不精之戾。皆出老年臺之鴻造矣。專函奉懇。更托沈余兩敝年伯。轉致部私。惟冀崇照。臨楮可勝主臣。

方中丞大猷

展叩瑤階。老年台握手道故。青眼相視。優渥極矣。弟蠡空如洗。沿門持鉢。竟無定寓。暇當過訪。不敢勞尊駕也。張公處。昨許賜鼎函。伏祈留神。最汗顏者。弟旋里不得。欲求老年台轉貸三五金。未審肯作此瑣事否也。恃愛唐突。自顧內慚。惟老年台古道自處。想不鄙此舊交也。旅中文房未便。草草宥諒。制年弟大猷頓首。

張參議永茂

習習新涼。秋衣殊爽。彷彿披塵訓於清襟前也。欣接翰言。深慰饑渴。然永茂謬承糧儲。實切蚊負之懼。惟藉知愛如老年臺先生。奚啻芘之以幃。而滋之以露乎。辱荷雅贖。另容圖報。餘教書紳。臨風可勝心醉。此復。銜名另肅。

鄭提學僑生

握別來。經年積緒。咫尺未通。實深悵歎。年兄福履。諒在佳暢。弟叨職已期。一無善政。加民何當優譽之過。及也。令親孔年翁過署。緣荒邑窮員。不能厚有所及。何以謝命。茲順羽便還。幸附荒函。祇候清居。伏惟崇照不宣。

許給諫承宣

幸託淵源。方以獲承音旨。慰十餘年渴熾。不意復爾遐阻。徒令我屢東山之望也。遽使至。得拜手函。稍慰

懇切。老師叔曠壇宿望。當此鍵戶讀禮時。正可放懷嘯咏。想琬琰盈筭。以之應聖天子風雅之適。自有神契。可不察而知也。晚目下有纂修之役。欲得尊府陋巷志。以資考證。已於夫子稟函中致懇。并希注神速惠。臨穎不盡依依。

王尙書隨

計與老年翁遠離。十數餘載矣。其間吾鄉之卓越飛騰者多有。而文章聲望。則君家兄弟真不可當。弟里居遙存。佩服切至。時以隔遠。疎候爲歉。入都又復相左。季春賞表時。得聞起居於桐江處。回閱邸報。見老年翁既補而旋陞。不勝雀躍。弟揮出荒蜀命。軍前拮据年餘。備極勞悴。所事粗就。比之古人不敵。當較之今人無多讓也。然所費者稱貸之錢。所辦者耘田之事。一番勤苦。卒同逝風。豈非拙者之效乎。山川險阻。隔在異域。恨不能向知己一傾吐也。茲借胡貞巖先生入覲的便。肅此敬候台履。新禧萬安。附呈詠懷十二韻。雖不成詩。然亦撚鬚數斷而得也。幸勿以短歌擯之爲感。臨穎馳依弗既。

徐中丞相國

別來又幾一載矣。每憶知己。握手談心時。不可多得也。春初入省。雖不能留益地方。然硜硜守拙。無愧乃心。差足自安耳。適接翰教。知老親翁秋初發駕。深以爲喜。情多關切。不待諄諄口吻間也。佳惠遠頒。不敢固辭。謹登款櫛。用誌高雅。一片伴函。殊慚輶褻。草裁附復。并候近禧。臨楮可勝瞻湖。弟名另具。大老師在安順。想萬福萬安。弟於五月間。晤丁制臺。已諄囑之矣。并此附聞。又拜。

魏觀察學渠

西冬都門言別。辱老年臺雅誼稠疊。感勒心膺。嗣開校士南宮。而得人爲盛。司筦江左。面惠政逸傳。徒以首驛疎闊。未獲申賀爲歡耳。頃白年翁入楚。得接瑤翰。兼閱閣書。如侍色笑。深荷垂念。所云鄒子蚤已違命矣。若弟與仲老。原係同學宿契。其令兄遠來。值弟榮榮在疚。兼謝學已久。雖暱勉周旋。而于中尙抱耿耿。也。舟過金陵。以不祥姓名。未敢入謁。聊佈芹私。并復前教。統祈慈鑑。臨楮神馳。歸舟并祈台庇。制弟名嵩。肅。

趙太守開雍

曩者承乏東魯。年翁不鄙雍俗吏。琬瑛鴻章。虛懷問字。追懷舊游。依依如昨日事也。彈指十載。年翁翔步雲霄。蜚聲文苑。不佞以衰病郡守。予告歸田。亦曾念及蘭譜中尙有此老人乎。頃訪舊石城。去臺端咫尺。特遣小力。泥首台階。不腆之儀。聊申積忱。小刻積有十餘積。皆零星散去矣。謹將存諸行笈者。先呈教正。江上布帆。若未卽發。仍闔面布區區也。開雍再頓首。

衰頹病叟。荷老年翁篤念故人。不遠二十里之遙。高軒枉處。古誼哉。今人所未有也。賤獲纏綿。又在逆旅。觸事增人懷抱。刻下力疾登舟。頭涔涔作痛。不能躬詣臺端。惟老年翁原鑒。所懇轉書。俟當事按臨。有前令胞弟開禧。親來面瀆也。臨啓不盡。開雍再頓首。

朱處士綵

昨於句曲聊寄數行奉復。想入台覽矣。弟今已抵京口。晤涵老。變桓竟夜。擬於望復。次日長行。此後晤期未卜。中心依依之私。實晝夜不能去懷也。年兄入都遲速。吾三人所見略同。綸兄已先作字田。二年兄大約言年兄自能念同鄉之雅。而樂道甘當。在桐老亦自應有實際之處。弟之家函亦復爾爾。想不日卽有回音。斷乎不致落空耳。連日溽恙。當已全愈。打鐘固不必言。復有餘興鑄銅否。并望示知。山東試錄。涵老處亦未曾到。統此布聞。不盡馳依。

地間咫尺。渺如天際。每憶曩春趨叩台塔時。蒙兩年兄過愛。飲食教誨之德。迄今宛然在意念間也。茲接手翰。捧讀恍晤有道丰範。兼荷垂注殷殷。五中感勒。曷有涯哉。時序迭更。倏已節屆履霜。兩年翁先生孝思。輿感無已。幸惟抑情自玉。以慰鄙懷。拳結羽便。肅候近履。統希丙鑒。不盡馳切。

## 朱學博跋

寒門不幸。忽罹先伯父變故。過蒙雲天高義。沒存并爲荷結。弟乞假歸里。日經營喪葬。未遑脩尺一。伸候孝履。正深歉仄。忽接手翰。慰藉慰慰。雅愛隆情。益深銘勒。別諭已悉。家兄函中。不敢多贅。羽便幸復。并候近祉。臨楮翹切。不既依依。

## 沈修撰廷文

去冬傅年兄歸里。接手翰。深荷垂注。感何可言。年長兄晉陟清晏。雍容翔步。八座可期。而且琴瑟克諧。賞心悅目。大福澤人。固宜有此耳。偃蹇如弟。家居困頓。不知何日得補一官。與吾兄弟歡然道故也。家中吼

聲稍息。附聞以當一笑。茲以小倅探親入都。代叩大年兄。年兄闔府萬屬。敝縣新父母王公諱天壽者。爲旗下筆帖式。不久到任。敢乞台駕親往一晤。鼎呂道意。或開一單云。候補某名更感。茲接官衙役敝人忠厚守法。或可便中一言。特令叩首台端。並酌之臨筆依依。不盡。事例全停否。卽用先用確數。乞一一示下。祝祝。

許員外聖朝

別來八閱月。傾慕無時去念。前於清和。得拜德音。骨肉之語。溢於墨楮。弟或媿交集矣。夏仲聞新旨。有中翰之選。卽爲吾兄屬望者久之。及覽邸抄。已知巍然高列。歡喜欲狂。給扉要地。以俊才居之。深爲朝廷得人慶。不特吾兄弟分輝已也。踴劣如弟。昂曾何時。惟望年兄錫之教言。砭我屯蒙。并惠佳篇。以爲楷式。幸甚矣。年伯年伯母。納福可知。曾迎養都門否。年嫂在京。抑在家耶。乞一一示之。爲慰。今以家兄入都。敬候新禧。諸凡更懇指南。維持足紉至愛。茲具不腆。少伸賀私。萬惟叱存。扇頭便句。可供一噱。並希削正。臨穎馳戀。不盡欲吐。吾鄉年友。及別省諸公。殊卷并惠數冊。望望新詩。屬一讀。更感弟名另具。

去歲夏間。大年兄道經敝郡。曾剪燈爲竟夜之談。一洗南載馮塵也。瀕行附數字。候年兄起居。自久入掌記矣。今閱邸抄。知大兄榮補。邇聞台駕有江南之遊。想亦當早晚入春明也。偃塵如弟。無足比歡。滿望年兄爲一疏通之法。便造福無窮耳。茲宗姪許祺。慕屬里之勝。兼訪沈漢者。此子繪事類工。如年兄處有燈屏等類。可命効勞。非尋常畫士營營逐逐者比。羽便專候近社。憑便馳切之至。

數年契闊。梁月之思。時勞夢寐。向知年兄久遊江左。桃葉賞心。令人健羨。但不識河東先生。見之猶憐否。榮補入署。清通望重。從此雍容翔步。晉陟崇階。在指顧聞耳。弟困頓無賴。家居數載。苦無佳況。不審何時。得入長安。共知己快聚也。乞留神查示。弟上邊共有幾人。目前無別項事例。源源而來者乎。南遊吟咏。必多佳刻。幸賜教。茲以傳年兄北上。敬候近祉。無緣言面。臨頌。但有神馳。大年兄道意。容再報。

咫尺龍門。心密形疎。誠恐年臺事冗。未敢時頌起居。弟以兀坐衝齋。又不使常爲出入耳。忽聞報命在邇。不禁悚然。榮行定於何日。如有暇晷。弟當馳走階前一別。以見數千里外。故人相遇。存此戀戀之私可也。專伴敬請。幸惠好音。前紙求書。賜下。弟名另具。

顧處士雲臣

謬承老先生台愛。委寫待漏調琴。聞二幅。塗鴉之伎。殊不堪入大方之目。歲朝復蒙降重。諄諄話別。敢不以病軀力疾。勉握管城。祇以撫軍命晚雲寫照。方苦辭咎不能。故爾稍爲延緩。今如命附呈。惟祈臺宥不工之罪。隆祝遠頌。謝非筆罄。不識旆帆北發。可前再渡吳門。使鄧尉梅花生色。倘可噓植處。萬望老先生多方留意。令親社翁。統惟叱致。臨楮曷任翹切。

李處士漁

昆季聯翩而起。又同仕廟堂。不分內外者。自崑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數屈。澹闊修來兩先生。其匹休者也。野老入都。聞此等盛事。不可無一語紀之。謹撰一聯。以疥尊壁。未審有當否也。前以賀書鄙事奉托。想荷

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圖之附聞不一。

前以買書瑣事瀆聞想爲留意茲行期已屆乞示德音即購者寥寥亦求自用一二十部輕我行裝爲慮多矣立候回示不盡晚弟李漁頓首修翁老年臺大人。

來單一紙卽求專役代傳其求售之故及價值多寡悉在其中可省一番揮翰之勞但擇可與言者幾何人悉發尊剌煩貴役面索所用書單則此事半日可了至查各書分送亦易爲力多去一部少受一部之累早去一日少擔一日之憂留知己之賜也貴役自當勞之卽日遣行是禱。

漁行裝已束刻日南歸所餘拙刻尙多道路難行不能攜載請以買之同人或自閱或贈人無所不可價較書肆更廉不論每部幾何但以本計每本只取紋價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錢南方書本最厚較之坊間所售者一本可抵二三本卽裝釘之材料工拙亦絕不相同也不用則已用則別示一單以便分送書到之時卽授以值不誤行期至感至感漁具。

王中書士驥

公集以後匆匆旋里造謝不及負咎良多弟於時意欲南行以爲白下仍可相晤不謂資斧不給終於不果憶老年門臺簫鼓樓船艙帆金焦之下壯遊高咏正堪羨耳茲家兄士表代候近祉特懇推愛教之俾其行李得達粵東則愚兄弟均戴高雅矣臨楮南望不盡欲言。

顧芳菁後啟



弟被放南歸。未遑趨賀。左右客冬因坊人有拙選源雅之約。更承敝郡宋既老。蔡九老。章鶴老。諸同人見托。祈老年翁卽惠瑤章。以便彙選。臨楮無任翹切。瑤章乞寄西河沿豹。變齋書坊。名單具。

成侍衛德

成德謹稟太夫子臺下。前接手諭。因悉起居佳勝。翹首南天。益增悵望。悠悠夢想。願飛無翼。種種并志之矣。使旋布候。不宣。成德頓首。

史詹事夔

日來館課碌碌。未獲聆教爲歎。茲啓家表叔陳諱宗石。向曾以領誥命事奉懇。選有彼處衙役。明日回縣。老年伯如已爲彼領出。乞卽發下。幸甚幸甚。餘容面謝不一。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夔頓首。

捧讀老年伯大篇。理熟程朱。學兼左史。起大雅於近今。振絕響於初古。正希陶菴。差足比肩。餘不足道也。抄本五篇完上。幸檢入家。叔嚮慕已久。渴欲請教。兩日內卽擬造謁。聞墨當自攜到也。呵凍草復。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夔頓首。

楊處士丕顯

別後歸來。又造一在字彙篇。并華山仙方之原文并錄。乃丹房法器。事可備不用。不可用而不備。果識水沉金浮。實爲延年一助。再備之濟人。乃是補虛療瘵之第一件事。可不知乎。今日秋分。金水平平。人氣在下。人神在腎。正當靜坐調我眞呼吸。識得外呼內吸。出實所以入。入則實所以出。古云。君休輕此一聲呼。

八脈適流似轆轤。次第地中當隱隱。遍施甘雨潤屠蘇。正在此中靜默。又不知台駕榮旋。還到真州否耶。再得白水豆腐。說方外餘言。以作快談。早示一信。恐其他往。以便候教。近聞糧憲陸道臺風波。台臺早已一口道破。直大儒之明理明道之識見。成先覺者台臺也。我惟爲陸公好人。真可惜也。不知連日有甚新聞耶。陸公尙可保全耶。若有真信。示我以聞。何如。再台駕南回。實何日可定耶。外慨許蘭台前囑之。更望留神是荷。犬兒不敢另稟。神馳不盡。揚丕顯頓首。

余處士國楨

耳芳名者久矣。徒懷山斗之仰。莫遂識韓之顯。昨得傾蓋龍門。相見恨晚。乃蒙老年臺雅愛有加。溝中之獸。有汚顏色矣。復承寵召。誼何敢辭。以歲聿云暮。卽擬北渡。然隆情至意。已心版鑲之矣。謝謝江浦徐年翁。係舍弟舊屬。曾附門墻。昨冬舍弟北上時。存一檄。屬弟往謁。以家兄之故。恐不敢徑晤。懇老年臺俯屬一札。先於所往。弟卽日北行。卽伯齊雨。可資阮途。幸惟慨然。至家兄事。札內可不必及之。束裝匆匆。不及再候。把臂聚晤。當在來歲夏仲。燕臺復命時也。臨穎可勝依戀。

張給諫惟赤

蒲月舟次一晤。別後會幾何時。忽又霜楓如醉矣。昨從張幼青舍親處。得接手教。深慰鄙性。銅斤爲權屬第一義。得如額便可報最矣。門下玉笋聯班。寅清望重。與會之饒。自可想見。不佞自歸田以後。癖杜甚堅。視戶外一切。絕不與聞。然三復雖幽。而二豎時侵。近狀不足爲知己道也。適因徐舍親之便。率勒附言。舍

親名賡元者。墓六館之中。英遊羣集。有志觀光。恂恂少年。初入都門。百凡望推分照拂。感不獨舍親也。勿勿布勒。不盡神跋。

范處士

家

滋陽縣范珮。璋。謹。稟。切。珮。曾。親。諱。淑。泰。字。木。漸。生。於。壬。寅。年。二。月。二。十。三。日。中。丁。卯。科。舉。人。戊。辰。進。士。初。任。行。人。二。任。工。科。三。任。吏。科。四。任。兵。科。右。五。任。吏。科。左。給。事。壬。午。年。典。試。浙。江。又。轉。兵。科。都。給。事。場。中。以。暑。勞。太。過。感。患。瘧。疾。迴。途。病。甚。十。一。月。中。旬。到。家。卽。遭。大。變。殉。難。年。僅。四。十。一。歲。蒙。總。河。黃。具。題。准。贈。大。僕。司。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遺。男。三。人。長。男。名。懷。仁。字。子。人。係。府。庠。廩。生。年。二。十。四。歲。於。順。治。元。年。六。月。傷。寒。病。卒。次。男。培。仁。字。知。人。蒙。熙。元。年。出。貢。三。十。七。歲。病。卒。遺。一。男。二。女。男。宗。鎮。十。八。歲。夭。折。有。負。諸。恩。師。培。植。二。女。將。近。成。人。尙。未。出。嫁。季。男。宏。仁。年。八。歲。甲。申。年。被。擄。懷。仁。遺。男。景。麟。父。母。俱。亡。祖。母。撫。養。順。治。十。四。年。麟。十。七。歲。蒙。恩。師。丁。諱。彭。莊。諱。遴。二。大。人。念。昔。先。人。扶。持。讀。書。爲。滋。陽。縣。庠。生。不。幸。於。康。熙。十。二。年。三。十。三。歲。又。卒。遺。孤。珮。璋。二。人。是。木。漸。先。曾。祖。一。線。血。脈。止。珮。璋。兄。弟。珮。今。年。十。八。歲。身。中。面。白。無。鬚。璋。年。十。六。歲。身。中。面。白。微。麻。無。鬚。俱。業。儒。母。孀。子。幼。覺。覺。無。倚。謹。詳。陳。具。稟。伏。乞。憐。憫。先。曾。祖。亦。感。恩。地。下。矣。

紀給諫愈

孫北海先生著書。統借一閱爲望。容謝未既。阮亭詩集。亦希惠觀。弟愈頓首。

敵省放榜日期。舊例京兆具題。今日曾見有疏否。適未之及也。希示之。弟愈頓首。

又聞點奉情年伯。與朱穎老序次而行。則年兄與穎老爲是也。當日車乃長班所僱。聖駕起行。此項最多。容遣人覓之另報。衙門卑隸。儘可不用。領馬等阜。俱不必親往。此復。昨奉訪不遇。午間再當趨晤。外具薄分八星。南郊竟日之談。足堪絕倒。兼之名園淥水。豁我煩襟。迄今清涼猶在望也。趙掾收標効用之事。有定議否。希詳示爲荷。令兄年臺門體殊卷。賜教是感。

### 梁進士聯馨

前承年兄體念。知我之感。耿耿銘心矣。尙容親謝也。咨監當在何日。幸示弟知。以便復彼耳。切切。小弟聯馨頓首。

### 李進士彥理

前所商者。旣蒙年兄諾發。有緊要舍親。此間尙餘瑣事未結。不久亦將西歸。幸年兄速就外面封固。交付敵鄉梁嗣樵年翁處。萬無一差。弟亦丈夫者。流慎勿以區區小件。作狐疑也。臨行不及走別。悵悵。孤弟彥理稽顙。

### 王司馬穀振

蔡夫子遷居。吾輩當設一公席煖房。張長來言云。是夫子之意。弟思此舉亦斷不可少。昨已與謝門兄商之。云兼以祝壽。實一舉兩便。乞年門兄裁之。不盡。來翁年兄賜覽。小弟王穀振頓首。

## 郭明府昂

郭昂謹稟。昂自臥病以來。謹謹虧損。元氣尙未平復。祇因稟計單寒。帶病出遊。不意舟草又復勞頓。痔瘡痛楚。日夜呻吟。氣息懣懣。醫藥無效。本擬初九日叩辭。應者夫子注留殷殷。不敢造次。至初十日午後大便時。忽然下血。不啻碗餘。昏臥榻上。衣被盡赤。浸淫半夜不止。奇痛剜心。莫知所措。昂竊自揣。恐非佳兆。想本薄福之人。不應過叨知遇。昂之命蹇。何一至此乎。因念離家之日。兒女綿絮不周。妻子復粥莫繼。留於家者。僅支半月。充行稟者。未滿十金。內外關心。貧病夜氣。於此時也。郭欲大度排遣。有不可得者矣。昂非不諒。老夫子權使苦差。兼多賠費。然而窮兒女有苦莫訴。苟不向慈父母痛哭陳之。則將誰告。耶。在茲父母之心。雖或憎其絮聒。亦必轉而憐念也。倘得藉此讀養。病痛霍然而愈。生我成我。圖報當必有日。卽或不能邀天之幸。終以貧病而府陶淵明所謂冥報以相貽。亦自有不爽者。昂今急欲返舍。旦夕必行。若明日瘡痛稍止。尤必勉叩附前。以謝明德。否則忍痛登舟。取便而返。惟有稽首翹謝而已。先此布告。隨行再爲上聞。附有戀者。昂有一弟。繼嗣寒族。家貧不偶。讀書未成。聞者夫子處。有贊禮割付。倘蒙見惠。一抵俾得了其終身。是亦附於門牆之末也。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郭昂謹稟。老夫子台臺。昂一介寒流。蒙者夫子知遇之恩。千載一時。餐花結草。自矢生平。而福命舛薄。得此奇窮極苦之缺。去秋藉庇。方得出都。抵任以來。士傲民頑。靡所措手。額繼二萬有奇。每歲逋欠。介之一存款全裁。一毫無可通融。而又迫於功令。不得不憎墊起解。公私逋負。如水益深。兼之材短勢孤。汨沒

苦海中未知稅駕也。門墻之下，久疎問候。側聞特簡銓曹，私心忻忭，而賀忱莫展，轉賃逾時，亦尙缺焉。未報負罪如山，靡敢卽安。乃蒙慈鑒，遠辱手筆，恕之教之，高天厚地，非尋常師弟之誼，所可方其萬一者。昂惟有感泣而已。孟邑僻在深山，不通孔道，揣使則力所未能，便鴻又不易有。適崔門人從此入都，敬俟函丈一棧，燕詞稍見依戀之素。至於晉中上臺驛憲，相待頗優，外此不無危疑之慮，有可以爲昂地者，乞未夫子留意焉。種種積忱，容俟深秋，再露報稱，伏冀鑒原，昂臨稟可勝悚切之至。

孫侍郎在豐

自春明拜送絳帳南行，依戀之私，旌旆同馳，雖仰斗懸雲，未足寫其勞積也。恭惟老夫子榮任以來，道履清勝，諸事多福，慰藉慰藉，在豐以散材而逢匠石，斧琢所加，欲使成器，在夫子聲名，自遠出韓歐二公之上。小子何人，亦同李翱蘇軾之遇，其叨榮非分，風異於尋常萬萬矣。寸草春輝，何由報答，惟是方行困事，期於無負宮牆，而基薄墻高，汲深綆短，常恐不克負荷，如何如何。在豐於季夏之八日進館，入則有受書問字之勞，出則有賃舂索米之苦，獨居顧影，形神俱瘁，兼之函丈遙天，指南無自，茫茫臺海，深以阻越爲憂，必得老夫子錫以築誨，示之周行，或不致迷罔無從耳。伏冀俯念樗材，無忘葑菲，倘遇使鴻，時錫郵寄，天上嗣音，不啻親承風旨矣。秋高露白時，家君尙容晉謁龍門，頓謝生成大德，以申御李之懷，先於郵報中，肅函稟候，障啓不勝翹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奉違函丈，自春徂秋，翹首程門，時切溯溯，仰止之想，日承未夫子手示，得悉近社清和，私心忻忭，但以饒

續一帶。早魃爲憂。龍江課額。致慮清思。捧讀一過。不勝依結。所可慰藉者。待老夫子鴻藉所庇。自然秋濤乍至。可藉天休。以裨國計。幸勿以一時課額焦勞也。豐自數月以來。夙興夜寐。期於無負生成。自分庸流純質。才短學疎。謬廁清班。撫躬惶悚。每思古人讀書立業。輒期努力自愛。但恐愚昧無知。不克進步。蒙老夫子不棄樗材。賜之教誨。眞字字金石。頓然開拓心胸。敢不書紳佩服。朝夕勿諉。長安習俗移人。深可戒省。況在冷暑冰寒之地。惟有甘淡泊耐勤苦。力行困學。庶幾勿憂隕越。若稍有縱逸。不第喪名。亦且伐性。自當奉夫子之訓。必不敢出此也。覆蒼露白。極目南雲。惟望天上嗣音。時時郵寄。不啻親承提命矣。夢寐嵩烈三門生處。當肅將意旨。奉人行促。不盡縷私。臨稟曷勝瞻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老夫子駕駐武林。門人誼應陪待函丈。乃以俗冗。暫時返棹。心甚不安。綠暗紅稀。春光漸老。若雪間風景。猶可及時覽勝。望前耑候老夫子命駕。門人謹掃徑。鵲埃也。此稟未盡。門人在豐頓首。

絳帳南來。湖山生色。獨是門人治裝匆遽。種種疎節。未得時時隨侍。負罪悚惶。惟恃老夫子大人慈照。曲賜垂宥也。清秋爽氣。師駕臨荅。家嚴於郡城敝廬。掃徑以候。門人初八日長行矣。舟過任城。當踴趨至闕里。叩候太師母大人。師母大人萬安也。舟次留稟。不盡願言。門人名正肅。

昨歲仲冬之望。敬接老夫子手示。知絳帷暫駐維揚。卽臨虎阜。隨於朞月之朔。先耑人在蘇候信。候師駕一到吳門。卽拉全馮門人。前驅負弩。候至望間。未得確音。至除夕信來。始知駒從逸蘇。於婁東署中度歲。獻歲卽欲鼓棹叩謁。因月內每有萬不得已之應酬。須至月初。乃得出門。昨托徐彥和先爲致稟。惟期老

夫子慈照。二月上旬。門人進赴蘇臺。趨至婁東。督叩函丈。未審尊馭。尙駐婁東。抑至金閶。晤當事也。肅此稟候萬福。食物不贖。奉之從者。并乞慈鑒。晒存。臨稟。悚息。門人名正肅。

命使遠臨。叩讀者。夫子手示。具詢太師母大人起居萬安。者。夫子孝履清和。師母世兄。益獲安吉。深慰依依。去秋。苦次荒迷。不能匍匐前赴。太夫子靈几。僅遣价馳奠。北望搏頰。中心負疚。如何可言。繼蒙老夫子回示。知於仲冬舉襄事。其時亦爲先慈營窆。不得趨事執紼。又無羽便。未由寄將寸衷。罪戾至今。夢寐靡寧也。先慈於正月元旦歸窆。諸事荒率。動不如謹。併不敢以具聞。真抱無涯之憾也。伏承隆奠。賜以鴻章。謹對使百叩。敬薦几筵。家嚴仰藉福庇。幸健飯如常。晨昏子命。聊奉菽水歡。回思世途塵網。不覺冷若家灰。窳君恩師誼。高厚未酬。恐亦不堪鞭策。尙望老夫子示以渠誨也。明歲專候絳帳南來。隨侍左右。罄寫慊誠。門人。應次無狀。杜門掃跡。久已不出戶庭。近於小祥後。至吳門謝弔。寓邸捧接台函。旅次荒涼。褻依者。附帛貳種。伏惟照存。別諭超姓。卽諄囑當事照拂。肅泐復謝。臨稟。惶悚。感切之至。制孫在豐稽首。

### 余進士雲祚

余雲祚。諱稟。老夫子臺座。前雲祚自庚戌之秋。曠達函丈。俟爾十度星霜。遙瞻夫子。純嘏天錫。道德日崇。可勝忭慶。癸丑舍弟公車回。獲捧琅玕。如親提命。嗣後鄉園氣樓。里道悠阻。久疎音問。迨戊午初春。祚抵都門。始悉老夫子讀禮珂里。未遑躬候。抱歉殊深。茲以聽選。留滯燕邸。萬里萍浮。蕭然囊橐。尙未知所稅駕。惟冀夫子超晉崇附。爲之指南耳。邇聞仲澍張門兄。道及者。夫子指日榮補。不次之擢。拭目可俟。頃爾



張子赴任入楚。順道歸風。特肅第函。上候萬顧。臨稟曷任猶馳。雲祚再頓首稟。

顧二榮 俟考

恭謁老師座下。辛亥迄今。脩道三載。客載會布乎奏一緘。附致同學袁向若先生。轉達函丈。以少申謝。漢諒蒙電照。不敢再贅。嗣欲緝候。又自揣一介故吾。無以上答高厚。畏瀆清嚴。輒爲中止。然而嚮往之私。誠結於中。不能自已。敢自外乎。伏念風會維新。帖括一道。駸駸乎日趨於古。省顧庚戌南宮。師臺力任起衰。諸鉅公又從而應之。一時闡牘。煥然從古。遂爲三十年中之新俱見。是以子丑兩科。相緘迭盛。不可闕非斯文之大幸也。以愚揆之。今日者猶有文行本末之說。所當亟爲講究者爾。夫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明達也。道明於上。則教化與道明於下。則人心正。教化興。人心正。函太和在宇宙間矣。迨道德流爲文字。其間風氣之升降。有蘊以悉舉者。而惟好古學道之士。必欲起而維持之何也。其所言者。皆其所行者也。不然史漢之風神。八家之論說。苟以材智自擅者。莫不發憤爲雄。窮年矻矻。以求快夫胸臆。而究其所至。亦風以自名一家。第考諸蘊履寡當焉。蓋徒務乎其末。而本之不立。敦也。至若廓清功利之私。滌蕩虛浮之習。一切邪說小慧。與訓詁記誦之陋。俱不足以辭之。而奮然振拔於流俗之中。維以躬行心得者。發明聖賢之蘊。此其志非積夫人之志。其業非猶夫人之業可知也。求之當世。不知誠有其人焉否歟。使有之。則其修辭立誠。敦本積行。所關於風教者。爲何如乎。愚知師臺興起大化。扶進人倫。未有不維得其人。以與之朝夕者也。二榮蓋竊有志於此。而恐恐乎愧所學之不克逮焉。誠漸靡候及。亦豈有年所。而龍江一謁。未

鑿心期。乃荷師臺。一旦收而登之門墻之列。稱隆適矣。夫豈易遇者哉。矧非有夙昔之雅。信關生平。則其爲人之賢不肖。固未之知也。而二榮又不欲急急自鳴其志之所存。而師臺備杖播蘇。加於等倫者。意謂其人之可以有造。以庶幾適道之一日耶。抑二榮之所遇者。猶在形迹之間。而師臺之所鑑者。已在意言之表乎。榮每於平昔反求之際。自念功利之私。河以廓清之必盡。虛浮之習。何以蕩滌之無餘。邪說之不敢遽闢。小慧之未能悉忘。訓詁記謬之結習。未易旦夕之學化。則躬行心得者。未可以自信而自安也。呈非躬承聖緒者。提命於前。無繇達矣。今者幸遇師臺。未克復之世學。明博約之心傳。進小子而裁之。以庇於明道之歸。此自昭代所希有。而先聖人以後。二千餘年。振興絕學之一日也。因不揣而陋。敬布愚衷。伏懇師臺賜以明訓。飾以飾章。二榮雖昧劣。敢不殫力奮志。冀無負於師臺之厚期也。茲有神鋒近選。上呈法鑒。其中甘苦所張。已於拜語稍一露之。不審有當與否。祈公餘之暇。間賜斧削。俾小子知所從事爲鑿。近聞內院熊先生。昌明斯道。振起末學。必與師臺夙有宮商之應。其語言文字。流播左右者。并祈開翹一二。以慰想慕。以襄志學。河如。臨楮可勝悚惶懇切之至。璧翁孔先生。季翁者先生。祈叱名一候。不敢另啓。并懇。門人顧二榮百拜。

張贊善烈

門生迂疎之質。謬蒙聖恩。出於意外。實皆吾夫子飾庇也。史學重大學識。雖周深望。夫子時時指示之。俾勿貽躓千古。則至幸也。河間大節。乞夫子備錄。願末見示。試卷并彭年兄卷呈覽。趙雖而出於倉卒。門生

僅能切題，殊乏藻麗，恐未可令人見也。詩文向無刻集，今似必不可少。謹略抄數首，數求夫子刪正。倘有可存，乞夫子卽賜弁言爲重。如不足問世，亦候夫子直教，不復敢災梨棗矣。願望教音，不勝翹切。伏候太師母師母世兄闔宅全福，未罄欲言。

拜別函丈，倏已年餘。太夫子窀穸之事，莫克躬親，負土罪戾已多，又不能一介專馳，代叩階下，依依兩暨，徒渺寤思，邇白門生相要，正擬藉鴻恭候，乃忽蒙師諭遙頒，愍愍垂問，拜讀之際，感媿交并，因詳請老師台履。太師母師母世兄闔府全祉，私慰下懷，非言辭所能盡也。門生揣滯如故，絕望通顯，今七月十八日服闋，計驗到之日，居前者不啻百餘人，萬無補理，雖禁錮盛世，不能無慨於中。然竊念古者爲己之學，缺陷良多，應無暇較計榮枯也。春間荷任楊兩先生疏薦，出之意外，揣分難當，今都催甚迫，門生尙在制內，不能恭與盛典，卽使考在制外，詩賦素非所長，今方舍田芸田，全無揣摩，萬不能得當。門生年五十七矣，非復馳逐康莊之時，念服除後，惟有編蓬環堵，彈琴而咏先王之風，此不禁人自爲之者，勿爲不肖，以違宮牆羞，卽所以仰報造就恩者，尙望夫子指示教戒之也。恪具不腆，藉手拜獻，無足齒及，伏感老師孝履清勝，未一。

世妹遽罹此變，慘切之極，卽欲趨庭恭慰，阻雨遲遠，罪也。暑中尙望老夫子寬解自重，是祝。捧諭祭用綾帳，稱臬清待贈孺人李冢婦亡女之靈，此兩項似無可易。至主祭齋名，似止宜老夫子率世兄，而祖母暨母，哀意具於文內，不必列稱於前。京俗有內眷另爲一帳，列書某氏，雜懸衆帳之內，非縉紳禮也。若師伯

可列者夫子之前。而祭文仍夫子自語。固無礙也。草略無當。惟裁權請益。門生薄奠。亦在二三日內。附此稟知。烈再頓首。

正月內。四師叔惠顧敝齋。捧讀賜札。知老夫子聞宅納社。不勝欣慰。門生試事。尙未有期。春來病眩。蓋積勞所致。今少愈。尙弱。求能畢事足矣。不敢有他望也。小兒偶俾鄉闈。荷夫子骨肉至愛。喜溢於詞。雖烈私心。亦亟望焉。但恐德薄福淺。未知能仰副至意否耳。不腆一卮。遙祝岳降。輶褻之罪。實歎於心。硃卷六冊。敬呈夫子教示。並呈師伯師叔世兄教。小兒受知於孫貞子父母甚切。胥麓庵有力焉。合房則陳椒峯行人也。並附以聞。臨池曷勝翹企。烈再頓首。

伏惟老夫子。不以烈爲不足教。示以著書俾之參閱。烈反覆尋繹。聞所未聞。精詳慎重。易乎世之汎爲著述者。雄邁逾逸。不惟遠過近代文人。而未篇攻闢異端。究極原委。卽歐公本論。有不能及。然夫子非爲文也。爲明道也。道在詩書。患在不著不察。守訓詁以沒聰明。讀斯編者。如震聳發蒙。使之瞿然而顧。庶幾新智日生。於聖道有所省入乎。其以嘉惠後學甚厚。顧其中最大節目。惟格物二字。而烈之愚闕。尙有未能遽愜於心者。誠以程朱立說。皆沉涵出入。躬行心得。數十年而後。灼見無疑者。其言平實精確。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易。蓋聖學攸關。非徒爭文義也。自宋元以下。學者智深勇沉。無跋及近似二夫子者。夫學力不及什一。而一旦欲易其說。是以心悻而不敢出也。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能謂窮理之先。又在去私克己。似仍是誠意之事。而所謂虛能生明。鑑物不爽。又似心正以義時矣。至於上

增窮字。下增理字。陽明曾有是言。夫釋經之法。上增一字。下增一字者。多多矣。可赫讀乎。卽曰格去物累。不上增一去字。下增一累字乎。然此猶就文義論也。資就聖學體之。則聞見擇識。學問思辨。卽孔門最先從入之功。未可謂窮理之先。又有扞去物累一節也。烈之愚滯不化如此。惟夫子有以教之。其他字句。調釋異同。似無關大道。竊意前人非不見及。特擇而不用耳。而烈更有隱憂焉。明代前百五十年。天下難敢非議朱註者。其時繩矩嚴而士心摘。天下賴以治平。及陽明發難。浸淫五六十年。至萬歷之世。人人擇戈以向朱子。刺剗無完膚。今週觀其時。人心世道何如哉。天下淪胥以亡。由學術裂而人心壞也。我朝乙未戊戌以後。天下始復崇朱註。如讀霧撤而朗日開。羣遊乎蕩平正直之途也。奈學者不能深識力行。而特務和合朱陸。以資口談。或兩是之。或兩非之。正學之不能赫赫中天也。殆未知所終。當是時。發明表章之暇。而又從而指摘之。愚心竊怵惕焉。恐不善讀者。失夫子虛衷訂證之意。而競以菲薄前人爲事。將識論紛紛。復如向日之所爲。如之何其可歎。且萬歷以來。學者姑恕一孔子。而於孟子切切論齒脣焉。竊歎孟子救世大指。如夫子所論首章。功不在禹下者。學者胡弗表章發明。服膺而施行之。至一二疑端。不以辭害意。姑闕之可也。伏讀伐齊桃應二論。深識遠見。孟子無以應矣。而論心又惻惻然。以爲父母語意未周。子且反覆而辯詰焉。使父默然無以應。恐子未可以稱快。而反有大不安於心也。夫子幸惠教。弟子何敢妄言。抑夫子欲明道也。虛懷再四。以能問於不能。故敢布其所疑。附事師無隱之義。望夫子詳教之。門人烈再頓首。

烈鄙妄無似。老夫子不卽棄其愚。而諄諄申誨之。諷誦再三。真如坐春風中。始覺聖道之廣大。而專己守殘者之不足以語學也。從此從容紬繹。倘因夫子之至教。以略有所窺。凡有可裨益於夫子者。仍望始終開示之。生平佩服無既矣。先此申謝。伏冀俯垂鑒悉。不宜。門人烈再頓首。

馮中書遵祖

馮遵祖謹稟。夫子大人台臺。自離左右。又兩月有奇矣。閱小抄。知夫子駕臨三衢。未知何日。台旌東返也。遵祖貧病杜門。雅志希顏。篋瓢陋巷。殆將終身。不敢學昌黎頻上執政之書。意欲師虞卿稍作白蟬之諾。倘天假之緣。若得集成。亦可稍報夫子知遵於萬一。但歷遭荒旱。又值軍興亟賦之時。間顧劉炫王孝籍諸君子。立大隋之朝。文章名譽焯焯一代。猶未敢忘輸稅之苦。況於么微乎。但蝸舍悲涼。問豬肝之無日。駒隤迅疾。歎鳳沼於何年。生當盛世。聖天子每飯不忘班馬。布衣皆賜金負。遵祖獨爲崔亭伯之不辰。馮敬通之無命。此所以顧瞻形影。而悲從中來者也。當而窮則呼天。病則呼父。夫子遵之天與父也。能不慙焉而呼也。自庚戌及門中。思之孫子馳驟於天衢。白子得人於閩海。張子退步於玉堂。其他屠李諸子。分符於花縣。其間不幸溘逝者二人矣。遵祖上不能備清華。願問之選。下不得民社。簿書之榮。雖尙視息。與死何殊乎。而近且數十口之米鹽。四五載之逋負。對此空對。能不落淚。惟夫子之前。遵祖遭載述其苦境。他人之側不言。非不能言。言之無益。非唯無益。恐亦如柳子厚之言告冠者。詫其爲與我無與也。嘉禾陸年兄諱冀英。向宦粵東。今赴京候補。景仰夫子。囑遵先容。以贊龍門。惟夫子尊拂。使其長鳴。遵祖沾榮矣。

外詩兩章附上。筆已得佳者。月初崑上。遵祖稟。

馮遵祖稟。夫子大人台臺。遵祖兩附稟函。想塵尊前矣。十一月初。有薄中紀友。傳台命。促遵入都。深荷天地父母之恩。但遵訟平之後。資斧無出。不得已。上會稽。又垂橐而返。今在萬分拮据。但若中景況。夫子所悉。一二親友。皆於加納時相累。今難再啓齒。此種苦情。前二稟所未及也。茲因于勝翁先生之便。再致塵候。于公治著十七載。善政難罄。卽如寅卯之間。躬擐甲冑。掃滅萑苻。以活窮巖。若中萬戶。口碑如。一。今來代覲。必謁夫子。伏唯多方噓植。并吾鄉大老。亦望夫子便晤時及之。遵爲千萬戶起見。非阿私也。又歸安何紫翁父母。治邑十載。灑血飲水。湊當藩亂。催字兼勞。其才其守。夫子在苕。固所目擊。況歸安自天朝定鼎以來。從無陞遷一人。何公之賢良。公道不泯。已報最內轉。乃以好背侵移。以因公之過。計典波累。雖公論在人。尤望夫子主持終始。俾廉吏可爲。循賢不枉。亦非一官起見也。外附拙稿兩冊。先呈台削。因未竣事。魚豕多訛。集成再奉師席。遵祖論史。自遷固至五代歐鈔。已成二千餘論。目下正論趙宋。朝廷敦重史館。若論上下百代。亦堪一助。惜蠹水朽枝。無先容者。此卞和所以抱玉而泣也。夫子其莞爾一笑否。入春拮据就道。以展立雪。臨稟激切之至。遵祖載稟。

馮遵祖敬稟。夫子大人恩臺。遵祖於前冬荷夫子偵命之至。愧恨欲絕。其苦情。知使者悉之台左矣。昨冬聞駕抵吳中。卽擬走謁。至新正三日。孫門生手札云。夫子維揚度歲。頃二十日。遣兒到蘇奉迎。未得確耗。小僕走崑山徐彥翁年兄處偵詢。方知夫子行館在雲間。又云。夫子不日到激郡。之敝省三竺六橋之間。

拱候仙舟。又恐夫子久逗苻城。先遣小僕上叩左右。若夫子果至武林。遵飛棹立雪。惟夫子諭以的期。感  
戴荒芹不腆。登之別楮。十年家食。種種悲涼。雖夫子亮之。然中心如焚也。遵祖臨稟。激切遵祖拜稟。

張明府爲煥

舟行後風甚烈。深切懸念。舟子歸。知於申刻到苻。慰慰。續接老夫子手諭。知旌旆將指上洋。聞主人徽多  
情。且有張太夫子在彼遊道定佳。可預卜也。吳門之行。似不宜過。但閱撫軍已公出。姑俟回署日。遣往可  
耳。老夫子恩重如山。每承肝鬲教言。等於骨肉。私心感激。寤寤以之。日者更荷垂念北行。多方區畫。天高  
地厚。有非言詞所能鳴謝。萬一者。此間倘有可閱。當飛信奉聞。祇恐機緣難定耳。花期想在月杪。徽候老  
夫子蒞葦。當掃徑以待也。劉公札已送紫翁閱過。併徽到。謹此附稟。統僕慈囑。不宜。

小价歸。拜讀老夫子手諭。勤勤懇懇。不啻耳提而面命之。謹鑠心版。夙夜佩服。更承曲賜。軫念於大夫子  
處。特囑照庇。真所謂大德難酬。罔知所報者也。爲煥於十一日北發。匆匆戒塗。弗囑恭候。老夫子旋旆。而  
申叩別。中心戀慕。惶仄無已。李周兩先生在荒園。種種疎簡。負罪良多。或恃老夫子涵亮。不深督過耳。爲  
煥自蒙恩知遇以後。敬守祖父家訓。兢兢修飾。砥礪應隅。體粥守貧。固其常分。彼老竊不自德。竭微捐納。  
囊空如洗。此番治行。百計告貸。十無一應。草草拮据。內顧榜徨。有所未暇計也。老夫子生成厚恩。如天如  
地。仰承明訓。永矢勿諼。將來倘得稅駕之地。自當勉策爲鈍。益自祓爾。以副老夫子應望盛心。戒亦仰報  
知願之一端也。老夫子赴都。諒亦不遠。爾時尙可隨待。而丈礪承音旨。遵沐廈覆。正自無窮。百凡統鑠。存



注。禱切禱切。吳門諸當事。果亭舍親。已嘗致過。此遊亦未宜遲也。舟次附稟。不盡瞻依。

單使至。知者夫子問渡虎林。柳洲亭畔。天竺峯頭。佳景無限。盡入奚囊矣。爲煥深漸鹿鹿。弗獲追隨杖屨。然時時瞻念。輒爲神往不置也。荒園紫藤正放。敬候老夫子飛棹見遲。少供清賞。矜切矜切。近者接得敝同年一札。知改授已有成說。爲煥卜於次月初二北行。本擬躬叩龍門。拜別就道。而治裝匆遽。未遂獲依。懸懸此心。可勝戀結。倘老夫子卻返婁江。恭聆提命。固所深願。如以俗冗未暇。惟望老夫子曲賜指南。凡可爲之地者。仰祈殫心籌畫。多惠數函。俾得邀鴻覆。始終皆生成之謁矣。聞郭子齊河一缺。頗爲不佳。前蒙老夫子面商轉移之計。恐未必有濟也。如何如何。王子旋里。將及敬天。知咫尺台旌。瞻仰殊切。刻下經營就任。想爾時當圖晉謁耳。肅此蒙候。特遣小价泥首。伏祈迅惠籌音。翹禱翹禱。臨風遙企。曷任依依。

#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 白處士夢鼎

昨奉塵教。聞所未聞。敬瞻敬謝。古文辭歌。海內修談。大抵勝於才者。屈於學。勝於學者。屈於才。兩者交瞻。惟我老師。臺以高明峻偉之才。致溫厚和平之學。北地濟南。兼而有之。近今未有也。不肖窮愁失志。閉書涉獵於此。然無才無學。又以遭逢不偶。抱愧良深。頃獲近大君子之教。自幸得師。而入春以來。貧病交作。困頓無狀。欲執經朝夕。未能也。頃不得已。欲造吳下。向一二故人乞米。自念賤士。誰可告語。敢藉老師臺大頭一二。或不致途窮之歎。如北國長興。想可多方接引耳。至於三吳選家。近奉龍門十八人爲模楷。自當布之國門。傳之百世。惟祈大老師行卷。多賜數篇。以爲風氣倡也。吏裝匆匆。蒞候台頭。明長發舟。江山有懷。臨楮瞻切。江寧郡志。板藏府庫中。幸向太尊索之。并爲舍弟上致。兒姪輩小試。伏惟照拂。不宣。浙江新學使者。懇賜一函。荷德不淺。門下晚生。夢鼎再頓首。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懃。上候左右。緣恐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同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葑菲。存之夾帙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尙可邀遇有司。卽執鞭篇北。登堂

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既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侮辱。無寧訴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耶。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權也。翺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興勸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卽一諸一技。俱在翺羅布置之中。不肯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世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棄甘苦。求救水火也。茲時三十口得命於窮饑之子。又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能。又加以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覺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嘗。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肯有衛者。懇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尙可鞭策求路耳。臨稟曷勝惶悚。伏待命之至。

前奉廉訓。始知會墨房書。京本原有禁約。歸過三山。見懸之國門者。兩月餘矣。坊間諸選亂真。無如江寧選本之甚。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言同許子位年翁。奉宗伯公命來南。刊房書全本者也。前部示并封面。俱此兄攜來。且家喻戶曉。而賈人射利。竟視公令如弁髦。所選庸惡不堪。兼之錯僞亂真。所闕風教不小也。老師臺職掌邦教。實此起衰振敝之時。天下望風者衆。南國首善之地。不遵部禁。長此安窮。此斯文之轉樞。世道人心之係屬也。伏乞老師臺均稟收取。坊間僞本。出示禁約。或行府縣申明。部堂來諭。庶

幾斯文有厚幸焉。若同門會墨之盛，無過老師臺本房。此天下有耳有目者，共聞共見，奈何諸本寥寥如此耶？昨查吳門盛符升持論，徐彥和文起，俱遵部頒所選甚盛。若此間計甫草之法，虞道巖之同書，諸本俱係坊買偽本，非出其手。其中文字，以偽亂真，不一而足。若不一爲研究，恐不可底也。老師臺起八代之衰，砥中流之柱，名山繫門，先哲後學，均賴模楷，伏望留意，幸甚。選目一二呈覽，全本必祈票行收取，一覽可知。又啓者，上元覆試案發，寒家子姪，無一與者，前蒙台諭，允爲轉致，補入覆試，借光良多矣，并謝。

白大理夢嶺

受業門生白夢嶺百頓首謹上。老夫子座下，夫子家居讀禮，盡誠盡孝，穀升火改，倏忽三年，鼎門墻小子，誼當執經，襄事緣繫區區，京華旅食，東望亭雲，惟有翹企，頃捧讀手教，猶如耳提面命，自愧頑劣，河以仰承德意耶？讀太夫子傳與墓表，忠孝節烈，至性耿耿，生平視死生，猶旦暮，則考終之日，自能以談笑空死生，況夫子與諸夫子，人品文章，卓起當代，塔前膝下，盡屬瑤瑤，作者述者，傳爲盛學，在太師母與夫子，傷泰山之既頽，痛洪流之不返，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自顧瞻俯仰而無憾也，尤喜勸菴阮亭文字，典質朴老，能不爲世俗之文，二君能自爲不磨，亦附太夫子以不磨矣，時事瀾翻，日甚一日，夢嶺自返，趨起嗚呼，既無其具，樽彝鼎彝，又無其資，惟闔門株守，料理僕賃，購米不遑，竊處，何問其他，又所管江南一省，撫軍二人，督漕河三人，揭帖每日二三尺，滿堂以平日拙於逢迎，多方指摘，每揭一筆未點，則叱爲與事，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書名畫押，惟刑部書吏之命是聽，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想亦聞此耶？卽如薦

舉一端。朝廷肯右文。自是盛舉。而少司農。陽以其名聞。雖甚不肖。亦當奮力。無負茲舉。無奈入春以來。會審起奏。看稿日無停晷。加以熱審清獄。伺候大官。奔走苦憊。精力俱枯。竟不知舉墨爲何事矣。人命之薄。善事皆爲惡因所阻。奈何奈何。大江之南。陰雨連月。舉家數十口。嗷嗷無措。又催科之急。如雷如火。兒輩乳臭。安能枝撐。每家報到。遂不敢開。亦不敢想。終日忽忽。如醉如夢。頃聞近京一帶。旱魃繼降。蝗亦間起。告官告吏。到處皆然。瞻烏愛止。此其漸矣。夫子墓廬中。亦念及此耶。太師母道履大安。師母道履大安。世兄道履大安。求叱名道及天氣亢而不舒。陽愆陰伏。萬惟夫子珍重。臨稟悚仄。外薄具一絲。不敢首禮。仰祈茹存。白夢鼎再頓首。

夢鼎百頓首。恭候老夫子閣下。萬福萬安。七月家報到。得悉萬居住佳勝。師母福履。世兄福履。百祥駢集。漢數千里外。爲舉手遙祝。又家兄臭鬢兒。繫時繫提。誨推恩及鳥。咸切心骨。頃李是班到。傳陳買銅一項。大費清心。前余太夫子所云。修船抵兌之說。想成畫餅。長安諸諸事前。鼎臭余太夫子。極言龍江之苦。大愆必須督撫題明。部覆方有着落。恐亦難事。想記室自有主裁。不得贅也。七月之杪。羅浮張太夫子到京。一見卽訊夫子近狀。鼎已備陳。此差有名無實。非徒無益也。江事彫裁。臭常山川如故。自春阻秋。閱歷詩變。蕭綠京華久滯。未克常侍軒車。俯今懷古。然中心搖搖。無時不馳。座右屈指歸期。當在菊放耳。推稿發坊。選刻諸座師如魏龔兩夫子。俱有并首。王田兩夫子。草而未就。尚望老夫子於公冗之暇。舒賜大序。俾瓦釜亦可效黃鐘之鳴。制義倘臭漢唐詩賦。並傳。鼎亦慮幾附青雲。以不朽矣。當瀆冒懇。家鄉水荒。數畝菑。

產俱已漂沒。眉兒乳臭，不敢啓齒。有可照拂，求老師多方培植之。感荷鴻慈，總非筆墨所罄也。臨稟悚仄，肅百頓首。

前使者傳夫子台旨，夢甯卽往。余太夫子而訂一切，俱載前稟。想應電鑒。後又使者費夫子手教，復往太夫子處。云今歲原無等第，諸凡不煩消心。想使者先有稟帖到矣。甯去幾奉命，臬試八闕，未出京。闕撫有疏，因海氛未靖，特請改期。但奉旨在前，不敢不行。方到貴鄉齊河，卽聞撤回改期之信。緣部文未到，往齊河五日，大雨如注，寸步不能出門。方晴而部檄已到，卽日就道回京。一切行李俱係借貸，至今債索盈門，命之不猶。好事變成惡事，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十月到京，又奉命同考武闈，與王阮老韓元老同事，幸而各矢清白，不致決裂。武場近添部科磨期，此亦奇事。頃部科疏將上，幸叨庇庶幾無事。目今京察在卽，又候御試。夢甯自授廷評以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又會審起奏，日無暇晷，不知筆墨爲何事。似此草率應考，不問知爲孫山矣。緣使者之便，附稟不次，統祈察宥。臨稟悚仄，夢甯百頓首。

疊承老夫子手教，知讀禮之後，留心子史，風雅文章，當歸曲阜矣。門生夢甯久在門牆，時親提調，拜別以後，一切荒疎，一緣衙門雜冗，精力消耗，一緣饑寒迫身，居者行者內外無措，救死不贖，何言文事哉。惟望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庶幾泰岱在前，崎嶇得有仰止。爾頃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懸缺尙多，一到可補。此時出遊，地方荒蕪，恐非所宜。總不如乘時有爲之爲第一義也。願切頌切。京察大典，想詳使者口中，不敢贅。銓曹見在漢官，一等不過幾人。若家居而得上考，惟內陞一兩人，其餘俱平平也。夫子

望重諸公推戴。故列一等之次。爾少司馬禮部科。骨肉關切可感也。太師母師母前未修稟啓。耑候台安。臨稟悚切。夢鼎百頓首。

端陽後一日。從令親孔老先生處。接夫子手教。知孝履清吉。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師母與世兄俱和平。清泰甚爲欣慰。雖太老師終天之慘。苦塊斃焚。自不能已。然先王立教。不以死傷生。況太老師來時去順。生榮死哀。在易謂之原始要終。在書謂之考終命。德望邁於陳荀。子弟過於王謝。又何憾乎。惟願夫子。以禮節哀。上慰慈親。併帥家衆。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自爲含笑。九京矣。念切念切。前素旌載道。拜送路傍。緣纒繫一官。未克遠送。後聞一路亭埵。水陸俱順。正擬脩候。而台翰自天。如躬侍而丈。面聆清風也。適見來諭。郭門生云。此亦異常大變。隨走敵同年大鴻臚公。託其家報中。轉致當事。又向矣。北老細述其詳。渠亦於邸抄中有字致撫提兩公矣。地方公道。久而自彰。晴霾曉雪。豈能久乎。觀縣錢年兄。今之古人。較之范縣。真霄壤殊也。郭門生又因盜案掛誤。命也。如何。緣孔使匆匆。草附數行。上呈記室。大先生前不。及耑候。求叱名道意。臨稟悚仄。夢鼎百頓首。

鼎抵邗。上旬日矣。回首江南。遙瞻夫子公署。如朱霞天半。可望不可卽也。交代伊邇。百端齊集。夫子慎終。如始。自無毫髮遺憾。但鼎自慙遠出。未克稍效區區耳。目前第一人。仍願夫子留意滿漢同事不同情。所由來矣。鹽臺徐敬老。鼎鄉試同譜。極蒙枉顧者再。但此地鹹味化爲淡味。卽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在此多日。亦屬泛泛。況其他者。遊道之難。生命之薄。偏於鼎一人兼之。索性枯槁。從與阿堵爲讎。但舉家數

十口嗷嗷無以爲生。索逋者戶外屢滿。而出門持鉢。復爾遭屯。此等苦情。惟我夫子前。適敢告之。其他富貴人不與之言。言亦無益也。張太夫子告病辭歸。曹少宰夫子尙未出京。此撫軍劉先生之語。邗上去金陵衣帶水。片帆可到。如有見諭。或呼兒眉囑之。朝發夕至也。臨稟馳切。夢鼎百頓首。

仰體夫子公務殷繁。不敢過瀾座右。兼以陰雨積旬。咫尺戟門。如在天上。前者面陳。卽欲渡江。又以家累過多。居者行者無以爲資。遂至今日。適登舟望蕪城矣。雲關交代。想在四月望之前。後館當歸趨畫鶴。侍聆誨教也。經筵初開。益都太夫子首講大學聖經。高念老沈繹老俱賦詩上頌。聖人事事有文。而館以藝藝之身。不克致泝雲之路。所望輦上諸君子力爲薦揚。古人急於效用。而恥於自媒。夫子回京時。一言九鼎。倘得側名小臣之末。生成之恩。皆出宏造。太夫子與海豐夫子俱祈鼎致。合肥夫子衙門。時時共學。又不待懇矣。螺浮太夫子與館梓鼓之契。非一日。且薦賢愛才。出自太夫子夙心。孫祚翁之接引後學。其手援館。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理學詩賦。一時鴻文大開。凡一長一枝。俱可效進。漢唐故事。可考也。夫子其有以教我。旨味草陳。惟祈密之。勿使他人見也。登舟伏絃。不次臨稟。悚仄。夢鼎百頓首。

蕪城之去金陵。一葦可航。而館以餬口四方。遂至曠遠。函丈如許其久。視古人立雪餐鏡。千里負笈者。真雲泥之不相及也。頃聞夫子還朝。伊邇從茲。山川綿邈。道範遙深。擬當日侍座右。兼祖饒道旁。尙不克子弟服依之誼。不意肺病陡發。不敢御風。輾轉旅次。進退爲艱。遙望節麾。惟有神湖。尙青翰尙不卽解纜。館從陸道馳歸。拜送江干。若追隨不及。惟於邗江水湄。趨水誨訓也。臨稟不勝悚仄。貴鄉舊撫軍劉子廷先。



生曹少宰中表兄弟。太常孫胙老同門密友。偶爲廣陵之游。囑霜致聲夫子前。兼問江寧吳父母。便中夫子齒及之。子老聲望夙著。想吳父母所必照應者也。夢霜百叩。

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人生至此誠可悲歎。然回首楚豫一稱。烽火無家。此又天上矣。數日後便可追陪函丈。見孫門生。求以前所留粗糲家伙。暫借開單。將來一一繳進。其京師所用小輔。自然留下。併轎之亦暫借。一月七八月糧船到。自己一轎。附載商來。亦併繳還。部中大抵無他。倘有必到之事。夫子諱寺中守房人。自可晷夜趕至。保郡矣。臨稟依切。夢霜百叩。

霜從火窟中。方下蹇驢。不克攜衣侍側。函丈部中何日截缺。求詳示。路上中暑。此刻正在尋暫服藥。喘息稍定。即走候宮墻。面聆一切。王輔臣投誠果否。傳聞紛紛。併求示。薄命之人。因窮冒熱。因熱生病。究竟毫無救於窮。只可向夫子言。不敢爲他人道也。夢霜百叩。

今早踴謁。值公出。昨承命燈下。即草成稿。但題目平常。自序處不敢多。多則於文陵不大合。未從引悲賦數語。其中恐有訛謬。須將蘇文進陸贄劄子中對之。函書卷久發回。寺中無一卷故也。孔年兄謹慎老成。須芟削過。惟夫子大筆圖之。霜百頓首。

晉候夫子函丈後。僵臥山寺。迷悶不知所措。此時惟有新措箇中督撫。可以空銜題薦。而四顧岑寂。無有手援者。不知夫子能爲拯溺否。或與紀瞻商之可乎。途窮之呼。語不擇音。惟夫子酌量之。前廣紀瞻碑文。其序事宏亮典重。與孟堅齊驅。其頌高視闊步。英偉不常。韓蘇之亞。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夫子見之。當

爲不寐也。少宰推屹瞻之意，甚爲殷切。或頰屹瞻再以此訊之，何如日來開演渠病死，果爾則蕩平有日。但無如此生淹蹇無能側身士大夫之林，奈何奈何！冒昧妄稟，不勝悚仄。受戴門人百叩。

白處士履

昨承教誨，如在暗地，忽見大光明也。歸來檢得史記抄、酒鹿門先生手評、頗堪玩索。孫山人一冊，亦隱士上乘。詩句兩種，愧未裝飾。蓋因台命急，諸故耳。家伯確於明日登舟，蒙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求椽筆，即揮隨付來。价高厚，豈僅家伯頂戴耶。容面謝不一。門下晚學生白眉百頓首。

京俟考

所寫牌扁，想卽舜老及年翁寫者。將來牌扁正多，今以年翁在內賢勞，又專委弟協同幫具，故不得復入內直。發本當必更置一人也。特此敬復，尙容面謝。小弟京頓首。

弟奉堂諭，亦撥寫牌扁，暨離內直，諸惟年翁賢勞，少適當再追隨年翁也。特此馳佈，容晤謝不一。京弟頓首。

寓齋兩阻，過擾行廚，敬謝承惠大集，歸來盡兩燭，始能卒集。真如見泰山滄海，覺前民之陂塘島嶼，皆不足名山水矣。拜服拜服。小照呈覽，倘荷不棄，錫之數言，用壓歸囊，可免羞澀也。家乘二種附上，諸容晤悉。不一。蕭啓顏老先生年臺。晚弟貞九頓。

均俟考

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牘不得相見恨甚惟甚二十五至崑山二十六七可達雲間快讀近作矣敬此先聞上樂圃先生吾師弟均頓首

昨諸公苦拉留在青老寓中且有平山堂之游故不果趨教飲酒不顧尙書期狂奴故態諒先生不罪也夜來感冒風寒身酸脚軟今日將息一日明日乃就救快讀大作也暫此復聞多碑刻幸每種留一本見惠感感外尊家訓二本奉復教小弟均頓首

家累牽人不得相從於金焦北固之間殊爲悵悵臨流高詠徒想謝將軍風致耳承命至金陵卽促汝老書之初旬持至吳門也雨雪增寒萬惟珍重扶老矚筆致謝小弟均頓首

國猶 俟考

昨蒙高軒枉顧以有事學宮未獲旬候負吳良多亟欲叩首雲階聞前旌將發轉滋瀆冒謨列賤名走役代爲九頓萬惟慈宥附小刻塵覽亦以拙工小技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甚欣慕耳臨楮神悚小弟國猶拜手

阮處士濬

家有危病之人雖萬一可救亦不能無醫藥之費不識先生可以少那俟月杪或有所遇隨卽奉報不一是懇是懇修翁先生大人學弟濬頓首

別後連日苦甚以家有病人而客囊如洗也用是欲卒業不刊之書而亦匆匆不克如願雖妄識識則略

無當於高深也。承命覽返。文中子心醉六經。終有日耳。初八日不得已一字。附上。倘蒙矜念乎。不敢強也。修翁先生弟涑頓首。

涑俟考

新正未及而頌。承招極欲領教。奈明午有內城之席。萬不能辭。恐往返不及。隨情已心醉矣。謝謝。同郡范年兄諱繼施。以小恙尙未過堂前。香荷留神。不識檔子上已註到否。抑另日補到也。乞卽詳示爲感。修老年道兄大人。小弟涑頓首。

前飲擾未及。踵謝。爲歎。楚中王山長諱岱。係老名宿也。因就廣文。卽千任所起文。赴銓部。移咨貴部。未經過堂。昨聞湖廣藩司冊內無名。恐未便入場。乞年兄鼎力主持。卽致曹老先生。務令進試。倘須同鄉印結。不妨示下。以圖萬全也。願候回音。切懇切懇。弟涑頓首。

程處士林

拙稿污案已久。供噴飯多矣。千乞卽擲來手。尙容面悉種種。遜翁老年翁大人。小弟雲來頓首。

□祖謨 俟考

椽筆已光。蓬舍愛敬之誠。未能已已。謹再呈上二紙。乞卽將瓶齋二字。并尊銜酌量佳款。短長賜下。感何如之。修翁老年先生。小弟祖謨頓首。

余相國佺廬

長夏獲捧瑤華，深荷垂注，同心之雅，夢想時勞，乃未得揣馳尺素，寄問音塵，案牘紛繁，勞勞少暇，知能諒其冗劇也。銓曹敍遷，較復無稽遲之歎，得教卽當榮轉，殊以爲慰。至若世人自異，徐公自常，但凜以夙夜之心，矢之靖共之節，正不必問之時勞，生之在此，不獨得失去留置之度外，雖是非毀譽，緒不以此之經懷，旣以此自厲，卽以此爲左右告，想勿遲庭其言也。萊陽已入啓學，甚是可喜，此地因之得以脫然，善之報耳。貴門人尙未至，閩中烽煙初定，易爲恩澤，當事頗多改人，會爲先容，在執事門牆，自蕭一縷，閩切夫種種不盡，更容縷佈，西塞頓首。

今日已與法君言之，彼云正來會審，不及往看，已改沙秋二君，又囑其并催，二君果定何人，卽日往看，彼已唯唯矣。此聞。

昨有字奉報，未卜入覽否。王師古立候詩綾，致祝王夫子，想已就緒，望卽揮擲爲禱。不一。

昨勞顧未得迎晤，爲悵。載鄉舊學使魏子存，不佞骨肉交，此台兄所悉，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恐其相易，因向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求其稍爲駁查，便可爲將來地。前因尊駕尙不入署，故未得奉聞，今取稿已定，幸婉爲曲成，如不佞受賜也。如面不盡。

頃承台教，卽諄致之載老，懷其回札云云，似未可必然，尊駕不妨明早入署，以候行止可耳。札附覽，不一。連日以衙門會議，出署最遲，戎載老又未得晤，不知尊事已定爲否。何日引見，幸示以慰懸念。不一。

南北迢遞，問好疎闊，亦以冷署蕭寂之狀，如同僧舍，不能走一介於長安，以至關切如年兄，亦未及時有

往復也。恨恨何如。諸事恨荷留意。古蹟真鑿。恨有感佩。萊陽卓舉。誠爲可喜。但得留爲後未之地。庶不負此日苦心耳。臬君邀恩格外。此種遭逢。古罕其比。無非台庇之所及也。頃因郵簡。聊附報言。未盡百一。外有小單。并州故鄉。未能忘念。幸賜照拂。容闈續佈。如面依依。古香手泐。

生倦翻趣飛。味同蠟嚼。所不安夙夜者。君恩深重。未敢貴耳。然而江蘇繁難。殊出意表。鑿以鶴老謝事。署篆片紙不行。四月積案。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又值秋審。奏銷諸大案。俱集一時。刻不容緩。即使乎批口答之劉穆之。當此亦當斂手而退。況生之碌碌乎。勉強清理。三月未。應食俱廢。救過未遑。至於飲冰在中。卽勺水無值。不敢入口。不過自盡此心。未能仰答宸衷於萬一。又安有不虎之譽。凡所以爲知己告者。大半略取瑜也。新秋競爽。閩閩夙高。乘輜而注。應不後時。長安倚重。生實泰巖在望。凡屬時政。統祈鄙示。不必論與生之相顧與苦耳。子陵之奇。心許瓦全。不期制府首詢其踪跡。而舉國諸張。新應終止。不得不就輻便一路。內有貴同宗事實多端。若非見其姓名相近。竟不免於虎口矣。藉使重復。依依曷極。古香頓首。

日來兩掛手教。深感注存。楊玉老之波渣。非不知例。咨題原可並行。以玉老須題爲得闈。故姑從之。有費清思。計典之局。停止已久。雖從前暫行一次。原止管明一冊。諸體未備。今則加意求詳。雖不敢略。恐不覺掛漏之偶涉。幸爲留意。倘得全邀包荒。皆屬台庇。有應略見之儀文者。不妨與姚岱老商及耳。崔兄已經吳門入閩。業付與泉數行矣。江表遠人。勺水爲戒。無可將念。闈鹽之餘。聊見此中況味。諒不我督也。凱旋

之師雲集，匆匆率報，不盡百一容圖，續佈臨池，依切古香手勅。

貧谷主人 侯考

昨承垂顧，未獲把晤，爲耿季友年兄事，其中委曲，門下諒知之甚悉，但退翁處，尙未有人關會，僕雖年隨，闕切而病劇，不能親叩，祈門下明蚤入署，切致之情，病稍愈，容當面謝，只求稍遲二日足矣，伏枕再叩。聞年兄乳燕詩極佳，望卽賜弟快讀之，拙作在子綸處者，知年兄已見，尙容親晤，請正不盡翹竚，翹竚。

孔太保 毓圻

春杪握別，忽已深秋，翹首雲霄，懷思何能已也。時從宅報聞詢，知近履嘉勝，爲慰前者安慶所選禮生，原藉鼎呂而行，至於荷愛弗諉，但念諸生往來供事，全冀當率優恤作養，并免雜徭，若與齊民等視，未免多欲求退，然此一段用情，出自當事盛心，又難以筆舌請也，必得老親臺委婉一札，力致撫軍，諭令所屬加意恤之，卽此相成至意，實爲俎豆之榮，而老親臺明德所垂，感佩寧有既乎，端此附懇，萬望留神，臨穎禱切。

復享剛長，道泰履祥，遙睇龍光，曷勝雀躍，每從北來者，奉詢起居，知近祉增盛，竊爲欣慰，茲有園清二人，頗善承應，特令其匍叩台端，幸不惜培前盈尺之地，進而試之也，臨穎不既。

孔太守 貞來

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海濱荒殘，問暑冷落，商困民貧，私販充斥，以百孔千瘡之身，萬里投閒，不知

將來作何結局。所幸上台頗見矜恕。或可優游歲月。乃見二月十七日邸報。陳太平炎盜一案。駁行江府總督。勢必由臬提取口供。若旌節尙未北返。同城相與。料成莫逆。仰祈留神。一爲照拂。其爲感勸。何可勝言。天南天北。動踰數月。都門一切。統望垂意。寸芹侑函。伏惟笑存。楚中已有人促催矣。餘不能備。臨穎麟切。

趙年翁出闕。方接手教。並見使者。省者爲尊札。僅三二之數。俱係潮色。且每封短銀一兩。前鄭提塘帶去一字。王府賢奏者。又去一字。俱請示下。久候不至。於七月終旬。買去金三錠。由家抵都。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福寧州黃知州還。知其銀亦錠金。知其仍差人赴閩。繳還原金。方知都門之金。無價至此也。旋有人歸家者。亦諭以此金存之。俟鄭舜臣進京。仍湊銀交上。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親臺乃朝中柱石。泰山之靠。正在今日。涓滄將至。舜臣又往。俱賴指南。閩中人文。不振久矣。獨我趙年翁治此科。將八閩人才。收盡。不特爲閩中生色。更爲吾鄉望重。真不虛也。事煩爲督意。想不待來之諄諄者。今督撫兩臺。推重之極。生自是盡力周旋。斷不敢有負台命也。便中附候。不盡所言。

#### 孔明府貞瑄

弟爲飢所驅。謀此升斗之祿。今得食近地首稻。皆餘蔭之所及也。弟意歲前受事。則可預支俸薪。爲北行之資。聞向來憑限。多有稽遲。祈鼎力一爲催取。或有使人。或令聖府的當人。賈下勿由地鋪。弟目使人赴藩司掛號。若有楮筆之費。自當敬復。希存清慮。握晤在邇。餘不具希。



抵都卽爲煤烟所中。幾致狼狽。幸而獲全。其不得售宜也。所惜吾邑十人。廢然俱返。爲可嗟數耳。接手就雅意。倦倦。曷以自遣。敢不韋弦佩之哉。泰山拙作。被好事者攜去。江南刻之。字句尙多訛落。未改正。版留太平未寄。聊呈紀咏各一册。求正。惟教其刺謬爲望。關中劉年翁過岱。次日卽有益都之行。尙未登山。匆匆慢去。俟還日。當申地主之誼耳。親家釋服從吉。路遠不狼觀禮。兼口鄙敬爲歉。唯亮之餘不備。

孔處士貞燦

樂園數夕。荷風鳴蟬。和吳歌。致足樂也。幾度日月。頓成往事。情想何勝。回憶何勝。茲以藩侯王親家之便。八行候平安。外海大翁託事。唯望俯從。王親家。乃五犬子丈人峯也。售寶君子。生保無度。可存此爲信耳。不盡欲言。揉燈莫馨。

前函寄候。在藩侯王親家入親之時。不覺又數闔月。圍悔一耳。非面布無由悉也。奈何。茲單縣庫吏劉之粹。於二十年考過吏目職。今入都候選。情缺出應選。不爲捷足者先得。卽親家無疆之惠也。且此人於親家單庄事。每每極力周方。想已達台聞矣。更未推愛。叨寵無量。不贅。

燦頓首。曩者素亭中。無日不有上客高人至。劇談放飲。每相期爲第一流。自客歲者三月。親臺入秦。凡九閱月。諸友人素亭爲樂。不過再三。親密已漸疎闊矣。及歸來。則裝裝北進。又喜名登天府。屈指間。前後二載。如分今古。良可歎惜。最慢者。生以無能下就。俗事羈身。凡昔所劇談放飲者。而今臺足絕跡矣。竊寥之況。自怨自悔。思慕之情。惟親臺是篤。未知親臺致事之暇。亦念及否。茲貴眷入都。敬脩八行。上候外。俚言。

一第以表不忘受業云耳。并呈教。想像平明近紫微。班聯序鷺曉霜稀。孤標有待參梧掖。靖節何難列柏。  
臺。秘署竊香秋日冷。客窻迷路故人遠。西園凍蕙將搖落。不見新詩淚滿衣。

都門盛愛種種風。雨送行知惜別之意厚也。歸來花事未闌。海岱春光。顏容逸遊。用慰知己。茲有濟南李  
舜華諱英。考定職銜。赴部謁選。有援例之想。因相與甚久。丐言爲容。希諸凡指示玉成。均感高誼。臨池神  
往不既。

事非不忠。經手過從無多。是以未全有者。公餘遲時日。木樞如命。此復。教燦具。  
出蓮在春分之前。所有大枝。皆爲他家尋去。小槎數紫。聊以報命耳。希諒。教燦頓首復。

### 孔員外向任

潭府拜別後。閉關兀坐。奄至歲暮。無人肯與弟言。弟又不肯與人言。咄咄書空。卽筆墨之緣亦斷矣。親家  
大經濟人。乘時利用。自有樞軸。區區假道學話。何與今事。卽文壇騷雅之言。亦屬閒情。獨是鄙魯聖賢之  
鄉。孔顏詩書之主。必於此處。大有幹旋。大有整頓。方不負今日蒼生之望。親家蓋世才德。卽此是事業。屬  
家萬年基業。卽此是命。雖綱目大書特書。皆於此皆宜。萬不得以一鄉一家之細事目之也。弟放廢人。留  
心四大妙理。頗能證五行之雜。前親家教我云。奈天有五星。人有五臟。何弟細心體會。亦頗能爲駁語。暇  
當繕錄。並律呂管見。一並呈教。拙刻數種。已另人書去。絕句百首。丐敍久矣。何吝之甚也。魯諺尙未成集。  
雖小道。必有可觀。且當六月酷暑之夕。紅炬兩行。洒汗如雨。親家赤體乘箠。弟揮扇充副座。漏下三更。採

風於威獲僕役之人亦闕里之勝事也。寄語長安冷炕寒士。亦可當萬間廬庇矣。昨北門風雪中。送先兄歸幽宅。連日神傷。欲言者皆不及言。所言者皆所不必言者也。劉世兄諱光天。適與歲試過里。云不日赴郡。故有此寄。劉兄單邑人。年誼故知也。其尊翁諱之幹。吾輩中大有作用人。考授從九品吏目。深感應家之愛。祈親家刮目視之。餘不贅。敬倘老伯母大親家。並聞眷福履。

春樹暮雲。備極懸切。前聞買花揚州。今知結夏西湖。到處有逢迎。省卻勝離之累。令人望跨下鶴。亦生雖羨矣。吾里滄桑。雖更劫灰未淨。何不及早束裝。未看蟻關。第一室深山。雖不及扁舟漁父。棋傍蟻柯人。庶幾似之。比聞六橋烟月。盡沒皇沙。得名士一洗滌。知與光重。雖少伯。悲喜交集。有不可勝語者。盧歸峯頭。蒼苔應已親徧。倘命小吏。錄寄千里故人。庶了然於雲深之處矣。弟近況支離可笑。盡真負郭田。納一親子生。倒行逆施。不足爲外人道。然亦無可告語者。瑣瑣寒紙。遙博開械。一胡盧耳。臨滄不勝神越。

孔主事尙鈺

恭遇翠華臨祀闕里。弟輩得與講筵。遂蒙應盼。渥恩殊親。真逾涯分。而又特除清華之班。俾得雍容討論。肆力古學。皇恩高厚。匪可言述。況有親家提携汲引。師表當前。弟之前途。不大有生色乎。昨讀華翰。悉親家福履。代弟欣喜之意。溢於紙背。且惓惓以速取爲鼓勵。愛弟之深。誼比雲天矣。弟卽承教。乞宗主一咨投禮部。祈親家照拂指教。雖駑駘下樞。能不望伯樂而思奮哉。威德佩教。容俟面佈。不宣。

昨自都門別後。於十一日抵家。諸事借庇。感非一端。又何必喋喋多贅。作門外人語耶。但恨茅塞已久。秋

試無緣。有負知己雅愛。是所深愧耳。楊氏之藥。大有效驗。尙有別戀。已載家父函中。祈爲致意。臨楮依依。無任神切。外胡二兄近狀。料應寂寥。相煩致聲。可奮志秋闈。不必作遊子顏。彈慚悵淚也。笑笑。

孔學博允陞

別後滿擬榮擢內府。不意大失所望。生爲快快者久之。想人生遇合有時。不必以此介意。甚年兄事。卽欲做宗主。諄切言之。不能如意。見時代爲致聲。非不盡心也。特當事者不德。慙故耳。元忠李年兄處。致意不盡。生允陞頓首。

去歲夏月一別。倏及一載矣。節屆新正。想親臺道隨時和福履倍增。喜可知也。弟邇來家計艱難。踉跄日甚。不知親臺當何以教我乎。今令舅子赴都。便候與居。有戀者。代弟買涼帽一頂。並纓。足切高誼矣。臨楮切切。不盡依依。

前接來論。真骨肉之言。已動心版矣。恭候親家。膺不次之擢。令叔恩榮。令兄高捷。一門喜溢。吾邑從來未有之奇。此必積德所致也。生忝在姻屬。不勝欣躍。生邇來命運蹇劣。遭家不造。去歲先父大變。難難萬狀。難以備述。今又有小女出閨之事。話事無備。又不必言矣。高明如親家。當何以教我乎。茲因元老在家時。曾嘗有相助之雅。今有一字。煩送素戀。不知元老還記憶否。乞親家便中以言挑之。如有所賜。更妙。如一時手中空乏。亦不必強也。伏乞留神。乘便附候。新禧。并闔宅清吉。臨楮切切。不盡欲言。制卷教生。允陞九頓。

孔觀察衍樹

弟中途臥病。昨已投呈於府縣。忽且晚申報。祈老年翁。如遇地方諸公。希爲總類。倘遂首邱。永佩明議。昨豐積大集。高華幽細。憤歷下竟陵之長名。下無虛極。爲心服。弟客秋入都。蒙令兄年翁同耿。又老遂入詩社。積有拙作。俱荷批評。侍在教愛之下。臨以原稿呈政。弟原廠率筆遺興。總無法度。望賜南事。不忘嘉惠。臨穎無任翹企。

孔觀察與詔

比者數械。上候老親家福社。諒荷垂照。茲崑馳懇者。陳邱抄見摘憲陳公。爲捐納米草一案。將王撫臺指摘。在陳公但就米草總數計算。以爲既留存如許。而摘值又復迥異。自必駭然致疑。因有此舉。不知王撫臺向來在任。事無鉅細。無不兢兢惕慮。爲親裕儲。此弟素所知悉。今亦姑不敢枚舉。卽就現在面動此案。事例。開自二十年大兵雲集之時。其年已隨到隨支。至二十一年春間。值大兵凱旋。因部議原有大兵撤日停止之文。是以於三月內具題停止。其時所收甚少。而尙有馬將草留漢。大兵歲需頗多。故理餉佛學士等。題撥協餉。召買支給。及是年臘月。復開事例之時。而二十二年之餉。已遵例預請有款矣。及至親值急公者多。撫臺每於季報疏內入告請撥。祇爲總守成例。未准部文。不敢摘動。及准咨之後。遂卽支給。後適馬將軍等。忽爾旋師。遂致支撥不完。存留倉庫。至於米草價值。因時貴賤。非能預料。果係實情。並無別弊。若夫具疏折扣。係在省大小各官。公議會同。卽弟亦在其內。原非撫臺一人之意。今獨動及於撫臺。各

官俱屬不安。弟亦更悖。因撫臺乃長厚平恕之人。近來每進謁時。言及於此。卽自引咎不遑。想回奏疏內。必深自刻責。但弟與在省司道談論之際。覺此學實非撫臺之過。用是弟輩深切不安。在各位大人同老親家主持公道。自有公照。特佈下忱。伏冀崇矚。所有上余夫子董老先生兩稟。祈爲相機轉達。其王少司農處。夙未因緣。不敢冒昧。知屬大親家年誼。尚求老親家鼎呂婉白。統藉宏庇。前候余夫子賁老先生二啓。會否投到。倘有回音。並希查示。臨穎禱切。

#### 孔太常允鈺

頃以曹舍親學。會馳函託汪舍親轉達記室。想屬清電矣。興燦舍姪。自都旋里。知贛州舍姪暨諸姪事。均蒙親臺推分照拂。卽此樹蔭旁及。益紉垂注雅意。有加無已。銘感容可言罄哉。謝謝。昨因撫臺謁廟。弟赴闕里。會詣尊府。而晤老伯及四老伯。道體康強。敬此報聞。併候近履。附有啓者。舍七弟援例入監。茲偕舍親輩一兩人。同赴都門。其李子大來。乃朋來胞兄。與弟爲至闕厚知。而郭兄慶遠。亦弟之兒女姻家也。抵都之後。皆欲投刺臺。求覲雲度。弟敢以片楮先容。俟舍弟輩有所商榷。統望推所以愛弟者教之。何當身沐優惠哉。又昨袁氏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併問臨池翹注。不悉。

#### 孔學博興誘

去歲聞臺駕南旋入都。時有遊東之意。余不勝忻慰。恨不一望見顏色也。及子來說。途生歸養。余心喜甚。但際遇多艱。無資進言。至今延延未決。因遐思吾興尊大人彈琴論道。與爾昆弟執卷螢窓時。不覺三十

餘載。今爾昆弟當壯行登樞要。余沉下僚。年逾邁。百感交集。雖然吾兩家先聖賢之後。讀先祖聖賢書。便當體先祖聖賢心。爲吾子者。慎勿以勢利自封。而以道德爲念。庶無愧祖先大行之說可耳。又思古人有以一官自矢。一得自効者。而吾雖業竟終身。心竊嚮往焉。乃以所修琴譜成。是尊大人所較閱。余生平所積致。然而誠正格致修齊治平之道。具載爲非。但未盡已也。今託子修表上聞。惟祈留意焉。是余一得自効之一端也。外具琴譜一部。筆疇二集一部。奉賢椿軸一端。將意更有數鄙事。俾小兒面陳。統惟留意。臨穎神馳。不盡依依。

顏博士鼎受

不待尊前者。又數日矣。想台體日強。服食當如常也。前承命撰祭文。退而構思。以爲有韻之文。終不能入情。恐非家門所宜用。故憑臆草就一稿。因地濕不能趨面。專此呈上。或可用則用之。格字訓解。細查五經。已無遺矣。并附報太公大人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日來少問台安。想平復矣。此時天氣燥濕不常。正須調養珍攝爲望。適以冗次。未得躬侍起居。揣此走訊。俟一二日後。而悉欲言也。前喬三有一言乞轉達。并綾一幅。其弟一扇求書。俱乞留神。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伏讀緒言。字字切實。竊謂凡爲子姓。皆宜手一編。爲傳家至訓。至於手筆蒼古。又語錄中之文章。殊非小子所能窺測。謹卒業呈上。但受必欲得一本攜歸。昨已面請。蒙許以副本見賜。萬幸萬幸。徐子明日將行。

乞書其冊頁付下。并節孝詩。亦望見予。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台體日來何似。想已漸平復矣。昨承命節母詩。已草一章呈上。但恐不能肖大人手筆耳。喬三望之已久。萬望裁削。書綾擲下。孫前日所懇題詞。亦乞榮賜數語。感切感切。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 顏刺史堯授

在婁寺中。以李年翁欲卽往雲間。作小臧附致。嗣聞仙舟從雲間往武林。有旬日之留。方返棹上海口。撫臺已旋。糧道臺亦抵虞山。敵相知戶垣車與老。從金陵來。月杪卽到吳門矣。若武林事竣。望先到吳門。可與車與老共商。是爲切要。糧道臺前書中云。欲請台駕至虞署。亦可不虛其盛意。從吳門到虞山。方往雲間上海。至便也。特遣人馳懇。知必不靳金玉其音。願候願候。刻抄參疏。內有查各案。雖係因公。有無收完。尙未審明實據等語。望旨意未必有革職。則似可無摘印之舉。卽內部尙未知摘印也。時家表姪學士李厚菴二十七。八亦到蘇。能得一團晤商尤便。臨楮瞻切。揆頓首。

會歷三任。亦經踰躐。然解組之詩。浩然自得。自履婁以來。俗惡民刁。賠累不貲。蚤知難以脫離。但不知如是之驟也。平日兢兢矢慎。只爲去年十月間。奉派疊疊。賠墊莫支。各州縣會同。派於里下。誠恐刁民以私派爲言。吳門咫尺。豈是掩耳偷鈴。故出一勸捐告示。爲勸捐事。日來車需孔亟。各上憲極愛恤民瘼。亦出於不得已。行派州縣。屢提捐銀。林立堂上者。鎖拿經承者。本州歷經三任。一貧如洗。僅領爾婁江一杯水。安有多金。可以賠墊。勸爾百姓。體念愛恤至意。量行捐助。此乃剖白無私。誰知州中奸人。拆去長安。撫意



聞知卽行題參。明知因公受過。出於不得已耳。來牌內云。藉公科斂累民之語。查例因公科斂。其罪亦輕。況在赦前。告示雖勸捐。其實捐者十無四五。依然賠墊之累。功名之事。原是鏡花水月。但中有難濟之件。不知如何得了。且婁民刁橫。從所未見。老兄臺古道照人。必垂念家末。深爲悵。望台駕一到。將心腹事。可以相告。而署事金山衛王公。初一日到任。可藉鼎力相托。此亦千載一時。知必不靳一行。弟雖無可報答。卽見者聞者。無不仰頌高誼矣。校淚泐。檄馳達。萬乞留神。迅發懇望。魯郡尊爲各憲最喜。并托之。見各憲時。求其從寬。刁民勝告。暨不准行。稍稍維持。亦要着也。縷縷難盡。捐頓首。

歲底遊虎阜時。滿訂燈節前後。相與進艇遊上方。洞庭諸名勝。不意聞正二日。遽爾仙舟揚帆。遂使三十里梅花。無賞音者。然計遊踪。勾曲則有茅山。入金陵。則有秦淮雨花。栖霞牛首。上皖由秋浦。則可登九華。九華之勝。荆山如几。所讓其奇秀者。昔作牧須江時。當從皖城往返江上。不及登眺華山。至今爲恨事。知素有高興。且有濟勝之具。必不虛所遊也。三月時一函。差小廝問候起居。聞猶在皖城。五月小廝來蘇。尙未得近況。深爲懸望。錢糧事。前將那墊各項。造列細冊。致上藩司。業批本府查報。維署府趙捕庭的。爲因公那解。具詳司批覆審。幸遇新任陳府尊。爲人盛德。兼之同鄉。鎮江大守高紫老。爲陳其受累之苦。日已覆審。各經承口供詳司矣。司有詳院例。亦須一駁。方得具題。總不能離那移一局。以看後來耳。昨稟見陳府尊。道台駕會臨吳門。問今還在否。甚欣然。有欲晤之意。則相愛可知也。錢糧大案。既經審詳。求台翰切囑之。諸凡照應。培植提攜。我自家兄弟。比植誓自不同也。至懇至懇。幸付來廝領下。楊岱老三月初方巡

泉。聞泉郡鄉紳同年。不論顯晦。只以一百二十金。送爲部費。無不用情。以納例僅百金。故此平易近人也。小豚家信尚未到。但有同鄉人來道泉州額已滿。語爲遞書者傳。云可往漳州去覓。不知的否。不日家報到便知。若濟自當完上。不敢稽也。溽暑異常。作字甚艱。不能多佳。尙容嗣候。臨楮翹注。小詩二首。錢數。竟授再頓首。

奔馳河干六日。始回署。勞頓稍息。而上數提錢糧。提捐助者。差舍林立。勞形苦神。難以筆盡。雲間勝地。聲氣畢集。把酒賦詩。婁吏仰視。真如在十洲蓬島也。到婁想在望後。南郊大梅正放。可同賞爲快。近覓有二事。但不能多。似有學易之數。周年翁必遺及也。冗中草草不備。

乍合乍離。中心如刺。至於感激雲情。河可言喻。自見昆陵回函。有可効勞處。無不相顧之語。足見鼎方千勛也。計賑飢事竣。方得與撫臺同回。有的信方馳諭。全藉周全之方。三五日旨意可得。雖未見全抄。內有應捐二字。輕可知已。暑事殊不用情。且有行不得之事。強而相加。令人氣短。無奈何聽之而已。此兩日士民頗有舊官之思矣。可歎可歎。周李二年翁到婁。一點未能爲情。菲意將芹。媿慙殊甚。計能亮我此時也。外附古墨二片。純毫湖筆四枝。又青石細石二方。此時亦難覓者。雲間有名手可鐫。希叱入。以供翰墨之用。餘繕續詞佈。授頓首。

昨日虎邱半塘之遊。不可無詩以紀之。若有佳吟。見示當步和也。前白門回。帶有蘭花茶一錫。如無惠泉。亦宜河水。方不辱佳聲耳。明日琴川的行否。不及躬晤所托於劉道尊鼎言。知必留心。不詩再贅。臨楮如

面揆頓首。

顏方伯敬

昨七月間。偶得痰症。危篤之甚。今得調攝如初。實面厚幸耳。茲叨注存。殊切心感。都中一切。凡有可爲相照者。望留意焉。想一本相關之誼。自不俟贅言也。瀛洲之事。俱已力爲清楚。於九月望後。顏容歸里矣。其廟工之資。前後共付去貳千捌百肆拾金。仍復別爲之計。或可不日告成也。並隨餘不盡。

前兩閱邸抄。知老資姪榮補。隨卽榮陞。喜甚喜甚。不佞入粵以來。蒙病日甚。屢詳乞休。未蒙入告。九月望前。病勢漸深。復經力詳。幸蒙撫軍具題矣。不意二十五日。忽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二十六日午後。已溘然欲逝。至夜半復甦。撫軍躬臨榻前。面驗不可復起。隨將司篆。委右江道簡漸老代署。不佞杜門服藥。奄奄一息。忽醒忽迷。半月有餘。展轉牀褥。倘稍延殘喘。生還里門。得與老賢姪昆仲握手款叙。於願足矣。功名富貴。於人何有哉。伯虎於十月望前抵粵。幸筆室有托。竊慮部覆。以覲期已迫。不允告病爲詞。當囑文豹拜懇老賢姪。於當道前。不靳緩頰。仍藉鼎力料理。萬惟覆准放歸。況入覲已有臬司借道員代之矣。至切至切。把筆黯然。澹園太史均覽。不及另致。

五月初接家報。知已到任。彼時但知爲織造差人帶信。初未知爲孫老先生之役也。別來三月。度日如歲。幼子幼女。相隔廿日。俱以痘癘。暮年晚景。其何以堪。買銅一事。都門甚難。此時都門之價。每觔九分五釐。且苦無處措辦。岳甥之言。盡爲子虛公烏有先生矣。若指此完局。必然誤事。前長班去時。僕已言之矣。停

鑄之議詢之當事。云雖無此議。然銅勛久乏。已停多時。分造漕船。事隸水司。當事亦云。造離係漕督委地方官管理。非內部題差。其報部止有請造之文。並無差官職名云云。俟查確另復。揭關鄭淡老。差滿至京。見在措銅。君彼作何設處。再報可也。六老一天高興。處處索然。此亦自作之孽。但連累許書辦。爲可憐耳。若未往江右。止之爲上。彼中諸公。大費脣舌。近且俱離地方。有何益也。溽暑勞人。加餐爲祝。餘不及宗敏頓首。

客歲除夕前三日。紀綱至粵。得接好音。兼承佳貺。骨肉之愛。遠倍尋常也。細詢道履。知數載於茲。老實姪以清階雅望。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名園載酒。畫舫徵歌。吏部詩篇。當汗牛充棟矣。第四海蒼生。屬望安石。幸早入春明。翱翔揆席。爲宗族龍光。如何如何。鬱林象郡。爲古來安置罪臣之區。不肯賦命不鑄。適承其乏。矧當大亂之後。軍供浩繁。一切不經之費。皆取足於方伯。其賠累之苦。不可告人。勉強來命。爲令郎代捐。謹將咨文監劄庫收印結。費上在老賢姪。必有以諒我也。使旋布復。冗次未罄。欲言。愚叔敏頓首。

#### 顏太守數

別來兩月。積思日深。銅斤京師。甚難購。而包攬者。堅不肯令見現鑄。恐屬設騙。是以未能相聞。但聞各省鼓鑄既停。南中購買。或較昔時少易耳。餘不多及。

#### 顏處士光南

匆促一別。未得傾倒衷曲。只緣俗務勞人。實於此裏不安。二十三日。更餘。方至暑。即將手札。已致主人矣。

渠極感戴之至。欲親往候。目今新餉間比。刻不能離。特遣使詣叩行臺。并申謝悃。外具不腆之儀。聊申一芹之獻。屬在至誼。亦不必見外。希存之候。驛郵者二十七日。主人誕辰。候祝過的。於初一日。准至維傷。借住家下。作數日之歡。何如。的於何日起行。幸示知爲望。大姪至寓。匆匆未話。聞欲回家。希留二三日。卽來面晤也。周李二位年翁。不敢另啓。廿五日。次海陵。愚南頓首。

客冬拜別復。承約吳門再晤。及歲杪抵胥水。而彩鷁已先發太倉矣。黯然返棹。離索縈懷。不謂家嚴卽於新春抱恙。調侍五閱月。未見復然。每勉強按坐間。猶翻閱佳句。不忍釋手。至蒲月二十一日。永訣時。尙快。快以不能重搗丰儀。作呻吟也。至今言之。徒有慟悼。因未知行旌向往。不敢遣使計聞。亦恐旅次聞之。不免傷情耳。頃接手函。備悉近祉。西湖風月。領略經年。悅性怡情之歌詠。又不知如何益筭益几矣。惟俱黯來。當於米家船上。索李杜遺音也。文宗按隴。冰心鐵面。倣屬多士。凜若秋紹。卽至愛夙交。不遠千里。李者。俱不得復。兼謝厚賜。如明春定晤。文紹兒仍望鼎言一薦。倘再得邀寸進。皆賴大力扶持。藉庇於無窮矣。至處至禱。主人每以未晤爲念。戴紀禱自能細道詳細也。家慈暨內人姪兒。統候台安。因來者匆促。未具一絲申意。統容駕臨。再申鄙念。不盡欲言。不孝光南稽首。

嘉平在家。禱然草率無備。正好握平暢談。調風猛烈時。又匆匆放舟吳門。別時深爲候悵。至次日愚亦往海陵矣。途次又遇主人往蘇。卽拉借往。二十日始抵閩門。隨命小使往徐園。遍訪竟無一音。又至繆年兄處問。始知行臺尙駐太倉。空有懸懸未盡之言。不得一晤。至歲二十七日啓纜。二十九日方抵幕中。度數。

至正月燈宵方能回家。又值老父病甚。刻不敢離。親理參苓者。一月有餘。托大庇。此時將有起色。日來望切。總無一音。於三月初一日。姑蘇人至。詢及始知尚滯於茲。不知何日可抵真江。再得話別。一大快事。家父母暨兒輩。亦望甚切。今有姑蘇陳茂甫。老于優伎。恐在茲欲覓優童。此人亦可吸引。不致誤事。揚丕老亦有回字在家覆矣。所托李江都事。亦屬子虛。院臺以久進都矣。賤益老亦時時念及。不得一晤。奈何奈何。如便中有人。至乞示一字。以慰遠念。至蘇。今陳茂甫蘇至太倉。附候新賴。安賴事臺。尙未臨考。再問來年翁周年翁不復另啓。乞叱名致聲。三月初三日。次海陵。光南頓首。

前過省。滿擬一卮祖餞。話別長干。不勸毒蘇作楚。清晨渡江。未及面別而行。俟州中回。再當同來相晤。但別後復起大毒。痛苦呻吟。晝夜弗寧。不知歸期。約於何日。蘇路舟行。可有定議。種種屬切。望一示知。奈何。不得借兒輩。搢衣道左。一話衷曲。而別。望祈宥恕。江南所製數物。聊表一念。恕我不恭。外具套一帶。一祈轉寄大哥。勿以菲褻見罪也。幸道意。戴益老極感。前議之物。如數繳上。所慕鹿結伽南。以如意送來。但此物非可輕得。尊翁粵東十年。方覓此物。希珍之。呵呵。今不孝家住真江。伶仃孤子。或相知之中。不惜貲芬。稍爲噓引。或留一二字。與省中當事。稍爲照拂。則沾慈屬無既矣。伏枕不恭。統祈台電。不孝光南稽首。

### 顏處士光表

戴使旋。曾有一字寄去。諒入覽矣。戴使所說事。不但不知。并不聞其姓名。彼到枕次早。卽渡江矣。遲四日。而回云。方知本人天水姓。細訪之。其人頗有身家。非無賴類。但係江東人。素無知識。老弟繳當寫字。真朱

書調妥。不然竟受人騙。豈甘心耶。歲底有一字寄至吳門。不意老弟解維矣。歲暮百凡叢集。甚難解紛。幸愚老相爲少助度歲之資。只是想念吾弟。不能時時聚首。爲悵悵耳。目下欲往江東。諒王明府自是選老弟之體面耳。容日後再報。不知老弟到金陵。光景如何。吳門嘉禾。想來有限。又不知何日到安慶。何日旋里。何日進郡。殊爲記念。屠兄被論。只當又去一庄矣。放鶴亭何道士寄來扇一柄。畫一調。云姜定老要求一篇三字式樣。寄來便中附便來人係施二麟之乃郎也。彼岳丈係南京人。特李訪親。如來時。乞與一晤。并望寄我回音。以慰千里之懸懸耳。鄭寅賓新安札。便中或與彼寄李百凡。更望珍重。李周二親翁。不及另柬。乞致意兒祚。并候老弟福履。不盡欲言。俟容再佈。二月朔日。兄表拜寄。

十月間。方晤蜚南。悉知老弟近況。惟有悵想而已。薄具壽山石盃一對。新與大洋綾一端。特此寄上。爲老太太千秋。幸查收之。聖臣事者。弟自是多方爲之。此兄年來相與。不使忘本之人。彼自有相報耳。再分司張諱令甲者。進都時。兄在抱病時。不曾相會。不知曾來謁見否。湖學使者。考試有體。弟何不託海寧親家。覓一二人與聖臣。亦可得此一宗。老弟之意如何。杭大守。因李德兄孫樹者相薦。相與甚善。乞者弟便中一札。及之。再瀾中進京諸公。與老弟相好者。乞賜一言爲望。有李驪老年兄一札。乞遣人送去。前彼曾寄一報。并毫筆二封。諒已入覽矣。餘不盡。兄表頓首。

前朱年翁進都。曾有一字寄覽。不知老弟曾入目否。愚兄近況。前札已悉。從四月間。忽得臂痛之症。大抵是血衰冒風之故。服藥至今。尙未全愈。聖臣處承託。已盡心開陳。幸彼亦見諒。頗從一二。凡有見委。皆竭

力報之。目下政聲頗可聽也。彼推弟分念兄久病。以參苓之費爲艱。來邀數次。愚兄非敢養重。但因病今歲竟未出門。又見人情凌薄。所以進止畏縮。八月間。聖老因公事來省。過寓相邀云。山陰道上。可以却病。因而同渡江東。但當事不日到任。自當謹飭。相知者更當體諒。數日間。卽旋省矣。茲有屠子發年翁。乃尹和之雁序。爲人老誠持重。令郎諱復隆者。少年英發。已拔貢矣。與兄相與甚善。今有事進京。倘造謁時。望吾弟俯賜垂睇。迪家世誼。諒不俟諄諄也。兒肇祚。幸肯讀書。係仁和諸生。老弟可留意焉。目今在菜市橋。又開一居。皆謝子彝之幫助也。餘言不盡。兄表頓首。

多年蓬飄。得與骨肉十月聚首。而且意氣投合。忽焉分袂。悵黯情緒。實不堪當。劣兄向以豪爽自負。信其與老弟必再續舊好。此日在河干候老弟舟開不見。不覺骨肉情長。而豪爽氣短矣。想老年人乃如此耶。歸來淚洒滿襟。終日飲食頓減。兒亦知解勸。自亦能排遣。戴俟到日。甚爲喜慰。讀來札。又感諄諄愛我。非有胸無心者。終天恨之人。歸里之念。候其機緣而已。田蜚南自寧波旋省。路經越城。曾晤王明府。道及劣兄。只云到省當圖一晤。別無他說。伏望老弟再寫真切一字。得彼此有益。足紐至誼。不然人候如紙。恐發往返。高明自有裁示。吳門白下都中。便時幸常寄信。更感更感。鄭寅賓到省候送。又討新安札。前老弟云。亦已寫就。便中寄回。兒援納事。經手人云。數日內必有確音。亦聽其自然。自當別圖。戴僕來事。雖非經手。未免氣悶。我們所行在前。夫復何說。老弟從今人來洩者。先度其事之可行不可行。再訪其人之可託不可託。要緊要緊。又不損德。又不費神。惟老弟留意。有懷如縷。不盡欲吐。兄表頓首。



久不見弟信。九月二十八日得接手書。不勝忻喜。可知向日想念之切矣。捧讀之餘。殊爲感激。非骨肉何以及此也。前屠生來云。老弟身體一時遠和。未免中心懸懸。王九功兄。舊歲冬底親來要書。不得不寫。今知不會寄到。則彼云。係報中寄去。內不過彼求老弟逢人吹噓。兄亦非粗浮之人。捉筆自是斟酌。不寄到亦不妨。彼此時亦謝事也。至於屠姓無要緊者。所以寫字介紹魯姓原與聖臣交。始相合。而後不相得。從中調妥。故許寫一字。實不會寫來。所以在屠札中止提一言。以完其前許耳。非義背理之事。從來不知行。亦不肯輕干瀆於人。近見人情凌薄。愈加慎重。老弟當放心放心。祚兒頗肯讀書。文亦通徹。酒與如舊。緒有許多老景。都門之往。極欲與老弟把臂。但恐途中辛苦。來歲再者機緣。聖臣無意中。忽遭此累。甚爲扼腕。不知將來結局如何耳。彼云。曾有三次字寄來。未見一回音。桐江在湖中。作令時。相待甚隆。聞信不勝傷痛。季霖兄曾有字到湖。再囑者。百凡珍重。諒不俟多贅。餘不盡。兄表頓首。

顏處士伯璣

連次家報來。知爾已強健。照常不覺色喜。但慮事繁心勞。尙當加意休養也。四叔前月念日已至。却帶沉疴。雖無大慮。亦須數月方可康復。所求皆未就緒。病不能早歸。殊覺狼狽。幸函萬親家諸凡照料。未完之事。悉託彼處。又差轎馬遠送至家。令人難安耳。便中宜一寄謝。澤州王世兄亦相待甚好。字亦留彼。不日還。欲差人去取信也。召恩欵車子。前月初七日行。想月底可到。唐轎夫二人。并郭姓。同日到家。皆攬長夫。因二人輩假他同支定銀。勢不能獨留。故竟南來。不是俟有情。亦可原容。日或追欠銀。或再遣還。另作區

處也。廷試出監等事，來家都向我云：深感照料，我亦不知果否。府主亦不以爲無管，而曲賜原諒。果有力可効，自當奔走恐後也。家中此時修漏屋，諸僕無暇。爾母生日，亦不及再遣人去，待念外車人週信，至再報詳細。大小平安，四叔恙亦勿以爲慮。惟體處須養耳。時五月初二日書。

顏司馬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寶，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巍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寧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商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獨販二難，事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女，競爲善事，鐘磬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

今漸成園。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蹴踘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倣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翻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躡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闕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願寧老既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二月十八日至湖州。山佳已先到五六天矣。青士與孫封翁意甚殷厚，但云渡口來遲，問津者已寥寥也。私心尙欲移棹，攜李待之，不意其又有漸迴餘杭，且渡錢塘，而入東陽之議。東陽則先有金氏在彼，且持久曠日，或反相左，故不能無感于逐鹿之喻也。因擇而擇之，已命塞脩通言矣。雖云貌美喉清，但僅各誦毛詩而已。揆諸所託之意，實多恨耳。聞中一棹西湖，專爲顛子之約，已作一字，并前緘致之事。波六橋花柳，非復曩所傳聞，僧館蕭然，徒勞歸思耳。從到湖州，雨無閒日，不知上江估客來勝前否。關務及諸費完結否。家中銅事可有迴音。歸裝可粗治否。諸僕無可託者。汝又無暇親及瑣事，搬移人雜，殊宜察防也。倪良棟覓利如蠅，毫不放寬，又不知大體，切勿使之買物，並內外及諸往來將命也。前兩皮箱，未有封鎖，臨

時須親封固之。餘櫥內散置諸物。總封鎖在前。買大皮箱內可也。切切。湖事不知何時完結。月盡定可至。關不則四月初旬準到。萬有耽延。須繫舟稍待。或數日不至。不妨先行。我後乘小船。向揚州趕去。此亦設然之慮。料不至是也。前定做螺甸碗。總衣。算盤。手卷數件。如未取來。急令李僧孺索之。不可使倪良棟。蓋迴驗從前。其欺騙種種。深可恨。深宜防也。餘不悉。

二三月間。准擬掉小舟入都。不料弗果。其所以不果者。不得言。非爲途次艱難也。然不果。又竟省使。蓋女室家來。我實不能置懷。且嫁女瑣細。又不願獨貽勞女高堂也。一接北來人。頓慰數年離思。却又念女索米爲勞。骨肉離側。恨不卽得馳千里驥。一把女手。撫女膺耳。愚山冠蓋滿堂之句。近漸閱歷。始知其言之悲且恨矣。春來每一憶女。零泪幾不自持。靡日靡月。惟憂用老。惟我知女。女知吾耳。女矚已悉。勿用懸切。客況寂寥。善自愛爲可。

自得齊河信後。至初一日。有報人到。知已補驗。封司俗士。代爲快快。不足道耳。家中一切平安。諸事就理。無可發懷。但不知秋後可能令數眷先行否。前郭吳兩處。已俱致之。郭意漠然。吳最感切。而亦未有嗣音。東使並未來。張德一項。亦趨令速傳矣。衡山於七月十六日東行。其主人又有一固。意哀固懇。不知能爲之地否。夏斗老尙未行。常爲疑禪立方。但其病勢既大。又任性不受人調理。殊可慮耳。笠翁史略。雲門索之屢矣。但有使留神查寄。忠烈傳成。並須急寄爲慰也。不願使者勿發。遂不及詳。八月四日書。是日卯刻。大雨雹。逾時大如雞卵。或如拳。積地四五寸。秋禾如待。被其害者。守隴而泣也。並聞之。

前有數次家信。不知俱到否。聞哥哥急欲南旋。計此札到。必就途矣。歲晚務閒。正可借此保息。何太匆匆也。殊深縈念。張據所述。已盡謀之在乾。無不允諾。恐所難待。其令兄耳。拖泥帶水。總覺不快。正不如始終之爲妙也。入冬以來。手口並作。竟三月矣。爲兒女作馬牛。固所不耐。而寂寥無可與謀。尤不能無感耳。元鬢星星。不知他日何以對女也。翔九入都候選。須一照管。彼用情吾家過厚。正未可泛泛也。餘緒如絲。冗不能及。

春來諸穴蟻集。有懷如結。并運不常。徒兀坐空園。終日寄空耳。梁園棟來。悉知吾姪近況。及遣來意。特事不從心。於其返也。但目送之而已。彼至或能略道之也。石城二兄。赴都廷試。素爲社友。且至感。或有所教。應順應之。臨發欲我一言。因順寄計。他不能及也。燈下匆匆。不勝悵惘。

初一日有一字付魯老使。不意仍遲至。同行想待此信。亦不甚急。別來遂爾浹月。炎暑無事。離緒頓縈。北園荷花。日放數十頭。都恨前洗盞挾纈時。未得如斯爛熳也。七夕江右人來。形余兩度。不覺失笑。明日三師傅亦至。歸裝蕭條。殊不似在金陵景色。所帶我家物。亦皆非正身矣。因又諱託前日承恩寺和尚事。我以無據爲辭。三師又復切切之約。但求有濟。薄命人不復觀覲矣。因副去二紙。要相機圖之。至親委不得辭。却如必不獲。俟他日另商可也。或冬間修俟徐老師。只發一函。承髡代備其儀。前未一及之。令其有據易易矣。雍孫輩抵都。或據家否。途中能耐奇熱否。並問別緒草草。未悉三師古董二件附。稍求便售之。七月望前三日書。

七月望後已整裝。約次寬西向。因前書來。遂復就遲。今更無所待矣。大約兼程已不能如期。朋後之語。將來十八九耳。潞漢既迫。想應分行爲妙。十一兄使往殊省。周張新寄數札。倍壯行色。若晉中已明註之。卽繳還。亦與十萬當。但存而不用可耳。且此鴻泛泛。未應卽付也。三師南來一月矣。所共至令。葛藤難與爲仁。此其明驗。承恩和尙。絕無憑據。蚤晚發迴原物可也。匆匆不悉。

七月二十九日。孫太二人來。知銅觔已貯局。將交得當甚慰。獨西行齟滯。隨役不定。行李諸事。遂皆耽擱。未就。擬二十旬始發。日晚一日。奈何奈何。十一哥此時。應已先着鞭矣。昨汝濱行。有龠心親家相託監事。匆匆未及矣。昆仲蚤晚入都。在家屢來懇說。求吾姪一爲周旋。總之欲速欲省。到時須加意。爲其委折。務使遂願。蓋以龠老至戚。且知物人。又屢受其囑。實非泛應也。其北上未知何時。以我有遠行。先書此字。餘無所及。都中近況何如。小大悉平安也。能周二公。方伯恩奶奶各致問。八月七日書。

四月二十日。始自商州抵家。居外八月。強半爲病牽漢。今幸漸平無患矣。澤事歲肯已付子贊。其人自足肝膽。今卽欲取消息也。惟容長安最久。其人食言。又不得一面質之。李華西盡多方婉致。反多不情之辭。後擬至商一決。不意病劇。不能待。因又留之舍萬。此其大概也。後或得當。亦未可知。然豈能有真面目耶。計余爲此行者三矣。而皆不效。自惟智拙慮疎。而所遇又皆若輩。蓋不能無憾矣。自正月以來。每夢必與吾姪聚晤。且盡愁容冷語。絕非曩昔。如此殆無虛日。覺來耿耿。以爲病中常狀耳。不料抵來之夕。便聞吾姪亦病。彌月不痊。家事紛擾。至今未定。吾姪曠懷人也。一墜此網。爲累不小。乃知前夢竊情。殆非妄耳。極

知傳言失真。但桃蟲拚飛。實不可測。有不得不爲深慮者。家報中已切言之。無庸叔贅。唯願吾姪。認力行之。自獲安妥。脫使不能。則家報中。勿狃小節一語。誠旋乾轉坤之最捷最易之一着也。憶昔房峒梅。曾論我二人云。是二人者。誠厚有餘。而謝果不足。今惟于吾不足者。皆意可耳。丁未夏。叔家信中。曾有吾二人骨肉而朋友一語。吾姪每爲感憶。惟其如此。因又有斯言也。自去年元洛口別。奄又週歲。而今叔姪興味。皆墮苦趣。揆厥所由。實惟自召。遇憶洗耳清江。賦詩竹樓。不恍如天上哉。一歲離緒。兼又所遭如此。焉得抵膝一握。談爲快耶。病餘未能多及。惟吾姪自愛自重。是所望耳。未遑蒞函。候安嫂嫂。唯吾姪轉達。聞雍孫聰慧倍增。甚喜。紗衣遠致。並謝李華西字附。

## 顏學博伯秀

使旋。接誦手答。骨肉情深。感刻無既。謝謝。恐性鹵僻。世味無緣。兼之樂俗薄險。故思稍一更面耳。如功令嚴切。必期十年之限。則將無望矣。苟可通融。乃乞鼎力玉成。討付一字。以決進退。瑣瀆幸恕。并候新福。神馳不盡。愚伯秀再拜。

海角散吏。鷓栖儒林。旣鮮建樹之業。復乏潤身之策。雞肋蠅頭。殊堪與歎。幸叨門內。冒竊果光。久未修候。汗赧實深。歎甚歎甚。今有憑者。樂俗風博。人事日非。六載楚囚。何堪久戀。思欲別更面目。以結暮年之況。不有依托。何能振舉鴻飛哉。特遣奚奴。走懇指教。或縣論。或州正。一爲謀之。不知所費幾何。卽不然。仍以木職。別調一縣亦可。但因途路艱阻。未敢攜囊。如三二十金之費。求鼎力轉貸濟州。年內外卽送去。不敢

少有所負也。其地方求於西，不求東，以老年人故鄉心切耳。若無免缺可圖，推而候之，不識可否。再不然，州倅縣佐之屬，亦可商略顏事之，倘有所就，得以離此危地，感德沒齒矣。特在骨肉，諒不我拒，故敢吐此肝膈也。寒齋無可將意，聊具屬軸一端，少抒哀私，惟祈莞內是荷。臨池依依，無任神馳。

顏太守光是

解本邑黑鉛赴部，率此候安。知二哥懸念關切，遂不禁言之觀縷也。情官北直人，頗能辦事。此宗黑鉛，新野原額八十餘觔，去歲部增至七千餘觔，地方素不產鉛，辦解之費，歲至三千有奇，開銷正項，止二百餘兩。二年之中，官民交困，屬次哀籲，題免，竟未允許，尙欲竭力圍維，卸此重累，未知能行與否。二哥謂我計將安出耶。文宗尙未按臨，其書臨時，自當就緒。都門尙有便羽，幸以近社附示，稍慰遠情。把筆不盡欲言，愚弟光是頓首。

顏都轉光猷

天不厭我家世，而使吾弟捷南宮，授內秩，此雖才大使然，實吾祖父盛德所鍾也。吾弟當何如不承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噫，盡之矣。吾弟天性純粹，事間充足，余何容齋。雖然名盛，則居以謙，志大則斂，以靜君子立身，往往如是。但余叔姪三人，自總角聊床，風雨晦明，未嘗少離。去歲以弟客秦中，相憶半載，今又連懶飛去，吾叔與余獨鬱處此，命也不齊，亦何足怪。近者吾叔屬志，方下薑生之帷，余以才薄意懶，雖事筆硯，無益也。聊勉從之，第余與吾弟手足情重，又將數年不見，耿耿此心，惟夢



可知。計自今吾弟在京都。日親長者。詩文琴書。日盛一日。又豈余之所敢望。今以僕歸。顏寄敢言。千里談心。惟其炤之。以外庶事。另具別紙焉。兄光猷拜書。

吾弟姪去已半載矣。數月以來。慈母懸念特甚。如秋後稍能寬裕。幸接慈母一往。天祿榮親。吾弟性分內事也。慚愧慚愧。昨來札以字文相諄諄。足見雅意。但余才庸。未見悠悠過之。今有近歲數實。使人帶去。非謂可質大方。實欲就正有道。吾弟使不厭冗俗。當爲一一抹出。余擬索性傲劣。文章之事。甚勿徇此情面也。如再不暇。長安先達聯車。吾弟亦肯轉致否。外索米維艱。家中實難辦置。東西南北。未始不可廣爲求也。凡事止要速成。不宜空叨議論。關西之行。足可鑒之矣。臨書曷勝跂望。兄光猷拜書。

過歲無事。頗覺清嘉。余亦漸健。但未能勞苦出門耳。孃在都。屢福不知幾時。可作歸計也。因屢承爹命。着致書請孃回家。不敢默。故再言。苗孔大妹。前恙亦覺大愈。無煩掛念也。外蔚光孔年兄言。老弟有會試經書擬題。乞便中致之。餘不宜時務表題。亦要緊。再並致之。何如。兄光猷。二月二十一日草發。

顏都轉光猷  
考功光猷

自覆大故。諸凡仰荷照拂。破存均勒。抵里以來。屢蒙枉弔。使事土餘息。得藉生全。未審何以仰酬高厚耳。昨懇與白公所云。實出至誠。目前之局。刻不容待。家叔明蚤。擬親至彼面商。仍望老師一函爲之備介。庶可相信。盡言也。倚廬草勒。不悉。不孝光猷稽首。

顏考功光猷

宿荷雲天。迄今銘刻。比聞榮擢。卽持三寸不律。相天下士。在我公不自以爲榮。而泥中人望之。如在天上矣。不孝僭遊落魄。茲抵關門。本應趨候大教。因先人諱日。在二十一。星夜還歸。故不遑。應晤。年餘托鉢。輕裝如葉。倘有塵翰納者。老先生卽會滿公示下。立給鈞批。俾得飛渡。拜德何盡。先集拙吟。並求政定。芹私并勿。塵爲望。臨池依切。

令甥南去。已道衷曲。諸凡珍重。所不待言。今懇張夫子寄去兩札。甚爲的當。費去者卽張夫子紀緝。可具一稟復之。又汪蛟門年兄云。平山堂祠。原崑爲歐陽公設。今頗濫祀時賢。欲爲廓清。已言之撫軍。托不佞向年兄一言。共成此舉。故并及之。餘懷不悉。

昨見中州王年伯云。修老先生。甚不滿于尹和。已爲寬解。至再。恐終不能釋然。而尹和竟未相開。何也。年兄關切。尙宜蚤爲之地。大約得重望者。切言之。乃獲有濟。未審與年兄有舊否。江都事。甘囑馬年兄否。并希留意。統容面悉。

居長安終日匆匆。忽而言別。甚悵悵。承惠注。增愧何似。昨晚與周量曰。緝子端擢湘言。當與老年親翁。把臂入林也。弟行期若定。再走別以謝。外聞昌時爲老年親翁效力之人。頗有不甘。屢屢向爲忠告。幸留意。自玉投啓規矩。容請教。更望作一詩贈行。榮甚。

都門聚首時。命酒當歌。宛然未散。真不圖年兄再聚長安。而弟反獨作離人也。自遭大故。切甸南還。苦廓却掃。不敢與聞外事。東瞻紫氣。音問關如。今且計日促裝。匆匆北指。其去年兄台端。擢益遼絕。茲遣小价。

敬便崇禛。遠道荒穢。并希原鑒。我父母前。已爲年兄道及矣。我同人假囊甚多。比來望眼欲穿。好音不至。奈何奈何。臨啓禱然。

匆匆榮發。祖餞闕然。延望南雲。載深離緒。前接家君手札。深幸得接高賢。但爲稟充碌碌。未能常依末光。實用悵惘耳。昨晤銀臺諸公。始知老年翁。有上書之舉。許護碩輩。固陋雖未囊閒。然奉教日久。知忠愛悱惻。本乎天性。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遠頒華翰。彌荷注存。因值便鴻。敬附數行致謝。荆南暑濕。隨時自愛。有便仍望時惠好音。臨啓翹切。

都門所懇購書數種。特託崔令呈覽。幸爲留神不悉。

聞邸抄。始聞近況。私心懸懸。有如焚溺。卽欲策馬南行。一奉起居。奈遭先君之疑。方爲襄事經營。不敢遠出。特令小价往候台安。秋氣漸深。伏望順時自愛。餘棕義容。去价口稟。苦次荒迷。不莊不備。

清和序屆。知年兄疑祥集慶。川至方新。不孝罪孽萬端。遽饑荼毒。匍匐雖里。無望生全。想至趙禱。切如年兄。聞之未有不惘然動念者也。目下已卜宅兆。襄事必在秋間。而都門拮据之義。迷至屢空。苦由楚覺。不能別爲措置。所望故人高義。不啻調餼。乞年兄暫貸一二百金。付之去价。使得稍盡子接。略贖不孝之罪。稍待從容。卽能趨上。我輩手足之趨。平生緩急。更無大於此者。知年兄定不膜祖。至異日相與有成。亦或別有能報之地。然在年兄前。亦不敢預爲曉曉也。行述并呈台覽。臨楮荒迷。不莊不悛。前接德音。卽附來鴻致候。尙有未盡之旨。當此圖布。幸爲留神。

尊使旋時。曾寄數行奉慰。知仁孝情深。定復不能自抑。比聞六年兄之變。有淚如泉。凡我同人。靡不痛心疾首。不審友于如年兄。又何以爲情也。海內論文。屈指有幾。龔先生旣悲梁木。荔兄至都。遽赴玉檢。周老濼翁。亦復委棄絕域。莫知稅駕。檢蒼爲虐。一至於此。惟吾兄重自毀顏。拋書割硯。溷跡於歡酒博塞之徒。多社之膺。庶可收之桑榆耳。聞尊目微恙。今已復初。顏慰順時自玉。勉抑哀衷。抑慰老年伯勛勞之愛。知年兄必念及此。而不禁言之嘵嘵者。亦區區寸衷所不能已也。臨順曷勝馳切。蜀中詩。及大兄年禁。并祈惠教。

每接鄉人。頗悉大孝近祖。時時懸切。比聞六年兄之變。泣涕霑襟。哲人之萎。人有同悲。在門兄雁行中斷。痛心又當何如耶。使至備聞近況。悵惘殊深。所諭當卽切致。邇來情事。大異疇昔。言之可發一歎。尊使自能道其詳也。命途多舛。自古難期。惟門兄強自裁以陟屺陟岡之悲。轉爲愛日承歡之計。是弟所深望也。冗次草勸。不盡欲言。家兄稿一冊。附呈大教。

### 顏檢耐光嚴

恭惟先公祖老先生。黑朝雅望。昭代文星。聲高北極祥雲。化洽東山時雨。教思所被。固將鳴千秋之盛。豈但起八代之衰已哉。頒到試牘。篇篇珠玉。哲匠至而五都呈材。初日升而百物耀彩。每一展尊。可勝服膺。前有小函。遠承裁答。嵩津之誼。久泐心銘。再附里言。敢特渥愛。惟祈始終玉成。則感佩明德。更踰尋常萬萬也。臨啓無任翹企之至。

別來數月。時切停雲。今春滿擬一晤。以敘闊懷。里人至。知不果來。殊爲耿耿。小宅學。深荷雲誼。何反勞齒及也。里門諸凡托庇。舍姪字中。備道關切。感不去口。弟匏繫長安。家中悉憑舍姪料理。儻有相南。唯推誠教之。至感至感。附候近履。匆匆不盡百一。

## 顏行人肇雍

老親家榮膺主眷。典守名邦。福星霖雨。宗黨與有寵光矣。新秋薦爽。台旌南指里門。一伸實悃。并悉闊懷也。佇埃行缺。京宅向屢奉瀆。今子權在京。聞心友又近締姻。此時易爲清楚。乞主持解紛。一言九鼎。或不厭瑣瑣也。新例省捷。舍弟入都。但爲貧而仕。不能不仰助於世好。蜀之灌縣。會理州。家光叔所擅。欲懇藩司力爲懇瀝。務期有濟。拜誌明德矣。家郵中。乞爲轉懇。尙蒙慨允。尙須耑人走謝不宣。

正月發來役週。叔況味略載家書。但不知何時達爾。奉爾高堂在官。定省甘旨。頤養何算。且情名播於江南。遠近競傳。爲前代三百年所未有。以此榮親。賢於勢位富厚尤不遠哉。吾家世篤忠孝。益憂續繼。爲播爾少年努力如此。余老眼親見更快耳。歲試幾時告竣。今科試亦無多暇矣。水邊君有言相致。實非所樂聞。顧意在報李。又不容辭。特遣南之江南學臺。公正亦振勸江淮。羣情大快。願尙實事之義。缺然。不無遺憾。以俾望雅操。爲朝廷所器重。恩遇如此。似不宜徒循故事。求材於聲華文字之末。況獎勵行優之與俱廢乎。江南材藪。其飽德奮學之儒。郡不乏人。卽如壽州有鄭斐者。竟不得循例開薦。循行之列久矣。今併其例亡之。而但盡心竭才於文字之間。恐非所以砥末流。樹宏業。於無窮也。鄭斐躬德行。且擅文章。講

學勸俗所處皆化。有此人。不爲朝廷用。已可治。又不得循舊典嘉異之。以風一鄉。不更可歎哉。湮沒於尋常固宜。獨不宜於張公一代龍門雅望耳。吾姪與張公同氣。可能一致此意否。卽不使。亦顏留意於潮。爲急務也。小物數件寄意。諸一切詳緒。來人口述。臨遣悵然悵然。

### 顏學博懋僑

戊夏銷暑。秦壇得與危言快論。覺松陰幢影閒。疎疎長鬣。炯炯雙眸。其人斯在也。而風流雲散。不可復尋。渺渺予懷。思也如何。春日同博山趙廉。金鄉劉桂園。再至陶然亭。有句云。陶然亭子墨龍潭。我與牛郎廉次探。看取諸君作京兆。爲栽楊柳似江南。日夕狂歌下古臺。陂陀西上寺門開。酒旗插向誰家墓。墟畔桃花客自來。近頻與蘇邨樂園謙牧諸先輩相往復。又得海陽芍翁移居比隣。酒酣論詩。夜闌步月。頗爲解嘲。每至辨馬談龍。輒共念足下不置也。傾承注問。啓迪良多。秦州古地。必有人焉。來書諄諄。以朋友之樂相勗勉。文墨之疎相告誡。近代吏治中。不聞此風論久矣。弟尙何敢以小夫瑣語爲足下稱道耶。弟六月與試內廷。譏宛平葛孝廉卜元。淹中之儒。古文詩格。罕有其匹。雖未及擬將軍超軼絕倫。要亦固是奇物。他日丐其著作。共欣賞之。吾邑孔秀才與揮。近游京師。詩甚清婉。惜其未交足下一游匠門。然其精氣。則不可掩已。秋冬間讀寄淨業湖上。有長歌數首。自謂可因文見志。願此間眞賞甚尠。未敢舉似他人。向後另寫一帙。寄呈求足下點覽印可耳。依依不宜。老伯前并叱名請安。弟懋僑頓首。

### 顏明府懋倫

倫志行不篤。聽於問學。養志未迷。已背終天。徒以居近賢豪。道存汲引。仰干銘旣之文。迷蒙表幽之製。鹽沐捧誦。可久可傳。母氏懿則。與昭來裔。兼之遺書鄭重。詞旨往復。足下之於倫。可謂厚矣。方其營葬。墨墨在迷。一書未報。甘蹈慢略。亦恃大君子下哀有喪。不相督過耳。今者封樹始學。練祥遂遂。乃欲濡毫伸紙。一謝明恩。而聞足下有事去官。方當就理。驚愕走訊。竟非妄傳。既而索之彈奏。益見子虛。足下之於過。可謂寬矣。以足下之詩之厚。而際所遇之冤。處荒寥無告之境。爲遲久不答之書。此中之纏結悲憤。蓋可知矣。然歷觀古今名卿志士。屯遭留落。十人而九。信而見疑。鄒陽所痛。足下又其一耳。況賢者不以榮辱易心。聖朝不以疑似棄才。月以醫而益明。樹得雨而見潔。王臨川尙云。其難合也。祇以見正也。又何足足下累之耶。伯父伯母。顏氣何如。觀愛既深。中或芥蒂。是足下所委曲者。計此時當已釋然矣。謹此上候。并祈轉達鄙意。志文二幅。未及裝潢。附呈訂正。行狀一本。統希鑒入。含姪得託門墻。氣質可變。凡此皆足下之大造。吾家者。書之志感。令彼閱之。知黽勉耳。姚奴至。以途費瀆聞。小人徇利。不復顏其主。非足下孰爲諒之。而羞顏亦不免也。讀孟堅寶戲。差自解耳。臨書悵惘。不宜。木書學兄先生師席。曲阜姻小弟。在制顏懋倫稽首。

諸兄弟都已去。獨遊無偶。亦慮妨戒行耳。拙詩書發還。當顏錄一冊呈正。竊欲得足下一序也。雙鯉致之。千里如面。佐以蒸餅。爲足下含飴之樂。幸鑒此意。不宜。階平大兄師席。弟顏懋倫頓首白。

何日自曹至單。日來晴暖。想無道塗之苦耶。初五日由州來信。還復探問。乃初六日。孫氏復專人至程村。

求親。昨又知程村遺震字往州面相。頃聞北宅言。大槩如意。此事既經兩年。又屢有許諾。今忽中變。此在情理之外。未可固執矣。單涕兩處。有可成就。似宜定議爲是。專此達知。餘俟面悉。從兄倫拜手白。

二弟萬安。四月杪。接手信。并達近篇。久別相思。見此如晤。但地隔三千里。業殊志異。區區筆墨。未盡所懷。弟年長學非。愆失日積。飲可敗德。言足招尤。輒思止酒銘背。而既往不可追。悠悠人世。何時可已。庚寅之間。日與吾兄閉關東閣。危言極辯。指過摘尤。以共相警惕。今日憶之。杳不可得。比聞吾兄在浙。亦不無後議。求全之毀。自古爲然。以訛轉謗。誰夫能免。但橫議肆出。雖復唇乾舌敝。暴白吾志。而人不信之。世網中人之深。以至於此。可大歎也。好我唯兄。寡過之道。尙其教之。訪文丈詩。已持示。願以不見全本爲憾也。四弟寄筆極佳。其家事。弟婦善理之。可無念耳。五月十一日晨刻。弟倫頓首啓於瓦研山房。

作吏眞源。再辱手書。而稽遲不答。其拙鈍之質。宦成者笑之。當爲我兄所與也。五年三見水沚。精神困敝。視筆墨如野馬。又何敢泛寄兄書耶。然吾兄一舉諫官。再遷望縣。儒術之效。慶同在己。固不區區一惡札相通也。今弟以老母懷鄉。乞疾侍養。苟全微名。以舒親憂。乃我兄加以遠舉高蹈之譽。意良至矣。如內愧何。平番去。蛟湖不遠。疑是漢酒泉諸郡地。趙充國霍去病之所控制也。吾兄學問器識。可企古人。而濟之以通變守之。以堅貞其所樹立。未可量矣。別來九載。隔數千里。能無離羣之歎。遙瞻太白。惠我邊什。亦可以游目意足已。先祖神道碑文。久懷大君子手筆。用光泉壤。爲政之暇。錫類下及。感仰無極。老伯伯母。頤養安和。希爲上候。尊嫂賢郎。并祝綏福。弟已有一男二女子。可娛高堂。知我兄亦爲心慰也。筆墨之屬。四



種聊將嚮往。不置一笑耳。曲阜學小弟顏懋倫頓首啓。上階平大兄師席。

顏學博懋倫

姪价百拜。恭請伯父伯母台安。姪負累因循。偶往濟上。因人展轉。遂至鍾離。以是去鄉之日。並未及一過。稟辭至今。耿耿靡日能釋。樹姪偶感時疫。何以竟至不起。他鄉聞此。不禁淚隨手墮。驚愴欲絕。伯父尊年。復抱此痛。又兩弟俱出。觸感如何。弟輩果於何日歸里。伯父閱世既深。洞知物理。當不至以新哀之愴。過累神明。但妻孥失倚。稚弱調懷。言念今昔。未免深人蘊結耳。姪初抵淮南。適觀察六舅攝篆於此。以奏記乏人。相留暫止。輒復萍依。惟是此地已令蘇松傳觀察調補。蘇松又經內淮陶士儻補放。或淮徐海道嚮。調有人。則所遺之缺有分矣。頃復聞桐城姚八先生。考終河庫使署。是又一缺也。新任交替。或至閏秋。俱有定局。便圖過反里。便附候杖履。并請伯母近安。諸幼悉好。有哭樹姪五絕。附呈。不足以喻遠懷也。餘懣依切不次。姪總价再拜。寄自鳳附使署。

自安邑歸。得仲冬二十一日信。小除復接嘉平十三日書。並寄詩。循環諷誦。悽惻總歸。自愧之餘。復愴然增感。來書愷切諄摯。知非吾弟不能言。亦非吾弟不肯言也。顏僕之處此。亦甚難矣。家居拮据。既不能奉庭幃之歡。歡逐踐跣。竟何益於身心之事。日就荒廢。安望顏揚。是以自去春以來。即決志難家。稍思習靜。而依違因循。冬初始得出門。此別亦良不易矣。及抵太原。獲聞庶邑之信。柔腸萬轉。實竟夜無眠。商之臨汾從父。更無異議。乃定去留。實非敢汗然也。都中機緣。固無足輕重。暫歸之計。亦未嘗不籌之。顏歸即不

能復出。出亦豈能無得。日月未幾。徒行道路。何堪蹉跎。若云家居。視戶。此又遂如其必不幾者。蓋觀難之繁。縱或杜絕。室家之累。豈諸諸捐。非不知人言可畏。但此中辛苦。意唯自知之。非筆墨所可宣。並非知我所能諒也。所用一以失。觸視無所難。諸之氣短。殊不去懷耳。古之良朋。託寄妻子。其於兄弟。必非漠然。兄出遊宦。家累益深。此後願以老母相託。但使稍分勞力。省氣息心。以安起居。則遠人拜賜。終身弗忘矣。晉省並無捐例。陝西篤遠。又不如都中省便。此必傳語繼也。毡衣曾爲切致。俟絳州有便。自會致復。伯母近體萬安。諸嫂暨九弟姪暨。想各平善。二姊曾否來家。並爲道同。上庠之選。原不足爲弟致惜。所望努力致風。共決遠到。附寄四詩。不足觀答。明湖秋清。諸諸快悟耳。意不能悉。臨發傳悟。兄价自平陽拜寄。

七弟平安。輕身遠出。歸期正遙。未有客遊之樂。徒重家既之念。別後幸無面雪。而風沙蹉寒。情懷已不可堪。學使按視。計在月初。選貢之期。固視不遠。吾家倚才縱學。信無出吾弟之右。然鄙意亦須潛心靜坐。利器得時。更爲萬全。在吾弟志存遠大。或不以此斤斤。而遠人體聽好音。實無日不軸轡於俟也。望之望之。伯母堂上萬安。二嫂四嫂。暨家中諸幼。各各平善。京中近有信否。四兄歲內得歸否。人歸意亂。觸緒不知所云。兄价拜手。寄自平陽。

去臘見寄。於前月二十日始覓得。循環捧讀。遂至捧腹。同人見者。無不絕循。新歲三嫂手札。並晤怡事。得悉家居近況。便如會面。繁曲阜城頭之歌。俛仰增慨。千里羈人。更曾何以爲情耶。雖事糾嫂。不謂隔能同事說傳。致貽堂上之憂。寸心如結。諸日諸寧。既知分發之例。確已停止。雖未定幾來能州如何。或無大

誤。讀者小橋疾疫。今已霍然。並望吾弟善言寬慰。以釋慈懷也。暮春之初。若無入觀的音。則會榜後。可留  
桑首矣。聞單方新已南下。四兄果否同行。春俟半已分傷。尙未得值。故無從捐寄。亦未及專札。統望得致  
此意。附問近好。伯母尊前。祈爲請候。緒嫂夫人。暨諸姪姪女。並此達念。不簡。兄价自京拜寄。

真谷大兄足下。平安仲春一書。諒久入覽。頃聞足下高尙不出。爲鄉先生授子弟。力已率親。此固可慶。益  
覺熱塵中人。遠心干進。不可須臾也。天津選詩之役。所獲於名賢蒐采爲多。謹奉徵時啓十木。足下讀經  
之暇。出其餘緒。共成斯舉。亦不朽之盛事也。金石圓能。否賜撮。亦望迴示。附請老伯伯母兩大人近安。讀  
郎佳善。進明獲雋可喜。可諸不讀讀岳翁矣。附及不癢。真谷大兄師席。弟功价頓首。

价再拜。木齋先生執事。別來九年所矣。雖修候缺如。而每遇東故。無不訊我故人。風聲所樹。不殊觀面耳。  
向聞將爲陽城大夫。比又聞移治平書。所期執事爲古賢良。不欲以無益寒暄。妄須左右也。价自遶澆以  
來。諸事都塵。無復平生。而家兄以木生家母。久病引疾。幸無覆餗。即日可抵里。或執事所願聞也。舍姪就  
婚。得率郝公清海。當可有成。癢叔輩實有刮目之待矣。胸中久不用古今澆霍。勿促寄此。敬問平安。言罔  
攸擇。惟執事鑒之。不宣。价謹再拜。

## 俟考

昨讀年兄大篇。皆有闕世道人心之言。不當作時藝觀。至筆力之高古。交情之諷。直駕唐未諸公之上。  
又不當作近日古文觀也。但機調圓轉。實爲舉業之上乘。竊爲年兄怪之。乃知見地高。觀善到。獲化揚心。

無往不可。不得不爲年兄服膺也。仍求兩冊。書舍弟諷讀。幸勿吝珠玉爲禱。周雅老極感關切。求年兄早爲具題。成可免其說堂。委曲周全。更佩高厚。知年兄自有妙用。不俟弟之諄懇也。此等好事。我輩皆欲爲之。又年兄之素心耳。敝通家感激錫報。自不敢忘。弟之歲德藉光。又無窮矣。容晤頌不盡。

俟考

不晤芝字。俟將匝歲。雲樹之思。想易地有同然也。去秋過珂里。晉叩年伯大人。深承優飫。始知年兄有擢擢之喜。緣先慧病劇。未遑趨賀。爲滋耿耿耳。不孝弟痛通凶變。展轉蕪塊。五內崩摧。卜是歲之多。將祈葬先大人兆次。誌文已親之宗伯梁夫子矣。書丹篆蓋。欲得繆歌起董。默菴兩年兄尊銜爲重。然無因至積。恐致唐突。敢求年兄。擢錫類之仁。不惜唾餘。向兩年翁前。爲不孝弟先容。倘不峻拒。當語小价。令持刺往也。薄具一芹。聊將積愆。惟冀莞存。外先慈行狀。並拙卷各一冊。呈覽。并希照及之。餘情縷縷。存讀佈不敵。

俟考

舍弟回薄。遺年兄履屨。殊深忻慰。先世史傳。有蒙至誼。關切慨致當事。肺服感刻。更敵以言。悉矣。伏承舍傳之論。甚正。先後附見。自是史家體格。但令生平大節。顯於天下後世。正不必各爲一傳也。想年兄已代爲求得大篇。訂正詳確矣。茲拜遺一力。叩頌副葦。又聞列傳之多。已逾萬餘。竊恐篇章過繁。或不免更有一番刪定。統祈年兄推不匱之仁。始終留意。必無遺落。則歿存均感。寧有旣耶。家藏墨蹟一卷。乃敵年擢真筆。先大人所親求得者。附以晶瓶一座。敵之左右。不敢另薄。愆近於套。冀鑒存之。以誌永世之好。積白。

之心萬勿以常儀見卻。幸甚。附有一而致謝貴門孫萬老年翁。不勝侑緘。并求命貴長班引小价持上。卽代致鄙意。必求笑納。確作者不屑。而弟儀非少。申諸意。無以自安也。臨楮北望。曷勝悚切之至。

俟考

連未奉顏教。此中如諸如渴。老先生以李杜之才。擅難王之筆。真可獨步一時。册子一帙。敢求鴻章。俟望早賜。便感高誼不淺矣。廬役過叨高厚。附謝不一。

先君恩卹諸典。漸已就緒。躡躡南返。應在指日矣。切思夙叨老世臺教愛兼隆。沁深心骨。此番分袂。不知何日可以再接儀型。言念及此。有不勝其黯然魂消者焉。茲偶檢萬存小物數件。敢獻老世臺應用。深懷翰褻。幸勿賜擯。擲耳。隨行再當叩別不一。

俟考

前踵門叩謝。衰經不敢登堂。感荷之懷。容躡面頰。不孝爲先嚴擴建齋翠微山。初秋始得返舍。聞目下將試。諱館諸生。有吳宗顏者。乃舍經內兄。世習其業。頗稱精熟。教以通之左右。不孝草土餘生。因懷誼應切。而一及之。而知知己念我。必不按劍耳。諸未一一。

兩日曾有確論否。聞北海君作難如故。將以何術救正之。俟得穩常二韻稱題。卽以此題二十四韻改館。亦未爲不可。望年兄酌示下。俟須面言。弟亦不辭沐雨來晤也。時已旁午。須早定權輿。千祈詳示。

俟考

昨承手教。重荷關切。感不可言。弟拮据數日。尙未就緒。適聞楊簡老。明晚可到。弟已遣人飛騎便之。一切俟簡老面訂。極妙。不過兩日耳。或諸公能少待耳。仍求老年臺鼎言致及。至感至幸。特此再瀆。統容。謹謝不悉。

俟考

前者重擾。至今醉德。瓦缶之音。過蒙獎賞。每欲繕寫一本。仰祈教削。蹉跎未就。承命先書三幅。呈政。惟俯賜提誨爲禱。前丁沈二人。既蒙垂炤。幸並從其請。祝祝。諸不一。

俟考

前從貴役附復。遂隔音而將及改歲。清署雖司樞之重。然按圖可稽。無甚疑難。台兄安恬靜鎮。不勞而理。體中固自休暢也。惟買銅一事。新例甚嚴。須早爲料理。付託得人。不獨考成攸關。且陸轉相牽。坐銷歲月。亦屬無味。愚見若紀綱中有可任使者。竟不必蹈襲前例。專委胥役之手。蓋廣陵與金陵咫尺。廣陵鹽商。與敵省漢上鹽商。朝夕關會。若兌貨廣陵。賣銅漢上。豈不便捷。高明以爲然否。不佞一官浮沉。等於閒廢。食指維繁。珠桂爲苦。然性甘拘守。行慚仰而。適有不得已之實情。不容不相聞者。有舍親沒於邸舍。孀妻幼子。無所依托。移家北上。納費得二百金。特託舍親王清臣諱道源。同小价就便奉懇。亦知台兄茹蘗清風。咄嗟難辦。然非情相關切。亦未便以難事相強。須求委曲周全。俾毋遲滯。雖台兄道義之愛。埒於肉骨。至性未必責報旦夕。但不佞具有心胸。慚不盡拜高誼耳。不腆伴函。寬茹是荷。臨楮馳切。

俟考

高麗人開館貿易。弟與同人慶。欲資參數勸。聞係貴衙門職掌。敬懇老年翁。代人代覓。不審便否。頃特走候。不遇。率勒布瀆。希示復不一。

俟考

昨造次瀆懇。違荷年兄慨然一諾。近日讀誼交情。實爲僅有。俟藉此得進寸竿。當出年兄一手提挈。鐫銷固非楮墨所能狀也。且晚相需甚殷。專望墨賤。不能如願。尙冀得其七八。特有至殷致需。諒知己更聲以爲妄也。尊章呵手鐫刻。久留讀中。意在稍摹古人。其如究無或就何。春和略鐫捉刀。當固驗過。昨晤姜定老家表兄。已俟致台意。云令兄年兄出棄賤李君之門。又多一冀世誼。托先聲意。想面聞能懇之耳。率勸再瀆。不勝翹切。

俟考

台旌往太末城中。萬馬春齊。千山日靜。足以助人佳思。但瘡痍滿目。鋒鏑麗心。不無候然疇昔耳。弟枯坐斗室。一病顛顛。所讀三年。穰使一鬼銷亡者。庶穰近之。筆退讀乾。何能爲役。來論所不能仰答也。如高唱已成。當使一讀。或愈頭風。是所望耳。尊寓定仍鐫耶。屢欲過從。而又自愧身係地主。不能勝爲展待。杜陵云。貧賤人事略。雖高賢或不棄。然實無以酬對。有默然遙默而已。暑雨稍霽。瘴癘雖步。當趨教以懇。

候考

憶自龍江奉教之後，卽已望隔雲霄。晝微追鶴，依稀昨夢。此中之慢結，寧可言喻也。比客都亭，日聞清譽。向曾報一賤名，未知曾達典籤否。久感懷慢，不及再龍興居。疎節之愆，伏祈垂諒。啓者，南中一友，雅擅筆墨，見歲於德聊世兄，下榻高齋，相與晨夕。茲有所求，望弟代爲希懇。憶老先生鑒而許之，感賜奚止一人已也。拙刻附求，鄆風，鶴池曷禁，鶴企。

俟考

景仰高風，已非一日。猶憶戊子秋深，曾與斗滿令兄，俠飲連宵。今鄆歲華衰落，而狂奴故懷，略似微時。昨接清輝，頓起飛鶴之興。小酌奉候，適值台冗，未得快所欲言。抱歉負愧，抑復何言。茲有賤冗，急須歸去。舊具微物數頓，聊表寸懷。稍俟秋深，風鶴金粟，當具斗無雙柑，向蒼山齋水間。一深闕愧也。臨穎可任瞻闕。

俟考

歲內曾以歲行俟嘉勝，鶴草樹雲山而外，無可待贈。至今闕憶，猶惟寤寐也。僕伏處微山中，憶寓飲鄉，兩無恆產，惟日待里門舊居，椽瓦輝變，以濟鶴煖。卽欲作達禁，禁知交闕之不已。坐是困頓，病勢日深。所情二三知己，加意今昔者，在今日矣。朱明之試，可爲田間人謀斗龍資否。舍弟與小阮，敬致此意。望之望之，別情莫殫。何日得一惟手耶。諸未既。

俟考

改銜大呈，已說堂彙稿矣。得滿洲番憶，卽可移送龍江。前件查於定例，甚相防礙，暫復不既。



俟考

龍江事於從前監督無與也。適承問，未及詳盡，恐捷舍意，故此再贅。

俟考

聞尊體違和，久失趨戀爲快。頃已往晤舍弟，體呈且緩旬日矣。率復容走晤悉。

俟考

入夏以來，時時善病。教日前，湯水不沾者幾晝夜。近始稿稍強起，兩口舌間，尙自作楚，略一思索，則火幾不止。故應酬都應，而筆幾之價更蕪，債積衰致體種生人之趣，頓戀無論文酒流連，無復意致，并節序如流，幾忘葵榴之照戀矣。大稿序終當踐踏，不敢煩苞茅之討，但不免小告寬限耳。稿老亦云未晤，想復別有戀戀耶。兩然先生，今之機雲也，善此賢主人，風雅真不孤矣。諸容面罄。

俟考

昨奉叩，未晤悵然，榮行的在何時。弟欲挽友抄然俟詠，蕭稍寬時日爲幸也。各項賜書，乞照前單先發來手，免致臨時匆匆，爲捷足者所奪，望之望之，餘不戀。

俟考

日殊殊風蕭瑟，几案間幾體寸許，未俟體毫作書，佳扇故尙置蕭中也。容另致上，時稿三本奉機，奇毫蒼深，故非耳目近玩，謝教謝教。中丞公處，當戀面致，庶得詳布推重之意。俟知倒屣耳。率復不一，極託之遲。

速。雖非尊意所急。而鄙中耿耿。每中夕不寐也。正爲深念之圖。再報耳。

俟考

積雨不止。葡萄旣毀。房垣半傾。夜來移榻中庭。復苦蚊蠅爲祟。竟夕來嘗安枕。朝來復衝泥入內。渾身上下如注。歸則體染微熱。又以應酬文字所苦。不能偃息。種種勞瘁。道兄何由知之耶。幸接瑤篇。啓我神智。爲之狂喜。尙圖搜枯和正。晚涼並望。過我不一。

俟考

初來草草一晤。殊未暢所懷。豐暇肯一應我蕭署中。荷花正發。亦堪一醉。附有至懇。弟自過江之日。卽已垂囊不持一文。目前日費竟不給。敢求故人移貸資斧。以濟急需。稍便卽完璧。以上弟非不情者。此間非知己不可與道耳。手約一紙。奉上。驗留不盡。

### 題詞

錢侍郎載

此當題曰未信堂故人尺牘。而其下署會孫顏某。雖蓋未信堂者。考功先生之堂也。尺牘之投。皆其故人而附裝者。自別存焉。今題曰顏氏家雖尺牘。則載之尺牘乎。運生孝庭屬題語。卽以是商之。爲孝廉題。不書後學也。乙未四月四日。秀水錢載。

翁學士方樂

先生作堂曰未信。聖門取法法漆雕。又仿匡漆正俗意。訓蒙家訓垂昭。由來博文自下學。所得師友非一朝。石門昔序樂對策。緒論曾以張公經。石門吳匯庵先生。出吾邑張武承先生之門。武承出考功之門。當聞格款剖大裝。再三往復凡翁條。每誦此序我心感。諸況手札精神超。一月成束終安用。三歲不減誰久要。昔人所重墨行已。彼外見者徒以囂。厥孫裝潢持示客。盤筵累月氣不驕。丈夫類人。或於小。瞭然在後非執瓢。

運生孝廉所藏尺牘數十冊。甲午冬日。桂明裝持來求跋。時集小齋。同類者。秀水錢諸學。吾邑朱學使也。閣學爲題款字於前。而學使題語未就。孝廉卽將出都矣。古味陸倦。若不忍別者。復以所藏古藏印七枚。森器款誦一厥。及吾邑武承張先生墨迹稿三冊見贈。如見朝輩典型。他日當別爲超跋。裝處卷軸。仍請錢朱二公同題。以補未盡之意。仰希前哲。贈處相墨。曷勝感然。乙未四月十日。大興翁方詞。

陸費墀

類考功脩來先生。爲文章題公。一時相與往來酬答者。皆偉人碩士。所購尺牘。自益都公而下。凡款百家。詞旨嫺婉。如與晤對。不詞文翰之美也。其曾孫運生孝廉。稟承世譜。尺幅寸箋。寶愛弗失。蓋亦知所尙矣。昔宋曾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軸札。刻爲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冊如入石。余藏供氈墨之役矣。孝廉廉其友桂宋谷明經。監裝於京師。時余嘗盡覽焉。尺素外。往往別以小紙。列所餉遺物。如曰魚一尾。橘十枚之類。物薄意重。前輩風範。於斯可想。今冊中並不存。余嘗以詰宋谷。未谷亦深條之云。構李後學陸費墀。

題。

朱筠

曲阜顏君崇業，哀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三十五冊。因余同韓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敵以下，通問之言曰書。若晉宋諸賢，故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跡也。顏氏自康熙中脩來學山兩先生，以文事而海內及從國初諸老輩遊，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盡三朝之賢豪長者。今冊中所藏，宰稱則有臨胸馮溥、合肥龔鼎孳、大冶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寧陳元龍、武烈則有武書、李之芳、名流則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阮、歷城馮光祀、國安康我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州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鴻鴻、德清孫在豐、速頤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國炎武、寧都魏祺、蒼商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秀水朱彝尊、咸寧李因鄭、吳潘宋、錢唐毛先舒、大興張烈、慈谿姜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國杜濬、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禛、士正、商邱宋犖、益都趙執信、華建王宏撰、鍾唐查鍾韓、文藝則有上元撰思敬、吳藝彤、仁和史逸叟、大蔣張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鍾朗、宛平劉芳國、長洲汪份、鍾州孫勳、江浦國巖、翰墨則有青溥沈荃、揚州法若真、婁江王翬、莆田鄭篋、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澐、長洲蔣衡。方外則有鼎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家之能賢者，好涵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竊喜顏氏居近邇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著

人思托諸金石以期久遠。然金潤而石澇，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耕者掘地，尙得孔褒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冊之既得地也。余每恨九經傳註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字，是正其據畫，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爲無窮之計。冀遐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冊在顏氏，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沒，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鮒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遊歷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淵唐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真其言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冊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架之賢不可及也。乾隆四十一年秋七月二十二日，大興朱筠謹序於京師南城日南坊之椒華吟舫。

潘呈雅

兀坐山堂中，星斗夜將半，咄咄森逼人。尺牘紛而案，當時往來札，四方當名彥，深山大澤中，高人逸士遍。滄海無涯涘，迴瀾吞河漢，曠哉費句讀，慨恍起彈劍。二十年參而無暇，說聚散，散步涼天月，諸牘數處讀。誰云古人畫，如見古人面，跋燭向寒窗，冷然風送喜。後學潘呈雅拜題。

桂學博覽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鳳云，正啓多莊語，或有機密，則具副啓。贈氏濶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

宣不具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家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顏昌黎集劉禹錫錫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厓盧抑南牘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棄爲榮周益公所諸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藏故人書數百紙皆毛邊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醇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傳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在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具在吾既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書而齋之甲午冬末桂馥作於宣武坊儻舍

是役托始庚寅之秋裝得八九冊運生兩上公車攜來補入者三倍於初故漫無倫次始余翳刺字鈐帖尾旣而悔之劉潛夫辨閣帖云昔人裝禱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而不肯翳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也旨哉言乎書以志吾過嘉平旣望馥又記

### 盛百二

曲阜顏子運生集其先世所得諸名人手札裝潢爲三十餘冊余得見者乃第九卷並顧車人李天生書因悉卽墨姜元衡託告其主黃培始末牽引者三百餘人幾成大獄卒得昭雪聖朝宣大之恩及當事治獄之平允千古未有若如故明洪永之時不知若何顏織矣己亥秋秀水盛百二書

### 沈心醇

衡齋贈我先人集更示家家尺牘篇衡齋文章皆牘帖藏初舊舊半名黃遙思愛齋曾三歲欣羨流傳到

百年珍重古歡期。世守慎交爾我亦當然。沈心醇。

孔廉訪昭虔

康熙中吾邑三顏名望重一時。而考功脩來先生爲最。交遊盡天下士。往來筆札甚夥。皆名蹟也。至其曾孫運生先生。裝成三十四冊。而同時題跋別爲一冊附焉。運生先生於余爲學校師。兼結忘年交。冊中有先高祖恭愨公尺牘二幅。出以相示。敬瞻手澤。藉得涉獵其餘。今展轉得歸吾友臬薌太守紅豆樹歸。既深爲此冊幸。而又不無樂園今昔之感矣。甲午長至後二日。荃谿孔昭虔識。

阮相國元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曾孟傳。入陋史儒林傳。元以督漕出京。後來者不知何故皆刪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榮藏之。端桂未谷。龔裝於京師。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龔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復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又頗收羅鑄鼎書畫。及歿而復人并此尺牘之冊。亦不能守。今歸臬薌年丈處。數十冊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題識冊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

何尙書凌漢

藏名人尺牘者多矣。若夫名公鉅儒。嗜人逸者。瑤情藻論。宛在一堂。未有若長編之積且當者也。顏氏子孫以貧故。不復能守。遂歸於臬薌太守。祥雲護持。可謂得所。聞魯公名印。近亦不復在樂園。物理無常。但

得爲識者收皮固亦無憾耳。戊戌春分前一日何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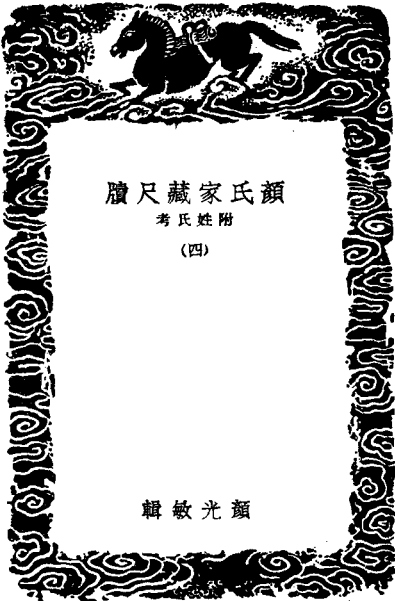
羅觀察天池

顏光敏字遜甫。更字脩來。別字樂園。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遷禮部儀制清吏司。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補驗封清吏司主事。歷本司員外郎。遷郎中。封奉政大夫。考功司郎中。王阮亭贈句云。顏生陋巷裔。學古鄙章句。餘事攻六書。韋蔡競先驚。考本傳。少聰穎。博極羣書。千言立就。行楷書酷似趙吳興。爲人孝友。重氣節。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海內之士無不樂從其游云。

是册所論當時事實。與國史互相發明。不特文翰之美也。勸之貞珉固佳。否則命侍史抄錄成帙。付之梨棗。當與蘇黃尺牘並行。道光辛丑夏四月三日。觀於臬齋。觀察齋中。羅天池並識。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考

(四)

顏光敏輯

029-765

029-766

# 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

馮溥字孔博號易齋山東臨朐人通益都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諡文毅有值山堂集山東通志溥生八歲授左氏春秋暨秦漢以下古文卽能貫串根柢稍長窮極經史凡天文圖緯及兵書地志罔不博綜陸吏部侍郎時尙書孫廷銓病目右侍郎石申亦以事注籍凡一切推補溥獨主之一乘至公無所曲庇康熙初年四大臣秉政議各省遣大臣二人巡察督撫溥力爭以爲不可乃止陸左都御史有申嚴職任暨省刑薄稅諸疏拜大學士時薦魏象樞成性又有發帑惟荒疏在閣二載聞誠布公表裏洞達既不詭隨又不矯激商略大政或僉謀可用卽庶僚不遺若義所不可卽貴近交口而溥必力爭改正總求有益於國而中無成心王士正漁洋詩話馮氏自閩山先生起家進士以詩名海岱間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訥皆有詩名兼工詞曲惟訥纂古詩紀風雅廣遺諸書有功藝苑惟重之孫文敏公琦也文毅則惟訥之元孫云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國朝歷官歷部尙書諡端毅有定山集名家詩鈔小博芝麓官斬水令以殊尤徵爲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真當今才子也湖廣通志鼎孳令斬水值沈寇猖獗籌畫方略調度兵餉修城池登陴防禦不少休王士正感舊集傳溥生

時庭產紫芝。因自號芝鏡。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自號金陀老調。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國朝廉官。戶部侍郎。終山西陽和道。康熙十八年。舉博舉鴻詞。以憂不赴。有續徵錄。劉豫事蹟。崇禎五十年。宰相傅學海類總。金石表。靜惕堂詩文集。沈季友構李詩繫。溶天性耿直。爲御史。劾輔臣謝陞削籍。熊開元密參周延儒。廷杖。溶疏白其冤。甲申。爲流賊所執。拷掠三晝夜。委厥中。得不死。後任副憲時。遇熱審多平反。居塞上五年。歲饑。力請拯救。生平肆方於文章。諸體雄駿。而尺牘尤多。長牋小幅。人爭寶之。其詩源本少陵。蒼老之氣。一洗嫫調。與合肥龔鼎孳齊名。世稱龔曹。晚年自號鉏菜翁。築室范蠡湖。顏曰倦闌。蒔花種竹。置酒唱和無虛日。愛才若渴。四方之士。倚爲雅宗者四十年。

葉方蕩字子吉。號劬庵。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祖部侍郎。特加禮部尚書。諡文敏。有讀書齋偶存稿。四庫全書總目。方蕩初著有觚齋集。後自棄其稿。此集皆入仕以至歸田之作。其詩導源蘇陸。不及王士正。秀骨天成。而和雅春容。瀟瀟乎治世之音也。蘇州府志。方蕩升講讀事。士屢被顧問。賜宴瀛臺。撰八箴以進。聖祖善之。撰太極圖說。賜貂裘文綺。

高辛允一名辛傳。陝西韓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大理評事。國朝國官工部侍郎。體而通志。辛傳提調順天鄉試。會中使送兩生入闈。辛傳斥之。世祖廉得其事。召對乾清宮。嘉其風深。屢加超總。韓故小邑。士狹民稠。資食於延綏各路。亂後盜賊出沒。辛傳疏請設兵神道嶺。防守有資。邑距潼關三百里。輓運維

難再疏請免。

劉思敬字純之江蘇上元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參議有微贖八編江南通志思敬十歲能文任刑部郎中執法無所避分校體閣得士最盛尋擢參議乞終養修江南省志。

劉體仁字公馥河南潁川衛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有蒲菴集七頌堂集識小錄河南通志體仁生而英異目重瞳五歲父於膝上授大學中庸及就傳經史一覽成誦居郎署三年釐下諸名士爭欲識之體仁尤好獎借寒賤藏書二萬餘卷告歸後日手一編不問戶外事詩筆一出人士競傳誦之居家孝友睦嫗恂恂可接王士正池北偶談公馥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而遺類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治葬不合法不急獨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爲主人道之曰公藏長者願力不能避奈河劉曰是易耳盡解囊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類相類又云公馥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游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馥來微笑頌詩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書水行 馮仙澁圃繪寶鑑續纂公馥性嗜六法蕭疏曠遠思筆高妙乘興寓意亦自天然。

沈荃字貞蕤號釋堂又號位菴又號充齋江蘇青浦籍華事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詹學加禮部侍郎諡文恪有充齋集南帆詠江南通志荃父紹曾有至行聚徒授業荃爲河南大梁道有政績游歷詹事學行醇潔名重館閣書法尤推獨步爲聖祖所賞士以一長來謁者輒爲噓植子宗敬兼工書畫仕

至四譯館卿。松江府志。荃爲大梁道副使。殲盜首董天祿。牛充大等。餘黨解散。以他事望課。部降同知。召見復四品。仍入翰林。充齋者。爲大梁道時。孫夏峯爲講充實之爲美數句。有省。遂以自號。在詹事。新例當流者。徙烏喇極北。蓋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輒凍死。罪不至死。不應驅之死地。召令畫一。堅持前議。聖祖改容納之。又言山海關。海洲差員宜撤。湖口關宜仍徙九江。有司盜案。處分通嚴。反滋諱盜。不果行。

繆彤。字歌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六年進士第一人及第。歷官侍講。江南通志。彤以艱歸。淡於官情。遂專以課後學爲事。巡撫湯斌內召。奏吳中縉紳。以道義自持者。彤爲首。先是彤爲庚戌同考官。所拔如許自俊、郭琇輩。皆知名於世。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鑑後編、憺園集、四庫全書總目。乾學家富圖籍。所著皆閎通淹貫。確有可傳。集中考辨通說之類。亦多與傳注相發明。蓋乾學爲顧炎武之甥。而閩若璩等。亦多客其家。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歷有根柢。蘇州府志。乾學八歲能文。爲顧錫疇所知。十三通五經。主試順天。若心披閱。拔韓莢於遺卷中。明年莢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轉禮部侍郎。一切禮制。酌古準今。多所董正。轉刑部尚書。甫就職。會湖南巡撫張汧以罪被逮。誣乾學通賄。事白。上疏乞歸。上不聽。令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明年復爲副都御史。許三殲所勦。再疏乞歸。命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卽家編輯。乾學慷慨有大志。生平敦兄弟之好。急朋友之難。尤勤於

獎進人物。海內之士。輻湊其門。名既高。而又與有力者不相下。敏卒爲所逐。

郝慎訥。字敏公。直隸敏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富吏部尙書。謚恭定。祀鄉賢。有恭定郝。蘇輔通志。惟訥性謹慎。操持謹潔。初登進士。與父傑同朝。士大夫多爲欣羨。而惟訥恂恂守節。素風累。官吏部尙書。杜絕講託。奸胥不敢有所上下。銓政以清。王士正居易操。總州郝氏。自戶持公傑。以學吃虧三字揭堂額。其子恭定公世守之。恭定弟惟謙。丙戌舉人。監察御史。惟諤。江西布政司參議。惟謙子士鈞。戊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弟士錚。舉人。戶侍公弟位。舉人。子惟訓。壬辰進士。廬州府惟富。僞謨。癸丑進士。內閣中書舍人。都人。以爲盛輔之輔。聞駕至總州。幸其第。親見之云。

吳元萊。江蘇興化人。明國姓子。貢生。歷官禮部侍澤。

孫承澤。字北博。號退谷。山東益都人。順天。上林苑監籍。明操觚四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惟位。受僞職。爲四川防禦使。國朝諸官吏部侍郎。有尙書集解。九州山水考。詩總朱倦翼。春秋程傳惟。五經翼。幾輔人物志。益智獎。元朝典故。郝年考。天府廣記。河紀學典。春明夢錄。操己亥存謨。廣子鎗。夏記。關志軒帖考。四庫全書總目。承澤初附東林。獎降獎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幾輔通志。承澤築退谷於西山。耄而好學。聲譽不倦。於吏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至於博古輔鑒。一時錚錚之富。比之宋田氏云。承澤退谷小志。京西之山爲太行第八陁。自西南蜿蜒而來。近列爲香山諸峯。乃層層東北輔。至水源頭。一澗甚源。退谷在駕。復有高惟障之。而臥佛寺及黑



門諸利。環蔽其間。岡阜迴會。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

法若真。字漢儒。號黃石。山東膠州人。順治二年。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告人。次年成進士。改國史院經修。廉官安徽布政使。康熙十八年。薦試舉博學鴻詞。有黃山詩留四庫全書總目。若真詩古文詞。少宗李賀。晚乃歸心少陵。不屑櫛比字句。依倚門戶。意所欲爲。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張謙宜法徵君傳。徵君父孝廉翁。中年無子。李夫人有身。夢法真而生。故名若真。與弟若貞同登進士。誰見曾山左詩鈔。黃石先生。以高第入翰林。再遷秘書院侍讀。與洪安南承疇。陳溧陽名夏兩相議不協。外調浙江觀察。轉補福建。禦鄭寇有功。遷浙臬。平反王式誣告等案。浙人詫爲神明。轉安瀋。丁內艱歸。以詩畫自娛。卒年八十四。張庚書徵錄。若真善山水。筆有奇趣。

李之芳。字鄰園。山東惠民人。順治四年進士。膠官大學士。諡文廉。山東通志之芳授金華推官。煽奸理枉。讞決如神。在臺十有四年。忠謀讜議。皆闕大計。彈劾不避權要。儒督浙江軍務。耿通煽動。以衢州係全浙上游。且爲江淮屏障。卽日移駐。有異讞者弗聽。及耿逆軍兵壓境。以甘言來誘。立斬使焚書。誓師出戰。賊勢大挫。方戰時。親冒矢石。或勸其持重。勿蹈不測。答曰。我若貪生。誰不治死。以此人皆奮力効州。卒之大軍入閩。長驅三關。賊指日面縛。而全浙無恙。皆之芳親捍三浙力也。身行間。廉九年乃凱旋。去浙之日。士民號呼。如失父母。浙江通志之芳任金華推官。浙省向苦解茶蠟。請免折色。又輯賦役全書。縷晰使分。瞭如指掌。迄今奉爲準則。以巡鹽御史莅浙。洞悉鹽政利弊。凡不使於民者。悉除之。出督浙閩。閩逆告讞。

之芳檄諸路分守要害。遣副將黃廷梅力堵仙霞關。自趨衢州。賊衆數萬攻衢。之芳進順於杭西。擊聲震地。流矢如雨。左右請少避。之芳曰。今日以兵將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能將鼓勇直入。賊遂卻。賊漢猶熾。以計招降僞將。生擒賊首。建言進取之將。不在溫處。而在三衢。此賊一破。則諸賊駭亂迸散。江山常山間。有師道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安能獨完。進克大溪灘。後江山郡。急據衢口。賊將逆降。大兵遂入閩。賊平之後。疏請裕余衝五郡以前額賦。貧民陷賊來歸者。悉爲區畫。衣廩。又設慶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者盡復故土。

余國柱。字石臣。號倅廬。湖北大冶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大學士。

杜恆燦。字杜若。號蒼舒。院西三原人。順治五年副貢生。注銓通判。未仕卒。有春樹草堂集。四庫全書總目。恆燦卒。寧都魏禧表其墓。關中李因篤爲作傳。皆悼惜其才。春樹草堂集。凡持二卷。文四卷。塗乙縱橫。猶當時原稿。中多代人之作。蓋恆燦爲郎廷極。賈盡復。梁化鳳。諸人客。學生出入幕府中。所作當贍有餘。而多不修飾。殆亦由於取辦倉猝也。陝西通志。恆燦八歲能文。值寇亂。家中落。嘗走四方。負米養親。鄉試中副軍。遂入大學。念老親家居食貧。因策蹇南游。時得巨公詩文。及珍玩錦綺。歸壽其親。親大悅。恆燦居京師。與中翰吳煒交相得。同訂親文大社。以振興古文爲志。及煒使國中。過焦穫。復廣其社於邑。中學古害院。煒去。恆燦主盟。學者多宗之。長安梁化鳳。鎮崇明。通迎恆燦。旣至。化鳳以堤成出獵。恆燦陪國乘。卽學作平洋沙十章。化鳳立命請入鏡歌。持千金起爲壽。歌溢車中。尋遊楚漢。復入吳。久之歸。性好客。所居稿

白渠南冠蓋車騎輻輳。每酒諸耳熱。酒墨揮毫。無不豪所欲而去。一夕虛焚所著書。弟熠急起收之。得詩文如千篇。今所傳春樹草堂集也。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明諸生。諸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授中書舍人。有既堂前後讀集。四庫全書總目。枝蔚於甲申闖賊亂時。會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至康陵學賈。三置千金。既而傲舍董相祠。扇戶讀書。在當時名甚重。然詩本秦聲。多酒壯之詞。大抵如昔人評蘇試詞。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也。陝西通志。枝蔚性豪宕。救氣節。博學工詩。南遊吳下。流寓邗關。以詩酒自灑。搗交吳越諸名宿。筆床硯匣。倡和無虛日。爲詩沈雄奇古。興至卽書。不事雕飾。而意致灑如。其自命在律杜蘇陵之間。餘子不屑也。名家詩鈔小傳。豹人身長八尺。窮眉廣額。衣冠甚偉。與尤晦菴初未識面。一日晦菴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望見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謙之。相與大笑。流寓邗本築室數椽。題曰既闌。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志。嘗遊焦山。遇大風。置作跋吞。獨從容扣船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居易錄。豹人僑居揚州。高不見之節。子詩之。先之以詩云。集稷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蠹木寧知原憲貧。遂爲莫逆交。乙巳余入都。豹人詩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

應搗謙字嗣寅。又字潛齋。浙江錢塘人。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辭不赴。有潛齋文集。四原全書總目。古樂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旨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朱子及注疏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賡

道禮書及李之藻泮宮禮樂疏者爲多。雖未精博，尙爲簡核。浙江通志，摛謙殫心理學，窮極應應，藏甚貧。環堵蕭然，而弟子日益進，立數，惟以解行實禮爲主，以不自欺爲持身涉世之本。於六經多所發明，尤精於易。嘗病世鶴言易，失之穿鑿。歿後，河陽巡撫趙士璧刻其性理，儀封張伯行刻其潛齋文集，行於世。李集鶴徵錄先生之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蕭耳右重禮夕偕同志爲獨社，取有所不爲也。有歎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先生而歸之。先生雖爾遠，且卒不動。同里姜御史諸南致諸不受。一日遇途中，方盛暑，衣木棉衣，投以越葛二端，竟還之。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池北偶後，徵士性至孝，母病數年，侍疾晝夜不懈。母義爲嬖婦，終不入私宮。母卒，還祥禫，始行合巹，諸坐臥不下樓。人罕接梯者。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鶴說，齊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古今孝鉅論，藏註古木大學中庸木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數定文公家禮，自傳無閱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府交，終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蕭秦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逢古人，而義慶堯舜，若接響聲也。著書千萬言，人來數者，亦不吝云云。

應禮壁，度璧，俱揭謙子。杭州府志，禮壁，禮琮，從遊於陸隴其，克承其所學。

吳懋謙，字六益，號芋菴，江懈華亭人。有華萃，豫章，虔州，芋菴諸集，四庫全書鶴目。懋歸早從陳子龍，卒鑿諸人遊，故力追七子之派，稱詩多以漢魏藏府爲宗。然時有諸張之失。江南通志，懋禮詩文，與同里吳應齊名，有雲間二吳之目。生平多貴游，所至名公鉅卿，皆與結詩社。人以明七子中謝樓比之。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六益雋上之才。託跡林阜，荒茅層篠，泥水自蔽，雅多慷慨。醫刷穠纖，誦詭之習，濟於和平之音。與天寶大歷鴻烈競爽。姜兆松江詩鈔，懋謙名醫中秀子，中秀家淨土橋，與董宗伯、陳眉公遊。乙酉被難，懋謙負尸趨北郭，洗血葬之。應墓三載，康熙間，海內底定，壇坫事與，乃挾冊放遊，自荆、豫、晉、嶺南、薊北，晚歸老郡城，築別墅東門外，與白燕菴鄰比，稱獨樹應。年七十三卒，門人私諡曰貞碩。

吳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浙江仁和人。明中允太沖子。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與應隸史彙考、嘯臺讀史、綠窻讀史、錢邑志林、梧園雜志、唐詩辨疑、詞苑、古文詞就正稿、宣齋、南歸、雲鴻、流鑑、嘯臺等集。詩餘、浙江通志、農祥少異敏，一覽成誦，家有賜書，鍵戶伏讀，茹經涵史，馳聘百家，詩不下萬餘首，爲文掩貫五經，尤精於易，與蕭山毛奇齡友善，然質疑問難，不肯苟同，方藝如，吳徵君溥、徵君十許歲，製芙蓉露下落賦，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旣長，構樓於別業之梧園，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藏書讀之。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也。徵君爲肩揭鼻鶴頸，指爪長三寸，鬚髮雜，頽然淵故，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見遠。吳下人沿復社故態，角爲尊奢，而浙西讀書、秋聲、登樓、半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徵君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天子果切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築之，著爲令，常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爲草露布，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座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戡君良箴，吾曩日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袁枚隨

園詩話先生乳哺詩。啞啞私語。皆集文遜園之事。年過十歲始不復言。

席居中字允口。遼東錦州人。有話代詩存。臥石山房稿。

林璘字鹿菴。浙江錢塘人。有歲寒堂存稿。四庫全書總目。璘安溪懷古序。信建文出亡爲與。殊爲未考。所記顏允紹郭少尹等事。皆足補史之闕。特敘述稍冗耳。蔣炯河岡歷太守家傳跋。園初西冷諸子古文以鹿菴先生爲最。所著歲寒堂存稿。或譏刻畫太過。時近小說家。然其縱浙奇肆。寫一人一事。精神奕奕。突出紙上。純得子長之神。自勺庭齊門外。未見耦也。

杜濬字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初名詔先。湖廣黃岡人。明國子助教祝進子。副貢生。甲申後。流寓金陵。有總雅堂集。江南通志。濬濬居白下。以詩名。自景陳鍾氏譚氏。矯王李規摹溪魏之習。流而入於溪薄。獨濬不染楚風。時有莆田余懷。字澹心。子賓碩。鴻客居金陵。皆以詞翰知名。名家詩鈔小傳。茶村以明經貢入太學。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南雍角藝。兩司或品題甲乙。無出三人右者。一時有魚肚白之目。乃金陵市語。藥房中名色也。居易錄于皇客揚州。人日大雪無事。巾車造之。論詩竟日。攜蘇不羹茶話而已。乙巳七夕。予赴京師。于皇詩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嗟窮愁。

吳綺字園次。江蘇江都人。選貢生。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歷官浙州府知府。有林蕙堂集。亭臯集。記紅集。宋金元詩永。嶺南風物記。四庫全書總目。園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雄崑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授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吳園次班香宋

鮑接僅短兵。圖其年陸海潘江。未維強弩。其論鐵公。然與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輒以花木爲潤筆。圖名其圖曰種字林。與名士爲春江花月社。名家詩鈔小傳。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黃外。蓋卽以漸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疆漸。湖州人德之。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鐵女。皆諸習之。有昆饒女子。日誦其把酒問東風。種出雙紅豆。以爲秦七黃九復出。故又饒紅豆詞人云。王暉今世說。圖次官湖州守。爲治諸靜。放衙散轍。然惟罷鐵床。斐几。燈火青燄。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爲二千石也。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此罷官。陳維崧三芝集序。圖次之守湖州也。擒治豪猾。不受請託。要人不喜也。因其招接名流。遊贈日多。以是中之。既罷官。僦居吳門。刻其詩。又證次其三子之詩。曰三芝集。

姜梗字鐵夫。又字桐柏。漸江會稽人。有曹山草堂。飯糶居等集。陶元藻逸亭詩話。青山吟謝朓。紅燭寫莊騷。子鄉姜鐵夫句。漁洋極賞之。然猶著色。不如其美人五湖去。夕謂鳥飛還之句。淡而彌旨。阮元兩浙雜軒錄。飯糶居樂府。五古直漸上游。五七律雄渾中。時見流罷。落照云。片帆投浦疾。獨鳥背城飛。曹山云。樵徑漸移殘。照外人。漸多在石溪邊。耐人吟誦。

盧元昌字文子。自號半林居士。江蘇華卒人。諸生。有杜詩闡。唐宋八家文選。思美廬今林稿。鼓離稿。江南通志。元昌著述有盛名。詩學杜陸。操選政數十年。以壽終。姜兆紳漱芳齋詩話。字林初在彭燕。又社中與王伊人願見山等。俱爲詩中翹楚。嘗自嘗少時夢至一所。高絕雲表。有榜曰離塵樓。因吟曰。草花喧畫夢。

螢火暗秋燈醒而恐灑落之識。至後果然。

紀映鍾字伯紫一字藥子。談麴叟自稱鍾山野老。江愨上元人。明諸生。有真冷堂詩。名家詩鈔小傳。伯紫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既貴。招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卽。池北偶談。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爲諸生。棄去入天台藥清寺爲僧。久之復舍去。其子映鍾。女映淮。徐欽績本事詩。伯紫與方文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天台舊事。娓娓不倦。丁澎字飛濤。號藥而。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詩。浙江通志。澎罷歸。不問戶外事。而自娛於文。工爲詩。頓挫清壯。有沈懋之思。康熙癸亥。薈浙江通志。實董其事云。林瑤丁藥園外傳。藥園工詩賦及古文詞。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兼鴻。季弟濛。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兩浙輶軒鍾云。册立西宮。念無娛與識者。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驛。廉知丁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其詩歸。龔少。有白鳳樓詩。吳下女士爭相採談。以畫衫袖。後以事牽累。調塞上者五載。卜居東龔。躬自飯牛。暇卽乘牛車。手周易。吟誦自若。所作諸詩。語多忠愛。無怨悱之意。則其所養。又可知矣。感藥集補傳。吳錦雯百朋。與柴虎臣紹炳。陳際叔廷會。張字台洽。張祖望。葉孫。洸去矜鍾。毛稚黃。先舒。丁飛。澎。虞景明。黃昊。陸麗京。圻。諸人齊名。當時稱之爲西泠十子云。

張彥之。一名愨。字洸侯。又字峭巖。江蘇華亭人。明詩綜。洸侯爲人寬博。無同異。其詩莽蒼。不事繩尺。質本景純。而臻於嗣宗。松江詩鈔。洸侯幼與弟漢度。凡有三張之目。初王康誦齊山。在細林。與陳徵君白石。



山莊相望。後洗侯盡斥其田宅，卽細林別業。亦讓其弟洗度，而蘇於窮巷茅舍，取遺書廣之。托於酒狂以自廢。

范鄆，字彪西，山西洗澗人。廢澗六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游不赴。有理學補考、五細堂文集、語錄、續垂棘篇、四庫全書鄆目、各體棘文、本名草草、草文格、酷摹尙書、棘本之、夏侯元昆弟誥，然未免太近游棘。語錄乃其子翻搜輯諸刻書中，蘇鼎評徵之語。又鄆鼎父芸茂，嘗遂輯山西之文二十卷，題曰晉觀垂棘。鄆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細垂棘篇。前後四集，居易徵。彪西養親不仕，蘇居師輯故里，講洛閩之學。河汾間人多從授經，以河學鴻澗薦，不出，人益仰重之。

王曰高，字鑒茲，又字登孺，號北山，山東茌平人。澗治十五年進士，歷官齡學中，有槐軒詩文集。山東通志曰：高幼有神童之譽，在棘垣十有七年，多所建白。癸卯與江南試，得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可稱得人之盛。

史鶴齡，字子脩，號菊裳，江蘇廢廢人。廢廢六年進士，官編修。池北偶談：翰林官直講棘中，先在宏槐殿，後移於乾清宮，大抵掌院學士一員，翰林官一員，惟戊午陳廷敬葉方藹日鄆，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以張英代之。後葉病愈入直，遂三員。閩直講史齡齡以彪修，續歿於家，特翻祭奠，其恩棘非外庭所敢望。

吳正治，字當世，號廣菴，安徽休寧人。湖北輯謂細，廢治六年進士，廢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棘文信。江南通志：正治以直講出補江西參政，補陝西補細使，所至以清廉執法著。內補工鶴侍，卽輯刑部，體所條讓。

敕令宜急行。丈量宜停止。禁狀外指板。敕婦女私婦。免逃人十家連坐。及收旗丁月錢。皆著爲令。晉廬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守成法。持大體。以病號仕。

屠粹忠。字純甫。號芝巖。浙江定海人。類治十五年進士。體官兵部尙書。有采芝堂詩。兩浙輜軒錄。粹忠鶴選。得封邱知縣。遭河患。城垣廬舍傾圮。前率令艤舟河干蒞事。粹忠誅茅立官署。世草舍。棲泣亡。修築城垣。不兩月。諸務畢舉。以量遷給事中。江南巡撫。擢州縣外補。粹忠甫爵策宜從中出。余金熙朝新語。粹忠垂誓時。閱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後畢中類治。戊戌進士。聖祖以粹忠老年閱錄。御書脩齡堂扁報賜之。又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儒量。臥聽元戎報五更。

李日景。字方山。山東殿城人。有訂醉筆堂三十六卷。今世說。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死者。特爲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禁恙。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號之。兩人相與泣下沾襟。已命酒狂。敕極歡策馬而去。

趙崑。字闡仙。號叔公。山東萊陽人。識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寺少卿。以學講瀋陽。卒戊所。有因樹屋集。松江詩鈔。松自奏銷墨課後。裁號科學及篋子額。類皆有勢力者得之。公屏絕苞苴。禁止竿體。歲科得士。類皆孤寒。郡士作爲詩歌以揚休。姜某彙爲一冊。付之梓人。

鄭篋。字汝器。號谷口。福建莆田人。未珣贈鄭汝器。敕註曰。莆田宋珣。善八分。鄭之師也。田雯詩。山蘆書屋。

四大字一字直可價千緡。朱彝尊詩：國來孟津數王鐸，流傳恨少無人披。太原傅山最奇，魚頭羅詩勢不羈。臨清周之恆，委曲也得宜。勾吳顧荅粵譚漢，暨歛程燧名相持。未若篋也下筆兼經奇，縣烟雲飛欲去。乾如柱礎立不移，成如鳥驚墮羽國。或如龍怒撐之面，箕張昂章各異狀。屏幃大小國所施。

翁叔元，字寶林，又字靜卿，號鐵毛，直隸永平籍。江蘇常熟人。康熙十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鐵毛文稿、梵聞詩集、韓荑有懷堂文集。叔元母夫人娠，夢神人授以旂報，初名旂，字寶林。甫離襁，執父喪如成人，就傳即自力於舉。未第時，文章滿海內。館試館一，尋主山東試，拔舉世特等，皆名選也。所居官，必舉其職，才無不可，皆以實心達之。性和平寬厚，而義理所在，亦乾不可奪。在史館，每奏一篇，上皆稱善。國子生徒，例有贖，公到即謝絕。具疏請復積分之法，令諸生習禮，實號聽，嚴懲不來，頗採施行。而載分之議竟寢。尋定朔望釋菜禮，六無之士，或彬彬焉。銓曹弊叢，驚革若然。曹試州同知以下，請以掣籤爲等差。工部歲發柴炭，值八萬金，多侵耗。每豫探支，時方二十七年，所司具稿，將給二十九年之半。公計所虛耗約十萬，每歲少給二萬，至五年其數悉惟。部例每興一工，先計其值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慮任怨，不敢以聞。有十年不銷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公請六部，舉司官各二人，分董其役。甫半載，積案一清。往在工部者，視爲畏途。如傳告，惟望速轉調。貽視後人。公在部，裁一年，不滯一案。曰：莫非王事，不敢告勞也。在刑部，聞銀鑄叫號聲，輒慘減。嘗語荊州縣，奏當之成，吾固知多冤。然來周內不可疏，概駁。徒致株連久繫，容更有瘦死者，可奈何。急於報德，不匿怨。在韓林爲某院長排擊，後某董下河之役，赴部請

算畏公嘆以利公卻之。不苛嚴也。某御史徧勸京朝官。且及其子。公微言於衆曰。仁人所弗忍也。御史呼公名辱詈之。將并劾公。無何坐規避事。當送刑部。公獨不署名。曰。罪止革耳。無可加。遂免。

高層雲。字二鮑。又字讓苑。號菰村。江蘇華亭人。明株討承柝孫。康熙十五年進士。十八年鑾儀博學鴻詞。歷官太常寺少卿。有改蟲書詩略詞略。徐乾事高公神道碑。君爲給事時。文蟲后上賓。謂集議喪龍。讓親王郡王環坐。閣臣向前白其議。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老。起卽跽仆。君抗章謂鮑讓國政。異時無弗列蟲者。今讓國讓。非大臣致敬之地。亦非諸王踞受之時。閣臣固當自言。廣王亦不可倨慢。失藩臣守讜之幾。書奏皆爲頸縮。而天子用君言。令後凡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江微間議行屯田。奉民大鑿。君請急停。以甦民困。上嘉納之。高士苛韻竹軒侍值詩。書橋西望水中亭。疑有魚龍出北溟。鎮略瀛洲畫疑跡。十年墨滯在雲屏。自註。幾戊辰。層雲兄。奉勅畫屏風四幅。今尙在滄事居御座側。

梁清標。字玉立。號蒼巖。又號蕉林。直隸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獨朝歷官大學士。國鄉黨。有蕉林詩集。幾輔通志。幾輔告國。清標巡歷保陽諸州縣。彈心察覈。人沾實惠。上謂侍臣曰。梁尙書不情大臣矩度。有武林斥生。經首逆案。叩關。意在焚詐。株連甚衆。清標訊得其情。立置諸法。保全無算。廣熙九年。數南鑿諸藩。清標奉命之廣東。移尙可喜家口。兵衆洶湧。民多實匿。清標鎮靜。以安人心。得無變。會朝命止可喜行。清標復命之日。上深嘉歎。二十一年夏。大旱。上問廣臣弭災之方。清標以省刑對。上嘉納之。居易錄。公精賞鑒。蒐墨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於海內。廣袖國林數十年。風流宏獎。巍然爲鉅人長德。家世翔

貴。甲河朔。曾祖夢龍。明東部尚書。盡貞致。兄清寬。吏部侍郎。候兄盡遠。吏部侍郎。公亦以吏部侍郎。拜兵部尚書。嚴孫兄弟四人。入吏部。前盡相望。縉紳榮之。

嚴沈。字子餐。致顯亭。浙江餘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罷官。戶部侍郎。有古秋堂、燕臺、麗亭等集。浙江盡志。沈典試山東。故事盡編舉者。四氏子不得錢雋疏。疏舉二人。著爲令。錢給事中。詔解有司被舉之任。杜督撫委卸之罷。權官之選。不得在籍候選。任倉奏侍卸。單與孔棘。通東。緹。別侵漁。通不札衆。退不盡公。歲省金錢二萬給。碧溪詩話。顯亭先生。爲順公諱武順之子。築室武林東城。以奉母。罷之舉。籍。中有清較樓。藏書萬卷。又有丁公池。先賢故址也。詔子分居省城。盡熙中。同日被火。先生文集。遂無子遺。又曰。罷亭詩選。與丁飛奏合編者。久已刊行。其北行日記一冊。乃手稿。米傳於世。查學編錢詩傳。先生龍詩書。董督爲稽留山。作留山畫廳。五越月始成。

勞之辨。字書升。罷介嚴。浙江石門人。盡熙三年進士。嚴官。別都御史。有靜復堂詩。兩浙轄軒錢。介嚴官副都時。竭誠嚴替。知編不言。歲戊子。江浙米價。遷踊。疏錢嚴海禁。價得漸平。又各省截漕。嚴太倉額缺。錢以半嚴。半米。給兵糧。京師盡萬戶。稽兵餘米。以書疏。願照舊給督兵民糧之。

董訥。字茲重。誠默菴。山東平原人。別熙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籍。遷官兵部尚書。有督漕疏。草柳村詩集。山東盡志。訥督學順天。士風整肅。遷左都御史。論順持大體。清理庶糧。多所平反。編督兩江。兵氏安輯。新屯盡致。奏罷之。復督奏運。設易知小單。剔奸龍弊。價權其法。設務重價。爲人峭直。杭學。不以罷易回屈。及越

田後立族社。設祭田。一遵家法。平原積志。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駐蹕柳村之南樓。御書念舊勞四字。命諸墓上。又詢其詩集。子吏部思疑。諸呈留董。其始終顯遇如此。王士正古夫子亭總總。默庵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諫督。有某御史造之。甫就坐。大笑不已。董爲改動。舉座訝之。某出造大治。余佞庭相。諸人門揖起。卽大笑。余驚問之。對曰。董某去矣。拔去陳中釘也。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主事。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歸修。歷官侍讀。有喬氏易俟。寶應志。使粵南歸詩文等集。四原全書積目。易俟前列歷對。不取陳搏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諫諸家之說。而取來知總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證以史文。蓋李光楊萬里之支流也。江而通志。奏濬海口。瀉積水。總河御史上言。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使。請於邵伯高郵間。置牐洩水。復鴻長堤。抵海口。以東所洩之水。使水勢高於海口。則趨潮自迅。適萊入直。召問。力總不可。議遂寢。未寢中寶語。慎復。召卒於官。

何覲。山東荷澤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內閣中書。祀鄉賢。山東通志。覲至性純孝。年十二。以父殉兵難。欲解帶自縊。門客李采費勸。以宗覲大義。且父柩在千原外。理宜澤葬。乃號泣扶柩奉母。總。雖千戈搶。諫中。亭得保全無恙。居母喪。哀毀骨立。情讀象盡。分校順天己卯鄉試。矢公矢慎。加意搜。所得皆一時名宿。孫光祀。字諸玉。號作庭。山東平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祀鄉賢。有贖餘軒集。山東進志。光祀好讀書。尙氣節。在諫垣疏凡二十餘。所陳皆切要。其不下部總而逕行者。亦有之。總田歲大。出粟五

百石以賑。全活無算。至如陸族黨。周貧乏。設義學。建橋梁。總行班班。又其餘學。魏希徵序。先生爲孝廉時。遭鄉里之難。衍父兄大誓。志氣精誠。貫日月。周泣鬼神。卒申大義於天下。孫司馬小傳。類治丁酉。典湖廣試。得士一百六人。捷南宮者六十四。稱爲盛事。

陸酢。蕃榜名印。蕃字子振。號武園。浙江平湖人。康熙十二年進士。躋官貴州貴東道。有粵西偶記。四庫全書總目。偶記多述其督學廣西時。道路險阻之苦。及爲守土有司。所不禮事。大抵瑣屑。綬碎。不足記錄。周襄緒。浙江山陰人。貢生。官禮部。朱彝尊有雪霽同周儵部襄緒對酒康山詩。

陸萊。字次友。號義山。原名世枋。浙江平湖人。以國舉生試高等。官至宏文院典籍。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雅坪集。歷朝賦格。四庫全書總目。萊彙選路代試。分爲三格。曰文賦。騷賦。駢賦。三格中。又分五類。曰天文。地理。人事。帝治。物類。每格前各有小引。浙江通志。萊儵直南書房。出五臺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奏。試以豐澤。歷試。理學。真僞論。上親閱卷。取第一。熙朝新語。萊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爲馬將軍所獲。萊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湖扇。上詩。卽赦汝父。萊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歸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教人。卽今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爲己子。萊哭別其父。後將軍死。得脫歸。

譚吉璫。字舟石。號潔園。自稱小譚大夫。浙江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以監生試第一。授宏文院中書舍人。薦舉博學鴻詞。歷官登州知府。有延綏志。蕭松錄。爾雅綱目。歷代武學考。嘉樹堂集。鴛鴦湖義歌。浙江

通志。吉瓊由內閣中書遷榆林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檄轉餉入蜀。至寧羌州遇亂。撫軍徹餉還棧。道路絕。吉瓊問道從黑水峪。七晝夜達盤屋。定通副將朱龍叛。直逼波羅堡。榆林通高光社。問計安出。吉瓊具賈利害狀。光社是之。聚士民誓神死守。編什伍。明號令。製幡書陣而守。吉瓊聞出私財以饗士。而自宿城上。乘賴以安。綏德周繼明聚衆數千人入神水。與叛將孫崇雅合。迎陷延安。榆兵迎戰不利。城中偶語藉藉。多欲出降。光社夜呼吉瓊曰。事急矣。鎮兵疲不足仗。奈何。吉瓊奮髯大呼曰。死。譚吉瓊分也。出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爲之。豈責若輩死。然賊一入城。子女玉帛皆賊有。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噍類矣。衆泣拜曰。公言是。光社出千金。吉瓊益數百金。問道渡河。買粟於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衛之。人心始堅。榆林旣解嚴。響水清平鎮嚴諸堡。猶爲賊保聚。吉瓊單騎諭降之。馳至神木。檄崇雅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亦以衆降。陝西通志。康熙十四年。朱龍叛。瓊與副疲高光社。總兵許占魁。進剿。制府上其功。賜忠藎。可嘉額以榮之。榆林古上郡地。明代因寇患。始爲重鎮。良將勁旅。星羅棋布。而鎮志未立。一切方略制度。但錯見陳志中。限於尺幅。不能詳也。瓊苦心搜訪。逐類編輯。東西千八百里。凡一名一物。無不訂正。是非敘述本末。志乘之精詳。未有如延綏鎮者。朱彝尊小譚大夫墓志。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轉徙。通遇寇。父被傷。力以身蔽。寇拔刃傷之。不動。鎗擊其首。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匱還。構李詩繁。吉瓊除登州守之任一年。以哭子卒。瓊好構述。惜其無後。

李楷。字叔則。號岸翁。陝西朝邑人。明天啓甲子舉人。匱朝官。寶應知縣。有河濱全書。陝西通志。楷少聰雅。



嗜古學。讀書朝萊山。遇易人馬顯仙。謂當以文章名世。嘗築籬高數丈。許解居其上。命書估日送讀史。手自評疏。學殖日富。居易錄。朝邑李瓚。以其父岸翁遺墨求跋。岸滄爲寶處。高才凌物。爲忌者所中。罷富。關中名士。平生交善者。如三原孫枝蔚。韓詩。華陰王安讀。富平李因篤。郃陽王又旦。富平雷玉珂。皆一時人豪。要以岸翁爲証。嗣初知寶應縣。縣改隸淮郡。惜力請歸揚。得罷解草米各項。歲省民財萬計。跋暇。則訪古選勝。題詠殆遍。解官後。流寓廣陵。與江西李明睿著二李狂書。久之歸里。值制廣修志。延至營城。郊迎之。長揖上座。縱飲揮毫。當時咸矚目。尤工書畫。旁及釋典道家。

李嗣真。字愿中。號樸庵。山東新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有嘯堂草。

呂繇侯考

譚吉瑄。字左羽。登州太守吉璫弟。康熙乙酉舉人。歷官給事中。朱彝尊五縣進士。譚先生墓表。先生諱貞良。字元孩。南京不守。浮舟於泖。達會稽。由臨海抵贛州。以戊子卒於漳州之瑯溪。辰寅。子吉璫扶淮歸里。甲辰。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二生城。家瑤藤陰雜記。竹垞已未。同徐檢討。移寓虎坊橋。輯瀛洲道古錄。查他山別譚都諫瑄詩。宣武門東舊宅。虎坊橋畔憑欄。可惜手栽紅杏。花謂又讓人看。

黃培。字子厚。號徵庵。又號白鶴峒處士。山東即墨人。康熙二年舉人。有夕霏辛詩。李象先夕郃亭集。徵庵舉於鄉。一時同榜。皆談制義。短長離合。徵庵獨默坐沉思。衆訊所以。答曰。此地有水鄉亭。北渚亭。李北海。晁太常。譚賞地。又辛稼軒。李滄溟家焉。吾方滄兩公。踞青雀舫。湖光蕩漾。文思說發。爲詩爲詞。足可寄託。

不暇他及也。

黃敬璣字在之號配雲山東濟寧人曲阜籍順治四年進士歷官雲南道御史濟寧州志敬璣授安慶推官廣置學由贍士山賊竊發單騎撫降之行取御史州有應解臨清德州二倉米往往派之里下民以爲苦敬璣請留州支放至今便之典試江南名士袁孟義薛坦賈會陸壽名顧鼎新等皆出其門旋以終養歸與黃維祺立敬社集譽髦分題校藝其時科名蟬聯皆藉造就之功也

東野雲鵬字九萬山東曲阜人世襲廩生魯公伯禽季子公子魚之七十三世孫以子沛然官五經博士勅封修職郎東野家譜順治七年祖廟摧殘請於邑侯重脩之居恆和睦族姓勤儉持家晚年優游自娛五世同堂遞見曾元孔尙任出山異數記康熙甲子東巡東野沛然掖其父扶杖跪道左手捧奏疏乞爲世官奉先祀如四氏例上曰周公姬姓爾姓東野何也沛然譽曰昔伯禽季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以爲氏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柏鬱然者卽魯公世廟也上爲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父東野雲鵬年七十有五又問爾族衆鵬何奏曰丁不滿百上薦疏訖付侍衛交部卽議

魏煜如字孟宣山東曲阜人歲貢生歷官金縣知縣曲阜縣志煜如由武城訓導累遷金縣令剔奸弊杜侵漁斷獄平允人吏畏服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諸生薦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有天下郡祀利

病書。日知錄。音論。詩本音。易音。廣韻正。古音表。吳才老韻補正。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文集。詩集。昌平山水記。肇域記。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等書。蘇州府志。炎武生稟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見時多故。遂屏去山中。備求經世之學。明亡。絕意仕進。壯游齊魯燕趙。而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晉上下古今。貫穿精覈。當代推爲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韻怪之目。學者稱亭林先生。李因篤。字子劉。又字天生。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明諸生。廣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富推討有受祺堂文集。詩集。廣韻正。漢詩評。四庫全書總目。厲炎武作音學五書。特載與因篤一札。蓋頗重之。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則云。杜造故事。莫過李天生。然所謂杜造者。今不可考。則姑存其說矣。因篤詩。意氣蒼莽。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時時有之。殆所謂利鈍互陳者歟。陝西通志。因篤年十一。爲邑諸生。丁明季之亂。謝去。肆力爲古文辭。長於詩歌。嘗遊長安。做少陝作秋厲詩八首。見者多擊節。時往來秦晉間。過從悉知名士。授檢討。未滿月。卽乞終養。疏凡三十七上。始允歸。抵家後。寢食湯藥。每事躬親。越五年。母歿。遂不復仕。性敏絕。博極羣書。又好汲引後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通。必婉詞規勉。未嘗以聲色加人。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蓋實錄也。池北偶談。天生年三十。秦諸生博學彊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山東通志。琬授戶部主

事監督江南蕪湖關。潔己恤商。歲額轉逾於舊。遷吏部。在司兩月。選人無滯抑之歎。出爲隴西道。值地震後。修築城垣。瘞屍賑粥。生全者無載。隨督隴西學政。清慎公明。號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寧紹台道。軍民咸戴其德。尋陞四川按察使。其居家尤敦孝友。虛懷下士。樂爲薦提。時古文辭盛名滿於天下。名家詩鈔小傳。玉叔少負異才。風格逾上。十八九時。卽以詩古文辭。屈其曹偶。壯歲成進士。晉兩浙憲長。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繫。竊西曹久之。學得自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蹟險騎危。僅而獲免。遂流寓吳越。居無何。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池北偶談。荔裳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闕李杜之奧。壬子春。予定其詩筆爲三十卷。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施閔章。字尙白。一字配雲。號愚山。晚號矩齋。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江西道參議。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轉侍讀。祀名宦。有學餘堂文集。詩築外集。四庫全書總目。閔章嘗謂王士正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而已詩。如瓴甃木石。從平地築起。然其深穩亦在此。其文具有歐曾法。魏薦爲作集序。以爲文勝於詩。則過也。江南通志。閔章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詞。爲刑部員外。肅決明敏。督寧山左。有冰鑑之譽。轉湖西道參議。湖西故荒瘠多盜。閔章撫綏有方。袁臨間。稱爲施佛子。性仁孝。廣置義田。以歸宗戚。篤窮交。厲後學。人咸奉爲模楷。山左通志。閔章任提學僉學。以名教自任。開講明湖之上。其校文研精。理法。插華采實。各當其可。而諄諄提命者。惟以孝弟廉恥爲防閑。東省士風。歸諄反樸者。閔章陶淑激歸。

之力也。名家詩鈔小傳，尙白分守湖而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作彈子嶺竹源坑諸篇，以告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又數平反冤獄，案牘益能，每高譽一視事，集憑亭官廡之旁，暇則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以裁缺歸臨江，故有江清可以鑿句，民曰是江如使君清，因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爲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買其舟而歸。池北偶談，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而叔以小故忤官，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御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客，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人，明太博文恪公詞祚會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經義考、曝書亭集，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鹽菴志、四庫全書綜目，王士正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闔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浙江通志，彝尊少膾懸絕人，嘗過眼，覆甌不遺一字，客遊南北，必囊載十三經廿一史以自贈，歸里後數年，駕巡河上，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名家詩鈔小傳，竹垞少工學業，下筆千言，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飢，朱氏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絕粒，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年十七，作贅壻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

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梅里詩輯。先生居節廉橋。時值黨凶。比隣王氏有老僕。訝其日午無炊烟。而書聲琅琅不輟。因叩門餽以豆粥。先生以奉安度先生。而忍飢讀書自若。盛百二袖堂筆談。先生集里午王楫。周質。繆冰。沈進。李繩良。年符。爲詩課。時貧甚。飾一布袍。繩良兄弟。祇一僕提。每會則付質庫。兩家內闈。各紡繙出之。後會復然。南隸五嶺。北去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累。凡盡石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廣斥。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王守仁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皆有闢名教之大者。熙朝新語。彝尊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卽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載書滿篋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緡。已靡覆不發矣。後以吏議當落職。特有之。僅左遷焉。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類矣。

潘耒。字次耕。號稼當。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輟音。遂初堂集。四庫全書總目。耒性好游名山。足迹甚廣。其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古文踐徑較平。稍遜魏禧諸人。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則又耒所獨得也。少受業於顧炎武。頗得其傳。蘇州府志。耒纂脩明史。以史學重大。上四議。繩叢然其說。令專撰食貨志。兼訂定他紀傳。後二年。甄別議起。忌者坐以浮躁降調。四十二年。上南巡。復耒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游而止。名家詩鈔小傳。耒兄體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後。銳意欲以史學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政數千卷。懷紙吮墨。矻矻窮年。誓未成。而遭溇溪之難。坐極刑。

死。稼堂以房童通慘酷，幾無生理，惟奮志讀書。元宗名世，已宋公卿，論薦鴻博，以布衣進。左遷據衣歸，所編詩以激草名，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廣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

毛先舒，原名騷，以字行，又字稚黃，亦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有誠心慎鈔，唐韻四聲表，詞韻，商曲韻，毛馳黃集，詩辨坻，南唐拾遺記，四庫全書總目，先舒有聲門叢說，又有漢書八卷，頗多攷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論韻諸書，用力較深，亦未究其本原，如謂音堂分古今，不分南北，則是謂古三聲不通用，則非。又有思古堂集四卷，自以晚年定本，用爲弁冕，然所見與早年等也。又有東苑文鈔二卷，附會穿鑿，詩鈔一卷，音調瀏亮，猶有七子餘風。又有小匡文鈔四卷，自序曰：文皆小有所匡，又謂求契於天心，懷其意，久而後落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不足爲訓。又有藁雲集一卷，皆所作醜體，取古織錦詞，藁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也。晚唱一卷，摹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以別於初盛之格。浙江通志：先舒六歲能辨四聲，八歲能著白榆堂詩，與陸圻、張編孫請人唱和，稱西冷十子。山陰劉宗周講學葦山，遂往執贖，問性命之學，事父母色養備至，遇有疾，告廟請代，于從父昆弟及族里，皆厚遇之。嘗輯宋儒語有裨實行者，題曰誠心慎鈔，用以自砥。兩浙輜軒錄：先生少出陳臥子之門，廣羅羣籍，無不周覽。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非虛譽也。

余懷，字無懷，號澹心，福建閩縣人。有曼翁文集、秋雪詞、研山草堂詩、板橋雜記、四庫全書編目、明太祖設

官伎於南京。相沿謂之舊院。此外又有珠市。亦名倡所居。明季士氣俱薄。雖兵戈日警。而歌舞彌增。接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爲雅游。中卷爲麗品。下卷爲軼事。文章悽縵。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王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有讀史蒙拾。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諸集。炊聞。卮語詞。施閏章。王君墓碑。君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糗。穩順。不敢涉古人一字。謂之中式。公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以不通所司貴人。人或惡之。撫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祜。殫力讀。得不死。卽家居。會朝議還主司。墨誤者。官復起。補考功員外郎。而季氏入爲禮部。遷戶部。接邸聯騎。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朱彝尊。考功集序。子家以考功郎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而母夫人逝。躄歷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旣歸。血漬於繆幕之上。衣不解帶。蟻蝨盡生。未練而卒。鄉人諡曰節孝先生。

王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號東亭。士祿弟。康熙九年進士。有古鉢集。計東廣說鈴。予同年壬子側。居而樵阮亭間。才堪頡頏。予與鄧孝威宗鶴問。借子側遊茗。子側詩援筆立成。多見警拔。同人每相太息曰。濟南二王。才固奇。亦以早貴。聲譽先布。子側才。何嘗肯作蜂腰哉。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士祿季弟。順治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有書經堂集。山東通志。士正初任揚州司理。讞海寇重案。全活甚衆。以才名內擢。旋由部濟改翰林。屢遷至兵部督捕侍郎。旋改戶部。持中會計。屏絕濇潤。及轉右都御史。則抑奔趨。崇恬退。深得風憲大臣之讀。詩文氣誼。冠冕士林。六十年海內奉爲宗匠。所著述甚富。家刻共三十二種。歿後揚州人奉祀於平山堂。與歐陽修。蘇軾。共稱。



三賢云

宋榮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以大臣子入擢衛歷官吏部尚書有滄浪小志綿  
津山人詩集擢香詞西陵類藎河南通志榮十四從章皇帝度桑乾水水擢數丈擢馬以過帝見大喜雕  
雕翎箭五隴年分第諸在衛者榮試第一當改文員父權以年少力辭父沒服除逆黃州府通判尋權斷  
關陞刑部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榮學之強卒至衆價負而官亦  
奪俸時論建之選山東按察偵擢江蘇布政察出前司庫空擢銀三十六萬兩擢報清刷聖祖奇其才宋  
隴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關夏逆之亂時賊連破蕪賢二十餘城避兵者蓋江下  
榮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叵測立徵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有言隴軍李美  
玉袁大相密謀應賊者榮佯不省而陰授方略夜縛二人至立斬之懸其首餘擢不問衆乃大吏會夏逆  
亦殄榮條陳病民者十隴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召捕正法江西遂安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  
民愛尙文雅榮遂弛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奉聖祖南幸溫語褒  
獎歷吏部尚書榮少侍父於京邸熟練故事無敢亂銓法者歸田後治家整實隴先祠置祭田悉徵古名  
臣遺制山東通志榮甫下車卽開釋疑獄禁絕誣枉保全墨悞一詩吏民皆畏威懷擢自稱無冤東省命  
妾率多輕生駕書及至昭雪而中人之產已破榮命州縣驗實立案必究離訟之人畫法擢之及歲隴運  
家粟助賑自商及濟布置庄佃接種移運無輸餽之勞東人至今德之畫徵銀牧仲第事嗜古精賞鑒嘗

自言暗中摸索，可辨真贋。一時以畫名家者，悉羅致於家，出所藏，變壞副本，耳濡目染，遂得畫法。需寫水墨竹小幅，疎逸絕倫，非丹青家所能窺也。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涸，陝西郃陽人。順治十六年進士，隱官戶科給事中。有黃燿集，朱彝尊給事王君墓誌，幼華博通六經，賜進士，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以治行徵詣闕下，除給事中，詞父襄歸，服除，擢吏科，轉戶科，掌印典廣東鄉試，花山接嗣人壤，士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建縣治，設官吏，康州四縣交賴以安。陝西通志，又旦授潛江令，潛賦役偏重，摘殺隱漏，逃亡返業，潛地居變，樊下流，漢水歷安陸，下大別，每夏秋水漲爲患，又旦勸民趣視，長堤屹然，漢逆告變，大軍駐荊襄，潛當孔逆，羽騎絡繹，龍役委劉，觀時立辦。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舉博舉鴻詞，以憂不赴。歷官刑部主事，有百尺梧桐閣集，王士正汪比部傳，蛟門幼穎異，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爲中書舍人，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殿楹間，由是益有名。需次部主事，崑山徐公以君名薦入史館充纂修，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卿城武棗，販米於南化園，南董之貴家，董利其資，殺之，武父得屍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涸劉殺其子，君徵行南門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誦悲鳴，南戶以入，君令收之，訊實，置於法，都人爲作馬誣圖，王某兄弟與海戶門自殿其病弟，而誣海戶於官，君徵行至王某門，籠摘羣鳴，延穎如有所訴，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初君爲中書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游公卿間，君獨作論道篇，詆之爲妖妄，孝感熊

公見其文造廬而定交焉。

曹禾字頌嘉號峨眉江蘇江陰人康熙三年官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有峨眉集江南通志禾詩古文皆有名有文集行世方象瑛松隱筆乘裘眉疏請封禪予在皖城聞倪閣公共謀其奏予曰鍾伯敬評封禪頌謂長卿豈真有所未直是胸中有一篇好文字不肯埋沒耳閣公笑而然之。

葉封字晉叔又字晉原號慕廬本王氏後父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湖北黃陂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兵馬司指揮候候主事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嵩遊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四庫全書總目嵩陽石刻集記葉封官登封知縣時作登封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爲名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王士正稱其辨證精博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王士正葉公墓誌銘父長青由黃州衛經歷攝黃陂令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成進士除延平府推官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晉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漳河有大姓同室鬥訟終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嵩山下有虎患君齋戒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黃由是患絕遷兵馬司指揮歸里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及部授工部主學已前歿居易錄并叔由登封令入爲兵馬司指揮予取其嵩山詩五六十篇爲嵩遊集又選其己未庚申詩合刻之列於十子中并叔精爾雅說文學有根柢。

林堯英字蕪伯號澹亭福建莆田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學博學鴻詞歷官刑部郎中河南提學道祀名宦有澹亭略福建通志堯英知饒陽縣戶部主學晉員外轉刑部郎中出督河南學政以古學導士人文丕振尋卒於官平生孜孜好學手不停披著有克復講章工詩歌燕臺有十子詩略名重一時堯英與焉河南通志堯英任提學道杜絕請託務拔單寒置嵩陽學田肄業者賴之

謝重輝字千似號方山山東德州人大學士清義公子廢中書舍人歷官刑部郎中有杏村詩集山左詩錄公守清義公家訓居官不名一錢監崇文門稅至於缺額清節旣著復以直諒多聞爲漁洋推重

曹貞吉字迪清一字升六號寶庵山東安邱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珂亭堂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貞吉詩格逾鍊其黃山諸作極爲宋學所推在京師和其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今檢集中不載又王士正感舊集所選登望海樓吳山晚眺金山諸詩亦不見則全稿之散失者多矣又貞吉詩集詞集皆以珂亭爲名而其詞寄託遙深風華掩映官遠過其詩蓋才性有偏至也張貞珂雪堂詞譜題辭實庵詩文妙天下間倚其聲作詞遂奪宋人之席吳蘭次名家詞選以爲歷卷流傳江左推爲絕唱田雯字子繪一字綸霞號漪亭別號山薑子山東德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戶部侍郎有山薑詩選古懷堂文集黔書長河志備考四庫全書總目王士正負海內重名自趙執信以外無不借其聲譽惟雯與任邱龐垲不相攻擊亦不相攀附垲詩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超邁記誦賅博欲以雄偉奇麗別開門庭其名雖不及士正然偏師馳突亦士正之勍敵也山東通志雯

任戶部員外時。楚用兵。軍書旁午。請以白糧附浙艘帶運。費不煩而民力省。至今爲例。提督江南學政。文氣皜靡。力崇小學。所取皆雄駿通偉之士。風氣爲之一振。出撫江蘇。秋雨積陰。米色多黧。百姓艱於輸納。疏請隨時交兌。又以運河至京口一帶。地勢崇高。鑿山成河。易於坍塌。冬日風雪。千夫荷鍤泥淖中。艱苦萬狀。請動司庫。大加挑濬。一勞永逸。其他如減湖田之增稅。免蘆課之辦銅。俱次第允行。調撫貴州時。苗狃猖獗。粵省方議會剿。爰移書制府。謂制苗之法。犯則制之。否則防之而已。若興師動衆。勞民傷財。於事無益。大征之議遂寢。爰於史學最深。爲文渾涵雄健。成一家言。周彝田公神道碑。公巡撫貴州。招接土番。蠻王世爵。土總兵龍天祐。誅川蠻阿所。率談笑指揮。探取如囊中物。暇則喜學舍。購書籍。以教黔之士。名家詩錄小傳。爰在黔。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整叟也。由進士署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丞相掾。在昔以資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闢此徑。

程燧。字穆倩。自號垢道人。安徽新安人。後家揚州。江南通志。燧爲人高古。博學思奇。詩文書畫皆工。鑄篆尤稱絕藝。周亮工讀畫錄。楊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列隊伍。而顧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通人能之。道人詩字闢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爲予作畫。徵錄穆倩自號江東布衣。山水純用枯筆。寫巨然法。別具義味。品行端慤。敦崇氣節。從漳浦黃公道周。清江楊公廷驊。遊。名公卿多折節交之。喜別古書畫。及銅玉之器。家藏亦夥。

倪會鼎。字無功。又字子新。浙江上虞人。明禮部尚書文貞公元璠之子。有因禮會歸集。浙江通志。會鼎嘗

議廣麻溪壩。露洞爲旱潦蓄洩之計。又董築西江塘。極其堅固。山會蘇三邑賴之。家貧鍵戶著書。有山陰令持兼金百兩。以資膏火。三至三返之。商盤越風。子新先生名德碩望。推重一鄉。其弟恆園先生名會選。亦持身高潔。工隸書。傅玉露撰傳略曰。會鼎入侍。文貞於京邸。偶憇樹下。有中貴數人。望見。卽角儒雅。遣使請接席。會鼎念方奏撤官。亟行去。時纔十四齡耳。黃道周謫官至越。從受業。周旋忠讎。析性命之學。文貞殉國。祖母旣大恚。母又屢欲殉死。遂杜門奉養。頃刻不離。康熙十年。詔舉山林隱逸。有爲推轂者。力辭之。

吳涵。字容大。號匪庵。浙江石門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左都御史。浙江通志。涵理寶泉局。時以鼓鑄故。採買廢銅。鑄商趨利。吏得爲奸。設籤聽商自掣。商人稱便。轉刑部。審察蒲臺命案。粵東提鎮失機。皆稱旨。進吏侍。遇銓選。一月前預列。應選應揀姓名次序。揭於通衢。吏不得上下其手。又念舉人揀選。或終身不得一官。疏請單月銓選。著爲令。

嚴曾架。字方貽。又字殘庵。號柱峯。浙江餘杭人。倉場侍郎。杭子。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有聚德堂集。西湖先覺堂祠志。曾架歷臺隸二十四年。不茹不吐。多所建白。平生汲引人材。推獎後進。惟恐不及。故俸祿所入。多不給。數典朝服。會親友。桑盆瓦器。飲酒賦詩。意豁如也。

董俞。字蒼水。號樽亭。江南華亭人。明吏部侍郎。遂初孫。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樽亭浮湘度嶺等集。松江詩錄。俞在童時。喜讀古人詩。略上口。卽能爲聲偶之言。與弟合齊名。坐事歸。卜

築南邨。方塘小榭。竹翠花深。懷園鑄藥。歌嘯自如。嘗遊楚過洞庭。遭風浪。有投詩湖。泊晚歲。自定詩一冊。客山東。遇盜。與爭篋。爲刃臂。奪之去。惟存楚遊草。後其婿曹映曾。檢拾殘歷。付梓。宋荔裳爲之序。說鈴。孝廉最善賦學。如鏡賦。燕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與曹綺頴頰。又有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遊。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折。江鴻官後來。極澹雅有自然之致。

董含。字閔石。號榕庵。兪弟。順治十八年進士。有藝葵詩集。三閩志略。尊鄉贊筆。四庫全書總目。含詩名不及其兄。而詩格高雅過其兄。蒼涼幽咽。有騷人哀怨之遺。而愴恍其辭。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焉。漱芳齋詩話。國初甲午時。詩社復興。閔石與其兄蒼水。掉鞅詞壇。聲振吳越。其初詩宗盛唐。晚年有漸近范陸者。

張銜。字友石。又字義文。號晴峯。直隸景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浙江提學道。藤陰雜記。晴峯官水曹。貧不能舉火。一日貸錢過慈仁寺。見書卽買歸展讀。怡然忘饑。今世說。晴峯官浙江學使。嘗曰。節費以奉親。省事以卻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諒友。以無忝所生。聞者嘉歎其言。喜彈琴。後得雷氏古琴。脩而銘之。紀以長歌。一時名士屬和者數百。

黃雲。字仙裳。又字舊樵。江蘇泰州人。有悠然堂。桐引樓諸集。今世說。仙裳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文氣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輒謾罵之。人多目以爲狂。不敢近。

鄧漢儀。字孝威。江蘇泰州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賜中書舍人。有詩觀全集。過嶺集。四庫全書

總目詩觀十四卷。皆選輯國初諸人之作。別集則閩閩詩也。王士正分廿餘話。孝感同龔端毅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真。

趙執信。字申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歷官贊善。有因園集。飴山詩集。四庫全書總目。執信娶王士正甥女。而論詩與士正相詆。至作談龍錄以攻士正。迄今述二家之說者。視分左右。實則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鏗刻爲主。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腐靡。趙才力銳於王。而未派病於纖仄。兩家并存。其得失適足相救也。名家詩錄小傳。秋谷年十八舉鄉試第二。次年成進士。與館選鴻博之士。皆以續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秋谷以綺紈之年。旗鼓相當。非肯作三舍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爲忘年交。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以國恤。傲歌縱酒。坐削籍。年未三十。豫大耋始卒。藤陰雜記。秋谷去官。查他山被議。人皆知於國忌日同觀新鎮長生殿。近飲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尙有侍讀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不知何以牽及。又傳黃以知縣行取。以詩稿土宜送趙。趙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謝。因之挾嫌訐奏。

黃士埏。字伯和。號羸山。浙江石門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編修。

王仕雲。字望如。江蘇江寧人。順治九年進士。官泉州府推官。有格言僅錄。周樸園先生年譜。乙未福建總督修代疏。秦公在閩事。赴閩督審。事皆莫須有。於是泉州司李王仕雲。延平司李吳淇滋。建寧司李孫開先。福州司李田緝馨。江寧司李盧圖龍會審。上之按察使程之璠。事乃大白。時閩大旱。牘具。兩大傾注。民



爲作歌曰束卷兩。

王宏撰字無異又字文脩號山史陝西華陰人康熙十六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病未就試有周易筮述正學隅見述砥齋集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筮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因作此編以明其義凡十五篇雖端爲撰著而作然闢焦京之小術述義文周孔之宏旨立論悉本經義與方技家所說選別又曰正學隅見述以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之於前格物之說王守仁札之於後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宏撰謂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爲是格物之說當以朱子爲是因作此書以持其平居易錄山史博物君子也所著十七帖述并著極尙而核宵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嫻雅以博學宏詞徵至京師居城西昊天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曾燦原名博燦字青藜江西寧都州人應遴子有止山集江西通志傳燦與兄並工詞章喜然諾方國事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一洗貴介才華之習士論翕然歸附乙酉楊廷麟聚兵保吉贛應遴計闔寇閩王綱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會大清兵已克贛乃解散去燦後薙髮爲僧奔走閩湖廣之東西製太常鼎萃應遴舊同榜愛其兄弟甚勸燦出就舉弗應大母陳母温念燦成疾乃始歸家謁省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畊不出者數年燦自幼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二十餘年著西岫草堂詩後客游燕市卒

陳玉璠字唐明號椒峯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學文堂集四庫全

書總目。玉璫說經之文。及班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剿說。然大致逶迤平衍。學宋格而未成。王暉今世說。稱玉璫每讀書至夜分。兩眸欲合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成痂。蓋亦苦學之士。又稱其所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備才。則貧多務博可知。

伊闕。字翕菴。又字盧源。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雲南巡撫。壬子。正伊公墓誌。公以廣熙庚申。巡撫雲南。歷五谿毒淫之地。上霧上潦。不遑啓處。及抵昆明。諸道官兵以萬計。所需屏履糧糗芻茭之屬。稱是咄嗟而辦。及歿於軍中。遺臺祇十餘金。在臺二載。屢有章疏。率多削萑。喜摹晉人帖。合處入能品。池北偶談。山東解元。在明元時。仕多不達。至順治戊子。翕菴以乙未改翰林。至節鉞。甲午。大嵩趙庶常。梁山以己未。丙午。鄆城魏侍讀子相。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紫瀾。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沛思。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未。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瑛。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柯鼎俟考

翁英。考江南通志。英曾以工部員外郎。校淮安鈔關。

鄧秉恆。字元固。號忍菴。山東東昌衛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湖廣道參議。有瀨江詩文集。江西通志。秉恆任永豐知縣。奸蠹遁迹。摘發如神。山寇盤踞。率鄉勇蕩平之。建思江橋。民稱便。吉郡食廣鹽。鼎革後。鹽不行。而課存。秉恆內召疏免廣課。闔郡德之。

郭葵，字芝仙，號快圃，直隸清苑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快圃詩鈔、四庫全書總目、葵文頗華瞻，惟應酬之作太多，未免失於刪汰。曾修畿輔志及保定府志。今集內所載星野沿革等說，皆志中之文，蓋用鄂州小集新安志序之例也。畿輔通志、葵博學工文，曾著皇畿大一統賦，彙數萬言。士林傳誦。

侯杲，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曾官刑部郎中。

王如辰，號北塹，山東膠州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廣西提學道、兪學。山東通志：如辰初授山西交城令，治多山，縣延百里，積寇盤踞，時時攻劫爲害。之任七日，設計擒渠魁，歸京師，正法。邑多虎患，爲文徵之，虎逸去，擢戶部。歷郎中，出督學廣西，時值兵燹，九府學宮大半鞠爲茂草，乃倡捐建復於桂林，建華堂書院，擇諸郡名士讀書其中，所造士甚衆，風氣爲之一開。

孫浣思，後改。

張楷，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知府。

何規中，浙江仁和人。放鶴亭羽士。

史逸叟，字雲次，江蘇金壇人。浙江仁和籍。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兗州沂曹道。有五經集論、廿一史約、江南通志。逸叟歷兵部職方，掌軍政，昭雪叛案無辜者幾千人。督學河南，時初復八股之舊，益以起廢爲己任。陞少參，分巡東兗，歲饑，首建停徵之議，以艱歸卒。

釋興源字楚雲。湖南長沙人。有榜檣閣稿。居易錄。楚雲禪師者。天界浪杖人之孫。竺菴成公法嗣也。康熙癸酉。曾訪予於京師。庚辰復來過訪。云將歸南嶽。且云居士大名。今日歐蘇也。吾住江西三年。又嘗往閩中博山東苑二祖庭掃塔。凡深山窮谷。漁樵耕牧之徒。無不知居士名者。

王九齡字子武。又字薛澱。江蘇華亭人。御史廣心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有松谿、尊香、艾納山房、泰山草堂諸集。四庫全書繙目。九齡摶何李之流波。而才思富豔。加以纖穠。如金陵雜感云。十里青樓原上草。六朝金粉路旁花。殆純以情韻勝矣。居易錄。乙丑會試。王戶侍鴻緒儼齋爲總裁。其母兄編修九齡爲同考試官。尤爲僅見。松江詩鈔。都憲於三見中最晚達。既入史館。猶手不釋卷。故其詩深沈遒鍊。是從苦心孤詣得來。

張鵬字南溟。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流北偶談。歷城王萃。字秋史。少年能詩。清拔絕俗。余偶以書寄張中丞。言萃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萃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也。張士甄字繡紫。順天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畿輔通志。士甄官刑部尚書。持法平允。務寬大。改禮部。又轉吏部。掌銓三載。謝請託。疏壅滯。公憫自矢。朝論歸之。常奉使祭恆霍諸山。途通山西。裁兵。憫其無依。爲設地屯處。河東鹽課。稍通糶糴。疏請豁免。

沈允范字康臣。又字肯齋。浙江山陰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有采山堂集。紹興府志。允范在檇。襮有異徵。祖父皆器之。稍長。究心經史。以詩文雄視海內。名流樂與之交。戶外屨常滿也。歷官刑曹。每有

矜疑終夜不寐。獄是以不寃。越郡詩遜。康臣樂府。以唐調雜古音。頗近元辭。其詩近體尤工。然一夕而嘔血數回。雖曰苦思。抑亦神忌之矣。

孫一致。字惟一。江蘇鹽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侍讀學士。有世耕堂集。江南通志。一致父助。以孝友稱鄉里。一致少有異才。以拔貢赴廷試。當赴推官不就。恬澹嗜學。以母憂歸。遂不復出。糲食藜藿。展卷吟哦。詩宗杜甫。兼出入王維孟浩然間。

鄧旭。字元昭。江蘇壽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甘肅洮岷道副使。有林屋詩集。吳偉業贈檢討鄧公墓志。其末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元昭。

撤木哈。滿洲正黃旗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田種玉。字公琢。號遜菴。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文淵閣學士。工部尙書。兼太子少傅。

劉良俛考

陳一炳。字虎文。曾官吏部侍郎。池北偶談。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僉場侍郎周卜世。前總督浙閩兵部侍郎劉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援剿提督總兵官。

錢芳標。字葆齋。江蘇華亭人。刑部侍郎。士貴子。康熙五年舉人。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有東溟草。金門藁。詞陬。池北偶談。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往。

皆不答。一飯頃老矣。自言願往。既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翻。辭華麗藻。有名東南。官中書。既而假歸。一日方與客坐齋。有僧至門。持一楮書云。自天童來。令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賓客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自白雲來。去自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程汝璞。安徽合肥人。順治四年進士。官浙江提學道。魏象樞糾參疏略。汝璞聽書祈茂之等。創立社師名色。不論優隸賤役。卽與批呈。仰學入冊。准作社生。以訪拿有通生員爲名。行牌各學。嚇銀餽入。免拿濫准詞狀。動輒親提。指事勒索。考案未發。預使書役分頭播揚。擇股飛噓。勒索教官。贖見陋規。不餽者。口罵奴才。嚇放下等。以示凌辱。生員遺才科舉。每名勒銀二十四兩。後減爲十二兩。山僻地方。無人賄買。其童生入學。故缺額數。將別縣文武童生撥補。嘉善儒童魏巖。首名入泮。因未餽獻。行牌除名。詐銀四十兩。復行銷牌。考試私帶姬妾。忽以七相公乳母爲名。忽以園文相公爲名。用播擡入試館。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官翰林院孔目。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祀鄉賢。有杞田集。山東通志。貞刻苦好學。博覽羣書。遨遊四方。時與海內名流。揚今推古。一時稱文章巨手。事母孝。尤敦內行。母以節著。貞克承母志。以光父業。史館缺員。以待詔用。亦不就。退居杞城。日以著述爲事。李質庵杞園先生墓表。先生所著。有家承族譜。杞紀。鄉賢傳。半部稿。或語潛州集。耳夢錄。行世。新城王司寇與先生爲莫逆。垂老猶求先生定其文。亦手定先生文。論者至欲於虞山堯峯間。展一席地。先生之

文可知也。

朱宏祚字徽蔭，山東高唐州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浙閩隸督，有清忠堂奏疏。山東通志：宏祚選授盱眙令，以廉勤自飭，值歲歉，申請蠲賑，復自假貸二千餘金，煮糜飼之，隣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以卓異補刑部郎，發奸摘伏，冤獄多所開釋。出守直隸，亦著聲績。遂撫兩粵，抵南雄，首革庾嶺役夫，先是粵東軍興，芻蕘屢之需，徵至百萬餘金，反浮正供，宏祚亟爲裁革。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殘於兵燹，村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之，流亡悉復故業，尋改總督浙閩，飭營伍，覈餉械，嚴扣剋，東南壁壘一時改觀。復奉修南河，卒於工所。

張永祺字爾成，順天大興籍，江蘇宜興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

成性字我存，安徽和州人。順治六年進士，疑官工科給事中，池北偶談：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象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卽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直聲。在京師卻壻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水代之，亦矯矣。在省中無池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不行。

袁時中字來菴，浙江鄞縣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提學副使。

茅鷹字天石，浙江歸安人。兩浙翰軒錄：天石工畫山水人物，而於詩亦使。

沈季友字客子，又字南疑，浙江平湖人。康熙二十六年副貢生，有學古堂集、南疑集、遇紅集、輯賦格、柘上

遺詩。構李詩繫。四庫全書總目。季友爲陸梁之婿。與汪琬毛奇勳。以詩相唱和。奇勳爲作詩序。以才子目之。然抑揚皆在是矣。又曰。詩繫所錄。嘉興一郡之詩。田漢晉以至繫朝。每人各爲小傳。時中山川古蹟。民風物產。亦多所考證。兩浙翰軒錄。客子爲西平知縣。蔡之子。少聰穎。精制藝及古文詞。年二十六。刊南疑集行世。一時紙貴。名動江左。

江集麟。字叔定。江蘇江都人。中衛舍人。懋麟兄。有抱耒堂集。

顧宸。字修遠。江蘇無錫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有宋文選。杜律註解。江南通志。宸有文名。蓄書尤富。

曹申吉。字澹餘。號逸菴。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貴州巡撫。殉吳三桂之難。有黔行。黔寄二集。山東通志。申吉分守湖廣鄖陽。治政循卓。話尤是總衛。游歷禮兵二部侍郎。酌復舊章。多所建白。出撫黔中。改衛所歸併州邑。以一事權。招撫生苗。編隸版圖。迪以文教。不三年而吳逆叛。舉家被害。張貞曹公墓志。先生撫黔。多善政。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被執。當開變之初。夜遣僮人。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二日而達都門。上始得吳逆反狀。庚申夏。蠟書赴闕。密陳權宜。爲賊所覺。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

董樵。字樵。一字鷲谷。號東湖。山東萊陽人。明諸生。有南遊。借遊。買遊。諸草。入山偶存。燕臺。還山。耦耕堂。諸詩。靜志居詩話。董生高蹈之士。甲申復。徙居文登海濱。日荷蓀入市易米。人莫知其住處。縣有紳士。要於路。欲與語。生棄薪道左。詭云吾科頭。皆取冠與公揖。竟去。日暮不復來。紳士取棄薪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生從此不復入市。王士正董烈婦傳。烈婦孫氏。攜霞人。諸生士彥女。歸樵子道廣。樵客卽墨。而道廣病。



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趨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顯爲弟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海岱間人奇婦節。而多士彥賢。知樵者皆爲賦詩云。

高詠字阮惲。號遺山。安徽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遺山堂詩。若巖堂集。江南通志。詠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充明史館纂修。所撰史藎。皆詳慎不苟。吳陳炎曠雜記。詠少時夢於市上。見大幅字狼藉盈街。不敢踐。尋一側路行。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踰牆入門。有黑髯若元壇神者。從一卒。擁阜籙。自內出。詠左避。神睇如顧。問籙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至內闕門。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知爲天庭。方恐微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裱畫畢比。私念何可據。三官堂。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以紀。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爲兆應矣。詩以薦授史官。數年復夢此境。心惡之。以疾請假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名家詩鈔小傳。阮懷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太學。崑山徐相國。延至家塾。一日舉觴相慰。曰。先生早歲。卽藉甚聲名。某甫就傅。欲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爲先生壽。阮懷唯唯。惟取酒立飲。座客驚歎。皆謂高草野倨傲。而多相牘賢。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

有堯峯詩文鈔。鈍翁先後類稿。四庫全書總目。琬典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宋華嘗合刻之。然方域才人之文。臆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經典。不失爲儒者之文。歐蘇曾王。固未易擬。以接跡王慎中。唐類之。歸有光等。無愧色也。又曰琬請告以前所作詩文。自輯爲類纂六十二卷。刊板置之堯峯。皆山閣。其歸田後作輯爲續稿。又取明史列傳。附以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有周公賢者。爲校刻之。後琬復自蘇擇取其愜意者。爲堯峯詩文鈔。屬林佶繕本刊行。蘇州府志。琬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觀政通政司。假歸。銳意爲古文辭。以起衰自命。授刑部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母讐殺族兄。論死。琬爲復讞。論引律文罪。止杖爲據。以奏銷案。兵馬司指揮。剛直不撓。理冤誣。決疑獄。懲奸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塞道。復爲戶部主事。假歸。結廬堯峯。在史館六十日。杜門稱疾。踰年告歸。爲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大家。立言命意。各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其敍學尤有法度。名家詩鈔小傳。鈍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卽詩文得失。不少假。然坦率無城府。片語之佳。不難俯首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家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

路鶴徵。字湘舞。一字青城。初名迺登。江蘇華亭諸生。松江時鈔。湘舞研精古學。文采宏麗。常同王含章客大梁幕。共輯二十一史纂注。

王暉。初名棐。字丹麓。又字木菴。一字松溪。浙江仁和人。有霞舉堂集。南窗文略。擅几叢書。文津。今世說。贈言偶集。塲東草堂詞。今世說。丹麓家旣落。顧時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費用苦不周。

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施。恐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李植。山東利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御史。國朝歷官河南巡按。山東通志。植授陝西韓城知縣。開渠灌田。捐粟賑饑。行取御史。國朝巡按河南。值撤差。絕意仕進。卒於家。

周在浚。字雲客。河南祥符人。戶部侍郎亮工子。流寓江寧。官太原府經歷。有藏密菴。秋水軒集。潛邱小菴。花之詞。天發神讖碑釋。四庫全書總目。天發神讖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園。元楊益。又移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爲皇象書。或以爲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巨鐵。重爲釋文。國以諸家題跋附之。

李之粹。漢軍鑲黃旗人。貢生。浙江布政使。

龍光。字二爲。安徽望江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福建同知。古夫子亭雜錄。光自記前身。太白山秋龍也。每雷電風雨。輒心喜。意氣飛揚。然仕途蹇。柯仕至福建某府同知。

鄭淮。字桐源。江寧人。墨林韻語。桐源畫山水。筆意展拓。氣宇軒爽。卽尺幅便面。豁徑自別。雖淵源樊氏。浴沂而去。其枯冷之致。

宋寶穎。字旣庭。江蘇長洲人。順治八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官興化教諭。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等集。春秋拾遺。蘇州府志。寶穎淹貫經史。詩文典雅。爲詞壇名宿。侍講繆彤。少從授經。宅心淳厚。喜獎後進。以故人益重之。魏禧曰。寶穎母夫人葉。當乙酉兵亂。與季子寶方。女雪娥。寶穎婦朱氏。同赴

井仲子實栗從。既經日。母及實栗死。而實方雪娥與朱氏。直立水中。竟不死。池北偶談。既庭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得爲梁乎。且移檄興復唐東者。有晉岐蜀淮四國。或爲唐之王子。或爲唐之賜姓。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齊公在乾侯之義也。

汪徵遠字扶晨。號栗亭。後更名士鉉。安徽歙縣人。有滄螺集。稽古堂稿。毅玉堂近詩。漁洋詩話。扶晨工於詩。古選尤閒澹。有王韋之風。若黃山詩。有不見菴中僧。微雨潭上來。不愧古人。

曹重初名爾坡。字十經。江蘇婁縣人。有濯錦詞。雙魚曲譜。松江詩鈔。重以父煊。乙酉遇害。乃絕意進取。風雅自耽。博學工詩。善繪事。尤長于詞。兼好度曲。有雙魚譜。流傳繩索千里。生其自號也。初家千溪。晚年移居郡東郊。築臨溪書屋。居之。爐香茗椀。古色斑然。至今風流猶可想見。金山縣志。曹重母吳氏。名臚。號冰蟾子。妻李氏。女鑑冰。並能詩。善畫。合編集曰三秀。笛餘小葦。張僧繇畫花。遠視作凸凹狀。近看卻平。曹子十經。願得意。雲山酬唱。十經年少。才華溢發。其詩文絢爛如赤城霞。或堅潔如藍田玉。又善丹青。與雲田諸子。起墨林詩畫社。

耿願魯字又樸。又字公望。山東館陶人。康熙九年進士。官編修。有韋齋集。山東通志。願魯幼願慧。六歲卽通經史。善詩。工楷書。充同考。焚香籲天。期獲奇士。以報國。王士正耿公墓志。耿一白先生。明登宏治進士。官監察御史。抗疏勸逆。闖劉瑾。直聲震天下。累官江而參政。曾孫如杞。登萬曆進士。官逆化監軍副使。不

拜逆閣魏忠賢祠。爲閣黨劉詔所劾。逮詔獄。累官山西巡撫。中丞子含光。官高密訓導。生編修公。癸丑爲會試同考官。首得韓公袞。餘如徐倬、董開、繆綿宣輩。皆詞林眉目。一時維公知人。

黃之鼎。字訥菴。直隸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

柳應字公盛。山東臨清州人。順治八年舉人。居易錄。蔡維寧。吳洞庭山人。弱冠能詩。爲工部尙書。臨清柳公盛所知。會逆閣魏忠賢亂政。柳公將發其姦。病不能起。泣屬維寧。維寧諾之。奮筆草數千言。疏成。柳已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慟哭出都。謂兒旣誅。維寧踴躍之清源。告柳公墓。公盛能詩。工書。與子辛卯同年相善云。

魏應徵。字蒼石。江南溧陽籍。高淳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邵武府知府。有石屋詩鈔。西湖和蘇詩。濂洛風雅選。杜詩評註。駁正錢箋。濟寧州志。應徵避寇徙濟寧。典王士正、田雯、顏光敏友善。由中書督軍錄有功。充杭邵武知府。清介明敏。所至有聲。性嗜書。案牘之餘。手披口吟。自夜達旦。推監司不就。謝病歸。手生著述甚富。在杭有和蘇詩數卷。毛奇齡謂爲敏公後身。墨蹟存十之六七。濟人士共寶之。

惠周惕。字元龍。號研溪。江蘇吳縣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三十年進士。會密雲總知縣。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研溪詩文集、四庫全書總目。詩說於毛傳、朱傳無所偏主。惟自以己意考證。引經據典。所得較多。蘇州府志。周惕世居吳之東渚。父有聲。明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周惕少傳家學。又從枋及汪琬游。究心經學。工詩古文詞。旣壯。遍歷四方。與當代名人交。

吳元龍字長仁號臥山江蘇華亭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督捕理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有問月堂詩鈔江南通志元龍預修明史奉親以孝聞子廷揆進士官太常少卿才望甚著

李鴻溼字季霖號厚餘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沅江府知府有歷游觀海餘則滇南諸集沈廷文李公墓誌公會祖九青自長山遷新城父采蘭績學力行多隱德公選學工文精衡鑿分校北關所取皆名士典試浙江得人尤盛轉戶部郎中出知沅江府教養兼備

周碩字子遜山東鄆城人

鍾朗字玉行號廣漢浙江建德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布政司參議浙江通志朗出視江南蘆政履故奸猾弊藪強弱輸賦不等積逋至二十餘萬朗僭使者按籍履畝確查得豪官侵占胥吏飛灑等弊陳請豁免貧戶積欠數萬兩

蔡兆豐江西金谿人官温州府知府

張錫懌字越九號宏軒江蘇上海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秦安知縣有南歸涉江漫遊等稿松江詩鈔秦安有捨身崖越九禁之歲活無算會校秋闈以元卷改字被議歸居鄉留心地方公事如癸巳海警閩邑將罹不測以抗辨得釋毛奇齡西河詞話雲間諸進士嗣鄆董孝廉俞諸君嘗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時吳學士偉業在坐連覓女郎倩扶不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挾一衣冠少年光豔暗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卻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視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蓋長時倩扶已與宏軒定情久矣宏軒有

詞紀事云云

金煜字子藏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鄞縣知縣曠園雜誌煜一目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超挾粵東一扶乩客來驚曰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后之詞而善之願爲之兒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戊失乎戊識之識之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後煜年十九中進士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歿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卽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詞亡身殞得失果皆同

戴京曾初名子京字型遠浙江錢唐入順治六年進士歷官順天府府丞池北偶談型遠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尋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爲武林第一

劉芳詞字鍾宛號增美順天易州人明戶部尚書餘裕子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工部持郎祀鄉賢畿輔通志芳躅出撫山東甫至卽飭屬吏屏絕餽遺廉訪民情利弊連上一十三疏凡所因革悉蒙俞旨

張應瑞字受菴漢軍正白旗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服官兩淮鹽運使

張鴻猷字匡鼎順天通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祀鄉賢畿輔通志事西地介鹽服又經兵火後向學者寡鴻猷加意鼓舞文風丕變持操堅卓僚友俱不敢以私相干

曹首望字統六又字功貢直隸豐潤人拔貢生授內閣中書舍人歷官蘇州府知府祀鄉賢後輔通志首望摧蕪湖關凡不利於商不便於民者悉除之擢儀曹郎出知蘇州府蘇郡水陸交衝供億繁雜會赴浙

閩兵過郡，縣令弗能支，撫臣輒以委之，首望。至則刻期辦事，兵無騷擾，境內安堵如故。抵任，焚香告天，誓不取一錢，終始無改節，爲廉吏最。

謝兆昌，字瞻在，浙江定海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有閒居集。兩浙輜軒錄。兆昌於長蘆巡邏時，恤商剔弊，前後章疏數十上，以病乞歸。

高恆豫，直隸靜海人。少保文端公爾儼子，官生。歷官河南錢道、天津廣志。世順諭公卿子，入侍備顧問。方面之選，少保高爾儼以姪恆豫失恃，撫愛若己出。恆懋悌父志，以恆豫應薦，少保卒。朝廷恩廕一子，恆歸復讓恆豫。

王日藻，字印周，號卻非，原名籌，江蘇華卒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江南通志：日藻由員外部出爲河南提學僉事，恆最擢參議，累遷江西布政使。所莅有聲，巡撫河南，疏請開墾荒田四十四萬餘頃，悉成沃壤，分轄河務，籌畫精密。內遷刑部侍郎，儼工戶二部，賦役諸政，裁斷穩愜，以事落職，復起隸理高堰河工，勤瘁卒工，所特復原秩。

桑開運，字雨嵐，直隸玉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廣面布政司參攬，祀鄉賢。有恤刑策略，自省撮要，畿輔通志。開運少有大志，不屑細務，以敦倫紀，善風俗爲首。平生拯人之危，恤人之急，親黨藉以婚葬者甚多，時咸目爲長者。

于璉，山東文登人。順治十五年進士。



張英。字敦復。號夢敦。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端。有存誠堂、篤素堂詩文集、易書衷論、江南通志、英侍講、懋陳經義、民生吏治、悉心獻納。知無不言。聖範初設。而書房俸。每日侍直。以資講論。詞臣賜第內城。自此始。及佐樞部。掌邦禮。恪慎清粹。一時典章儀制。朝廷制誥之文。多其手定。登相位。忠盡純誠。佐佑啓沃。歷任三十餘年。未嘗一日離內直。聖祖稱其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命工寫象以贈。生平多隱德。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薦拔賢俊。如不及。從不使人知。庚義田。以贖宗族。肅家範。以率子。贈一門威。勵名節。復恭謙謹。稱江左康。一年七十二。本於家。御祭卹。葬逾恆。劉世宗。御極。有甘盤稽學之思。贈太子太傅。崇祀京城賢良祠。贈祭於本籍。御書匾聯。有忠純貽範。師復知在之褒。

孫淳。浙江德清人。

王尹方。字鶴汀。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山西通志。尹方雅度清盤。焜燿班行。一時有四君子之目。嘗夜召至禁中。講經書。敷釋詳劃。爲講臣最。主庚午江南鄉試。疏講疏例。搜落卷。得旨展期。校閱率至丁夜。學訖。嘔血數升。論者謂明西江姜公燕。主典江南試。越六十年而復至。庚午。其甄拔者。俊適符之。性至孝。生母歿。以嫡母年高。具疏請終養。生母故不倭於嫡母者也。君子以爲厚。卒賜祭葬。劉始恢。字价人。江蘇山陽人。岑溪令。昌言子。康熙九年進士。樞官吏部郎中。江南通志。始恢授大理評事。時有兩議例。有成獄職法司。而於清罪未協者。輒奮學駁正。大理卿採其議。列疏後附講。得報可。歷吏部

考功郎家宰以廉慎薦轉文選郎中銓敘得宜時無滯才會河臣建吏河注海之議始依力持不可與翻臣喬萊合事得寢

張鵬翮字運青號寬宇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進士廉官大事士館少保諡文端祀賢良有忠武誌張邦仲錦里新鵬翮九歲能文康熙己酉舉於鄉年十二入闈時監臨某夢綠衣白馬人入某號使吏記名於簿揭曉公名列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辦疑獄不避權貴再遷禮部郎中上召見賜太液鮮鯉簡知蘇州府補兗州舉兵部督捕右理事與內大臣同使俄羅斯路經喀爾喀地之額諾德與喀爾喀爲難聲言王師將援以敵額諾德執我前軍衆驚欲退公曰受天子命出使絕域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陳師河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遺其故若跋扈再計可也衆驕豫公厲聲曰某調當之額諾德服罪鵬從南巡還至吳授浙撫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尋遷兵侍浙民繪像於竹閣淮黃泛溢南北阻絕議者欲改海運上特調公經其事公博考輿輿徧尋故迹於河自開歸至雲梯以下於淮自洪河溯盱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注本直而壩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東傾欲流河必開海口欲出清必塞六壩乃陳十策以便宜行事報可於是遵王景塞館陶之法修潘季馴江一麟所築歸仁隄圻權實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隄曲者使直堰塘六壩開張福口廉家場瀾泥淺三汶儲及張帥諸莊上南巡迴視公曰卿之力也召爲刑部尚書轉戶部鵬吏部上以公公直廉公有疑獄輒遣判之噉禮之參陳

鵬年公直鵬年而曲禮。公于懋齡。教懷軍。屬禮下。公無所容。回順此。

與一蜚字翼生。號騰南。江蘇長洲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蘇州府志。一蜚少孤。兄愉教之。讀書成進士。授山陰知縣。內艱。服闋。補知洪雅縣。時巡撫方行開墾增稅之令。洪雅見徵七百九十四兩。欲加至五千兩。一蜚力爭之。得減三千四百餘兩。入爲工部主事。擢御史。降行人司副。督刑部尙書。時有重案株連。一蜚苦心消釋。人多陰受其芘。轉吏部。卒於位。貧無以殮。朝士贖之。始克庀事。

夏州梁。字孝齋。又字斗巖。江蘇鹽城人。

于覺世。字于仙。號赤山。別號鐵樵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學道。候補按察使。有居巢。燕市。使越。嶺南諸集。山東通志。覺世授歸德推官。以裁缺。改知巢縣。縣帶山濱湖。號爲難治。覺世爲政寬簡。以嚴劑之俗。好巫尙鬼。捕其首奸。俗乃改。演逆發難。有巨寇起安廬間。攻剽郡邑。將據焦湖。以康之揚帆。自大江東下。覺世設伏於南門。伏橋身。率甲士逆擊之。殲其巨魁。安廬之盜遂絕。後以禮部郎中。視學廣東。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翕然化之。擢布政司參議。致仕歸。奉繼母甚謹。鄉黨稱其孝焉。山左詩鈔。鐵樵令巢縣。蝗不入境。尤嫻武事。嘗伏兵夜戰。生擒巨盜。後以終養不出。唐豹巖太史稱桓臺二孝。謂鐵樵及傅侍御彤臣也。

魯超。字文遠。號謙庵。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七年副貢生。歷官右通政。浙江通志。超守松江。有善致。後爲惠潮道。潮有絕戶。虛丁久爲民累。超除豁三十餘戶。康熙甲戌。水漲。超晝夜替民築堤。至今名魯公隄。歲飢。

守令議發積貯平糶未敢擅動超力任之果報可及昔粵藩益勵清操葺珠江義學延宿儒以教士粵東兵餉例開用錢適錢滯兵苦虧折強市民物民復苦之超請全給白金兵民均便松江詩鈔謙庵任松江知府舉卓異者再巡撫湯文正薦廉能第一其在郡建扶風書院培植後進人尤仰其嘉惠多士焉

祖允圖字亮公奉天人官順天府府尹

王君詔侯考

張鎮江蘇上海人泰安令錫懌弟官中書

臧眉錫字介祉號喟亭浙江長興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御史戴璐吳興詩話喟亭由魯山知縣任中書改御史毛西河湖舫陪臧內史飲次采蓴云君方返承明而掖管朝參豈可蕩兩漿流連向空潭蓴羹未下駭本性我所諳

施天爵字泰瞻遼東人貢生官山東布政使

任楓字木庵河南汝州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山西靈石知縣祀鄉賢有咽莊詩河南通志楓少值寇亂奉親避難寶豐城破賊逼令降大罵不屈賊怒刃其鼻耳罵益厲身破數刃妻王氏以身捍蔽迎刃不少避賊欲牽之去王哭且罵賊怒刃其首而去楓復甦得不死

李迴字奉倩山東壽光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山東通志迴沈靜簡默不邀名譽每以哀矜折獄識出其手雖九死必獲一生人以行善稱之

郭昌字介繁河南太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

方大猷字歐餘號嘯嘯浙江烏程人崇禎十年進士關朝歷官山東巡撫終運河道濟寧州志大猷晚年寓居濟上故人有爲山海關總兵者大猷曾監其軍及其人在黔以書招之不屈大猷久河上明於河渠當平居時猷上下二千載抵掌色飛潘檢討未贈詩極爲推重善山承及書法求者盈集揮灑不倦畫微錄大猷官山東巡撫以事醵級爲河道山木學董問爲倪黃多溼筆嘗畫河灘小景題曰十二載河干只記得者個工書善詩河南考城最多其蹟

張永茂奉天人舉人官江南督糧道布政司參議

鄭僑生江蘇邳州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湖廣提學道僉事

許承宣字力臣號筠庵自號凌竹子江蘇江都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有宿影亭稿江南通志承宣授工科給事中首陳揚州水利賦役二疏典陝西鄉試通條上秦晉間利弊六事悉見嘉納弟承家官編修請假歸兄弟里居皆以循謹惠愛見稱

王隲字相居號辰嶽又號幾菴山東福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尙書有餐素堂詩集祀鄉賢山東通志隲升四川松威道時兵氛未靖轉餉深入檢阻勦撫巴豬等寨恩威並濟邊檢永事蜀中有採運楠木之役適代藩司入覲奏免之總督浙閩閩夏雙跳梁移鎮延平爲犄角以壯聲援徐國相奉天人歷官安徽巡撫

魏學渠字子存號青城浙江嘉善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江西湖西道有青城山人集四川通志事渠任成都推官蜀中疲於差徭倡立章程又定嘉眉邛雅賦額公私稱便橋李詩繫學渠擢刑部主事贖魏女之沒官脫丁生之勝獄後補湖西道艱歸慷慨好施桐城錢澄之感其惠有詩曰還家擬建憐青閣從此飢驅不出門武林汪繼昌以所贈築園江干名曰黃圃黃宗炎求買山之助出紙襖置其袖視之則黃金也。

趙開雍字五紘號章齋江蘇寶應人官知府有東魯嶺市粵西諸草。

朱綬山東單縣人。

朱絨字方來號澹居山東單縣人明大名道廷煥子歲貢生官蒲臺訓導有綠怡軒遂稿胡會思朱先生墓誌先生考忠烈公廷煥崇禎甲戌進士由繕部郎歷官大名兵備道甲申三月流賊自雍豫抵畿市獨忠烈公以死自誓賊衆薄城下有奸人與賊通款城遂陷公猶督衆巷戰力屈被害時先生歸就賦計圖殞絕復甦者再四營葬畢隨詣幕府求得奸人磔諸市設位以奠順治乙酉伏闕陳殉節狀得旨與祭葬并錄事蹟編史冊。

沈廷文字原衡號元洲浙江秀水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官修撰有廣居文鈔燕邸雜錄北征南歸等集熙朝新語廷文父於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爲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觀止於鯨波鯨沫之錄孤臣跡越千鄉正務復於

電閃沙鷺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許聖朝字慎餘山東聊城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

顧見龍字雲臣江蘇吳江人畫徵錄雲臣以寫真祗候內廷名重京師余見所畫湯文正公像其子姪皆云酷肖然筆墨未見拔俗也。

李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有一家言金華詩錄笠翁少遊四方自白門移家杭州家居湖上碧波翠嵐環映几席喜其家與山水爲鄰自號湖上笠翁負才子名婦人孺子無不知者所作率飾臆構巧思不必盡準於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旁及窗牖牀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故傾動一時靈芳館詩話笠翁以填詞擅名其他著作人多以俳優畜之然清詞麗句亦有不可沒者云云。

王士禛字隴西又字杜稱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聽雪堂詩集詞集遊大梁詩。

顧芳菁俟考

成德氏納喇字容若後更名性德奉天遼陽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侍衛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通志堂集四庫全書總目德生華閣勤於學問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九經解卽其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澗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歿後板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史夔字宵司江蘇溧陽人編修鶴齡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歷官詹事江南通志夔在史館凡稽古禮文

編纂著作之事，推爲巨手。從北巡，著扈蹕集。典試兩浙，著樟亭集。分理河工，著觀濬集。祭告南海，著扶胥集。

楊丕顯，字耀祖。

余國楨，字端人，號劬菴。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宮順縣知縣。有見聞記憶錄、四庫全書總目、國楨自稱生平卷帙，盡佚兵火。偶舉所憶，愉快都如夢境。後其子中恬，分爲五卷，曰：記文、記人、記物、記異、雜記。大抵皆明末瑣事，間涉荒誕。無國考證，又所作雜文，並廁其中，亦非得體。

張惟赤，字君帶，號螺浮。浙江海寧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浙江通志，推亦居鄉。捐進營房一百間，使兵民分處。歲，捐米賑濟。脩建學宮，開澹海鹽運河。邑人立碑記其事。廢陰雜記。螺浮有新園，在叢林街，合肥尙書過，飲詩云：柳市城闌百尺梧，叢林街裏一囊書。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一時名流爭和，尙書觀螺浮侍史龍梭演劇，有翻若驚鴻，矯若龍之句。

范珮璋，山東滋陽人。滋陽縣志，范淑秦，沈默，有大志，登進士，授行人，轉兵科都給諫，輔臣王夢熊，推傾內外，莫敢彈奏。秦抗疏十二，熊始罷。上書風規峻整四字，賜之。丁艱旋里，值辛巳之難，人民相食，自罄己財，賑飢。壬午殉，櫻難，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紀愈，字孟起，順天文安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祀鄉賢。畿輔通志，愈夙具偉略，歲己酉，土寇櫻城，愈倡先守禦，邑賴以安。康熙十二年，隨大將軍勦江西逆賊，恢復撫州，勸止殺戮，全活甚衆，或遺以



所俘婦女貯之別室。訪其夫遺之仲弟。以博學鴻詞應召。季弟元先中進士。官淮安同知。皆愈友愛。訓勉之所致云。

梁聯馨。陝西平涼人。康熙三年進士。

李彥瑀。字華西。陝西三原人。康熙六年進士。

王毅振。浙江會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同知。鶴徵錄。吳任臣字志伊。浙江仁和廩生。由內閣中書王毅振等薦舉授檢討。

郭昂。江蘇寶應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孟縣知縣。

孫在豐。字紀瞻。浙江德清人。焯子。康熙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工部侍郎。有尊道堂集。浙江通志。上閱視河工。以高寶興、鹽江、秦等七州縣爲下河之衝。民苦昏墊。特簡廷臣發帑修治。在豐身歷河淮交匯。洪澤、射陽、車路場諸大河。相度原委。條奏數十事。皆報可。乃鑿岡門、溧白駒、泮丁溪、濶車堰。嚴州縣安體。寒則具衣襦。暑則備醫藥。撫恤丁夫。人心踊躍。工亦次第畢。舉郭孝威尊道集序。紀瞻嘗侍護清宮。扈歸南苑。極詩歌廣唱之勞。所著尊道堂集。情無不周。詩亦具備。而皆體宏格正。流麗而沈雄。縱宕而蘊蓄。余雲祚。廣東順德人。康熙九年進士。

顧二榮。俟考

張烈。字武承。號莊持。順天大興人。廣熙九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應官贊。等。

龍鄉賢有明史典訓讀易日鈔四書講義致堂文集四庫全書總目烈篤守朱子之學故集中多講學之文然如朱陸異同論王學質疑皆未免鍛鍊周內不及買賢同異論之持平蓋漢學但有傳經之支派各守師說而已朱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之不得不然歟又讀易日鈔一以朱子本義爲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猶近時易說之不枝蔓者畿輔道志烈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而潛心性命之學毅然以閔邪衛道爲己任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間言生平著述皆有關心人世道之文

馮遵祖浙江歸安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中書朱彝尊送馮遵祖宰平陸詩著書獨有五亭好作吏無如三晉閒醉裏襄陵官甕酒到來底柱郭門山耕餘讓畔田千頃唵對浮查水一灣白雁年年度汾曲相思煙月幾彎環

張爲煥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官渠縣知縣

白夢鼎字仲調號蝶庵江蘇江寧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大理寺評事有天山堂集江南通志夢鼎少與兄夢鼎勤學尙志時有二白之目鼎官評事總憲魏象樞以博學鴻詞薦庚申補行福建鄉試鼎爲考官得士最盛鶴徵錄蝶庵典兄夢鼎會明末俱以公論忤貴人陷於獄母陳氏怡然曰子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會國變得釋

白夢鼎字孟新江蘇江寧人

白眉字子常評事夢鼎子

南懷仁。字敦伯。西洋人。官欽天監監正。加工部侍郎。諡勤敏。有坤輿圖說。坤輿外紀。四庫全書總目。坤輿圖志。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有詳略異同。大致不免有所粉飾。池北偶談。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以來。欽天監管理。歷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三拔。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京。俟考

□均。俟考

□國猶。俟考

阮濟。字季子。安徽懷寧人。居易錄。季子築草堂於龍山。冬夏惟披一衲。因以自號。性嗜酒。工畫。時攜襖被酒罇。畫具。命一僮肩之。遊散山水間。遇勝處輒流連忘返。謂其友劉鴻儀曰。死即葬我草堂之側。題曰酒人阮一衲之墓。詩寒瘦。畫筆清絕。入本朝乃卒。亦高士云。

□洵。俟考

程林。字雲來。安徽歙縣人。周亮工印人傳。林見寇氛日熾。移家武林。得免於黃流之難。人服其有卓識。精醫。時時講性命之學。好爲圖章。又以意爲花卉。悉有生致。

□祖護。俟考

西塞山人。案湖北大冶縣。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卽元真子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李太白所謂西塞當中

路者。余倅廬相國。生長大治。故以此自號。

質谷主人。後考。

孔毓圻。字翊宸。號蘭堂。至聖六十七代孫。襲衍聖公。加太子太保。諡恭愍。有薦堂遺稿。陳世倌恭愍公傳。公八歲襲封。詣京奏謝。太皇太后召見。奉特旨。由中道行。錫予便蕃。歷數十年。恩禮無間。及大行。入臨。卒於京邸。始終蒙恩最渥。

孔貞來。字元起。山庫曲阜人。明順德通判。國朝歷官湖州府知府。曲阜縣志。貞來以陪祀授順德通判。鼎革改判長沙。籌缺賑飢。具有條理。薦擢真定府丞。真國湖州守。未抵官。遭耿逆之變。毓跡武夷山中。康熙王知之。資遣至京卒。

孔貞瑄。字璧六。號聊國。山東曲阜人。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官大姚縣知縣。有大成樂律。聊廬集。滇記。黔記。縮地歌。四庫全書。毓目。貞瑄少遊江淮。既而官奏安濟南。繼乃遠宰大姚。所歷山水頗多。炎荒萬里。蕩俗苗境。多所記載。故軼聞逸事。散見於集中。其文則奇逸之飢。往往不可控制。而頽唐潦倒之處。亦不一而足云。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貞瑄究心經史。授大姚知縣。滇省廬法。瘳滯。前明定按丁派食之法。兵火後。丁亡額缺。請減之。民困以息。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賂。主之。貞瑄力爭不得。遂罷去。孔貞燦。號垣三。又號西園季子。山東曲阜人。明始事中。聞詩子。諸生。官四氏學。錄。有西園詩。山東通志。貞燦以孝友稱。滌子相繼爲世尹。未嘗一至縣廬。其狷介如此。顏懋价曰。給諫十一子。先生獨有高數。以

千金致名工。穿池築山。極臨眺之勝。宋牧仲爲方伯。嘗先過之。與定交焉。

孔尙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塘。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監生。授國子監博士。歷官戶部員外。有節序。同風錄。湖海集。岸塘文集。會心錄。桃花扇。小忽雷傳奇。曲阜縣志。康熙二十三年。聖祖幸魯。尙任以監生同舉人尙鉉。充講書官。尙任進講大舉聖經。尙鉉進講易經。上曰孔尙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又命尙任尙鉉。同衍聖公錄圻等。導駕儲覽先聖遺跡。迺頓授尙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確濬黃河海口。還朝。錫戶部主事。升員外郎。尙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舊誌未備。廣搜博采。別纂新志二十四卷。居易錄。東塘博雅好古。丙雷丁卯間。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曰。屢屢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爲司馬文正公布帛尺。自作漢錫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核。山左詩鈔。先生以博士奉使維揚。駐節三年。傾貲結納。名流畢集。以漢錫尺較宋布帛尺。確然得周天之準。千古之疑。一朝頓釋。有功於禮維匪淺。嘗作湖里誌。修族儲。旣成。以名其二子。其風致可想見云。

孔尙鉉。字立之。山東曲阜人。屢熙十一年舉人。疑官戶部主事。

孔允陸。字超宗。山東曲阜人。官號光教諭。

孔衍樾。字心一。山東臨清人。順治進士。歷官大名副使道。

孔興詔。字繪錫。山東曲阜人。官雲南糧儲道。有演遊錫。

孔衍鈺字潤寰山東曲阜人官太常寺博士曲阜縣志衍鈺弱冠遭賊兵燹汝城醫其祖母及父兄備歌赴鬪死念母暨諸弟幼潛與避亂伺寇退厚葬三親毀甚長授太常博士奉祀虔漸年五十事母若孺子暮母病親奉湯藥夜不解帶撫弟姪恩誼兼至

孔興誘字起正山東曲阜人官即墨訓導

顏鼎受字孝嘉自號初陽子浙江桐鄉人諸生有嶧山堂半樂堂詩漁歌曲構孝詩鬪鼎受少以孝聞九歲得句云輕風搖翠竹微雨滴黃花遊楚遭亂避跡爲黃寇盛百二漁鼓曲跋山人少從念叢劉公遊又與楊園張子相切劘旁通符篆避兵祈陽山中忽恩虎暴山人以小水書丹篆置通衢明日獵者於其下獲二虎一豹山中以安

顏堯授字紫崖又字耐齋福建永春人明岷府右長史廷渠孫官無爲州知州江南通志堯授知無爲時前令修國貞所築新壩漸爲江濤所齧授自李家鬪至王東壩築壩八百八十丈闊三丈高一丈次年大水田廬恃以無恙并和州含巢二縣皆賴焉州民勒石於壩上名之曰顏公壩

顏敏字濟叟順天宛平人順治六年進士諸官廣西布政使鈕琇風諸顏方伯裁缺東居久不得劄諸照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布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爲屏之聯出歲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濠西界矣十年前會有此兆他非所望閱三載顏以舊例引見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顏敷。字敷五。順天宛平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敘州府知府。祀名宦。四川通志。敷守敘州府。時滇寇犯境。戎馬在郊。捍禦多方。民賴以安。後卒於官。郡人思之不已。

顏光南。字衡山。江蘇儀徵人。

顏光表。字斗涵。浙江仁和人。

顏伯瓚。字子璧。山東曲阜人。官河間知府。贈光祿寺卿。允紹子。明諸生。朱彝尊。顏公墓表。河間兵至。中憲公城孤乏援。集家人一室自焚。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公肥不能駛足。伯玠掖以行。公給弟他顧。自躍城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身而卒。公伏地爲暈。卒所得。昇告其帥。帥驚延之。坐留帳前。有被掠者。語曰。一婦人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折。罵不已。殺之。牆下已四日矣。驗其息未絕。載之還。卽朱宜人。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途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旣拾父遺骸。訪得與俱還。同居無間。

顏伯珣。字石珍。一字季玉。號相叔。伯瓚季弟。恩貢生。歷官壽州同知。有祇芳園集。菴雨草堂集。孔貞瑄曰。相叔早年遊金陵。爲詩風流跌宕。晚年臻平淡靜深之境。如數十年而壁老僧。令人矚矚之氣。不牆自消。山左詩鈔。先生官壽州日。修復芍陂之利。余署鳳陽府篆。聞其遺愛在泗上。築祇芳園。聚一時名流。唱和其中。

顏伯秀。字方壺。山東曲阜人。歲貢生。官樂陵訓導。

顏光是字去非，山東曲阜人。康熙二年舉人，歷官邵武府知府。曲阜縣志：光是授新野令，邑故歲貢鉛，郡縣吏因緣爲奸，光是痛加濬除，郡守怒，不爲動。上官以爲能，擢戶部主事，轉兵部郎中，出爲邵武守，以忠信率屬，獄至立剖，無留者。時有豪民犯大辟，屬私人以金減等，光是曰：卽巨萬，吾判可易乎？其執法如此。顏氏族譜：光是引疾歸，不樂居城市，從仲兄與鄉之父老遊，出則同車，連騎入則聯牀，共几。陶陶于子者十餘年，痛伯兄早逝，以次子爲之嗣，更給田百畝，戒之曰：謹奉祀以代養也。每與仲兄議建家祠，未幾兄卒，瞿然曰：吾年七十餘，一旦澹然長逝，誰爲此者？遂買地庀材，夙夜經營，落成日，率三世子孫祭，舉曰：可報仲兄於九原矣。

顏光猷，字秩宗，濰縣人。伯瓊長子。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河東運使，有易經說義、水明樓詩。曲阜縣志：光猷選庶吉士，充丙辰會試同考官，父憂服除，改行人司正，轉刑部郎中，出守安順府，值提督李芳述部兵激譏，光猷匹馬入其壘，曉以大義，皆投戈受命。芳述曰：公再生我也。轉河東運使，時山陝河南行引鹽，引尾州縣關防，境壤相錯，跬步羅法，光猷力請通省爲一關防，民以永利，祿俸所積，修復聖廟，繚以石欄，建陋巷坊，置祀田四百六十畝，請以祖允紹從祀，事母色養，老彌篤，與人質直，見人必勸以善，隨所得淺深，皆得其報。

顏光敏

顏光燾，字學山，伯瓊季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檢討。曲阜縣志：光燾康熙甲子舉於鄉，共多天子幸關。



里。奠至聖。光敷以助祭。例卽宰縣。不就。越三年。成進士。授檢討。講官闕。聖祖憶光敷名。召問其家世。及幸魯時事。喜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已。遂提督浙江學政。直隸江浙。例差閣部大臣。光敷以維討承特簡。異數也。光敷益感激。絕請謁。嚴校勘。東芻粒米。不以累有司。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踊。所刊試牘。爲八宗師考卷之冠。在官三年。雖舉主不少徇。大逆諸貴人意。往往爲蜚語。欲字傷。文吏吹索。不得毫毛。以脩膏疵。鐫二發。光敷夷然不介。帶巡撫維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檄使假拜謁。入舟。見激數篋。無肩錡。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遂引疾。上嘉其廉慎。特命大學士王熙視疾。傳旨慰留。疾篤。乃得歸。卒於家。年僅四十。光敷有神悟。少學鼓琴。崇朝盡得其妙。皆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發必中。用心甚危苦。至傷生。所撰著皆未成。士人惜之。浙江通志。光敷督學浙江。往例提調官薦儒童一二人。無敢以私干者。杭郡代倩特甚。取歲進新生。扇戶另試。與原卷迥異者黜之。並黜代倩保結之人。所刻試牘。風行海內。垂三十餘年。士林誦習。不異於初。旣祀名宦。浙士復念之不已。專祀西湖春秋致祭。朱彝尊顏君清德碑。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揀誦。有裂扇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君來。榜旣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各以手加額。君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窆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藜茹菘。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

顏肇雍。初名肇維。字肅之。又字次雷。號漫翁。自號紅亭老人。光敏子。貢生。歷官行人。有鍾水堂詩。莎齋稿。

漫翁編年稿。牛運震顏公墓志。公所與遊。如嶧陽李克敬。歷敬王萃等。皆當時名士。其掌臨海龍顏山陽書院。造就尤多。詩長於近體。曲阜縣志。肇維知臨海。以興利革弊爲任。首除里甲闕稅。徵米改折之累。民情歡服。值江海關泛濫爲災。設粥賑飢者。全活無算。察趙公河故道。三溝六浦。悉鳩工浚之。溝澆有資。建太平橋。增高湯信國備倭五十九城之七。

顏懋僑。字癡仲。一字幼客。肇維子。恩貢生。官顏城教諭。有江干幼客。石鏡齋。蕉謂諸集。西華行卷。天文管窺。撫史。奈園錄。秋莊小識。霞城筆記。曲阜縣志。懋僑幼簿學強記。隨臨海任。台守張招飲半江樓。酒酣出紙筆。索爲天台賦。援筆立就。充萬善殿教習。寶齋齋二十三王。謂曰。久聞詩人顏幼客。今乃得見耶。召試瀛臺。天陰欲雪。上得句云。雪香梅綻蕊。卽對云。雲響竹留聲。又賦望雲思雪紀恩詩。和御製落葉詩。悉稱旨。授教諭。嚴祀事。簿正頒肉之格。理學地及膳士田之侵於民者。還其舊。顏懋僑幼客行狀。兄生有異徵。泗水楚家寺僧慧朗將化。與弟子訣云。投舍曲阜顏考功宅。詰朝來訪。具言其事。於是人以其爲慧朗後身。翰遜行云。關中屈服。稱詩都下。高自位置。後進者罕得一見。幼客調其在寓。排闥入臥內。竟登其榻。與對坐久之。屈不能耐。詢所自。曰。我曲阜顏懋僑也。聞君能詩。未知如何。特來訪君一談。屈已心異之。往復旣久。辨若縣河。屈大折服。因謝過。遂訂交焉。

顏懋倫。字樂清。號清谷。進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端虛吟。什一編。夷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擢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捕滑縣蝗。甚勤能。署裕州。泌陽。

1578184



顏氏家範尺牘 姓氏考

南陽皆有聲。篤好文學。與滋陽牛運震。晉江何琦相切劘。尤邃於詩。顏懋价。字介子。號慕如。自稱五梧居士。懋倫弟。拔貢生。官肥城教諭。曲阜縣志。懋价少與懋倫。博稱禮經。定詳喪制。凡飭匱。井椽。治墓及牆柳。帷荒。明器。下帷之屬。悉遵古禮。故其執親之喪。必誠必信。勿有悔。書宗顏柳詩。希杜韓。有文名。授教諭。痛時俗葬親。慢與渴。皆非。豐古且糜費。作正俗說。新文廟。修禮樂器。遊併生。習儀容。蓋正學田。葺先賢祠。以敦本厲品。期有用學。諄諄課士。

三一八



21101000161331